DICKENS

狄更斯文集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上卷



书 号：10188·620
定 价： 3.95 元

DICKENS

狄更斯文集

我们共同的朋友

智 量 译

上 卷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我们共同的朋友

（上　卷）

〔英〕狄更斯 著

智　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0　插页4　字数426,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册（内精装700册）

平装本定价：3.95元　　精装本定价：5.90元

书号：10188·620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一部杰作。

有人从泰晤士河里捞起一具尸体，根据衣着和证件判断，死者是已故垃圾承包商老哈蒙的独生子约翰·哈蒙，他当时正赶回英国继承巨额遗产。这笔财产后来归老哈蒙的用人鲍芬夫妇所有。约翰的未婚妻贝拉小姐也由鲍芬夫妇收养。从此展开了一场争夺，许多人使出种种伎俩，企图从这堆垃圾变来的财富中分一杯羹。然而，最后发现，死者原来是企图谋害约翰·哈蒙的另一个冒名顶替的人，而鲍芬先生的私人秘书洛克史密斯原来就是约翰·哈蒙。经过一番曲折以后，他终于继承了遗产，并且和善良美丽的贝拉小姐结成良缘。

全书故事紧张，情节复杂，人物线索很多，从英国国会的议员，直写到下层社会的贫民。除约翰与贝拉这一双情人之外，还穿插了一个更加动人的恋爱故事，它发生在船家女丽齐和贵族出身的律师尤金之间。

无论从艺术角度和反映生活的思想深度来说，本书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狄 更 斯

译者序

一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世界著名作家，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和最伟大的代表。他幼年家庭贫困，父亲因债务入狱，十二岁上便不得不劳动谋生。这种经历使他熟悉英国下层人民生活，为他后来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打下基础，也为他一生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他的作品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教育、法律、宗教等作出深刻揭露，充满对弱小者的同情，为他们发出不平的呼声。他常用夸张、象征等艺术手法描写人物和事件，长于心理描写，尤其善于描写儿童和变态心理。他的小说情节一般都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有些甚至离奇浪漫，富于幻想。因此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近百年来无论在世界的西方或东方，狄更斯作品盛行不衰，对狄更斯思想与艺术特点的研究，是当今世界各国文艺家重视的课题。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数十卷优秀文学作品，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仅长篇小说，便有十四部之多（如果加上他最后未完成的《德鲁德疑案》，则共有十五部）。他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36—1841），他写了《匹克威克外传》、《奥立弗·退斯特》等作品。第二阶段（1842—1850），写了《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等。第三阶段（1851—

1870)，是狄更斯创作道路上的新的高峰，这时他的创作能力依然旺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失望使他的小说带有更大的批判性，他的幽默风格和讽刺笔法中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辛辣味道。继《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之后，在1864—1865年间，他又以在刊物上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朋友》。

这部作品在篇幅上是他的最大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思想上和艺术上都独具特色。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伟大小说家狄更斯的“天鹅之歌”。

我们不妨引用几段前人的评语，用以概括地介绍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英国伟大作家肖伯纳(1856—1950)说：“我们只消看一下《大英百科全书》当前流行的一版中有关狄更斯的文章，就会发现那些睿智的批评家们仍在不遗余力地吹捧狄更斯早期描述个人的故事，而对于象《艰难时世》、《小杜丽》、《我们共同的朋友》，甚至《荒凉山庄》……这样一些杰作却无视或贬抑，这是因为它们无情地、忠实而深入地揭露了英国的社会、工业和政治生活；我们从中还会看到狄更斯是多么有力地击痛了统治阶级的良知。”

俄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1875—1933）在他论述狄更斯的长文里说：“狄更斯在他最后的杰作——《我们共同的朋友》这幅巨画里，再度达到了他的创作高峰。……这部小说经过缜密的思考，充满最奇突的典型，自始至终闪耀着机智……狄更斯在他这部最后的作品中聚集了他的幽默的全部力量，在这篇牧歌里，绝妙的、快乐的、可爱的形象遮盖了那弥漫在他内心的忧郁的情绪。”

美国批评家爱德加·威尔逊（1895—1972）在他公认的杰作，评传《狄更斯：悲剧和胜利》中说得更为详尽，他说：“《我们共

同的朋友》，如同所有狄更斯后期作品一样，今天对于我们要比当年对他的读者有意义得多。狄更斯一生创作了一系列杰作，这是又一部堪与以往巨著匹配的小说——是过去成就的新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又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一部作品。狄更斯从来不重弹老调，在三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随着思想的不断进步，他的艺术也日臻完善，题材不断翻新，效果日益新奇；所以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趣味和意味。狄更斯创作《我们共同的朋友》时遇到不少困难，但它们并不令人感到狄更斯已是江郎才尽，文思枯竭，恰恰相反，这本书瑕不掩瑜，展示了一种旺盛的智力。”

二

《我们共同的朋友》由于它鲜明的批判倾向，成为一部十九世纪世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名作。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失望，他从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结论，认为金钱是万恶的源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求，造成了社会上许许多多的罪恶和不幸。作品中引人注目的那些垃圾堆和成为人们争夺目标的老哈蒙遗留的垃圾变来的财产，象征着为人间带来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积累的不义之财。这本书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灾难都是贫富不均造成的。贫穷压抑了丽齐天生的丽质和聪慧，使她几乎在泰晤士河边的贫民窟里埋没一生。贝拉这个美丽姑娘的善良天性，曾几度被金钱所扭曲。尤金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但是因为富有，便成天游手好闲，不能为社会做出什么有益的事。魏格这个流氓所表现出的种种恶行恶念，都是在金钱势力的引诱下造成的。此外，波茨纳普、维尼林、拉姆尔夫妇、弗莱吉贝……等人，以及维

尼林家餐桌边的常客，那些铁路董事长和没有姓名只知道他拥有数十万英镑财产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有钱，便可以胡作非为，可以支配成千上万人的身家性命，甚至可以用金钱买到议员的身份。在这部作品中，狄更斯的思想是明确的：金钱万恶，私欲可耻，财富害人。他厌恶那个钱能通神、贫富对立的社会，只不过由于历史的限制，他不知道问题不在于财富，而在于分配财富的社会制度，狄更斯和所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一样，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间的不平，而不能正确地找到这不平的根源。

在诅咒金钱万恶的同时，狄更斯歌颂人的本性，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在金钱势力的压制和引诱下才会出现人间的种种恶行。狄更斯和许许多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致力于唤醒人们的善良天性。一种隐而不露的宿命观贯穿在狄更斯所有的作品中，他用一个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来启发人们弃恶从善，《我们共同的朋友》也不例外。我们看见，好心肠的丽齐、尤金、哈蒙、贝拉、鲍芬夫妇、珍妮·雷恩、瑞亚和斯洛皮……一个个都得到他们应有的幸福。而赖德胡德和海德斯东之流，则只能葬身在冰冻的河水里；弗莱吉贝最终挨了好一顿鞭子，还被小珍妮在他的伤口上撒了胡椒粉，作为他应受的惩罚。

出于这种对人类本性的肯定和尊重，狄更斯在所有的作品中从来都同情下层贫苦人民，《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这方面则又有新的发展。比如作品中的珍妮·雷恩形象，作家便写得比以往任何一个畸形儿更具有美好的心灵和才智。有些批评家对珍妮·雷恩形象曾颇有微词。比如，美国亨利·詹姆斯(1843—1916)甚至说这是一个"小怪物"，而其实，狄更斯正是在象她和老瑞亚这样的人身上流露出他内心深处浓烈的人道主义感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笔下的正面人物，几乎全都是受苦的劳动人民，

那两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尤金·瑞伯恩和莱特伍德以及男主人公约翰·哈蒙，也因为他们身上的和普通人相通的气质，才得到作家的善意对待。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对波茨纳普、维尼林、蒂平斯夫人……以及对他们背后的英国上层官僚权贵集团的揭露和讽刺，与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歌颂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看见，作品中体现了作家心目中的美德的，恰恰是船家女丽齐，而不是别人。丽齐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地下河去救了尤金的性命，而帮助她完成这一壮举的本领，正是她幼年时在艰苦劳动中养成的习惯。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见了狄更斯高尚的民主主义精神。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有着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限度的否定。这种否定态度直接表现在诸如希格登夫人一生经历以及其他事件的生动描绘中，也表现在作品的每一个章节和许多细节描写中。甚至在他描写景物时，也渗透着对于当时英国生活环境的厌恶。比如写丽齐和珍妮两人在瑞亚老人的屋顶上的那一场就是这样。伦敦城在狄更斯的笔下，是阴沉、昏暗、拥挤、肮脏的，在这里，人类生活被污染，被破坏，而罪魁祸首正是那些以大烟囱、商号、银行等等为象征的资本主义文明。又比如，我们在小说中每次灾祸或可怕事件出现之前往往可以读到一段优美恬静的风景描写，作家好象是有意用这种反衬法来证明，美丽纯洁的大自然已经被这种人类的恶劣制度所玷污。

三

《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艺术上的优点是明显的。作家高超的文字技巧、丰富的想象力、幽默的笔调、巧妙的讽刺手段、刻画入微的心理描绘本领，在这里得到尽情的发挥。这部作品既真实、细致、风趣、亲切，又充满着奇妙的想象和诗一般的气氛。我们

在贝拉·维尔弗家的餐厅里，在鲍芬家的壁炉旁，在维尼林家的餐桌边，在维纳斯的店堂里所见到的，是真实到栩栩如生的地步的生活描画；而在希格登太太的生活道路和人生态度上，在波茨纳普大言不惭的滔滔宏论中，在赖德胡德这个无赖的咬字不清的胡言乱语里，在鲍芬太太的奇特装束上，所见到的又是一种颇为夸张和着力渲染的、近乎浪漫主义的丰富的想象和透彻的观察。这部作品还饱含着象征意味，不仅那些垃圾堆象征以资本主义方式积累的肮脏财富，魏格这个社会渣滓最终的结局也是被人家抛进一辆垃圾车里，而且连人物的姓名，比如维纳斯、斯洛皮等等，也都带有象征色彩。总之，狄更斯这位伟大的小说艺术家在他这部最后的完整长篇小说中施展了他毕生积累的艺术本领，表现了他未曾减退的艺术才华。这里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

然而，这部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应该是其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同时又是设计周密、安排巧妙的情节结构。

狄更斯在他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采用了流浪汉小说或游记体小说的松散写法；这一写法在他第二部小说《奥立弗·退斯特》中就已经开始放弃了。从此，他对小说的情节安排，刻意求工。叙述故事一部比一部枝叶分明，结构谨严，细致绵密。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这第十四部也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他的写作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再加上，这部小说和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是分章分节连载发表的，作家更需要巧作安排，使其每一断处皆有伏笔，高潮之后另有高潮，从而能够不断地引人入胜。这一点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构是颇有共同之处的。

这整部小说在结构上共分为四部，每部约二十万字，每部十

六或十七章，每章一般为一万余字，布局极其匀称。四部小说的名称虽各有讲究，但却都是出于英国的成语，含意深长，耐人寻味。四部之间在情节上的编排也是明显的。第一部《杯唇之间》，主要展开故事，介绍人物，交待关键。第二部，《人以群分》，叙述各类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集团派别。在第三部《山重水复》中，情节更趋复杂，故事若明若暗，使人难以理出一个线索来。但是到第四部《柳暗花明》里，则真相大白，各得其所，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整个内容丰富，结构宏大的故事中，包含着大约九条情节线索和九个不同类型和性格的人物集团：

1、泰晤士河滨一带的人；主要有丽齐、查理、他们的父亲、无赖·赖德胡德、他的女儿和酒店老板娘阿贝小姐等。警察局的探长也可以归在这一类；

2、维尔弗一家、贝拉、她的妹妹、妹夫和父母亲等；

3、魏格和维纳斯一伙；

4、希格登太太、斯洛皮、孤儿约翰尼，以及其他收养儿；

5、珍妮·雷恩、她的醉鬼父亲和老犹太瑞亚等；

6、约翰·哈蒙、他的吝啬鬼父亲、他的姐姐和鲍芬夫妇等；

7、波茨纳普夫妇、女儿乔治娅娜、维尼林夫妇、蒂平斯夫人、拉姆尔夫妇、弗莱吉贝和特威姆娄等；

8、尤金、莱特伍德和他们的法律事务所；

9、海德斯东、比切尔小姐和他们的学生等。

这九条线上的主要人物各有其特殊的性格和内在的心理活动；各有其外在的动作和语言特征。即使次要人物，也各有特色，他们的风趣幽默的音容笑貌令人难忘。如维尼林家的仆人“分析化学家”，阿贝小姐酒店的顾客等。九条线索互相接触、联系、交叉、矛盾，构成一个层次繁复的网络。这种交织型的情节结构，

和狄更斯以前的以一个人为中心的所谓放射型或环绕型的布局很不相同。它使作品内容饱满，故事紧张突兀，变幻莫测，同时也使书中出现的生活画面更带透视性，展现的生活外表细节更能和社会本质问题相联系，从而达到了深刻揭示和暴露的目的。这种情节结构方式，与同时代的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相近，而和当时的英国小说有所不同。是狄更斯晚期在艺术上对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人物网络中，作家安排了两个对立的阵容，整个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概括地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两大类，作家便是通过这两类人物的相互接触来暴露问题，揭示金钱万恶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败坏。作品又主要通过贝拉这个女主人公在这两大阵营中的生活体验和她最后的抉择，企图为读者开一张拯救灵魂的药方。另一个女主人公丽齐也是这两大阵营交接点上的人物，作者通过她表现了自己对劳动和对普通人的崇高敬意。作家告诉我们，尤金这样的富家子弟，只有在丽齐、瑞亚和珍妮这样高尚的普通人当中，才能使自己的天赋和善良本性得到发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从作品的外在结构看，贝拉和哈蒙的一条情节线应是情节的主轴，其他一切情节均由此而派生。然而从作品主题思想的内涵及其展示看，丽齐和尤金这条情节线似乎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民主主义观点、他对资产阶级的鄙视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的道德观、伦理观都更多地表现在这方面的情节中。为了使整个作品展现的复杂情节顺理成章，作者又为故事中的遗产案件精心安排了一条特殊的线索。我们看见，在这部作品中，全部的矛盾、争夺、计谋、胜利、失败，全都是由于老哈蒙的遗嘱造

成的。原来他死后留下的遗嘱不是一份而是三份。第一份是故事展开时律师按照它来执行的那一份；第二份是恶棍魏格在“鲍氏宝屋”的院子里搜索得来的那一份；第三份，也就是实际上应该按它执行而由于鲍芬先生的善良品质，将它隐瞒了的那一份。至于这三份遗嘱怎样促成了这一庞大故事的发展，读者自己会读到的。这里只是指出作家在情节安排上的这一巧妙的匠心。

四

好象狄更斯在写小说的时候，案头陈列着一个个事先捏好的小泥人，他就是按照这些泥人的形状描述他的人物的。“塑造”这道工序，在狄更斯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似乎是在下笔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是固定成型的。成功地运用扁形的、定型化的描写人物的方法是狄更斯特有的本领。其他作家，如果照样使用这种方法，或许会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陷阱。然而，由于狄更斯对生活认识的透彻，加上他的艺术技巧的娴熟，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生命的，能让我们从某一侧面认识人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正象英国作家福斯特(1879—1930)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所说：“狄更斯的人物几乎都是扁形的……狄更斯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但却奇妙地使人感觉到了人的深度，可能是狄更斯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生命力使他的人物也颤抖起来，以至于他的人物借助他的生命，好象他们自己也有了生命一样。”《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正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现在，让我们选择几位主要的人物作一些分析。

在数十个人物之中，我们最感兴趣的也许是丽齐·赫克萨姆。她是狄更斯所珍爱的女主人公，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给予她的显著位置和委给她的重任，就象安尼丝在《大卫·考坡菲》中

和芙洛伦丝在《董贝父子》中一样。她是一个美丽、纯朴、温柔、坚强的女性。她对父亲尽心孝顺，对弟弟爱护备至，对朋友真实忠诚，对爱情坚贞不渝。她热爱劳动，具有独立生活的本领和充沛的青春生命力；在紧急关头，有巨大的勇气，有奋斗到底的精神。她明礼义，知廉耻，尽管出身微贱、目不识丁，然而活得自豪，活得正直，活得无愧于心。她的品格超过书中各种各类的卑鄙者不知多少倍。她没有读过什么浪漫主义的诗篇，但是她天生一颗浪漫主义的心灵使她能够从通红的炉火中幻想出许许多多对于未来的憧憬。作品中她对尤金爱情的发展，描写得真实感人，她从不曾幻想去嫁给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只是在尤金锲而不舍的追求下，才允许自己真情萌动，并且最后在那条小河边向他透露了心曲。但是即使此刻，她也没有允许自己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梦，因为她了解那个阶级界限分明的英国社会。然而，当尤金遭到海德斯东暗害时，她却抛弃一切疑虑，立刻跳上一只小船去救他的命。她护理他复元，而且最后坦然做了他的妻子，并从此把他引向一条真实的人生道路。作者在这个形象上所流露的民主主义思想是溢于言表的。丽齐下河捞救尤金时说了一句话："现在，感谢上帝，我有过这一段生活！"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确切察觉到作者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可以说，在丽齐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着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狄更斯在生活中的追求和理想。她是作者心目中那个时代的女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美德的化身。在作品的最后一章里，作家通过莫蒂默·莱特伍德的嘴向上流社会挑战式地赞扬了她的高贵、忠贞、美丽和勇敢，好象是在给这一形象作一个简要的结论。

贝拉也是一个美丽和可爱的女性，但是她和丽齐有所不同。作者想要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他的金钱万恶的思想。这一点，也

许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这一形象的天生丽质。当然，作者通过丽齐这一形象也是要表达什么思想的。如上所述，作者通过丽齐表达了自己对劳动的看法和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丽齐形象上，这种思想的体现显得自然和贴切，因而更为真实感人。但是作者在贝拉身上所表现的认为金钱万恶的思想，则多少带几分做作．贝拉从在父母亲家中时对贫穷生活的厌恶，到她在鲍芬先生家中过富贵生活时对金钱的看重，再到她在鲍芬先生一段伪装吝啬的表演影响下，认识到金钱势力比贫穷生活更加可厌，这中间的变化似乎不十分令人信服。但是，由于作者的大手笔，他有本领把他的一整套人性论思想表现得生动感人，令人读来觉得颇为亲切，因而感到合情合理。此外，贝拉那股活泼、任性、开朗的脾性，从她三、四岁起，直到她做了温柔体贴的妻子和母亲为止，都描写得多么出色。这也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鲍芬夫妇这一对人儿，作家是满怀着敬意去写的。狄更斯晚年就是从内心里尊重和珍爱鲍芬夫妇这样的人。他对他们那种暴发户式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赋予如许幽默色彩，而又毫不含有贬意，好象作者手中捧着这两个塑好的小人儿，带着慈爱的笑容，对他们加以抚弄。通过这两个形象，作者告诉我们应该有怎样的道德观念，应该怎样做人。他们的形象和《大卫·考坡菲》中的辟果提一家人的形象一脉相承，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夸张性的发展。

尤金·瑞伯恩和莫蒂默·莱特伍德是书中两个知识分子形象，历来受到知识阶层读者的喜爱。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所抱的批判态度。在他们中间，莱特伍德主要只是一个在书中起结构作用的连系性角色，而尤金却是主角之一。通过尤金的形象，我们看到了当时英国上层统治

阶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的精神面貌。这些人在现实生活的推动下，有随时代前进的要求，按照狄更斯的思想，他们还有“善良的人性”，但是他们却受到他们本阶级的无情控制和压抑。那个蛮横干涉尤金、不许他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他的“可尊敬的父亲大人”就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他是尤金一生一切不幸的根源。在这种处境下，尤金对人生消极、失望。他一事无成，只能玩世不恭地混日子，认为“天下无事不滑稽”。他感情上有一种“干涸感”，真不知怎样活下去才好。正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打捞哈蒙尸体的事件中偶然见到了丽齐，他为她精神上和容貌上的美所吸引，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甚至险些儿丢了性命，他终于得到丽齐，也获得了自己的新生。从他被海德斯东打伤，恢复神志，直到恢复健康的过程中，在他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个类似灵魂净化的过程。通过这一段描写，我们看见，是爱情的力量、许多普通人的友谊和温暖、他与劳动人民的结合，使他复活，并且变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劳动者。在塑造尤金和莫蒂默这两个形象时，作者表现了他杰出的创造才能。我们看见，仅仅从人物的言谈中，这两个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语言，就和无赖赖德胡德等类人物不同，也和贝拉·维尔弗等类人物有着很大的区别。人物语言在形象塑造中的作用，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表现得很是突出。

关于珍妮·雷恩（即范妮·克利弗），我们无法接受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看法。我觉得他把珍妮称作是一个“小怪物”，未免心肠太硬了。事实上，这个专为布娃娃做衣裳的小裁缝，在形象上所体现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有着充分的社会真实性。珍妮用她的故事独特而感人地告诉我们，在那个贫富对立的社会里，要生存下去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她也用她天真、善良、美好、聪明的心灵告诉我们，在那些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默默无

闻的小人物当中，有多少值得我们去爱、去帮助、去培养的有天才的人。也许小珍妮从来不知道有“真理”这个词，然而她的一举一动证明，她是一个虔诚地追求真理并且一心向往真理的人。小珍妮弯曲的脊背和两条瘸腿是丑陋的，但她是一个美丽而可爱的人。作家蓄意给她加上一头美丽的金发，也是为了告诉我们，她实际上是美丽的。对于象珍妮这样的人物倾注同情，是狄更斯用以表现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常用的方法。在这部作品中的这个畸形儿的内心中，也许有着比狄更斯其他作品中的那些畸形儿更多的诗意和幻想，因此，她也就更惹人爱怜。我们知道，她时常想着她未来的完美的情人，这是个永远不会实现的幻梦，然而也是她有充分权利要求实现的幻梦，从这里我们更加认识到珍妮生活的那个社会对她的残酷无情。我觉得小珍妮实际上是个英雄式的人物，她的英雄气概表现在她所勇于承受的生活重担上，表现在她的艰苦奋斗的生活道路上，也表现在她用自己的劳动、友谊和爱心对社会、朋友和人生所作的贡献上，当然也表现在她巧妙地用胡椒粉惩治恶人弗莱吉贝的恶作剧上。

珍妮和丽齐的忠实朋友瑞亚老人的形象包含着几重意义，他既是一个好犹太人，用来和书中那些坏基督徒作一个鲜明的对照，又是一个欧洲文学史上少见的不带民族偏见、而且是驳斥民族偏见的形象。我们记得，自从莎士比亚塑造夏洛克这一人物以来，犹太人一直都被描写成吸血鬼。然而在这里，作家说，真正的吸血鬼是地地道道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而且是上流社会的人。在这里狄更斯对于吸血鬼的看法超越了当时当地世俗的民族主义的偏见，而不自觉地接近于阶级分析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他晚年进步思想的表现。

希格登老人形象是人们在评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时经常提

到的，她所体现的思想其实是《奥立弗·退斯特》的主题的延续。狄更斯往往把他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揭发，集中表现在对济贫法和救济院的虚伪性的揭露上，从他的著名中篇小说《圣诞颂歌》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本书中，希格登老人的形象，是对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法律制度的控诉。当然，通过她和她那条情节线索上的人物的描写，作家也同时表露了他对人民大众的强烈同情。

约翰·哈蒙，即洛克史密斯，亦即第一部第三章中的那"另外一个人"朱丽叶斯·汉福德，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形象。全书故事因他而生，每次的情节变幻因他而起，最后又由他用"大团圆"式的结局来结束全书。他在作品中所起的贯穿全局的作用，可能超过了他作为一个艺术典型的价值。或许是因此之故，作家对他的描写逊于丽齐、贝拉和尤金，从而使得这个人物给读者留下的实体感不够多。不过应该说，在约翰·哈蒙身上，仍然表现出作家杰出的塑造人物的天才，这个也属于"扁形"一类的主要人物同样能表现出一定的人性的深度来。约翰·哈蒙最初决定隐姓埋名的心理根据是可信的。他出于一种真诚的人生追求，宁肯放弃财产也不愿意娶一个他所不爱或者并不爱他的女人为妻。在他的人生斗争道路上，他是反对金钱势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高尚、慷慨、正直，对自己也对别人负责任；他不惜一切地去求知，求真，探索，思考。他追求自己目标的巨大毅力被作者作为一种美德来歌颂是完全应当的。从作品结构看，他在他所发挥的贯穿全书情节的作用之外，还具有一个重要的艺术功能：由于他独特的隐瞒身份的地位，他既是事件的中心人物，又是一个旁观者。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维尔弗一家人的寒苦境遇、鲍芬夫妇暴富之后的良心不泯、河滨一带不少人迫于生活所干

的下流勾当，以及那些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寡廉鲜耻的真实面貌。这种安排，也应该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技巧和本领的表现。

在狄更斯描写反面人物的时候，他更多地运用了他的夸张和讽刺手法，笔下那些漫画式的“扁形”的人物，的确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说，是人物描写上的“巨大成就”，它们的内容“可能要比那些比较严峻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更加丰富”。波茨纳普和维尼林等人大约是奉行一种哲学观点：“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波茨纳普是当时制度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他对一切现存的东西都表示满意，面对一切新事物都表示“我不知道，我不要知道，我不同意！”他那手臂一挥的习惯动作，象征性地表现了他和他的阶级的蛮横、霸道、自以为是和不讲道理，好象任何一个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他都要扫荡干净似的。然而他竟没有料到，来挖他的墙脚、拐骗他女儿的，恰恰不是那些他所不齿的穷人，而是他家的座上客拉姆尔夫妇。这说明了他们的上流社会正是一切下流事件的渊源。作家对拉姆尔夫妇的描写也是“扁形”的和漫画式的，然而同时他并没有把人物抽象化和简单化。比如拉姆尔太太最终流露出来的那点对于乔治娅娜的恻隐之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毕竟不象拉姆尔一样是个积恶成性的流氓。当然这里也表现了作家的温柔敦厚的人性论思想。

无赖汉赖德胡德、魏格和海德斯东都是恶人，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所能作的恶凑在一起，和波茨纳普、维尼林集团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真正的恶的源泉是资产阶级，对此，不论作者对于这一点的认识程度如何，反正他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赖德胡德只不过是一条癞皮狗，最后象狗一样淹死在一条河沟里。魏格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但也只被抛入垃圾箱了事，甚至在他身上，也是有某种足以发人一哂的长处的，因

此宽厚的鲍芬先生在最后不但没有为他的讹诈行径把他送到官府去，反而给了他几个英镑。海德斯东这个人物和他们都不同一些，他在作家笔下更接近于一个“圆形”的人物，狄更斯着意描写他那一身规规矩矩的打扮，为的是衬托出他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外在形式和内在冲动的尖锐矛盾。他有一种要得到丽齐的强烈欲望，但是这欲望未必是爱，也未必是情欲。在他希望占有丽齐的凶猛企图中，似乎看不见什么感情因素，或两性吸引的因素。他只是要占有，并且要从这种占有中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如此而已。因为他也是穷苦出身，他穷怕了，因而多么希望今后能永远过上一个安稳的小康日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一切，直至杀人。他的个人要求泛滥到不能为社会所容的地步，因此作家谴责他，让他内心不断地痛苦，最后让他可耻地和赖德胡德一同死掉。作家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在这里起了作用。然而仔细看来，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的灵魂！狄更斯对他内心世界的揭示，可与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对希斯克里夫的心理描写相媲美。

五

乔治·爱略特和亨利·詹姆斯等人对狄更斯和对《我们共同的朋友》曾经作出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狄更斯奉行了一种“正统的保守的现实主义”，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这本书“太真实了”，是“铁锹和十字镐挖出来的”，“缺乏灵感和妙想”，甚至说“把狄更斯列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中是违反人性的”……等等。虽然我们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在评论这部作品的时候，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一些不足之处。

从对社会的批判看，《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人们心灵中唤起

的对于恶的愤怒，似乎不如狄更斯以前的作品那样强烈。这主要是因为作者晚年的改良主义思想造成的。即使波茨纳普这个人物，也让人觉得作者好象对他并不怎样深恶痛绝，书中出现的，更多的是一些对他的漫画式的丑化镜头，甚至在个别情况下，还让他几乎成为其他恶人的牺牲品。作品在反面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有时显得不十分统一，从整体看来，这些反面人物也未能充分勾画出一个反动阵营的阶级的和时代的特征来。比如特威姆娄这个社会寄生虫和废物，作者不仅对他流露出某种同情，而且还让他在全书结尾时出来顶撞波茨纳普。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在弗莱吉贝的形象上，滑稽可笑的成分很可能在有些场合压过了可恶有害的成分。对他进行惩罚的竟然是恶棍拉姆尔，因此尽管他也挨了一顿痛打，却仍然令人觉得不够解恨。蒂平斯夫人这具涂脂抹粉的僵尸参与维尼林集团的各种卑鄙活动，包括为他出力竞选参议员，但她也是更多令人作呕，更少使人厌恨。维尼林夫妇和他们那座金碧辉煌的住宅怎样象从阿拉丁的神灯中出来一样突然出现，他们开设的帕布西公司到底干了些什么，作品中都缺少应有的交代。这些缺陷削弱了作品的批判火力。从主题思想看，狄更斯在这部作品中呼吁惩恶扬善，然而他的善恶观是比较抽象的。而且，即使这种抽象的善，也要靠空洞的幻想和宿命论式的迷信才能实现。尽管狄更斯把故事的结局写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尽管他宣称“恶往往都是昙花一现的，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而善则永世长存”，但是并不给人以太多的力量和希望。我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当然应该联系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来看，不能用今天我们的认识来要求古人，这才是历史主义的观点。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不能把狄更斯式的对社会的批判水平和狄更斯式的悲天悯

人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去交给今天的读者，那同样也是违反了历史主义的。因此，指出作品的这些思想上的弱点是必要的。

从艺术角度看，我觉得，即使作为这部作品主要特色之一的情节结构，也有不足之处。如前所述，这部作品的情节线索和人物集团很多，使得作品的内容生动而复杂。但是在有些地方，作家好象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线索和人物，没有使之很好地构成一个完美的情节结构整体，用来为揭示主题服务。作品中的一些情节线索没有很好地交织起来去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约翰·哈蒙和弗莱吉贝这两条线之间，在维尼林及其代表资产阶级金钱势力的朋友们和丽齐这两条线之间，本来都存在交叉联结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为作家充分利用。有些情节线索和人物集团本来具有很大的为主题服务的潜力，比如波茨纳普家族和维尔弗家族，但却未被很好地纳入全书的情节体系之中。凡是叙述到他们的章节，往往显得缺少前后的联系。有些线索和人物本来应该多用些笔墨，让它在作品中起更大的作用，却也没有充分展开，而有些情节和人物则似乎又不适当地拉开，离作品的主题过远。比如，关于拉姆尔夫妇的情节属于前者；关于维纳斯的生活和爱情等属于后者。有些地方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是情节，因为只有抽象的叙说，而没有具体的形象。比如，希格登夫人究竟怎样受害于济贫法呢？她为什么对济贫法恨之入骨呢？我们都无从切实地知道其缘由。作品中对于伦敦贫民窟中人民生活的描写也只限于一般的脏、乱、差而已。同时，作为作品的主要情节的贝拉和哈蒙的爱情结局，在发展过程方面，也似乎缺少一些说服力。

《我们共同的朋友》除开上述这些主要的缺点以外，还有其他的缺点。但是，尽管我们在这里求全责备，我想并不会给读

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价值都不高的作品。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希望文学艺术作品十全十美；但是天下这样的作品若非绝无，也属仅有。而且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见仁见智，要做到能够使中外古今所有的人都觉得它是十全十美的，岂非戛戛乎其难哉！因此，对于《我们共同的朋友》这部中译本达八十万字之多的煌煌巨著，我们首先应该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脱帽致敬。这部书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永远值得我们欣赏、研究和借鉴。

六

最后让译者再说几句有关这本书的书名和有关翻译的话。这本书的书名原文是《Our Mutual Friend》，这"Mutual"(共同)一词，曾被英国成语专家佛勒尔在他那本著名的惯用法词典中指责为用词不当。我们知道在英语中，mutual只有"彼此""相互"的含义，被这个词形容的对象必须包含叙述的主体在内，而且必定指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而不能用来描述不包含叙述者在内的单一的第三者。"共同的"，即大家共有的，应该用"common"这个词，而不应该用"mutual"。佛勒尔是从一个词汇学家的角度在作词义分析。但是他却没有从一个小说艺术家的角度去研究作品。我们知道，狄更斯是选取了鲍芬先生的一句话作为这本书的书名的。小说中，鲍芬先生是个没有文化的普通人，他完全可以用错一个字。但鲍芬先生又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作者完全可以借这个方式(用他的语言为书题名)来强调一下这个普通人应该受到的尊敬，使读者对这个人物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便是这本书的名称和"Mutual"这个词的来由。顺便提到，正是因为狄更斯这样运用了"mutual"这个词，从此这个词便具有了"共同"

的含义。这也可见狄更斯这部作品的声名和艺术成就了。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是在1978至1982年间进行的。我爱读狄更斯的作品，很想把它译得准确、流畅，能传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但是结果也许不能令人满意。我的专业是俄国文学，教学之外，较多的精力和时间花在翻译普希金等诗人的作品和从事外国文学理论的探讨，小说译得不多。现在从英语译这样大部头的名著，对我来说，更是过于大胆了，敬请读者和专家们给我指出错误和缺点，帮助我提高。这本书中大约一半以上的字数，我是用口译录音，再由其他同志帮助记录下来的。这种工作方式在我国采用的人恐怕还不多，但我在实践中感到，它是一种可取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节省一些译者的体力操劳，而更主要的一方面，是有利于使译文流畅，并且在给不同人物设计不同语言表达特点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性格化和口语化，同时，译者也可以匀出更多的精力来考虑怎样更好地传达原作的种种特色。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经得到吴岩、方平、王辛笛、吴钧陶、苗锦莹、陈浅江、周宏达和吴妹娟等同志的帮助，还有许多同学和朋友为我抄稿。谨在此衷心地致谢。

智　量

一九八五年三月

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目　次

上　卷

第一部

杯唇之间

第　二　部

人　以　群　分

上　卷

第 一 部

杯 唇 之 间*

* 本书上、下两卷共分四部，每一部的标题都来自英国谚语。《杯唇之间》原文为 The Cup and the Lip，源出谚语：There's many a slip 'twixt the cup and the lip.（杯子未到口，往往会失手。）

第一章

守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至于具体的年月就不必细表了，有一只外表肮脏而且十分破烂的小船，上面有两个人影，在泰晤士河上漂流，正漂到铁造的南瓦尔克桥和石造的伦敦桥之间。一个秋天的黄昏正在降临。

船上的人影是一个强壮的男子，乱蓬蓬的灰白头发，一副晒黑的脸膛，还有一个十九或者二十岁的黑皮肤的女孩，那跟他相象的程度足够让人认出是他的女儿。女孩在划船，很不费力地摇动着一对短桨；那男子捏着松弛的舵绳，双手随便地插在裤腰带上，在热切地守望着。他既无鱼网，又无钓钩或是钓线，因此，不可能是一个渔翁。他的小船上没有一只可坐的坐垫，没有油漆装饰，没有船名船号，除了一支生锈的带钩船篙和一盘绳子以外，再无其他设备，因此，不可能是一个船家。他的船太小、太破烂了，简直没法装运货物，因此，也不可能是一个驳船夫或是搞水上运输的人；一点也看不出他在寻找什么，但是他的确在寻找着什么，极其专心细致地凝神寻找着。潮水一小时前已经回头了，此刻正在退潮，他的两眼注视着这片广阔的水面，望着每一股小小的急流和每一个旋涡，同时用头部的动作指挥他的女儿驾驶小船，迎着潮水缓慢地行进，或是船尾朝前，顺潮水漂去。

她认真地盯着河水，也同样认真地盯着他的面孔。然而在她紧张的眼神中含有几分骇怕或恐惧。

这只船浑身涂满污浆和淤泥，而且通体湿透，从这一点看，它是在与河底而不是与河面打交道。它和它所载的两个人影显然是在干着一件他们经常干的事，在寻找着他们经常寻找的东西。这个男人看上去一半象个野人，乱蓬蓬的头顶上毫无遮掩，两只棕色的手臂裸露到肩肘之间，一块松散的方巾打成一个不那么松散的结，低低地垂在他赤袒的胸前，混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络腮胡子和下巴上的胡子里，他的衣裳仿佛是用那涂满小船的污泥做成的，尽管这样，在他那沉着的凝视中还是显示出一种认真办事的习惯。这女孩的每一次轻捷的操作，她手腕的每次转动，尤其是她那骇怕或恐惧的眼神，也都是如此；都是出于一种长久养成的习惯。

“别卷进去，丽齐。这儿潮水很猛。别让浪头打着它。”

他信赖这女孩的本领，没有使用船舵，只全神贯注地直盯着迎面涌来的浪潮。女孩也同样盯着他瞧。但是，恰好这时候，夕阳的一道斜辉射进船舱，接触到那儿一片腐臭的污迹，它和一个蒙着东西的人形轮廓有几分相象，这道斜阳把它染成仿佛是冲淡了的血红色。女孩注意到这个，她发抖了。

“什么东西让你不舒服了？”那男子说，他虽然还在专心注视着滚滚的流水，但立即察觉到她的战栗，“我没看见有东西漂着呀。”

那道红光消失了，战栗消失了，于是他暂时回到船上的视线又转向远处。迅猛的潮水不管在哪儿遇见个什么阻拦，他的凝视便会在那儿停留片刻。每一根系泊的锚链和缆绳，每一只把水流划成个宽箭头形状的停船或驳船，南瓦尔克桥的桥桩划分出的

一条条水纹，拍打着污水的河上汽船的明轮翼，几处码头外漂浮着的、被浪潮冲撞到一块儿的圆木，都会使他亮闪闪的眼睛飞速地射出一道饥饿的目光。天色在逐渐转暗，大约一小时之后，突然间舵绳在他的手里拉紧了，他艰难地把小船驶向萨雷河岸去。

女孩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面孔，立即在划桨上配合他的行动；小船马上回转过来，船身猛的一抖，于是那男人的上半截身体便伸出船舷。

女孩拉起她所穿的一件斗篷的兜帽，遮过她的头，遮过她的脸，并且转过头来向后望，这样，那兜帽的前褶便翻下来垂向河面，她同时稳住船，使它顺着那个方向在浪头前面向前走。这之前，小船还几乎不能稳住，在一个地方徘徊不前；而现在，两岸在迅速地变换，伦敦桥越来越深沉的阴影和桥上的点点灯火都已经抛向身后，小船两边夹着一层又一层的各种船只。

直到这时候，那男人的上半截身体才缩回到船里。他的两臂又湿又脏，他在船舷外把它们洗净。他的右手里捏着个什么东西，也把那个东西放在河水里冲洗。这是钱。他把它丁当地敲了一下，对它吹口气，吐口唾沫，——“讨个吉利，”他沙哑地说——然后把钱放进口袋里。

“丽齐！”

女孩猛地一惊，把脸转向他，默默地划着船。她的面色非常苍白。他是一个鹰钩鼻子的人，这鼻子，和他亮晶晶的眼睛，以及他蓬松的头发，使他很有些象是一只怒气冲冲的老雕。

“把那玩意儿拿开，别遮着你的脸。”

她把兜帽放回去。

“来！把桨交给我。我来接着划下去。”

“不，不，爸爸！不！我真的不能。爸爸！——我不能坐得



老 雕

靠它那么近！”

他正在向她移去，好跟她换个位置，但是她惊恐的恳求止住了他，他又坐回原位上。

“它对你能有啥害处？”

“没有，没有。可是我受不了。”

“我相信你是看见这条河，心里就恨。”

“我——我不喜欢它，爸爸。”

“好象你不是靠它过活似的！好象你吃的、喝的，不是靠这条河似的！”

听见这最后几个字，女孩又战栗了，片刻间她船也不划了，仿佛变得极度地衰弱。但他没注意到，因为他在向船舷外张望，望着船后面拖着的一个什么东西。

“你哪能够对你最要好的朋友这么忘恩负义，丽齐？你还在吃奶的时候，你烤的火就是从这条河上，从那些运煤船旁边拣来的。你睡觉的那个篮子，就是潮水冲上岸的。那把摇椅，我把篮子放在上面凑成一个摇篮的，就是我用人家船上漂下来的一块木头削成的。”

丽齐把她的右手放开握着的桨，抬起来，用嘴唇碰一碰，再含情地向他伸了一会儿；然后，一句话没说，她重又划桨。这时，另一只外形相似、不过要象样得多的小船从一个暗处划出来，轻稳地靠在这只船的旁边。

“又是好运气罗，老头儿？”划船的那个乜斜着眼睛的人说，他的船上只有他独自一个人。“我知道你又走运了，从你船后面留下的水印子看出来的。”

“啊！”另一个冷冰冰地回答。“这么说你也出来啦，是吗？”

“出来啦，伙计。”

这会儿，河面上是一层柔和的黄色的月光，新来的人把他的船和另一只船错开半截，眼睛直盯着那船后的浪迹。

“远远瞅见你，”他继续说，“我就自言自语地说，那边是老头儿，又走运了，要不，我敢赌咒！你就划吧，伙计——别犯愁——我没碰着他。”这话是在回答老头儿方面所作的一个迅速而不耐烦的动作。说话的人同时收起了那一边的船桨，把他的手放在老头儿船舷的边沿上，并且拉住不放。

“他已经让人家碰得够多了，不想被人再碰了，我也这样想，老头儿！他闯过不少浪头了，是吗，伙计？我就是这么不走运，你瞧！他前一回浮上来的时候一定是从我身边经过的，因为我就在那边桥底下守着。我简直以为你象个秃头老雕一样，伙计，你是把他们嗅出来的。”

他压低嗓门说话，眼睛不止一次瞟向丽齐，她已经把兜帽重又拉上。然后两个男人都以一种神秘而又邪恶的兴趣望着老头儿的船后。

“有咱俩一块儿，好办。要不要我把他拖上船，伙计。”

“不要，”另一个说。声调是那么粗暴，所以那个人茫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表示领会他的意思，回嘴说：

“你是什么东西也没吃，肚里不舒服吧，是吗，伙计？”

“噢，不，我吃过了。”老头儿说，“我已经把‘伙计’这个词儿吞得够多了。我不是你的什么伙计。”

“你打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我的伙计的，赫克萨姆老头儿先生？”

“打人家告发你抢人开始。告发你抢劫活人！”老头儿非常气愤地说。

“可要是人家告发我抢劫死人又怎么呢，老头儿？”

“你不可能抢死人。”

“那么你不可能吗，老头儿？”

“不可能。死人要钱有啥用？死人可能有钱吗？死人属于哪个世界？那个世界。钱属于哪个世界？这个世界、钱怎么可能属于一具尸首？一具尸首会有钱、要钱、花钱、讨钱、想钱吗？你不要那样混淆是非。可是那种贼头贼脑抢劫活人的鬼家伙倒是会这么干的。”

“我来告诉你听是怎么回事儿——”

“不，你不必了。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你把手伸进一个水手——一个活着的水手的口袋里，你眼前一阵子算是混过去了。你去尽量发财吧，自以为走运吧，可是从此以后别再想来跟我称伙计。咱们从前一块儿干过，可是咱们现在不一块儿干了，将来也不一块儿干。松手，开船！”

“老头儿！要是你想就这样甩开我——”

“要是我不这样甩开你，我就用别的办法，我用踏脚板敲断你的手指头，或是用船钩子啄你的脑袋。开船！你划呀，丽齐。使劲儿划，既然你不让你的老子划。”

丽齐飞速划去，另一只船落在后面。丽齐的老子镇定了下来，显出一副维护了崇高的道德和采取了无可非议的立场的人的悠闲神态，慢吞吞燃起一支烟斗，抽上几口，又把拖在船后的东西审视一番。他拖在船后的那件东西，忽而以一副可怕的样子向他扑过来，那是当船行受阻的时候，忽而又似乎想要猛地一扭，挣脱逃开，虽然大部分时间里，它还是乖乖地跟在船后。一个新手可能会胡思乱想，以为从它上面掠过的细浪，很象是一副瞎了双眼的面孔上隐隐约约的表情变幻，非常吓人；可是老头儿不是新手，他不会胡思乱想。

第二章

来自某处的人

维尼林先生和维尼林太太是伦敦一个崭新的住宅区中一幢崭新的房子里住着的两位崭新的人。维尼林家的每件东西都是簇新透亮的。他们的家具全都是新的，他们的朋友全都是新的，他们的仆人全都是新的，他们的黄铜门牌是新的，他们的马车是新的，他们的缰绳辔头是新的，他们的马是新的，他们的画像是新的，他们本人是新的，他们是新婚夫妇，新到他们可以合法地有一个崭新的婴儿的程度。假如他们搬出一位曾祖父来，这位老人家也一定是从家具陈列馆用蒲包装好运回家来的，全身没有一处擦伤，直到头顶心都是油光水亮的。

在维尼林家的房子里，从客厅里新绘上盾形纹章的椅子，直到有新式机件的大钢琴，再上楼，到新装的防火安全楼梯，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工油漆、闪闪发光的。再说，凡是从家具上所能见到的，从维尼林夫妇的身上也都能够见到——表面上有一股过分的作坊气味，并且多少有点儿不大自然。

有一件天真无邪的餐厅"家具"，他靠轻便小脚轮走路，不派用场时放在圣詹姆士广场杜克大街一家出租马车行的楼上。维尼林夫妇是使这件"家具"莫名其妙弋伤脑筋的原因。这件"家具"的姓名是特威姆娄。作为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嫡亲表兄弟，

他是经常被人使用的，在很多户人家里，可以说是有了“它”，餐桌才处于正常状态。比如说，维尼林先生和维尼林太太在安排宴席时，照规矩总是从特威姆娄开始，然后给他“添枝加叶”——或者说，添上些其他客人。有时一桌人包括特威姆娄和六片“叶于”；有时是特威姆娄和十二片“叶子”；有时，特威姆娄被拉到最大的长度，有二十片“叶子”。维尼林先生和维尼林太太在举行仪式时，面对面地站在餐桌的中央部分，这样一来仍旧能够保持平行对称；因为，往往是当特威姆娄被拉得越长，他便发现自己离餐桌的中央部分越远，越靠近房间一头的餐具柜，或者房间另一头的窗帘。

但是并不是这件事情使特威姆娄微弱的心灵陷入困窘。这一点他已经习惯，并且能摸得出深浅。他摸不到底的那个深渊，由此引起他生活中日思夜想和不断膨胀的困难的深渊，是这么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到底是维尼林家最老的朋友呢，还是最新的朋友？为了动脑筋想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这位无害人之心的绅士花费了许多个焦虑的时辰，不管在他出租马车行楼上的住所里，或是在圣詹姆士广场上适合于思考问题的寒冷的阴暗角落里。事情是这样：特威姆娄最初结识维尼林是在他的俱乐部里，当时维尼林在那儿除了一个人之外，谁都不认识，就是那个人介绍他们彼此结识的。这位先生仿佛是维尼林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维尼林认识这位先生已经两天，小牛肉片烹调委员会在那一天偶然发生的极为恶劣的表现，成了使他们的心灵联在一起的纽带。凭这个，特威姆娄马上接到一份与维尼林共进正餐的请帖，他应邀赴宴，有这位先生在座。凭那个，特威姆娄马上接到一份与这人共进正餐的请帖，他应邀赴宴，有维尼林在座。在这人家里做客的有一位议员，一位工程师，一位国债

清偿人，一位“咏莎士比亚”先生，一位忿忿不平先生和一位公共办公室先生，所有这些人都好象和维尼林先生素昧平生。紧接着，特威姆娄接到请帖，约他去维尼林府上赴宴，特意邀请他与这位议员，这位工程师，这位国债清偿人，这位“咏莎士比亚”先生，这位忿忿不平先生，这位公共办公室先生碰面，而在进餐中，他发现他们个个都是维尼林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而这些人的妻子（她们全都在场）个个都是维尼林太太最忠诚地仰慕和最体贴地信任的对象。

于是就发生了这件事：特威姆娄先生在他的住处，一只手摸着前额，对他自己说：“我不应该想这件事。这真够把任何人的头脑给想空的，”——然而他却总是在想这件事，并且怎么也得不出个结论来。

这天夜晚维尼林家办酒席。特威姆娄长了十一片“叶子”；总共十四人。四个鸽子般挺起胸脯的家仆，身着便服，一溜儿齐地在过道侍立。第五个仆人接上去站在楼梯头，面带一副办丧事的神情，——他好象要说：“又一个讨厌家伙来赴宴了；这就是生活！”——却通报道：“特威姆娄先——生到！”

维尼林太太欢迎她甜蜜的特威姆娄先生。维尼林先生欢迎他亲爱的特威姆娄。维尼林太太并不期望特威姆娄先生会怎么喜欢象婴儿之类的枯燥东西，但是如此一位老朋友必须请他看看婴儿才是。“啊！等你开始懂事了，图特留姆斯，”维尼林先生说，满含柔情地向那个新玩意儿点点头，“你就会更了解你家的这位朋友了。”然后他请求把亲爱的特威姆娄介绍给他的两个朋友，布茨先生和布鲁尔先生——而他显然搞不清他们谁是谁。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叫人好不害怕的场面。

“波茨纳普先——生和波茨纳普太——太到！”

“亲爱的，波茨纳普夫妇来了，”维尼林先生对维尼林太太说，神态之中显出一片友情的关注，这时房门大开。

一位微笑得过分而又过分的大块头人物，气色好得要命，与妻子一同出场，马上丢下他的妻子，直奔特威姆娄而来，嘴里一边说着：

“您好，得识阁下，非常高兴！您这住宅美极了。但愿我们没来晚才好。非常高兴能有此机遇，说真的！”

当第一个冲击向他袭来时，特威姆娄穿着他式样陈旧的整洁的小鞋子和式样陈旧而也还整洁的小丝袜，向后连蹦了两下，似乎被逼得要跳过他身后的一个沙发了；但是这位大块头已经迫近，并且事实证明他是太强大了。

“请允许我，”大块头说，同时试着隔一段距离招呼他妻子过来，“愉快地把波茨纳普太太介绍给她的东道主。她将会，”从他那好得要命的气色看，他似乎能在这句话里找到常绿的活力和永恒的青春，“她将会非常高兴能有此机遇，说真的！”

同时，波茨纳普太太在她自己这方面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因为维尼林太太是在场的唯一的另一位夫人，她在漂亮地配合她丈夫这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她以一种有苦难言的表情望着特威姆娄，同时满怀同情地对维尼林太太说，第一，恐怕他近来肝火太旺了吧，第二，小娃娃已经长得和他非常相象了。

是否有任何人非常乐意被误认作别人，这还是个问题；但这天傍晚刚穿上安提诺乌斯①式新衬胸（用的是刚进口的新产品麻纱）的维尼林先生，被当作是干瘪枯瘦、年龄要大上三十岁的特威姆娄，对他则全然不是一种恭维。维尼林太太对于她被诬为

① 安提诺乌斯(Antinous)，是古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us,76—138)的青年侍从，有名的美男子。

特威姆娄的老婆也同样地忿懑。至于特威姆娄呢，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出身教养远远高于维尼林，因此他认为这个大块头是一只唐突的蠢驴。

正当这错综复杂、进退维谷之际，维尼林先生走过去向这位大块头伸出手来，并且满面春风地向这位不可救药的人物保证，说见到他非常愉快：这位气色好得要命的人物立刻作答：

“谢谢，我很惭愧，一时忘记我们在哪儿遇见过，但是我非常高兴能有此机遇，说真的！”

然后他向特威姆娄猛扑过去，这一位则竭尽全部薄弱的力量进行抵挡，惧怕着要把他死拉活拽地抓去当作维尼林介绍给波茨纳普太太，亏得这时更多客人的来到澄清了这场误认。于是在把维尼林当作维尼林握手之后，他又把特威姆娄当作特威姆娄重新握手一番，闹了半天，他这才使自己十分满意地收了场，并对后面提到的这位先生说：“滑稽的机遇——但是非常高兴，说真的！”

现在，特威姆娄经历过这场可怕的体验，也注意到布茨会化为布鲁尔和布鲁尔会化为布茨，并且进一步观察到，剩余的七位客人中，有四个谨慎小心的，他们一进门便左顾右盼，对于哪一位是维尼林完全拒绝表态，直到维尼林把他们抓到手里为止。特威姆娄从这些调查研究中获益匪浅，正当他近于得出结论，认为他真正是维尼林的最老的朋友，从而证明自己的脑子变得健康而且充实了的时候，突然他的脑子却又重新变空了，并且一切又全都完蛋了，因为他的眼睛意外地看见维尼林和这位大块头人物，双胞胎兄弟一般，在内客厅靠近暖房的门口手挽着手，并且他的耳朵也向他传来维尼林太太的声音，说就是这位大块头将要做娃娃的教父了。

“请入席!”

那位面容愁苦的仆人宣布。他象是应该说，“下楼来，来吃毒药吧，你们这些人类不幸的子孙!”

因为没有指派特威姆娄陪伴哪一位夫人，他下楼时便走在最后，一只手放在额头上。布炭和布鲁尔以为他不大舒服，悄悄说:“这人要晕倒呢。他没吃午饭”然而他只不过被他的存在这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搞得不知所措而已。

一盆汤令人缓过气来，特威姆娄跟布炭与布鲁尔和气地谈论着宫廷通告。在筵席上鱼的阶段，维尼林向他问起那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的表兄斯尼格斯沃斯勋爵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他回答说，在乡下。“是在斯尼格斯沃斯庄园罗?”维尼林又问。“在斯尼格斯沃斯庄园，”特威姆娄回答。布炭和布鲁尔认识到，这是一个应该巴结的人;而维尼林明白，他是一件能带来好处的家具。这时那仆人巡回斟酒，好象一个面色阴沉的分析化学家;在“白葡萄酒吗，先生?”这句话之后，他仿佛总是在说:“你要是知道这酒是什么造的，你就不要喝了。”

餐具橱上的一面大镜子里，映照出餐桌和座位上的这群人物。映照出维尼林家的新纹章式样，金的、银的、上光的、不上光的，各种各样的骆驼。纹章委员会给维尼林找出一个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祖先来，他的盾牌上画过一只骆驼(或者说可能画过一只骆驼，如果说他曾经想到过这一点的话)，于是便有一个骆驼队来负责承载果盘、花瓶和蜡烛台，有的并且双膝下跪来承载盐缸。大镜子还映照出维尼林，他四十岁，鬈头发，黑皮肤，开始发福了，有心机，神秘，捉摸不定——是一种足够漂亮的用面纱遮蔽着的预言家，只是现在并不在发表预言。还映照出维尼林太太:姣美，鹰钩鼻子，鹰爪似的手指，浅色的头发，如果再多

那么一些儿就更好了，衣饰华丽，珠光宝气，热情，一副讨好的面孔，她心中有数，她丈夫那张面纱的一角也遮蔽在她脸上。也映照出波茨纳普：他养得很壮实，两只淡颜色的、金属丝一般硬的小翅膀，竖在他那否则就是光秃秃的头顶两边，看起来又象是梳子，又象是他的头发，额头上隐隐有一些红色的水泡儿，一大块揉皱的衣领耷在脑后。也映照出波茨纳普太太：作为女人，她是欧文①教授的一个好标本，一把瘦骨头，脖子和鼻孔象一匹摇木马，尖嘴猴腮，头发却梳得宏伟壮丽，上面挂满波茨纳普奉献的黄金首饰。也映照出特威姆娄：灰扑扑，干巴巴，彬彬有礼，弱不禁风，欧洲第一绅士②式样的衣领和领带，两颊凹陷，仿佛他几年以前就拚命要把自己收缩起来，但却只能做到如此程度，再也没法缩得更紧了。还映照出一位熟透了的年轻太太：乌黑的头发，一张面孔如果涂抹得当就会显得容光焕发——就象此刻这样，正在颇有成效地使一位已过中年的年轻先生为之销魂。这位先生面孔上的鼻子嫌太大了点儿，胡须的姜黄色嫌太深了点儿，背心里的躯体嫌太壮了点儿，领扣、眼睛、钮扣、言谈，和牙齿上的闪光嫌太多了点儿。还映照出在维尼林右侧落座的迷人的老蒂平斯夫人：一张巨大的，迟钝的，黄褐色的，椭圆形的，仿佛是盛在一把调羹里的面孔，头顶上是一撮染过色的，向两边分开的头发，形成一条通向脑后那束假发的阳关大道，她正满意地庇护着坐在对面的维尼林太太，而对方也满意地在接受着她的庇护。还映照出某一位"莫蒂默"，维尼林家另一位最老的朋友：他此前从未到这幢房子来过，似乎也不打算再来第二回，他

---

① 理查德·欧文(1804—1892)，英国生物学家，写过许多解剖学著作。

② 欧洲第一绅士，指英王乔治四世(1820—1830在位)，摄政期间(1811—1820)曾提倡时装。

闷声不响地坐在维尼林太太左侧，他是被蒂平斯夫人（他童年时的朋友）甜言蜜语哄来和这些人在一起谈谈的，而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谈。还映照出莫蒂默的朋友尤金：他把自己活活地深埋在他的椅子里，躲藏在那位熟透了的年轻太太的一只肩膀后边——那肩膀上有一只粉垫肩①，那位分析化学家来给他的高脚杯中一次次斟满香槟，他就只顾阴郁地品尝。最后，这面大镜子里还映照出布茨和布鲁尔以及其他两位填满肚皮的缓冲器，他们是用来安置在其他客人之间和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之间的。

维尼林家的宴席是上等的宴席——否则就没有新人再来问津了。宴席进行得十分顺利。值得注意的是，蒂平斯夫人对她的消化机能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她的这种机能是如此之复杂与不同凡响，如果把它们获得的结果公诸于世，定将为全人类造福。在装满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食品之后，这艘结实的老巡洋舰终于到达了北极，直到冰冻点心的盘子被仆人撤走，才从她的口中吐出如下的话语来：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维尼林——"

（可怜的特威姆娄用手摸一摸他的前额，因为现在看来，蒂平斯夫人似乎要变成最老的朋友了。）

"我向您保证，我亲爱的维尼林，这是一件再奇怪也没有的事情！象那些做广告的人一样，我如果不能提出可靠的见证人，我就不能要求您相信我。那位莫蒂默，就是我的见证人，这件事他全都知道。"

莫蒂默抬起低垂的眼帘，微微地张了张嘴。但他脸上掠过一丝隐隐的笑容，意思是说，"说那些干嘛！"然后又把眼帘垂下

---

① 粉垫肩（power epaulette）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妇女装饰。

去，把嘴合上。

“喂，莫蒂默，”蒂平斯夫人说，一边用她合拢的折扇敲击着自己左手的指关节——那手上的关节是特别多的，“我一定要您把那位从牙买加来的人的所有故事全都说出来。”

“我用名誉向您保证，我从没听人谈起过哪个从牙买加来的人，除了一个当神父的，”莫蒂默回答。

“那么是从多巴哥①来的吧。”

“从多巴哥来的也没听说过。”

“除非是，”尤金插进来说。他那么突然地一开口，使那位熟透了的年轻太太(她本来早已把他忘在九霄云外)猛地一震，把肩头上的粉垫肩从他面前移开。“除非是我们那位一年到头靠吃大米布丁和鱼冻过日子的朋友，前不久他的医生给他的一个什么人说了点什么，才总算开了一份羊腿给他。”

举座活跃，都以为尤金即将出场了。而这个“以为”落了空，因为他又缩了回去。

“现在，我亲爱的维尼林太太，”蒂平斯夫人说，“我要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天下最卑鄙的行为？我走到哪儿都带着我的情人儿，每次带上两三个，条件是他们必须俯首帖耳，忠心耿耿；可是我这个情人头儿，我的那许多奴隶的队长，竟敢当众背弃他的忠诚！这儿还有我的另一个情人儿，当然，他目前还是个粗俗的西蒙②，但是我对于他怀有莫大希望，但愿他总有一天会修炼成人的。可是他也在假装连他的摇篮曲都忘记了！这是存心惹我生气呀，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多么爱听这些歌曲儿！”

---

① 牙买加和多巴哥都是拉丁美洲的地名。

② 西蒙，意大利作家卜伽丘(Boccaccio，1313—1375)的故事集《十日谈》中的人物，年轻漂亮但没有教养，后来在爱情感召下，智慧大增，彬彬有礼，终于赢得爱情。

蒂平斯夫人有个特点，喜欢编造些小故事，把她的情人们打扮得面目可憎。她总是有一位或者两位情人随身奉陪，她有一份小小的情人名册，经常登记上一个新情人，或是勾掉一个老情人，或是把一个情人打入黑名单，或是把一个情人升入受宠者名单，或是把情人的数目合计一番，或是进行些其他方式的登录工作。维尼林太太很为她这种"雅兴"入迷，维尼林也是如此。蒂平斯夫人喉头上某种黄色的、好象鸡爪抓上似的颤动也许更增强了他们的这种兴趣。

"我马上就把这个没心肝的坏蛋开除掉，今儿晚上就把他从我的'爱神宫'里一笔勾销，（'爱神宫'是我的登记簿的名称，亲爱的。）但我还是决心要知道那个从某个地方来的人的事情，我求您替我想办法让他说出来，我的心爱的，"这是对维尼林太太说的，"因为我说话都不起作用了。噢，你这个假情假义的人！"这是对莫蒂默说的，一边说，一边把她的扇子拍得嘎嘎价响。

"我们大家都对那个从某处来的人很感兴趣，"维尼林说。

于是四只缓冲器都鼓起勇气不约而同地说：

"非常感兴趣！"

"十分兴奋！"

"激动人心！"

"天上掉下来的人，也许！"

于是维尼林太太——因为蒂平斯夫人那魅人的装腔作势带有传染性——两手合拢，象一个在恳求什么的孩子，转向她左边的邻座说，"您嚼呀！您戳呀！从某个地黄来的人！"①这时四只

① 应该是"您瞧呀！您说呀！从某个地方来的人！"作者是想表示这位太太口齿不清。这种谐音寓意的表达方法，在译文处理上有一定难处，暂如是译。

缓冲器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再次不约而同地开动了机器，同时宣称："实在太动人了！"

"我敢用性命打赌，"莫蒂默慢吞吞地说，"全欧洲的眼睛都在盯着我，到了这种程度，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唯一的安慰是，你们都会从心底里暗自咒骂蒂平斯夫人，当你们发现这位来自某处的人实在没什么味道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发现是这样的。非常抱歉，我要破坏这个故事的浪漫性，要给他一个确定的居住地点，不过他所来的那个地方的地名被我忘记了，然而在场的每一位都能想得起，那是个造酒的地方 "

尤金猜说："是从戴一马丁斯酒厂那儿来的吧。"

"不，不是那个地方，"莫蒂默无动于衷地回答说，"那是个造葡萄牙波耳特酒的地方，我的人是从好望角白兰地的产地来的。可是，您瞧，老兄，这完全不是个一般性的问题，它是颇有点希奇古怪的。"

在维尼林家的餐桌上，有一点总是让人一目了然，那就是，没有哪个人会费神去留意维尼林夫妇本人，不管谁想要说点儿什么，往往都是喜欢说给另外随便哪个人听的。

"此人，"莫蒂默接着说，是对尤金，"名叫哈蒙，是一个了不起的老无赖汉的独养儿子，这个老无赖汉是靠垃圾发了大财的。"

"穿条红绒布裤子，摇个铃铛？"阴沉的尤金问道。

"还背把梯子，提个篮子呢，①要是您不见怪的话。他用种种办法，靠当垃圾承包人发了大财，住在一个到处是垃圾堆成的小山的乡村峡谷里。在他自己这片小小的领地上，这位咆哮成

① 狄更斯时代伦敦清洁工的用具和打扮。接下去的一句话是因为说话人擅自补充了别人的话，便接着说一句表示客气的歉意。

性的老流氓很快堆起了一条属于他所有的山脉，真象一座古老的火山一样，而它的地质结构全都是垃圾。煤核儿垃圾，菜皮垃圾，烂骨头垃圾，破罐子、碗碴子垃圾，粗垃圾，细垃圾——各种各样的垃圾。"

这时他偶尔想起了维尼林太太，便把后面五六个字对着她说；然后他又晃开去，试着对特威姆娄说，发现他没有反应，最终便拾起了那套缓冲器，而他们则热情洋溢地洗耳恭听。

"这位不同于禽兽的人物——我相信这是个恰当的措词，——这位堪称模范的人物——认为，他最大的满足是诅咒他的最亲的亲人，并且把他们赶出家门。他首先把这种关切施之于他怀中的爱妻(这也是理所当然)，然后便从容不迫地来对他女儿的权利给予一种与此类似的承认。他为她挑了个丈夫，完全合他的面却一点儿也不合她的心意。接着他便决定，作为陪嫁，给了她我也不晓得到底多少——反正是数量很大的一堆垃圾。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可怜的姑娘便恭而敬之地表白说，她已经和一个被小说家和诗人称之为'另一位'的作品中少不了的角色私订了终身，而他所提的这桩婚事，将会使她的心灵和她的一生都化为垃圾——总而言之，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她永远去干她父亲这一行。马上，这位可尊敬的父亲——据说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便诅咒了她，并且把她赶出家门。"

这时，分析化学家(他显然对莫蒂默的故事评价很低)给那套缓冲器都斟上一点儿红葡萄酒；他们四位不可思议地再次不约而同地开动了机器，以一副表示欣赏的特殊丑态，津津有味地慢慢儿咽下肚去，同时齐声呼喊，"请您讲下去。"

"那'另一位'的财源，照例都是非常有限的。我想，假如我说那个'另一位'是捉襟见肘的话，我并没有使用一个过于强烈

的字眼。反正是，他娶下了这位年轻淑女，他们在一幢寒微的房舍里定居下来，这幢房子大概还有一条爬满金银花藤的门廊呢，一直住到她死去。至于证明确实的死因，我只好介绍诸位去询问那座寒舍所在地段的登记人了。那来之过早的悲哀和忧伤可能是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的，虽然这些事情在带格子的纸片儿和印制的表格上是不出现的。毫无疑问，那'另一位'的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失去他年轻的妻子以后他变得十分消沉，如果说他比她多活了一年，那已经是很难为他了。"

在莫蒂默懒洋洋的话音里有一种东西，似乎在暗示，如果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无论如何还容许自己有所感动的话，那么，他，作为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一员，也不妨具有这种对他此时此地所叙述的故事表示感动的弱点。虽然这点儿东西被他煞费苦心地隐藏了，但是在他身上是的确有的。阴郁的尤金身上也不无一些与此类似的痕迹；因为那位可怕的蒂平斯夫人宣称，假如那"另一位"没有死去，他一定要被接纳为她的情人，而且占据她情人名单中的首席——同一时间里，那位熟透了的年轻太太还耸耸她的粉垫肩，对那位已过中年的年轻先生私下里所作的评论报以轻笑。这时，他那阴郁神情变得更为深沉，竟发展到那样一种程度，使得他非常猛烈地把手中的一把点心刀弄来弄去。

莫蒂默继续往下讲。

"我们现在必须象小说家们所说的那样言归正传（而我们都希望他们顶好别言归正传吧），再来谈那位来自某处的人。他姐姐被赶出家门时，他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正在布鲁塞尔受点儿低劣的教育，这件事他是过了些时候才听说的——大约就是从她那儿听说的，因为母亲已经过世了。不过这情况我不熟悉。他立即潜逃来到这里。他一定是个有志气、有办法的孩子，要不就

不能靠一礼拜五个苏① 的津贴——这津贴还就此中断了——到达此地；但是他总算设法做到了，他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为姐姐的事求情。可尊敬的父亲立即采取诅咒法，把他赶出家门。这孩子又惊慌又害怕，便远走高飞了。他去寻找自己的命运，登上了一艘船，最终到达出产好望角葡萄酒的那片陆地，当了小业主，农场主，种植园主——随便您叫他什么吧。"

话到此处，大厅里传来拖着脚步走路的声音，又听见有人在敲餐厅的门。分析化学家向门边走去，气呼呼地对看不见的敲门人说话，接着他好象了解了敲门的原因，变得心平气和了，走出房门去。

"结果是，他被找到了，就在不久前，在他被赶出家门的大约十四年之后。"

一只缓冲器突然间采取单独行动，令其他三只缓冲器大吃一惊，还居然显示了他的个性，他问道："怎么找到的？什么原因？"

"啊！诚然。感谢你提醒了我。可尊敬的父亲呜呼哀哉了。"

同一只缓冲器受到成功的鼓舞，又问："什么时候？"

"不久前，十个或者十二个月以前。"

同一只缓冲器当即追问，"什么死因？"但是马上消沉地蔫缩了下去；因为另外三只缓冲器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并且也因为他没能得到任何其他在场者的理睬。

"可尊敬的父亲，"莫蒂默重复说，同时又忽地想起餐桌上还有一位维尼林，于是便第一次对他说话——"呜呼哀哉了。"

维尼林不胜荣幸，煞有介事地照样说道："呜呼哀哉了。"然

① 苏，从前法国的一种低值钱币，合二十分之一法郎。

后抱起双臂，舒展眉头，以一副郑重其事的姿态准备再听下去，而这时他发现自己重新又被遗弃在一个凄凉的世界里了。

“发现了他的遗嘱，”莫蒂默说，盯着波茨纳普太太一只摇木马的眼睛。“是在他儿子刚刚走后的几天写下的。其中把最低的一条垃圾山脉，连带山脚下的一幢也算是所房子的住处，留给他的一个老用人，此人是唯一的遗嘱执行者，而其余的全部财产——非常可观的一笔钱——全留给他儿子了。他指示要用某些希奇古怪的仪式来埋葬他，并且要采取措施防备他死而复生。关于这些我就不来惹你们厌烦了，就这些——除开——”于是故事到此为止。

分析化学家回来了，每个人都注视着他，并不是因为有谁喜欢看他一眼，而是由于人类天性上的那种微妙影响力，它使得人们哪怕是一次最微小的机会也不肯错过，总希望能看见事情本身，可就是不去注意那讲述这件事情的人。

“——除开一桩事：那儿子的继承要以他和一个女孩子结为夫妻作为条件，这女孩子在立遗嘱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幼儿，而如今已经是一位及笄的少女了。登广告和打听发现，这儿子就是那位来自某处的人，此时此刻，他已离开当地，正在回家途中，——毫无疑问，处于一种不胜惊讶的状态——来继承一笔非常巨大的财产，并且得到一个妻子。”

波茨纳普太太问：这年轻人是不是又年轻又长得漂亮？莫蒂默无可奉告。

波茨纳普先生问：如果这结婚的条件未能履行，那笔非常巨大的财产该怎么处理？莫蒂默回答说，根据遗嘱中一条特别规定的条款，这时财产就要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位老用人，而把这儿子置之不顾，排除在外；并且，假如这儿子已不在人世，这同一位

老用人也就是唯一的现有财产继承人。

维尼林太太好不容易刚刚把蒂平斯夫人从一阵鼾声中唤醒过来，办法是巧妙地把一个个碗碟擦着她的手关节递过去，递到桌子另一边；这时除了莫蒂默本人，每个人都已经发觉到分析化学家正在幽灵似地悄悄儿地把一张叠着的纸条向他递去。好奇心使得维尼林太太愣了一小会儿。

尽管化学分析家费尽心机，莫蒂默却还在那儿悠悠然品尝一杯玛德拉岛的白葡萄酒，给自己提神，仍然没察觉到那份已经引起普遍注意的文件，直到蒂平斯夫人（她有一种大梦初醒茫然若失的习惯）重新记起她身在何处，并且恢复了她对周围事物的知觉以后，说："这个比唐·璜还虚伪的人；为什么您不接受骑士团长的来函？"于是，分析化学家便当即把纸条伸到莫蒂默的鼻子跟前，莫蒂默回头望望他，说：

"这是什么？"

分析化学家弯下腰去低声说了几句话。

"谁？"莫蒂默说。

分析化学家重又弯下腰去低声说了几句话。

莫蒂默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同时打开纸条。读一遍，再读一遍，翻转过来看看那空白的反面，再读第三遍。

"这封信来得恰当其时，"莫蒂默说，然后变了一副面孔望着餐桌四周："这就是故事中那位人物的下场。"

"已经结了婚？"一个人猜。

"拒绝结婚？"另一个猜。

"在垃圾堆里找到了遗嘱的附件？"另一个猜。

"啊，不对，"莫蒂默说，"妙极了，你们都错了。故事比我想象的更为完整，更为激动人心。这个人淹死了！"

第 三 章

另 一 个 人

当太太们的裙子登上维尼林家的楼梯，渐渐消失不见的时候，莫蒂默跟在这些裙子之后从餐厅出来，转进一间藏书室，那里面满都是崭新的书，一律是崭新的、金碧辉煌的装订。他叫送这张纸条的人来见他。那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莫蒂默望着这男孩，这男孩则望着墙上那群崭新的朝圣者，他们是到坎特伯雷去的，但更多看见的是那金色的镜框，而不是朝圣者的队伍，是那镜框上的雕花而不是乡村的风景。

“这是谁的笔迹？”

“我的，先生。”

“谁叫你写的？”

“我父亲，杰西·赫克萨姆。”

“发现这具尸体的是他吗？”

“是的，先生。”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这孩子犹豫着，用责备的眼光望着那些朝圣者，仿佛是他们使他陷入了一个小小的困境，然后他说，一边在他右裤腿上捏出一条皱褶来，“他是在沿河一带谋生的。”

“远不远？”

“什么远不远？”这孩子问。他在警惕着，同时眼睛又望到那条通往坎特伯雷的道路上。

“去你父亲那儿远不远？”

“有好一段路呢，先生。我坐马车来的，马车还等着付钱呢，我们可以坐回去您再付钱，要是您愿意的话。我按照口袋里发现的文件上所提的线索先到您办公室去，那儿我只看见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他让我上这儿来。”

这孩子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他身上有一种不完全的野蛮和一种不完全的文明。他的嗓音是沙哑而粗鄙的，他的面孔是粗鄙的，他短小的身形是粗鄙的；但是他又比同类型的其他孩子清洁些；他的字，虽然又大又圆，但是写得很好；他的目光对着这些书脊扫去，带有一种觉醒的好奇心，仿佛他的目光要透过封面、钻进书中去似的。一个会读书的人和一个不会读书的人望着书的时候，从来不是一个样的——即使是一本放在书架上没打开的书。

“采取过什么手段，你知道吗，孩子，来确定是否有可能恢复生命？”莫蒂默问道，同时在找他的帽子。

“如果您知道他的状况，先生，你就不会问了。红海里淹死的埃及法老的民众，也不会比他更救不活了。假如拉撒路只死了两天又活过来，就已经是一切奇迹中最大的奇迹了①。”

“啊呀！”莫蒂默叫了一声，戴着帽子转过头来，“你好象对于红海很熟悉嘛，我年轻的朋友？”

“在学校跟老师读过，”男孩子说。

“还有拉撒路也是？”

---

① 典出《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后四日，耶稣创造奇迹，使他复活。

“是的，他也是。但是您可别告诉我父亲！要是谈起这个来我们家里就不得安宁了。这是我姐姐的主意。”

“你似乎有一个很好的姐姐嘛？”

“她是挺不错，”男孩说，“可是如果说她还认得字的话，那就是她最大的本领了——而那也是我教她的。”

面色阴沉的尤金两手插在口袋里溜达着走进屋来，对话的后半段他也在场，当这孩子无礼地说出这些关于他姐姐的话，他相当粗暴地托起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扭过来望着。

“咳，真的，先生！”男孩挣扎着说，“我希望您以后会更了解我。”

尤金没作回答，而是向莫蒂默建议说：“我跟你去，愿意吗？”于是他们三人便一起坐上这孩子乘来的马车走了；这两位朋友（从前在一所公学里是同学）坐在车厢里抽雪茄；送信人坐在车厢外车夫旁边的位子上。

“让我想一想，”当他们向前进时莫蒂默说；“尤金，我名列大法官法院高级法庭初级律师的光荣名册和当习惯法法律事务代理人，已经五年了，而——除了免费接受指令，平均半月一次，处理什么也没留下的蒂平斯夫人的遗嘱之外——我一丁点儿业务也没办过，就只有这件浪漫差事。”

“而我，”尤金说，“已经‘奉召’七年了，却根本没有业务可办，也永远不会有。若是有了，我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办它了。”

“关于最后一点，要说我比你的处境好一些，我还很不明白。”莫蒂默非常沉着地回答。

“我恨，”尤金说着，把他的两条腿放在对面的坐位上，“我恨我的职业。”

“要是我把腿也放上去不会影响你吗？”莫蒂默说，“谢谢你。我也恨我的职业。”

“这是强加于我的，”面色阴沉的尤金说，“因为事先说定我们家要有一个出席高级法院的律师。我们就有了我这个宝货。”

“这是强加于我的，”莫蒂默说，“因为先说定我们家要有一个初级律师。于是我们就有了我这个宝货。”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名字写在右边一根门柱上，那是个被称作是一套议事厅的黑门洞。”尤金说，“我们每个人有四分之一个书记——一个进了强盗藏宝窟的卡辛·巴巴①——而卡辛是我们几个人当中唯一可尊敬的一个。”

“我只有自己一个人，一个人，”莫蒂默说，“爬上一条可怕的楼梯，居高临下，眼前是一片墓场，我自己有一个整个儿的书记，而他无事可干，只好对墓场了望，他成年以后会变成个什么人，我不能设想。他在这个破烂的乌鸦窝里老是在策划着些聪明事呢，还是策划着杀人；经过这么多独自个儿的精打细算，他长大以后是要去开导他的同类呢，还是去毒死他们；这是我从职业的观点所感到的唯一的一点兴趣。请你给我个火好吗？谢谢你。”

“白痴们在谈论，”尤金说，向后一靠，两臂抱起来，闭着眼睛抽烟，轻声地透过鼻子说话，“‘精力’。如果词典里从头到尾的任何一个字母下边，有一个我所讨厌的词儿，那就是‘精力’。这种陈腔滥调的迷信，这种鹦鹉学舌！究竟算什么！要不

---

① 《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一篇中主人公阿里·巴巴的哥哥卡辛·巴巴，他进了强盗藏财富的山窟，却忘了开门咒语，无法出来，被后来赶到的强盗杀掉了。这里是说这个书记记性不大好。

要我冲到大街上，抓住我碰见的第一个看来有钱的人的领口，摇晃着他，说，'马上去打官司，你这条狗，还要聘请我，要不我就要你死'？而那就是所谓'精力'啊。"

"恰好是我的观点，尤金，只要给我一个好机会，给我点儿真正值得花精力去干的事，我就会给你显出点精力来。"

"我也会的，"尤金说。

完全有可能，在伦敦邮政局城区投递范围内，在这同一个黄昏，另外还有一万个年轻人，在说着这些同样的满怀希望的话。

车轮滚滚，往前经过纪念碑，经过伦敦塔，经过码头。再往前，经过拉特克列夫，经过罗萨海斯。再往前，经过那人类渣滓垒积成堆的地方，他们，和许许多多道德垃圾一样，仿佛是从更高级的地方被冲击下来，便滞留在这里，一直滞留到其自身的重量迫使其越过河岸，沉入河底为止。车轮滚滚，在那些仿佛是爬上了岸的船只和仿佛是漂在水上的房屋中间——在眼盯着房屋窗户的斜桅杆和眼盯着船的房屋窗户中间——穿进穿出，终于他们停在一个黑暗的拐角上，这是一片只有被河水冲洗过、此外什么也不曾来冲洗过的地方，男孩在这儿下了车，打开车门。

"剩下的路您只好步行了，先生。没多远。"他用单数说"先生"，明明是把尤金排除在外。

"这是个该死的偏僻地方，"莫蒂默说，他正在河岸上的石子和垃圾上一步一滑地走着，这时男孩拐了个急转弯。

"那就是我父亲的房子，先生；有灯的那间。"

那低矮的建筑看起来好象曾经是一家磨坊。屋前上部有一块腐烂的树瘤，仿佛指出从前装风车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在

夜色朦胧中显得很模糊。男孩拉开门闩，他们便立即进入了一间低矮的圆形房间，一个男人站在一堆旺火前，眼睛向下看着火，一个女孩坐着做针线。火生在一个跟壁炉前的空地不相称的生锈的火盆里；一盏普通的灯，形状象个水仙球，装在桌子上一只石头瓶子的瓶颈上，冒着烟，闪着光。一个角落里是一张木制的睡铺或床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架通向楼上的木质楼道——非常粗陋和陡斜，比一把梯子好不了多少。两三支旧桨和船橹靠墙放着，贴另一边墙放着的是一张小碗橱，里面摆着寥寥几件最普通的陶器和锅碗瓢盆。屋顶没有抹泥，而是由上边房间的地板构成的。木板很陈旧，捆扎过，裂了缝，钉上横木条，使这间房子显出一种往下压的气势；房顶、墙壁和地板上到处涂满了面粉和红丹的陈迹(或是其他的污迹，大约是它过去当栈房堆货用时沾上的)，很潮湿，也显出一副破败相。

“一位绅士，爸爸。”

旺火面前的人影转过身，抬起他毛发蓬乱的头，象一只鹰雕般望过来。

“您是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是吗？先生？”

“莫蒂默·莱特伍德是我的名字。你找到的东西，”莫蒂默说，颇有些畏缩地向那个床铺瞟一眼；“在这儿吗？”

“不能说在这儿，但是在附近。我做每件事情都规规矩矩，我把情况报告了警察，警察拿走了它。无论哪方面都没浪费时间。警察已经印好了告示，告示上是这么说的。”

他拿起装灯的瓶子，把它举向贴在墙上的一张纸，上面是警察局使用的告示标题，**尸体认领**。这两位朋友细看着贴在墙上的告示，这时老头儿手里掌着灯，又在细看他们。

“我说，这不幸的人身上只有点文件吧，”莱特伍德说，眼

睛从描写发现物的告示上瞟向发现者。

“只有文件。”

这时女孩手中拿着针线活立起来，走出去站在门边。

“没有钱，”莫蒂默紧接着说；“只在下面一个口袋里有三个便士。”

“三个。便士。硬币。”赫克萨姆老头儿说，用了同样数目的几句话。

“裤子口袋是空的，向外翻着。”

赫克萨姆老头儿点点头。“可这是常事儿。是不是水浪冲的，我没法儿说。瞧，这儿，”他把灯移向另一张类似的招贴，“他的口袋发现的时候是空的，向外翻着。还有这儿，”把灯移向另一张招贴，“她的口袋发现的时候是空的，向外翻着。这边一个也是，那边一个也是。我不认识字儿，也不想认识，因为按它们在墙上的位置我就知道他们。这个是水手，胳膊上刺着两个铁锚，一面旗，还有G.F.T.三个字母。你们瞧他是不是。”

“非常正确。”

“这个是那位穿双灰颜色靴子的年轻女人，她的衬衣上绣着个十字架，你们瞧她是不是。”

“非常正确。”

“这是那个眼睛上有一个好大的伤口的男人。这是那用一块手绢绑在一起的年轻姐妹俩。这是那个老醉鬼，穿双布条拖鞋，戴顶睡帽，他自告奋勇——这是后来知道的——要在水里钻个窟窿，想挣四分之一品脱付过钱的朗姆酒，他这辈子头一趟也是末一趟说话算数。他们把这间房裱糊得很不错呢，你们瞧！可是我全知道他们，我够得上有学问了！”

他把灯光向所有这些招贴挥动，仿佛是在象征他那学者般

的聪明才智所放射出的光芒，然后他把灯放在桌子上，立在灯后，一股劲儿地注视着他的客人。他具有一些鹰雕所有的特点，眉头一皱，头顶的冠毛便高高竖起。

“所有这些您不是一个人发现的吧；是吗？”尤金问。

这只鹰雕慢吞吞地回答他这句问话，他说：“那么您的尊姓大名又是什么呢？”

“这位是我的朋友，”莫蒂默·莱特伍德插进来说，“尤金·瑞伯恩先生。”

“尤金·瑞伯恩先生，是吗？那么尤金·瑞伯恩先生要向我问的又会是什么呢？”

“我问您，长话短说，所有这些都是您自己发现的吗？”

“我回答您，长话短说，大多数都是。”

“您是不是假定，在这些案件中，事前曾发生过很多暴力和抢劫行为呢？”

“我根本不去假定，”老头儿回答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假定这样假定那样的人。要是您一辈子每天都得从河里捞东西来过日子，您大概不大会想要去假定吧。要我带路吗？”

莱特伍德点一点头，他便遵照着把门打开，这时，只见一张非常苍白、惊魂未定的面孔出现在门前——这是一个内心十分激动的人的面孔。

“一具尸首找不到了？”赫克萨姆老头儿突然停住脚，问道；“要不，是找到一具尸首了？是哪一种情况？”

“是我自己找不到了！”这个人回答，样子匆忙而急切。

“您自己找不到了？”

“我——我——是个陌生人，我找不到路了。我——我——想找到那个地方，那个让我能看见这上面写的东西的地方。很

可能我认得出它。"他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他拿出一份那新印的告示来，就是贴在墙上还没干的那一张。也许因为这是张新印的告示，或者也许因为老头儿对这张告示的大概样子有很精确的观察，他立刻得出了结论。

"这位绅士，莱特伍德先生，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莱特伍德先生？"

片刻沉默，莫蒂默和这个陌生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认识谁。

"我想，先生，"莫蒂默以他那副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镇定神情打破尴尬的静默说，"非常荣幸，您刚才提到过我的名字？"

"我是跟着这位先生说的。"

"您说您在伦敦是个陌生人？"

"完全是个陌生人。"

"您是在寻找一位哈蒙先生吗？"

"不。"

"那么我认为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是白跑了一趟，你找不到那个您所害怕找到的东西了。您愿意跟我们去走走吗？"

绕过一些可能是最近一次气味难闻的潮水淤积起来的烂泥堆，几个弯子一拐，他们来到警察分局的一扇小门和一盏明灯前；他们见到那儿的一位夜班探长，一支笔，一瓶墨水，一把尺，正坐在粉刷过的办公室里在簿子上写东西，那副勤勉的样子，仿佛他是置身在一座山顶上的一家修道院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后院里，并没有一个女醉鬼正在用身子撞一扇地窖的门，并且愤怒地嚎叫。同样是用这种钻研学问的隐士气派，他从登记工作上停下来，对老头儿颇不信任地点一下头，打个招呼，意思显然是，"啊，关于你，我们全知道，总有一天你要搞出点儿事情来的；"并且也是让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晓得，他马上就会来接

待他们。然后，他非常干净利落、井井有条地把手上的工作停下来（他好象是在给一本弥撒书描图作画似的，显得那么安详而宁静），一点儿也不留意那个在越来越凶猛地撞门的女人，那女人非常可怕地尖叫着，口口声声要去抓破另一个女人的肝脏呢。

“拿盏牛眼儿灯①来，”夜班探长说，一边拿起一串钥匙。一个恭敬的下属递过灯来。“请吧，先生们。”

他挑出一把钥匙，打开院子尽头一间阴冷地窖的门，他们便全都走了进去。他们很快又全都走了出来，除了尤金，谁也没讲话；他悄悄地对莫蒂默说，“比蒂平斯夫人差不了很多。”

于是回到修道院粉刷过的书房里，——那尖声嚎叫要抓肝脏的声音，还和他们在观看那场沉默景象时一样高亢——他们在那儿听修道院长概述了案情的始末。尸首是怎样弄到河里去的？没有一点儿线索。往往都是没有一点儿线索的。伤痕是生前还是死后留下的？现在要断定是太晚了；一位卓越的外科医生认为：生前；另一位卓越的外科医生认为：死后。这位先生回家所乘的轮船上的茶房也来看过，敢发誓说就是他。同样敢发誓说就是这套衣裳。再说，您瞧，还有文件呢。他是怎么在下船时候一下子无影无踪，直到发现漂在河里的？噢！也许是搞了个什么小花样吧。也许是心想这样闹着玩玩，不算个什么，不会有危险，而结果却闹出人命来。明天验尸，裁决没问题一定是“死因不明”。

“好象是让您的这位朋友吃不消了嘛——简直要让他一头栽倒了，”探长先生在结束这场概述的时候说。“哎呀，真让他够受的！”这话是用一种非常低的声音说的，同时对那位陌生人探

① 一种只从一个角度露出一股圆光的夜间防风灯。

究似地望了一眼(他不是第一次这样望他了)。

莱特伍德先生解释说，这人并不是他的朋友。

“真的?”探长说，他在非常留意地听着;“你们从哪儿把他搞来的?”

莱特伍德先生又继续解释。

探长先生作完了故事的概述，又接着说过这些话，便把胳膊肘撑在书桌上，并把右手的拇指和其他手指插在左手的拇指和其他手指中间。探长先生一动不动，只是眼睛瞟了瞟，便又抬高声音，接着说。

“搞得您要晕倒啦，先生!看来您不习惯我们这行差事吧!”

这位陌生人正靠在壁炉架上，低垂着头，他往四周瞧一瞧，回答说。

“不习惯。样子真可怕!”

“您是来认尸的，我听说，先生?”

“是的。”

“您认出来了没有?”

“没有。样子真可怕。噢!样子真可怕，真可怕!”

“您本来以为他会是谁呢?”探长先生问。“给我们说说那个人的模样，先生。也许我们能够帮您忙。”

“不，不，”陌生人说，“完全没有用。再见。”

探长先生一动也没动，也没下任何命令;但是，那位下属却把他的脊背往小门上一靠，左臂架在门框上，右手把他从他上司手里接过的牛眼灯一转——以一种颇为随便的动作——照着这个陌生人。

“您在找个朋友，不是吗，或者您在找个仇人，不是吗;要不您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是吗。好吧，那么，要是问一问您，

那个人是谁，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探长先生这么说。

“我不能告诉您。请您原谅。没有哪种人能比您更了解，除非万不得已，任何家庭都是不愿意把他们的争执和不幸公开出来的。您问我这个问题是在履行您的职责，这点我没有异议；而如果说我有权利不回答您，您也不会有异议吧。再见。”

他再次向小门边转过身去，那位下属眼盯着他的上司，还象个哑巴雕像似地一动不动站立在那里。

“至少，”探长先生说，“您不会反对给我留张名片儿吧，先生?”

“我不会反对的，要是我有的话；但是我没有。”他脸红了，并且，在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显得很窘的样子。

“至少，”探长先生说，毫不改变音调和姿态，“您不会反对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吧?”

“当然不反对。”

探长先生把一支钢笔往墨水瓶里一蘸，敏捷地把它放在身边的一张纸上；然后又回复到他原先的姿态。陌生人走到桌前，用一只颇有些发抖的手写着——当他弯下身去写字的时候，探长先生斜着眼睛注视他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朱丽叶斯·汉福德，威斯敏斯特，皇宫院，财政局咖啡馆。”

“您是在那儿落脚吧，我猜想，先生?”

“在那儿落脚。”

“这么说，乡下来的?”

“啊?对——乡下来的。”

“再见，先生。”

下属移开他的手臂，打开小门，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走了出去。

“当班的！”探长先生说。“收好这张纸，盯住他，不过别让他觉得冒犯了他，搞清楚他确实在哪儿落脚，尽你可能搞清楚他的情况。”

下属出门去了；探长先生再次变成那个修道院里安闲的院长，把他的钢笔蘸进墨水里，又重新做他的登记工作。两位朋友一直在一旁注视着他，他们对他这种职业性的举动所产生的兴趣，超过了他们对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的怀疑，他们在离开之前，还向他问道，他是否认为这里边真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位“院长”言犹未尽地回答：“很难说。如果是谋杀，任何人都可能干。小偷和扒手需要学点本领。谋杀却不需要。我们大家都干得了。见过好多认尸的人了，可是唯独他震动得那么厉害，真是从来没见过。不过，也许只是胃里不舒服，心里倒没什么，如果是这样，他这胃倒也古怪。但是，当然罗，怪事也真多。有种迷信说，尸首要是正好被那个要找它的人的手碰着，就会流出血来，真可惜，这说法没有一点儿根据，尸首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而象她这样的倒是闹得你够受——她今天有一夜好闹呢，”（这里指的是那要抓肝脏的撞门要求声）“可是，您从尸首身上却是什么也问不出的——不管过去是不是这样。”

到明天验尸以前再没事可做了，两位朋友便一同离去，赫克萨姆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也从另一条路走了。但是，走到最后一个拐角上，老头儿吩咐他的儿子回家去，自己则转身走进一家挂红门帘的酒店里，这酒店象个水肿病人的肚皮似的挺出在人行道上。“去喝一杯。”

这孩子拉开他刚才拉开过的那个门闩，发现他姐姐重又坐在火盆前面做针线。当他走进屋来并且向她问话时，她抬起头

来。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丽子①？"

"我到外面黑处去了。"

"没必要那样嘛。没出啥事情呀。"

"两位绅士当中的一个，就是我在屋里时没说话的那个，老是盯着我。我怕他也许会从我脸上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不过得了吧！别为我操心，查理！吓得我全身发抖全是为另一件事情，那是听你跟爸爸说你会写点儿字了的时候。"

"啊！我假装写得很糟，糟得大概没人认得出。我写得慢极了，老是用指头抹呀抹的，爸爸站在那儿朝我望着，他心里真开心呢。"

女孩把针线放在一边，把她的小凳子拉过来靠近他的小凳子，两人坐在火边，她把手臂轻柔地放在他的肩头上。

"你一点也不会荒废你的时间的，查理，是吗？"

"我会吗？哎！我爱念书啊。你说我不爱吗？"

"你爱的，查理，你爱的。你念书很努力，我知道。我也一点点儿地在做，查理，一点点儿地在盘算、安排（有时候盘算得半夜醒过来），怎么能今天凑一个先令、明天凑一个先令，这样好让爸爸相信，你是开始在河岸上谋生了。"

"爸爸喜欢你，你说啥他信啥。"

"但愿我能这样，查理！因为，要是我能让他相信，念书是件好事情，念了书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那我就死也甘心了。"

"别说死呀死的这种话，丽子。"

---

① "丽子"(Liz)是"丽齐"(Lizzie)的爱称。

她把两只手合拢在一起，架在他的肩头上，再把她深褐色的面颊贴在手背上，眼睛朝下望着火，沉思地继续说：

“有时候晚上，查理，你上学去了，爸爸他——”

“在‘六个快乐的脚夫’酒馆里，”男孩打断她，把头向后一扬，指着那家酒店。

“对。我就坐在这儿眼盯着这盆火，我好象在烧红的煤火里——就象现在那闪着光的地方——看见——”

“那是煤气呀，”男孩说，“煤气是从一小块森林中的木材里发出来的，是在挪亚方舟的时代，森林被埋在烂泥里，烂泥沉在水底下。瞧这儿！我拿个拨火棍——这么着——对它一戳——”

“别动它，查理，要不它一下子就燃尽啦。我指的就是它旁边那道忽明忽暗的灰扑扑的光。晚上有时候，当我望着它，我觉得它就象是一幅幅画儿似的，查理。”

“你指一幅给咱们看看，”男孩说。“你说咱们该往哪儿瞧。”

“啊！要用我的眼睛才看得见呢，查理。”

“那就得了，说说看你的眼睛瞧见些什么吧。”

“呃，我看见你和我，查理，你简直还是个小娃娃呢，一个从没见过妈妈的小娃娃——”

“别再说我从没见过妈妈了，”男孩打断她的话，“我知道我有个小姐姐，她又是姐姐又是妈妈。”

当他用两只手臂围住她的腰，就那么抱住她的时候，女孩高兴地笑了，两眼充满愉快的泪水。

“我看见你和我，查理，爸爸出去干活了，把咱俩锁在门外边，害怕我们失火烧死，或是从窗子里掉出来，我们就坐在门

槛上，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坐在河岸上，到处逛来逛去混时间。你抱起来真沉啊，查理，我老是不得不歇下来。有时候咱俩瞌睡了，就靠在一个墙角里一块儿睡着了，有时候我们非常饿，有时候我们有点儿害怕，可是最最难熬的是冷啊，你还记得吗，查理？"

"我记得，"男孩说，把她紧紧地搂了两三次，"记得我缩在一件小披肩下面，那儿真暖和。"

"有时候天下雨，咱俩爬进一只船或者这一类东西底下；有时候天很黑，我们走到煤气路灯旁边，坐在那儿望着街上走的人。到最后，瞧，爸爸过来了，把咱俩领回家里。一直待在露天，回到家里好象多舒服啊！爸爸给我脱掉鞋，在火上烤干我的脚，让我坐在他身边，他抽着烟斗，这时候你早就上床了，我发觉爸爸的手那么大，可是摸着我的时候，又从来一点儿也不重，爸爸的嗓子那么粗，可是对我讲话的时候，又从来一点儿怒气也没有。就这样，我长大了，一点儿、一点儿地，爸爸信任我了，把我当做他的知心同伴，不管他怎么发脾气，从来没打过我一回。"

仔细听着的男孩嘟囔了一声，等于是在说，"可是他打我呀！"

"这些都是过去事情的图画了，查理。"

"那就得了吧，"男孩说，"讲个算命的图画；讲往后的事。"

"好吧！还是我跟爸爸，我拉紧着爸爸，因为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我连个书也不会读，因为，要是我念了书，爸爸会以为我要丢开他，那我说话他就听不进了。现在我还没有那种我想要有的对他的影响力，有些可怕的事情我想要制止，可是

没办到，可是我总是抱着希望，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够办到的。我也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是一根撑着爸爸的柱子，要是我对他不忠实，他会——说报复吧，说失望吧，或者两个都是——走歪路的，会糟糕的。”

“说点儿给我算命的图画，你在火里看见的，咱们听听。”

“我就是在往那儿说呢，查理，”女孩说；从她开始说话起，还没动过身子，而现在她伤心地摇着头；“刚才说的那些图画都是往这儿引的。我看见你了——”

“我在哪儿，丽子？”

“还是在那个火苗旁边的洞洞里。”

“火苗旁边的洞洞里好象什么都有似的，”男孩说，目光从姐姐的眼睛上移向火盆，火盆支在几只又细又长的腿上，活象一副怕人的骷髅架子。

“我看见你了，查理，你悄悄地躲过爸爸，在学校里给自己闯一条路；你得奖品，你一天比一天上进；要做一个——你那天跟我说的时候，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哈哈！算命可又说不出个名堂来！”男孩叫着说，好象火苗旁边的那个空洞洞有这点欠缺，倒让他觉得很宽心似的。“小先生①。”

“你成了个小先生，而你还要上进，再上进，你要升上去，要当一个满肚子学问、受人尊敬的老师了。可是爸爸早就知道了这个秘密，这就把你跟爸爸分开了，也跟我分开了。”

“不，没分开！”

“不，分开了，查理，我看见了，一清二楚地看见了，你走

① 小先生，原文为 pupil-teacher，是英国当时一边读书、一边教低年级同学读书，而不缴学费的学生。

的不是我们的路，就算爸爸能原谅你走那条路(这一点决不可能)，我们的路也会给你的路罩上黑影的。不过我也看见，查理——”

“还是一清二楚地看见，丽子？”男孩顽皮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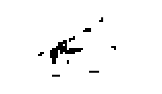
“啊！还是。把你走的路跟爸爸的生活分开，让你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就这样，查理，独自个儿留下陪着爸爸，尽我力量让他走条正道，想方设法能对他有更大的影响力，还希望，找个幸运的机会，或是趁他生病的时候，或是当——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让他变过来，想着去干点儿更好的事情。”

“你说过你连一本书也读不来。丽齐。我看呀，你会读的，你的书都是从火苗旁边那个空洞洞里读来的。”

“要是我能读真正的书，我该多高兴啊。我觉得我真是非常想要念书啊，查理。可是假如我不知道这件事牵涉到我跟爸爸的关系，那我还要更想念书的——听！爸爸的脚步声！”

这时已过午夜，这老雕直奔它栖息的枝头来过夜了。第二天中午，他重又在“六个快乐的脚夫”出现，在验尸陪审团前扮演一个他并不生疏的证人角色。

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除了恰如其分地扮演证人之一，还一人顶两个角色，同时扮演那位以死者继承人代表的身份亲自参加诉讼程序的杰出律师，这一点已见于报纸上的报道。探长先生也参加了这场程序，但却只超然静观，一言未发。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留下的是他确实的地址，据调查，他有钱付帐，从不拖欠，虽然他在旅馆的其他情况我们别无所知，除开一点：他很不喜欢跟别人交往。他没有奉召出席，而仅只隐隐地出现在探长先生的脑海里。



由于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作证时谈到了死者约翰·哈蒙先生返回英国的原委，这案件引起公众很大的兴趣；在一连几天的餐桌上，维尼林、特威姆娄、波茨纳普和所有的缓冲器们都把这种原委据为己有，他们讲起这件事来，都各有一套，势不两立，而且互相矛盾。又让公众感到兴趣的是，船上的茶房乔布·波特森和一位名叫雅可布·吉伯先生的同船乘客的证词说，死者约翰·哈蒙先生，在他的确带上岸去的一只手提包内，的确带有一笔他被迫售出的小地产的代价，这笔钱，是现款，超过七百英镑。还让公众感兴趣的是杰西·赫克萨姆从泰晤士河里捞起过那么多具尸体这种了不起的经历，一位自己签名为"丧葬之友"的兴高采烈的仰慕者(也许是个抬棺材的)，专门为他给《泰晤士报》编辑部寄去五封"编者先生……"的来函，用了十八张邮票。

陪审团根据现有证据判定，约翰·哈蒙先生之尸体被发现漂浮于泰晤士河中，已甚腐烂，并多处带伤；该约翰·哈蒙先生致死原因疑窦极多，然系何人所为或详情如何，本陪审团均未获任何证据。他们并且在判决书中附带向内政部建议(探长先生似乎认为这是极其合理的)，对此神秘案件加以悬赏，以求澄清。四十八小时内，一项一百英镑的赏格即已宣布，并同时宣布除原凶犯外，对任何人概不追究责任，如此等等，公文程式一应俱全。

这一公告，使得探长先生格外勤勉，使他伫立在河边的石阶上和堤道上沉思不已，并对来往船只明察暗访，从中由此及彼、联系推断。然而一般联系推断之所能得，大率如此：拆开看，一个女人，一条鱼，或者合拢来，凑成一条美人鱼。而探长先生苦思冥想之所得，也不外乎一条美人鱼而已。对此，任何法官及陪审团都不会去相信它。

于是，就象那把它带来人间的浪潮一般，哈蒙谋杀案——

大家都这样称呼它——的浪潮就这样时起时伏，时涨时落，时而在城市，时而在乡村，时而在宫廷内，时而在茅屋中，时而在老爷太太和公子哥儿间，时而在苦力工匠和码头工人中流传，终于，经过一阵长时间的低潮以后，便流进大海，漂逝而去。

第四章

雷·维尔弗一家

雷金纳德·维尔弗是一个颇为响亮的姓名，乍一听，你会不禁想起乡村教堂里黄铜碑上的姓名牌，想起彩色玻璃窗上的涡卷形花体字，并且往往还会联想到那些随同征服者一道跨海登陆的德·维尔弗们①。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带"德"②字的人曾经跟随任何一位其他人一同渡海来到英国，这是谱系学上一个明显的事实。

然而雷金纳德·维尔弗一家却出身平凡，职业微贱，他们的几代祖先都是在码头上、税局里和海关中勉强谋生的，当今这位雷·维尔弗也是一个穷苦的职员。因为薪水有限而家庭人口无限，他这个小职员穷得还从来不曾把他的抱负加以实现过，他的目标丝毫也不过分：在同一个时候穿一套包括帽子和皮靴在内的全新的服装。在他买得起一件外套之前，他的黑帽子已经变成棕黄色；在他能够买一双靴子之前，他的裤缝上和膝盖头已经发白；在他能让自己穿上一条新裤子之前，他的皮靴又破烂不堪了。此时此刻，他好不容易又轮到换了一顶新帽子，而这顶光彩夺目的时髦玩意儿下面所遮蔽的，却是几件经历阶段各不相同的破旧衣衫。

如果人们所习惯描画的那个小天使一旦长大成人，并且穿

上一件衣服的话，给他拍张照片，就可以作为维尔弗的肖像。他如果不是遭人轻贱，也总是被待以一种勉强俯就的态度，这都因为他那一张圆胖、光滑、天真的面庞。如果在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一个生人走进他所住的那幢可怜的房子，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他刚刚才坐下吃晚饭。他身体的线条和比例简直太象个孩子了，要是他过去的校长在契普赛德大街③上遇见他的话，很可能会忍不住那种诱惑，要当场用手杖抽他一顿。总而言之，他就是那么一个通常描绘的小天使，就是象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一个小天使的冒牌的后代。只是头发有点儿白了，面部表情中带有一些饱经风霜的痕迹，并且显然是境遇不佳。

他很羞怯，不愿意承认他名叫雷金纳德，觉得这名字太神气，显得太抬高自己了。每当签名时，他总是只写一个"雷"字，并且只在对方严守机密的条件下，才对几个知己朋友说它到底代表什么。为此，明新胡同左近的邻居们，用些以"雷"字或者与"雷"谐音的字结尾的词儿给他编造出一些教名来，他们并且养成了这样一种开玩笑的习惯。其中有几个名字和他还多少有些儿相称呢，比如：发霉，引退，红玫瑰，圆圆肥，熟草莓，滑稽鬼，想得美；另外一些却是着眼于和他完全不相称这一点而编造出来的，比如：暴跳如雷，老婆儿嘴，咆哮如雷，浪荡娥眉。但是，他最流行的一个名字是："拉姆腿"，这个雅号是一位喜欢吃喝玩乐的，跟药店行业有些关系的先生在一次心血来潮的时候赠给他的，用这个雅号开头编下的几句顺口溜经常由这位先生领唱表演，他

---

① 德·维尔弗，这里指英王威廉一世于一〇六六年从法国诺曼底渡海登陆，统治英国的历史事件。当时可能有姓维尔弗的法国贵族随同前来。

② "德"（De），系当时法国贵族加在姓氏前的称号。

③ 契普赛德大街，伦敦的一条主要街道。

并且因此名声大振。其中颇有表达力的结尾两个叠句是：

拉姆腿，伊弟腿，唠叨叨。
唱呀嗨，哼呀嗨，咆嗷嗷。

因此人们总是这样称呼他，甚至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务性函件中也称他为“亲爱的拉姆腿”，而回信时，他总是一本正经地这样签名：“你的忠实的雷·维尔弗。”

他在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博斯三人合伙开设的药房里当店员。契克西和斯托博斯是他原先的东家，他们让曾经给他们当过跑街推销员和委托商的维尼林给吞并了：这位先生一接掌大权，马上给铺子里带来许多厚玻璃橱窗和打蜡上油的红木隔墙，还把一块亮光闪闪的巨大的店名铜牌钉在店门上。

一天傍晚，雷·维尔弗锁上他的抽屉，把一串钥匙塞进口袋里，就象这是他的一只陀螺玩具，便走回家去。他家在伦敦北边的荷洛威地段，那时候和伦敦之间还隔着一片田野和树林。在战桥和荷洛威地区他所住的那块地方之间，是一片城郊的荒凉空地，人们在那儿烧砖瓦，熬骨油，拍地毯，丢破烂，狗在那儿打架，还有承包商把垃圾也堆在那里。雷·维尔弗沿着这片荒漠的边界走回家去，只见砖瓦窑的火光在浓雾中显出血红的斑点，他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

“哎呀！”他说，“人世沧桑，变化莫测啊！”

对人生发出这样的评论，言下之意还不仅是出于他本人的体验。而同时，他加快脚步向目的地走去。

维尔弗太太当然应该是一个高大的、瘦骨嶙峋的女人，按照婚姻匹配，相反相成的原则。她的当家的既然象个小天使，她

就势必是一副威风凛然的姿态。她非常喜欢把脑袋包在一块手绢儿里，下巴底下打一个结。这件头饰，配上一副她居家常戴的手套，仿佛是被她当作一种抵挡不幸的铠甲在使用似的（当情绪不佳或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是这样想的），同时这也仿佛被看作是一种全套大礼服。因此当丈夫望见她装扮得如此英武，把蜡烛往小过厅里一放，走下台阶，穿过小小的前院，来为他开门的时候，便不免有些儿心往下沉。

大门上有点不大对头，因为雷·维尔弗停在台阶上盯着门直瞧，并且喊叫说：

"唉——呀？"

"是的，"维尔弗太太说，"那个人自己带着一把钳子，把它卸下来，拿走了。他说他没希望收到这块牌子的钱，又有人找他定做另一块'女子学堂'的门牌，顶好还是这样（再把它擦擦亮），大家都有利。"

"也许是这样，亲爱的；你看呢？"

"你是当家的！雷·维·，"他妻子回答。"照你想的办；不能照我的。要是那个人连门都背走，也许会更好些。"

"亲爱的，我们没有门可不行啦。"

"不行吗？"

"怎么，亲爱的，能行吗？"

"照你想的办，雷·维·；不能照我的。"说着这句恭顺话，这位贤妻走在他前面，下几步楼梯，进入一间小小的，一半是厨房，一半做客厅的地下室前屋。那儿正坐着一位大约十九岁的女郎，她的身段和面孔非常漂亮，只是脸上和肩头上显出一种烦躁的、好使性子的神情（按她的性别和在她的年龄，在有所不满的时候，肩头是非常富于表情的），她在跟一个年纪轻些的女孩玩跳

棋，那一个是维尔弗家中最小的女儿。为了不使这一页故事过于堆砌，我们就不对维尔弗的儿女们一一详谈了，只需把他们作整批处理，暂且交代一句：他的其他儿女们都已经各自以不同方式“成人”了，并且他们这一群数量还真多，多得当他的孝顺孩子当中的某一个前来拜望时，雷·维尔弗往往先要在心中计算片刻，仿佛自言自语说：“喔！又是一个！”然后再大声说，“你好哇，约翰，”或是苏珊，视情况而定。

“喂，小猪崽子们，”雷·维·说，“你们晚上好哇！亲爱的，”这是对维尔弗太太说的，她已经安坐在一处角落里，两只戴手套的手交叉起来，“我心想，我们已经把二层楼那么合算地租出去了，再说我们也没个地方再好让你教学生念书了，即使有学生——”

“送牛奶的说，他知道有两位极有身份的年轻女士，正在找个合适的学堂呢，他拿一张名片去了，”维尔弗太太打断他，口气严肃而单调，好象是在大声宣读一件议会法案似的。“告诉你爸爸这是不是上礼拜的事，贝拉。”

“可是后来人家再没提说过呀，妈，”那年纪大些的女孩贝拉说。

“再说呢，亲爱的，”她丈夫坚持己见地说下去，“如果你没个地方来安顿两个年轻人……”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再次打断他；“他们不是什么年轻人。是两位极有身份的年轻女士。告诉你爸爸，贝拉，送牛奶的是不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这反正一样。”

“不，这不一样，”维尔弗太太说，口气同样是一字一顿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请原谅！”

“我是说，亲爱的，就地方来说反正是一样。就地方来说，如果你没个地方来安顿这两位年轻人物，不管他们多有身份，这一点我并不怀疑，让这两位年轻人物睡在哪儿呢？我提的只限于这一点而已。我也只考虑到这一点，”她丈夫说，是用一种既讲和又讨好的、并且还竭力要说服对方的口气道出这番意见的——“而我也有把握认为你会同意的，我亲爱的——从年轻人的观点，亲爱的。”

“我没啥要多说的，”维尔弗太太回答，她的手套做出一个逆来顺受，自我克制的动作。“照你说的办，雷·维·；不能照我的。”

贝拉小姐本来在发脾气，已经一下子失掉三个子儿，这时对方的一个子儿又称了王①，这位年轻女士便把棋盘连棋子一掀，全都飞下桌去。她妹妹便跪在地上去把棋子一个个拾起来。

“可怜的贝拉！”维尔弗太太说。

“拉维尼娅也可怜吧，也许，亲爱的？”雷·维·提醒说。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说，“她不可怜！”

这位可敬的女性喜欢赞美自己的家族，她在满足自己这种肝火太旺的、或者说是不能免俗的脾气方面，具有一种令人惊愕的力量，这是她为人的特点之一。目前情况下，她正要如此行事。

“不，雷·维·。拉维尼娅并没有受到贝拉所受到的考验。你的女儿贝拉所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无与伦比的，我要说，她并且非常高贵地经受住了。瞧瞧你女儿贝拉穿着那身黑衣裳，全家只有她一个人这副打扮，想想看是什么情况让她穿上这套衣裳的，并且你也知道这些情况是怎样挨过来的。那么，雷·维·，把你的脑袋放在你的枕头上，去说，‘可怜的拉维尼娅’吧！”

---

① 这种跳棋的走法规定，棋子走到对方的底线，即成王棋，可随意行动。

这时候，拉维尼娅小姐跪在桌子底下插嘴说，她不愿意“被爸爸可怜”，或者被任何人可怜。

“我当然知道你不愿意，亲爱的，”她妈妈回答，“因为你有美好而勇敢的心灵。而你姐姐赛西莉娅有的是另一种美好而勇敢的心灵，一种毫无保留地献身的心灵，一种美——丽——的心灵！赛西莉娅的自我牺牲显示出一种纯洁的女人的品格，很少有人能做到，从来没人超过她。我口袋里有一封你姐姐赛西莉娅来的信，今天早上收到的——她结婚才三个月我们就收到这种信，可怜的孩子！——她在信里告诉我，她丈夫不得不出乎意料地收养一个穷困的姑妈。‘但是我一定要忠实于他，妈妈，’她写得真感动人，‘我一定不离开他，务必不能忘记他是我的丈夫。让他的姑妈来吧！’假如说这不激动人心，假如说这不是女人的献身精神——！”这位善良的夫人把她的手套一挥，意思是已经说到顶了，又把她头上包着的手绢在下巴底下打了一个更紧的结。

贝拉这时正坐在炉边地毯上烤火，一双棕色的眼睛望着火光，一绺棕色的鬈发含在嘴里，听见这席话她发出笑声，然后撅着嘴，要哭不哭的样子。

“真的，”她说，“尽管你不同情我，爸，我是一个从来最不幸的女孩子。你知道我们多穷啊！”(很可能他是知道的，因为有一些理由让他知道这一点！)“发财致富的机会在我眼前怎么一闪，又怎么一下子不见了，我现在又怎么穿上这身荒唐的丧服——我真恨死它了！——这么个从来没嫁过人的寡妇。可你就是不同情我。——哦，你同情的，哦，你同情的呀。”

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她爸爸的脸色造成的。她停住说话，把他从他的坐椅上拉下来，让他躺在那儿，这时她要掐死他倒是很方便的，但是她只是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亲，又轻轻拍打了两下。

“但是你应该同情我，你知道的，爸。”

“亲爱的，我是同情的呀。”

“你是同情的，可我是说你应该同情。要是他们没来打扰我，什么也没来告诉我，也许要好受得多啊。可是那个该死的莱特伍德先生觉得，就象他说的，他有责任写信告诉我，我将来会达到怎样的境况，搞得我非把乔治·桑普森甩掉不可。”

这时拉维尼娅拾起最后一个棋子，拿在手上从桌下钻出来，打断她说，“你从来也没把乔治·桑普森放在心上呀，贝拉。”

“可我说过我把他放在心上的吗，小姐？”然后又撅起嘴来，还叼住那绺头发：“乔治·桑普森非常喜欢我，非常爱慕我，我要他怎么就怎么。”

“你对他够狠的啦，”拉维尼娅又打断她。

“可我说过我不是吗，小姐？我可没打算对乔治·桑普森自作多情。我只不过是说，乔治·桑普森也聊胜于无呀。”

“你可没让他知道你甚至是这样想的，”拉维尼娅又打断她。

“你是个毛丫头，是个小傻瓜，”贝拉回答，“要不你就不会说出这种孩子气的话。你想要我怎么办？等你是个大人了，再来谈这些你自己现在还不懂的事儿。你只是在表现你是多么幼稚！”然后又呜呜地哭起来，时而咬住一绺头发，还停住哭泣看看咬掉了多少，“真可耻！哪儿见过这么难对付的事儿！要不是这么荒唐，我才不那么在乎呢。真够荒唐的，一个不认识的人，要跑来跟我结婚，还不管他自己愿意不愿意。真够荒唐的，要知道如果见了面该多尴尬，要知道我们，我们俩，怎么都不可能假装出一副两厢情愿的样子。真够荒唐的，要知道我不能爱他——我怎么**可能**爱他呢，把我象一打调羹似的在一个遗嘱里留下来给他，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就好象晒柑橘干儿一样？都当真谈起插上柑橘花

儿当新娘子的事儿来了！我再说一遍，这真可耻！这些荒唐事儿，要是能得到钱吧，那也就罢了，因为我爱钱，我想要钱——想得要命呀。我很穷，可我们又穷得低三下四，穷得不能忍受，穷得可怜，穷得象畜生一样啊。可是瞧我，把我跟所有这些剩下来的荒唐事儿摆在一道，还添上这套荒唐的衣裳！再说要是真情传了开去，哈蒙谋杀案的事儿传遍了全城，人家都会猜他是自杀的，那些无耻之徒一定会在俱乐部里、在四面八方拿我开心，说那个可怜的家伙宁肯跳河也不肯娶我，他们很可能会这么胡说八道的。没啥奇怪的！我要说，这事儿真是非常难对付啊，我是个最苦命的女孩子啊。想想看，当上了这么个寡妇，可又从没嫁过人！想想看，到头来还象原先一样穷，可又穿一套黑丧服，再说，还是为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人穿的，要是我真见到他——就拿这些跟他有关的事儿来说——我一定会恨死他的！"

这位年轻女士的吟叹这时被一只在半开半闭的房门上敲打着的手指头止住了。这只手指头已经敲过两次或三次，但是没人听见。

"谁呀？"维尔弗太太说，用她那在议会里宣读法案的口气，"请进！"

一位绅士走进来，贝拉小姐短促地、尖声地哎呀了一声，从炉前地毯上一骨碌爬起来，把嘴里咬着的鬈发聚拢在一起，规规矩矩堆到颈后去。

"女用人把她的钥匙留在门上，我就自己进来了，她指给我这间屋子，说有人等着我。恐怕我是应该要她先来通报一声才对吧。"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回答说，"没关系。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雷·维·，这位就是租你二楼房子的先生。承蒙他的好意，

约定在今天晚上，趁你在家的时候会晤。”

一位肤色浅黑的绅士。顶多三十岁。一张富于表情的面孔，你也可以说是一张漂亮的面孔。很不懂礼貌。极其拘谨、沉默、羞怯、困惑。有一刹那他的眼睛停留在贝拉小姐身上，马上就望着地板，同时对屋子的主人讲话。

“维尔弗先生，我对房间，对环境，对价钱既然都很满意，我想我们签一个两三行字的租约，付了租金，就算谈妥了吧？我想这就把家具送过来。”

这段简短的致词的对象——那位小天使，两三次做出胖呼呼的动作指着一把椅子。现在这位绅士坐下了，一只迟疑的手放在桌角上，另一只迟疑的手把他的帽顶举向唇边，并且在嘴前移来移去。

“这位绅士，雷·维·，”维尔弗太太说，“打算租你的房子，三个月为期。如果终止租约，双方都在三个月前通知对方。”

“要不要，先生，”房主暗示地说，心想这是当然会被接受的，“有个证人的形式？”

“依我看，”这位绅士停了一会儿回答，“证人不必了吧；再说，说实话，也不方便，因为我在伦敦没有熟人。我不要求您有证人，所以，也许您也会不如此要求我。这样双方都公平。说真的，我们之间是我表现出更大的信任，因为随您的意思要我预付多少租金，我就预付多少。并且我还打算把我的家具也存放在这里。而您要是一旦手头不便——这仅仅是假设而已——”

良心使得雷·维尔弗脸红起来，维尔弗太太从一个角落里（她总是呆在那些很有气派的角落里）出来救援，她音调深沉地说，“这当然——可能。”

“——那么我——就可能失掉家具。”

“好吧!”雷·维尔弗愉快地表示意见,“钞票和实物当然是最好的证人。”

“你认为那就是最好的吗,爸?”贝拉小姐问道,声音很低,也没回过头来瞧一眼,她正在火炉铁栅上暖她的一只脚。

“最好的之一吧,亲爱的。”

“我倒觉得,我自己这样想,添上一个通常那种证人也不麻烦嘛,”贝拉说着,把她的鬈发往后一甩。

这位绅士仔细听着她,脸上带着明显的注意神情,虽然他既没抬头看,也没改变姿势。他坐着,安静而沉默,直到他未来的房东同意把房子租给他,并且拿出笔墨纸张来办理这项事务。他坐在那儿,安静而沉默,同时房东在写。

协议写好一式两份以后(这位房东一直在写,他的样子真象一幅图画上所画的小天使,那幅画人们通常都说是赝品,是冒充一位名画家所作,这也就是说,它毫无疑问是这位名画家的真迹),订约双方签字,贝拉作为一个神情轻蔑的见证人,在一旁观望。订约双方的签名是雷·维尔弗和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

轮到贝拉签名的时候,洛克史密斯先生立在一边,象他坐着时一样,一只迟疑的手放在桌上,偷偷地,然而也是仔细地注视着她。他注视着那个漂亮的形象俯身在纸上,并且说“我往哪儿写呀,爸?这儿,角落上?”他注视着那一头棕色的秀发遮蔽着一张妩媚的小脸;他注视着那签字中趁势拉开去的一撇,作为一个女性的笔迹,它是太豪放了些;然后他们便互相注视。

“非常感谢您,维尔弗小姐。”

“感谢我?”

“我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

“您是说让我签了名?噢,当然罗。不过我是您房东的女儿



协议的见证人

呀，先生。”

再没事可做了，除了付八英镑金币做定钱，收起租约，定个时间运家具和住进来，再就是告别了。洛克史密斯先生做这些动作时笨拙得无以复加，他的房东送他到院子里。当雷·维尔弗拿着烛台返回到家庭的怀抱之中时，他发现一家人正处于激动之中。

“爸，”贝拉说，“我们招来个凶手当房客啦。”

“爸，”拉维尼娅说，“我们招来个强盗啦。”

“瞧他一辈子都不敢正面瞧人家一眼，”贝拉说。“哪个人是这种样子？”

“亲爱的孩子们，”她们的父亲说，“他是一位性格腼腆的绅士，并且我敢说，尤其是因为有你们这么大年纪的姑娘们在场，就更腼腆了。”

“胡说八道，我们的年纪！”贝拉不耐烦地喊叫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再说，我们俩又不是同一个年纪；——你指谁的年纪？”拉维尼娅问。

“跟你没关系，拉维，”贝拉顶她一句；“等你长到好问这种话的年纪的时候再来问。爸，你听我说！在洛克史密斯先生和我之间，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这样会闹出点儿事情来的！”

“亲爱的，丫头们，”这位天使兼家长说，“在洛克史密斯先生和我之间，是八个金币的问题，这样会闹出点儿什么来呢——会让我们吃上一顿晚饭的，要是你们同意这个条款的话。”

把谈话引到这个题目上，是巧妙而令人愉快的，在维尔弗家里难得有顿好饭吃，每晚十点钟出现的一盘单调的荷兰奶酪，好多回被贝拉小姐那微微起伏的小肩膀儿评论过。的确，连那位

谦虚的荷兰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缺乏多样性，当他来到这一家人面前时，往往要汗颜地表示歉意。经过一番讨论，对小牛排，甜面包和龙虾的优点进行比较之后，宣布了选中小牛排的决定。于是维尔弗太太庄严地卸去她的手绢和手套，作为第一步的牺牲，以着手准备煎锅，雷·维　本人则出门采购佳肴。他不久便回转来，用一片新鲜白菜叶包着那东西回来，它在菜叶里躺着，还羞怯地拥抱着薄薄的一片火腿。立即从火炉上的煎锅里传出了优美的音响，配合着火光在桌上两只盛满琼浆的酒瓶上的闪耀，仿佛是在演奏一支正当其时的舞曲。

拉维铺上台布。公认为是家中的装饰品的贝拉，坐在一把安乐椅里，把两只手都用上，使她的头发有更多的波纹，偶尔还发布一条有关晚饭的指示，诸如："要炸得很透，妈。"或者，对她妹妹说："把盐碟儿放好，小姐，别象个邋遢丫头似的。"

这时她父亲正坐在摆好的刀叉前等待进餐，把洛克史密斯先生的金币弄得叮当响，一边说其中六枚正好用来付房租，便把它们在白台布上垒成一摞，用眼睛盯着瞧。

"我讨厌我们的房东！"贝拉说。

但是，她发现父亲的脸色一沉，便走到桌边坐在他身旁，用一把叉子柄给他梳理一下头发。这个女孩有许多被宠坏了的做法，其中之一是，总要由她来给全家人梳理头发——也许因为她自己的头发是那么漂亮，并且占据着她那么多心思的缘故。

"按理你应该有一幢你自己的房子，是吗，可怜的爸？"

"我并不比别人更有理由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呀，亲爱的。"

"不管怎么说，至少我比别人更想要一幢房子，"贝拉说，一边托着他的下巴，把他亚麻色的头发梳得一根根倒竖起来，"我

真恨，这些钱都要送给那个魔鬼，他已经吞掉了那么多，可我们什么都没有——样样没有。要是你说(你是想说的；我知道你是想这么说的，爸)，'这么说既不合理也不正当，贝拉，'那么我就回答你，'也许是不合理，不正当，爸——非常可能——可是，这是穷所造成的一种后果呀，这是因为我恨透了穷，厌透了穷呀，我就是这样。'好了，你现在看起来真可爱，爸；你干吗不天天把头发梳成这样子？瞧，牛排来啦！要是没炸得很透，妈，我可不能吃，就得拿一点儿再回回锅，特别多炸会儿。"

但是，因为已经炸透了，甚至也完全合乎贝拉的口味了，这位年轻女士便姿态优雅地和大家一同享用起来，而不曾把它退还给煎锅，并且也和大家一同，在适当的时候，享用了那两只酒瓶里的内容：一瓶苏格兰啤酒，一瓶朗姆酒。后者的芳香在开水和柠檬皮的促进下，弥漫全室，并且在温暖的炉边高度集中，屋顶上偶尔掠过的阵风，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烟囱管里象一只巨大的蜜蜂一样，嗡嗡地叫上一阵之后，一定是饱含着美味的酒香才匆匆离去的。

"爸，"贝拉说，啜了一口芬芳的混合酒，把她心爱的脚脖子伸过去取暖；"依你看，老哈蒙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把我弄得这么不尴不尬？(他自己就别提了，反正他是死了。)"

"很难说，亲爱的。自从人家发现他的遗嘱以来，我跟你说过不知多少回，我怀疑我跟这位老绅士谈过一百个字的话没有。如果说他是一时心血来潮，要让我们大吃一惊，他这个怪念头算是成功了。因为他确实使我们大吃了一惊。"

"他头一回注意到我的时候，我正跺着脚吱哇叫呢；是吗？"贝拉先对她的脚脖子凝神地注视一阵，然后说。

"你跺着你的小脚，亲爱的，用你那小嗓子尖叫着，拿你的小

帽子使劲打着我，你是把帽子从头上一把抓下来打我的，"她父亲回答，仿佛这段回忆使得朗姆酒的滋味更浓了；"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我带你出去的时候，因为我没走你想走的那条路，这时候，这位老绅士坐在我们旁边的一张凳子上，他说，'这姑娘漂亮；这姑娘非常漂亮，有出息的姑娘！'你是有出息呀，亲爱的。"

"后来他就问我的名字，是吗，爸？"

"后来他就问你的名字，亲爱的，还问我；后来的几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走到那条路上，又看见了他，而——而，真的，就只有这点儿了。"

而这时搀水的朗姆酒也就只有这点儿了，或者，换句话说，这时雷·维 在委婉地表示他的酒杯空了，把头向后一靠，杯底朝上，扣住他的鼻子和上嘴唇，假如维尔弗太太这时建议他再斟上一杯，那真是件慈悲的事情。但是这位女主角却只是简短地建议"睡觉"，于是酒瓶收走，全家退席；她象天使般的被护送着离去，如同一幅油画上的某个庄严的圣者，或者只是象用寓意的笔法描绘出来的人类的女监护人。

"明天这时候，"当两个女孩单独在她们的房间里时，拉维尼娅说，"洛克史密斯先生就住在我们这儿了，我们就该等着他来切断我们的喉咙了。"

"即使这样，你也不必挡在我跟蜡烛中间呀，"贝拉顶撞着她。"这又是穷的另一个后果！想想看，一个女孩子长了这么美的一头鬈发，可又只能靠一支灰扑扑的蜡烛，跟几寸宽的一面镜子来梳它！"

"你用它还是迷住了乔治·桑普森的呀，贝拉，尽管你用来发梳头的工具这么不象样。"

“你这个小下贱坯子。用它迷住乔治·桑普森！别说什么迷人呀的话，小姐，等你自己——用你的话来说——迷人的时候到了，再说这种话吧。”

“也许已经到了呢，”拉维咕哝着说，头往后一仰。

“你说什么？”贝拉问，非常严厉。“你说什么，小姐？”

拉维既不想重复也不想解释她的话，贝拉一边梳理着头发，一边渐渐陷入一阵自言自语，诉说着穷的痛苦，比如，没东西可穿，没一套出门的衣裳，头也没法儿梳，连一张宽敞的梳妆台也没有，只有一只龌龊的小箱子，还不得不招进些可疑的房客来。最后一点抱怨她特别强调，达到这番自言自语的高潮——她也许会更强调些，要是她了解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还有一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兄弟活在人间的话，而此人就是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

第五章

鲍氏宝屋

伦敦有幢大房子，它座落在离卡文迪希广场不远的拐角上，在它的对过，几年来都坐着一个装有一条木头假腿的人，天冷时，他把那段剩下的腿放进一只篮子里，靠这种办法混饭吃；——每天早晨八点钟，他一步一拖地来到拐角上，带一张凳子，一只晾衣服的架子，一副撑脚，一块板，一个篮子，还有一把伞，统统捆在一起。解开来，木板和两只撑脚变成柜台，篮子在提供几种摆在柜台上出售的少量水果和糖食之后，就变成一个暖脚窝子，撑开的晾衣架上，挂出一些供顾客挑选的半便士一份的歌篇儿，并且变成一个屏风，凳子放在中间，变成在整个一天中摆他自己的架子。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看见这个人摆在架子上。“架子”这个词是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的，因为他又把他的木凳放在路灯的架子前，给它造成了一个靠背。天下雨时，他撑开伞，遮住货物，而不遮住他自己；不下雨，他便收拢那柄退色的玩意儿，用一绺纱线捆起来，横搭在搁板撑脚上；它在那儿看起来象一根用什么不正常的方法催熟长成的莴笋，尺寸是够大的，但却既不青翠，也不鲜嫩。

由于不知不觉间长期占用的事实，他已经确立了他对这个拐角的权利。他从来不曾挪动过一英寸，只是在开头占有这个

拐角时有点儿缺乏自信，因为这幢大房子的一边正对着这个拐角。冬天，这拐角狂风呼啸，夏天，这拐角尘土飞扬，即使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这拐角也不是能令人称心如意的。当大街上平静无事的时候，无处藏身的草屑和废纸却在这儿卷起风暴；运水马车仿佛是喝醉了酒或是没长眼睛，跌跌撞撞、颠颠簸簸地绕它走过，使得它遍地泥泞，而别处却干干净净。

在他货摊的前方，挂着个茶壶托盘似的小牌子，上面是他亲笔写下的细小字体：

如蒙老爷太太
吩咐
敬候
差遣
保证满意
您的忠仆
赛拉斯·魏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自封为奉命呆在拐角上负责为这幢房子跑腿的仆人（虽然一年里他接受这类使命不超过五六次，并且还是作为某个仆人的代理人），而且还自封为这幢房子的一名属员，附庸于它，并且对它忠诚地表示关怀。因为这个原因，他总是称它为"我们的房子"，尽管关于这幢房子他所知道的事情大多出于推想，而且全不对头，他仍然认为自己受到它的信任。根据类似的理由，每当他从任何一个窗口上望见这房子里面的

一个人，他一定要举手触帽，向他致敬。然而，因为他对屋里的人所知太少，他便只能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名字称呼他们：比如"伊丽莎白小姐"，"乔治老爷"，"简大娘"，"帕克大叔"——正因为他毫无任何这样称呼的根据，尤其是最后一个——于是他便自然而然非常固执地坚持这样来称呼他们。

对这幢房子本身，他也象对它的居住者和他们的事务一样，施展他的想象本领。他从来不曾走进这幢房子，甚至不曾越过那根又粗又黑的落水管子（它蜿蜒爬过一扇通道小门，进入一条潮湿的石过道，颇有点象是一条奇妙地"吸住"这幢房子的大蚂蟥）。但这并不能阻拦他根据自己的方案来安排它。这是一幢巨大而阴沉的房子，有许多昏暗的窗户，后院里还有许多空着的附属建筑，为了把它安排得每一点都和外表相符，他曾经花费过一大堆思索。但是，一旦想妥之后，他便非常之得意，自信即使蒙上眼睛，也能够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从高屋顶上紧闭的阁楼，直到大门旁的两只铁制的灭火器——它们仿佛要求所有生气勃勃的访客们都要先扑灭掉他们的盎然生气，然后再走进大门去。

无疑，赛拉斯·魏格的小摊儿，是伦敦所有这种贫乏的小摊儿中最不象样子的一个，望一眼他的苹果，你的脸要发痛，望一眼他的柑橘，你的胃要发痛，望一眼他的胡桃，你的牙齿要发痛。那后一种商品他是经常都拥有讨人嫌的一小堆的，上面放一只小小的木制的量器，浅得显然容不下多少粒，被看作是代表大宪章所规定的一便士胡桃的容量。吃不准是不是由于频起的东风——这个拐角是朝东的——小摊儿、货物和它的主人，全都干燥得象沙漠一般。魏格象一段木头，节疤很多，纹理细密，一张面孔仿佛是用最硬的木材刻成的，表情之多，就象更夫手中的拨浪鼓儿似的。当他笑的时候，仿佛里面猛地一抖，于是这拨浪鼓

儿便弹跳起来。说真的，他这人真太象一段木头了，连他那条木腿也仿佛是天生的，真会令一个富于幻想的观察家认为，他可能——假如他的生长不受到什么突如其来的挫折的话——再过大约六个月，就会完整地长出两条木腿来。

魏格先生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有强大的眼力”。他每天坐在他的凳子上，背靠着路灯架子，向所有照例走过的人招呼致意；这些招呼因人而异，各有特点，他并且为此非常自豪。比如，对修道院长，他致以一鞠躬，混以一种俗人的敬意，还隐隐带一点儿在教堂里沉思反省的意味。对医生，致以一种深表信任的鞠躬，把他看作是一位非常熟悉自己身体内部构造的绅士，他并且是在满怀敬意地请求他承认这一点。在一些高贵的人士面前，他乐意地表示谦卑。对帕克大叔，这位当过兵的先生（至少他是这么派定的），他把一只张开的手放在帽檐上，致以军礼，这位满眼怒火、纽扣绷紧、面色激动的老先生，似乎对此不能充分赏识。

赛拉斯贩卖的东西里唯一不硬的，是姜饼。某天，有个倒霉的小孩子，买去了那块发潮的马儿姜饼（已经非常不象样了），和那只粘糊糊的鸟笼儿姜饼，都是他这天摆出来售卖的商品，他从凳子下面取出一只铁皮盒子，准备补充两只这种可怕的样品，正在打开盖子往里瞧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地说：“噢！又是您啊！”

这句话是对一个壮实、圆肩膀、斜着身子走路的、穿件丧服的老头子说的，他正步态轻盈也、样子有些儿滑稽地向拐角上走来，穿一件豆绿色的外套，拿一根大手杖，脚登一双厚底鞋，罩着厚皮的鞋罩子，一双厚手套，象是修篱笆的园丁戴的。从他的装束和他本人看，都象是头满身皱折的犀牛，他的面颊上，额头

上，眼皮上，嘴唇上和耳朵上，满都是皱折；但是，在他乱蓬蓬的眉毛和宽檐帽子下边，却是一双明亮、亲切、孩子般好奇的灰色的眼睛。总之是个样子非常古怪的老头子。

“又是您啊，”魏格先生若有所思地重复说。“您现在在干什么？是在芬斯家的铺子，还是在哪儿？您是新近搬到这一带来了，还是在别处住？您是富裕得可以坐享清福的人呢，还是要我对您白鞠一个躬？好吧！我来冒个险！给您鞠个躬，就算是投资好了。”

这个躬，在魏格先生把他的铁皮盒子放回原处，又直起身子，装好他的姜饼钓钩，准备捕捉另一个热心的孩子以后，相应照办了。他的敬礼是这样被接受的：

“早，先生！早！早！”

（“叫我先生！”魏格先生对自己说，“他对我没用处，一个躬白鞠了！”）

“早，早，早！”

“看样子还是只亲热的老公鸡呢，”魏格先生还象刚才那样说。“您早上好，先生。”

“这么说，您记得我罗？”他的新相识问道，停下他轻盈的步伐，斜着身子站在摊头前，猝然发话，虽然心情还是非常之好。

“我这一个礼拜里，先生，几次看见您打我们的房子前面走过。”

“我们的房子，”那一位重复说。“意思是——？”

“是的，”当另一位用右手手套的笨拙的食指指着拐角上那幢房子时，魏格先生点点头说。

“噢！那么，他们，”这老头子好奇地追问，左手抱着他那满是节疤的手杖，好象抱着个孩子，“他们给您多少钱？”

“我给我们的房子干的是零活，”赛拉斯冷冷地、不爽快地回答；“还没有个确定的工钱呢。”

“噢！还没有个确定的工钱吗？没有！还没有个确定的工钱。噢！——早，早，早！”

“看样子是一只疯疯癫癫的老公鸡，”赛拉斯想，有点儿改变了他原先的好评价，这时那另一位正步履轻盈地走开去。但是顷刻间又回转身问道：

“您那条木腿是怎么来的？”

魏格先生回答（这样探听他的私事儿，他有些恼火了），“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

“您喜欢它吗？”

“呵！我还不觉得它太冷，”魏格先生回答，这种希奇古怪的问题，让他有点儿受不了了。

“他倒不，”那另一位把他满是节疤的手杖在怀中紧紧一搂，对它重复说，“他倒不觉得——哈！——哈！——它太冷！您听说过鲍芬这个名字吗？”

“没有，”魏格先生说，他对这种盘问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从来没听说过鲍芬这名字。”

“您喜欢它吗？”

“呃，不喜欢，”魏格先生顶撞地说，简直受不了了。“我不能说我喜欢。”

“您为啥不喜欢呢？”

“我不知道为啥不喜欢，”魏格先生顶撞地说，眼看要发火了，“可是我根本就不喜欢它。”

“那么，我来告诉您点让您遗憾的事情，”这位陌生人微笑着说。“我的名字叫鲍芬。”

"我真叫没办法了!"魏格先生回答说。话里还藏着这么一句冒犯的话:"要是有办法,我就是不喜欢。"

"再给您一次机会,"鲍芬先生说,一边还在微笑着,"您喜欢尼可达莫斯这个名字吗?好好想想看。尼克,或者诺狄。"

"我不希望,先生,"魏格先生回答他,往他的凳子上一坐,脸上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温顺神情,混和着一种伤感的坦率;"我不希望有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要是我尊敬这个人的话;但是也可能别人不象我这样对它反感。——我也不知道为啥,"魏格先生补充说,等着他再问下去。

"诺狄·鲍芬,"那位先生说。"诺狄。这是我的名字。诺狄——或者尼克——鲍芬。您的名字呢?"

"赛拉斯·魏格。——我不知道,"魏格先生说,竭力使自己象刚才一样地小心谨慎,"我不知道为啥是赛拉斯,也不知道为啥是魏格。"

"现在,魏格,"鲍芬先生说,把他的手杖搂得更紧些,"我想给您找点儿差事干干。您记得您头一回看见我是什么时候?"

这条木腿用一种回想似的眼神望着他,脸色也柔和得多了,因为他发现可能有利可图。"让我想想看,不敢说很有把握,不过我一向眼力很强大。是不是有回礼拜天一清早,卖肉的小伙子为定肉的事儿到我们房子里来,他买了我一张歌篇儿,他不懂那调子,我给他哼了一遍?"

"对,魏格,对!他还买了不止一张呢!"

"对,说真的,先生;他买了好几张,他想把他的钱花得顶合算,他让我帮他挑选,我们就一块儿把这些歌篇儿都念了一遍。真的,我们是都念了一遍。他大概立在这儿,我大概立在这儿,还有您,鲍芬先生,就象您本人现在这样,一点儿不差,就是这根

手杖，夹在就是您的这条胳臂下边，就是这个脊背朝着我们。一点——不差！”魏格先生补充说，一边把鲍芬先生四面都望了望，以便能从背后看看他，好把这最后一点不寻常的巧合也证实一下，“就是这个脊背！”

“你以为我那天在干啥，魏格？”

“依我看，先生，您大概是眼睛瞅着大街吧。”

“不是，魏格。我在听啦。”

“您在听，真的？”魏格先生将信将疑地说。

“可不是干什么不光彩的事，魏格，因为您那天是在唱给卖肉的听；而您是不会把秘密事儿在大街上唱给一个卖肉的听的，对吗？”

“我好象没这么做过呀，我可怎么也想不起来，”魏格先生小心翼翼地说。“不过也许我这么做过。一个人很难说他哪一天会想做点儿什么。”(他说这个，是为了不要放过任何一点他可能从鲍芬先生所谈出的事情中得到的好处。)

“是这样，”鲍芬又从头说起，“我是在听您跟他谈话。可是您多么——您再没第二只凳子了，是吗？我有些喘不过气了。”

“再没第二只了，不过，欢迎您坐这个，”魏格说，一边让出凳子来。“我站着倒舒服些。”

“老天爷！”鲍芬先生以一种非常适意的口气慨叹一声，安坐在凳子上，手里还象抱个婴儿似的抱着他的手杖，“这地方舒服，这地方！两边还有这些个歌篇儿挡着，象是用一页页书做的马蒙眼似的！嗨，真带劲儿！”

“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先生，”魏格先生婉转地暗示，一只手撑着他的小摊儿，弯下身子对东拉西扯的鲍芬说，“您刚才提起，说您想着一桩什么差事要我做？”

"我就来谈这个！好的。我就来谈这个！我想说，我那天早晨听的时候，我听得真鲜慕，真情佩①呵。我心眼儿里想，'这是个装着一条木头腿的人——一个有文学的人装着一条——'"

"呃——这么说不完全正确，先生，"魏格先生说。

"怎么，这里每支歌儿您都又知曲名又知调儿，要是您想马上把随便哪支念念或者唱唱的话，您只要把眼镜子嘞哧一戴，马上就能办到呀！"鲍芬先生喊着说。"我瞧见您是这么做的！"

"好吧，先生，"魏格回答他，自觉地把脑袋点一点；"那么咱们就说是有文学吧。"

"一个有文学的人——装着一条木头腿——所有书上印的对他都会敞开着大门！我那天早晨心眼儿里想的就是这些，"鲍芬先生继续说，身子向前倾着，在不受晒衣架阻碍的范围内，用他的右臂尽量画了半个圆圈；"'所有书上印的，对他全都敞开着大门！'是敞开大门的，对吗？"

"噢，真的，先生，"魏格先生谦虚地承认；"我想，随便拿出哪一片儿用英文印下的纸头来，对我都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拿的。"

"当场办到？"鲍芬先生说。

"当场办到。"

"我早知道嘛！那么您想想看。瞧我，一个没装上一条木头腿的人，可是一切书上印的东西对我都关着大门。"

"真的，先生？"魏格先生回问，越来越感到自己满不错。"忽略了教育？"

"忽——略——啦！"鲍芬着重地重复说。"这个就别谈了。虽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是您指给我看个'鲍'字，我也不能回答

① 原文为 with hadmiration （应为 admiration） amounting to haw （应为 awe），作者用误拼表明书中人物讹读。

说，就是鲍芬。”

“对呀，对呀，先生，”魏格先生说，给他来点儿鼓励，“这也算是学问呢。”

“这是点儿学问，”鲍芬先生回答，“可是我敢赌咒说这是太少了。”

“或者，对一位勤学好思的人来说，这点知识不象他希望有的那么多，先生，”魏格先生承认。

“现在，听我说。我退休了。我跟鲍芬太太——海勒瑞爱蒂；她父亲名叫海勒瑞，她母亲名叫海蒂，就得出这个名字来——靠过世的主人家留下的遗嘱，我们过得挺富裕。”

“那位绅士过世了吗，先生？”

“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是说了过世的主人家吗？这会儿要我在字母和语法书里去铲呀篩的，是来不及了。我渐渐变成个老家伙了，我想要省点事儿。可是我又想读点什么——读一部精印的大字本的书，一部市长上任时候游街示众的、好多本的了不起的大肚皮的书①。”（也许他是想说大部头的书，可是由于联想的关系，给搞错了）“又要能配你的胃口，还要能从从容容任你读下去。我怎么才能那么读书呢，魏格？我——”他用那支粗手杖的杖头敲敲魏格的胸脯，“要找个真正有本领干这个的人，付钱给他，每小时付他那么多钱（就算两便士吧），请他来干这个。”

“哼！非常荣幸，先生，说真的，”魏格说，他开始用一种和从前大不相同的新眼光来看待自己了。“哼！这就是您所说的差事，先生？”

---

① 伦敦旧俗，每年十一月九日，是市长上任的日期，要举行游行仪式，届时还要把大部头的市政记录册也抬出来游行。

"对。您喜欢干吗?"

"我正在考虑,鲍芬先生。"

"我并不想,"鲍芬大方地说,"把一个有文学的人——装上一条木腿的——卡得太紧了。不会因为每小时差半个便士咱们便谈不拢的。时间随您挑选,在您白天给您这儿的房子办完事以后。我住得离围女胡同不远——朝荷洛威监狱方向走——等您这儿结束了,您只要朝东偏北走,您就到了。每小时两个半便士,"鲍芬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粉笔,从凳子上让开,用他自己的办法在凳面子上算起帐来;"两条长道儿,和一条短道儿——两便士半;两条短道儿凑一条长道儿,两个两条长道儿是四条长道儿——总共五条长道儿,每礼拜六个晚上,一晚上五条长道儿,"他又把这些道道全都一条条画出来,"这您就总共有三十条长道儿了。一个整数目!半克朗!"

指指这个数目又大又令人满意的计算结果,鲍芬先生用袖子蘸点唾沫把道道全都擦掉,坐在剩余的痕迹上。

"半克朗,"魏格说,心里在盘算。"对。(不算多,先生。)半克朗。"

"一个礼拜呀,您知道。"

"一个礼拜。对。现在谈的是关于智力上过度疲劳的价值。您也想到诗歌了吗?"魏格先生问,同时心里还在考虑着。

"是不是诗歌价钱大点儿?"鲍芬先生问。

"是该大点儿,"魏格先生回答。"因为,一个人要一夜接一夜地去啃诗歌,当然应该为他所伤的脑筋期望得到报酬。"

"给您说实话,魏格,"鲍芬说,"我并没想到过诗歌,除非是这种情况:要是您偶尔有心思给我跟鲍芬太太添上一段您的歌篇儿,那么我们就来点儿诗歌也不错。"

“我懂您的意思，先生，”魏格说。“但是我不是正经干音乐这一行的，我不愿意让自己来搞这个.所以说，要是我偶尔来点儿诗歌，我得要求您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来看待。”

话到此处，鲍芬先生的眼睛发亮了，他抓起赛拉斯的手热诚地握着，坚决表示说，这已经超过了他所能要求的，认为这真是非常友好的表示。

“您对条件是怎样想的呢，魏格？”鲍芬先生又问，怀着难以隐瞒的焦急。

赛拉斯用他那又硬又冷的态度刺激出这种焦急来之后，开始对他的对手非常了解了，他答话时的神情仿佛是，他所说的东西是异乎寻常地宽宏大量：

“鲍芬先生，我从来不讨价还价。”

“我想您也就是这种人！”鲍芬先生深表敬佩地说。

“不，先生。我过去没跟人争过这个，将来也不会去争。所以说，跟您一言为定，爽快公平，您——好吧，加一倍给我！”

鲍芬先生对这个结论似乎有点儿缺乏准备，不过他还是同意下来，并且指出，“您比我更知道该怎么办，魏格，”又再次为此和他握手。

“您能今儿个晚上就开始吗，魏格？”他接着又要求说。

“好吧，先生，”魏格先生说，同时留神让他一个人去着急。“要是您想这样，我看没啥困难。那件必需的工具——一本书，您是有的罗，先生？”

“一次大拍卖里买下的，”鲍芬先生说。“八大本儿。红皮烫金的。每一本儿里还有个紫色绸带子呢，好让您记住停在哪儿。您可知道这部书？”

“这书的名字是什么，先生？”赛拉斯问。

“我还以为您不问名字也知道呢，”鲍芬先生有点失望地说。“这书名字叫《罗——瓦——帝——国——衰——黄——史》。①”（鲍芬先生在慢慢地、百倍小心地踩过这几块硬石头。）

“啊，是这么回事儿！”魏格先生点着头说，好象是认出了一位老朋友的神气。

“您知道这书罗，魏格？”

“我这阵子，还没能够——说来也不该停下——读完它呢，”魏格先生作答，“忙别的事儿去了，鲍芬先生。可要说知不知道它？《罗瓦帝国衰黄史》这个老相识？当然啦，先生！打我还没您手杖高那会儿就知道了。打我大哥离家当兵那会儿就知道了。人家为我大哥当兵编了段歌词儿，里边说，那一天：

在那茅舍柴扉旁呀，鲍芬先生，
　　双膝跪地一女郎；
白头巾儿高高举呀，先生，
　　头巾（我大哥看见来着）迎风正飘扬，
她为他把祷告念呀，鲍芬先生；
　　嘴巴只动听不见。
我大哥他呀，手撑一把剑，鲍芬先生，
　　把泪珠儿擦擦干。”

这种家庭场面让鲍芬先生深为感动，加上魏格先生如此够朋友，这么快就给来了段诗歌，鲍芬先生便再次向那个木头造的骗子握手致意，并且要求他指定他的时间。魏格先生指定在八

① 这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讹读。这本书共六卷，是西方史学的重要作品，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Gibbon,1737—1794）。

点钟。

“我的住处，”鲍芬先生说，“称作‘宝屋’①。‘鲍氏宝屋’这名字，是鲍芬太太在我们搬进属于我们所有的这幢房子时候，给它起下的。要是您遇见谁不知道这名字（几乎谁都不会知道的），那就等您朝闺女胡同和战桥走了大约一英里路的时候，或者就算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吧，你打听‘合拢来牢房’，人家就会指给您。我盼望着您来，魏格，”鲍芬先生说着，极其热情地在他肩头上拍了一巴掌，“非常愉快地盼望着您。您来以前我可不能平静，可安不下心来。书上印的东西现在对我也要开门了。今儿晚上，一位有文学的人——装着一条木腿的，”——他朝这件装饰品羡慕地望了一眼，似乎这条木腿使魏格先生的造诣风味大增——“要来带领我过一种新生活了！咱们再握握手，魏格。再见，再见，再见！”

当另一位步履轻盈地走开后，魏格先生独自一人留在小摊旁，慢吞吞地坐在屏风下，掏出一块好象苦行僧用的硬邦邦的小手绢，若有所思地握住自己的鼻子尖。在他仍然抓住他脸上那一部分的当儿，他又朝大街那边若有所思地望了几眼，目送着鲍芬先生的身影渐渐消失。然而，一片深沉的肃穆气氛，这时正笼罩在魏格先生的面孔上。因为，当他心里考虑到，这是一个愚蠢得少见的老头儿，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且还有可能搞到比现在预计的更多的钱的时候，他却仍然丝毫没有损伤自己的尊严，他并不认为他的新差事全然非他所长，或者带有一点儿滑稽荒唐的成分。魏格先生甚至还会和任何人大吵一场，如果他竟敢对他极为熟悉上述八大卷衰亡史一事表示怀疑的话。他脸上的

---

① “宝屋”，原文“bower”，意为村舍、精致的居所等。

肃穆气氛是异乎寻常的，是自命不凡的，并且是难以衡量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允许他对自己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他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防别人会对他有任何怀疑。世界上有一种数目非常众多的骗子，这种人不但下定决心要在他们的邻居面前装门面，而且在他们自己面前也要装门面，在这一点上，魏格先生可与他们并列而无愧。

同时，某种自视甚高的思想也占据着魏格先生的心灵；这是一种纡尊降贵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请求去充当一位各种神秘事件的正式阐述者的。而这并没有把他感动到在商业上表现出宽宏大量的地步，却反而把他感动得更为小气了，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在事物可能性的范围内，那只木制量器能够比平常更少装几粒胡桃的话，那一天一定会少装点儿。然而，当夜神降临，并且隔着她的面纱，望见他一步步拖着脚向鲍氏宝屋走去的时候，他却也是兴高采烈的。

这宝屋可真难找到，就象要找美人罗莎蒙德的住处①，而不得其暗号一样。魏格先生到达指定的地段，向人家打听了五、六次宝屋，都毫无结果，终于他想起应该问"合拢来牢房"。这一问，使一位哑嗓子的绅士和一头驴子的精神立即发生变化，那是当他们正被他的问题难住，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

"啊，您是说老哈蒙的房子呀，是吗？"哑嗓子的绅士说，他正赶着他的驴子拉一辆小车，拿根胡萝卜当鞭子用。"干吗您一直没说起呀？我跟爱达②正要打那儿过呢！跳上车吧。"

魏格先生遵命，哑嗓子的绅士请他注意在场的第三者，他

① 美人罗莎蒙德是英王亨利二世（1133—1189，1154—1189在位）的情妇，为王后所妒，被藏在一座迷楼中，不知道路径暗号的人是走不进去的。

② 爱达（Eddard）是爱德华（Edward）的一种爱称，这里是那头驴子的名字。

说：

"好，您瞧着爱达的耳朵。您刚才怎么说的，再说说？小声点。"

魏格先生小声说，"鲍氏宝屋。"

"爱达！（您瞧着它的耳朵）朝鲍氏宝屋跑！"爱德华耳朵向后弯拉着，一动也不动。

"爱达！（您瞧着它的耳朵）朝老哈蒙家跑。"

爱德华马上把耳朵直直竖起，快步向前奔去，把魏格先生的话语断断续续不成腔调地从他的嘴里颠簸出来。

"那地——方原——先是——个监牢？"魏格先生问道，同时抓紧车沿。

"不是那种您我也许会关进去的正式的监牢，"他的旅伴回答；"人家这么叫它，因为老哈蒙独自个儿在那儿住着。"

"那——为——啥人家——叫它合——拢来？"魏格问道。

"因为老哈蒙从来跟谁也合不拢来，象句绕口令似的。哈蒙的牢房，合拢来牢房。你接着不停地说，就象了。"

"您知道——鲍——芬先——生吗？"魏格问道。

"应该说知道！左近人人都知道。爱达也知道。（您瞧着它的耳朵）诺狄·鲍芬，爱达！"

爱达的脑袋顿时消失，后蹄凌空飞起，大大加快速度，并且也大大地增加了颠簸。这个姓名的效果就是如此之异常惊人。这时魏格先生不得不集中注意，抓紧车沿，并且放弃了他想要判定对鲍芬的这种敬意究竟是褒扬还是贬抑的意图。

片刻之后，爱德华停在一个大门口，魏格抓紧时间小心翼翼地从车后滑下来。他刚一着地，他原先的御者便把胡萝卜一晃，说一声"晚饭，爱达！"于是他、那对后蹄子、车子和爱达，全部好

象一同飞向天空，仿佛一幕戏剧达到了高潮。

推开半掩的门，魏格望见一片四边有围墙的空地，几个高大的黑土堆直耸云霄，月光下，垃圾丛中，用破瓦罐子排成两条线，标出了通向宝屋的路径。一个白色的身影正沿着这条路向前走来，原来是鲍芬先生，再没个比他更象鬼的东西了，他为追求知识，换上一套轻装，穿一件家常的白色短罩衫。他在非常恭敬地欢迎过他的有文学的朋友之后，便把他引进宝屋，介绍给鲍芬太太——一位面色红润，喜笑颜开的又矮又胖的夫人，穿一件(令魏格先生不禁愕然)袒胸露肩的黑缎子夜礼服，戴一顶巨大的黑色天鹅绒帽子，上面还插着几根羽毛。

"魏格，"鲍芬说，"鲍芬太太是一位热心追求时髦的人。她那不同凡响的性格，让时髦风尚大大增光。至于我本人，以后可能很时髦，不过现在还没做到那种程度。海勒瑞爱蒂，太太，这就是那位要来谈衰黄罗瓦帝国的先生。"

"我真心希望这事儿对你们彼此都能有好处，"鲍芬太太说。

这是天下最古怪的一间房子，就赛拉斯·魏格所知，再也没有比它装饰和摆设得更象一间阔绰的私人酒吧间了。火炉前是两只高背木靠椅，一边摆一只，每只前面放一张台子。其中一张，上面平展展地堆着那八大卷书，排成一行，象一组伽伐尼电池；另一张台子上，是几只矮墩墩的、缠了草辫子的酒瓶子①，非常诱人，仿佛踮着脚站在那儿，隔着面前一排高脚大酒杯和一盘白糖，跟魏格先生眉来眼去。炉边铁架上，一只茶壶喷吐着热气；炉前，睡着一只猫。在两把高背椅中间，面向火炉的地

① 当时运输和保藏酒类，往往在瓶外缠以草辫。

方，是一只沙发，一只脚凳和一只小小的木台子，形成一个鲍芬太太专用的中央位置。陈设都是色彩鲜艳而又俗不堪耐的，但却都是贵重的客厅家具，和两把高背椅摆在一起，外加一盏从屋顶上垂下来的光焰四射的煤气灯，显得非常古怪。地板上铺一张鲜花朵朵的地毯；但是，它那景色绚丽，花木繁茂的被覆地带却未能延伸到火炉跟前，而是突然中止在鲍芬太太的脚凳下，让位给一片铺满黄沙和木屑的地区。魏格先生也曾用他一双羡慕的眼睛注意到，虽然在鲜花盛开的地段里，摆设的尽是些罩在玻璃框下面的鸟类标本和蜡制水果等空肚皮的装饰品，但是在那没有植被的地域里，却有一些补偿这些缺点的搁板架子，那上面放有一个只切掉一小块的大馅饼，以及一大块带骨头的冷猪腿，它们在其它固体物件中间特别清晰可见。这房间大，但也低，它那老式窗户的笨重木框和它歪斜的顶棚上笨重的横梁，都仿佛表示，这曾是乡间一幢独自兀立的显赫府第。

"您喜欢这房子吗，魏格？"鲍芬先生用他那猛然发问的口气说。

"我非常欣赏它，先生，"魏格说，"这壁炉旁边特别舒服，先生。"

"您了解这房间吗，魏格？"

"嗯，一般说是了解的，先生，"魏格先生开始故意慢吞吞地说，把他的头侧向一边，那些躲躲闪闪的人说话时都是这样开场的，这时对方干脆打断他：

"您不了解它，魏格，我来跟您说说。这是根据鲍芬太太和我双方的同意安排的。鲍芬太太，我刚才说过，是一位热心追求时髦的人；而目前我还不是这样一个人。我只求舒服，再不多求，而只要我觉得开心，就算舒服。那么，好，要是鲍芬太太和我为这吵

架又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搬进自己的产业鲍氏宝屋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而在我们已经搬进自己的产业鲍氏宝屋以后又干吗要吵架呢？所以，鲍芬太太用她的方式保持房间里属于她的部分；而我用我的方式保持房间里属于我的部分。这么一来，我们便一举三得，既和好（要是没有鲍芬太太我真会发疯啊），又时髦，而且舒服。假如我一点点地变得热心于追求时髦了，那么鲍芬太太就会一点点地更往前推进。要是鲍芬太太哪一天不象她现在这么精于时髦，那么鲍芬太太的地毯就会往后退。要是我们双方继续维持现状，那么咱们就这样保持下去，跟我亲个嘴，老太太。”

鲍芬太太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走上前来，用她丰满的手臂钩住她的老爷子的手臂，非常乐意地照办了。以她那黑天鹅绒帽子和羽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髦，竟企图阻碍；但却报应不爽，被挤得皱成一团。

“我说，魏格呀，”鲍芬先生说，一边擦他的嘴，那神情仿佛是他的精神已为之大振，“您现在开始了解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啦。这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我是说宝屋，可是您要一步步地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呢。这地方真有些长处可寻呢，要一点点儿地去发现，每天找到一点儿新东西。每座土堆上都有一条盘山小道，让您变换不停地见到院里和周围的情况。等您爬到山顶上，便可以望见邻近村舍房屋的风景，美得没法儿比啊。鲍芬太太过世的父亲（他做狗食生意）的房子，往下一望就是，好象就在自己的院子里。那座高土堆顶上有间花格子窗的小凉亭，到了夏天，要是您不在那凉亭里高声读好多好多书，啊，作为一位朋友，并且好多好多次地沉浸在诗歌里，那可不是我的错。喂，您读书时候要喝点儿什么？”

"谢谢您,先生,"魏格回答，似乎读书对他全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一般在读书的时候,都是喝搀水的杜松子酒的。"

"保持器官湿润,对吗,魏格?"鲍芬先生问,他天真地急于知道。

"嗯——不，先生,"魏格冷淡地回答,"我倒不大想这么说,先生。我要说,油(柔)和它。油(柔)和它,就是我想使用的词汇,鲍芬先生。"

他那木头木脑的自命不凡和他的狡猾手段跟受骗者的快乐的期望并驾齐驱、密切呼应。在这颗唯利是图的心眼儿里,此刻正升起种种幻景,他在考虑利用这个关系获得利益的种种途径。然而，这些幻景并未能遮盖住一个迟钝而又奸诈的人天生会有的最主要思想：他可不能把自己卖得太便宜。

鲍芬太太的时髦，不象通常用这个名称来受人崇拜的偶像那样具有毫不宽容的神性，还没有使她不去给她有文学的客人调一杯酒或是问他这酒是否合他的口味。当他彬彬有礼地给予回答,并且在那也有了文学的高背靠椅上就坐的时候,鲍芬先生坐在对面的高背靠椅上,两眼发出兴奋的光彩，开始诚意正心,准备洗耳恭听了。

"对不起,让您抽不成烟斗了，魏格,"他在给自己装烟斗时说,"但是您不能一心二用啊。噢,还有一个东西我忘了说起!当您晚上来到这儿的时候，请您四边瞧瞧，留心看架子上有什么吸引您注意的东西,您就说出来。"

魏格正要戴上眼镜子,马上放下,快活地说道：

"您看出来我在想什么了，先生。要么是我的眼睛骗了我,要么那边那个东西是——是一块馅儿饼？它不象个馅儿饼呀。"

"对啊,是块馅儿饼，魏格,"鲍芬先生多少有点儿狼狈地对

《衰亡史》望了一眼。

"要么是我闻不出水果味儿来，要么这是块苹果馅儿饼，先生?"魏格问道。

"是一块牛肉火腿馅儿饼，"鲍芬先生说。

"是吗，真的，先生？很难说出一种比油(牛)肉、活(火)腿馅儿饼更好吃的馅儿饼了，先生，"魏格先生感情激动地点着头说。

"来一点儿吧，魏格?"

"谢谢您，鲍芬先生，承蒙邀请，我想我是愿意来一点儿的。现在这时候，要是在别人家，我也许不会来一点儿；可是在您这儿，先生！——再说肉冻儿，尤其是带点儿咸味的，有火腿总归是咸的，能够油和器官，非常能油和器官。"魏格先生并没有说明是哪一种器官，他只是在愉快地一般地谈论。

于是馅儿饼被取了下来，可敬的鲍芬先生运用他的耐心，直等到魏格先生运用他的刀叉结束了盘中物为止。他只是利用这机会告诉魏格说，尽管把家里有什么吃食都摆在客人面前，严格说不符合时髦，但是他(鲍芬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好客的表现。理由是与其对客人那么词不达意地说："楼下有这种那种可吃的东西；要不要给您送点儿上来?"还不如就干脆说："自己往架子上看吧，看见什么喜欢的，您就拿下来。"

现在，魏格先生终于把盘子推开，戴上他的眼镜子，鲍芬先生也点燃他的烟斗，两眼放光，向那在他面前展现着的世界望去，鲍芬太太以一种时髦的姿态，向后斜靠在她的沙发上：如果她觉得自己能够听下去，就也当个听众，如果她觉得听不下去，就睡大觉。

"嗯！"魏格开始说。"鲍芬先生和夫人，这是第一卷第一章的衰黄——"这时他两眼牢牢盯着书，停住不说下去了。

“怎么啦，魏格？”

“啊，我好象记得，您知道吗，先生，”魏格说，带着一种暗示坦率的神情(再一次牢牢盯住书)，“您今天早上犯了个小错误，我当时就打算纠正您来着，只是不知道什么事情给岔开了。好象您说过罗瓦帝国，先生？”

“是罗瓦呀；不是吗，魏格？”

“不是，先生。罗马。罗马。”

“有啥不同呀，魏格？”

“不同吗，先生？”魏格先生支支吾吾，眼看有撑不下去的危险，突然灵机一动。“不同吗，先生？这您可让我作难了，鲍芬先生。只说一句就够了，最好等哪回鲍芬太太荣幸地不在场时，再谈这个不同。当着鲍芬太太的面，先生，顶好不谈这个。”

魏格先生颇有骑士风度地摆脱了他的困境，而且不仅如此，他还以大丈夫气概的体贴重复说，“当着鲍芬太太的面，先生，顶好不谈这个！”这样一来，处于窘境的倒是鲍芬了，他感到他把自己搞得很不自在。

然后，魏格先生便以一种冷冷的，毫无畏惧的态度，着手执行起他的任务来；他迈开大步，勇往直前，不顾一切横陈在面前的阻拦。他占领了所有佶屈聱牙的单词，管它是人名或地名，哈德良、图拉真和安东宁这些名字①，让他颇有些心神不定；波里比阿②(他读作玻丽·碧娅丝，鲍芬先生以为是一个罗马大姑娘，鲍芬太太以为就是因为她，才有刚才那个不谈的

---

① 哈德良(P. A. Hadrianus, 76—138)，古罗马皇帝。图拉真(M. U. Trajanus, 53—117)，古罗马皇帝。安东宁，即安东宁时代，史称皮阿斯在位的时期为安东宁时代。

② 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1—约公元前120)，古希腊历史学家。

必要）；蒂塔斯·安东尼纳斯·皮阿斯① 把他沉重地摔下马来；他重新上马，又和奥古斯都②大帝一同扬鞭飞驰；最后，与科莫达斯③并驾齐驱，凯旋而归；鲍芬先生认为：这个人名字叫做方便，④但是有辱于他的英国血统，并且在他统治罗马人民时，“没做到名副其实”。随着这个人物的亡故，魏格先生也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朗读；早在他如此完美地告一段落之前，鲍芬太太的蜡烛被她黑天鹅绒的圆帽子遮住，几度造成“全食”，情况本该是十分惊险，幸亏每次“全食”时，由于照例伴随出现的羽毛着火的恶臭，帮她恢复了精神，并且把她唤醒。魏格先生，因为是照本宣科，对书中文字可尽量少加思索，所以一仗打完，仍然精神抖擞；然而，鲍芬先生却很快便放下烟斗不抽了，他两目直视，心中对罗马人如此穷凶极恶和罪孽昭彰仍念念不忘，他算是受到了一场严厉的惩罚，几乎再也没力气对他的有文学的朋友来说一声晚安，并且讲清楚“明天见”这几个字。

“方便，”鲍芬先生喘着气，眼盯着月亮，在把魏格送出大门，又上好锁以后，说：“方便，他在那个斗兽场里斗了七百三十五次，仅仅演一个角儿！好象还不够吓人似的，一下子往那个斗兽场里放进了一百头狮子！好象还不够吓人似的，这位方便，他又演另一个角儿，一百下子把它们全都干掉了！好象还不够吓人似的，那个胃大我食⑤（这名字也起得好）在七个月里就吃掉

---

① 蒂塔斯·安东尼纳斯·皮阿斯（Titus Antoninus Pius，86—161），古罗马皇帝。

②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古罗马的第一个皇帝。

③ 科莫达斯（Commodus，161—192），古罗马的皇帝，公元一八〇至一九二年在位，后被谋杀。

④ “方便”原文为Commodious，与“科莫达斯”读音相近。

⑤ 原文为Vittle-us。大概应为Vitruvius（维特鲁维阿斯），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一位建筑师。

了价值六百万英国钱的食物！魏格说来倒轻松，可是我敢发誓，我这个老家伙听来真觉着怕人。即使现在那个方便已经被绞死了，我也一点儿看不出对我们有啥好处。”鲍芬先生在把他沉思的脚步迈向宝屋时，摇摇头又说，“今儿个早晨我连书上这么多可怕东西的一半也没想到过。可是我现在是有进无退了！”

第 六 章

离 家

上文已经提到，“六个快乐的脚夫”是一家样子好象是害了水肿病的酒馆，多年来一直是那副年老体衰而强作矍铄的状态。它全身没有一块地板是平的，也几乎没有一根线条是直的；但是它却比许多更为整齐的建筑和更为漂亮的酒店寿命更长，而且显然还要继续超过别人。从外表看，这房子是一些歪歪斜斜、乱七八糟、又窄又长地垒在一起的肿胀的木窗。好象你把许多柑橘堆起来似的，眼看就要垮下来，它还带有一个伸出水面的破烂的木游廊；事实上，整幢房子，包括屋顶上那面好象在诉苦叫屈的破酒帘，都空悬在水面上，那姿势真象是一位胆怯的跳水家，他伫立河边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看样子他是永远也不会跳下水去的。

这段描写适用于“六个快乐的脚夫”临河的一面。酒店的背后，虽然大门开在那里，却显得缩头缩脑。和临河的一面联起来看，仿佛这幢房子是一只立着放的大熨斗，而这背后一面则只是熨斗的提手。这提手位置在一处荒芜杂乱的院落和弄堂的尽头：这片荒凉地带和“六个快乐的脚夫”紧接在一起，直挤得酒店门外不留一寸余地。因为这个原因，外加这房子全部悬在水面上，当“六个快乐的脚夫”洗衣裳的日子，通常可以从穿越客堂和卧

室的绳子上望见一些内衣之类的东西晾着，它们正是这天操劳的对象。

“六个快乐的脚夫”的壁炉架、屋梁、隔墙、地板和门框上老朽的木头，仿佛心里都装满着对自己青春的模糊记忆。按照老树枯木所应有的习惯，它们很多地方都长满节疤，又裂成几片；节疤上的瘤也脱落了；处处都歪扭得象是树上新生的枝桠一般。在这种返老还童的状态下，这些木头似乎在以一种它们自己的方式叨唠着自己早年的生活。因此，酒楼的常客们往往断言说，当光线直射在某些板条的纹理上，尤其是照亮着柜台角落里一只胡桃木老碗橱的时候，你真会隐隐看出一片小森林来，而且那些小小的树木和它们的母树一样地绿叶成荫。他们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六个快乐的脚夫”的卖酒柜台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柜台。其中可利用的空间不会比一辆马车里更大；然而没有谁会希望这个柜台间更大一点，这块小空间被许多东西紧紧包围着：肥胖的小木桶子画着一串串葡萄的容光焕发的甜酒瓶子、装满柠檬的网线兜子和盛放着饼干的竹篮子、一只有礼貌的抽啤酒的唧筒子（它在给客人供酒时，不停地鞠躬）、放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的奶酪盘子，还有女主人自己那张小台子（它安置在一个更为舒适的角落里，靠近炉边，终年铺上台布）。这片安全地带和那个粗野的世界用一面玻璃墙和一扇半截门分开，半截门上有一个钉了铅皮的台板，好让你把酒放在上边；但是，因为柜台里的那股舒适味儿从这半截门上不停地涌出，所以，酒客们尽管是只能站在门边，站在那黑暗的、遭穿堂风吹的过道里，还要被其他进出客人的肩头搡来搡去，他们却总是在一种神往的错觉中站立在那里品尝他们的美酒，仿佛他们真是待在柜台里边似的。

至于其他方面，"六个快乐的脚夫"的店堂和酒厅都面朝泰晤士河，挂着和那些座上常客们的鼻子相配的红窗帘，店里并且备有舒适的用于壁炉边的铁皮厨房用具，好象是一些圆锥形的帽子模型，做成这种形状，是为了让它们能自己在红红的煤火深处找到灼热的角落，温热你的淡色啤酒，或是烫热你的美味的饮料，如苦艾啤酒、热甜啤酒和搀杜松子酒的啤酒。上述这些起泡的混合饮料中，苦艾啤酒是"六脚夫"的特色，它通过那门柱子上写的一行字悄悄地触动着你的感情："苦艾啤酒，清晨有售"。因为，好象是苦艾酒一定得在一大清早就喝上一杯；虽然是否除了"早飞的鸟儿多捉虫，早售的啤酒店兴隆"这个道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明显的消化上的理由，我们这里还无法解决。还有一点没交代的是，在熨斗提手的地方，卖酒柜台的对面，有一间小小的、象一顶三角形帽子似的房间，任何阳光、月光、星光都不能直接射入其中，然而它却被迷信地认作一个煤气灯下洋溢着舒适与优闲的神圣处所，门上因此用油漆题上它诱人的名字："雅座"。

"六脚夫"唯一的店主和经理波特森小姐至高无上地高踞在她那卖酒柜台的宝座上，统治着这家酒店，一个人除非是酩酊大醉和神志不清，否则是不能对她有一丝违抗的。人家按照她自己的说法，称她为阿贝·波特森小姐，河边一带人的脑袋瓜子，(就象泰晤士河一样)都不是顶清楚的，他们怀着一种糊涂的想法以为，人家是由于她的威严和坚定，根据威斯敏斯特大教堂①来给她命名的，或者是她的命名与那座教堂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她这个阿贝却只是"阿贝盖尔"②的缩写而已，波特森小姐在石灰库教堂受洗的时候所得到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是六十多

① 英语中"大教堂"一词为Abbey，和她的名字同音同形。

② 原文为 Abigal，意思是"使女。"

年前的事。

"喂，你听着，你，赖德胡德，"阿贝·波特森小姐说，一根食指着重地从半截门上伸出来，"'六个快乐的脚夫'根本不缺你这个人，多一个你还不如空出你的地方来更好些；可是就算人家真会象不欢迎你那么欢迎你，你今儿个晚上在这杯啤酒以后，也不许再多喝一滴了。那么你就好好品品它的滋味儿吧。"

"可是您知道，波特森小姐，"不过这话是非常胆怯地提出来的，"如果我规规矩矩，您也不能不招待我呀，小姐。"

"我不能不招待你！"阿贝说，表情丰富已极。

"是的，波特森小姐；因为，您知道这王法——"

"我就是这儿的王法，老兄，"阿贝小姐回答，"我会马上让你相信的，假如你还有怀疑的话。"

"我从没说我真怀疑过，阿贝小姐。"

"那对你还算好些。"

至高无上的阿贝把这位顾客的半便士小钱扔进抽屉里，自己坐在火炉边的椅子上，重新读起她一直在读着的报纸。她是一个高大、挺拔、好看的女人，只是面孔严肃些，那神气更象一位女校长，而不象一个"六脚夫"的老板娘。半截门那一面的这个人，是一个乜斜着眼睛的河岸一带的居民，他朝她望的那副神气，仿佛自己是个失宠的小学生。

"您对我太狠心了呀，波特森小姐。"

波特森小姐皱着眉头读她的报纸，根本不理睬他，直到他悄声说：

"波特森小姐！夫人！我能不能跟您说句话？"

波特森小姐屈尊地把眼睛斜着朝哀求者一瞥，看见他一手压在低低的前额上，正对她鸭子似的把头伸过来，好象要求准



在酒馆里

许他头朝前蓦地跳过半截门，站进柜台来似的。

“嗯？”波特森小姐说，她自己的身材是那么长，而这句话却说得那么短，“快说吧。开口呀。”

“波特森小姐！夫人！您能不能准许我放肆地问一声，让您反感的是不是我的名声？”

“当然，”波特森小姐说。

“这么说您是怕——”

“我并不怕你，”波特森小姐打断他，“你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哪儿配呀，波特森小姐。”

“那么你是啥意思？”

“您对我真是太狠心啦！我要问您的只是，您是不是可能担心——至少是相信，或者假定——要是我到店里来得太勤了，客人们的衣物口袋也许会不大安全？”

“你干吗要知道这个？”

“噢，阿贝小姐，我尊敬您，一点儿也不想冒犯您，只是一个人的心也许会平和点儿，要是他能知道，为什么‘六脚夫’不能让他这样的人随便来，可又能让老头儿那样的人随便来。”

当女主人回答时，她的面色沉下来，带有一些困惑不解的暗影：“你进去过的地方，老头儿可没进去过。”

“您指监狱吧，小姐？也许他没进去过。不过他或者也够格儿了。可能人家疑心他干过的事，比我干过的还要糟得多呢。”

“谁疑心他？”

“多着呢，兴许。至少有一个人，毫无疑问。那就是我。”

“你算老几？”阿贝·波特森小姐说，轻蔑地再次皱起眉头来。

“可我是他的同伙呀。您记着，阿贝小姐，我是他的同伙。这

样，关于他里里外外的事儿，我就比无论哪个活人知道的多些。请您注意这一点！我是跟他同伙的那个人，而我也就是疑心他的那个人。"

"这么说，"波特森小姐指出，虽然口气里那困惑的暗影比早先更深了，"你是在说你自己有罪。"

"不，我没这么说，阿贝小姐。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是这么回事儿。当我跟他同伙的时候，我总是没法儿让他满意。为什么我不能让他满意呢？因为我运气不好，因为我找不到那么多那种玩意儿。他的运气怎么样呢？总归好。请您注意这一点！总归好！啊！有好些种行业，阿贝小姐，是靠机会的，可是还有好些行业，还得靠本领呢，不光靠机会呀。"

"老头儿有本领找到他找到的那些东西，谁怀疑这个，老兄？"阿贝小姐问。

"他那本领就是事先准备下他要找到的东西吧，兴许，"赖德胡德说，摇摇他那颗坏脑袋。

阿贝小姐冲他皱着眉头，同时他也阴沉沉地斜着眼睛瞧她。

"要是你差不多每趟涨潮退潮都到河上去，要是你想在河里发现个男的或女的，那么，先找个男的或女的，对准脑袋一下子，往河里一扔，阿贝小姐，你会给你的运气帮大忙的。"

"天哪！"波特森小姐不由自主地一声惊叹。

"您记着！"另一个回答，身子从半截门上伸进来，好把他的话送进柜台里；因为听他的声音仿佛他喉咙里塞着他船上的拖把头似的；"我这么说，阿贝小姐！您就记着吧！我要盯着他，阿贝小姐！您就记着吧！我早晚要把他盘查清楚，哪怕盯他二十年，我会的！他算个啥，凭他有个女儿，就该讨人欢喜？我难道没有一个我亲生的女儿！"

这么滔滔不绝地演说一番之后，赖德胡德先生好象把自己说得比原先更醉了，也比他原先的本性更凶恶了，他端起他的一壶酒，洋洋得意地走进店堂去。

老头儿不在店里，但店里却有好大一群阿贝小姐的学生，他们在必要时都表现得极其驯服。钟敲十点。阿贝小姐在门口出现，对某个穿一件退色红背心的人说，"乔治·琼斯，你的时间到了！我跟你老婆说过，你会准时回家的。"琼斯乖乖儿站起身来，向同伴们道声晚安，便退席了。十点半，阿贝小姐又朝门里望，并且说，"威廉·威廉斯，鲍布·格拉莫尔，还有乔纳森，你们都该走了，"这时，威廉斯、鲍布和乔纳森同样恭顺地告辞并且消失了。比这些更奇怪的是，一个戴一顶上了光的皮帽子、鼻子象个酒瓶子的人，经过一番相当的犹豫之后，向店堂里的酒保又要了一杯搀水的杜松子酒，这时，阿贝小姐没有给他送酒，而是亲自走过来，说，"乔依船长，再喝对你没好处了，"这时，不仅是这位船长软绵绵地用手搓搓膝盖头，两眼凝视着火炉，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喃喃地说，"哎，哎，船长！阿贝小姐说得对；你得听她的，船长。"但是，阿贝小姐的警惕性丝毫不曾因为这种顺从而减弱，反而更加敏锐；比如，她朝四周这些恭恭敬敬的门徒的脸上一望，发现有另外两个年轻人需要给以告诫，她便说："汤姆·托特尔，一个下个月就要娶亲的年轻人，也该回家去睡觉了。你别用胳臂肘推他，杰克·马林斯先生，我知道你明天一清早就要上班的，我也要跟你说同样的话。那么好吧！再见，放乖点儿！"话音刚落，面孔通红的托特尔瞧着马林斯，面孔通红的马林斯瞧着托特尔，看谁先站起来，终于两人一同起立，笑嘻嘻地走出门去，阿贝小姐跟在他们后面；当着她的面，这伙人是

不敢如此放肆发笑的。

在这样一套机构中，那位穿件白围裙、衬衫袖子紧紧卷在光肩头上的侍者，只不过是作为一种可能动手撵走你的暗示，作为一种样子和形式摆在那里而已。关店门的时刻一到，所有没走的客人立刻都秩序井然地鱼贯而出；阿贝小姐站在柜台的半截门前举行一场检阅和放行仪式。大家祝阿贝小姐晚安，除赖德胡德以外，阿贝小姐也祝大家晚安。那位见多识广的、在一旁郑重观礼的侍者，由此内心深处毫无疑问地确信，此人已永遭弃绝，被逐出"六个快乐的脚夫"的大门之外。

"鲍布·格里贝利，你，"阿贝小姐对这个侍者说，"你到赫克萨姆家去走一趟，对他女儿丽齐说，我要跟她谈句话。"

鲍布·格里贝利动作之迅速，堪称典范，他即去即返。而当"六脚夫"的两个女仆当中的一个，正在柜台壁炉旁那张舒适的小台子上摆好波特森小姐的晚餐：热香肠和土豆泥时，丽齐也随鲍布之后而来到。

"你进来坐下，姑娘，"阿贝小姐说。"能吃点儿吗？"

"不，谢谢您，小姐。我吃过晚饭了。"

"我也吃过了吧，我想，"阿贝小姐说，把没动过的盘子推向一边，"吃得太多了呢。我心里真不痛快，丽齐。"

"我很为您难过，小姐。"

"那么，看在老天爷面上，"阿贝小姐严厉地说，"你干吗要这样？"

"我怎么样，小姐？"

"得了，得了。别那么大惊小怪的。我本来应该先解释一下，不过我就是喜欢单刀直入。我总是这么个火性子。鲍布·格里贝利，你听着，把门上的铁链子扣上，下去吃你的晚饭。"

鲍布当即听命，动作十分敏捷，令人感到他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他女主人的火性子，而且也同样因为他想吃晚饭。只听见他的靴子往下直朝河床走去的声音。

"丽齐·赫克萨姆，丽齐·赫克萨姆，"于是波特森小姐开始发言了，"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让你甩开你爸爸，过个好日子？"

"好多次了，小姐。"

"好多次了？是呀！我倒不如去把这些话说给那艘打'六脚夫'旁边开过的远洋大轮船上的铁烟囱听呢。"

"不呵，小姐，"丽齐恳求地说，"烟囱不会感激您，可我是感激您的呀。"

"我敢起誓，说真话，对你这么感兴趣，我都有些害臊了，"阿贝小姐不高兴地说，"因为，要是你长得不漂亮的话，我不相信我会这么做的，你干吗不丑呀？"

丽齐只用歉意的一瞥来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你不丑，"波特森小姐又说，"所以就没必要再谈这个了。你是怎么样的，我就得怎么看待你。我一向就是这么做的。而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顽固到底？"

"不是顽固，小姐，我希望不是。"

"那么，是坚定罗？（我想你是把这叫做坚定的。）"

"是的，小姐。好象没法改变了。"

"还没见过有哪个顽固的人肯承认自己顽固呢！"波特森小姐说，擦擦她恼火的鼻子："要是我顽固，我就一定会承认；可是我是个火性子，那是另一码事儿。丽齐·赫克萨姆，丽齐·赫克萨姆，你再想想看。你可知道你爸爸搞得有多糟？"

"我知道爸爸有多糟！"她重复着这话，睁大了眼睛。

"你知道他让人家怎么怀疑他吗？你知道人家怀疑他的到

底是些什么吗?"

因为自己明知道他一向所干的事情,这姑娘心里很沉重,她慢慢地把眼睛向下望。

"你说呀,丽齐,你知道吗?"阿贝小姐紧逼着。

"请您告诉我是些什么怀疑,小姐,"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眼睛望着地上。

"给一个当女儿的说这个,真难开口呵,但是又非说不可。有人以为,就说给你听吧,有些你爸爸找到的死人,他们的死,是你爸爸插过手的。"

本来她以为会听到一个有真凭实据的怀疑,一听这么说,她倒放心了,她有把握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马上她心里感到那么轻松,连阿贝小姐都觉得自己对她的举动莫名其妙了。她很快抬起眼睛,摇着头,好象很得意,几乎是在笑着。

"说这种话的人不大了解我爸爸。"

(阿贝小姐想,"她对这件事的态度这么沉着。她的态度沉着得不正常!")

"也许,"丽齐脑子里忽然一闪回想起来,便说,"有人忌恨爸爸;有人威胁爸爸!是赖德胡德吗,小姐?"

"嗯;就是他。"

"是呀!他是跟爸爸搭伴的人,爸爸跟他散伙了,现在他在报仇呢,爸爸跟他散伙的时候我在旁边,他为这个很生气。还有,阿贝小姐!——您肯不肯,要是没有很重大的原因,一定不把我要告诉你的事情讲出去?"

她俯身向前悄悄地说了这些话。

"我答应你,"阿贝小姐说。

"是在爸爸发现哈蒙谋杀案子的那天晚上,那是在桥这边发

现的。而就在桥那边，当我们划船回家的时候，赖德胡德划着他的船，从黑处钻出来了。这以后好多好多回，每当人家千方百计要查清这次犯罪的真相，而又没法弄清楚的时候，我就暗暗地想，会不会是赖德胡德干的，他又存心让爸爸去捞到尸首？好象这么想简直是太恶毒，太坏心眼儿了；可是现在他要把这事赖到爸爸身上，我回想起来，好象事情真是这样的。会不会真是这样的？会不会是死人让我这么想的？”

她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在向“六脚夫”的老板娘发问，还不如说是在向火炉子发问，她那一双忧虑不安的眼睛朝小柜台的四面八方张望着。

但是，波特森小姐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女校长，惯于把她的学生引回到书本上来，她从人之常情来谈论这件事。

“你这个可怜的上当的姑娘，”她说，“你难道不懂得，在这两个人中间，你要是怀疑上哪一个，就不能不同时也怀疑另一个？他们是在一块儿干的呀。他们一块儿干这种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算事情是象你脑子里想的那样吧，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想到去干的事，也是两个人一块儿干过的事。”

“您这么说话，小姐，您是不了解爸爸。的确，的确，您不了解爸爸。”

“丽齐，丽齐，”波特森小姐说。“离开他。你不必跟他一刀两断，但是离开他。离开他自己好好儿干；不是因为我今天晚上告诉你的事——咱们不去下判断，咱们但愿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以前再三跟你说起过的理由。不管是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反正我喜欢你，我想帮你一把。丽齐，你来听我安排。别糟蹋了你自己，姑娘，要听人劝，才能过得象样、过得快乐”

阿贝小姐在恳切地劝导，在表现她那健全、善良的感情和她

良好的见识，她把话音也变得柔和、令人感到宽慰了，她甚至伸出手臂去搂住这女孩的腰。而她却只回答"谢谢您，谢谢您！我不能。我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这么想。爸爸日子越难过，他越需要我做他的依靠。"

于是阿贝小姐，象所有那些的确被感化了的硬心肠人一样，觉得她应该好好补偿一下自己的感情，于是，内心里便作出反应，变得冷淡起来。

"我算尽心了，"她说，"你只好走你自己的路了。你自己铺了床，自己就得往上躺。只是跟你爸爸说件事：他往后不许再上这儿来。"

"啊，小姐，您不许他再上这儿来了吗？他在这儿我才放心不会出事儿呀！"

"'六脚夫'，"阿贝小姐回答她，"也得为它自己操心呀，不能光是为别人操心。在这儿做出规矩来，把'六脚夫'搞到现在这样子，是费过大力气的，还得成天到晚费力保持它。'六脚夫'一定不能背黑锅，落个坏名声。我不许赖德胡德进门，我也不许老头儿进门。两个都不许，平等相待。我从赖德胡德跟你这儿发现，人家在怀疑他们两个人，我不打算去决定谁是谁非。他俩名声不好听，我不让'六脚夫'也背这个坏名声。我只知道这个。"

"再见，小姐！"丽齐·赫克萨姆非常难过地说。

"哈！——再见！"阿贝小姐晃一晃脑袋回答她。

"相信我，阿贝小姐，我总归还是真心感激您的。"

"我能相信的事儿多着呢，"庄严的阿贝回答她，"所以我也愿意试着相信你这话，丽齐。"

波特森小姐那天夜里晚饭也没吃，平时她要喝一大杯热尼格斯葡萄酒，今天只喝了半杯。她的女用人——黑眼睛圆睁着，

扁平的红脸闪闪发亮，塌鼻子，洋娃娃似的鬈发又硬又黑的两个粗壮的大姐——彼此交换意见说，一定有人今天没让女主人称心。那个侍者后来说，他死去的母亲照例要用一根拨火棍赶他去睡觉，而自那以后，他还没“象这次这样匆忙地上床过”。

丽齐·赫克萨姆向前走，人家锁上了她身后的门，铁链子的声音使她从最初感到的一阵轻松中觉醒过来。这夜晚漆黑而清冷，河岸一带的荒凉景象显得忧郁而阴沉，她听到一阵把链条往门上扣时铁环儿的格格声，又听到阿贝小姐手中的插销和锁环的摩擦声。当她走在低沉的天空下，一种已被卷入谋杀案件的阴沉暗影中的感觉笼罩着她。河水涨潮了，浪涛在她的脚下冲散，她还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涌来的呢，就这样，她的思绪从一片莫测的空虚中冲出来，打击着她的心灵，使她惊魂不定。

人家对她爸爸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关于这一点，她确有把握。确有把握。确有把握。但是，尽管她在心里把这句话想重复多少遍就重复多少遍，而每重复一遍之后，她总是企图举出理由来证明自己是确有把握的，但却总是办不到。是赖德胡德干了这件事，却又把罪名扣在她爸爸头上。或是赖德胡德没做这件事，但由于怀恨在心，他决意要陷害她爸爸，他要歪曲真相也很方便。不论是这么想，或是那么想，都同样会让她马上想到一种吓人的可能性：她爸爸虽是无辜，但却有可能被认为有罪。她曾经听说过有人因为凶杀被处死刑，但事后却证明清白，而首先是，这些倒霉的人所遭受的冤枉还都不如她爸爸所受的那么危险。再说，至少人家就会开始不理睬他，背后风言风语，还会躲避他，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种情况正是从这天夜晚开始的。恰似这条庞大的、黑黝黝的河流，连同它阴沉的两岸，不久便在黑暗中隐没不见了一样。她伫立在河边，她无法参透一个人遭人

怀疑的、不论好歹都是在堕落下去的生活，不能参透它那巨大无边的、空虚的苦难，而仅仅知道，它是模模糊糊地从自己脚边流过，流向远方，流向汪洋大海，流向死亡。

而在这女孩的心中，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早在婴儿时，她便养成了一种习惯，能够做到的事情立刻做——不管是防备坏天气啦，避开风寒啦，延缓饥饿啦，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她从沉思冥想中一下子清醒过来，跑回家去了。

房里静悄悄的，一盏灯点燃在桌上。弟弟在屋角的床铺上熟睡。她俯身向他，温柔地吻他一下，然后走近桌边。

“阿贝小姐关上店门，河里也正在涨潮，一定是半夜一点钟了。潮水在涨。爸爸在凯西克，在转潮以前不会想到回来的。那要等到四点半钟。我到六点钟喊查理起床。我坐在这儿，可以听见教堂的钟声。”

万籁俱寂，她端一把椅子放在微微的炉火前，坐在椅子上，把披肩拉紧，裹住身子。

“火苗里边那个给查理算命用的空洞现在不见了。可怜的查理！”

钟敲两点，钟敲三点，钟敲四点，她一直那样坐着，怀着一个女性的耐心和她自己的目的。在四点和五点钟之间，当黎明已经显然来临，她匆匆脱下鞋子（这样她走动便不会吵醒查理），给炉火稍许添上一点儿煤，放上要烧的水，又摆好早餐的食具。然后她一手掌着灯爬上梯子，又从梯子上爬下来，悄悄地走来走去，收拾起一个小包袱来。最后，从她口袋里，从壁炉架上，从搁板最高一层上一只翻扣着的盆子下边，搜出些钱来，有半便士的，几个六便士的和更少几个一先令的，便专心地在那儿一声不响地数起来，把其中一小堆放在一边。当她还在一心数钱的

时候，一个声音让她吃了一惊：

"嗨——呀！"她弟弟坐在床上说。

"你把我吓一跳，查理。"

"一跳！你难道没把我吓一跳？刚才我睁开眼睛，只见你坐在那儿，深更半夜，象个女守财鬼似的！"

"不是深更半夜了，查理，快到早上六点钟了。"

"真的？可是你一大早起来干吗，丽子？"

"我还在给你算命呢，查理。"

"我的命好象贱得很嘛，就算我命贱吧，"这孩子说。"你把那一小堆钱另外放开是为啥？"

"为你呀，查理。"

"你这话是啥意思？"

"起床，查理，洗完脸，穿好衣裳，我再告诉你。"

她镇静自若的态度和她低沉而又清晰的话音，对他总是具有影响的。一会儿工夫，他的头已经伸进一盆水中，又抬起来，一边用毛巾一阵猛擦，一边睁大眼睛瞧着她。

"我从没见过，"他使劲用毛巾擦自己，仿佛他是自己最凶恶的敌人似的，"有哪个女孩子象你这样。下一步棋怎么走，丽子？"

"你快收拾好了，好吃早饭了吗，查理？"

"你可以盛上了，嗨——呀！怎么？还有个包袱？"

"还有个包袱，查理。"

"不也是给我准备的吧？"

"是给你准备的，查理；我是给你准备的，真的。"

男孩比平时脸色更严肃，行动更迟缓了，终于他穿好衣裳，过来坐在小小的餐桌前，两眼惶惑地望着她的脸。

"你瞧，查理，我下了决心，认为你顶好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家

走掉。往后事情会愈变愈好的，你也就会比现在快活得多，书也会念得好得多，眼看下个月就能这样。眼看下个礼拜就能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我也说不太清楚，查理，可是我知道。"尽管她说话的态度没有改变，她沉着镇静的外表没有改变，她却几乎不敢让自己对他望一眼，而只是低头给他切面包和抹黄油，给他冲茶，以及做些其他这类为他准备早饭的事情。"你只好把爸爸留给我了，查理——我尽我的力量来照料他——可是你非走不可。"

"别来这套假客气，我说，"男孩咕哝着说，发着脾气，把抹了黄油的面包丢开。

她没回答他。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男孩说，接着是一阵气呼呼的啜泣，"你是个自私自利的臭丫头，你以为不够三个人过日子，你就想把我甩掉。"

"你要是这么想，查理，——好吧，那我也就这么想，我是个自私自利的臭丫头，我认为不够三个人过日子，我就想把你甩掉。"

只是在当男孩向她冲来，双手搂住她的脖颈的时候，她才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她是克制不住了，便低着头对他哭起来。

"别哭，别哭呀！我情愿走掉，丽子；我情愿走掉。我知道你送我出去是为我好。"

"噢，查理，查理，老天爷在上，他知道我是为你好啊！"

"你是的，你是的。别把我的话放在心上。别记住它。亲亲我吧。"

一阵沉默之后，她松开他，好给自己擦干眼泪，她又重新具有了她那强大的、无声的影响。

"听我说，查理，亲爱的。咱俩都知道一定得这么做，而只有

我一个人知道有充分的理由必须马上就做。你直接到学校去，就说你跟我商量好了——说我们没办法让爸爸不反对——说爸爸决不会来麻烦他们，可是也决不会把你领回来。你现在能给学校增光，你还会给学校更加增光，他们会帮你谋生的。把你带的衣裳、带的钱给他们看，就说我还会再送钱来的。要是我没别的办法弄到钱，我就去求那天晚上来过的两位绅士帮点忙。”

“听我说！”她弟弟急忙大声说。“你可别找那个托着我的下巴的家伙拿钱！你可别找那个叫瑞伯恩的家伙拿钱！”

她点点头，用一只手捂着他的嘴，让他静静听她讲，这时也许有一抹微微的红晕泛起在她的眉宇间和面颊上。

“顶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查理！一定要永远说爸爸的好话。一定要完全公平地对待爸爸。你不能否认爸爸因为自己没念过书，他也反对你念书；但是除了这一点，任何对爸爸不利的东西你都不应该同意，你一定要说——你也知道是这样——你的姐姐是全心全意为他的。要是你哪天听人说起任何一点你没听说过的关于爸爸的坏话，那都不是真的。记住，查理！那都不是真的。”

这男孩有些怀疑和惊奇地望着她，但是她没有留意，继续说下去。

“顶重要的是，要记住！那都不是真的。我再没话要说了，查理，我亲爱的，除了好好儿地努力念书，要是想起过去在这儿过日子的一些事情，就当你是头天晚上梦里见到的好了。再见吧，我心爱的！”

尽管她是这么地年轻，她在这句告别话里所倾注的爱，却不象是一个姐姐，而象是一个妈妈的感情，这种爱让这个男孩感动得心悦诚服。他把她搂在怀里，一声激动的哭泣之后，便拿起

他的包袱，一只手臂掩着眼睛，大步冲出门外去了。

冬天的白昼慢吞吞地露出她苍白的面庞，笼罩着一层带霜的浓雾织成的面纱；河里的船影逐渐变成一块块黑色的物体；黑色的帆樯、桅杆和船厂房舍的后边，那东方的沼泽地带上，正升起一轮血红的朝阳，她象是一把大火把森林烧光，又把燃过的余烬都填进了自己的身内。丽齐在找她爸爸，看见他划船过来，便站在河边堤岸上的人行道上，好让他能看见自己。

他船上什么也没有，正飞快地划过来。人行道上有一群人，这些水陆两栖的人们呵，他们好象拥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需对潮水一望，便可以从中抽取出某种物质来似的，聚集在堤岸上，当她爸爸的小船靠岸时，他们想起那流言蜚语，便四散而去了。她看出，那无声的回避已经开始。

老头儿也看出来了，只是在当他跨上河岸，向四边凝目一望时，才为此有动于衷。但马上他就干起活来，把小船拖向岸边，用缆绳拴牢，又把桨、橹和绳索从船里搬上岸来。在丽齐帮助下，他背起这些，朝住处走去。

"坐得离火盆近些，爸爸，亲爱的，我来给您烧早饭。人家都烧饭了，我一直在等您。您一定冻坏了。"

"嗯，丽齐，我不会浑身滚热的；那是当然罗。我的两只手好象钉进桨里一样。瞧它们多僵！"从手指的颜色上，或者是从她的脸色上，好象有什么东西给他一种联想，因此，当他把手伸出来的时候，他显出吃惊的样子；他转过身去，把手伸向火盆。

"半夜里冷极了，你该没在河上吧？爸爸。"

"没有，亲爱的。躺在一条驳船上，旁边烧了一堆很旺的煤火。——那孩子上哪儿去了？"

"还剩一点儿白兰地给您冲水当茶喝，爸爸，您先喝茶，我

来炸这点儿肉好吗。河上要是结了冰，烦心的事儿还多着呢；是吗，爸爸？”

“啊！总归是够烦心的了，”老头儿说，把酒从一只矮胖的黑瓶子里倒进他的茶杯，慢慢儿地倒着，好显得多点儿；“从来到处都是烦心事儿，就象空气里的煤灰一样多。——那孩子还没起床？”

“肉炸好了，爸爸。趁热舒舒服服吃吧。等您吃完饭，咱们烤着火再谈。”

但是，他发现她总是把他岔开，便对床铺生气地匆忙一瞥，立即拉着她的围裙角问道：

“那孩子怎么回事，出事啦？”

“爸爸，你吃起早饭来，我坐在旁边跟您说，好吗。”

他瞧着她，搅一搅他的茶，吞了两三口，然后用他的餐刀切下一块热牛排，边吃边说：

“现在说吧。那孩子出了什么事儿？”

“您别生气，亲爱的。爸爸，他象是还很有点儿念书的天分呢。”

“没良心的小叫化子！”做父亲的说，把他的餐刀在空中晃动着。

“——他有这点儿天分，又干不了别的事情，他就决心千方百计要念点儿书。”

“没良心的小叫化子！”做父亲的又说，还是刚才那个动作。

“——他知道您没多余的钱供给他，爸爸，他又不想变成您的负担，他就渐渐地下了决心，想靠念书给自己找个出路。他今天早上走掉了，爸爸，走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他希望您能够

原谅他。”

“让他永远也别到我跟前来求我原谅，”这位父亲说，再一次用他的餐刀来加强语气。“他就别再让我的眼睛看见他，也别再让我的手够着他。自己的亲爸爸不合他的意。他不认他的亲爸爸。他的亲爸爸，也就，从此永远永远不认他，当他是个没良心的小叫化子。”

他把盘子推开。一个强壮粗野的人在发脾气时会有一种想做点什么猛烈事情的自然需要，他此刻就是带着这种需要把餐刀举过肩头，每说一句话，便向下敲一记。就好象，如果碰巧他手里没有东西，他就会用自己捏紧的拳头来敲似的。

“他走了顶好。他走了比留下更好。可就是永远别回来。永远别把他的头伸进这扇门里来。你永远不准再帮他说一句话，要不你也会不认你的亲爸爸了，你爸爸说他的话也得说到你身上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那些人都躲开我了。他们互相说，‘这就是那个不配给自己儿子当爸爸的人！’丽齐——！”

但是，她大叫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他朝她一望，看见她蜷缩成一团，背往后靠在墙上，面孔跟平时很不一样，两只手遮住眼睛。

“爸爸，别这样！您用刀子那么敲着，我受不了。把刀子放下吧！”

他看看餐刀；但是在惊愕当中他仍旧把它握在手里。

“爸爸，这太可怕了。噢，把刀子放下吧，放下吧！”

她的面容和她的惊叫声使他不知所措，他把刀子扔掉，摊开两只手站在那里不动。

“你想些什么，丽齐？你会想到我要拿刀子戳你吗？”

“不会，爸爸，不会，爸爸；你决不会伤我的。”

“那我又会伤什么呢?”

“你什么也不会伤的，亲爱的爸爸。我跪下来起誓，我相信，我打心里、灵魂里相信，你谁也不会去伤的！可是我受不了啊，太可怕了，看起来好象——”她又用两只手遮住面孔，“噢，看起来好象——”

“看起来好象什么?”

回想起他刚才那副好象要杀人的样子，结合她昨天晚上所受的考验和她今天早晨所受的考验，她双脚一软，倒在地上，没有回答他。

他以前从没见她这样过。他极其温存地抱起她，把她叫作最好最好的女儿，和“我的漂亮的小可怜儿”，把她的头放在膝盖上，设法让她醒过来。但是办不到，他便轻轻地把她的头放下，拿来一个枕头，垫在她黑色的头发下面，他去桌上找一调羹白兰地。可是一滴也没有剩下，他便匆忙抓起空瓶，跑出门去。

他跑回来就象他跑出门的时候一样地匆忙，瓶子还是空的。他跪在她身旁，搂着她的头，用手指蘸一点水涂在她的嘴唇上；他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地四面张望着，发疯似地说：

“我们家里闹鬼了吗？有什么东西死缠着我不放?是什么东西落在我的头上了？是谁让它落在我头上的啊?”

第 七 章

魏格先生关心他自己

赛拉斯·魏格正在往罗马帝国走，取道克拉肯威尔区。时间刚到黄昏；天气潮湿而阴冷。因为他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收入的来源，并且也因为他觉得，让宝屋的人焦急地盼他来到，对他说来也合乎情理。因此魏格先生要忙里偷闲，先去绕个小弯儿，他便早早收起了他的屏风。"让鲍芬等上一会儿，他就会更加心急，"赛拉斯说，他正在一步一拖地向前走，先眯眯右眼，再眯眯左眼。这样做对他来说未免多余，因为大自然已经把他的两只眼睛眯得相当严实了。

"假如我能跟他相处得象我所预期的那样好，"赛拉斯继续想，一边一步一拖地走着、一边在考虑，"丢下这份差事不干对我不合适。不是正经做法。"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他向前拖得快一些了，眼睛望着前面老远的地方，一个雄心勃勃而又暂时按兵不动的人物，往往都是这副姿态。

魏格先生知道在克拉肯威尔教堂附近，住着许多受教堂庇护的珠宝匠，他是意识到自己对这一带地方的兴趣和敬仰的。但是就严格的道德观念而言，他的这方面的感觉已经是象他自己的步态一样歪斜不正了；因为这些感觉隐隐地在对他说，如果能穿上一件隐身衣的话，该是多么开心，有了它，便可以把

这些贵重的宝石和表壳安全地席卷而逃，但却使他全然忘记了对那些丢失财物的人，应抱怎样的内疚。

但是，他并没有走向那些“店家”，在那里，那些能工巧匠们用珍珠、宝石、黄金、白银在干活，连他们的手都因此而变得阔气了，甚至他们的洗手水也阔气起来，要送去加工提炼；——魏格先生拖着他笨重的脚步走去的，不是这些地方，他是朝着贩卖能吃、能喝、能御寒蔽体的东西的那些小零售商穷店铺走去，朝着做镜框的意大利人的小店、理发店、旧货收购店和贩狗卖鸟的穷店铺走去。从这些店铺当中，在一条全都是这类行业的狭窄而肮脏的小街上，魏格先生选中了一扇昏暗的橱窗，窗里点着一支暗淡的牛油蜡烛，烛台边堆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隐隐约约，好象是些皮革碎块和干柴棒子，不过一样也分辨不清，能看清的只有那支老式锡烛台上的蜡烛和两只正在短兵相接的青蛙标本。他打起精神拖着脚步走进暗黑而油污的通道，推开一扇小小的、油污而暗黑的、不大好推开的边门，进门是一个小小的、暗黑而油污的店铺。隔着一个小柜台，里面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另一只老式锡烛台上的另一支牛油蜡烛，紧贴着一个深弯着腰坐在椅子里的人的面孔。

魏格先生对这张面孔点点头，“晚上好。”

抬起头来望他的这副面孔，是一副灰黄色的面孔，有两只微弱的眼睛，上面覆盖着一堆红灰色的乱头发。这张面孔的主人没有打领带，把他揉皱的皮领子敞开着，以便更自在地工作。也为了同样的理由，他没有穿上衣；只把一件宽大的背心罩在他黄色的衬衫上。他的眼睛象是使用过度的雕刻师的眼睛，但是他不是一位雕刻师；他的表情和他佝偻的身形好象是一个鞋匠的表情和身形，但是他也不是一个鞋匠。

“晚上好，维纳斯先生。您不记得我了吗?”

随着慢慢展现的回忆，维纳斯先生站起身来，把他的蜡烛举过小小的柜台，朝下瞧着魏格先生的两条腿，一条真腿，一条假腿。

“哎呀呀!”然后他说，“您好哇!”

“我是魏格，你认识的，”这位先生说明。

“对，对，”另一个说。“是在医院做的截肢手术吧?”

“一点儿不错，”魏格先生说。

“对，对，”维纳斯说。“您好哇!坐在这火炉旁边来，暖暖您的——您的那只腿吧。”

这个小柜台是一只很短的柜台，假如它长一些的话，火炉本来应该是挡在它的后边，而现在，是可以走过去到达火炉旁边的。魏格先生坐在炉前一只木桶上，他闻到一股暖和而舒适的气味，不是店铺本身的气味。“这店铺里，”魏格先生心中判定，同时用鼻子使劲闻了一两次，一边校正自己的印象，“应该是霉味、皮革味、羽毛味、地窖味、皮胶味、胶水味，还有，”再用力闻一下，“应该是，旧皮老虎①的浓臭味。”

“我刚沏好茶，我的松饼烤在炉子上，魏格先生;一块儿来一点儿?”

来一点儿，这永远是魏格先生生活中的原则之一，因此，他说，他愿意来一点儿。但是这个小店里实在黑得过分，又满都是黑色的搁板、托架、角角落落，因此，他能够看见维纳斯先生的茶杯和茶盘仅仅是因为它们放在蜡烛紧下边，而却没有看见维纳斯先生从哪个神秘的处所给他拿出另一只茶杯来，直

① 皮老虎是一种土制的打气用具。

到放在他的鼻子底下时他才看见。与此同时，魏格看见，柜台上还躺着一只漂亮的小死鸟，头垂在一边，顶着维纳斯先生的茶盘，一根长铅丝穿透它的胸脯。仿佛它就是民歌中的英雄考克·罗宾，维纳斯先生是那个手持弓箭的麻雀，而魏格先生就是那只小眼睛苍蝇①似的。

维纳斯先生一俯身，又拿出一只松饼来，不过是一只还没烤过的；他从考克·罗宾的胸膛里抽出那支箭，把松饼插在这件杀人利器的顶端来烤它。松饼烤黄时，他又一俯身，拿出黄油来，于是，他便做好了吃茶的准备。

为人一向精明的魏格先生，有把握今天能混上一顿晚饭吃，便硬叫主人把松饼全吃下去，目的是哄得他心情舒畅，好使他对自己言听计从，或者象俗话说的：给他的机器上点油。松饼吃光了，渐渐地，黑色的搁板和角角落落也开始看得清了，魏格先生逐渐获得一个不完整的概念，认为他对面的壁炉架上，是一个装在瓶子里的印度婴儿，弓着身子，把一颗大脑袋塞在肚皮下，仿佛是如果瓶子够大的话，他马上就要翻一个跟头似的。

当魏格先生确信维纳斯先生的轮子已经上足了油，便着手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把两手轻轻地合在一起，表现出一副还没拿定主意的神情，问道：

"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的情况怎么样，维纳斯先生？"

"非常不好，"维纳斯先生不随和地说。

"什么？我还在这儿搁着吗？"魏格先生问，带着一副吃惊的样子。

---

① 这些都是英国流行的一本儿童歌谣集《大拇指汤姆》中的人物。

"一直在这儿搁着。"

这话似乎让魏格暗中感到正中下怀，但是他隐藏住自己的感情，并且说，"奇怪。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维纳斯回答，他是一个形容枯槁、阴沉忧郁的人，说起话来细声细气，象在抱怨和发牢骚，"是什么意思吗，魏格先生。我没法把您放进一个杂凑的里边去，办不到啊，不管怎么弄，您都不合适，任何一个有点儿知识的人，看一眼就会把您剔出去，还会说——'不合适！配不上！'"

"好吧，真见鬼，维纳斯先生，"魏格多少有点儿气恼地来劝慰他，"不可能我一个人特别呀。杂凑的一定往往都是这样吧。"

"肋骨(就算你对)总是这样的。其他的骨头并不都是这样。当我准备杂凑一个的时候，我事先就知道，我没法做到合乎自然，而同时又用杂凑的肋骨，因为每一个人的肋骨都不一样，别人的肋骨没法配得上；可是其他我都可以杂凑。我刚刚把一个美人儿送回家去——一个十足的美人儿——送到一家艺术学校去。一条比利时腿，一条英国腿，还凑进了另外八个人的零碎儿。还说什么不能杂凑呢！按理您应该能被用上，魏格先生。"

赛拉斯在朦胧的灯光下，非常用心地盯着自己的一条腿看着，过了一会儿，绷着面孔发表意见说，"那么一定是其他人的过错罗。要不，您说这是怎么搞的?"他不耐烦地问。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您站起来一会儿。拿着灯。"维纳斯先生从他椅子旁边的角落里，拿出一副腿和脚的骨骼来，干净得让人觉得漂亮，而且是非常精致细巧地拼接在一起的。他拿这个和魏格先生的腿比较，面这位先生则好象人家在给他量一



维纳斯先生的四周都是他的艺术纪念品

双马靴似地打量着。"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真是这么回事。您那条腿骨头上有一处扭伤，我看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有谁象您这样。"

魏格先生一直在怀疑地望着自己的腿，并且也对拿来和他比较的那件样品很抱怀疑，他这样说：

"我敢打一英镑的赌，这不是一条英国腿！"

"打这种赌倒容易，我们一年到头要碰见多少外国人！这不是一条英国腿，是那位法国绅士的腿。"

他用头指一指魏格先生背后的一个角落，魏格先生微微地一惊，也转过身去寻找"那位法国绅士"，终于看清这位法国绅士只剩下他的肋骨了（手艺很高明地拼装在一起），放在搁板上另一个角落里，象一副铠甲，或是一件紧身胸衣。

"噢！"魏格先生说，似乎觉得他在被介绍和某个人见面；"我敢说您在贵国是不会比别人差的，但是我想说句话，希望没人会反对：要想让我跟他能配上的那个法国人，恐怕还没生出来。"

这时，那扇油污的店门被猛烈地向里推开，一个男孩跟着走进来，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后，说：

"来取金丝鸟标本的。"

"三先令九个便士，"维纳斯回答；"你带钱了吗？"

小孩掏出四个先令来。维纳斯先生的情绪总是非常之低沉，嗓子里发出呜咽的声音，四处张望着寻找那只金丝鸟标本。在他端起蜡烛帮自己寻找时，魏格先生注意到，他膝盖旁边有一个方便的小搁板，专门用来放死人手骨头的，那些手真象是想要抓住他似的，维纳斯先生从这些手中夺出一只罩着玻璃盒子的金丝鸟，拿给孩子看。

"瞧！"他哼哼唧唧地说。"瞧，多活泼！站在这个树枝儿上，这就要跳起来了！好好儿保护它；这家伙挺可爱呢。——找你三便士。"

小孩拿起他的找头，拉住一根钉在门上专为开门用的皮带，把门打开，而这时维纳斯却喊叫起来：

"抓住他！回来，你这个小无赖！你把一颗牙齿夹在零钱里拿走了。"

"我怎么知道我拿了？是您给我的呀。我根本不想要您的牙齿，我自己牙齿够用了。"孩子这样嚷嚷着，一边从他的找头里挑出一颗牙齿来，扔在柜台上。

"别对我无理，别瞧着你年轻，就使坏心，骄傲，"维纳斯先生可怜巴巴地回嘴说。"别瞧我不行了，就来踩一脚。你不来踩，我也够倒霉的了。它掉进柜台里了，我想是。它们往哪儿都掉。今天早饭的咖啡壶里就有两颗牙齿。是两颗臼齿。"

"那么，好呀，"孩子争辩说，"您干吗还骂人呢？"

对他这句话，维纳斯先生只是摇摇他乱蓬蓬的脏头发，挤挤他衰弱的眼睛，回答说，"别对我无理，别瞧着你年轻，就使坏心，骄傲；别瞧我不行了，就踩我一脚。你根本不知道，要是我把你给拼出来，你才多大一丁点儿。"

这个想法似乎在孩子身上生了效，因为他嘟囔着走出门去了。

"哎呀，哎呀！"维纳斯先生重重地叹息两声，把蜡烛芯上积下的烛花掐掉，"繁花似锦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啦！您在观赏我的店铺，魏格先生。我来给您照个亮。我的工作凳。我徒弟的凳子。老虎钳。工具。人骨头，各种各样的。头盖骨，各种各样的。印度婴儿标本。与此相同的，非洲的。瓶装的现成标本，

各种各样的。你的手够得到每一件，都是制作精良的标本。那些破破烂烂的都堆在顶上。那上面的大篮子里都装着些什么，我记不大清了。大概是各种人骨头。猫。拼好的英国婴儿。狗。鸭子。玻璃眼睛，各种各样的。晾干了的鸟。剥下来的晾干的毛皮，各种各样的。哎呀！全景就是如此。”

维纳斯先生举起蜡烛晃动着，仿佛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物体，在提到它们名字的时候，都乖乖地上前亮一下相，然后又退回原处。维纳斯先生神情沮丧地反复说，“哎呀，哎呀！”重新坐在座位上，仍然带着沮丧的神情，给自己添茶。

“我在哪里呢？”魏格先生问。

“您在院子那边店堂后房一个什么地方搁着呢；坦白说，我真希望我没从医院工友手上买过您。”

“那么，我问您，您为我付过多少钱？”

“嗯，”维纳斯吹着他的茶回答；他的头部和面孔从黑暗里显现出来，茶杯里的蒸气从他的面孔下腾起，仿佛他是他家族中那位古老始祖的再现①：“您是一大堆杂件当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为您付过多少钱。”

赛拉斯把他的问题改进了一下，换了个形式问道：“您用我能赚多少钱？”

“这个，”维纳斯回答，一边还在吹着他的茶，“要我马上就回答，我一时还说不出，魏格先生。”

“嗨！按您自己的说法，我值不了多少钱呀，”魏格有说服力地在讲着道理。

“用在杂凑的里边，是这样，魏格先生；不过您也可能结果

---

① 维纳斯先生的姓和古代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的名字相同。

是很值钱的，用作一个——"说到这里，维纳斯先生喝了一大口茶，茶太烫，把他呛住了，让他视力衰弱的眼睛流出泪来："用作一个畸形的怪物，请您原谅。"

赛拉斯流露出一种愤怒的目光，毫无一点儿打算原谅他的意思，但他压制住这个，继续谈他的问题。

"我想您是了解我的，维纳斯先生，我想，您知道我是从来不讨价还价的。"

维纳斯先生连喝几大口茶，每喝一口，都把眼睛闭一下，然后再痉挛地重新睁开；但却没有表示他同意这个说法。

"我有指望使我的境况变得好些，靠我自己的努力高升一步；"魏格富于感情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希望——我坦白地对您说，我不希望——比如说'被弄得七零八落，我的一部分在这里，一部分在那里，而希望把我自己象个体面人一样凑拢在一起。"

"暂时这还不过是一种指望吧，是吗，魏格先生？这么说，您还没钱来办一笔关于您的交易罗？那么我告诉您，我打算拿您怎么办；我把您先保存下去。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您不必害怕我把您拆散了。我把您先保存下去。决不食言。噢，哎呀，哎呀！"

魏格先生除了接受他这个诺言之外，别无他法，于是，他想讨讨这个人的好感，望着他一边叹气一边给自己添茶，他尽力让自己的声音表现出同情，说：

"您好象情绪很坏嘛，维纳斯先生。生意不好吗？"

"从没这么好过。"

"工作不顺手吗？"

"从没这么顺手过。魏格先生，我不仅是这一行里的头一把

手，而且这一行里也只有我一个。假如您高兴，您可以去西头买一副人体骨骼，付西头①的价钱，可是它是我装的。有我徒弟帮忙，我能做多少，就有多少活儿好做，我干起来也觉得自豪．愉快。”

维纳斯先生这样讲述着自己，他右手向前摊开，左手托着他冒热气的茶盘，一副急于申辩什么的样子，仿佛马上就要大哭一场。

“这种境况不会让您情绪不好呀，维纳斯先生。”

“魏格先生，我知道不会。魏格先生，且不谈我是一个没人比得上的手艺人，我在解剖学知识上也大有长进，现在无论是看实物．定名称，我都熟练精通。魏格先生，假如把您四肢百节都给拆开来，装在一只口袋里拿来叫我装，我能蒙上眼睛把您最小的骨头象您最大的骨头一样全都报出名称来。分辨清楚了，我就能加以分类，我能把您的脊椎骨一节一节分门别类排出来，让您本人也觉得吃惊和羡慕呢。”

“那么，”赛拉斯说（虽然不象刚才那样乐意），“这种境况不会让您情绪不好呀，——至少说，情绪不好的不该是您呀。”

“魏格先生，我知道不会；魏格先生，我知道不会。但是让我情绪不好的是这颗心啊，是我这颗心啊！劳您驾拿住这张名片儿，大声读读它。”

赛拉斯从他手里接过一张卡片，那是维纳斯从一只非常乱七八糟的抽屉里拿出来的，他戴上眼镜读着：

“‘维纳斯先生’。”

“对。读下去。”

---

① 西头，指伦敦西部的商业区，那里买东西比这一带要贵，而实际上往往是这一带平民生产的。

“‘鸟兽标本制作家’。”

“对。读下去。”

“‘人类骨骼整装家’。”

“对呀，”说着他呻吟一声。“对呀！魏格先生，我今年三十二岁了，还是个光棍儿。魏格先生，我爱她。魏格先生，就是皇上爱她，她也配得上！”这时，维纳斯先生一时兴奋，一跃而站立起来，形容枯槁地立在他的面前，伸手抓住他外套的衣领，把赛拉斯吓了一跳；但是维纳斯先生在向他道歉之后，又坐回原处去了，同时以一种绝望的沉静说：“她反对我干这一行啊。”

“她是不是知道这一行能赚多少钱？”

“她知道能赚钱，可是她瞧不起这行手艺呀，她反对这一行。她亲笔写道，‘我不希望把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把我——当一副骨头架子看。’”

维纳斯先生又给他自己添了茶，还是带着那副极度凄凉的姿态和目光。

“就这样，一个人爬到了树顶上，魏格先生，结果只发现，原来他爬上来什么也望不见！晚上我坐在这儿，四边摆着这些我手艺的心爱的成果，但是它们给我带来了什么呢？它们毁了我。我只落得听人家这样回答我：‘她不希望把她自己——也不希望人家把她——当一副骨头架子看！’”维纳斯先生把这句致命的话重复了一遍，大口大口地喝了许多茶，又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喝这么多的茶。

“我情绪坏了。当我情绪整个坏了的时候，我就得上了嗜眠症。靠这样不停地喝茶，喝到半夜一两点钟，我就把一切都忘了。别让我耽搁您，魏格先生。我跟谁都不能在一块儿待久了。”

“不是因为这个，”这时赛拉斯立起身来，他说，“是因为我有个约会。我该到哈蒙家去了。”

“嗯？”维纳斯说。“哈蒙家？战桥那边的？”

魏格先生承认他要到那儿去。

“您一定是干得不坏呀，要是您钻到那儿去了的话。那儿攒的钱可多着啦。”

“您怎么一下子就说准了，”赛拉斯说，“您也知道这些事。奇怪！”

“一点儿也不奇怪，魏格先生。那位老先生想知道他在垃圾里发现的每件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他把好多骨头呀、鸟毛呀拿到我这儿来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真的吗，噢！”

“真的。（哎呀，哎呀！）他死了就埋在这左近一带，是吗。就在那边。”

魏格先生并不知道，但是他假装知道，附和地点点头。维纳斯把头甩一甩，他便用眼睛跟着望去：仿佛要找到那边在什么方向。

“我对河里发现的那件东西也很注意，”维纳斯说。“（那时候她还没写信断然拒绝我呢。）我那儿有个——不过，也不值得一提了。”

他伸直手臂举起蜡烛，指向黑暗中的一层搁板架，当魏格先生转过身去张望时，他却又突然停住了。

“这位老先生在这一带是非常有名的。有好多故事说，他在那些垃圾山里边埋藏了各种各样的财宝。依我想那里是什么也没有的。或许您知道，魏格先生？”

“那里什么也没有，”魏格说，而他在这以前一个字也没听

人说起过这个。

“别让我耽搁您啦。再见！”

不幸的维纳斯先生跟他握握手，同时摇摇自己的头，便萎靡地倒进他的椅子里，又在那儿给自己添茶了。

魏格先生拉住皮条把门打开，同时回头望了望，他注意到，他这个动作震动了这间摇摇晃晃的店铺，也震动得蜡烛光突然一阵闪亮，于是那些婴儿——印度的、非洲的、英国的婴儿——那些“各种各样的人骨头”，那些法国绅士，那些绿眼睛的猫，那些狗，鸭子，以及所有其他的收藏品，顷刻间似乎象害了瘫痪病的活东西似的；甚至维纳斯先生手肘边那只可怜的小考克·罗宾也翻了个身，使它身体完好的一边朝了下。接着，魏格先生已经一步一拖地在煤气灯光下，穿过泥泞在大街上行走了。

第八章

鲍芬先生找人商量

在我们所讲述的这个年代里，无论是谁，如果从舰队街出来，走进法学协会所在的地区，在协会附近百无聊赖地闲荡，荡到一处凄冷的墓场上，举头一望，看见面临墓场有一排高高的凄凉的窗户，在这排窗户当中最为凄凉的一扇中，他看见一个凄凉的男孩，于是，他只须一目了然地看这么一眼，他就等于是看见了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的主管秘书，下级秘书，习惯法秘书，财务转让秘书，大法官法院事务秘书，以及分门别类各项事务的专职秘书。这位莱特伍德先生就是不久前各家报纸上纷纷称之为著名律师的那位先生。

鲍芬先生和这位一身兼任各项秘书职务的实体已有过数次交往，有时是在这实体本身所在的场所，有时是在宝屋里，因此，当他在那居高临下、满是灰尘的地方看见这实体时，便立即毫无困难地认出这扇窗户来。他向这扇窗户所在的三层楼爬去，心中还全神贯注地思念着罗马帝国所遭遇的吉凶未卜的命运，并且为那位可爱的帕蒂纳克斯①之死深感遗憾：他刚在昨天晚上才丢下他混乱不堪的国务，在禁卫军卒们的一场暴怒中当了牺牲品。

“早，早，早！”当那个凄凉的男孩打开办公室门时，鲍芬

先生挥一挥手说。这男孩本叫布赖特。"老板在吗?"

"我想是莱特伍德先生约您来的吧，先生?"

"我并不想要他白约我，你知道，"鲍芬先生回答说;"我付钱的，孩子。"

"这当然，先生。您愿意进来吗?莱特伍德先生暂时不在，不过我想，他会马上回来的。请您在莱特伍德先生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先生，我来查查约见登记簿，好吗?"小布赖特故作姿态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又长又薄的牛皮纸封面的签名簿，用手指数着这一天的约会人，口中念念有词，"阿格斯先生，巴格斯先生，卡格斯先生，达格斯先生，法格斯先生，嘎格斯先生，鲍芬先生。对，先生，一点不错。你来得稍嫌早了点儿，先生。莱特伍德先生马上就到。"

"我不着急，"鲍芬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让我利用这个机会，假如您愿意的话，把您的大名登在我们今天的来访登记簿上。"小布赖特又故作姿态地换了一个本子，拿出一枝笔来，用嘴咂一咂，蘸点墨水，在落笔之前又把早先写下的姓名朗读一遍。他们是:"阿莱先生，巴莱先生，卡莱先生，达莱先生，法莱先生，嘎莱先生，哈莱先生，拉莱先生，马莱先生。还有鲍芬先生。"

"这儿规矩挺严格呀，嗯，小伙子?"在他被登记进去的时候，鲍芬先生说。

"是的，先生，"这男孩回答。"我没这个可不行。"

他这句话也许是说，如果不编造出这些事情来消磨时间，

---

① 帕蒂纳克斯(Publius Helvius Pertinax，公元126—19.)，古罗马皇帝，死于兵变。

他的脑子或者会裂为碎片。他独自一人囚禁在这里，没有一副脚镣好让他来擦擦光，也没有给他一只饮水的木杯好让他在上边刻个花样，他便想出这样一种办法，按字母顺序在上述两个本子里响亮地编造出些各种各样的姓名来，或者从字典上把大批的人名抄进去，就算他们都是来跟莱特伍德办理业务的。这样做，对于他的精神尤为需要，因为，生性敏感的他倾向于认为，他的主人接不到委托，也是他个人的一件丢脸事。

“你干法律这一行有多久啦，嗯?”鲍芬先生猛然间问道，他就是这么好打听事情。

“我干法律这一行，到现在将近三年了，先生。”

“一定是已经象天生干这个的一样在行了!”鲍芬先生赞赏地说。“您喜欢这一行吗?”

“我也无所谓了，”小布赖特回答说，同时叹一口气，仿佛这行职业的辛酸对他都是过去的事了。

“您拿多少工钱?”

“只有我想要挣到的一半儿，”小布赖特回答。

“您想要挣到的整个数目是多少呢?”

“每周十五先令，”这男孩说。

“按一般情况说，您要当上法官还得多长时间?”鲍芬先生对他那小小的身材默默打量一番之后，问道。

男孩回答说，他还没完全计算好这个小问题。

“我想，没什么东西妨碍您这方面的追求吧?”鲍芬先生说。

这孩子的回答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有幸生为不列颠人，而不列颠人是从来、从来、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去追求自己的目的的。① 但是他似乎又倾向于怀疑，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几个英镑能给您帮点儿忙吗?" 鲍芬先生问。

在这一点上，小布赖特是毫不怀疑的，于是，鲍芬先生便向他馈赠了这样一笔钱，并且感谢他关心他的(鲍芬先生的)事务，这件事，他接着说，现在，他认为，已经可以算是办妥了。

这以后，鲍芬先生怀里抱着手杖坐在那儿，手杖头伸向耳边，好象有一位传说中供女皇差遣的精灵正在给他讲述着这间办公室的事情，他睁大眼睛，望着装有《诉讼程序》和《判例实录》的书橱，望着一扇窗户，望着一只空空的蓝布袋，望着一支封口火漆、一枝钢笔、一盒封缄纸、一只苹果、一本拍纸簿——全都是布满灰尘的——还望着一些墨水污渍，还望着一个伪装和法律有关、但是没伪装好的手枪盒子，还望着一只铁箱子，上面贴着"哈蒙财产案"的标签。他就这样望着，一直望到莱特伍德先生出现的时候。

莱特伍德先生解释说，他是从遗嘱代理人那里来的。他和这位代理人一同受托经办鲍芬先生的事务。

"看来我的事让您费了不少心思啊!"鲍芬先生同情地说。

莱特伍德先生没有辩白他从来都是这副疲惫相，只是接着向他说明所有法律手续均已仔细照办，死者哈蒙的遗嘱已经复验，继承人哈蒙的死亡已经查明，及其他，等等，大法官法院的决议已经作出，及其他等等，他，莱特伍德先生，此刻极其满意、荣幸和愉快地，又是及其他，等等，祝贺鲍芬先生，作为剩余遗产继承人，正式拥有存于英格兰银行总裁帐房中的十万余英镑财产，及其他，等等。

---

① 这句话可能出自英国诗人詹姆士·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作词、作曲家阿尔纳(T.A.Arne，1710—1778)编曲的一首当时流行的爱国歌曲。

"关于这笔财产，尤其令人满意的是，鲍芬先生，它不会涉及任何麻烦。没有需要经营的庄园，没有在年景不佳时需要退还的好多成现钱的租金(这是您在报纸上扬名的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没有一群难以对付的投票人，也没有代理人会在牛奶尚未端上餐桌之前，先把奶油偷撇掉。您要明天清早把全部财产放进一只钱箱里随身带走都可以——比如说，带到落基山脉①去，因为，如今每个人，"莱特伍德先生懒洋洋地一笑，最后说，"都好象入了魔似的，早晚必得对其他什么人提到落基山脉，表示他自己对之非常熟悉。我希望您能原谅我逼您帮个忙，也让这座巨大的山脉给您带来一些地理学上的厌烦。"

最后这句话鲍芬先生并没有听得很明白，他起初惶惑地望着天花板，后来又望着地毯。

"好吧，"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说真的。我本来日子也过得挺好。要操心的事真是太多了。"

"亲爱的鲍芬先生，那么您就什么心也别操！"

"嗯？"那位先生说。

"现在，"莫蒂默回答，"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说句不负责任的愚蠢话，而不是作为专业的顾问来讲高深的道理，我也许会说，假如这笔钱太多了，让您心里觉得有负担，您完全可以躲开呀，让它减少点也很容易嘛。并且，如果您担心这么做也很麻烦，您仍然完全可以躲开呀，愿意代替您承担这些麻烦的人有的是嘛。"

"噢！我还不大懂您的意思，"鲍芬先生回答，依旧困惑不解。"您所说的办法不是那么能让人称心呢，是吗？"

---

① 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在北美西部，北连阿拉斯加，南接墨西哥，全长四千五百公里。当时正是英国人大量去美洲殖民地移民的时候。

“天下又有什么事能让人称心呢，鲍芬先生？”莫蒂默抬起眉头问道。

“我从前倒是一向觉得很称心呢，”鲍芬先生回答，一副心向往之的神情。“当我在宝屋——在它成为宝屋之前——当佣人头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件差事很称心。那位老人家是个非常可怕的糙粗人①（我这么说，真的，没有在他死后对他不敬的意思），可是那件差事让我起早贪黑地干着倒也快活。真叫作孽，”鲍芬先生搓着他的耳朵说，“他去搞出这么多钱来，要是他不那么费尽心计搞这个，他那日子会好过多了，一定是这样，”他突然间发现了这一点，说，“他自个儿也一定觉得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莱特伍德先生咳一声嗽，不大信服这句话。

“说到称心不称心，”鲍芬先生继续说，“唉！老天爷保佑！要是咱们把事情摊开来，一件一件说，钱又哪一回让人称心过？等这位老人家到头来总算对这可怜的孩子公平了，这可怜的孩子可什么好处也得不到了。他被人家干掉了，就在他刚刚举起（可以这么说）茶杯和托盘往嘴唇边上送的时候。莱特伍德先生，我现在要说给您听，为了这个可怜的亲爱的孩子，我和鲍芬太太跟这位老人家顶撞过不知多少回，到后来他对我们把什么脏话都骂尽了。我看见过，有一回鲍芬太太对他提起她的关于天理人情的想法，他一把抓起鲍芬太太的帽子（她那时候通常都戴一顶黑草帽，随便扣在头顶上），把它转悠着甩过院子去。我真是看见过。还有一回，他又这么做，简直在侮辱人了，我吧唧一下子，要不是鲍芬太太冲过来挡在中间，鬓角上被打得通红，他就挨上了。我这一下子把她打倒在地上了，莱特伍德先生，把她打倒在

① 意思是脾气很坏、难以对付的人。

地上了。"

莱特伍德先生喃喃自语地说："同样该受人敬重呵——鲍芬太太的头和心。"

"您了解的，"鲍芬先生继续说。"现在事情都过去了，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您，我和鲍芬太太一向是、从基督的道义上说也应该是这两个孩子的朋友。我跟鲍芬太太一向是那个可怜姑娘的朋友；我跟鲍芬太太一向是那个可怜的男孩子的朋友；所以我跟鲍芬太太才出来顶撞这位老人家，尽管吃了苦头，还随时都有被赶出大门的可能。要说鲍芬太太嘛，"鲍芬先生压低声音说，"她很可能不希望再提起这些，因为她现在是个时髦人了，可是她那会儿竟敢当着我的面对他说，他是个铁石心肠的无赖。"

莱特伍德喃喃自语地在说，"英勇的撒克逊精神——鲍芬太太的祖先——弓箭手——阿金库尔和克莱西①。"

"我跟鲍芬太太最后一回看见这可怜的孩子，"鲍芬先生说着说着全身发热，有点要融化的趋势(一块脂肪在发热的时候，也通常会这样)，"他那会儿是个七岁的孩子。因为当他回家来给他姐姐求情的时候，我跟鲍芬太太出门去照管一件乡下的合同了，要把一批垃圾过筛，装车运走，而他连来带去只有一个钟头。我说他那会儿是个七岁的孩子。要出远门，孤零零的，可怜巴巴的，到外国去上学，他到我们的住处来，就在如今这宝屋的院子里，来在我们火炉前暖暖身子。身上穿着薄薄两件上路的衣裳。一只小小的破箱子，放在外面的寒风里，是让我拿去送他上船

① 阿金库尔和克莱西，英法两次大战的地方。公元一三四六年在克莱西，一四一五年在阿金库尔。阿金库尔一役，英国远征军在亨利五世指挥下以少胜多，打败了庞大的法国军队，这主要由于英军发挥了弓箭手(bowmen)的威力。这里，可能是作者利用bowmen和Bower(宝屋)读音近似而这样写的。

的，因为那位老人家对花六个便士雇辆车的话，听也不肯听。鲍芬太太那时候还年轻着呢，真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她让他站在她身边，自己在火炉前脆下，把两只手掌心烤热，伸过去搓他的腮帮子。可是，一看见孩子的眼睛涌出泪水来，她自己的眼睛里也一下子涌出泪水来，她就抱住他的脖子，好象在保护着他，她对我喊着说：'我情愿丢掉世上一切的一切，我情愿呵，好跟他一块儿跑开！'这些话怎么刺痛我的心，又怎么大大加强了我对鲍芬太太的敬慕，就别说了。那可怜的孩子紧紧贴着她好一阵子，她也紧紧贴着他，后来那老人家喊人了，他说，'我得走了！上帝保佑你们！'一小会儿工夫里，他扑在她的怀里，抬头望着我们俩，好象心里苦呵——真苦呵。那种眼神啦！我陪他上了船（先给他吃了点我认为他一定爱吃的东西）。等他在铺位上睡着了，我就走了，我回到鲍芬太太跟前去了。可是，不管怎么对她说我离开时候的情形，都白说了，因为照她的想法，他永远也不会改变他抬头看我们俩时候的那副眼神。不过这也有点儿好处。鲍芬太太跟我没有自己的孩子，从前有时候我们也盼望过能有一个。而打这以后，就不想再有了。'我们俩都会死的，'鲍芬太太说，'别人会在我们孩子眼睛里看到这种孤苦伶仃的眼神。'就这样，半夜三更，十冬腊月天，或者刮大风、或者下大雨的时候，她总会哭醒过来，慌慌张张地喊叫，'你没看见那可怜孩子的面孔？呵，老天爷保护这可怜的孩子吧！'直到过了好些年，才慢慢儿地丢开了——好多东西都是这样被人慢慢儿丢开的。"

"我亲爱的鲍芬先生，每件东西都会穿破用烂，最后被人丢开的，"莫蒂默轻轻地一笑，说。

"我倒没那么大口气，说每件东西，"鲍芬先生回答，莱特伍德的态度似乎激怒了他，"因为有些东西我从来没在垃圾里发现

过。得了，先生。就这样，鲍芬太太跟我侍候着这位老人家，我们一天天变老了，过日子，干活儿，在他手下都够苦的，直到发现这位老人死在他的床上为止。这时候鲍芬太太跟我就把他老是摆在床面前一张桌子上的小钱柜封起来，因为以前老是听人家说起法学协会，知道律师家订合同的垃圾都是来这儿拉走的，我就上这儿来想找个律师求教，我看见您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高地方，用削笔刀戳窗户台上的苍蝇，我对他'喝！'一声，那时候还没能有幸认识您呢，可是这一'喝！'就得到这个荣幸了，后来您，还有那位带着个怪难受的领巾的先生，在圣保罗教堂院子里那个小拱廊下面——"

"民法博士院，"莱特伍德指出。

"我以为是另外一个名字呢，"鲍芬先生停了停又说，"不过您最清楚了。后来您跟那位名字叫民法的博士，你们去工作了，你们做了该做的事情，您跟民法博士采取步骤，寻访这个可怜的孩子，到最后你们真的找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了，我跟鲍芬太太俩老是说：'咱们又能见到他啦，看他过好日子啦。'可是，一场空啊；不称心的是，到头来这笔钱永远也到不了他的手里了。"

"但是这笔钱，"莱特伍德先生倦怠地点一点头说，"到了一位再好不过的人手里了。"

"这笔钱到今天，这个时刻，才算到了我跟鲍芬太太手里，我成天忙着就在等这一天，这一个时辰。莱特伍德先生，这是一桩恶毒残忍的谋杀。可是正因为这件谋杀案，我跟鲍芬太太莫名其妙地得了好处。为了把凶手捉拿归案，我们想拿这笔财产的十份儿当中的一份儿做奖赏——一万英镑的奖赏。"

"鲍芬先生，太多啦。"

"莱特伍德先生，我跟鲍芬太太一块儿定下这个数，我们坚

持要这样。”

“但是让我跟您说明白，”莱特伍德回答，“现在，我说点职业上的高深道理，而不是说一个普通人的愚蠢话，提出这么大一笔奖赏，就会诱惑人去牵强附会地怀疑、无中生有地捏造和歪曲事实地指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呵。”

“好吧，”鲍芬先生说，他有点儿动摇了，“我们把这个数目为这个目的先存在一边儿，至于说是不是要公开宣布这一点，在用我们的名义散发出去的告示里——”

“是用您的名义，鲍芬先生，用您的名义。”

“好吧；就算是我的名义，这就跟用鲍芬太太的名义一个样，就是指我们俩，起草告示的时候就该这么想。这是我，这笔财产的主人，在得到这笔财产的时候，给我的律师所下的第一条指示。”

“您的律师，鲍芬先生，”莱特伍德回答，同时用一支满是黄锈的钢笔，写下一条非常简短的记录，“高兴地接受这项指示。您还有其他指示吗？”

“还有一条，再多没有了。替我写一张简单明白并且尽可能牢靠的遗嘱，把全部财产留给‘唯一的遗嘱执行人我亲爱的妻子海勒瑞爱蒂·鲍芬’。尽可能写得短些，把这句话写进去；可是要写得牢靠。”

对于鲍芬先生所谓的牢靠的遗嘱，莱特伍德有点莫测高深了，他便进行试探。

“请您原谅，但是，要表达出业务上的深奥道理就必须措词精确，当您说牢靠——”

“我是说牢靠，”鲍芬先生说明。

“的确如此。说得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个牢靠是不是指要约

束鲍芬太太遵守某种条件?"

"约束鲍芬太太?"鲍芬太太的丈夫打断他说。"不! 您在想些什么呀? 我想要的是,让这笔财产牢靠地全部归到她手里,牢靠得让她在占有这份财产以后不会有一点儿松动。"

"无条件地归她所有,随她高兴怎样去处置吗? 绝对地归她所有吗?"

"绝对地归她所有吗?" 鲍芬先生重复说, 同时刚强地笑一笑。"哈! 我当然是这么想! 要我到今天这把年纪,再来开始约束鲍芬太太,那可真叫漂亮!"

于是这条指示,也由莱特伍德先生接受下来;莱特伍德先生接受这条指示之后,正送鲍芬先生出门去,尤金·瑞伯恩先生几乎在门道里跟他撞上。于是莱特伍德先生便以淡淡的态度说:"让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接着向他表明,瑞伯恩先生是一位精通业务的律师,并且告诉他,一部分由于事务的原因, 一部分也因为一时高兴,他已经把有关鲍芬先生生平的一些主要之点,向瑞伯恩先生谈起过。

"很高兴,"尤金说——虽然他看起来并非如此——"能认识鲍芬先生。"

"多谢,先生,多谢,"这位先生回答。"您喜欢法律这行吗?"

"啊——不怎么特别喜欢,"尤金回答。

"您觉得太枯燥了,嗯?这个,我想,得要钉着干几年,才会掌握吧。可是只要肯干就行呀。瞧那蜜蜂。"

"对不起,"尤金回答,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但是请您原谅我说一句,我一向反对被人家比作蜜蜂。"

"真的!"鲍芬先生说。

"我从原则上反对,"尤金说,"作为一个两足的——"

“作为一个什么？”鲍芬先生问。

“作为一个两条腿的动物；——我原则上反对，作为一个两条腿的动物，经常被人家比作昆虫或是四条腿的动物，我反对人家要求我拿蜜蜂，或是拿狗，或是拿蜘蛛，或是拿骆驼的行为作榜样。我完全同意，骆驼，比如说，是一种非常善于自我克制的角色；但是它有好几只胃可以用来满足它自己，而我却只有一只。再说，我也不具备一个方便的冷藏库来贮存我的饮料。”

“不过我说的，您知道，”鲍芬先生急忙争辩，不知怎么回答他才好，“是蜜蜂呀。”

“一点不差。我是否可以向您表明，说这比拟是不伦不类呢？因为这整个情况都是假设出来的。姑且承认，在蜜蜂和穿衣服、穿裤子的人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一点我否认），就算人必须向蜜蜂学习吧（这一点我也否认），问题仍然存在，要向它学习什么呢？模仿它？或是避免象它一样？您的朋友蜜蜂为了它们的君主而自寻烦恼到了那样一种非常坐立不安的程度，王国里一了点儿轻微的动静都会使它们如痴似狂，我们这些人类所要学习的，是把阿谀逢迎视为伟大呢，还是把《宫廷通报》看得渺小？我还不明白，鲍芬先生，除非您是用蜂窝来挖苦人类吧。”

“不管怎么说，它们在工作呀，”鲍芬先生说。

“对了，”尤金轻蔑地回答，“它们在工作；但是您不认为它们做得过分了吗？它们工作得大大超过了它们的需要——它们制造出大大超过它们所能吃掉的东西——它们是那么一心一意地嗡嗡营营、不可终日，直到死神来临——您不觉得它们做得过分了吗？是否就是因为蜜蜂的关系，人类的劳动者才不应该有休息的日子？是否就是因为蜜蜂不要求变换它的环境，而我也就永远不能变换我的环境？鲍芬先生，我认为早餐桌上的蜂蜜是上

等的；但是从我传统的教师和道德家的观点来看问题，我反对关于您的朋友蜜蜂的这类残暴的骗人鬼话。虽然我对您是极为敬重的。”

“多谢，”鲍芬先生说。“再见，再见！”

然而，这位可敬的鲍芬先生慢腾腾地走开了，怀着一种他本来大可不必有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他觉得世界上不能尽合人意的事情真是太多，还得加上与哈蒙财产有关的事情。当他还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沿着舰队大街慢腾腾向前走时，他发觉有一个外表温文尔雅的人正在紧紧地尾随他并且注意他。

“怎么？”鲍芬先生突然停下来，蓦地打断心头的思索，说，“您还打算干什么？”

“我请您原谅，鲍芬先生。”

“还知道我的名字，嗯？您怎么会知道的？我不认识您呀。”

“是的，先生，您不认识我。”

鲍芬先生盯着这个人，这个人也盯着鲍芬先生。

“不，”鲍芬先生说下一句话之前，先往人行道上瞟了一眼，仿佛人行道是由很多张人的面孔铺成的，他想在其中找一张和这人一样的面孔，“我不认识您呀。”

“我不是个什么大人物，”陌生人说，“人家不大可能认识我；但是鲍芬先生的财富——”

“噢！家喻户晓啦，是吗？”鲍芬先生问道。

“——以及他取得这笔财富的传奇方式，使他惹人注目。是前两天人家把你指给我看的。”

“啊，”鲍芬先生说，“恐怕人家指给您看我的时候，我让您大失所望了吧，假如您的礼貌能让您承认这一点的话。因为我很知道我这个人没啥值得看的。您从我这儿想得到点儿什么？您不

是个干法律的，对吗？”

“不是，先生。”

“不是要送点消息，得点报酬吧？”

“不是，先生。”

当他回答后一个问题时，这人的面孔刷地红了一下，但是马上就过去了。

“要是我没搞错的话，你从我律师家开始就跟上我了，还一直想引起我对您的注意。照直说！是？或者不是？”鲍芬先生追问着，颇有些气恼。

“是的。”

“那又为什么？”

“假如您允许我跟您一道走走，鲍芬先生，我会告诉您的。您不反对我们去这里边坐坐吧——这大概叫做‘克列福德律师协会’——我们在这儿可以比在嘈杂的大街上，彼此听得清楚些。”

（“好吧，”鲍芬先生想，“要是他提议跟我赌一场九柱戏，或是要我认识一个刚接受了一笔财产的乡下绅士，或是掏出一件什么他搞到的珠宝来兜生意，我就给他一顿揍！”鲍芬先生经过这番周密的考虑之后，便象潘趣①那样把他的手杖抱在怀里，走进上述的克列福德律师协会去。）

“鲍芬先生，今天早晨我碰巧从大法院胡同经过，看见您在我前面走着。我冒昧地跟在您身后，打算下决心找您谈一谈，一直跟到您走进您律师的房子里。我就在外面等到您出来。”

（“不大象是要赌九柱戏，也不大象要提乡下绅士，也不大象是个卖首饰的，”鲍芬先生想，“不过也难说呢。”）

---

① 潘趣，英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矮胖驼背的滑稽人物。英国现代一家幽默杂志也以此为名。

"恐怕我的目标太大胆了，恐怕一般人很少这样做，然而我还是要冒险试一试。如果您问我，或者如果您问您自己——也许更可能是这样——是什么让我这样大胆，我回答说，我一向坚决相信您是一位正直和坦率的人，有一颗最高尚的心灵，并且，上帝保佑您有一位具有同样杰出品质的夫人。"

"你对鲍芬太太的了解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吧，"鲍芬先生这样回答，同时把他的新朋友重新审视了一番。在这个陌生人的态度里，有某种被抑制的东西，他走路时两眼望着地上——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能意识到鲍芬先生是在观察他——他说话时也压低了声音。然而，他谈吐自如，话音悦耳，尽管显得拘束。

"要说我自己的看法嘛，我也能看出一般人说您的一点——说您完全没有被命运宠坏，也没有自己觉得了不起——我相信象您这样一位天性坦率的人，不会怀疑我有意阿谀您，倒是会相信，所有这些话，只是要给我自己一个借口，因为我再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解释我现在的冒昧举动了。"

("得花多少？"鲍芬先生想。"一定马上要谈到钱了。得花多少？")

"环境变化了，鲍芬先生，您大概也会改变一下您的生活方式吧。您大概会住一所更大些的房子，会有很多事情要安排，还会有很多来往信件上的麻烦。假如您愿意试试看，让我做您的秘书——"

"做我的什么？"鲍芬先生睁大眼睛喊着说。

"您的秘书。"

"啊，"鲍芬先生低声地说，"稀奇古怪！"

"或者，"陌生人继续说，他对鲍芬先生的奇怪感到奇怪，"如果您愿意试试看，让我做一个帮您办事的人，不管是什么名义，

我知道您一定会发现，我是一个忠实的、感恩的人，而且我希望，您还一定会发现我是个有用的人。您自然会想到我直接的目的是钱。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愿意为您服务一年——两年——随您决定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再谈报酬的事。”

“你是从哪儿来的？”鲍芬先生问。

“我是从，”那一位望着他的眼睛回答，“从好多个国家来的。”

鲍芬先生对于外国的地名和位置所知有限，并且多少有些混乱不清，他便把下一个问题提得很含糊。

“从——哪一个地方？”

“我到过很多地方。”

“你都干过些什么？”鲍芬先生问。

他还是没有得到多大进展，因为回答是：“我当过学生，还到处旅行过。”

“要是我这么单刀直入不失礼的话，”鲍芬先生说，“你靠什么过日子？”

“我已经说过，”那一位回答，又朝他望了一眼，微微一笑，“我极力去找，找到什么做什么。试过一些小的打算，都没成功，也可以说，我现在才开始生活。”

这位先生不知道该怎么摆脱这位请求者才好，而且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知所措，因为从他的态度和仪表来看，这个人必须细心地加以对待，而这位可敬的鲍芬先生却感到自己在这一点上欠缺本领，他便张望着克列福德律师协会当天那不象样子的小花园，或是屋里陈列的标本猫，想要得一点儿启发。那儿有麻雀呀，猫呀，干的，湿的，各种破破烂烂的东西。可就是没有一点儿能够提供启发的东西。

"直到现在，"这位陌生人说，一边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抽出一张名片来，"我还没说起我的姓名呢。我叫洛克史密斯。我住在一位维尔弗先生家里，在荷洛威区。"

鲍芬先生又一次惊奇地瞪着他。

"贝拉·维尔弗小姐的父亲？"他说。

"我的房东是有一个名叫贝拉的女儿。对的；一点不错。"

这个名字整个早晨都在鲍芬先生的脑海中或隐或现，几天来都是这样，因此他说：

"这也真奇怪！"他再一次不自觉地瞪起眼睛来，完全忘了要保持礼貌，手里还拿着那张名片。"可是，顺便说说，我想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人把我指给您看的吧？"

"不是。我从来没跟他们哪一个上过街。"

"那么是听他们说起过？"

"没有。我一个人住一套房间，差不多跟他们没有任何来往。"

"越来越奇怪了，"鲍芬先生说。"好吧，先生，跟您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才好。"

"什么也别说，"洛克史密斯先生回答；"请允许我过几天来拜访您。我不会那么狂妄，以为您会第一次见面就信任我，就把我从大街上带回家里去的。请您允许我，等您空闲的时候，来听您的回音。"

"公平合理，我不反对，"鲍芬先生说；"可是咱们得先说好，您完全明白，我并不知道我将来会需要一位先生来当个秘书——您说的是秘书吧；是吗？"

"是的。"

鲍芬先生的眼睛再一次睁得很大，他从头到脚地盯着打量

这位请求者，嘴里重复着："奇怪！——您真的知道您说的是秘书？真的吗？"

"我真的是这样说的。"

"——当秘书，"鲍芬先生重复说，斟酌着这个字眼；"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需要一个秘书，或者什么别的，就好象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需要月亮里的那个人一样。我和鲍芬太太甚至还没商量好，我们要不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鲍芬太太的爱好，当然是想求时髦；不过她现在已经在宝屋里安排得满时髦了，也许不会再做改变的。话说回来，先生，反正不着急，我愿意就象您说的那样跟您见面，请您务必来宝屋做客，要是您高兴。请在一两个礼拜之后来一趟。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我应该提到，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以外，我已经请了一个有文学的人——装着一条木腿的——我还没想要辞掉人家。"

"我很遗憾地知道我稍微被人家抢先了一点儿，"洛克史密斯先生回答，他听见这句话显然感到惊讶；"但是也许会有其他事情好让我做吧？"

"您瞧，"鲍芬先生回答，带着一种表示信任的威严感，"说到我这位有文学的人，他的任务很明确。职务上，他管衰管亡，作为朋友，他偶尔来点儿诗歌。"

他并没注意到，对于洛克史密斯先生颇为惊讶的理解力来说，似乎这些任务一点儿也不明确，鲍芬先生继续说：

"那么，先生，我要跟您告别了。过一两个礼拜，您可以随时来宝屋做客。离您的住处大概不到一英里路，您的房东会给您指路的。不过他可能不知道'鲍氏宝屋'这个新名称，那么，在您向他打听的时候，就说是哈蒙家好了；好吗？"

"哈莫恩家；"洛克史密斯先生重复说，仿佛没完全听清这个

声音，“哈马恩家①。这个词怎么拼法？”

“嗯，要说怎么拼法，”鲍芬先生非常沉着地回答，“那就是您的事罗。您只要对他说哈蒙家就可以了。再见！再见！再见！”于是便走开了，也没再回头望一望。

① “哈蒙家”原文是 Harmon's；“哈莫恩家”原文是 Harmoon's；“哈马恩家”原文是 Harmarn's。

第 九 章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商量

鲍芬先生一直往家走，没再次受到任何阻碍，便到达宝屋，向鲍芬太太(她穿一件黑丝绒便服，插几根羽毛，象一匹办丧事时拉棺材的马)叙述了早饭以来他所说所做的全部事情。

“又回到了咱俩——亲爱的，”然后他接着说，“没谈完的那个问题：那就是，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时髦要追求。”

“好吧，我给你说说我想要的，诺狄，”鲍芬太太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衣襟拉拉平，显出一副非常享福的样子，“我想要参加社交界。”

“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界吗，亲爱的？”

“对呀！”鲍芬太太大声说，象孩子一般快乐地笑着。“对呀！把我象个蜡人儿似的摆在这儿，有啥意思；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人家参观蜡人还得掏钱呢①，亲爱的，”她丈夫回答，“花这些钱能看看你，也不算贵呀，可是现在咱们欢迎邻居们前来看你，不收分文。”

“不是说这个，”快活的鲍芬太太说。“当咱们跟邻居们一样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合得来。现在咱们不干活儿了，咱们就跟他们合不来了。”

“怎么，你是想咱们再去干活儿？”鲍芬先生话里有话地说。

"哪儿的话！我们得了一大笔财产，我们做的事也得和我们的财产配得上；我们一定要做得跟它相称呀。"

鲍芬先生认为他妻子拥有一种富于直觉力的聪明才智，他对这点是深为敬佩的，他虽然心里颇有点儿心事，还是回答说："我想我们是得要这样。"

"可是咱们还从来没做得相称呢，所以说，财产还没给我们带来啥好处，"鲍芬太太说。

"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鲍芬先生表示同意，还象原先一样有心事，一边走过去坐在他的高背木椅上。"我希望以后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法，老太太？"

鲍芬太太，这位身材肥大、心地简单、笑容满面的人儿，两手交叉着放在膝头上，脖颈里满是肥厚的肉褶，正继续阐述着她的观点。

"我说呀，挑一处好地段，买一幢好房子，用一些好东西，吃点喝点，结交些有身份的朋友。我说呀，量入为出把家当，不求奢侈与铺张，快快活活过日子。"

"对呀。我也说快快活活过日子，"仍旧怀着心事的鲍芬先生同意地说。

"哎呀，我的天啦！"鲍芬太太一声感叹，笑着拍起手来，快活地前后摇晃着身子，"一想起我坐在一辆淡黄色两驾马车上，轮毂儿银光闪闪——"

"噢！你是这么想的，是吗，亲爱的？"

"对呀！"那快活的人儿大声说。"后面站着个跟班儿，一根横档拦着，免得车辕碰伤他的腿！前面坐着个赶车的，一屁股坐

---

① 伦敦有专设的蜡人馆，供参观。

进个大座位里，足够坐他三个人，座位上铺满了绿白两色花儿的垫子！两匹栗色马，昂首阔步，耀武扬威，比跳双人舞还带劲儿！你我俩躺在车子里边，象一枚九便士的大钱一样神气！喔——唷！哈、哈、哈、哈、哈！"

鲍芬太太又拍起手来，又前后摇晃着，两只脚在地板上直跺，把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揩掉。

"那么，我的老太太，"鲍芬先生问，他也在同声相应地笑着："那么你说宝屋怎么办呢？"

"封起来。别脱手，可是要放个人在这儿，照料着。"

"还有别的主意吗？"

"诺狄，"鲍芬太太说，从她时髦的沙发上走过来，坐在那张普通的高背木椅上，坐在他的身边，用自己舒适的手臂钩住他的手臂，"我下一桩想的——我真是一天到晚在想呵——是那个大大失望的姑娘；她被那么残酷地弄个一场空，你知道，丈夫落空了，丈夫的钱财也落空了。你可就没想到，咱们可能为她做点儿什么吗？让她跟咱们一块住？或者想个什么别的这一类的法子？"

"我就从来没想到去做这个！"鲍芬先生拍案惊叫，赞赏不已。"这老太太真是一个会动脑筋的蒸汽机！她不知道她这脑筋动得多么妙啊。蒸汽机也做不到啊！"

鲍芬太太扭一扭他那只靠她最近的耳朵，表示承认他的这点儿哲学确有道理，然后又说开了，声音逐渐柔和下来，成了做母亲的口气："最后的、不过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个怪想法。你还记得亲爱的小约翰·哈蒙上学去的那天吧？就在院子那头，咱们的火炉旁边？现在他完全得不到这笔钱的好处了，钱落到咱们手里了，我真想找个孤儿，接过来住下，当他是儿子，就叫他约翰，扶养他。不管怎么吧，这多少让我安心点儿，我这

么想。就算是一阵子心血来潮——”

“我可不认为是心血来潮，”她丈夫打断她。

“你没说是，可是亲爱的，要是你说过——”

“要是我这么说过我就是个畜生，”她丈夫又打断她。

“那就等于说你同意罗？你真好啊，你就是这个样子啊，亲爱的！你这会儿不觉得快活起来了吗，”鲍芬太太说，再一次从头到脚地容光焕发，显得多么标致，并且再一次非常享福的样子把她的衣襟拉平，“你不觉得快活起来了吗，一想起因为那天那个造孽的苦命孩子的缘故，有一个孩子会变得更聪明，更好，更幸福，知道这件好事是用那个造孽的孩子自己的钱办的，可不就让人快活吗？”

“对；不过知道你是鲍芬太太，这就让人心里快活了，”她丈夫说，“并且，知道这一点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就是一件一向让人心里快活的事儿！”这番话破坏了鲍芬太太的兴致，但是，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俩就肩靠肩坐在那儿，真是简直一点儿也不时髦的一对人儿。

这两个没有知识、没有教养的人，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一直是靠一种虔诚的责任感和公平待人的愿望在引导自己的。在他们心中可能找出十万种弱点和十万种荒谬念头来；很可能，在那个女人的心中，还要外加十万种虚荣。但是，即使是那个悭吝、卑鄙、动辄发怒的人，当他们青春年少时曾经尽量多地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而又尽量少地付给他们以报酬，逼迫他们难以度日，也还从未乖戾到不能认识他们正直的品德和不尊重这种品德的程度。尽管那个人是那样的恶毒，尽管他经常在和他自己发生冲突，并且也和他们发生冲突，也还是认识到了他们的品德，并且尊重它的。而这就是那条永恒不移的规律。因为，恶往

往都是昙花一现的，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而善，则永世长存。

“合拢来牢房”里那个死去的“囚犯”有着他自己的极其根深蒂固的种种目的，在实现这些目的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这两个忠仆是诚实可靠的。当他因为他们对他说了诚实可靠的话触犯了他，而对他们发怒，并且辱骂他们的时候，这些话却在他的铁石心肠上划上了一道道痕迹，他已经认识到，尽管自己有万贯家财，要想以此打动他们也无能为力，即使他曾经想过要这样做。因此，甚至当他还是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主人，从来不曾给过他们一句好话听的时候，他还是在自己的遗嘱里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因此，甚至当他每天都要宣称说，他对全人类都不信任的时候（他的的确确从来不信任所有那些和他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人），他却相信过这两个比他后死的人是忠实可靠的，事无巨细都可以托付给他们，就象他相信自己必定得死掉一样。

鲍芬先生和太太肩并肩坐着，这时候，时髦早已退避到不知何处去了，他们在着手讨论他们怎样才能最称心地找到他们的孤儿。鲍芬太太建议在报上登广告，要求与所列情况相符的孤儿在某日来宝屋应征；但是鲍芬先生英明地预见到，这样一来，将会有成群结队的孤儿，塞满附近的大街小巷，这个办法被否定了。鲍芬太太又建议，去向牧师申请，找一个适当的孤儿。鲍芬先生赞同这项计划，他们便决定立即去拜访牧师先生，也利用这次出门的机会去和贝拉·维尔弗小姐见见面。为了使这次出行成为一次隆重的访问，吩咐套上鲍芬太太的马车。

这驾车包括一匹从前生意上使用的、脑袋象只锤子的长身体老马，套在一辆同一时期用过的四轮轻便车上，这辆车子很久以来已经为“合拢来牢房”的家禽所霸占，几只考虑周到的母鸡把它看成了自己心爱的产房。当这匹马和这辆车子成为鲍芬财

产一部分的时候，给马吃的料和给车子涂的漆、上的油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于是便形成了这一整套鲍芬先生认为是很象样的车驾；再添上一个车夫，是一个脑袋象只锤子的长身体的年轻人，和这匹马非常相称，真可谓珠联璧合。这马车夫从前也是用在生意上的，而现在被本区一个干零活的老实裁缝埋葬在整整一套仆人制服外衣和鞋罩的“坟墓”里了，还用几只笨重的大钮扣给封上了口。

鲍芬先生和太太在这个家仆身后的车厢里就座：这车厢是足够宽敞的，但却具有一种有损尊严的吓人倾向，当它越过一条颠簸的十字路的时候，很可能打个嗝儿便使自己和车子的前半部脱离关系。一当邻居们发现他们驶出宝屋的大门，便都走出门来或探身窗外，向鲍芬夫妇问好。那些老是跟在车后盯着车子瞧个不停的人多半是些小家伙，他们声音洪亮地喊叫着，对鲍芬表示诸如此类的祝贺：“诺——狄·鲍——芬——！”“鲍——芬的——钱——多！”“不拾垃圾啦，鲍——芬！”以及其他类似的问候。锤子脑袋的年轻人对这些话非常反感，他往往会打断威严的进程，突然停下不走，做出一副仿佛要跳下车去消灭这些冒犯者的姿态；只是在和他的主人经过一番长久而生动的争辩之后，他才允许自己放弃这个目标。

终于宝屋所在的地区已被抛在身后，到达了弗兰克·米尔维牧师的宁静的寓所。弗兰克·米尔维的住处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住处，因为他的收入是一笔非常有节制的收入。他按照职务必须接待每一个唠叨不休的老太婆，倾听她语无伦次的废话，因此他也乐意地接待了鲍芬夫妇。他还是个相当年轻的人，受教育时花钱很多，而所得工资却少得可怜，他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妻子，和半打非常年轻的小孩。他不得不教点书，再翻译点古典作品，



鮑芬巡行

聊补家用，但是人们却往往觉得他的空闲时间比教区里最懒的人还要多，而他的钱也比最富有的人还要多。他按照一种传统的道德观，逆来顺受，甚至到了几乎是卑躬屈节的态度，接受了这种生活中不必要的坎坷和矛盾；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教民，如果认为象他所承受的这种负担应该更公平、更通情达理地加以调整，是都不会多来向他求助的。

米尔维先生带着一副现成的有耐心的面孔和态度，而却隐隐地含着一丝微笑，表示他对鲍芬太太的衣着已经有了足够迅速的观察，在他的小小的后屋里倾听着鲍芬太太谈她想要领一个孤儿的事。房间里充满着声响和喊叫，仿佛楼上的六个孩子正在透过天花板钻下楼来，而楼下的烤羊腿正透过地板钻上楼来。

"我想，"米尔维先生说，"你们从来没有过亲生的孩子吧，鲍芬先生和太太？"

"从来没有过。"

"而你们，就好象神仙故事里那些皇帝和皇后似的，是想要个孩子罗？"

"一般说来，是这样。"

米尔维先生又微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那些皇帝和皇后们总是想要孩子的。"他心想，也许，如果他们是教区的副牧师的话，他们的希望很可能会是朝向相反的方向。

"我想，"他继续说，"我们最好是请米尔维太太来一块儿商量。我离了她不行呀。我叫她过来，你们看好吗？"

于是，米尔维先生叫了，"玛格丽塔，亲爱的！"于是米尔维太太便下楼了。一个清秀、爽朗、娇小的女人，被忧虑折磨得有些憔悴了，她已经把自己许多美妙的情趣和辉煌的幻想都压抑下去，而代之以学校呀、菜汤呀、绒布呀、煤呀，以及老老小

小很多居民一周六天的烦恼，以及他们礼拜天的咳嗽声。米尔维先生也同样豪爽地压抑了他昔日研究学问的时候在他身上所应有的、和他昔日的同窗好友们身上所具有的东西，来到这伙穷苦居民和他们的孩子中间，为了挣几片过日子的硬面包面操劳。

“这是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亲爱的，你听说过他们走好运的事的。”

米尔维太太以人世间最为真挚的优雅风度祝贺他们，并且说，很高兴和他们见面。然而她那张吸引人的面庞上，那是一副坦诚而又敏感的面庞，却不无一丝她丈夫那种隐约可见的微笑。

“鲍芬太太想要收养一个孩子呢，亲爱的。”

米尔维太太显得很有些儿惊慌，她丈夫马上说：

“想收养个孤儿，亲爱的。”

“噢！”米尔维太太说，对她自己那群小小的孩子们感到放心了。

“我刚才在想，玛格丽塔，也许古德老妈妈的孙子可能合适吧。”

“噢，亲爱的弗兰克！我可不认为合适！”

“你不认为合适？”

“噢，不！”

笑容满面的鲍芬太太感到她义不容辞要搭两句话，同时她也被这位很有决断能力的娇小妻子以及她那乐于感兴趣的态度迷住了，这时，她先表示谢意，再问道，这个孩子哪里不合适呢？

“我认为你，”米尔维太太说着，对弗兰克牧师瞟了一眼——“我相信，等我丈夫再考虑一下，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简直没法让那个孩子身上不带鼻烟味儿。因为他奶奶要吸那许

多盎司的鼻烟，给他全身都撒满了。”

“但是往后他不会跟他奶奶住在一块了呀，玛格丽塔，”米尔维先生说。

“对，弗兰克，可是你就没法不让她往鲍芬太太家里跑；那儿吃的喝的越是多，她就会去得越是勤。而她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女人。去年圣诞节前夕，她一连喝了十一杯茶，还不停地抱怨。我希望提起这件事不是对人不厚道。再说她不是个懂得恩情的女人，弗兰克。你记得她在我们屋子外面对一群人诉委屈，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她送还一条我们给她的新法兰绒裙子，抱怨说裙子太短了。”

“那是真的，”米尔维先生说。“我认为那孩子不合适。那么小哈利森——”

“啊呀，弗兰克！”他的善于决断的妻子表示反对。

“他没有祖母呀，亲爱的。”

“是没有，可是我不认为鲍芬太太会喜欢一个老是斜着眼睛看人的孤儿。”

“这也是真的，”米尔维先生说，他变得满脸愁容，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假如一个小姑娘能行的话——”

“可是，我亲爱的弗兰克，鲍芬太太要个男孩呀。”

“这也是真的，”米尔维先生说。“汤姆·波克这孩子还不坏，”(他一边思索着。)

“但是我怀疑，弗兰克，”米尔维太太稍微犹豫之后提醒说，“鲍芬太太是否愿意要一个快到十九岁的孤儿，他是个在马路上赶洒水车的。”

米尔维先生对鲍芬太太望了一眼，请她注意这一点；那位笑容满面的夫人摇摇她的黑色天鹅绒帽子和帽子上的蝴蝶结，

于是他情绪低落地说，“这也是真的。”

“老实说，”鲍芬太太说，因为带来这许多麻烦而过意不去，“要是我知道让你们这么费心，先生——还有您，太太——我想我就不会来了。”

“可别那么说！”米尔维太太极力请求说。

“是呀，可别那么说，”米尔维先生表示赞同，“因为蒙您赏光，我们就非常感激了。”米尔维太太也从旁证实这一点；真的，这对善良诚挚的夫妇说起话来，仿佛他们办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孤儿仓库，而且自己是在受人光顾似的。“但是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委托，”米尔维先生接着说，“我们很难办得好。同时，我们当然非常不愿意失掉这个您好心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您可以给我们一两天时间，去周围找一找，——是吗，玛格丽堵，那我们就可以仔细了解一下习艺所、幼儿园和你们地区的情况了。”

“是这样！”有决断力的娇小的妻子说。

“我们有些孤儿的，我知道，”米尔维先生继续说，那神气真象是他会接着说，“有存货的”，他真象是有很多人在跟他抢生意，他生怕会失去一张定单似的焦急，“在那边砖瓦窑上；可是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雇来的，我担心最终会变成一项物物交换的交易，并且，即使您用一些毛毯去换那个孩子——或者用书籍，或者用燃料——都不能防止被拿去换酒喝。”

于是决定，由米尔维先生和米尔维太太去物色一个有可能中意的孤儿，尽可能没有那些方才提到的缺点，再和鲍芬太太联系。然后，鲍芬先生冒昧地向米尔维先生提出，麻烦米尔维先生替他长期收存“二十英镑左右”的现款，如何使用，悉听尊便，为此，他将衷心地感激。听到这一点，米尔维先生和米尔维太太都非常高兴，似乎他们自己并无所匮乏，而只是从其他人那儿得知

什么叫做贫穷；于是会见到此结束，双方满意，彼此印象良好。

“好啦，老太太，”鲍芬先生在他们重新在锤子脑袋的马和人身后就座时说：“刚才这次拜访很称心，咱们再去维尔弗家试试吧。”

当他们的车驾来到这家人的大门前时，似乎觉得去维尔弗家试试，是一件想来容易做来难的事，因为要想走进这幢住宅就极不容易；连拉三次门铃，都不能产生任何外部的效果，虽然每拉一次，都能听见在内部引起的脚步声和奔跑声，第四次猛地一拉——是由那位锤子脑袋的年轻人泄恨似地进行的——拉维尼娅小姐出现了，她好象是从屋子里碰巧走了出来似的，头戴一顶帽子，手拿一柄阳伞，仿佛打算去悠闲地散会儿步似的。这位年轻女士惊讶地发现大门外有客人来访，她并且还以相应的动作表达了她的这种感觉。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来府上拜访！”锤子脑袋的年轻人隔着大门上的栅栏咆哮说，同时摇晃着门，好象他是被放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在展览似的；“人家已经在这儿半个钟头啦。”

“您说谁？”拉维尼娅小姐问。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这个年轻人回答，嗓子大得象是在吼叫。

拉维尼娅小姐步态轻盈地踏上通往大门口的台阶，轻盈地走下台阶，手持钥匙，轻盈地穿过小花园，这才把大门打开。“请进，”拉维尼娅小姐矜持地说。“我们用人不在家。”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便走进大门，先停在小小的门廊里，等着拉维尼娅小姐过来指给他们下一步往何处去，这时他们发现上面楼梯口，有六条腿在那儿留神倾听。维尔弗太太两条，贝拉两条，乔治·桑普森先生两条。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是吗？"拉维尼娅用一种通风报信的口气说。

维尔弗太太的两条腿，贝拉小姐的两条腿，乔治·桑普森先生的两条腿都显得是在紧张地注意着。

"是的，小姐。"

"请走这边——下这道楼梯——我去告诉妈。"

维尔弗太太的两条腿，贝拉小姐的两条腿，乔治·桑普森先生的两条腿同时兴奋地逃之夭夭。

这家人的这间起居室显出饭后匆忙收拾过的痕迹，让人也许会发生疑问，它是因为有客来访才收拾整洁的呢，还是要把东西全搬开好玩捉迷藏。鲍芬先生和太太在这间屋子里等候了大约一刻钟左右，才看见维尔弗太太走了进来，面色委靡而又神气十足，屈尊地一手抚着胁部，好象那儿有一阵突然的剧痛，这是她一向接待客人的姿态。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说，在相互问好之后，她又把她头上包着的帕子在下巴底下调整了一下，并又挥动一次她戴手套的手，"两位有何贵干给予我这样的荣幸呢？"

"长话短说吧，太太，"鲍芬先生回答，"也许您可能知道我和我的太太的名字，听人说起过我们得到了一笔财产的事吧。"

"我听说过，先生，"维尔弗太太回答，同时她的头庄重地点了一点，"有这么回事。"

"大概，太太，"鲍芬先生继续说下去，同时鲍芬太太也表示赞同地在一旁点头微笑着，"您对我们不大有好感吧？"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说。"对于一场无疑是命中注定的不幸，要责怪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是不公正的。"这番话因为一种安详、英勇的受苦受难的表情而更加动人。

"这是公平话，说真的，"诚实的鲍芬先生表示了他的意见；"我的太太跟我，太太，都是普通人，我们一点儿也不想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喜欢兜圈子说话；因为每件事都有个干脆了当的办法。所以，我们来拜访您，为了跟您说，如果能够荣幸地和愉快地认识您的女儿，我们会非常欢喜的，要是您的女儿肯把我们的家当作她自己的这个家一样看待，我们会非常高兴的。一句话，我们想让您的女儿开心，让她有机会一道来分享我们自己所要享受的那些快乐。我们想让她消遣消遣，散散心，换换环境。"

"是这样的！"心直口快的鲍芬太太说。"老天爷！咱们随便点儿谈吧。"

维尔弗太太对她这位客人太太冷淡地点一点头，用一种很有气派的单调声音，回答这位先生：

"请原谅。我有好几个女儿。鲍芬先生和他的夫人这番好意的受惠者，我应该怎样理解，是指我的哪一个女儿？"

"您不明白吗？"永远微笑着的鲍芬太太插进来说。"当然是贝拉小姐罗，您知道。"

"啊——呃！"维尔弗太太俨然不为所动地望了她一眼。"我女儿贝拉就在这儿，让她自己来谈吧。"然后她便把门打开一点儿，同时门外也传来一阵匆忙的躲避声，这位好太太大声宣布，"让贝拉小姐上我这儿来！"这声宣布，虽然听起来堂堂正正，你几乎可以说象是在发布命令，而实际上，当她一字字吐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她的一双做母亲的眼睛，却正在斥责地瞪着那位年轻女士本人——她本人恰恰就待在门外边，此刻正在困难地往楼梯底下的马桶间里钻，生怕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这时会走出来。

"我的丈夫雷·维·因为职务关系，"维尔弗太太重新入座时解释说，"每天这个时候都在城里忙着，否则他一定会荣幸地在寒舍接待大驾光临的。"

"这房子多舒服啊！"鲍芬先生愉快地说。

"请原谅，先生，"维尔弗太太回答，纠正他的说法，"这穷地方住起来虽然自觉寒碜，倒也无求于人。"

鲍芬先生和太太发觉有些儿话不投机，便坐在那里眼望半空中，而维尔弗太太也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让他们了解，她的每一次呼吸都具备历史上罕有前例的自我克制精神，这样一直坐到贝拉小姐出场：维尔弗太太给她作了介绍，并且向她说明了客人的来意。

"我的确非常感激你们，"贝拉小姐说，冷冰冰地甩一甩她的鬈发，"但是只恐怕我哪儿也不想去呢。"

"贝拉！"维尔弗太太劝说她；"贝拉，你必须克服这种看法。"

"对呀，照您妈妈说的做，克服一下吧，亲爱的，"鲍芬太太怂恿说，"因为有您在一起我们会非常高兴的，也因为您太漂亮了，不能把自己老是关在屋子里。"说到这里，这位快活的人儿吻了她一下，并且拍拍她微微耸动的肩头；维尔弗太太直挺挺地在一旁坐定，象是一位主持死刑前探视的狱吏。

"我们就要搬进一幢漂亮的房子里，"鲍芬太太说，她真够得上是一个女人，把这一点强加在鲍芬先生头上了，而他又不大好就此争论；"我们就要置一套漂亮马车，我们到处去走走，什么都看看。您可不能，"她让贝拉坐在她身边，抚摸着她的手，"您可不能一开头就讨厌我们呀，因为这也由不得我们呀，是吗，亲爱的。"

年轻人在人家的真诚和温柔性格面前，会自然而然地让步的，贝拉小姐也为这番话的率真所感动，她也坦诚地回吻了鲍芬太太。而这却一点儿也不能让她母亲，这位人世间的好妇人，感到满意，她在力求保持一个优越的立场，她要由她施恩惠于鲍芬夫妇，而不能使自己成为受惠者。

"这是我最小的女儿，拉维尼娅，"她说，当那位年轻小姐再度出场时，维尔弗太太很高兴可以转换一下话题了。"这是乔治·桑普森先生，家里的朋友。"

这位家里的朋友正处于一种柔情似火的阶段，不由得要把其他每个人都视为家里的敌人。当他坐定以后，便把圆型的手杖头象个瓶塞子似地放进自己嘴里。仿佛他感到自己有一肚子想要冒犯别人的情绪，一直满到喉咙口了。他用两只势不两立的眼睛瞪着鲍芬夫妇。

"等您来我们这儿住了，要是您喜欢，就把妹妹也接来，"鲍芬太太说，"我们当然会高兴的。您越是让自己高兴，贝拉小姐，您也就越是让我们高兴。"

"呃，这么说就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啦？"拉维尼娅小姐喊叫起来。

"拉维，"她姐姐低声说，"求求你，待在这儿，别出声。"

"不，我才不呢，"泼辣的拉维尼娅回答说，"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让这些陌生人来眼睛瞧着我。"

"你是个小孩子。"

"我不是个小孩子，我不愿意让人家眼睛瞧着我。'带上你的妹妹呀，'真是的！"

"拉维尼娅！"维尔弗太太说。"住嘴！我不能让你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荒谬的猜疑话，以为哪个陌生人——我不管他

们叫什么名字——可以对我的孩子以恩人自居。你敢这么想吗，你这个荒唐的丫头，会以为鲍芬先生和太太是走进我家大门来当恩人的？或者说，如果他们真是这么想，在你身强力壮的母亲还有力气把他们请出去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我们家里待上一小会儿吗？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不了解你的母亲了。”

“这真是妙极了，”拉维尼娅开始要叨叨了，这时维尔弗太太又说：

“住嘴！我不允许这样。你难道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客人吗？难道你不懂得，如果你敢于暗示，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可能会怀有任何一种想要来给你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当恩人的念头——不管是哪个成员——你就等于是在骂他们不识大体、简直是胡思乱想吗？”

“我和我的太太您就别提了，太太，”鲍芬先生微笑着说；“我们不放在心上。”

“请原谅，可是我放在心上，”维尔弗太太回答说。

拉维尼娅小姐扑哧一笑，嘟囔着说，“对呀，可不是吗。”

“我要求我放肆的孩子，”维尔弗太太继续说，恶狠狠地瞧着她的小女儿，而这对她的小女儿却丝毫不产生任何影响，“请她对她的姐姐贝拉公平点儿；我要求她记住，看中她姐姐贝拉的人多着啦；而且，如果她姐姐贝拉接受了谁的关怀，她认为她自己也给了别人以完全相等的荣幸。”——说这话时她的身体还愤怒地抖了一抖。

但这时贝拉小姐反驳了，她平静地说，“我能为我自己说话的，是吗，妈。请您别把我扯进去。”

“您顺手抓住个我，指桑骂槐，倒是不错啊，”不服气的拉维尼娅怀恨地说；“不过我倒想问问乔治·桑普森，他对这件事情

怎么说。

"桑普森先生，"维尔弗太太宣布，这时她看见那位年轻的先生把他的塞子拔了出来，便一双眼睛阴森森地盯住他，使他又重新把塞子塞进嘴里："桑普森先生，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位朋友，和这幢房子的一位常客，我相信，他是太有教养了，不会经你这么一请，就插进来干涉的。"

她这么一捧，倒是感动了真心诚意的鲍芬太太，她后悔自己不该在心里对这位年轻先生不公道，于是她说，她和鲍芬先生欢迎他随时前来做客。他把嘴里的塞子拔出来，大方地表示感谢，并且回答说："非常感激，但是我总归忙着，无论白天和晚上。"

无论如何，贝拉补偿了所有这些缺陷，讨人欢喜地对鲍芬夫妇的好意表示接受，那一对好心肠的人儿总的说来是心满意足了，便向这位贝拉小姐建议说，一当他们认为满意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接她过去时，鲍芬太太将再来告知。这项安排由维尔弗太太郑重地点一点头，并且挥一挥她的手套表示批准，她似乎在说："我不计较你们的缺点，宽大为怀，答应你们吧，可怜的人。"

"顺便问问，太太，"鲍芬先生在转身要走的时候说，"你们有一位房客吗？"

"是一位绅士，"维尔弗太太回答，改变了她先前粗鄙的腔调，"不错，住在我们二楼。"

"我可以称他作'我们共同的朋友'呢，"鲍芬先生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怎么一个人，嗯？你们喜欢他吗？"

"洛克史密斯先生非常守时，非常安静，他是一位非常合意的房客。"

"因为，"鲍芬先生解释说，"必须让您知道我并不特别熟悉'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只见过他一回。您把他说得很好嘛。他

在家吗？"

"洛克史密斯先生在家，"维尔弗太太说。"是呀，"她朝窗外一指，"瞧他就在花园门口。他也许在等你们吧？"

"也许是吧，"鲍芬先生回答。"看见我进来了，或许是。"

贝拉留意地倾听了这段简短的对话。当她陪同鲍芬太太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同样留意地注视着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您好呀，先生，您好！"鲍芬先生说。"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跟您说过的，亲爱的。"

她向他问好，他也活跃起来，扶她上车，等等，态度很殷勤。

"回头见吧，贝拉小姐，"鲍芬太太说，和她大声亲切地告别。"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那时候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小约翰·哈蒙带给您看。"

洛克史密斯先生这时正在车轮旁为她拉好衣襟，突然回头一望，又向四面望望，然后才抬起头来瞧着她，脸色苍白得让鲍芬太太不禁喊叫出来：

"老天爷！"停了一会儿，她才又说，"您怎么啦，先生？"

"您怎么可能让她看见死人呢？"洛克史密斯先生回答。

"这只不过是个领养的孩子。我对她说起过这么一个孩子。一个我要用这个名字来叫他的孩子！"

"您让我吓了一跳啊，"洛克史密斯先生说，"您竟然说要让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人儿去见那个死人，这话听起来好象不吉利似的。"

这时，贝拉一直在怀疑洛克史密斯先生喜欢她。这种认识（因为这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认识）使得她比当初更多喜欢他一点儿呢，还是更少喜欢他一点儿？而这种认识使得她急于

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这是因为她想确定自己对他不信任的理由呢，还是因为她想要使他不再蒙受这种不信任？这些到目前为止，她自己心里也不明白。但是几乎一天到晚她都在全神留意着他，对于眼前这件小事情，她也在密切地留意着。

当他俩单独留在花园门前的小径上时，他俩对此都心中有数，而又心照不宣。

“这是两位值得尊敬的人，维尔弗小姐。”

“您很了解他们吗？”贝拉问。

他微笑了，用笑容在责备她，而她脸红了，在责备着她自己——两人都明白，她是想要诱使他作出不真实的回答——这时他说：“我听人家说起过他们。”

“的确，他告诉我们说，他只见过您一次呢。”

“的确，我想他是只见过我一次。”

贝拉这时非常紧张，恨不得把她刚才问的话收回来。

“因为我对您很感兴趣，我一听，好象人家要把您和那个遭人暗害埋进坟墓里的人联系起来，我就不由得心惊胆战，我的表情让您觉得奇怪了。我本来应该知道——当然，马上就该知道——不可能是那个意思。不过我的兴趣并没有改变。”

贝拉小姐在沉思中回到起居室，放纵的拉维尼娅用这样一席话来迎接她：

“喂，贝拉！我希望你的愿望总算实现啦——靠你的鲍芬夫妇实现啦。这下子你可够阔啦——跟你的鲍芬夫妇在一道。你可以高兴怎么卖俏就怎么卖俏啦——在你的鲍芬夫妇家里。可是你别拖上我去你的鲍芬家，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以及你的鲍芬夫妇！”

“假如，”乔治·桑普森先生闷闷不乐地把他的塞子拔出来，

说，"贝拉小姐的鲍芬先生再跑来跟我说他这些废话，我只希望他明白——就象男子汉跟男子汉打交道一样——他这么做要当心吃——"他正要接下去说"吃亏"，但是拉维尼娅小姐对他的思维能力毫无信心，并且觉得他的演说根本牛头不对马嘴，便猛地一下把他的塞子重又给塞上，那股泼辣劲儿，把他眼泪水都逼出来了。

这时可敬的维尔弗太太在用她的小女儿作对象指桑骂槐地把这两位鲍芬教训了一顿之后，对小女儿的态度变得和蔼了，她又进一步把她至今还留作后备不曾发挥的最后一点儿性格力量也发挥出来。这便是，拿出她的相面家本领来对全家人加以启迪；每当她施展她的这套本领时，都使雷·维·感到非常可怕，因为任何一个预见性比她差些的人，都看不出那许多她往往都能看出的阴暗和邪恶来。而现在维尔弗太太之所以这样做，必须指出，只是由于她对这两位鲍芬的嫉妒，恰恰在这同一时刻，她心中已经在想，她将怎样在她那些无缘与鲍芬相识的朋友们面前，拿恰恰是这两位鲍芬和他们的发迹作为自己夸耀的资料了。

"说到他们的气派，"维尔弗太太说，"我没啥好讲的。说到他们的外表，我没啥好讲的。说到他们对贝拉不存私心，我没啥好讲的。但是，鲍芬太太那张面孔上所表现的狡猾、诡诈，那种老谋深算的策划，真让我浑身发抖。"

为了毋庸置疑地证明这些卑劣属性都出现在鲍芬太太的身上，维尔弗太太便当场抖了一抖。

第十章

一项婚约

维尼林家的大厦里人心激动。那位熟透了的年轻女士就要(连同她的香粉和一切)嫁给那位已过中年的年轻绅士了，她将要从维尼林家里嫁出，而维尼林夫妇将主持婚礼早餐。分析化学家原则上是反对这幢房子里所发生的每件事情的，当然也反对这项婚姻；但是人家却不曾费心来向他征求同意，一辆弹簧马车已经驶来，正在大门口卸下温室栽培的植物，以便明日的盛筵可以锦上添花。

这位已经熟透了的年轻女士是一位颇有资财的女士。这位已过中年的年轻绅士也是一位颇有资财的绅士。他把他的财产用于投资。他带点外行味儿，趾高气扬地走进伦敦商业区，出席经理会议，还经营股票交易。正如他们这一代人中的有识之士颇为熟知的那样，股票交易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一做的事情。不必有祖宗，不必有确定的性格，不必有教养，不必有思想，不必有礼貌；有股票就行。有足够的股票可以参加某某公司的董事会，可以在伦敦巴黎之间穿梭往来，办些神秘莫测的事务，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就行。他从何处来？股票。他往何处去？股票。他的趣味何在？股票。他可讲任何道德原则？股票。什么东西把他塞进了议会？股票。也许他本人从来不曾

取得任何成就，从来不曾倡导过任何事情，也从来没做出过任何事情！只需千篇一律地回答：股票。呵，强大的股票！把那些空虚的形象抬得那么高，使我辈贱若蛆虫的小民，如同迷醉于天仙子①或者鸦片烟一般，日夜哭泣叫喊，"求您行行好，把我们的钱全拿走吧，为了我们把它挥霍掉吧，把我们买下吧，卖掉吧，毁灭掉吧，只求你们去和那些世上的大亨们平起平坐，并且用我们的脂膏养肥你们自己！"

正当爱神和美神在为婚姻之神准备那支明天要点燃的火炬的时候，特威姆娄先生却感到心事重重。看来熟透了的年轻女士和已过中年的年轻绅士两位一定毫无疑问地成了维尼林家最老的朋友。也许，两个人都是他的受监护人吧？但是这不大可能呀，因为这两人都比他年纪更大。维尼林从头到尾受到他们的信任，也为了诱使他们走向圣坛、结为夫妇做了很多事情，他对特威姆娄谈起过，他怎样对维尼林太太说，"阿纳斯塔蒂娅，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呵。"他对特威姆娄谈起过，他怎样把索福罗尼娅·阿克雪姆小姐（那位熟透了的女士）看做亲姐妹，又怎样把阿尔福莱德·拉姆尔（那位已过中年的年轻绅士）看作亲兄弟。特威姆娄曾经问他是不是阿尔福莱德的低班同学？他回答说，"不完全是那样。"那么索福罗尼娅是不是他妈妈的干女儿呢？他回答说，"不明明白白如此。"特威姆娄摸摸自己的额头，感到莫名其妙。

但是，两三个礼拜之前，当特威姆娄在圣詹姆士广场的杜克大街上那家马车店院子楼上，一边坐着看报纸，一边啃他的干面包，外加一杯淡茶的时候，收到一封芳香扑鼻的、折成三

---

① 天仙子，一种茄科有毒植物。

角形的、印有维尼林太太的姓名缩写花纹的便笺，恭请她的最亲爱的特威姆娄先生，如果是日别无要事在身，务请驾临赏光，与亲爱的波茨纳普先生及主人夫妇共进午餐，以便对一项重大家庭事务交换意见；在重大家庭事务这几个词下还划了两条道道，并且划了一个惊叹号。特威姆娄的回答是："别无他事，极感荣幸，"便立即赴约，以下便是所发生的事情：

"亲爱的特威姆娄，"维尼林说，"阿纳斯塔蒂娅这么不客气地邀请您，而您就马上来到，真是太好了，真是象个老朋友，老朋友。您认识我们亲爱的朋友波茨纳普罗？"

特威姆娄应该是认得亲爱的朋友波茨纳普的，他曾经让他十分尴尬过，于是他说他的确认识他，波茨纳普也给以同样的回答。显然，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内，波茨纳普已经被人做过大量工作，使他相信自己很多、很多、很多年来已经是这幢房子里的亲密朋友了。他以一种最象朋友的姿态，宾至如归地背对壁炉站立着，俨然是一座小型的太阳神雕像①。特威姆娄尽管迟钝，也曾察觉到，维尼林家的客人们都是多么快地就被维尼林编造的故事所感染。但是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的朋友阿尔福莱德和索福罗尼娅，"蒙面预言家维尼林继续说："我们的朋友阿尔福莱德和索福罗尼娅打算结婚了，亲爱的伙计们，你们听了一定会很高兴。我的妻子和我把这当作一件我们家的事情，因此全部的安排都由我们负责，当然，我们第一步便是要把这件事通知给我们的知己朋友们。"

（"哦！"特威姆娄想，眼睛望着波茨纳普，"那么就只有我们

① 太阳神雕像，指爱琴海中罗德岛上闻名世界的三十英尺高的阿波罗雕像。

两个，另一个是他。”）

“我真希望，”维尼尔说下去，“蒂平斯夫人今天也能在场；但是她总是有人邀请，可惜今天没有空。”

（“哦！”特威姆娄想，眼睛直转悠，“那么一共有三个罗，另一个是她。”）

“莫蒂默·莱特伍德，”维尼林又继续说，“你们都认识他的，此刻不在城里；但是他这人就是古怪，写信来说，对于我们要求他在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一事，他不想拒绝，虽然他不懂他能干点什么。”

（“哦！”特威姆娄想，眼珠子滚来滚去，“那么一共有四个罗，另一个是他。”）

“布茨和布鲁尔，”维尼林说，“你们也都认识他们的，我今天没有邀请；不过，我是准备到时候再请他们出场。”

（“那么，”特威姆娄想，眼睛闭起来了，“一共有六——”但是这时，他撑不住了，一直到午餐过后，分析化学家受命退场时，才完全恢复平静。）

“咱们现在，”维尼林说，“来谈本题吧，真正的本题，咱们几个自家人要来商量的本题。索福罗尼娅的双亲已经故世，没有人为她主持婚事。”

“那就您来为她主持吧。”波茨纳普说。

“我亲爱的波茨纳普，这不行。有三点理由。第一，因为我心头还有许多可敬的知己的朋友，我不可以如此妄自尊大。第二，因为我还不是如此缺乏自知之明，以为我配得上担当这个角色。第三，因为阿纳斯塔蒂娅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儿小迷信，她不愿意我在娃娃长大出嫁之前，给任何人主持婚事。”

“如果他主持了又会怎么样呢？”波茨纳普问维尼林太

太。

“我亲爱的波茨纳普先生，我知道这是很愚蠢的，但是我有个本能的预感，如果汉密尔顿先给别人主过婚，他就决不会再给娃娃主婚了。”维尼林太太把她张开的两手紧贴在一起，那八只鹰嘴似的手指头和她那只鹰钩鼻子显得那么相象，以至于戒指上那些崭新的宝石对于区别手指和鼻子成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是，我亲爱的波茨纳普，”维尼林说，“这儿有一位 我 们家的久经考验的朋友，我认为，并且希望您也会同意，波茨纳普，这项愉快的职责几乎天然应该落在他身上。这位朋友，”他说这话的口气仿佛在场的有大约一百五十个人，“此刻正在我们中间。这位朋友便是特威姆娄。”

“当然啦！”这句话是波茨纳普说的。

“这位朋友，”维尼林更加坚定不移地重复说，“是我们亲爱的好特威姆娄。并且承蒙您如此爽快地赞同我和阿纳斯塔蒂娅的这个意见，我真不知如何向您表达我心中的快慰，因为您也是我们的一位同样亲密、同样久经考验的、居于如此值得自豪的地位上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自豪地居于这个地位上的——或者我应该说他使阿纳斯塔蒂娅和我居于如此可以觉得自豪的地位上，因为他使自己居于这样一个卑微的，做我们的娃娃的教父的地位上。”并且，维尼林的确感到如释重负，发现波茨纳普丝毫无意对他抬高特威姆娄表示嫉妒。

于是，那辆弹簧马车清晨才会驶来，在那玫瑰花一般的时刻里把鲜花撒在楼梯上，并且特威姆娄也才要去察看他次日即将在那儿扮演尊贵角色的场所。他刚刚上教堂去过了，记住了走廊里各种各样容易绊脚的障碍物，教堂的看门人给他作了向

导，她是个极其阴郁的寡妇，她左手好象生着很重的风湿病，而其实，是有意地向上抬起，用来代替一个接收赏钱的钵子。

维尼林在他的书房里沉思默想的时候，习惯于坐在这里望着那幅去坎特伯雷朝圣的油画的雕花镀金框架出神。他从那儿飞奔出来，为了拿一篇他写下的小文章给特威姆娄看，这是一篇他为宣扬时髦风尚所准备的喇叭的花腔，其中描写着，如何于本月十七日，在圣詹姆士教堂，某某神父，在某某神父的协助下，使庇卡德利广场萨克维尔街的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与约克郡已故霍拉旭·阿克雪姆的独养女索福罗尼娅结成良缘。以及这位漂亮的姑娘如何从斯塔康尼亚的汉密尔顿·维尼林先生家中，由斯尼格斯沃斯庄园的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二表兄圣詹姆士广场公克大街的梅尔文·特威姆娄先生主婚出嫁。当他拜读这篇大作的时候，特威姆娄有些迟钝地了解到：假如某某神父和某某神父，有了这次引进的机会，而仍不能侧身于维尼林家最亲密的最老的朋友之列，那就只好怪他们自己了。

这以后，索福罗尼娅出场了(特威姆娄有生以来只见过她两次)，感谢特威姆娄扮演已故的，就算是约克郡的，霍拉旭·阿克雪姆先生。她之后阿尔福莱德出场(特威姆娄有生以来只见过他一次)，来做同样的事情，他看来光彩照人，却不免带几分寒碜，好象他生来只为在蜡烛台前过活，如今被放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是由于某种严重的错误。这以后，维尼林太太来到了，她浑身上下一片鹰气，情绪上流露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小疙瘩，就好象她鼻梁上那颗显而易见的小疙瘩一样，她出来对她亲爱的特威姆娄先生说："又操心又兴奋，真累死人呀，"一边勉强地从分析化学家手里接过一杯柑桂酒，提了提神。这以后，新娘的女友们便开始从全国各地乘火车赶到，仿佛是被一位不曾出场

的陆军中士招募而来的一群可爱的新兵；因为，当她们到达维尼林兵站的时候，犹如置身于一间营房之中，大家都是陌生人。

于是，特威姆娄回到圣詹姆士广场杜克大街的住处，去吃他那盘盛着一块排骨的羊肉清汤，并且读一读婚礼仪式，以便明日能对答如流。他情绪低沉，感到这间马车行院子楼上的房间内气氛郁闷，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心头有一个伤痕，这是那群可爱的新娘女伴中最可爱的一位给造成的。因为，这位可怜的、小小的、无害于他人的先生，和我们大家一样，也曾一度动过春心，而她却未作反应(她往往都不作反应)，他认为这位可爱的女伴，与他心中的人儿当时的模样很是相象(她完全不象他那位心上人)，并且假如这位心中的人儿不曾因贪图钱财另嫁别人，而出于爱情与他结了婚，他与她会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是一定不会这样的)，而她也必定至今对他百般温存(而她的粗鲁是众所周知的笑柄)。特威姆娄坐在火炉旁暗自思忖，用他一双干瘪瘦小的手托着他干瘪瘦小的头，他的干瘪瘦小的肘部便抵在他干瘪瘦小的膝盖上，特威姆娄是忧郁的。“没有个可爱的人来这里跟我作伴！”他想着。“俱乐部里也没有个可爱的人！一片荒凉，一片荒凉，一片荒凉呀，我的特威姆娄！”他便这样昏睡过去，全身象触电似地抽搐着。

次日清晨，那位可怕的老蒂平斯夫人(已故托马斯·蒂平斯爵士的遗孀，他是被英王乔治三世陛下误认作另一个人而授予爵位的，这位国王在授勋仪式上雅兴大发，愉快地说着：“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哪个，哪个？怎么，怎么，怎么？”)①已开始让人给她染色上光，以便光临这个有意义的场面。她一向以

① 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在位)晚年患有精神病。

善说俏皮话闻名，她必须及早赴会，亲爱的，别失去一点儿引人发笑的机会。在以她的名字通报的那堆帽子和衣服里面，那一小块儿这个真正的女人到底藏在哪里，恐怕只有她的那个女仆才会知道，但是所有这堆被你看作是她的东西，你在朋德大街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或者你不妨把她这个人剥掉一层，削掉一层，再刮掉一层，用她造出两个蒂平斯夫人来，而仍然不会深入到能够触及那块真东西的地步。她，蒂平斯夫人，有一只巨大的金质单眼镜，她用它来观察周围的活动。如果她每只眼睛上都有一只单眼镜的话，那将可能让她那另一只眼睛上的塌眼皮也抬起来，使她看来更匀称一些。不过在她所戴的那一朵朵人造假花上都有着常年不败的青春，而且她的情人名单也是排得满满的。

“莫蒂默，你这个坏东西，”蒂平斯夫人说，把她的单眼镜移来又移去，“你负责照管的人在哪儿呢，新郎呢？”

“天地良心，”莫蒂默回答，“我不知道，我也不操心。”

“该死的东西！你就是在这样尽你的责任吗？”

“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在仪式的某个时刻里从后面撑着他，就象对待拳击比赛中的那个主角一样——除了这个感觉以外，我向您保证，我不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莫蒂默回答。

尤金也在场，那副神气似乎他本以为是来参加一场葬礼的，结果却是一场婚礼，因此大失所望。这个场面是在圣詹姆士教堂的法衣室里，书架上放着一些古老的皮面登记簿，它们很可能是用许多蒂平斯夫人的皮装订的。

然而，你听！马车到门口了，莫蒂默要照管的人来到了，看上去颇似一位依样仿造的靡菲斯特①和那位绅士家族里的一位

① 靡菲斯特，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魔鬼。德国诗人歌德曾把它写在诗剧《浮士德》中。

不曾被人公认的成员。蒂平斯夫人透过她的单眼镜把他审视一番之后，认为他是一表人才，新娘子算是抓对了人；而莫蒂默，当新郎向他走近时，却情绪极为低沉地评论说：“我相信要我管的就是这家伙，见他的鬼去！”越来越多的马车停在门边，瞧，其他人物也一一出场。蒂平斯夫人站在一只软垫上，透过她的单眼镜仔细观察，作出这样的评定：“新娘；四十五岁，不会差过一天；衣服三十先令一码；面纱十五英镑；手帕，人家送的。两位女傧相；有意压低点儿，免得遮过新娘，所以都不是大姑娘，十二先令六便士一码的衣服，花是维尼林家的，翘鼻子的那个挺漂亮，只是太忘不了她那双袜子，帽子三英镑十先令。特威姆娄；她要真是他女儿的话，上帝算解脱了这位亲爱的先生，甚至假装是他的女儿他都那么紧张，这也难怪他。维尼林太太；没见过这么好的天鹅绒，她从头到脚那副行头能值两千英镑，简直是个珠宝店的橱窗，老子一定是个开当铺的，要不，这些人哪儿来的这些东西？客人们都是些无名之辈；一群无聊的家伙。”

仪式举行过了，登记册上签过名字了，蒂平斯夫人也在维尼林陪伴下走出了神圣的殿堂，马车一辆辆驶回斯塔康尼亚，仆人们都胸佩纹章，手举鲜花，到达维尼林的屋前，一间间客厅富丽堂皇，波茨纳普夫妇在这里等候这幸福的一对；波茨纳普先生，刷子似的头发得到充分的发挥；那只威严的摇木马波茨纳普太太，不可一世地轻佻。布茨与布鲁尔和其他两位缓冲器也都在场；每位缓冲器的钮洞里都插着一支鲜花，头发鬈曲，手套紧紧扣上，显然是做好准备才来的，万一新郎出了意外，马上顶替成亲。新娘的姑母，她的最亲的亲人，也在场；她是一位美杜莎①

① 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目光所及，一切化为石头。

型的寡妇，戴顶石头般坚硬的帽子，眼睛瞪着，存心要把她的同类们都化为顽石。今天在场的还有新娘的财产托管人，一副吃豆饼长大的小生意人派头，戴只月亮似的圆溜溜的眼镜子，让人们对他很感兴趣。维尼林对这位托管人展开了攻势，把他当做他最老的朋友(第七个了，特威姆娄想)，与他一道退入阳台间去密谈，不言而喻，维尼林也是她的一个托管人，他们正在安排关于财产的事情。有人甚至听见两只缓冲器在悄悄地说什么三——万——英——镑！嘴巴一边还津津有味地咂着！象是在品尝最为鲜美的牡蛎一般。那些无聊的无名之辈，没想到他们跟维尼林竟会如此亲密，便打起精神，双手一抱，不等吃婚礼早餐，便对维尼林说了许多不敬的话。同时维尼林太太，怀里抱着娃娃，打扮得象个女傧相一般，在人群中翩翩飞舞，满身的金刚钻、绿宝石和红宝石，发射出五光十色的闪亮。

分析化学家和糕饼师傅的下手们之间正在进行着几项争执，在他终于达到了不失尊严的结局，取得了他认为是应得的胜利之后，这才宣布开始早餐。餐厅之富丽堂皇丝毫不亚于客厅；极其丰盛的酒宴，所有的骆驼全都出场，桌上堆满了杯盘碗盏。一只宏伟壮观的大蛋糕，装饰着爱神，银色的花朵，还打上几只表示真实爱情的同心结。在下楼之前，维尼林取出一只光彩夺目的手镯，把它扣在新娘的手臂上。然而似乎大家都只把维尼林夫妇看作一对还算过得去的男房东和女房东，他们这样做，只是在做按人头收费用的生意而已，似乎没有谁把他们看得比这更高一些。新郎和新娘各说各的，各笑各的，象他们平时一样；缓冲器们则有条不紊、坚持不懈地在一盘盘佳肴美味中大显身手，也象他们平时一样；那一群平庸的无名之辈彼此滥施恩惠，一杯接一杯地互敬香槟酒；但是波茨纳普太太则把她那一溜鬃毛弯

成个弓形，堂而皇之地前后摇摆着，她拥有一批远比维尼林太太更多的恭敬的听众；而波茨纳普则几乎是在以主人自居。

另一种悲哀的情况是，维尼林让迷人的蒂平斯夫人坐在他的一边，又让新娘的姑妈坐在另一边，他于是发现，要在她们之间维持和平实在是非常困难。因为，这位“美杜莎”不仅是明白无误地死瞪着那令人销魂的蒂平斯夫人，一心想把她化为顽石，而且，每当那可爱的人儿讲出一句活泼的话语来，她便紧接着响亮地把鼻子大哼一声，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慢性的伤风受寒头痛症，但是也可以解释为愤怒和轻蔑。并且，由于这种哼声之发作每次都有其规律性，终于使在座的宾客们对之表现出一种期待，当它要再度发出的时刻，大家都尴尬地闷声不响，而因为大家都这样等待着它的发作，便使它每次出现都显得更为有力。这位石头般坚硬的姑妈还采取了一种令人难堪的作法，凡是蒂平斯夫人尝过的菜，她一概拒绝：当仆人给她送上时，便大声说道：“不，不，不，这不是我吃的，拿走，拿走！”仿佛故意暗示出她心头的一种顾虑：如果从同一类肉食中吸取过营养的话，她很可能也会变得和那个迷人精一个模样，那岂不完蛋了。蒂平斯太太对她的敌人也心中有数，她试用过一两句年轻人说的俏皮话，又试用过她的单眼镜；但是，这位石头般坚硬的姑妈用她刀枪不入的头盔和哼哼哼的甲胄，把敌人的一切武器都反弹回去，使之失效。

另有一种讨人厌的情况是，客人中那些平庸的无名之辈，竟彼此合谋，存心显得无动于衷。他们坚持不为那群金骆驼和银骆驼所吓倒，并且结成一帮来公然蔑视那些精巧镂花的冰酒缸。他们甚至好象是联成一气来含糊其词地影射说，男房东和女房东将从中捞到一大笔钱，他们几乎是摆出了一副顾客的派

头。几位女傧相也未能施展出什么有所补益的影响，因为，她们既对新娘子很少有兴趣，相互之间也感到索然无味，这群尤物便各自见仁见智地品评起在场诸女士的衣饰来。这时，那位新郎的男傧相，累得精疲力竭，靠在一把椅子上，似乎在利用这机会忏悔地沉思他这辈子所做过的一切错事；他的朋友尤金这时也靠在他的椅子上，似乎也在沉思，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所想的却是他将乐意去干些什么错事——尤其是干在眼前的这一伙人身上。

情况既然如此，那些例行的仪式便进行得沉闷而乏味，漂亮的新娘亲手切开的那块宏伟壮观的蛋糕只是令人看来不堪下咽。然而，所有非说不可的话都说到了，所有非做不可的事也都做过了(包括蒂平斯夫人打呵欠、昏睡、又懵懵懂懂地醒过来)，人们在匆忙地为新婚夫妻去怀特岛旅行进行准备，院子里挤满了铜管乐队的乐师和看客们。众目睽睽之下，算是分析化学家倒霉，命中注定了要吃点苦头和遭一回嘲笑。原来，他正站在门前石阶上为这场告别增添光彩的时候，忽然一只沉重的皮靴狠狠地打在他脑袋上，这是大厅里的一位缓冲器一时兴起，从糕饼师傅的下手脚上借来的，他为了讨个吉利，把靴子冲着临行新人的身后甩将过去，却因为他灌饱了香槟酒，打错了目标。

于是大家重又登楼，进入那些豪华的客厅——人人酒足饭饱，两颊绯红，仿佛大家一块儿生了猩红热似的——在客厅里，那群结成一帮的无名之辈心怀恶意地用他们的两条腿在垫脚凳上发泄怨气，尽情地糟蹋着这些阔绰的家具。于是，蒂平斯夫人，她已经完全搞不清今天是否就是前天，或者是后天，或者是下礼拜的哪一天了，便悄然消失；莫蒂默·莱特伍德和尤金也消失了，特威姆娄也消失了，石头般坚硬的姑母也宣告退席——她

是不肯悄然消失的，而要坚如磐石地屹立到底——甚至那群无名之辈也都慢慢儿不知去向了，于是一切也到此结束。

一切到此结束，这意思是说，目前暂告结束。而还有另一段时间即将来临，大约是在两个礼拜之后吧，事情发生在拉姆尔先生和太太之间，地点在怀特岛上珊克林地方的海滨沙滩上。

拉姆尔夫妇在珊克林的海滨沙滩上散步已经有一阵子了，从他们留下的脚印上可以看出，他俩并没有手挽着手，并且他俩走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还可以看出，他俩在散步时心情不佳；因为，这位太太用她的阳伞，在她面前的湿沙上戳了许多渗水的小洞眼，而这位先生却把他的手杖拖在身后边。好象他真的就是魔鬼靡菲斯特家族中的一员，走路时还有一根尾巴拖在后边。

"那么，索福罗尼娅，您是不是想要告诉我——"

长久沉默之后，他这样开始讲话了，这时索福罗尼娅两眼冒着凶猛的怒火，转过身来面向他。

"别硬往我身上栽，先生。我问您，您是不是想要告诉我？"

拉姆尔先生又沉默了。他俩便又象先前一样地走着。拉姆尔太太鼻孔张大，牙齿咬着下嘴唇；拉姆尔先生左手捏着他姜黄色的胡须，把它们拢在一起。他正透过一丛姜黄色的密林对他的爱妻偷偷地皱着眉头。

"问我是不是想说！"过了一会儿，拉姆尔太太重复说。"往我身上栽！这种没男人味儿的奸诈！"

拉姆尔先生停下脚步，把胡子松开，对她瞧着。"这种什么？"

拉姆尔太太轻蔑地回答他，既不停下来，也不回头看。"这种卑鄙。"



佳 偶

他重又走到她身旁，相距一两步远，反驳说："您不是这么说的，您是说奸诈。"

"假如说了又怎么样？"

"不存在什么'假如'。您是说了。"

"我说了，好吧。怎么样呢？"

"怎么样？"拉姆尔先生说。"你有脸来对我说这种话吗？"

"还说脸呢！"拉姆尔太太回答，冷漠而又轻蔑地瞪着他。"请问，先生，您又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

"我没说过呀。"

因为这恰巧是事实，拉姆尔太太便只好采用女人的办法，说，"管您说没说过，我都不在乎。"

又走了一小段路，又沉默了一会儿，拉姆尔先生打破了沉默。

"您就任着性子干下去吧。您认为您有权利问我是不是想要告诉您。我想要告诉您什么呢？"

"告诉我，您是个有钱人吗？"

"我不是。"

"那么您是用欺骗手段娶了我？"

"就算是吧。下一步该是您想对我说什么了。您是不是想说您是一个有钱人呢？"

"我不是。"

"那么您是用欺骗手段嫁给了我。"

"如果您是那么蠢的一个想靠讨老婆发财的人，那您就上了您自己的当，或者说，如果您是那么贪得无厌，那您就是太心甘情愿上外表的当了。这是我的过错吗，您这个冒险家？"这位太太声色俱厉地逼问。

“我问过维尼林，他告诉我您有钱的。”

“维尼林！”话音里带有极大的轻蔑。“我的事维尼林知道什么？”

“他不是您的财产委托人？”

“不是。我没有委托人，除了您把我骗到手娶我那天看见的那个。他受托管理的也不是件很难办的事情，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笔一年一百一十五英镑的年金而已。我想还有点儿零头先令和便士吧，如果您非常计较准确数目的话。”

拉姆尔先生对他的同甘共苦的伴侣送去了一个绝非亲爱的眼光，他又喃喃自语地说了点什么；然而他又立即打住。

“一个问题来，一个问题去。又该我提问了，拉姆尔太太。是什么让您认为我是个有钱人呢？”

“是您让我这样认为的呀。也许您会抵赖，说您没有在我面前老是装出那副样子吧？”

“但是您也问过什么人的。来吧，拉姆尔太太，咱们真话对真话。您问过谁的吧？”

“我问过维尼林。”

“而维尼林对我的了解，就象他对您的了解一个样，或者说，就象任何人对他的了解一个样。”

静悄悄地走了更长的一段路，新娘突然停下不走了，她感情激动地说：

“我绝不会原谅维尼林夫妇干的这件事！”

“我也绝不会。”新郎回答说。

就这样，他俩又朝前走，她把这些怒气发泄在沙滩上；他则拖着一条沮丧的尾巴。潮退了，仿佛把他俩突兀地丢在光秃秃的海岸上。一只海鸥飞来从他们的头顶上掠过，对他们发出几

声嘲笑。深褐色的悬崖上刚刚还涂着一层金黄，这时已经只看见一片潮湿的泥土了。大海传来奚落似的咆哮声，滚滚海涛在远处堆砌如山，一浪高过一浪，探头瞧着这两个钻进了圈套的骗子，并且一块儿顽皮地、兴高采烈地游戏着。

“当您说我嫁给您是为了贪图钱财，”拉姆尔太太又说话了，态度是严峻的，“您是不是还假装相信，有什么合乎情理的可能性让我会因为爱上您的人品所以嫁给您？”

“问题仍然是双方面的，拉姆尔太太。您所假装相信的，又是什么呢？”

“那么您是首先欺骗我，然后又侮辱我！”这位太太大声喊出来，胸部起伏不已。

“完全不是如此。事情不是由我发端的。那个一语双关的问题是您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新娘重复着他的话，她的阳伞在她发怒的手中折成了两截。

他的面孔变成青白色，鼻子周围显出一些不祥的斑点来。似乎有个魔鬼亲自用他的手指，在方才的片刻之间，在他的鼻子上乱点过一阵。然而，他还是有克制力的，而她却没有。

“丢掉它，”他冷静地建议，意思是指阳伞；“您把它弄得不能用了；您拿着它显得非常可笑。”

而这时她忿怒地骂他是“老奸巨猾的恶棍”，把手上的那件破玩意儿一掷，掷得正好落下时打在他身上。一瞬间，魔鬼的指印显得更白了，但是他依旧在她身旁往前走。

她放声大哭，说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女人，是个上了大当、受尽欺骗、遭人百般凌辱的女人。然后她说，假如她有勇气自杀，她一定会那么做的。然后她把他叫做无耻的骗子。然后她

问他，既然他卑鄙的如意算盘落得一场空，为什么他不亲手杀掉她，眼前的环境是这样的方便。然后又哭起来。然后她再发脾气，骂些骗子手等等的话。最后，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哭着，一下把她所有女性的、人家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情绪全部都表现了出来，在她的这些变化过程中，他脸上那些前面提到过的指印曾几度消失又出现，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恰象管风琴上一块块白色的键，而那位魔鬼演奏家便按着这些琴键，奏出一支乐曲来。他那青白色的双唇也终于张开，好象他在跑步跑得喘不过气来一般。然而他却一动未动。

"好了，起来吧，拉姆尔太太，咱们来通情达理地谈一谈。"

她坐在石头上，不理睬他。

"起来，我叫您起来。"

她抬起头，朝着他的面孔不屑地望了一眼，重复他的话说，"您叫我起来！叫我起来，真个儿的！"

当她又把头低垂下去时，她假装不知道他的两眼正死死盯在她身上；但是她整个身形都泄露出，她是知道的，并且她是很不自在的。

"这一套已经够了。来吧！听见没有？起来！"

她容许他搀住自己，站起身来，他俩又在散步了；不过这一次是面向他们的住处走去。

"拉姆尔太太，我俩都在骗人，而我俩结果都被人骗了。我俩都在咬人，而我俩都被人咬了一口。总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情。"

"是您先找上我的——"

"啧！咱们不来这一套了好吗。我们俩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既然您我都无可掩饰，干吗您我还要来谈它呢？再说，我

是大失所望，并且当众出了一场丑。”

“我就一钱不值吗？”

“您值的——您如果耐心等一会儿，我就已经谈到您了。您也是大失所望，当众出了一场丑。”

“我是当众受了一场伤害！”

“您现在够冷静了，索福罗尼娅，您可以理解，如果我不是同样受到伤害的话，您是不可能受到伤害的；因此说空话并没有什么益处，当我回头想想，我奇怪我怎么会愚蠢到那种程度，竟然对您寄予那么大的信任。”

“而当我回头想想——”新娘哭了，没有说下去。

“而当您回头想想，您奇怪您怎么会——您会原谅我这么说吗？”

“当然可以，既然说得有道理。”

“——愚蠢到那种程度，竟然对我寄予那么大的信任。不过现在是双方都愚蠢了一场。现在我没法摆脱您；您也没法摆脱我。下一步是什么？”

“是羞耻和痛苦，”新娘伤心地回答。

“我不这么看。下一步该是一种相互谅解，我想这会使我们度过困难。现在让我把话（让我扶着您走，索福罗尼娅）分三头说，为了简单明了些。第一，已经做了，就够了，别再让人家知道我们做了，反而招来羞辱。所以，我俩说定，严守秘密。您同意吗？”

“假如可能不让人知道的话，我同意。”

“可能！我俩彼此间装得那么象。难道说我俩连成一气还不能装给别人看？同意了。第二，我俩对维尼林夫妇都是有怨恨的，并且我俩对所有其他人也怀有怨恨，希望他们都会象我们

自己上当受骗一样，也上当受骗。同意了？”

“好的。同意了。”

“现在我们顺利地进入第三点。您骂我是个冒险家，索福罗尼娅。我就是个冒险家。说句不好听的老实话，我是的。您也是个冒险家，亲爱的。这样的人多得很。我俩同意保守自己的秘密，再携起手来一齐干，推行我们自己的计划。”

“什么计划？”

“任何一种可以为我们弄到钱的计划。我说我们的计划，是指我们共同的利益。同意了？”

她略为迟疑之后回答说：“我想是这样。同意了。”

“马上通过，您瞧！现在，索福罗尼娅，再只有五六句话了。我们彼此十分了解，不要一时冲动，用您过去对我的了解来挖苦我，因为我过去对您的了解也是一个样。挖苦我，您就是在挖苦您自己，我不愿意听见您说这种话。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这样好的谅解，顶好永远别那么做。总结一下：——您今天发了脾气，索福罗尼娅。以后别趁着性子再这样做，因为我的脾气可坏得很呵。”

于是，这幸福的一双，就这样签订了这项满怀希望的婚约，盖了章，办好交换手续，往回家走去。如果说，在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苍白的、气息全无的面孔上还有着那些魔鬼的指印的话，那么它们是显示，他存心要制服他的亲爱的妻子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办法是一举剥夺掉她任何恋恋不舍的自尊，无论是真的，或是假装的。他的这个目的似乎是立即达到了。当她在夕阳残照中伴随他一同向他们的安乐窝走去时，这位熟透了的年轻女士那张抬不起来的面庞上，此时此刻是极少需要再搽粉了。

第十一章

波茨纳普家风

波茨纳普先生是个富裕的人，因而在波茨纳普先生自己的心目中评价极高。他先是继承一笔很大的遗产，后来又通过婚姻娶到一笔很大的遗产，并且在海事保险方面大发其财，因此他非常之满足。他从来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都不能非常之满足，他感觉到，他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对大多数事物都特别感到满足、尤其是对他自己感到满足的光辉的榜样。

波茨纳普先生如此幸福地认识了他自己的优点和重要性之后，便决定，凡是他所不予理睬的东西他都不允许它存在。用这种方式排除不愉快，是一种高贵的、干脆利落的办法——且不说它又是非常方便——这样一来，更是大大有助于使波茨纳普先生在波茨纳普先生满意的心目中确立一席崇高位置。"我不想知道它；我不去谈它，我不允许它！"由于经常使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极其麻烦的问题从世界上清除掉，波茨纳普先生的右胳臂甚至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戏剧性动作，可以把这些问题一扫而空（当然是扫除得一干二净），一边嘴里还说着上面这几句话，同时面孔涨得通红。因为这些问题惹他生气。

波茨纳普先生的世界，从道德上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世界；不，甚至从地理学上说也不大，因为，虽说他的生意要靠和其

他国家进行商业贸易来维持，他却认为其他的国家，除了还可以做生意这一点重要的保留之外，都是一种错误，关于这些国家的风俗习惯等等，他照例干脆利落地评论说："不是英国的！"这时候，一眨眼工夫，只见他手臂那么一挥，面孔那么一红，便把它们全都扫除干净。除此之外，整个世界便是八点起床，八点十五分把脸刮光，九点早餐，十点去商业区，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波茨纳普先生对于艺术的概念，完整地说，不妨这样陈述：文学——大号字体排印的，各自描述如何八点起床，八点十五分把脸刮光，九点早餐，十点去商业区，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绘画和雕塑——一些表现八点起床，八点十五分把脸刮光，九点早餐，十点去商业区，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的教授们的模型和肖像。音乐——一种用弦乐器和管乐器演奏的高雅的表演（别无其他变奏），庄严地表现出八点起床，八点十五分把脸刮光，九点早餐，十点去商业区，五点半回家，七点晚餐。除上述这些聊以帮闲的艺术门类之外，不许再有其他，违者一律除名。不许再有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许！

作为一位如此杰出的可敬人物，波茨纳普先生觉察到，他责无旁贷地需要把上帝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因此他总是确切无误地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大凡不是那么崇高，或是不是那么可敬的人，可能会缺少这点儿特征，然而波茨纳普先生却永远够得上这个资格。上帝的心意必定就是波茨纳普先生的心意，这一点是非常显然的（也一定是非常令人感到舒服的）。

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一种信仰或学派所奉行的条款，本书的这一章便是斗胆采用它的代表人物的名字来作为标题的，叫做波茨纳普家风。这些条款被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就好象波茨纳普先生自己的脑袋被限于他的衬衣硬领之中一样；它们被

以一种嘣嘣作响的浮夸姿态发表出来，这声音颇有点波茨纳普先生自己那双皮靴的味道。

还有一位波茨纳普小姐。这只年轻的摇木马被教以她母亲的那套昂首阔步而又寸步不前的本领，然而母辈的高超技术尚不曾让她心领神会，事实上，她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尺寸的大姑娘，肩膀高耸，情绪低沉，胳膊肘冰冷，鼻子表面上生满粉刺，她仿佛是透过童年时代偶尔向女人的成年时代冷漠地偷望了一眼，马上又缩了回去，被她母亲满头的金银珠宝和她父亲从上到下的气派吓住了——仅仅是波茨纳普家风的那份沉重的份量就压垮了她。

在波茨纳普先生的头脑里，有某种构成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年轻人”，这东西不妨认为已经体现在他女儿波茨纳普小姐身上。这是一种麻烦的、不好对付的东西，它要求天下万物和它相比都等而下之，并且都要迁就于它。对于任何事情，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它会不会让这位年轻人脸红呢？而这位年轻人的麻烦在于，波茨纳普先生认为，她似乎在根本不需要脸红的时候却总是要脸红。好象在这位年轻人的过分无知和其他人的极端邪恶的知识之间划不清一条界线。波茨纳普先生说得好，褐、白、紫、灰这些最朴素的颜色，在这位年轻人眼里，都好象摆在一条受惊野牛面前的火红色一样。

波茨纳普家位于波特曼广场附近一个阴沉沉的角落里。他们是那样一种人，无论住在哪里，都一定是个阴沉沉的地方。波茨纳普小姐的一生，从最初在这个星球上露面的时候开始，从来都是处在一种阴沉沉的气氛之中；因为，波茨纳普先生的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在和其他年轻人相处中得不到什么益处，因此便被限于跟不是非常情投意合的岁数大些的人以及一些笨重的家具

作伴。波茨纳普小姐对人生的最初看法主要从她爸爸的靴子上、从昏暗的客厅里胡桃木和黄檀木的桌子上，以及从她家那些黑色巨人似的穿衣镜上所反照出的生活影子中得来的，这种看法是阴沉暗淡的。所以，难怪现在，当她几乎每天被堂皇地载在一辆高大的奶油色四轮敞篷马车上，身边坐着她的母亲，打公园穿过时，她在马车围帘上露出的身影，便恰似一个垂头丧气的、清早醒来还没下床、惊讶地对周围事物匆匆一望、便恨不能把头重新用床罩蒙上的年轻人。

波茨纳普先生对波茨纳普太太说："乔治娅娜快十八岁啦。"

波茨纳普太太表示同意地对波茨纳普先生说："快十八岁啦。"

波茨纳普先生对波茨纳普太太说："说实在的，我想我们应该在乔治娅娜过生日那天请几位客人。"

波茨纳普太太对波茨纳普先生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还掉所有那些应该还的人情了。"

于是波茨纳普先生和波茨纳普太太便约情十七位他们的知心朋友前来赴宴；后来，由于原先这十七位知心朋友都表示因为另有约会而深表遗憾，不能与波茨纳普先生和太太共进晚餐，他们便掉换了另外十七位知心朋友，以便把他们好心请人吃饭的事贯彻到底。当波茨纳普太太用一枝铅笔，把所有那些只能表示遗憾的人物从名单上勾去的时候，她说："反正是请过了，还过情了；"于是他们便成功地把一大批他们的知心朋友如此这般地做了处理，感到良心上大为轻松。

还有其他一些知心朋友不配被邀情赴宴，但却有资格被邀请在九点半钟之前来洗一次羊肉汤的蒸汽浴。为了对这些杰出人物也都一一还情，波茨纳普太太给这次宴会添上了一个小小

的、开场较早的晚会，还到音乐商店去请来一位行为端正的乐师，给家庭舞会的四对双人舞伴奏。

维尼林夫妇以及维尼林夫妇的那对崭新的新郎和新娘都是座上客；但除此之外，波茨纳普的住宅与维尼林的住宅毫无其它共同之处。波茨纳普先生可以容忍一个暴发户住宅中的陈设所表现出来的趣味，因为这种人需要这种东西，然而他本人却是远远高出于这种趣味之上的。波茨纳普家餐具的特点是结实得可怕。每样东西都做得看来尽可能地重，而且占据尽可能大的空间。每样东西都在自我夸耀地说："你只瞧见我这副丑样子，好象我不过是一块铅，然而我是那么多重每两值那么多钱的贵重金属呢；——你不想把我熔化了看看吗？"一只又粗又大、四面铺开的果盘架从餐桌中央一只其貌不扬的银盘中，发表了这番讲话，它浑身斑驳，仿佛是一下子爆发出来，并不曾精心修饰过似的。四只银质冰酒缸，每一只都装饰着四个眼珠突出的人头像，每只头像的每只耳朵上都耀眼地挂着一只大银环，也在餐桌各处表达出这种情绪，并且把它传给了大肚皮的银盐缸。所有巨大的银匙和银叉，当它们把诸位来客的嘴巴撑开的时候，也正是特地为了随着他们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把这种情绪塞进他们的咽喉里。

大多数客人也都和这些餐具一样，其中还包括几件份量特重的。然而，客人当中有一位外国绅士，波茨纳普先生邀请这位先生赴宴之前，是经过再三考虑的——他认为整个欧洲大陆都结成一气，和这个年轻人不共戴天——并且，不仅波茨纳普先生本人，而且所有在场者都表现出一种希奇古怪的倾向，都把这位先生当作一个耳朵不灵的小孩子来对待。

在接待他的时候，波茨纳普先生，作为对这位不幸生而为外

国人的人的一种体贴入微的让步，把他的妻子介绍为"马丹①波茨纳普"，把他的女儿也介绍作"马丹莫瓦赛勒②波茨纳普"，他还有意思再添上一句"马费列③"，但是他没让自己去冒这个大胆的险。当时到达的客人只有维尼林夫妇，他便（以一种不惜屈尊、勉为说明的态度）补充说："莫歇④维——耐——伦，"然后才转而只说英语。

"您喜欢伦敦吗？"波茨纳普先生这时以东道主的身分问道，那口气仿佛他是在给这个聋孩子喂点儿药水或药粉；"伦敦，伦德列⑤，伦敦？"

这位外国绅士表示他极其喜欢伦敦。

"您觉得伦敦很——大——吗？"波茨纳普先生一字一顿地说。

这位外国绅士觉得伦敦很大。

"而且很——富——吗？"

这位外国绅士觉得它，毫无疑问，"伊洛每芒·瑞西⑥。"

"我们说，非常之富，"波茨纳普先生以一种屈尊的态度回答。"我们英语的副词不用'芒'这个音结尾，并且我们发'西'这个音的时候，好象前而还有一个'特'似的。所以'富'这个词我们说'瑞奇'⑦。"

"瑞依奇，"这位外国绅士也说了一遍。

---

① 马丹，法语 Madame 的译音，太太。
② 马丹莫瓦赛勒，法语 Mademoiselle 的译音，小姐。
③ 马费列，法语 Ma fille 的译音，我女儿。
④ 莫歇，法语 Mousieur 的译音，先生。
⑤ 伦德列，法语 Londres 的译音，伦敦。
⑥ 伊洛每芒·瑞西，法语 enormé'ment riche 的译音，非常之富。
⑦ 瑞奇，英语 rich 的译音，富。

“您是不是发现，先生，”波茨纳普先生严肃地说下去，“在这座世界大都会，伦敦，伦德列，伦敦的街道上，有许多我们不列颠宪法的迹象，给您深刻的印象？”

这位外国绅士请他再说一遍，但还是没有全部听懂。

“不列坦尼格①宪法，”波茨纳普先生解释着，好象他在一所幼儿学校里当老师。“我们说不列颠，可是你们说不列坦尼格，是吗？”（他对他表示原谅，仿佛这不是他的过错。）“宪法，先生。”

这位外国绅士说，“迈，史的；我知道者个②。”

一位黄面孔、戴眼镜、前额上满是疙瘩的年轻先生，坐在餐桌拐角处一个临时加的座位上，这时候提高嗓子说了一声“爱斯克③”，又马上停住，引起全场轰动。

“迈维④，”这位外国绅士转过脸去对他说道。“爱赛各？阔当⑤？”

但是这位前额上满是疙瘩的先生暂时已经把他从那些疙瘩后面的脑袋里所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便暂时没再发言。

“我是在问，”波茨纳普先生说，重又接上他的话题，“您是否在我们的大街上——我们叫大街，你们叫‘巴维’⑥——注意到任何迹象——”

外国先生耐心而有礼貌地请问道：“什么叫做迹象？”

“就是痕迹，”波茨纳普先生说，“标志，您知道，外表——

---

① 不列坦尼格，法语 Britannique 的译音，即“不列颠”。

② 迈，法语 Mais的译音，是。史的，应为“是的”。者个，应为“这个”。

③ 原文为 Esker，是法语的“Est-ce que?”的误读。

④ 迈维，法语 Mais oui 的译音。然而，是的。

⑤ 爱赛各？阔当？——法语 Est-ce que? quoi donc?的译音。是吗？那么是什么呢？

⑥ 巴维，法语 pavé' 的误读，原意是“铺路石”。

足迹。”

“啊！您是说麻①的脚印子？”外国先生问道。

“我们叫‘马’，”波茨纳普先生以一种克制的态度说。“在英国，昂格里台尔②，英国。我们说‘马’。我国只有下等人才说‘麻’！”

“对不起，”外国先生说；“我宗摇③讲错！”

“我们的语言，”波茨纳普先生态度彬彬有礼，同时也意识到他自己总要讲对，“是很难的。我们的——语言——词汇——是很——丰富的，对外人说来，是很——费劲的。我的问——题——不——问，也罢。”

但是那位额头上生疙瘩的先生却不肯罢休，再一次发疯似地说了一声“爱斯克”，又再一次打住。

“我的问题不过是指，”波茨纳普先生解释着，态度很值得夸奖，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应尽地主之谊，“指我们的宪法，先生。我们——英国人——很为——我们的——宪法——感到自——豪，先生。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哪个——国家——也没有——我国——受惠于——上帝——如此——之多。”

“妻塔④国家呢？”外国先生又发言了，波茨纳普先生当即给予纠正。

“我们不说‘妻塔’，我们说‘其他’；是‘其’，和‘他’，您知道；”（态度仍然很宽厚）。“发音是‘其’——‘其’！”

“其他国家呢，”外国先生说。“它们怎么样？”

---

① 麻，应为“马”。

② 昂格里台尔，法语 Angleterre 的译音，英国。

③ 宗摇，应为“总要”。

④ 妻塔，应为“其他”。

“它们嘛，先生，”波茨纳普先生严肃地摇摇头说道；“他们嘛——对不起，我只好这么说了——勉强混混吧。”

“上帝也多少有点儿特别，”外国先生笑着说，“彼此相隔也不远呀。”

“毫无疑问，”波茨纳普先生表示同意这一点；“但是确乎如此。这叫做天命国祚。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命中有福，先生，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国家——不管哪个国家吧——相比，我们国家都是得天独厚。假如在场的都是英国人，我就会说，”波茨纳普先生接着说下去，同时向他的同胞们环视一圈，郑重其事地大肆发挥，“英国人兼有许多高尚的品质，谦虚、从容、负责、宁静，同时没有任何一点可能让一个年轻人脸红的东西，而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身上，您都不会发现他们能兼备这些美德的。”

做了这番小小的概括发言之后，波茨纳普先生的脸涨红了，这时，他想到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位生不逢辰的公民同时拥有这些优点的可能性是太渺茫了；于是，他用他那得意的挥舞右臂的动作，使欧洲其他地区和整个的亚洲、非洲、美洲都不复存在。

在座的听众从他这番话里获益匪浅；于是，波茨纳普先生感到他今天谈锋颇健，便微微含笑，话也因此多了起来。

“关于那位走运的财产继承人，维尼林，”他问道，“又听说什么消息没有？”

“除了听人家说，”维尼林回答，“他已经取得那笔财产之外，再也没有听说什么。有人告诉我，人家现在把他叫作拾垃圾的金人儿呢。我想，我在不久前对您提起过吧，那位年轻女士，她的未婚夫遭人谋害了的那位，是我一个店员的女儿呢。”

“对，您对我说过这个，”波茨纳普说；“顺便提提，我倒想请

您把这件事在这儿再讲一遍呢，因为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发现尸体的第一个消息是直接传到您的餐桌上来的(我那天在场)，这很奇怪，而您手下的一个人竟然又会和这件事如此密切相关，这也很奇怪。请您就谈谈这个，好吗?"

维尼林巴不得如此，他从哈蒙遭人谋杀的案件上已经捞到不少油水，他利用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名声，又交结了好几个崭新的知心朋友。真的，要是再碰上一次这样的好运气，那就几乎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是心满意足了。于是，他便对左右的客人中最便于下手的一位谈将起来(这当儿，维尼林太太也抓牢了那第二个最便于下手的客人)，他一个猛子扎进了这件案子的汪洋大海中，二十分钟后，从中重新浮出来，便已经和一位银行经理手挽着手成为知交了。而同时，维尼林太太也潜入这同一片海洋，捉住了一位有钱的轮船经纪人，拎住他的头发，把他安然无恙地捞了出来。然后，维尼林太太又不得不对更多的听众述说，她如何见到过那个女郎，这女郎又是如何确实生得漂亮，而且(如果考虑到她的身分)很拿得出手呢。她在讲这番话时，成功地炫耀了她那八只鹰爪似的手指头和这些手指头上套满的宝石钻戒，从而愉快地又抓住了一位在这片汪洋中漂流的将军，以及他的夫人和女儿，不仅使他们暂时中断的生气得以恢复，而且不到一小时便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密友。

虽然一般说来波茨纳普先生认为，就那位年轻小姐的面孔而言，把河里漂浮的尸体作为不恰当的话题，是很不足取的，但是，或许可以说，这件事他也沾一点边儿，他在其中也分享到了好处。这个话题并且提供了立竿见影的效益，它使得在座的来客不再只是一味眼瞪着冰酒缸出神而无话可说，它是合算的，因此他便也感到满意。

而这时，羊肉汤的蒸汽中渗入了一些野味香，和一丝儿残余的甜食与咖啡气味，蒸汽浴是完全准备就绪了，浴客们便一一来到；不过，是在那位谨慎小心的琴师（他好象被关在一座黑檀木监牢里奄奄待毙的俘虏一样），在钢琴的乐谱架前就座之后，才来到的。此时此刻，有谁能象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和他太太那么神情愉快，又那么配合得当呢？他是光彩焕发，而她则优雅雍容，彼此偶尔还交换一两下目光，他俩恰似牌桌上相对而坐的搭档，正在以整个英国作敌手，进行一场赌博。

浴客之中年轻人不多，而在波茨纳普家风的全套货色中是没有年轻人的份儿的（那位年轻的小姐永远不在此列）。秃脑袋的浴客们抱起双臂在壁炉前和波茨纳普先生交谈；胡须柔软光滑的浴客，礼帽捧在手里，向波茨纳普太太冲过去，又一一撤退下来；还有些徘徊不定的浴客，他们在四处游荡，审视着当摆设用的小盒子和瓷器，似乎怀疑波茨纳普先生有偷窃嫌疑，希望在这些瓷器底部找到他们自己丢失的什么东西；那些女性的浴客则一旁静坐，彼此比赛着她们象牙一般的肩头。在所有这段时间里——并且一向都是如此——可怜的娇小的波茨纳普小姐所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艰难尝试（如果她也曾做过这种尝试的话）都被淹没在她母亲那堂而皇之的摇木马的英姿中，她极力使自己不被人看到和想到，她仿佛正在计算着，象这种晦气的生日还得再过多少回。不知怎么，在波茨纳普家风的庄严的礼仪规定中，有一项大家心照不宣的神秘条款，那就是：谁也不准提起这是个什么日子。因而，大家对这位年轻姑娘过生日的事都绝口不谈，故意忽视过去，似乎大家一致同意，顶好是她就不曾出生过。

拉姆尔夫妇对亲爱的维尼林夫妇是太倾心了，简直一时半刻也离不开这对杰出的朋友，但终于，或是拉姆尔先生作了一次

非常公开的微笑，或是他把自己一只姜黄色的眉毛非常神秘地抬了一抬——反正非此即彼——，好象借此在对拉姆尔太太说：“你干吗不打出……”于是，她往四周一望，瞧见了波茨纳普小姐，便好象在应答似地，“那张牌？”而又好象是接到了回答：“对，”便走过去坐在波茨纳普小姐的身边。

拉姆尔太太表示她真是太高兴了，能够躲在一个角落里，安安静静地谈谈。

这场谈话想必会谈得非常安静，因为波茨纳普小姐怯生生地回答说：“啊！您真是太好啦；可是只怕我不会谈话呢。”

“咱俩这就开个头吧，”拉姆尔太太故作媚态地说，嘴角上挂着她最美的笑容。

“啊！只怕您会发觉我没味儿。可是我妈会谈话的！”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妈这时正在一边象她一向那样，不紧不慢地原地奔跑着，脑袋和脖子上的鬃毛弯成弓形，眼睛和鼻孔撑开着，一边在侃侃而谈。

“也许您喜欢读书？”

“喜欢的，至少我——不怎么太不喜欢读书，”波茨纳普小姐回答。

“依——嗯——音乐呢？”拉姆尔太太做作地先依呀嗯呀地一阵子，才说出了个“音”字来。

“我就算会弹琴吧，也没胆子弹呀。妈会弹的。”

（真的，妈有时确会以她那完全同样不紧不慢的原地奔跑和某种煞有介事的手舞足蹈的姿态，来到这件乐器上，把她的木马身体摇摆一番。）

“那您一定喜欢跳舞咯？”

“啊，不，我不喜欢跳舞，”波茨纳普小姐说。

"不喜欢？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会不喜欢跳舞？说真的，亲爱的，您让我大吃一惊啦！"

"我不知道，"波茨纳普小姐很犹豫了一阵子，又偷偷地对拉姆尔太太那张精心打扮过的面孔胆怯地望了几眼，才说，"我也可能会多么喜欢跳舞呢，如果我是个——您不会对别人说起啊，您会吗？"

"亲爱的！决不！"

"是的，我相信您不会说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个五朔节上扫烟囱的，我该会多么喜欢跳舞啊①。"

"啊呀！"拉姆尔太太因惊异而发出这样的感叹。

"瞧，我知道您会奇怪的，可是您不会跟别人提起的，您会吗？"

"我保证，心爱的，"拉姆尔太太说，"您让我比我坐在那边瞧着您的时候十倍地想要——现在我告诉您——想要好好了解您。我多么希望咱俩交上真正的朋友啊！把我当个真心朋友吧。来！别以为我是个嫁了人的邋遢老太婆，亲爱的；我只不过前几天才结婚呢，您知道；我还穿着新娘子衣裳呢，您说说看扫烟囱的怎么样？"

"嘘！妈会听见的。"

"她从她坐的那儿听不见的。"

"别那么太有把握了，"波茨纳普小姐说，声音又压低了些。"我是说，那些扫烟囱的好象跳得很开心呢。"

"如果您也是个扫烟囱的，或许您也会跳得很开心，是吗？"

波茨纳普小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

① 伦敦旧俗，每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为五朔节，届时扫烟囱者有传统集会，化装游行，载歌载舞，腾欢喧闹，最后还要痛饮一顿。



波茨纳普家风

"那么说，现在您不觉得跳舞开心罗？"

"怎么可能开心呢？"波茨纳普小姐说，"噢！多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有那么狠毒——还要有那么大力气——能杀死一个人，那么我杀掉的准是我的舞伴。"

对于社会上盛行的黛尔普西荷娜①的艺术所持的这种观点实在太新奇了，使得拉姆尔太太也面带几分惊讶地注视着她的年轻朋友。她的年轻朋友心神不定地坐在那里，把手指绕来绕去地抚弄着，仿佛尽力要把自己的胳臂藏住不让人看见。对付她这双欲藏又露的（短袖衣衫中的）玉臂，永远好象是她活在世上的一个重要而又无伤大雅的目的。

"这话听起来真可怕，是吗？"波茨纳普小姐说，脸上带着认为自己做错了事的表情。

拉姆尔太太不大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便微微含笑地望着她，鼓励她说下去。

"可是跳舞对于我，"波茨纳普小姐继续说，"现在是，而且从来都是一种折磨！我顶恨自己显得可怕。而我跳舞的样子是那么可怕！没人知道我在索特斯太太家里受的什么罪，我在那儿学跳舞，学请安行礼，还学其他那些怕人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在那儿他们想要教我学会这些东西。这些我妈都会。"

"无论如何，心爱的，"拉姆尔太太安慰她说，"这些事都过去了。"

"对，都过去了，"波茨纳普小姐回答说，"但是情况一点儿也没变好。在家里比在索特斯太太那儿还糟，那时候妈在那儿，现在妈也在这儿；可是爸不在那儿，那儿没这些个客人，也没有谁是

---

① 黛尔普西荷娜，(Terpsichora) 希腊神话中的舞蹈女神。

真正的舞伴。呵！瞧妈在跟那个钢琴旁边的人讲话！啊！妈在往一个人跟前走！呵，我知道她要把这个人带来给我了！呵，求您别带来，求您别带来呀，别带来呀！呵，走开！走开！走开！”波茨纳普小姐紧闭着两眼喊出这些发自内心的话，她的头向后仰靠在墙上。

但是那魔鬼在妈的引荐下向她走来了，妈说：“乔治娅娜，这位是葛罗姆巴先生。”于是这魔鬼便把他的牺牲品抓在手里，作为第一对舞伴跳起舞来，把她向自己的魔鬼城堡带去。于是那小心谨慎的琴师，察颜观色，见机行事，便马上弹起一支乏味的不成调的“曲子”来，于是波茨纳普家风的十六个信徒，便从头到尾跳出了一套这些数目字：1，八点钟起床，八点一刻把脸刮光，——2，九点吃早饭，——3，十点钟去商业区上班，——4，五点半回家，——5，七点钟吃晚饭，如此这般，跳了一大串。

趁这庄严的仪式正在进行的当儿，拉姆尔先生（所有丈夫中最可爱的一位）走近拉姆尔太太（所有妻子中最可爱的一位）的椅子，俯在椅背上，把拉姆尔太太的手镯抚弄了一会儿。和他这番短暂、做作的要弄相陪衬，你可以微微察觉出，当拉姆尔太太眼睛望着拉姆尔先生的马甲，嘴里说着点什么话的时候，她的面孔正显出某种阴沉的专心致志的神情，并且似乎是在回答中接受了某种教诲。不过所有这些，都只不过象是在一面镜子上呵下的一口气似的，瞬息即逝。

这时，那一大串东西在最后一节上停止了，小心谨慎的琴师停下不弹了，十六位信徒一对对地在大厅里的家具之间漫步谈心。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那位魔鬼葛罗姆巴先生之粗心大意是人人都一望而知的，真是很有意思；因为那自鸣得意的妖怪相信他是在让波茨纳普小姐享福呢，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大谈其一场射箭比赛的波事；而他的牺牲品呢，在那十六个人的队伍中带

头舞着，慢慢儿绕着圆圈，好象在转着圈子送葬似的，从来不抬一抬她的眼睛，只有一回偷偷瞟了拉姆尔太太一眼，表现出一种极度沮丧的神情。

终于，舞队被冲散了，客厅门嘭地一下冲开了，好象它中了一颗榴弹炮弹似的；闯进来了一位满身肉豆蔻香气的先生；当这件香气袭人的东西喝了几杯染了颜色的开水之后，去和在场的人士们一一寒暄的时候，波茨纳普小姐又回到她新朋友身边的座位上。

“啊，老天爷，”波茨纳普小姐说，“总算过去了！我希望您没瞧着我。”

“亲爱的，干吗不要我瞧着您呢？”

“啊，我自己是什么样子我全知道，”波茨纳普小姐说。

“让我来说点我所知道的关于您的事情给您听，亲爱的，”拉姆尔太太用她那迷人的姿态回答说，“那就是，您根本不必要那么羞答答地。”

“妈就不怕羞，”波茨纳普小姐说。“——我讨厌你！走开点！”这颗炮弹是她低声射向那位骑士风度的葛罗姆巴的，他在从她身边走过时，向她送来一个谄媚的微笑。

“假如我还不了解，请您原谅我，亲爱的波茨纳普小姐，”拉姆尔太太等那位年轻女士停住嘴，便开始问她。

“假如我们要成为真心朋友（我是这样看的，因为只有您这样向我建议过），那我们就别这么可怕吧。当一个波茨纳普小姐就够可怕了，更受不了人家这样称呼我。叫我乔治娅娜吧。”

“最亲爱的乔治娅娜——”拉姆尔太太又开始说。

“谢谢您，”波茨纳普小姐说。

“最亲爱的乔治娅娜，假如我还不了解，请您原谅我，为什么

您妈不怕羞会成为您必须怕羞的理由呢。”

“您真是不了解这个吗？”波茨纳普小姐问，心绪不宁地扭着手指头，眼睛悄悄地时而望着拉姆尔太太，时而望着地。“那么，或者是我就不该怕羞？”

“我最亲爱的乔治娅娜，您对我那个浅薄的意见太乐意听从了。说真的，这简直算不上什么意见呢，心爱的，这不过表现了我的迟钝而已。”

“啊，您不迟钝，”波茨纳普小姐回答。“我才迟钝呢，要是您迟钝的话，您不会引我跟您谈起话来的。”

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她的良心多少有点儿不安，这使得拉姆尔太太的面孔上泛起微红，红得足够使她的面孔让人看起来比原先更鲜亮一些，她便这样坐在那里，拿出她最美的笑容来，望着她亲爱的乔治娅娜，含情地、顽皮地摇着头。并不因为这动作包含什么意义，只是因为乔治娅娜好象喜欢这个。

“我的意见是，”乔治娅娜接着说，“妈是那么天生一副吓人相，爸也是那么天生一副吓人相，每个地方都是那么多的吓人相——我是说，至少我所到过的每个地方是这样——，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我缺少那么一副吓人相，并且还被这种样子吓怕了——我表达得太差了——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完全理解，最亲爱的乔治娅娜！”拉姆尔太太正在设法要尽手腕来消除她的疑虑，这时，这位年轻女士的头突然又向后仰去，靠着墙，两眼紧闭起来。

“呵！妈又找上个戴单眼镜儿的什么人，她那样子多吓人！呵；我知道，她要把他给我引来了！呵，别带他来，别带他来呀！呵，他要戴上他那副眼镜子来跟我跳舞了！呵，我怎么办呢！”这一回乔治娅娜一边吐露她的心情，一边还用两只脚拍打着地

板，简直是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然而，这是无法逃脱的，威严的波茨纳普太太给她带来了一位步态轻盈的陌生人，一只眼睛挤成一条线，已经不复存在，而另一只眼睛则装上了框子，而且镶上了镜片，这位先生使用他的这一只器官向下俯视着，仿佛是从某个险峻的深井底部发现了波茨纳普小姐，把她救上了地面，并且步态轻盈地带走了她。于是钢琴前面坐着的那个俘虏便演奏起另一支“曲子”来，用以表达他企求自由的悲哀的渴望，而另有十六位信徒又表演了一通前次那套忧郁的动作，于是这位步态轻盈的先生又带上波茨纳普小姐在家具空隙中散步，那神气显得，似乎这一套完全是他独特的发明。

这时，有一位正在独自漫游的举止文雅人物，偶然间游荡到壁炉前面，参加到正在那儿与波茨纳普先生聊天的一群各家族的长者中间，说了一句非常不成体统的话，把波茨纳普先生的涨红的面孔和挥手姿态一下子给消灭干净了；他的话不多不少，恰好提到这样一个情况：新近有五六个人饿死在大街上。这句话显然说得很不合时宜，正好说在晚餐之后。这对于那位年轻人的面颊说来是很不相宜的。这是一句不登大雅之堂的话。

“我不相信这种话，”波茨纳普先生说，同时便一挥手把这件事甩向身后。

这位举止文雅的人物说，恐怕我们非承认它是既成事实不可，因为已经经过了调查，还有负责登记人的报告书呢。

“那么就是这些人自己搞错了，”波茨纳普先生说。

维尼林和其他那些家族长者们对这个打开僵局的办法大为赞赏。顿时找到捷径，通向光明大道。

那位举止文雅的人物奉告说，从事实看来，的确好象这些罪人是不得已而饿死的，——似乎他们曾经可怜巴巴、软弱无力地

反抗过——似乎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斗胆放肆、逃脱饿死的——似乎他们一般说来宁可不饿死，如果双方都完全同意这样做的话。

"世界上就没有——"波茨纳普先生气得涨红着面孔说，"就没有哪个国家，先生，象我们国家一样，给穷人所作的安排，其用心是如此之高尚。"

那举止文雅的人物非常愿意退一步承认这一点，但是或许因为他这样一来把事情反倒搞得更糟了，因为他表示说，那么一定在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事情上出过骇人听闻的纰漏。

"您说什么地方?"波茨纳普先生说。

那位举止文雅的人物暗示说，要如此认真地追个水落石出，难道合适吗?

"呵!"波茨纳普先生说。"说'有个什么地方'倒容易;要说出到底是哪个地方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我知道您指的是什么。我一开头就知道。您指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不对。我决不会同意。这不是我们英国所应该有的东西。"

从各家族的长者们口中发出一阵赞许的喃喃声，仿佛在说："这下子他走投无路了！捉住他!"

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物不再争辩了)自己是在指什么制度，据他所知，他并不对哪种制度特别喜欢。但是，让他感到震惊的，当然更是所发生的这件可怕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名称，不管这名称有多少个音节。他又能否一问：难道由于匮乏和疏忽而死人这种事情，就必定是英国所应该有的东西吗?

"我想，您该知道伦敦有多少人口吧，"波茨纳普先生说。

那位举止文雅的人物认为他知道，但又认为这与此毫无关联，如果法律执行情况良好的话。

“而您知道，至少我希望您知道，”波茨纳普先生说，态度很严厉，“上帝说过您必须永远和穷人生活在一起吧？”

那举止文雅的人物也希望他是知道这一点的。

“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波茨纳普先生说，显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我很高兴听您这样说。这会让您小心谨慎些，认识到您现在是公然违抗上帝。”

对于这句荒谬而又文不对题的老生常谈，那位举止文雅的人物说(对此波茨纳普先生是毫不负责的)，他这位举止文雅的人物不可能做出这种荒唐事，也不必为此担心；然而——。

然而波茨纳普先生感到该是他面孔一红，右手一挥，把这个举止文雅的人物彻底击溃的时候了。于是他说道：

“我必须拒绝再进行这场令人痛苦的讨论。这让我感到不愉快。这让我觉得反感。我说过我是不能容许发生这件事情的。我也说过，万一它们真的发生了(并不是我允许它发生)，那就只能怪那些受罪的人自己。不该由我来，”——波茨纳普先生强有力地着重一个“我”字，好象暗示说，对你们诸位也都是一样——“不该由我来非难上帝的所作所为。我相信，我还不至于如此。我并且已经向你们说起过上帝的意图何在，再说，”波茨纳普先生，面孔一直红到他那刷子似的头发根，强烈地意识到他个人受到了冒犯：“这个话题是非常不堪入耳的。我甚至于要说，它是令人作呕的。这是一个不能在我们的女眷和年轻人面前谈起的话题，而我——”他右手那么一挥，结束了这番演说，这个动作比言词更富有表达力，那意思是：我要把它从地球上清除掉。

他扑灭了举止文雅的人物所放的这把没起作用的火，与此同时，乔治娅娜也在一个沙发形成的狭窄通道前，在一个只通后客厅的死胡同上，离开了那位步态轻盈的先生，让他去自寻出

路，自己便回到了拉姆尔太太身边。此刻呆在拉姆尔太太身边的，除了拉姆尔先生之外，还可能是谁呢。他是多么钟情于她！

“阿尔福莱德，我的爱，这就是我的朋友。乔治娅娜，我最亲爱的姑娘，您一定要喜欢我丈夫仅次于喜欢我才是。”

拉姆尔先生感到荣幸，借助于这次特殊的引见，得以如此迅速地获得波茨纳普小姐的青睐，使自己与众不同。但是，假如说拉姆尔先生对他亲爱的索福罗尼娅与他人之间的友谊好生嫉妒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因为她对波茨纳普小姐的感情而起醋意。

“您该说对乔治娅娜的感情，亲爱的，”他妻子打断他的话。

“对——我可以这么说吗？——对乔治娅娜的感情。”拉姆尔道出这个名字，同时用右手从他的嘴唇边出发，向外优雅地划了一个弯儿。“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索福罗尼娅象这样被人家迷惑住，吸引住，（她是个不大会突然喜欢上谁的人）象她在——我可以再说一次吗？——乔治娅娜身边这样。”

承受这番恭维的对象听到他的话，只觉得如坐针毡，她把脸转向拉姆尔太太，非常窘惑地说：

“我奇怪您为什么会喜欢我！说真的，我想不通。”

“我最亲爱的乔治娅娜，我喜欢的是您本身呀。是因为您和您周围所有的人都不相同呀。”

“是啊！或许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您就是因为您和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相同呢，”乔治娅娜面带欣慰的笑容说。

“客人都散了，我们也得走了，”拉姆尔太太说，一边立起身来，显出一种难分难舍的表情，这时大家都在告辞了。“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乔治娅娜，亲爱的。”

“真正的。”

“再见了，亲爱的姑娘！”

她的一双微微含笑的眼睛停留在这个羞怯的人儿身上，她已經在这个人儿身上建立了一种吸引力，因为，乔治娅娜正拉住她的手，悄声地、有些儿惊恐地回答她的话：

“您离开以后可别忘了我啊。快点儿再来。再见！”

看见拉姆尔夫妇那么温文尔雅地向主人辞别，又那么相亲相爱、甜甜蜜蜜地并肩走下楼梯去，真觉得媚人。然而，看见他俩怒气冲冲地在他们那辆小小的马车中，各自往一个角落里一靠，微笑的面孔沉下了，变得一副沮丧相，就不那么媚人了。但是当然罗，那只是一幅幕后的情景，没有人看见过，也不可能会有人看见。

一些巨大而笨重的、按照波茨纳普家餐具的格式建造的车辆，把客人中那份量顶重的几件运走了，那些价值比较差些的几件，也各自以其不同方式离开了；波茨纳普家的餐具也已经被安顿就寝。这时，波茨纳普先生背对客厅的壁炉站着，衬衫硬领向上翻起来，活象一只养鸡场上的公鸡，在自己的占有物当中炫耀自己的羽毛，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对他暗示说波茨纳普小姐，或者任何一位出身教养正派的年轻人，不可能完全象餐具一样收藏，象餐具一样取出，象餐具一样擦光、数数、算重量，并且象餐具一样定价钱，那真是比无论什么话都更会让他惊讶不置。要是说，这样一个年轻人竟可能心头感到病态的空虚，企求着一种比餐具更年轻些、或者不象餐具那么单调乏味的东西；要是说，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思想，可能企图逾越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被用餐具划定的领域，这真是洪水猛兽一般的幻想，他必定要当即把手一挥，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所有这些幻想之产生，或许多少是因为波茨纳普先生那位面颊容易发红的年轻人——打个比方说吧——全身都是由面颊构成的；而可能世

界上却还存在有比她在结构方面更复杂的年轻人的可能性。

如果波茨纳普先生在翻起他衬衫硬领的当儿，能够听见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在他们那辆驶回家去的小小的马车中，当他们各自占据一个角落，在他们之间的某段简短的对话中，把他称做“那个家伙”，那该有多妙！

“索福罗尼娅，您醒着吗？”

“我可能睡着吗？先生？”

“我觉得，在跟那个家伙一块儿待了一个晚上之后，您非常可能睡着。仔细听我要跟您说的话。”

“您的话我都已经仔细听了，不是吗？整个晚上我还干过些什么呢？”

“听着，我告诉您，”（嗓子抬高了）“仔细听我现在要说的话。把那个蠢货丫头盯紧。把她攥在您的手心里。您要抓牢她，不能让她跑掉。您听见了吗？”

“我在听您说呢。”

“我看出从这里边能搞到钱的，还能杀杀那个家伙的威风。您明白，咱们俩彼此还都欠着债呢。”

拉姆尔太太听见他这句提醒的话，身子不免轻轻地一震，不过她震动得很轻微，仅足以使她身上的香味儿在这小车厢的空气中重新飘动一次而已，那是当她在她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重新坐定的时候。

第十二章

一个诚实人额头上的汗水

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和尤金·瑞伯恩先生在莱特伍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一同吃了一顿从咖啡店叫来的午餐。他们新近商量好了一块过日子。他们在汉普顿附近租下一幢单身汉住的小宅子，位置在泰晤士河沿上，带有一片草地和一间停船的篷屋，以及其他一切设备。他们打算在整个夏天，利用漫长的假期，在河上划船。

现在还不是夏天，而只是春天；也不是象汤姆森的《一年四季》① 中所描写的那种优雅温和的轻柔的春天，而只是在约翰森、杰克森、狄克森、史密斯和琼斯②这些人的一年四季中所有的那种严寒的东风劲吹的春天。那刺骨的寒风与其说它是在刮风，不如说它是在拉锯；而当它拉锯的时候，锯木场上到处都飞旋着锯末。每条街道都是一个锯木场，并且，拉这个大锯的没有上手，只有下手；每一个过路行人都是下手，锯末便迷住他的眼睛，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每当起风时，那种在伦敦流通的神秘的纸币，便在这里、那里，在每一个地方迎风飞旋。它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它在每片丛林上悬挂，在每棵树木的枝梢上飘扬，被电线在空中钩住，在每一处篱墙下游荡，在每一口水井旁饮一口水，在每一扇门

窗前打着哆嗦，在每一片草地上抖动不停，又去那数不清的铁栏杆后边徒劳地想寻找个栖身之所。在巴黎，人们却什么东西也不糟蹋，尽管那是个奢侈豪华的地方，那儿，大蚂蚁似的奇异的人类从他们居住的洞穴里爬出来，把每件破烂都拾回家去，所以那儿没有伦敦的这种玩意儿。那儿被风刮起的只是灰尘而已。在那儿，人们机警的目光和勒紧的肚皮甚至连东风也不放过，也要从中挤出点儿什么东西来。

风在拉锯，锯末在飞扬。灌木丛林痛苦地绞着它们的许多只手，只恨它们上了太阳的当，听信它的话，绽出了新芽；刚长出的嫩叶儿都憔悴了；麻雀们象那些男人和女人一样，后悔它们结婚太早了；彩虹上的七种颜色如今都看得见，但不是在烂漫的春花丛中，却是在横遭春风撕啃和捣弄的人们的面孔上。而风却一直在拉锯，锯末也一直在飞扬。

春天的黄昏是太长、太明亮了，想把它关在大门外边也办不到，又经常不断是这种天气，在这段时候，被波茨纳普先生不厌其详地称之为伦敦，伦德列，伦敦的这座城市是顶糟不过的。这样一座黑魆魆、闹哄哄的城市，一身兼备一间熏肉作坊和一位长舌妇的品质；这样一座灰沙飞扬的城市；这样一座不可救药的城市，漫天笼罩着一层铅灰色，连个缝隙也没有；这样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四面都被爱赛克斯郡和肯特郡的沼泽象一支大部队似地包围着。当这两位老同学吃饱晚饭，转过身去坐在火炉前面抽烟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伦敦，就是这副模样。小布赖特已经去了，咖啡店的侍者也去了，杯盘碗盏也去了，酒也正在往一个地方去——不过和其他那些东西的去向不同。

---

① 汤姆森，见第128页注①。《一年四季》是他写的一部组诗。

② 都是英国通常使用的人名。

“听那风的响声，”尤金说，一边把炉火拨一拨，“好象我们俩在看守着一座灯塔似的。但愿能那样多好。”

“您不觉得那样我们会厌烦吗？”莱特伍德问。

“不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厌烦。在灯塔里住着，就不必去参加巡回审判了。不过这种想法太自私了，就我个人而言。”

“也就不会有委托人来找我们办案子了，”莱特伍德给他添上一句话。“这可完全不是一个仅仅就我个人而言的自私想法。”

“假如我们是在狂风巨浪的大海当中一个孤立的小岛上，”尤金说着，同时抽着烟，眼睛望着火苗，“蒂平斯夫人就不可能驾船出海来拜访我们了，或者，那就更好了，她也许会驾船出海而遭没顶之灾。大家也不可能请我们去赴婚礼早餐的宴席。也不会有那些判例要你去为它穷折腾，除了一条简单明了的判例：保持亮光不灭。而观赏沉船一定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莱特伍德启发他，“生活也未免单调吧。”

“我也想过这一点，”尤金说，仿佛他真是以一种办正经事的眼光从各个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似的：“不过，这会是一种确定的、有限度的单调。它不可能超出两个人的范围以外。我说，莫蒂默，我在想这么个问题：这样一种规定得那么精确的、只限于那样一种程度的单调，未必就不比和我们那些同类相处的没有限度的单调更好忍受些。”

当莱特伍德笑着把酒递给他时，说道：“等夏天我们去划船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试试这个问题了。”

“一个不怎么理想的机会，”尤金叹口气，也默认这是个机会，“不过我们会试试的。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不会发现互相受

不了。"

"关于您的尊贵的父亲大人，"莱特伍德说，把他引到一个他们特别打算谈一谈的话题上：这个问题象一条最滑溜不过的鳝鱼，每次想谈，每次都溜了过去。

"对，关于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尤金在扶手椅里安坐下来，同意谈谈这个问题。"我倒想点上一支蜡烛再来谈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因为这个问题需要一点儿人工制造的光彩；可是我们却要在黄昏朦胧之中来谈他，靠瓦尔森煤①的火光来让它富有生气。"

他说着话，把火拨了拨，当火苗又燃起来时，他再接着说下去。

"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给他的一般说来不那么尊贵的儿子，在老家附近找了一个老婆。"

"当然是花点钱罗？"

"花点钱，当然，否则他也找不到。我的尊贵的父亲大人——让我把这个为了表示孝顺而反复提到的称号缩短一下，以后用M.R.F.②来代替吧，这听起来有点儿军事味道，颇有些象是威灵顿公爵③。"

"您这个人真荒唐，尤金！"

"一点儿也不荒唐，我向你保证。M.R.F.一向都以最为明确的方式为他的子女们，从出生之日开始，有时还从一个比这更早些的阶段上，预先作好安排。为这些忠诚的小牺牲品一生所应

① 瓦尔森煤，英国出产的一种家用无烟煤。

② M. R. F.，英语 My Respected Father（我尊贵的父亲大人）的首字母缩写。

③ 可能是说M. R. F. 这种缩写法有些类似军事机构的名称。威灵顿（A. W. Wellington, 1769—1852）是当年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将领。

有的职业和生活道路作好准备(他是这么说的)。M.R.F. 为我预先安排好，要我成为一名律师，这一点现在实现了（还需要再添上一小点：要有一大批主顾来找我，这一点却没有办到），并且还要我成为一个有妻室的人，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现。”

“第一点你常跟我谈起的。”

“第一点我常跟你谈起的。考虑到我这个人要在法律界显赫成名并不十分适合，所以我直到如今，在娶妻成家、安身立命这一点上也一直在克制自己。你知道M.R.F.，但是不如我知道得那么清楚。如果你象我一样知道他，你一定会觉得他这个人很有趣。”

“这话真象个做儿子的说的，尤金！”

“完全如此，请你相信；而且是出于对M.R.F.的全部崇敬之情。但是如果他让我觉得有趣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当我的大哥出生的时候，当然我们其余的人全知道(我是说如果我们其余的人当时已经存在的话，就一定会知道)，他是家庭麻烦——我们在客人面前称之为家庭财产——的继承人。但是，当我第二个哥哥行将出生的时候，M.R.F. 说：‘这是教会的一根小栋梁。’他的确出世了，后来也的确变成了教会的一根栋梁；不过，是一根非常不结实的栋梁。我的第三个哥哥出世了，比他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提早了许多；但是M.R.F. 毫不因此而惊慌失措，立即宣布他是一个环球航海家。他被塞进了海军，但是他至今并不曾去环球航行过。我宣告出世了，于是给我所作的安排的令人极其满意的结果，如今就摆在你的眼前。当我的弟弟生下来还只有半个小时的时候，M.R.F. 决定，他必须具有机械方面的天才，以及诸如此类的决定。所以我说，M.R.F. 让我觉得挺有趣。”

“至于那位女士呢，尤金？”

“在这个问题上，M.R.F.就不再有趣了，因为就我本意来说，是完全不想和那位女士有什么瓜葛的。”

“你认识她吗？”

“根本不认识。”

“你跟她见见面不更好吗？”

“我亲爱的莫蒂默，你对我的性格是有研究的。我可能这样吗？到那儿去，身上贴着标签：‘挑选对象。来此展出。’这样去见那位女士，而她身上也贴着类似的标签吗？我敢说任何为了实现M.R.F.的安排的事情，我都肯极其愉快地执行——就是在婚姻问题上不行。我可能受得了这个吗？我这个人，如此容易厌烦，如此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但是你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尤金。”

“在容易厌烦这一点上，”这位有价值的朋友回答说，“可以奉告，我是全人类中最为一成不变的一个。”

“怎么，你刚刚还在大谈其两个人一块过的单调生活有多少好处呢。”

“那是说在一座灯塔里。请你记住这个条件，别冤枉我，我说在灯塔里。”

莫蒂默又笑了，而尤金也第一次笑了起来，似乎他发现自己回忆起往事来很有些味道，笑过以后，重又陷入往常的阴郁之中，他品味着手中的雪茄，昏昏欲睡似地说，“不行，无可救药了，M.R.F.的预言之一只好永远落空了。尽管我满心情愿满足他的心意，他也只好失败一次了。”

当他们谈话时，天色越加黑了，风在拉锯，锯末在更加昏暗的高处飞旋。窗下的墓场已经陷入一个深沉的阴影之中，这

阴影正向房屋的顶部爬上来，他们所在的这间屋子也在其中。“仿佛是，”尤金说，“仿佛是墓场里的鬼魂全都站起来了。”

他嘴里叼着雪茄走到窗前，为了拿它在炉前的滋味和它在外边的滋味比照一下，以便更好地领略它的芬芳，当他回头往扶手椅前走去时，半道停了下来，说道：

“显然是有个鬼魂迷了路，上我们这儿来打听怎么走了。您瞧这个幽灵！”

莱特伍德的脊背正对着门，便转过头去，只见在门口的黑暗中，站立着一个好象是人的东西，他对之发出了一声并非不中肯的询问：“见鬼了，你究竟是谁？”

“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那个鬼魂回答，声音很低，沙哑而且含混不清，“可是，你们当中兴许哪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吧？”

“你不敲门就进来，是什么意思？”莫蒂默不客气地问他。

“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那个鬼魂象方才一样回答，“可是大概您没留意您的房门是开着的。”

“您想干什么？”

对此，那鬼魂重又沙哑地回答，仍然是含混不清地，“我请你们原谅，先生们，可是，你们当中兴许有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吧？”

“我们当中有一个是的，”这个姓名的拥有者说道。

“那就好了，两位先生，”那鬼魂回答，小心地把房门关上；“有件难对付的事儿。”

莫蒂默把蜡烛点燃了。灯光下看出，来者是一位也斜着眼睛的其貌不扬的访客，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一顶浸透了水的旧皮帽子在手里捏来捏去，这帽子已经没有个帽子样了，毛也

脱落了许多，看上去象是一只长毛的动物：狗或者猫，小狗崽子或者小猫崽子，而且是淹死了的，正在腐烂的。

“那么，”莫蒂默说，“是怎么回事？”

“两位先生，”那人回答说，用的是一种他认为是讨好的口气，“你们当中哪一位是莱特伍德律师？”

“我是。”

“莱特伍德律师，”一边对他象鸭子低头似地深深鞠了一个躬，一副奴才相，“我是个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过日子，也就是说，想办法过日子的人。为免万一失掉我靠我额头上的汗水挣到的东西，我希望在往下谈以前先带我赌个咒。”

“我不是那种带人家去赌咒的人，老兄。”

这位访客显然是不相信他这句话，固执地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了一声“阿福大卫”。

“这是你的名字？”莱特伍德问。

“我的名字？”那人回答。“不是；我是想来一个阿福大卫①。”

（尤金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他，解释说，就是“宣誓书”的意思。）

“我告诉你，老朋友，”莱特伍德懒洋洋地一笑，说，“我跟发誓赌咒这种事从来不相干的。”

“他可以诅咒你，”尤金解释说；“我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为您再做别的事了。”

这句话让那位访客大为狼狈，他把那只落水淹死的狗或猫、狗崽子或猫崽子，在手中翻来翻去，望望两位先生当中的这一

① 阿福大卫，原文为 Affidavit，是法律上使用的宣誓书，与英语人名阿福·大卫（Alfred David）发音相近。

位，又望望两位先生中的那一位，一边心里在深深地盘算，终于他作出决定：

“那么要把我的话写下来。”

“在哪儿写？”莱特伍德问。

“在这儿写，”那人说。“用钢笔墨水写下来。”

“首先，让我们知道，你要谈的是关于什么事情。”

“是关于，”那人说，向前跨了一步，压低了他那沙哑的嗓子，还用一只手遮着，“是关于五千到一万英镑赏钱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事情，是关于杀人案子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事情。”

“到离桌子近一点的地方来。坐下。要不要喝杯酒？”

“好的，我要的，”那人说；“我不说瞎话，先生们。”

酒给了他。他把手肘以下的手臂部分伸得直直地，把酒灌到嘴里去，先斜着脸让它流进右边腮帮子里，好象在说：“味道怎么样？”又斜着脸让它流进左边腮帮子里，好象在说：“味道怎么样？”再一口吞进肚皮里，好象在说：“味道怎么样？”最后作了结论，咂咂嘴皮子，仿佛在对三个问题一道作回答：“挺不错！”

“要再来一杯吗？”

“好的，我要的，”他重复说，“我不说瞎话，先生们。”并且又把上面那套过程重复了一遍。

“那么，”莱特伍德开始提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啊唷，您这是太着急了点呀，莱特伍德律师，”他用一种抗议的样子回答说。“您不觉得吗，莱特伍德律师？您这是有点儿太着急了呀。我是要靠我额头上的汗水来挣五千到一万英镑的；我是个穷人，希望自己这点于额头上的汗水不白白流掉，我会

不让人家把它写下来，就那么轻易把我的名字这么大的事情说出口来吗？”

这个人认为笔墨纸张具有能够约束人的威力，莱特伍德尊重他的看法，当尤金向他点头建议，表示愿意来掌握这些有魔力的工具时，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尤金把笔墨纸张拿到桌上，坐下来当一个书记员，或者公证人。

“现在讲吧，”莱特伍德说，“你叫什么名字？”

但是这位诚实人的额头上的汗水还需要进一步的防范。

“莱特伍德律师，我希望能够，”他提出要求，“由这个另一位先生证明我说的话都是我说的。所以，要请另一位先生给我说说他尊姓大名，府上在哪里？”

尤金把雪茄叼在嘴里，钢笔捏在手中，丢给他一张自己的名片。这个人先是慢吞吞地逐字看个仔细，然后把它卷成一个小筒儿，捆在他围巾的一头上，动作比读它时还要慢吞吞。

“现在讲吧，”莱特伍德说，这是第三次了，“假如你把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了，老兄，并且完全有把握认为你是平心静气、毫不慌忙了，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罗杰·赖德胡德。”

“住处？”

“石灰洞。”

“行业或者职业？”

赖德胡德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象对前两个那样对答如流，他用解释来作答。“在河岸上干活儿的。”

“有什么跟你过不去的事没有？”尤金一边写着一边插进来问。

赖德胡德先生有些吞吞吐吐地在回避问题，他装傻似地说，

是不是那另一位先生问了他点儿什么东西。

“你出过什么事情吗？”尤金说。

“出过一回。”（谁都会出这种事情的，赖德胡德先生又顺带说了一句。）

“嫌疑吗？……”

“说我扒过一个水手的口袋，”赖德胡德先生说。“其实我是这个人顶要好的朋友了，我是存心关照他。”

“用你额头上的汗水关照他？”尤金问。

“就是让我汗如雨下也行呀，”罗杰·赖德胡德说。

尤金又靠回到自己的扶手椅中，抽着烟，两眼不在意地转向这位告密者，钢笔在手，随时准备再写下去。莱特伍德也在抽烟，两眼也不在意地转向这位告密者。

“现在，请再把我的话记下来，”赖德胡德说，他把他那顶湿透了的帽子翻来转去好多回，又用袖子把它倒着毛（如果这顶帽子上还有顺毛的话）刷过一阵。“我报告，干下哈蒙谋杀案子的人，是赫克萨姆老头儿，就是那个发现尸首的人。杰西·赫克萨姆，在河上和沿河岸一带，人家都叫他老头儿的，这件事是他干的。是他干的，不是别人。”

两位朋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显出的严肃劲儿，是这以前没有过的。

“告诉我们，你这项指控的根据是什么，”莫蒂默·莱特伍德说。

“根据是，”赖德胡德用袖子擦了一擦面孔回答说，“我是跟老头儿合伙的人，黑夜白天地，好多日子了，我一直在怀疑他。根据是，我了解他的路数。根据是，我跟他散伙了，因为我看出事情太危险；关于这个，我要提醒您，对我说的不管什么话，

他女儿完全可能说的是另一套，因为她一定得要对您说瞎话，为了救她的父亲，她会撒天大的谎的。根据是，堤岸上，码头上，人人心中有数，知道这事儿是他干的。根据是，人家都不理睬他，因为他干了这个。根据是，我敢赌咒说是他干的。根据是，不管您把我带到哪儿去叫我赌咒都行。我一言既出，决不反悔。我铁了心啦。把我随便带到哪儿去吧。”

“这些话全没用处，”莱特伍德说。

“全没用处？”赖德胡德重复他的话，很气愤，也很愕然。

“完全没用处。仅仅不过是说明你怀疑这个人犯了罪罢了。可能是有些理由让你怀疑他，也可能你是毫无理由地在怀疑他。但是他不可能因为你的怀疑而被定罪。”

“难道我没有说过——我要求那位先生给我作证——难道我没有在刚一开口的第一分钟里，就坐在这把天长地久永存不朽的椅子上，”（他显然是把这种形式的语言当作和宣誓书一样有效力的东西在使用）“说过我敢赌咒说是他干的？难道我没说过，带我去叫我赌咒好了？难道我现在不是在这么说？您没法否认这一点吧，莱特伍德律师？”

“当然不能否认，但是你只是说，你要赌咒说你怀疑他，而我告诉你仅仅赌咒说你怀疑是不够的。”

“还不够，是不是？莱特伍德律师？”他小心谨慎地询问。

“肯定不够。”

“可是我说过它够了吗？现在，我要求那位先生作证，您说句公平话！我这么说过吗？”

“他当然没讲过他再没有别的话说了，”尤金低声说了一句，也没抬头望他，“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吧。”

“哈！”这告密者得意地喊出声来，察觉出这句话一般说来对

他有利，尽管他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这话的含义。“幸亏我还有个证人！”

“说下去，那么，”莱特伍德说。“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别等过后再想起来。”

“那就把我的话写下来吧！”这位告密者迫不及待地喊叫说。“把我的话写下来吧！凭圣乔治和老龙王①起誓，我就要说了！可别让一个诚实人拿不到他额头上的汗水的果实！我报告，是他告诉我说是他干的。这还不够吗？”

“留心你自己说的话，我的朋友，”莫蒂默回答说。

“莱特伍德律师，是您，该留心我说的话呀，因为我认为，您要负责把事情追查到底的！”然后，他慢吞吞地伸出右手，在左手掌上重重地打着拍子，一字一句地说：“我，罗杰·赖德胡德，家住石灰洞，在河岸上干活儿的，对您，莱特伍德律师，说，杰西·赫克萨姆这个人，在河上和在沿岸一带都叫他老头儿的，对我说过是他干的这件事。而且，是他亲口告诉我是他干的这件事。而且，是他自己说过他干的这件事。并且我愿意赌咒！”

“他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

“在大街上，”赖德胡德回答，不停地打着拍子，脑袋断然地歪向一边，两只眼睛同时、同样警觉地注视着两个听他说话的人。“在‘六个快乐的脚夫’店门外边的大街上，半夜十二点一刻不到点儿的时候——不过我凭良心说话，不能赌咒说精确得连五分钟也不差——就在他捞起尸首的那天晚上。‘六个快乐的脚夫’还站在原地没挪窝儿。‘六个快乐的脚夫’跑不掉的。要是结果证明他那天晚上半夜里不是在‘六个快乐的脚夫’里，就算我

① 圣乔治和老龙王，当时英国民间流行的一个基督教传说故事，其中说到圣乔治杀死一条老龙王，救出一个女孩子。

撒谎好了。”

“他说过些什么话?”

“我这就告诉您(把我的话写下来，那位先生，我只要求这个)。他头一个走出来;我末一个走出来。我可能比他晚一分钟;我可能晚半分钟,我可能晚廿五秒钟;我不可能赌咒说到底晚多少，所以我不赌咒。这是说，我知道阿福大卫要负的责任，对不对?”

“说下去。”

“我发现他在等着我，有话跟我说。他对我说，‘赖德胡德无赖呀’——人家多半儿都这么叫我——不是因为有啥意思在里头，意思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它跟‘罗杰’声音差不多①。”

“这无关紧要。”

“请原谅，莱特伍德律师，这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事实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它有关紧要,我必须认为它有关紧要,我以后还要认为它有关紧要。‘赖德胡德无赖呀,’他说,‘咱俩今儿晚上在河上斗过几句嘴。’是斗过几句，不信问他女儿!‘我威胁你,’他说,‘要用我船上的踏脚板敲断你的手指头,要么用船钩子戳你的脑袋。我说这些,为的是你对我船后边拖的玩意儿盯得太紧啦，好象你犯了疑心似的。还因为你抓住我的船沿儿不松手。’我对他说，‘老头儿，我有数。’他对我说，‘赖德胡德无赖呀,你是个十里挑一的人。’——我想他说的是廿里挑一,不过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所以取个最小的数，因为要紧的是对阿福大卫要负责任的。他说:‘当你的冤家露了头的时候，不管你是要他的命，或是要他的表，反正记住放机警点儿。你疑心过没

---

① 他的名字罗杰 (Roger) 和英语中的无赖 (Rogue) 读音相近。

有?’我说：‘老头儿，我疑心过的；不光是这个，我到现在还疑心呢。’他浑身一抖，又说：‘疑心啥?’我说：‘亏心事儿。’他抖得更厉害了，又说，‘是干过亏心事儿。我干这个为要他的钱。别出卖我!’他平常老是这么讲话的。”

大家都不说话，只有炉箅子上煤灰往下塌时发出的声音才打破沉寂。那告密者趁这个机会，用他湿透了水的帽子满头、满脸、满脖子地擦汗，然而却丝毫也没有改善他的尊容。

“还有什么要说的?”莱特伍德问。

“您是说关于他吗，莱特伍德律师?”

“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有关的。”

“我不懂你们是啥个意思呀，两位先生，”那告密者说，一副卑躬屈膝的姿态：他在同时向两个人谄媚，虽然只有一个人跟他说话。“还要什么? 难道这些还不够用的?”

“你有没有问他是怎么干的，在哪儿干的，什么时候干的?”

“我哪儿想到过这个，莱特伍德律师!不，要不是为了那笔我想靠我额头上的汗水从您这儿挣的钱，我那时心里那么乱，再多的事儿不会知道的，这话我说过两遍了! 我跟他散了伙，我跟他断了来往。已经做过的事我没法收回了。当他讨好求饶地说：‘老伙计，求求你，别告发我!’我只是回答说：‘你跟罗杰·赖德胡德往后再没话好说了，也别再冲他瞧一眼!’我就躲开那个人了。”

无赖赖德胡德把这番话说得绘声绘色，好让它们引起的效果更大些，给人的印象更深些，说完以后，未经邀请便给自己又斟上一杯酒，当半杯下肚，半杯在手时，他仿佛把酒在嘴里咀嚼着似的，眼睛凝望着蜡烛。

莫蒂默对尤金瞧瞧，但是尤金坐在那儿，眼睛怒视着面前的纸，并不回看他一眼。莫蒂默便又转向那个告密者，对他说道：

"你心里发毛已经很久了吧，先生?"

那个告密者把嘴里的酒最后再嚼了几下子，才吞下肚去，用短短一个词儿回答说：

"长久啦!"

"当此事四处轰动的时候，当政府悬赏缉凶的时候，当警察全部出动的时候，当全国上下传遍了这件犯罪案子的时候!"莫蒂默不耐烦地说着。

"哈!"赖德胡德先生慢吞吞地、声音沙哑地插进来说，想起什么似的一连几次点着头。"难道我那时候心里不发毛吗!"

"当人们都在凭空瞎猜的时候，当大家都在想入非非、乱加怀疑的时候，当一天之中的任何一个时辰里，都可能有五六个无辜者被投入监牢的时候!"莫蒂默说着，他几乎是激动起来了。

"哈!"赖德胡德先生又象方才一样地插进来说，"难道整个这些时候我心里就不发毛吗!"

"然而那时候，"尤金说，他正在记录纸上画着一个女人的头像，还不时描上几笔，"没有个可以挣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机会，你知道。"

"这另一位先生说到点子上了，莱特伍德律师!就是这个让我动了念头。我曾经三番五次挣扎着要解脱自己，心里不再发毛，可总是解脱不了。我有一趟差一点儿就把这事说给'六个快乐的脚夫'那位老板娘阿贝·波特森小姐听了——那家酒店还在，它跑不了，——那位太太也还在，她不大可能在你们到达

之前突然死掉——去问她吧！——可是我那时候没法说出来。到后来，刷地一下子贴出了那张新告示，上面印的有您合法的署名，莱特伍德律师，我就拿这个问题在自己心里琢磨着，我是不是要永远心里这么发毛下去？我是不是永远也不想甩开它？我是不是老是要为老头儿想得多，为我自己想得少？要说他有个女儿，难道说我就没有一个女儿啦？”

“于是回答是——？”尤金引他把话说出来。

“你也有的呀，”赖德胡德先生坚决地说。

“顺便问一问，她多大年纪了？”尤金问。

“对，先生。去年十月满廿一岁。我就自己这么想：‘说到钱吧。这是一大堆钱呢。’真是一大堆钱呢，”赖德胡德先生坦率地说，“干吗不要呢？”

“说得好！”尤金一边描着他的画像一边说。

“‘一大堆钱呢；可是，一个劳苦人，他挣的每一粒面包屑上都浸着他的眼泪，——要不是浸着眼泪，就是浸着他的伤风感冒头痛——要他干这个是不是罪过呢，要这个人去挣这笔钱是不是罪过呢？您说说，有什么东西反对他挣这笔钱没有。’我认真地对自己提出这个来，我认为这样做是我必须尽的责任；‘可要是不先责备莱特伍德律师拿出这笔钱来让我挣，又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而又是不是应该由我来责备莱特伍德律师呢？不。”

“对，”尤金说。

“当然不，先生，”赖德胡德先生表示同意。“所以我下定决心解脱我心上的烦乱，用我额头上的汗水去挣这笔人家摆在我面前的钱。再说呢，”他又接着说，突然变成一副凶残相，“我要拿到这笔钱！现在我告诉您吧，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莱特伍德律师，就是这个杰西·赫克萨姆，人家通常叫他老头儿的，不是

别人，干的这件事，是他自己对我承认的。我向你揭发，我希望把他抓起来，今儿晚上就抓！”

又一阵子大家都不说话，只有炉箅子上煤灰往下塌的声音才打破沉寂，这声音吸引了那个告密者的注意，他好象觉得这就是钱的丁当声，这时，莫蒂默·莱特伍德俯过身子去跟他的朋友交谈，是悄悄在讲的：

“我看我得跟这家伙去警察分局里我们那位稳重的朋友那儿走一趟。”

“我看也是，”尤金说，“也实在没办法了。”

“你相信他的话吗？”

“我相信他是个十足的瘪三。不过他也可能说真话，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也只可能说这一回。”

“不，似乎不大象是在说真话。”

“他是不大象在说真话，”尤金说。“不过他告发的他那位原先的伙伴，也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人物。看样子，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一丘之貉。我想问他一个问题。”

这段谈话的话题正坐在那儿乜斜着眼睛对炉灰望着，极力想要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当那“两位先生”眼睛对他瞟来时，他便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提到过(两次，我想是)这个赫克萨姆的一个女儿，”尤金大声说。“你的意思不是想说，她对这件犯罪案子是知情的吧？”

这位诚实人，在考虑一番之后——或者是考虑他的回答对他额头上的汗水的果实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很干脆地回答说，“不，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你不是想要牵连其他任何人？”

“不是我想牵连谁，要看老头儿牵连过谁，”他这样固执而坚决地回答。“除了他对我说的‘是我干的’这句话以外，我没想说自己知道更多的东西。他是说过这句话的。”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莫蒂默，”尤金小声说着，站了起来。“我们怎样去法？”

“我们走去吧，”莱特伍德小声说，“给这家伙一点时间想想。”

这样一问一答之后，他们作好出门的准备，赖德胡德也站起身来，在吹熄蜡烛的时候，莱特伍德好象理所当然一样，拿起那位诚实的先生喝过酒的玻璃杯，冷静地往炉膛里一甩，杯子在火炉中裂成碎片。

“现在，你要是肯领路的话，”莱特伍德说，“瑞伯恩先生和我就跟你走。我想，你是知道怎么走的吧？”

“我想我知道，莱特伍德律师。”

“那么领路吧。”

这位在沿岸一带干活儿的人物，用两只手把他那顶湿透水的帽子往下一拉，拉得罩住了耳朵，板着面孔一成不变地缩头缩脑往前走，那副模样使他比他天生的更显得腰弯背驼了，他走下楼梯，转过法学协会的教堂，越过协会地区，走进怀特弗莱尔区，就这样在沿河岸一带的马路上穿行着。

“瞧他这副上绞刑架的神气，”莱特伍德说着，跟在他后边。

“我倒觉得他是一副绞刑吏的神气。”尤金回答说。“他无疑是存着那种杀人之心的。”

他们跟在后面，没有再说什么话。他在他们前面走着，好象一个面目狰狞的命运之神那样走着，他们注意着别让他走失了，但心里觉得要是他走失了倒也令人高兴。而他在他们面前

走呀走，老是保持一定的速度，隔着一定的距离，他侧着身子往前走，顶着那严厉的、不饶人的天气和凛冽的冷风，要拖住他走慢点或是催他加快些步子都不行，那副样子，的确象是个向前挺进的命运之神。当他们大约正在中途的时候，下了一阵猛烈的冰雹，几分钟内便把街道全都铺满了，变成一片雪白。而他则全然不顾。事关攫取一个人的性命和得到这性命的代价，要想阻拦他达到这目的，那冰雹还得比眼前这一场来得更大些、铺得更厚些才行。他在遍地冰雹中碴碴而行，在迅速溶化的泥浆中只留下些不成形的窟窿，那就是他的脚印；一个跟在他的身后的人可能会以为，连他的两只脚也已经失去了人的形状。

冰雹过去了，月亮在和急速飘过的朵朵乌云奋力争斗，天空中那一片狂暴的混乱，使得街道上这场可怜的小小的骚动显得微不足道了。狂风把所有吵吵嚷嚷的东西都扫得销声匿迹，就好象它把一堆堆残留的冰雹扫到那可以容它们藏身的一个个角落里去一样；但还不是如此，简直似乎是，条条街道都已经被天空吞没，整个夜的世界都悬挂在半空中一样。

"就算他有时间去考虑一下，"尤金说，"也不会有时间让他考虑得更好了——没时间让他改变这个念头了，即使那样会更好些。他一点儿也看不出回心转意的样子；我记起了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一定距我们那天晚上下车的拐角处不远了。"

的确，几个急转弯把他们带到了那一带的河沿上，就是他们那天在乱石堆中一步步滑着走过的地方，现在他们的脚下就更滑溜了；阵阵狂风，越过蜿蜒汹涌的河水，猛烈地向他们迎面扑来，或是斜刺里刮来。根据河岸一带干活儿的人们平素养成的随处找个地方避风的习惯，眼前所说的这位河岸上干活儿的人物也把他们领到了"六脚夫"背风的一边，然后他说：

“瞧瞧这左近，莱特伍德律师，瞧瞧那些红窗帘儿。这就是‘六脚夫’，那一家我说过它跑不了的酒店。瞧它跑了没有呀？”

这位告密者如此卓越地确定了他所提供的证据，莱特伍德却并不显得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问道，他们到这儿来除了证明这一点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

“我希望你们亲眼瞧瞧‘六脚夫’，莱特伍德律师，那你们就好判断我是不是撒谎了；现在我要自己去看看老头儿家的窗户，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家里。”

说完这些，他就溜走了。

“他会回来的，我想？”莱特伍德喃喃地说。

“啊，他还要干到底呢，”尤金喃喃地应答他。

他真是一小会工夫就回来了。

“老头儿不见了，他的船也不见了。他女儿在家，眼盯着火盆坐着呢。桌子上放着晚饭，那是在等老头儿回来罗。我能搞清他在干什么，这便当得很，马上就知道。”

然后他招招手，重又在前面引路，他们来到了警察分局门前，那地方还象从前一样地清洁、冷静和稳当，只除了油灯的火焰在风中飘闪，而它只不过是一片灯芯上的火焰而已，对警察局说来，只是个附属的局外的东西。

在室内，探长先生也仍然一如既往，安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这两位朋友刚一露面，他马上便认出了他们，而他们的再度前来并不曾对他的镇定有任何影响。甚至于赖德胡德为他们领路这件事，也没有令他动心，只不过在当他把钢笔尖往墨水瓶里蘸濡的时候，把他的下巴往硬领结里一缩，仿佛在问他，“你来干什么，最后那个人？”他并没有抬头看那个人物一眼。

莫蒂默·莱特伍德问他，能否劳驾看一看这些记录？同时

把尤金记下来的东西递给他。

读过最初几行之后，探长先生的情绪上升到了(在他说来是)非常的高度，于是他说，“你们两位先生当中哪一位随身带着点儿鼻烟没有?”发现谁也没带着，他便没有也罢，继续读了下去。

“我读的这些你都听到了没有?”然后他问那诚实的人。

“没听，”赖德胡德说。

“那么你顶好是听听。”于是他便用一种正式的调子大声地读着。

“这篇记录，就你要来报告的东西和你要提供的证据来说，对不对呢?”他在读过之后问。

“对的。就象我自己一样对，”赖德胡德先生回答。“我再也没有比那更多的话好说了。”

“我要自己问问这个人，先生，”探长先生对莱特伍德说。然后他便问赖德胡德，“他在不在家里?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你是在当回事儿一样要了解他的全部情况的，毫无疑问。”

赖德胡德说了他所的确知道的情况，还答应说，他能在几分钟之内搞清楚他现在还不知道的情况。

“别说了，”探长先生说；“等我叫你说的时候你再说。我们一定要装得象没事儿一样。你们两位先生不反对跟我一道去‘六脚夫’酒店里假装喝一杯什么吧?那是一家正派的酒店，店主人也是个很有身分的太太。”

他们回答说，很乐意真去喝一杯，而不是假装，这似乎和探长先生的本意大体一致。

“那好极了，”他说着，便把帽子从挂它的木钉上取下来，又往口袋里放入一副手铐，仿佛那是他的手套似的。“值班的!”值

班警察敬了一个礼。“你知道去哪儿找我吗？”值班警察又敬一个礼。“赖德胡德，你一发现有关他回家来的情况，就到‘雅座’窗下来，敲它两下，等着我出来。走吧，先生们。”

三个人一同出去了，赖德胡德也在门口那摇曳的灯光下懒洋洋地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时莱特伍德问那位警官，他的看法如何？

探长先生用适当的、概括和含蓄的话回答说，一个人干坏事比没干坏事的可能性往往总是更大一些。又说他自己曾经几次给老头儿“结过帐”了，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已经犯了罪。又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也只会是一部分真实而已。又说，这两个都是非常可疑的人物，很可能是合伙干的，两人“在这件事情里”是半斤八两；不过这一个“吃住”了那一个，目的是救他自己，并且获得赏金。

“我还认为，”探长先生结束时又说，“如果一切对他都顺利的话，他还是未尝不可以得赏金的。不过‘六脚夫’酒店到了，先生们，就是那有灯光的地方，我建议不谈这个题目了吧。你们顶好装作是下游诺斯福利德地方哪一家石灰窑上的人，担心你们的货是不是被坏人盗窃了，因为石灰是由驳船运的。”

“你听见了，尤金？”莱特伍德转过头来说。“你对石灰是非常感兴趣的。”

“如果没有石灰，”那位不动声色的出庭律师说，“我的生存就连一线希望的光亮也没有了。”①

---

① 当时通常用一种以氢氧气的火焰燃烧石灰棒的方法来产生强光，作为舞台和灯塔照明之用。叫做灰光灯，或石灰灯。因此才有这种没有石灰就没有光亮的说法。同时这也是和上文中两人说将去灯塔中居住的一段话相呼应。

第十三章

追猎老雕

两位石灰商和他们的陪伴者走进阿贝·波特森小姐的领地，他们的陪伴者(他隔着柜台间的半截门，用一种自家人的口气介绍了他们和他们冒充的行当)向这位小姐提了个颇有形象性的要求，请她在"雅座"里给生上"一小点儿火"。阿贝小姐一向是乐于对合法的当局表示支持的，便吩咐鲍布·格里贝利侍候这几位先生到那个僻静的去处，立即生火掌灯。光着两只胳臂的鲍布接到使命，便点个纸捻子在前面引路，迅速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当他们刚一跨进它那好客的门槛，"雅座"似乎是从黑沉沉的睡眠中一跃而苏醒过来，温暖地拥抱着他们。

"他们这儿的热雪利酒挺不错呢，"探长先生说，向他们介绍一点当地风味。"也许你们二位也喜欢来它一瓶？"

回答是：当然。鲍布·格里贝利从探长先生那儿接到指示，便欣然离去，那心情是从他对法律威严的崇敬中相应产生的。

"可以确定，"探长先生说，"我们从他得到报告的这个人，"用他的大拇指朝肩后伸伸，表示说的是赖德胡德，"过去一段时间里，在你们的石灰驳船的事情上，给另外那个人散布过恶言，所以人家都躲着那个人。我不是谈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或是能证明什么，但这是确定的事实。我是从我的一位女性熟人

那里最初听说的，”他又把大拇指往肩后一伸，含糊地指阿贝小姐，“她离这儿不远，就在那边。”

那么探长先生对他们今晚的来访，并不觉得怎么突如其来罗？莱特伍德暗示地问他。

“那么，您明白，”探长先生说，“这是一个要采取行动的问题。而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行动，行动便毫无用处。你还是稳住别动好。关于这件石灰的事情，我当然认为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当中哪一个干的；我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还是不得不伺机而动，而我一直不曾有幸得到个有利的机会。我们从他得到报告的这个人却抢了先，并且，如果不遇到阻碍，他会加劲儿干下去、抢上个头一名的。那个抢到第二名的人也可能很得点儿好处，我不说谁可以或者谁不可以争取一下那个位置。我反正尽我的责任，不管怎么，尽我所知，尽我所能吧。”

“作为一个石灰商，我说——”尤金开始说。

“在这一点上没人比您更有发言权了，是吗，”探长先生说。

“希望如此，”尤金说，“在我以前，我父亲是个石灰商，在他以前，我祖父也是——事实上，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埋在石灰里，一直埋到头顶心的——我要求说一句，如果这批遗失的石灰能够找回来，而同时不把它跟这笔石灰生意（我象看重我的生命一样看重它）当中的某位著名人物的某个年轻女眷牵涉进去，那么，我认为对于从旁协助的人们，也就是说，对于烧石灰的人们，可能是个更加可以接受的做法。”

“我也认为，”莱特伍德哈哈一笑，把他的朋友推向一边，说，“顶好能够如此。”

“只要方便，先生们，定会这么办的，”探长先生冷静地说道。“就我来说，是毫无意思给那方面造成任何不幸的。的确，

我也为那方面感到难过。”

“那方面还有个男孩子吧，”尤金指出。“他还在吗？”

“不在了，”探长先生说。“他不干这一行了。对他另有安排了。”

“那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尤金问。

“就剩下，”探长先生说，“她一个人了。”

鲍布又出现了，手执一只热气腾腾的酒罐，他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但是，虽然那酒罐正喷出一股浓香来，它的内容却还没有获得“六脚夫”在这类重大场合下，凭它高超的绝招儿，所要使之具有的那种美妙滋味。鲍布左手拿着一只前述那种型式的尖帽子形铁酒壶，把罐子里的酒全都倒进这只壶里去，又把它的尖头深深插进炉火里，让它在那儿呆上几分钟，趁这时间他消失，然后又出现，带来三只亮晶晶的玻璃杯。他把杯子放在桌上，弯腰向火，意识到自己所负责任之重大，凝神注视着袅袅上升的蒸气，那态度实堪嘉奖，在这操作过程的一个特定瞬间，他停止注视，一把抓起铁酒壶，灵巧地一转，让它发出一声轻轻的咝咝的响声。然后便把那内容重又注入酒罐中；他把三只光亮的酒杯轮番在酒罐喷出的热气上烘一烘；这才一一斟满它们，然后，便凭良心静待他的这几位同类对他的称赞。

他们称赞了他(是在探长先生说了“为石灰生意干杯！”这个适时的祝酒词之后)，于是鲍布退场，去向柜台间里的阿贝小姐报告客人对他的表扬。这里不妨悄悄地承认：他不在场时，房门是紧关着的，似乎没有丝毫理由需要煞费苦心去维持这个关于石灰的虚构故事。只是因为探长先生认为这故事编得异常令人满意，而且充满着神秘意味，所以他的两位客人便谁也不去提出异议。

这时窗外传来两下叩击声。探长先生匆忙再喝下一杯酒，给自己增加些御寒力，脚下无声地溜达着走出门去，脸上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象是走出去看看天色，或者是观察一下气候似的。

“这变得有点儿可怕了呢，莫蒂默，”尤金低声说，“我不喜欢这个。”

“我也不喜欢，”莱特伍德说。“我们去不去呢？”

“既来之，则安之。你必须搞个水落石出，而我不愿离开你。再说，那个孤单的黑头发的女孩子让我念念不忘。我们只不过是上次看过她一眼，可是我今天晚上总好象是看见她坐在火盆边等着的样子。当你想到那个女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她既有点儿象个奸细，又有点儿象个扒手呢？”

“颇有点儿觉得，”莱特伍德回答。“你呢？”

“很有这个感觉。”

他们的陪伴者又溜达着走了回来，向他们报告情况。他的报告除去各种石灰灯火的光影之后，大意是：老头儿划船出去了，大约是按老规矩去河上守望了，刚才涨潮时他应该回来的；不知道因为什么错过了，那么，按他通常夜晚活动的习惯来看，在下次涨潮前不能指望他会回来，要不就是在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她的女儿，透过窗子看去，好象在急切地盼望着他，因为晚饭虽还没烧，却摆好在桌子上，随时可以下锅的；下次涨潮大约在半夜一点钟，现在才刚刚十点；除了监视和等待之外别无他事可做；当探长先生做现在这个报告的时候，那位告密者正在进行监视，但是两颗脑袋总比一颗强（尤其当第二颗是探长先生的脑袋的时候）；因此这位报告者打算也去参加监视。并且，鉴于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还不时地要下一阵冰雹，去趴

在一只拖上岸来的船下边，业余爱好者未免会感到无聊的，因此报告人在结束时建议，两位先生最好是，哪怕暂时，留在目前所在的地方，这里没有风雨，而且暖和。

他们无意反对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希望知道，一旦需要时，去哪儿和监视者们会合。与其相信口头的描述——这样很可能出错——尤金(他今天心头的个人烦恼事来得比平时少些)情愿跟探长先生走一趟，看清地点再回来。

在倾斜的河岸边，在堤道上又粘又滑的石块中间——不是"六脚夫"所在的那条特殊的堤道，那里有一处专门供船停靠的小码头，而是另一条堤道，比那里再远一点，和被告者的住处，那老旧的风磨房距离很近——有几条船，其中有些是系泊的，已经开始漂在水里了；另外一些是拖上来摆在潮水达不到的地方的。尤金的伙伴钻进后边这些船当中的一只底下，就隐没不见了。当尤金看清了它和其他船相关的位置，并且确定他不会找不到它之后，便转过眼去望着那房子，人家已经告诉他，那孤单的黑头发的女孩子就在那间房子里，正坐在火盆前。

他可以看见火光透过窗户在闪亮。也许是这火光吸引了他，要他走上前去看一看吧。也许他出来正就是怀着这个目的。河岸的这一带杂草丛生，走近这间房子并不困难，脚下也不会有任何响声：只须爬上一块大约三四英尺凹凸不平、相当坚硬的泥地，再踏在杂草上走近窗下就行了。他就这样到达了窗下。

除了炉火之外，她没有其他光亮。那盏没有点燃的灯放在桌子上。她席地而坐，眼望着火盆，一只手托着腮。她脸上有一种隐约的光亮或闪烁，他最初把这当作摇曳不定的火光；然而，再看一眼，他看出她在哭泣。随着火光的时明时灭，他面前呈现出一副凄凉孤独的景象。



等候父赤

这是一扇只有四块玻璃的小窗户，没挂窗帘；他选择这扇窗子，因为旁边的一扇大窗是挂上窗帘的。他从窗子里看见了这个房间，看见了墙上那些轮番被风掀起又缩回的关于溺死者的告示。他只对这些告示稍稍地一瞥，却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的身影构成一幅色彩浓郁的画面，尽管凄凉而孤独；她面色棕红，头发闪着光，坐在时明时灭的火光前哭泣。

她突然立起身来。他非常安静地立在窗外，因此确有把握不是自己惊动了她，所以，只是从窗口向后移了移，站在窗旁墙壁的阴影里。她打开房门，惊慌地说道，“爸爸，是你叫我吗？”又叫一声，“爸爸！”倾听了一会，又叫道，“爸爸！我好象听见你刚才叫过我两声！”

没有反应。等她返回到门口了，他跳过河岸，在泥泞中，从靠近那隐藏的地方走过，向莫蒂默·莱特伍德走回去。他对莫蒂默述说了他所看见的这女孩的情况，也说到这情景是怎样一点不假地变得非常可怕。

“如果真正的犯人象我一样做贼心虚的话，”尤金说，“他的日子一定非常不好过。”

“这是神秘感的影响，”莱特伍德提出他的看法。

“把我搞得又象是地窖里的盖伊·福克斯①，又象是个钻进地下室的贼，”尤金说。“给我再喝点那玩意儿。”

莱特伍德给他又斟了些那玩意儿，但是它已经冷了，喝来已索然无味。

“呸，”尤金把酒吐在炉灰上说。“一股子河水味道。”

“你对这条河里的水味那么熟悉吗？”

① 盖伊·福克斯，1605年一次天主教密谋案件中的主犯，他藏在地窖里，想把主教炸死。从前每逢11月5日，英国有焚烧此人肖像的风俗。

“我今天晚上好象很熟悉，我觉得我似乎半截身子淹在河里，灌了半加仑水进去了。”

“这是地点的影响。”莱特伍德提出他的看法。

“你今天晚上学问大得很嘛，你跟你的这些影响都很有学问嘛，”尤金回答他。“我们在这儿还要待多久？”

“你想还要待多久？”

“要由我选择，我说只待一分钟，”尤金回答说，“这‘快乐的六脚夫’并不是我所知道的顶快乐的家伙。不过我想，我们最好还是留下，等到半夜的时候，他们把我们跟另外那些可疑的人物一齐赶出门去的时候再走。”

说着他便把火拨燃，坐在火炉的一边。钟敲十一点，他假装很有耐心地保持着安静。然而渐渐地，他的一条腿在动弹了，接着另一条也在动弹；接着一只胳臂在动弹，接着另一只胳臂在动弹，接着是下巴颏儿动弹，接着是背脊动弹，接着是额头动弹，接着是头发动弹，接着是鼻子动弹；接着他便伸长身子斜靠在两把椅子上，哼哼唧唧；接着便一下子跳了起来。

“这地方尽是些看不见的、魔鬼一样在动的小虫子。我浑身上下又是痒痒又是痛。我好象在精神上犯了最卑劣的盗窃罪，执法如山的迈密登①们正在跟踪追捕我呢。”

“我也是一样地糟糕，”莱特伍德说着坐起身来面对着他，头发乱蓬蓬的，他已做过几个奇妙的动作，在此过程中，脑袋一直处于全身的最低位置。“这种心神不定在我是早就开始了。整个你出去的时间，我就好象格列佛遇到利利普特人②对他开火

① 迈密登，希腊神话中跟随阿契里斯去特洛伊作战的塞萨利人，在英语中作为盲目执行他人命令的人的代称。

② 利利普特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著《格列佛游记》里“小人国”中的小人。

一样。”

“这样不行呀，莫蒂默。我们必须出去透透气；我们必须去跟我们那位朋友和老兄赖德胡德待在一起。咱俩定个合同吧，这样我们就精神镇定了。下一回（为了求得我们心头的平静），咱们不去捉罪犯，而是自己来犯罪吧。你保证同意？”

“当然！”

“说话算数！让蒂平斯当心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了。”

莫蒂默打铃叫人来算帐，鲍布过来跟他办理这项事务。这时尤金以他那漫不经心的态度胡扯着，问鲍布是否愿意在石灰生意里找个位置？

“多谢，先生，不要，先生，”鲍布说。“我在这儿的位置挺好，先生。”

“假如哪天你改变了主意，”尤金回答说，“到我场里来，你随时都可以在石灰窑上找到个空缺的。”

“多谢，先生。”鲍布说。

“这位是我的同伙，”尤金说，“他管帐，还管发薪水。我这位同伙的格言从来是：活儿干得好，工钱不会少。”

“真是一句好格言，先生们，”鲍布说，一边收下小费，用他的右手朝下按着他的脑袋，鞠了一个躬，那姿势和他用抽酒器从啤酒桶里抽出一杯啤酒来的姿势非常相象。

“尤金啊，”又只剩下他俩的时候，莫蒂默非常开心地笑起来，喊他一声说，“你怎么能够这么滑稽呢？”

“我就是个滑稽脾气，”尤金说；“我就是个滑稽人。天下无事不滑稽。走吧！”

莫蒂默·莱特伍德心头掠过一个想法：在方才这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在他的朋友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说它是强烈地表

现了他朋友身上所有一切最不受拘束、最漫不经心、最满不在乎的东西，也许是最为恰当的说法。他对他是十分熟悉的，而他这时却在他身上发现了某种新出现的、过分的、暂时还是令人困惑不解的东西。这种想法在他心中一闪即逝；但是过后他又曾回想起它来。

“她就坐在那儿，你瞧，”尤金说。他们站在堤岸下，堤岸在狂风中呼啸作响，好象要被撕裂一样。“那就是她的火盆的亮光。”

“让我去窗口上悄悄望一眼，”莫蒂默说。

“不行，别去！”尤金抓住他的手臂。“顶好别去看她出丑吧。到我们诚实的朋友那儿去。”

他引他来到监视岗哨上，两人都蹲下身子，爬进船下边；这地方和呼啸的狂风与毫无遮掩的黑夜相比，倒是个比事先想象的更好的栖身之所。

“探长先生在家吗？”尤金低声问道。

“我在这儿，先生。”

“我们那位额头上出汗的朋友是不是在那一头？很好。有什么情况？”

“他女儿出来过，以为她听见他的叫声了，要不这就是个信号，通知他躲开。很可能是这样呢。”

“还可能是唱大英帝国的国歌呢，”尤金喃喃说，“但是它又不是呀。莫蒂默！”

“在这儿！”（他在探长先生的另一边）

“现在有两项盗窃罪了，还有一项捏造罪！”

尤金这些话显示出他的情绪非常低沉，后来便没有再出声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出声。到涨潮的时候了，河

水离他们比早先更近了，河面上的喧闹声比以前更多了，他们也更多地在倾听着。倾听船上蒸汽明轮的转动声，铁链条的叮当声，辘轳的吱嘎声，有节奏的划桨声和过路船只的甲板上狗的凶猛狂吠声，它们似乎嗅出了他们这几个躲着的人。夜色并不是那么黑暗，除了来往滑过的桅杆上和船头上的灯光之外，他们还能辨别出灯光下那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时而会有一只鬼似的驳船，张着又长又黑的帆，仿佛伸出一只手臂在威胁人，突然在他们的面前出现，又驶过去，消失在黑暗中。在他们监视的这段时间里，附近的河水老是被远处的某种冲击搅动得起伏不停，他们往往会把水中这些溅泼声和击打声，当作是他们躲在这儿等候的那只船靠岸来了，要不是那位非常熟悉这条河的告密者待在他的地方一动不动，他们几次三番都已经跳出来了。

在他们的下风处，许许多多市区教堂的钟声都随风飘失了，但那些上风处的钟声却告诉他们，现在是一点——两点——三点。没有这个帮助，他们将只有靠河岸上越来越宽的那条黑黑的水迹所记录的潮水退落情况，和一英尺一英尺地从河水中露出来的铺石的堤道，才能知道夜色消退了多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鬼鬼祟祟变得愈来愈没有必要了。仿佛是那个人得到了风声，知道有人在对付他，或者干脆已经逃跑了。他的行动可能是早有预谋，好为他赢得十二个小时的时间，使他不致落进他们的手里。那位花费了自己额头上的汗水的诚实人变得不安起来，颇含辛酸地抱怨说，人家动辄就会欺骗他——欺骗他这个凭劳动吃饭的正派人！

他们这个藏身处是选择好既能监视河面，又能监视那所房子的。自从那女孩以为她听见父亲叫她以后，再没有人出入过。没有人可以出入而不被发现。

“可是，五点钟天就亮了，”探长先生说，“到那时候我们就会被人家看见。”

“听我说，”赖德胡德说，“你们觉着怎么样？他可能溜来溜去划了几个钟头了，只是硬挺住在两三座桥中间来回划，不回家来。”

“那你又怎么想法呢？”探长先生不在意地、但却也是不表赞同地说。

“他可能现在还在那儿来回划着呢。”

“那你又怎么想的呢？”探长先生说。

“我的船就停在堤道旁边那堆船中间。”

“那你对你的船又怎么想法呢？”探长先生说。

“要是我划船出去到处看看怎么样？我知道他的路数，也知道他可能蹲在哪些他喜欢蹲的角落里。我知道在潮水的这段时间他习惯待在哪里，另一段时间他又待在哪里。我不是跟他合伙的吗？你们谁也别露面。你们谁也别挪动。我不要人帮忙就能划出去；要是人家瞧见我，我反正一天到晚在这儿的。”

“你这个主意还不算太坏，”探长先生想了一想之后说。“试试吧。”

“等一会儿。咱们先商量好。要是我找你们，我就划到‘六脚夫’左近，给你们打个呼哨。”

“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海事知识当然不是我所能加以挑剔的，但是假如我可以擅自向他提个建议的话，”尤金极其慎重地插进来说，“很可能，打呼哨会令人感到神秘，并且招致怀疑吧。我相信，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将会原谅我这个局外人提出一个我认为是为了我们国家和这座房子的利益所必须提出的意见。”

“这是那另一位先生呢，还是莱特伍德律师？”赖德胡德问道。因为他们是俯着身子或是躺下说话的，互相看不见面孔。

“作为对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问题的回答，”尤金说，他是仰面朝天躺着的，用帽子遮着脸，他认为这种姿态最能表现出是在进行监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这和为公众服务毫无相悖之处)，刚才的口音是那另一位先生的口音。”

“你们的眼力够好的吧，是吗，先生？你们的眼力都够好的吧，是吗？”那告密者问道。

都很好。

“那么要是我划到‘六脚夫’下面，往那儿一停，就没必要打呼哨了。你们会看出，那儿有个什么黑点子或者其他的东西。你们就知道是我了，你们就沿那条堤道走过来。都懂了？”

“都懂了。”

“那就开船了！”

顶着从侧面吹来的刺骨寒风，他马上就摇摇晃晃地跨进了小船；一会儿工夫，他已经离岸了，正沿着他们所在的这边河岸向上游缓缓划去。

尤金用肘支撑着身体跟着他向黑暗中望去。“但愿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那只船，”他重新躺下，用帽子盖住脸，喃喃自语地说，“能够慈悲得翻个底朝天，让他淹死掉！——莫蒂默。”

“我尊贵的朋友。”

“三件盗窃罪，两件捏造罪，还有一件夜半谋杀罪。”

但是，尽管良心上压着这些沉重的负担，尤金在事情最后出现的这点小变化的影响下，有些儿快活起来了。他的两个同伴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发生了变化。心头的悬虑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希望，似乎刚才又从头开始。又有了点东西好让他们寻

求了。他们三个人便都更加留意地守望着，因而也感到这个地点和这个时间所给予人的难受的影响已比较不那么沉重了。

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他们甚至在打盹了，这时三个人当中的一个——都说是自己，都说他自己没有打盹——发现赖德胡德划着船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了。他们一跃而起，从隐蔽处走出来，向他走去。当他看见他们走过来，便把船靠着堤道停住；于是他们站在堤道上就可以跟他低声交谈，沉沉入睡的"六个快乐的脚夫"那庞大的阴影正笼罩住他们。

"我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他说，眼睛瞪着他们。

"搞清什么事？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

"那你到底看见什么了？"莱特伍德问。因为他非常奇特地瞪着眼睛在瞧他们。

"我看见他的船了。"

"不是空船吧？"

"不，是空船。还有呢——船在顺水漂着。还有呢——一只桨不见了。还有呢——另一只桨卡在桨撑子上折得只剩一小节儿了。还有呢——船让潮水冲进两排驳船缝缝里卡牢了，还有呢——他这回又走运了，他要没走运那才叫怪呢！"

第十四章

老雕丧命

河边是寒冷的，这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一段沉重的、危机四伏的紧要时刻，这时活在世上一切最高贵和最美好的东西，都处于他们生命的最低潮；这时候，空气阴湿严寒，三个监视者中的每一个都凝望着另外两个的茫然面孔，而三人又同时都在凝望着小船里赖德胡德的茫然面孔。

“老头儿的船，老头儿又走运了，可是却不见老头儿！”赖德胡德这样说，愁容满面地呆望着。

好象不约而同，他们全都转过眼去望着那扇窗子里透出的火光。这火光比先前更微弱、更暗淡了。也许火这东西，也和靠他维持生存的更高级些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在这个白昼与黑夜方生未死之间的时刻里，也比在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倾向于灭亡。

“要是眼前这些事儿都归我管，”赖德胡德把脑袋威胁似地一晃，咆哮着说，“瞧我不把她抓起来，管他三七二十一！”

“唉，可惜就是不归你管呀，”尤金说。他口气中有点什么突然显得非常强烈的东西，使得那告密者驯顺地回答说：“嗯呀，嗯呀，嗯呀，那另一位先生，我没说归我管呀。一个人总可以说话的呀。”

"可是畜生也可以不出声的呀，"尤金说。"闭上你的嘴，你这只水耗子！"

莱特伍德对他朋友这不寻常的火气感到惊讶，眼睛也瞪着不动了，然后说："这个人会出什么事情吧？"

"想不出。要么是跳下船钻进水里了。"那告密者一边说，一边沮丧地揩他额头上的汗水，他在他小船里坐下，仍然是愁眉苦脸地呆坐着。

"你把他的船系牢没有？"

"船系得死死的，退潮以前都没问题。我没法儿把它系得比那更牢了。到我船上来，你们亲自去瞧瞧。"

他们没有立即照办，有一点迟疑不决，因为似乎这只船载这些人是太重了；但是赖德胡德申辩说："早先他死的活的载过五六个，船吃水一点儿也说不上深，连船尾也不显得往下沉。"于是他们便小心翼翼地上了船，坐下了，尽力使这个摇摇晃晃的破玩意儿保持平稳。在他们上船入座的当儿，赖德胡德坐在那里仍旧满脸愁容地两眼呆望着。

"好了。开路吧！"莱特伍德说。

"开路吧，说真的！"赖德胡德重复说，然后用桨把船撑离河岸。"要是他不知怎么溜掉了，莱特伍德律师，我也就只好另外找办法开路了。可是他一向都是个骗子，滚他的蛋！他一向——这老头儿一向——都是个坏透了的骗子。从没老老实实过，从没正大光明过。这么卑鄙，这么阴险。从没正正经经干好一件事，从没象个人似地干过一件事。"

"喂！稳着点儿！"尤金喊叫着（他上船后马上就恢复正常了），他们正重重地撞在一根桥桩上；然后他低声地，把他先前那句名言反转过来说了一句话（"但愿我尊贵而勇敢的朋友的这

只小船行行好，别来个底朝天，让我们都淹死掉！”）“稳着点儿，稳着点儿！坐得靠紧点儿，莫蒂默！又下冰雹了。瞧它象一大群野猫似的，扑在赖德胡德先生的眼睛上！”

他的确是饱受其惠，尽管他低缩着头，企图只让冰雹落在那顶癞皮帽子上，他被打得实在够呛了，便把小船划到一排停泊着的船只旁躲起来，他们在那里直躲到这阵冰雹过去。夹雨夹雪的暴风又来了，好象前来通报黎明的一位凶神恶煞；随它而至的，是一排参差不齐的霞光，它划破天空的层层黑云，终于使云层中露出一个显示白昼的灰色的深洞来。

他们都在发抖，他们周围的每件东西好象都在发抖；河水本身、船、绳缆、篷帆，以及已出现在岸边的那一抹清晨的雾气。河岸上挤成一堆的楼房被雨淋湿后发出黑色，挂着一片片的冰雹和雪粒，显得黑白相间，它们看起来似乎比平时低矮了，它们仿佛在打着哆嗦，冷得蜷缩成一团。两边河岸上很少有一点儿生气，家家门窗紧闭，码头和仓库墙壁上涂着的白底黑字，尤金对莫蒂默说：“看起来好象是些死去的商号坟墓上的碑文。”

他们慢慢地滑行着，一直不离开河沿，在停泊着的船只当中钻进钻出，穿过河面上无人留意的缝隙，鬼鬼祟祟地向前划着，似乎他们船上的这个船夫平素便是这样划船的，他们在许多东西的夹缝中爬行，这些东西和这条可怜的小船相比，都是那么庞大，都仿佛威胁着要压碎它。庞大的船体从链孔里拖出一条条生满铁锈的锚链来，链孔被锈链条一再地磨损，早已经油漆脱落了，没有一只这样的大船不是仿佛满怀恶意的神气。没有一个船头雕像不是一副虎视眈眈的神气，象是要冲过来把他们按下水去似的。没有一扇泄水闸门，或是一条涂在墙上或木桩上的表示水深的标尺，不是象躺在老祖母茅屋中床上的那

可怕而滑稽的狼外婆的神气，仿佛在暗示说："这就是为了淹死你们才设下的，亲爱的！"那些笨重地移动着的、黑糊糊的驳船，当它们那有裂缝的、漆皮斑驳的侧面向他们渐渐逼来的时候，没有一只不是仿佛要吸干河里的水，恨不得把他们都吸到河底去。每一件东西都在夸示着河水那毁灭性的影响力——变了色的钢材，腐烂的木头，蜂窝状的石块，绿阴阴、湿漉漉的沉积物——这些都让你感到，当你被压碎、被吸进河底、被淹没之后，想象起来，那遭遇都和你在被压、被吸、被淹时一样地险恶。

这样干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赖德胡德收起了他的桨，扶着一只驳船船身，立了起来，沿着这驳船的船体，一把手倒一把手地逐渐把小船用力撑到驳船的船头下，进入了一个隐蔽的、水面盖满漂浮物的小角落里。老头儿的船就被冲进了这个角落，象他所描述地那样卡死在那里；还是那只船，那个印迹依然留在船上，很象是一个用包袱裹着的人的形状。

"现在说说看，我撒谎没有？"那位诚实人说。

（"一种病态心理，"尤金低声对莱特伍德说，"以为总是有人会来揭穿他。"）

"这是赫克萨姆的船，"探长先生说。"我很熟悉它。"

"瞧这支断桨。瞧另一支桨不知哪儿去了。现在说说看，我撒谎没有？"那位诚实人说。

探长先生跨进这只船里去。尤金和莫蒂默望着他。

"现在您瞧！"赖德胡德又说，他跟着也爬了过去，指着一条拽直的绳子，绳子绷紧在那里，一头拖向船外。"我不是告诉你们他又走运了吗？"

"拉上来，"探长先生说。

"说说拉上来倒容易，"赖德胡德回答。"做起来可不容易。

他那个走运捞到的东西卡在驳船龙骨底下了。我上一次试着拉过，可是没拉动。瞧那绳子绷得有多紧！”

“我一定要捞它上来，”探长先生说。“我要把这只船带上岸去，连同他那件走运的东西。再轻轻地试试看。”

赖德胡德这回轻轻试了试；但是那件走运的东西不听话；拉不动。

“我存心要弄到它，我还要这只船，”探长先生说，抖动着那根绳子。

然而那件走运的东西还是不听话；拉不动。

“当心点儿，”赖德胡德说。“您会把它拉得不象样子了。要不，也许会拉成两半儿了。”

“我哪样都不会的，连你老奶奶我也不会拉坏的，”探长先生说；“可是我存心要弄到它。来！”他又对水下面那隐藏的东西说一声，既坚决，又威严，同时又把绳子抖动着；“搞这一套没好处，是吗。你一定得上来。我存心要弄到你。”

他这种要弄它到手的明确而断然的意图，效力真不小，甚至当他还在抖着绳子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儿松动了。

“我说了要你上来的，”探长先生说着，把外套脱掉，下定决心，往船弦上一靠。“上来！”

这种钓鱼的办法真可怕，但是探长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就好象他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乘一只平底钓鱼船，在风平浪静的河上游玩，在某个令人心旷神怡的鱼簖旁垂钓似的。过了几分钟之后，也在他对船上其余的人几次发出指示，要他们“把船向前放一放”，“再稍为往后放一点儿”等等之后，他镇静自若地说，“行了！”于是，连绳子带船都同时松动了。

莱特伍德伸出手去帮助他，他接住他的手站直了身子，然

后他又穿上外套，才对赖德胡德说："把你那几支没用的桨递过来，我来把这只船划到最近的水桥边上。你走在前面，离开别的船远点儿，别让我再卡住。"

他的指示照办了，他们一直向岸边划去；两人坐一只船，两人坐另一只。

"现在，"探长先生说，又是对赖德胡德说的，这时他们已经全都站在泥泞的乱石滩上，"你干这个比我经验丰富些，你应该是这一行里的一把好手了。去把拖绳解开，我们帮你拖上来。"

赖德胡德遵命跨进船里。看来他似乎刚刚才摸着绳子，或者只向船舷外望了一眼，就连忙缩转回去，面色苍白得象早晨的天空一样，气喘吁吁地说：

"老天爷，我上他的当了！"

"怎么回事情？"他们都问他。

他向身后的小船指了指，喘到一下子跌坐在石头上好缓过一口气来的程度。

"我上老头儿的当了。这就是老头儿呀！"

他们都向绳子跑去，留他一个人在那儿喘气。马上看见：是老雕的身形，死了已经几个钟头了，伸长着躺在岸上，一阵新起的暴风雪扑打着他，把冰雹和湿水的头发冻结在一起。

爸爸，是你在叫我吗？爸爸！我好象听见你刚才叫了我两声！这些话，这些话啊，在坟墓的这一边，永远也不会得到回答了。狂风嘲弄似地从爸爸身上扫过，抽打着他身上磨破的衣襟下摆和他乱蓬蓬的头发，想要把他僵直的、躺倒的躯体翻转过来，迫使他脸朝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好让他更感到自己的羞耻。雨雪暂时平息了，风在悄悄地吹，不停地窥探着他；掀起他的一片破衣襟，又让它落下；躲进他另一片破衣襟里抖动，匆匆捋着他



老耶喪命

的头发和胡须，然后，又猛地一冲，这样残酷地奚落着他。爸爸，是你在叫我吗？那是你吗，那一声不响的死去的人？那是你吗，被这样打翻在地，堆成一堆躺在那里？那是你吗，就这样接受了死神的洗礼，任这些随风飞扬的污垢扑打在你的面庞上？你干吗不说话呀，爸爸？你躺在这儿，浸进这污秽的泥泞中的正是你自己的形体啊。你难道没有见过一个浸在你船中积水里的这种形体吗？说话呀，爸爸。给我们，给这阵阵狂风，说一句话呀，现在只有我们留下来听你说话了！

"现在你们瞧，"探长先生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说（大家都站在那儿眼望着这淹死的人），他用一只腿跪在尸体的旁边，他从前好多次都是这样观察其他死人的，"是这么回事。你们两位先生当然不大会看不出来，他是被套住脖子和手臂拖着的。"

他们曾经帮助解开过绳索，却当然没有看出来。

"你们先前已经看出来，你们现在也会看出来，这是一个活结，他自己的手臂使劲一拉，就死死地套在他的脖子上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绳结举起来给他们看。

显然是如此。

"你们同样也会看出来，他是怎么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船上的。"

绳子在打弯和捆牢的地方还留有曲折和凹痕。

"现在你们瞧，"探长先生说，"绳子是这么套住他的。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原先这个人，"他俯下身去，扯住死者一片浸湿的上衣襟，把他头发上的一些冰雹揩掉，"——瞧！现在他比较象他了，虽然尸体损伤得很厉害，——原先这人，划船去河上干他的老行当。他带着这卷绳子。他老是随身带着这卷绳子的。这一点我就象知道他是他一样地清楚。有时候绳子放在船

舱里。有时候他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原先这个人习惯于衣服穿得少；——你们瞧见了？”他把死者胸膛上那块松开的领巾拎了拎，趁这机会用它擦了一下尸体的嘴唇——“当天气潮湿、结冰、或者刮冷风的时候，他就把这卷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昨天晚上他就是这样做的。这下子倒霉了。这个人，他划着船兜来兜去，直划到冻得受不了了。他的两只手，”他拾起其中一只手，那手随即沉重地落下去，“冻僵了。他发现一件他要找的东西在河上漂。他作好准备要把那件东西捞到手。他把绳子卷散开，想留几圈在船上，他要留得足够让绳子甩出去以后不至于绷紧。结果是，他做得过犹不及了。他这回留得比平时长了些，因为两只手麻木了。他的目标漂到跟前了，而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拼命想要抓住它，心想无论如何也得把死人口袋里的东西弄到手，要是万一非得放弃尸体的话。他身子向船舷外俯去，他遇上了一阵现在这种猛烈的、夹冰雹的风雨，或者是遇上了一股两艘汽船迎面驰过激起的水浪，或者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完全准备好，或者是多多少少因为这个那个原因，船突然一斜，失掉了平衡，一头栽到船外去了。现在你们瞧！他会游水，这个人会游水的，他马上奋力击水往外游，但是这么一击水，他的胳臂缠住了绳子，他把活结拉紧了，一直到把绳结拉死。他想捞住并且拖在船后的那件东西漂走了，而他自己的船却拖住一个死了的他，全身缠在他自己的绳子里，一直拖到我们发现他的地方。你们会问，我怎么知道他掏口袋之类的事的？首先，我再告诉你们：那死尸口袋里有银币。我怎么知道的呢？很简单，也很说得通。因为他已经搞到手了。”演说者把那只握紧的右手举起来给大家看。

“尸首怎么处理呢？”莱特伍德问。

回答是："如果您不反对在他身边守一小会儿，先生，我去就近找个我们的人来负责看守他；——我还把这个叫做他呢，你们瞧，"探长先生一边走一边回头望望，同时这样说。由于习惯的力量，他还哲人似的微微一笑。

"尤金，"莱特伍德说——本来还要接着说："我们站远点儿等他回来吧，"回头一望 他发现尤金已经不知去向了。

他提高嗓子叫："尤金！喂！"但是却没有个尤金来回答他。

天已经大亮了，他向四面张望。但是到处都望不见尤金。

探长先生匆匆回来，正踏在木质的水桥台阶上往下走，带来一个警察，莱特伍德问他看见他的朋友走掉没有？探长先生不能确切地说他看见他走了，但是他注意到他心神不定的样子。

"先生，我说您那位朋友真是有他既古怪又有趣的性格。"

"但愿这不是他那既古怪又有趣的性格的一部分，一大清早，在这种令人烦闷的情况下，给我个溜之大吉，"莱特伍德说。"我们能不能找点儿热的东西喝喝？"

我们能。我们去。在一家酒店的生了一炉旺火的厨房里，我们喝了掺水的热白兰地，我们的精神为之大振。探长先生先对赖德胡德先生宣布了他的官方意图，叫他"密切注意他"，然后把他放在壁炉的一边，就象是放一把湿雨伞似的，从此对这位诚实人外表上再不显出他的注意来，只是给他另外叫了一份掺水白兰地：这显然是用公家的钱。

莫蒂默·莱特伍德坐在熊熊的炉火前昏昏欲睡，心里觉得自己是在那儿喝着掺水白兰地，而同时又是在"六脚夫"喝着热雪利酒，又是躺在河边那只船下面，又是坐在赖德胡德划着的船上，又是在听探长刚才结束的那番演讲，又是坐在法学协会里，跟一位素不相识的、自称为"M. R. F. 尤金·老头儿·哈

蒙”、并且说自己住在“冰雹乡”的人去共进午餐，——这都是些疲劳和瞌睡所带来的奇异的变迁，以每十二个小时的经历相当于实际一秒钟的速度进行着，当他经历过这些变迁之后，他发觉自己正在大声地回答一件从来不曾收到过的紧急的重要来函，而这时一看见探长先生，他马上把自己的话音化作一声咳嗽。因为他出于某种自然的义愤，感到要不是这样，那位小官吏可能怀疑他曾经闭上过眼睛，注意力没有集中。

“在这儿，就在我们眼面前，您瞧，”探长先生说。

“我瞧见了，”莱特伍德不失尊严地说。

“还喝过搀水的热白兰地呢，您瞧，”探长先生说，“然后又急匆匆地跑掉了。”

“谁？”莱特伍德说。

“您的朋友呀，您知道的。”

“我知道的，”他仍然不失尊严地回答。

在一团迷雾中，只见探长先生影影绰绰、恍恍惚惚，变得似乎又高又大，他听说到，这位官员已亲自作了安排，让死者的女儿对当夜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他并且一般地已对每件事都亲自作了安排。莫蒂默·莱特伍德便在昏睡中踽踽蹒跚来到一处出租马车停车场上，他叫了一辆车，便参加了军队，又犯了军法，该判死罪，经过军事法庭审判，罪证确凿，安排好后事，正解向刑场执行枪决，这时，马车的门嘭地一声关上了。

为了争取一只鲍芬先生捐赠的价值五千到一万英镑的奖杯，要把这辆马车从商业区划到法学协会去，这可真费力气；隔着那无边无际的距离对尤金（当把他用一根绳子从滚滚流动的马路上打救起来之后）滔滔训斥，指责他不该如此奇特地溜走，也真费力气！然而他说了那么多赔礼道歉的话，又是那么地深表

痛悔，所以，当莱特伍德下车时，又特地叮咛车夫要好生照应他。听见这话，车夫(明知车子里并不曾留下另一位乘客)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总而言之，这一夜的工作使这位演员为之精疲力竭，他简直已经患上梦游症了。他累得即使睡下也无法安息，一直到他累得不知道累了，这才堕入忘却之乡。下午很晚的时候，他醒过来，心中有些不安地派人到附近尤金住处去，问问他起床没有？

是的，他起床了。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床。他刚才回家。他来了，同报告这消息的人接踵而至。

“怎么搞的，这么一副两眼通红、衣冠不整、头发蓬松的样子！”莫蒂默喊叫起来。

“我的样子很不好吗？”尤金说着，冷静地向穿衣镜走去。“样子是不大整齐。不过你想想。这么过了一夜，还谈什么样子！”

“这么过了一夜？”莫蒂默重复说。“你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情？”

“我亲爱的朋友，”尤金说着，便坐在他的床沿上，“我觉得，咱们俩已经互相厌烦这么久了，再这样一成不变地下去，其结果必定是分道扬镳，你去南极，我去北极。我还觉得，我已经犯下了新门监狱①案件日程表上的所有罪行。于是既考虑到友谊，又考虑到自己的滔天大罪，我就去散了一会儿步啊。”

① 新门(Newgate)监狱，伦敦当时最大的刑事犯监狱。

第十五章

两个新雇用的人

鲍芬夫妇这两个好运道的牺牲品早餐后在宝屋坐定。鲍芬先生的面庞上显出忧虑和烦乱。他面前摆着许多杂乱的文件，他望着，那副毫无希望的表情恰象个一无所知的老百姓眼望着一大群军队，人家要他在五分钟之后便调遣完毕、并且去接受检阅似的。他也曾忙过一阵子，企图给这些文件做点摘要；但麻烦的是(正如他这一类型的人所常常遇到的情况)，他的大拇指头非常地自作主张，而且喜欢涂抹，这个忙碌的家伙老是节外生枝，给他写下的东西涂上墨水点，使这些字迹比抹在他鼻子上和额上的那各种各样的大拇指印好不了多少，实在无法辨认。说来奇怪，对于鲍芬先生，墨水这玩意儿能值几个钱？可是它却又是那么地经久耐用。好比一小粒麝香可以使一只抽屉香上许多年，原来的分量还一点也不减少似的，半个便士的墨水，就能把鲍芬先生从头发根直到小腿肚子都抹上污点，而他面前的纸头上却一行字也没写足，墨水瓶里的东西也一点儿不见缩减。

鲍芬先生正陷入这种严重的文字困难当中，他两眼突出，目瞪口呆，鼻子里直打呼噜，鲍芬太太瞧见这种征候，吓了一大跳，幸好这时院子里传来了铃声，才让她感到宽慰。

“不知道是谁来啦？”鲍芬太太说。

鲍芬先生长嘘一口气，把手里的笔放下，望了望他写下的东西，心里怀疑跟它们打交道到底有什么乐趣可寻，于是再把它们端详一番，得到的印象是，似乎的确并无什么乐趣可言，正在这时候，便听见那个锤子脑袋的年轻人通报说：

“洛克史密斯先生来了。”

“噢！”鲍芬先生说。“噢，真的！是我们跟维尔弗家的那位共同的朋友呀，亲爱的。好的。请他进来吧。”

洛克史密斯先生出现了。

“请坐，先生，”鲍芬先生跟他握手，并且说。“这是鲍芬太太，您已经见过了。咳，先生，我还没准备好和您见面呢，因为，说实话，我一直在忙这忙那，还没时间想想您的事情。”

“他这是为我们俩道歉呢；也为鲍芬先生，也为我向您道歉，”鲍芬太太笑容满面地说。“哎呀，我们现在就好谈起来呀；是吗？”

洛克史密斯先生鞠了一个躬，表示感谢她，并且说他也希望现在就谈。

“那么，呃，”鲍芬先生又说，一手摸着下巴。“您上次是说当秘书，是不是？”

“我是说当秘书，”洛克史密斯先生同意地说。

“那天我真是给搞糊涂了，”鲍芬先生说，“后来我跟鲍芬太太两人谈起这个的时候，我们俩也真是给搞糊涂了，因为（把我们想的都坦白告诉您吧），我们总是想，秘书是一种家具呀，多数是红木的，铺上绿色呢台面或者皮台面，上面有好些个小抽屉的。① 现在，我说，您当然不是一件那个——您不觉得我说话放

① 秘书，英语为 secretary，这个词也当一种附有小橱的写字台讲。

肆吧。"

当然不，洛克史密斯先生说。不过他用这个词是指总管的意思。

"嗨，要说总管嘛，您瞧，"鲍芬先生回答说，一只手还摸着下巴，"大概鲍芬太太跟我永远也不会乘船下海的。我们俩都容易晕船，要是我们下海去，是需要个总管；不过船上总归是有现成的总管的。"

洛克史密斯先生再次作了解释；说明了他想要来承担的是总管家，或者经理人，或者监督人，或者代理人之类的工作。

"那么，打个比方吧——喂！"鲍芬先生象他平素那样，猛然地说。"要是我雇下您，您干点什么呢？"

"我要把由您同意支付的一切用项都详细入帐，鲍芬先生。我要在您的指示下帮您写信，我要经管由您付钱或者由您雇用的人。我还要，"他眼睛望望桌子上的东西，微微露出点儿笑意说，"清理您的文件——"

鲍芬先生摸摸他沾上墨水渍的耳朵，向他妻子看看。

"——要把它们清理得随时都整整齐齐，一目了然，每一份文件的封套上都写明内容摘要。"

"我说呀，"鲍芬先生说着，一边慢慢儿把自己写的涂满墨水斑点的纸头在手里揉成一团；"要是您马上清理一下这堆文件，看看您怎么处理它们，我也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您的事了。"

说干就干。洛克史密斯先生除掉帽子和手套，安然地在桌边坐下，把拆开的文件理成整齐的一叠，依次把每一件过目一遍，再折好，在封套上写上摘要，放成另一叠，等第二叠堆成而第一叠不见了的时候，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小绳子来，顺手绕个弯，打个结，极其熟练地把它们捆成一扎。

"好!"鲍芬先生说。"非常好。现在说说看它们都是关于什么事情的，劳您驾!"

约翰·洛克史密斯把他做的摘要一一大声读出来。都是关于新房子的。装修匠的估价单，多少钱。家具估价单，多少钱。几间办公室的家具估价单，多少钱。马车匠估价单，多少钱。马贩子估价单，多少钱。挽具匠估价单，多少钱。金银装饰匠的估价单，多少钱。总数，多少钱。然后是函件。同意鲍芬先生某月某日关于某物所出的价钱。不同意鲍芬先生某月某日关于某事所出的价钱。有关鲍芬先生另外在某月某日对另外某事的计划的意见。等等。一切整齐紧凑，井井有条。

"清楚极了!"鲍芬先生用一只手，象打拍子似的，把每一段写下的字都检查了一遍，然后说。"您怎么使用墨水的，我就想不通，您用过它以后，人还是滑溜溜的干净。现在谈谈写信的事儿吧。咱们来，"鲍芬先生怀着孩子般愉快的羡慕心情，搓着两只手说，"咱们来试试写封信看。"

"写给谁呢，鲍芬先生?"

"不管谁。就写给您自己吧。"

洛克史密斯先生一挥而就，然后大声读道：

"'鲍芬先生谨向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致意，并且奉告，他已决定试行聘请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担任其所欲担任之职务。鲍芬先生接受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之诺言，薪俸问题将在一段时期之后再作考虑。不言而喻，鲍芬先生对此未作任何承诺。鲍芬先生仅附带申言，他相信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将依其所作之保证，忠实服务，克尽厥职。谨请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即日起开始履行其职责。'"

"嗨!你瞧，诺狄!"鲍芬太太拍着手喊叫说，"这才真是一

封好信呢！”

鲍芬先生之开心丝毫不减于她；的确，在内心深处，他认为，那篇文章本身，以及它赖以诞生的那套本领，都是人类智慧的卓越丰碑。

“听我说，我亲爱的，”鲍芬太太说，“要是你不跟洛克史密斯先生马上就谈妥，要是你再去稀里糊涂搞这些不是你干的、对你也没好处的事，你真得中风了——就别提衣裳上全都是墨水点子了——那你可就要伤我的心了。”

鲍芬先生拥抱了他的老伴儿，感谢她说的这几句聪明睿智的话，然后又祝贺约翰·洛克史密斯的辉煌成绩，向他伸过手去，作为他们建立新关系的象征。鲍芬太太也过来和他握手。

“现在，”鲍芬先生出于他坦诚待人的天性，觉得自己不大象话，雇了一位绅士为自己工作，已经五分钟了，还不曾对他表示些信任，便说，“得让您多了解点儿我们家的事情，洛克史密斯。我初次认识您，或者顶好说是您初次认识我的时候，我跟您说起过，鲍芬太太的意思，是打算按时髦样式来安排，可是我还不知道我们到底会变得有多么时髦，或是会不会变得时髦起来。现在您瞧！鲍芬太太胜利了，我们干脆就时髦起来了。”

“我也大体上看出了这一点，先生，”约翰·洛克史密斯先生回答说，“从您维持新住宅的规模上看出来。”

“对，”鲍芬说，“这房子是会出类拔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那个有文学的人给我说，有一幢大概是跟他有关系的房子——一幢他感兴趣的房子——”

“他的财产？”约翰·洛克史密斯问。

“啊，不，”鲍芬先生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是一种亲戚关系。”

“朋友交情吗?”秘书暗示说。

“啊!”鲍芬说。“也许是。反正是,他给我说那幢房子上挂了个牌子,‘华贵府邸一幢,出租或出让’。我跟鲍芬太太去看了看,发现一丝不假,它的确华贵(虽然嫌奢侈点儿、阔气点儿,这些不过也跟华贵是一回事情),就买下了。我那个有文学的人真够朋友,当时还来了一段美妙的诗歌,祝贺鲍芬太太当了这幢房子的主人——那诗歌是怎么说的,亲爱的?”

鲍芬太太回答:

“欢乐呵,欢乐呵,纵情饮宴,
大厅呵,大厅呵,眼花缭乱。”①

“就是这样的。那幢房子里当真有两间大厅,所以就更加妙了。前面一间,后面一间,还有一间给下人们用的。真的,他还又来了一段非常美的诗歌呢,那意思是,万一鲍芬太太在这幢房子里感到情绪不佳的时候,他多么愿意竭尽全力讨她高兴。鲍芬太太记性好极了。你背背它好吗,亲爱的?”

鲍芬太太欣然同意,她把这个表现了这一恳切意愿的诗篇原封不动地背诵了一遍。

“我要对您讲,那少女如何哭泣,鲍芬太太呀,
当她真实的爱情被人破坏,夫人呀,
她破碎的心儿如何睡去,鲍芬太太呀,
一睡永不醒来,夫人呀,

① 据说这两句诗和下面的几行诗,原是当时一首英国流行的民歌,为约翰·贝尼特所作。这里的引诗已有篡改。

我要对您讲（如果鲍芬太太喜欢听）那骏马如何回返，
而把它的主人在远方抛下；
而如果我的故事（希望鲍芬太太原谅）让您悲叹，
我将为您弹一曲轻松的吉他。”

“一字不差！”鲍芬先生说。“我觉得这篇诗歌把我们两人都说进去了，说得那么美。”

这篇诗显然使这位秘书大为惊讶，而鲍芬先生却认为他对它评价很高，因此大为高兴。

“现在，您瞧，洛克史密斯，”他继续说，“有个有文学的人——装着一条木腿的——他可好嫉妒呢。所以我在想着找一个方便的办法，别让魏格嫉妒，让你俩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老天爷！”鲍芬太太大声说。“我要说的是，世界这么大，容得下我们所有的人呀！”

“是这么回事儿，亲爱的，”鲍芬先生说，“要是不搞文学的话。可要是个搞文学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我应该记得，我雇用魏格的时候，我还一点儿没想到要时髦，或是要离开宝屋。要是现在让他觉得我有哪些地方瞧不起他了，那就是我犯了卑鄙的罪过，显得是被那些眼花缭乱的大厅搞得晕头转向了。老天爷保佑，可不能这样！洛克史密斯，关于您住在宅子里的事，您觉得怎么样？”

“我住在这幢房子里？”

“不，不。这幢房子我已经另外安排了。您住在新宅子里，怎么样？”

“您说怎么办都行，鲍芬先生。我完全听您吩咐。您知道我目前住在哪里。”

“这么吧！”鲍芬先生把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才说：“您就暂时还住在现在那个地方，我们慢慢儿再决定吧。您马上就把事情管起来，把新宅子里正在办的事情都管起来，好吗？”

“非常乐意。我今天就开始管。请您给我个地址好吗？”

鲍芬先生口述了地址，这位秘书把它记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鲍芬太太趁他做这个的时候，把他的面貌好好儿端详了一阵，比以前看得更仔细。这次观察给她的印象是对他有利的，因为，她向鲍芬先生悄悄点头表示：“我喜欢他。”

“我这就留心把每件事都安排妥当，鲍芬先生。”

“谢谢您。既然来了，您不愿意把宝屋各处都看看吗？”

“我非常高兴看看。我听人说起过很多关于它的事。”

“来吧！”鲍芬先生说。他便和鲍芬太太在前面引路。

这宝屋是一座阴暗的住宅，由于长时间作为“合扰来牢房”，保养上舍不得花钱，已显得破破烂烂。油漆剥落，糊墙纸破损，家具残缺不全，不大有那种住人的房屋的气氛，大凡人所造来供人占用的东西，象大自然所创造的东西一样，必须使它存在的意图得到满足，否则它就会很快消亡。这幢老旧的房舍由于废置不用所遭受的损坏，比它如有人使用还要厉害，住二十年顶不住这样空一年。

在这幢房子里，可以非常明显地觉出一种凡是生机不足的房屋都难免会有的某种贫瘠感（似乎房子都是靠人的生气来营养它们的身体的）。楼梯、栏杆、扶手，都是一副虚弱相——仿佛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似的——墙上的护墙板、门窗的侧壁都有这种味道。稀稀拉拉的几件家具也是如此。要不是这地方经常保持清洁，这些家具早就化作尘土了，那些它们正在化作的尘土很可能已经在地板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而地板呢，无论是上过油漆

的，或是本色的，全都好象那些长年过着孤独生活的老年人的面孔一样，衰朽不堪。

那位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老人终于在他的卧室中连自己的生命也无法抓住，那间卧室还原封未动地保持着他去世时的样子。吓人的老式四柱大床，床上没有帐幔，上缘是一排铁栏杆和铁尖头，好象监牢一样；铺着那块破旧的碎布拼缀的床罩。那张钉了铆钉的、结实的、带抽屉的旧写字台，它的折叠式顶盖象是一个心怀恶意而又隐而不露的人的额头；床前一张弯腿的旧台子，藏遗嘱的那只小匣子就放在这张台子上。贴墙放着几把旧椅子，罩着拼布的椅罩，椅罩原是为了保护更加值钱的木料，然而天长日久，木料已失去它原先的色泽，却不曾让任何人的眼睛欣赏过它。所有这些东西都有着一种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彼此酷似的共同特点。

"洛克史密斯，这间房子这样保存着，"鲍芬先生说，"是为了等那个儿子回来。总之，这幢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完全保持归我们所有时的原状，让他回来过目和检验。就是现在，除了楼下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就是您刚才出来的那间，这幢房子里什么也没变动过。在那个儿子一生里最后一次回家来的那一天，也是他一生里最后一次见他父亲的那一天，他们很可能是在这间房子里见面的。"

当这位秘书四面观望的时候，他的眼睛停留在屋角一个边门上。

"那是另一道楼梯，"鲍芬说着，便打开了那扇门，"是通院子的。我们从这条路下去吧，也许您愿意看看院子，反正是顺路的。当那个儿子还小的时候，他多半是从这道楼梯上下，去见他父亲的。他很怕他的父亲。我曾经看见他坐在这道楼梯上，好

多次啊，可怜的孩子，那副怯生生的样子，我跟鲍芬太太就来安慰他，我们拿着他的小书，经常坐在这条楼梯上。”

“啊！还有他可怜的姐姐呢，”鲍芬太太说。“瞧那边白墙上那块太阳照到的地方，有一天他俩在那儿互相量过高矮的。他们自己用小手在这儿写下了名字，只不过是用铅笔写的；可是名字还留着，两个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却永远没有了。”

“我俩一定要把这两个名字保存好，老太太，”鲍芬先生说。“我俩一定要把这两个名字保存好。有我俩一天，这两个名字就不许被擦去，不光是这样，只要能办到，我俩死了也要保存着。两个可怜的小孩子！”

“啊！两个可怜的小孩子！”鲍芬太太说。

他们已经打开了楼道底下通往院落的门，他们立在阳光下，望着在楼道上两三步梯级的地方留下的，孩子的两只颤抖的手所涂抹的潦草笔迹。这早已凋萎的童年所留下的朴素纪念，和鲍芬太太的温情，其中有某种东西触动了这位秘书的心。

鲍芬先生然后把那几座垃圾堆成的山丘和属于他自己的那特别的一堆指给他的新代理人看，那是遗嘱规定作为归他继承的财产而遗留给他的，这是他取得整个这份财产之前的事。

“本来我们有这个也就够了，”鲍芬先生说，“要是上帝开恩，饶过了这两个惨死的小生命当中的那后一个的话。我们并不想要另外的那些财产。”

对院子中的这些宝藏，对这幢房屋四周，对鲍芬先生指给他看、说是他和他妻子当用人的那些年里住过的几间下房，这位秘书看得都很用心。直到鲍芬先生已经一次再次指给他看过宝屋中的每一件奇观之后，他才记起他还得去别处办些事情。

“关于这个地方，您没有什么指示给我吗？鲍芬先生？”

"没有什么，洛克史密斯。没有。"

"如果不失礼的话，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您是不是打算卖掉它呢？"

"当然不罗。为了想着我们的老东家，想着我们老东家的两个孩子，想着我们以前当用人的时候，我和鲍芬太太打算只要它不塌，就一直留着它。"

这位秘书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望着这些垃圾堆成的山丘，这使得鲍芬先生似乎是在回答他的问话似的对他说：

"当然，当然，那是另一回事情。我可能把它们卖掉的，虽然这块地方没有了它们，我也会觉得挺可惜的。去掉了这些小山丘，这地方看起来就只不过是一片死板板的可怜的平地了。不过我还是不能说我会把它们永远留下去，只是为了风景好看。反正不忙；目前也只能说到这里了。我懂的事情不多，洛克史密斯，可是对垃圾，我可懂得不少啦。我能估出这堆垃圾的价钱，分毫不差，我知道怎么处置它们最好，我也知道就是把它们放在原处不动，也没啥害处。您明天到这儿来一次，好吗？"

"我每天都来。能让您早一天搬进新住宅，一切安排就绪，就会让您更高兴，是吗，先生？"

"噢，说来我也不是急得要命，"鲍芬先生说，"只是说，既然花了钱雇人加油干活儿，就得知道他们真象个加油干活儿的样子。您是不是也这么想？"

"正是这样！"这位秘书回答；然后便告辞而去。

"现在，"鲍芬先生象他平时那样，慢慢儿在院子里绕圈儿走着，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能给魏格安顿好，我们的事情就都遂心了。"

狡猾下贱的人当然能把朴实高尚的人捏在手心里。唯利是

图的人当然会占慷慨大方的人的便宜。诸如此类的此得彼失到底能维持多久，是另外一回事情；而它们的行之有效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甚至按照波茨纳普家的作风，也不会用手臂一挥，把它清除干净。不长于计谋的鲍芬陷入诡计多端的魏格的罗网之中不能自脱，当他想要给魏格以更多好处的时候，他竟至错误地认为自己其实是个长于计谋的人，当他想尽办法去做那正是魏格耍阴谋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还似乎觉得自己（魏格本领之高超由此可见）是在耍阴谋。就这样，当他这天上午心怀无比的善意，在为魏格打算的时候，他还没有绝对的把握，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在做对魏格不利的事情而应该受到指责。

因为这些原因，鲍芬这一天直到傍晚心里都不安稳，傍晚时，魏格先生悠悠闲闲一步一拖地到罗马帝国来了。在这段时期前后，鲍芬先生正对一位据他知道名叫"粗壮的锯木工"的伟大军事将领的命运深为关怀，不过，这位将军如果用一个不那么具有不列颠气味的名字来称呼他，叫他作贝利萨留①的话，也许更为人们所熟悉些，研究古典事务的学者也更容易断定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在鲍芬先生对魏格先生的事情上使自己感到问心无愧之前，甚至对这位将军一生事业的兴趣也显得淡薄了；因此，当那位有文学的先生习惯地先吃喝一顿，直吃得红光满面，这才拿起书来，并且照例先叽里咕噜地来一段开场白，"现在，鲍芬先生，阁下，咱们来衰亡一番吧！"这时候，鲍芬先生止住了他。

"您记不记得，魏格，我是什么时候第一回给您说，我想找个差事请您干的？"

---

① 贝利萨留(Belisarius,约505—565),东罗马帝国将领。这个名字和英语中的"粗壮的锯木工"(bully sawyers)读音相近,所以这里说鲍芬先生把它们搞混了。

"让我想想看,先生,"那位先生回答,一边把打开的书翻转了放下。"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给我说您想给我找个差事干的?让我想一想。"(真象煞有介事似的)"对,我一定记得的,鲍芬先生。那是在我那个拐角上。一定是的!您先是问我喜欢不喜欢您的名字,而我出于坦率,不觉便作了否定的回答。那时候我很少想到,阁下,后来我会对这名字多么熟悉!"

"我希望它还会让您更加熟悉,魏格。"

"是吗,鲍芬先生?非常感激您,说真的。您是否喜欢,先生,咱们来衰亡吧?"说着便假装拿起书来。

"等会儿再读吧,魏格。是这样,我另外有个差事给您干。"

魏格先生(这件事占据他的心思已经几天几夜了)拿下眼镜来,显得稍微有一些儿惊奇的样子。

"我希望您会喜欢这差事,魏格。"

"谢谢您,先生,"那位沉默寡言的人回答。"但愿如此。无论如何,说真的。"(这么回答,是要表现自己心地仁厚。)

"您觉得怎么样,"鲍芬先生说,"不摆那个摊头了好吗,魏格?"

"我想,先生,"魏格回答,"我得遇见一位先生肯让我不蒙受损失才行!"

"他就在您眼面前,"鲍芬先生说。

魏格先生正要说:"我的恩人呀,"而且已经说出口了:"我的恩——",忽然灵机一动转了个向。

"不,鲍芬先生,不能是您,先生。谁都行,可就不能是您。鲍芬先生,您别怕我会用我的下贱的行当玷污您用金子买下的房产,我知道,阁下,在您的公馆窗口下继续做小买卖和我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我已经想过这个了,也已经采取了措施。您不必

花钱把摊头买下来，阁下。我搬到斯台普尼·菲尔德斯①去不碍您的事吧？要是还不够远，我再搬远点儿。有个诗人有首歌儿，我不大记得了，诗里说：

被弃在人间，命定漂泊和流浪，
无家可归哟，无爹又无娘，
所谓快乐等等，他一概无缘得享，
瞧呵，这可怜的农家孩子小爱德芒。②

——瞧我吧，"魏格先生把最后一行诗改动了一下，因为它未能直接应用于目前，"情况也和他一模儿一样！"

"哎，魏格，魏格，魏格，"心地善良的鲍芬劝导他说，"您太好动感情啦。"

"但是听我说，"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继续说；"听我说完您再讲，魏格，您心里想，我是打算付您一笔钱让您不做那个生意了。"

"是的，先生，"魏格回答，依旧坚守他高尚的情操。"我对自己的缺点有自知之明，我决不会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项保证似乎并不象鲍芬先生所预想的那么令魏格先生感到宽慰。的确，当他作答时，你可以看出，他的尊容是明显地变长了：

"您不是这个意思吗？真的，先生？"

---

① 斯台普尼·菲尔德斯，伦敦东部的一个贫民居住区。
② 一首英国民歌。

“不是，”鲍芬先生继续说；“因为，据我的了解，那么做就会表示您往后就不打算做事情，只白拿这份钱了，但是您是要做事情的；您是要的。”

“这么说来，先生，”魏格高兴起来，胆子也壮了，“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现在，我作为一个人的独立地位重新提高了。现在，我不再

为这个时辰而泣哭，
当那幽谷之主
手执礼物来到鲍氏宝屋；
而今宵天堂月光
也不再躲藏
在云朵身后，因在场诸君之羞耻
而为某人哭泣。①

——请您再说下去，鲍芬先生。”

“谢谢您，魏格，因为您这么信任我，也因为您一连来了好几段诗歌；这两点都是够朋友的。好吧，那么；我的想法是，您放弃掉您那个小摊头，而我把您安置在这儿宝屋里，由您替我们看管它。这是个可爱的地方；住在这儿，每礼拜挣一个英镑，有煤火蜡烛供给，一个人也就满舒服了吧。”

“哼！那个人，阁下——我们就说那个人吧，为了谈论问题的方便；”魏格先生在这里微微一笑，以使自己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白无误；“那个人，阁下，是要同时义务承担其他职务呢，还是

---

① 原为英国诗人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 1779—1852)的一首诗，此处有改动。

其他职务算作额外的工作？现在让我们(为了谈论问题的方便)假定那个人也应聘读书：比如说(为了谈论问题的方便)在晚上给您读书。那个人在晚上作为读书人的报酬是否要算在那笔数目之外呢？那笔数目，用您的话来说，我们说它是很舒服了；那么这笔报酬是否已经包括在那笔数目，或者说，那个'舒服'之中了呢？"

"这个，"鲍芬先生说，"我想是会算在那笔数目之外的。"

"我想也是的，先生。您说得对，先生，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鲍芬先生。"说到这里，魏格立起身来，先用他的木腿保持住了平衡，便颤颤巍巍地向他的攫取对象伸出手去。"鲍芬先生，一言为定。不必再说了，先生，一个字也不必再谈了。我跟我的小摊头从此告别。那些歌篇儿留作将来私人研究之用了，以便向您奉献诗歌。"——魏格因为发现了"奉献"这个词而非常自豪，便又着重地说了一遍——"向友谊所作的奉献。我为跟自己的存货和摊头分别而痛苦，但是鲍芬先生，可别让您因为这个心里不舒服。我父亲当年因为成绩优异，从一个船工提拔到当管理人员的时候，也体验过这种类似的感情。他的教名是托马斯。那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呢，可是他的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就把它记住没忘掉)，他说：

> 那么再见了，我的漂亮的小渡船，
> 船桨啊，号衣啊，纹章啊，再见！
> 在那切尔西河的渡口岸边
> 你的托马斯再也不划一桨了，从此，永远！①

---

① 这是根据英国诗人兼剧作家查理·迪布丁(Charles Dibdin，1745—1814)所作的短歌改写的，原名《可怜的汤姆》。

——我父亲克服了这种感情，鲍芬先生，我也会克服的。”

当魏格发表这番告别演说的时候，他让鲍芬先生很为失望，一直没让他握住自己的手，因为他的手正在空中挥舞不停。现在他才把它向他的恩人甩去，这位恩人握住它，感到自己心头的重负已释。于是他说，既然他们已经把这件共同有关的事务安排得如此满意，他现在愿意来看看关于那位“粗壮的锯木工”的情况了。昨天晚上朗读停止的时候，情况很不妙，马上他就要出发去远征波斯人了，然而天公却整天都不作美。

魏格先生便重新戴上了他的眼镜子。但是“锯木工”今天晚上是无缘来相与为伴了；因为，还没等魏格找到他昨晚停下的地方，鲍芬太太的脚步声已从楼梯上传来，沉重和匆忙得不同寻常，使鲍芬先生为之一震，当她还不曾张口激动地呼唤他时，他已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很不一般的事情。

鲍芬先生连忙奔出去，发现她正在楼梯上喘气，手中拿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怎么回事情，亲爱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我要你上楼来。”

鲍芬先生大为吃惊，他走上楼去，陪同鲍芬太太走进他们自己的卧室：这是这一层上第二间最大的房子，过世的主人的住房也在这同一层上。鲍芬先生四面察看过，什么异常的东西也没看见，只有一只大衣箱上放着一堆叠好的各种衣裳，那是鲍芬太太正在收拾的。

“怎么啦，亲爱的？哎呀，你吓坏了！你是吓坏了吗？”

“我当然不是那种胆小鬼，”鲍芬太太说，她正坐到一把椅子上使自己平复下来，一边拉着丈夫的手臂，“可是这太奇怪了！”

"什么，亲爱的？"

"诺狄，今儿晚上整个屋子里都是那个老人家跟那两个孩子的面孔。"

"啊，我亲爱的！"鲍芬先生惊呼。但却不无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从自己的脊背上滑过。

"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蠢，可真是这么回事呀。"

"你觉得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他们的？"

"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明明白白看见了他们。我是感觉着有他们。"

"你摸着了他们？"

"没摸着，我觉得他们在空中。我在箱子盖上收拾这堆衣裳，心里也没想着那老人家或是孩子们，只是自顾自地哼着歌儿，突然一下子，我觉得从暗处生出一张面孔来。"

"什么面孔？"她丈夫问，同时向四面张望。

"有一阵子，它是那老人家的面孔，接着变年轻了。一阵子是两个孩子的面孔，接着又变老了。一阵子是个生人面孔，接着又变成他们全体的面孔。"

"后来就不见了？"

"嗯呀；后来就不见了。"

"你在哪儿呢，老太太？"

"在这儿呀，在箱子旁边。唏，我沉住气，还在收拾衣裳，还在哼着歌。'天啦！'我说，'我要想点别的事儿——想点舒服事儿——把这些忘记掉。'我就想着新房子，想着贝拉·维尔弗小姐，不停地想呀想，手里拿着那条床单子，突然间，那几张面孔好象都藏在床单褶缝里似的，我就一松手把它掉在地上了。"

床单还在地板上她丢下的地方，鲍芬先生便拾起来放在箱

盖上。

"后来你就跑下楼了?"

"没有。我想我去别的屋里试试看,去把这些都甩开。我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去老人家那间屋子里慢慢儿地来来回回走三趟,从这头走到那头,我就把它压下去了。'我举着蜡烛走进去,可是刚一走到床跟前,就满屋子都是他们。"

"都是他们的面孔?"

"嗯呀,我还觉着他们正在边门背后,黑地里,从小楼梯上往院子里飘呢。这时候,我就喊你了。"

鲍芬先生不知所措了,眼睛瞪着鲍芬太太。鲍芬太太自己也正心慌意乱,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儿,眼睛瞪着鲍芬先生。

"我想,亲爱的,"那拾垃圾的金人儿说,"我得马上让魏格回去,让他今儿晚上别待在这儿,因为他就要搬到宝屋来住了,这可能让他或是别的什么人以为,要是这事让他听见了,传开了,以为这屋子闹鬼呢。其实我俩顶清楚不过了。是吗?"

"我以前在这幢房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鲍芬太太说。"我一向整夜独自个儿在这幢房子里到处转。屋里死了人的时候,它遇上新的怪事情,出了杀人案子的时候,我都从来也没觉着害怕过。"

"以后就不会再怕了,亲爱的,"鲍芬先生说。"相信我的话,这都是因为心里想着,并且又住在这么个阴森森的地方。"

"对;可为什么早先没出过这种事儿呢?"鲍芬太太问道。

她对鲍芬先生的思维能力提出这样的要求,所能得到的回答仅仅是:只要世上有的事儿,早晚都会露头的。说罢,他便把妻子的手臂夹在自己手臂下,不让她一个人留下再受惊恐,就这样走下楼去打发魏格回家。这位先生在一顿饱餐之后,正有几

分睡意，而且生性能推就推，不干最好，当他一步一拖走掉时，心里真够快活的，因为要他来做的事情并没有做，而工钱照拿。

然后鲍芬先生戴上帽子，鲍芬太太披上她的大围巾；老两口儿再点燃一盏灯笼，提着一大串钥匙，把这整幢阴沉沉的房子全走过一遍——除了他们自己占用的两间以外，到处都是阴沉沉的——从地窖直到阁楼，他们这样把鲍芬太太的幻觉大大追寻了一遍，还嫌不够满足，又追到院子里和车房、仓库这些外屋里，又追寻到垃圾山下。这以后，他们俩把灯笼摆在一座山丘下，舒坦地来来回回溜达着，就算是一场傍晚的散步，一直溜达到鲍芬太太头脑子里那些隐隐约约的胡思乱想飘失干净为止。

"好啦，亲爱的！"鲍芬先生在他们回屋去吃饭时说。"就是这个治病法，你瞧。完全没事儿了吧，是吗？"

"没事儿了，亲爱的，"鲍芬太太解下她的围巾来放在一边。"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了。我心里一点儿也不烦了。我这会儿可以象从前一样满屋子到处走了。只不过——"

"嗯！"鲍芬先生说。

"不过我只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就怎么样？"

"噢，闭上眼睛，"鲍芬太太眼睛闭着，左手若有所思地摸着额头，说道，"就又看见他们了！老人家的面孔，它变年轻了。两个孩子的面孔，变老了。还有一张我不认识的面孔。所有的面孔全来了！"

她把眼睛睁开，看见桌子对面她丈夫的面孔，便俯身向前，在他颧骨上轻轻一拍，才坐下来吃饭，同时，她宣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张面孔。

第十六章

收养者和暗示

秘书立即着手工作，他办事谨慎，工作得法，这些很快便在拾垃圾的金人儿的事务上显出效果来。他那决心把主人交付的每件工作都了解得面面俱到的认真态度和他办理这些事情的迅速敏捷，都是与众不同的。任何一件交给他办的事情，他都要亲自掌握，决不只听第二手的报告或说明。

如果他的主人不是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而是另一个更为通晓世事的人，那就很可能会对秘书的某些行为产生怀疑。他在他的其他一些行为之后隐藏着这些行为。这位秘书也象一般的秘书那样，并不多嘴多舌或者好管闲事，但是他却非要把整个事情彻底搞清楚不可。不久就已能(从他据以行事的知识上)看出，他一定已经到保管哈蒙遗嘱的部门去过，而且一定已经读过了那份遗嘱。当鲍芬先生还没考虑到要不要在某个问题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已经表现得对这事很为熟悉和了解了。他对自己这样做并无意隐瞒，他似乎认为这是自己职责的一部分，他必须就他力所能及去了解一切，以便把事情办到最好，看来他对自己这种作法是满意的。

让我们再说一遍，在一个比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更老于世故的人心中，这种做法有可能引起某种隐隐约约的小怀疑。而

另一方面，这位秘书却是个冷眼观察、三思而行，并且不多说话的人，虽然办起事来十分热心，就象是在办他自己的事情一样。对管人、管钱他都不感兴趣，而是明确地把这两者都让鲍芬先生去管。如果说，在他那有限的职责范围内，他想要掌握点什么权力的话，那就只是熟悉情况的权力；这种权力来之于他对自己所办事务的充分理解。

这位秘书的面容上有一层无可名状的阴云，态度上也有一种同样难以捉摸的暗影。这不是说他无所措手足，象他头天晚上在维尔弗家里那样；他现在已是习惯成自然地泰然自若了，但总还是有点什么东西保留着。这不是说他还象那次一样举止欠雅；他现在是风度翩翩、待人谦和、很懂礼貌，而且殷勤。然而，那点什么东西却从来不曾在他的态度中消失掉。书中常写到，有些人，他们或是体验过残酷的压抑，或是经历过可怖的困境，或是为图自己生存而害过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性命，于是直到死，那记录便永不会从他的面庞上消失掉。在这位秘书的身上是否也有着这一类的记录呢？

他在新宅子中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事情办得样样顺手，只除一件例外。他明显地表示不肯去和鲍芬先生的律师直接打交道。两三次了，每当有些小事情需要他去见律师，他便推给鲍芬先生去办，不消多久，他这种推脱态度便不禁令人奇怪，于是鲍芬先生便和他谈起这个他不愿和律师见面的事。

"是有这么回事，"秘书承认说。"我希望顶好不去见他。"

他是否对莱特伍德先生有什么个人的恶感呢？

"我不认识他。"

他是否打官司吃过苦头呢？

"并不比别人多些，"他这样简短地回答。

他是否对律师这一类的人抱有偏见呢？

“没有。但是，在我受雇于您的期间，先生，我希望顶好能够别让我夹在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当然，如果您一定要我去见他，鲍芬先生，我也很乐意遵命。但是，假如除非在紧急情况下您不迫使我这样，我将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照顾。”

眼前也不能说有什么紧急情况，因为莱特伍德手边剩下要办的，仅只是至今迟迟拖延未决、因而搁置下来的有关那尚未发现的罪犯的事务和由于购买住宅而引起的一些事务。许多本来交给他办的事，如今都在秘书手边留下了，由他来经办这些事比把它们置于小布赖特的统辖之下，效率要高得多，也办得满意得多。这一点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非常明白。即使眼前手边这件要办的事，也属无关宏旨，不必一定要秘书自己走一趟，这件事不过如此而已：赫克萨姆死了，使得那位诚实人额头上的汗水无利可图，而这位诚实人纠缠不清地不肯使自己的额头白流一次汗水，还在那儿拼命用气力，就象法律界人士常说的：“凭着发誓赌咒，石墙石壁也要穿个透。”于是，一线新的希望又已消失了。这回旧事重提使得某个有关的人建议说，在这件事被束之高阁——很可能就此无人过问——之前，最好能设法诱使或者迫使那位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重新露面，并且提供情况。而有关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的一切行踪，如今都已无法找到，莱特伍德因而请他的委托人同意公开登广告来寻访此人。

“您是不是也不肯给莱特伍德写信呢，洛克史密斯？”

“完全不，先生。”

“那么给他写几句吧，就说请他随意处理。我认为没什么用处。”

“我认为没什么用处。”

“反正，他喜欢怎么办都行吧。”

“我马上就写。请允许我感谢您这么体谅我，我不愿意去就不叫我去。假如我向您坦率承认，尽管我不认识莱特伍德先生，但是我有一个跟他有关的不愉快的联系，这样也许会让您觉得不那么不合情理吧。这也不是他的错；完全不能责怪他，他甚至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

鲍芬先生把头点了一两下，就把这件事搁过不谈了。信写了，次日，登出了寻访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的广告。要求他和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联系，以使正义有可能得到伸张，并且悬出赏格，吁请任何知其行踪者去前述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在协会里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连续六个星期，这份广告每天在每家报纸以头条地位刊出，而在这六个星期中，当这位秘书每天看见这份广告时，都要自言自语地说一声，就象他对他主人家说那句话时的口气一样——“我认为没什么用处！”

在他首批进行的工作中，寻求鲍芬太太所想要的孤儿这件事占有突出的位置。在他就聘之初，他表现得特别想要讨她欢喜，知道她心里有这件事，他便不遗余力并且满怀兴趣地去到处寻求。

米尔维夫妇发现这孤儿着实难寻。合格的孤儿或是性别不对（几乎经常如此），或是年龄太大，或是太小，或是身体太弱，或是太脏，或是太喜欢在街上游荡，或是太喜欢逃跑，或者是，他们发现要办好这件善事而又不用花钱买孤儿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当传出话去，说有个孤儿有人想收养，便会忽地冒出个对这孤儿关怀备至的亲戚来，给这孤儿定下个身价。市场上孤儿价格上涨之猛烈，几非股票交易所中最疯狂的记录所可比拟。往往是早晨九点钟，他可能由别人领养在外，正玩着烂泥饼，身

价要打五十折，而(一经寻求)在中午以前身价便上涨五十倍。市场被千方百计加以“操纵”。假货盛行。亲爹娘会勇敢地自称他们自己已经亡故，把他们的孤儿带来给你。真正的孤儿货色却悄悄地退出了市场。他们为此专门安插了密探，一声宣布，说米尔维夫妇正经过院中走来，作为临时通货的孤儿便立即被人藏起，不肯交出，除非答应这些掮客们一个条件，这通常是“一加仑啤酒”。同样地，由于孤儿持有者们始而囤积居奇，继而十个八个地涌入市场，而造成海浪般汹涌起伏的价格涨落。然而尽管方式变化万千，其根本原则则一，都是搞买卖交易，而这个原则是米尔维夫妇所不能认可的。

终于，弗兰克牧师得到消息，说布伦特福德有一个逗人喜爱的孤儿。他的已故双亲之一(原是弗兰克牧师教区的教民)有一个孀居的祖母住在那个惬意的市镇上，而她，贝蒂·希格登太太，虽然慈母般拉扯大了这孤儿，但却无力继续抚养他。

秘书向鲍芬太太建议，或是由他一人去，先初步大致察看一下这孤儿的情况，或是驾车陪她前往，这样她可以当即定下个自己的主意。鲍芬太太更喜欢第二个办法，一天清晨，他们便雇一辆敞篷马车出发了，并把锤子脑袋的年轻人也带在车后。

贝蒂·希格登太太的住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它位于泥泞的布伦特福德镇上那纵横错杂的边远贫民区中，他们把马车停在一家名叫“三喜鹊”的店家招牌下，步行前去寻找。在多方问询、连遭挫折之后，终于有人指给了他们，那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一间极其矮小的茅屋，在敞开的入口处横挡着一块木板，一位髫龄小哥儿正用夹肢窝勾住身子，在钩取门外的烂泥。这位小运动家生一头鬈曲的金褐色软发，一张憨实的小脸，秘书马上认出那孤儿正就是他。



鲍芬太太发现一个孤儿

恰在他们加快脚步走过去的时候，这孤儿因为玩得一时兴奋，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突然失去平衡，便不幸一头栽到街道上来。又因为这是个身材圆乎乎的孤儿，他便滚将起来，在他们赶来援救之前，一直滚进了路边的污水沟里。他被约翰·洛克史密斯从沟中捞出，于是，他们和希格登太太的初次会面便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中开始的：他们正把这孤儿提在手中——乍一看，你也许会说这种持有是非法的——这孤儿是被头朝下提着的，而且面孔憋成紫酱色。门口横着的木板既拦住希格登太太的脚，使她无法走出去，也拦住鲍芬太太和约翰·洛克史密斯的脚，使他们无法走进去，这便使情况变得更是大为困难：而这孤儿的嚎叫声又使这尴尬情况带有了一种悲惨而且不合人道的性质。

起初，他们没有可能进行解释，因为这孤儿"不出气了"：这一并发情况是极其可怕的，只见那孤儿脸如铅色、僵直不动、毫无声息，如同死去一般，与此相比，他方才那阵嚎叫倒真象令人雀跃的音乐似的。不过，随着他的逐渐复苏，鲍芬太太也逐步作了自我介绍，贝蒂·希格登太太的家中又重新谋得了笑容可掬的和平。

现在他们看清了，这家人的房间很小，屋子里却装有一架大的轧布机，在机器的手柄旁立着一个头很小而身体很长的男孩，他的一张不成比例地咧开的大嘴，仿佛在协助他那双大睁着的紧盯来客的眼睛，轧布机下的一个角落里，有两只小板凳，上边坐着两个非常小的娃娃：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当那个身体非常长的男孩，在盯视客人的间隙里把轧布机摇上一圈的时候，只见那转轮恰似一把存心要结果他们的小性命的大弹弓似的，直向这两个天真的小东西冲去，从他们头顶上不到一

英寸远的地方擦过，转回原处，而又丝毫也没有能触及他们，真是惊险得很。房间里清洁而整齐。砖铺地，窗上镶着菱形的玻璃，壁炉台板的下缘上，装饰着荷叶形花边，窗外屋檐前，从上到下牵着一条条的细绳，如果命运之神慈悲为怀的话，下一个季度里绳子上就会结满了红花菜豆夹。在过去的那许多季节里，不管命运对贝蒂·希格登在种菜豆的事情上多么慈悲，在金钱的事情上却不显得怎么优待她；因为不难看出，她日子过得拮据。

她，贝蒂·希格登太太，是一位这样的老妇人，她凭借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强壮的体格，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斗争，尽管每一个年头都在她现有的困境之外，又给受尽折磨的她带来新的沉重的打击。她是一位富有活力的老妇人，生有一双明亮的、黑黑的眼睛和一张果断的面孔，但却也有一副非常温柔的心肠；她不是一个长于逻辑推理的女人，但是上帝是善良的，在天堂里，良心是看得和头脑同等重要的。

"对，是呀！"当事情说开时，她说，"承蒙米尔维太太写信给我，太太，我就叫斯洛皮读给我听。这封信写得真好。而太太您也是位和蔼可亲的好人。"

客人们望望那长身材的男孩，而他好象是在用他咧得更大的嘴巴和眼睛向他们表示：斯洛皮在此。

"我得告诉你们，"贝蒂说，"因为我读人家的手迹很不在行，虽然我能读《圣经》和大多数印出来的东西。我还真喜欢读报纸呢。你们也许想不到，斯洛皮读报纸可真读得美。他读起警察案件的报告来真是有声有色的。"

来客们再次认为出于礼貌必须对斯洛皮瞧一眼，而他眼望着客人，忽然间把头向后一仰，把嘴巴咧到不能再大，长久地

大声笑了起来。于是两个天真的小东西，尽管脑袋处于那明显的危险状态下，也笑了，希格登太太也笑了，那孤儿也笑了，然后客人们也笑了。大家笑得很开心，虽然也不知为什么笑。

然后，斯洛皮仿佛突然来了一股子勤奋的狂热或火气，开始在轧布机上干了起来，把它吱吱嘎嘎、轰轰隆隆地直向两个天真的小东西的头顶上压去，希格登太太嫌声音太吵了，让他停了下来。

"这位夫人和先生听不见他们自己说话的声音了。停一会儿，停一会儿！"

"就是您怀里抱的这个乖孩子吗？"

"是的，太太，这就是小约翰尼。"

"也叫约翰尼①呢！"鲍芬太太转身对秘书喊出声来说；"已经叫约翰尼了！只要再添上个姓就行了！这孩子真漂亮。"

他一副害羞的、稚气的样子，把下巴颏缩回去，用他一双蓝蓝的眼睛偷偷瞧着鲍芬太太，又把他胖嘟嘟的小手举到那老妇人唇边，她一次次地吻着这只小手。

"是的，太太，他是个漂亮的孩子，他是个可爱的、逗人喜欢的孩子，他是我最后留下来的女儿的女儿。但是她已经走了世人都要走的那条路了。"

"这些不是他的兄弟姐妹吧？"鲍芬太太说。

"噢，才不是呢，太太。他们都是收养的孩子。"

"收养的？"秘书重复着说。

"是人家送来托我照看的，先生。我这儿是个托儿所。我只能收得下三个孩子，因为有那架轧布机。可是我喜欢孩子，再

---

① 前文所述死去的哈蒙名叫约翰，约翰尼是约翰的昵称。

说一礼拜四便士到底还是四便士呢。过来，托斗子，波斗子。”

托斗子是那个小男孩的小名；波斗子是小女孩的小名。他俩手牵着手，踏着他们小小的蹒跚的步伐，穿过房间走来了，仿佛正在越过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途中横拦着一条条的溪流，当他们让贝蒂·希格登太太拍了拍头之后，便向那孤儿冲过去，戏剧性地做出一副姿态，好象要把他吱哇乱叫着拖下地来，捉住他，蹂躏他一顿似的。三个小娃娃快活地尽情玩耍着，好心的斯洛皮又大声地笑了半天。等到该是停止这场游戏的时候，贝蒂·希格登便说："回去坐着吧，托斗子跟波斗子。"于是他俩又手牵着手越过那片旷野，似乎发现那一条条横亘着的溪流刚经过一场暴雨，水变得更深了。

"斯洛皮哥儿——或者先生，是——？"秘书说，搞不清他是一个成人呢，孩子呢，或是什么。

"一个私生子，"贝蒂·希格登压低嗓音回答；"不知谁养的；丢在大街上。他是在——" 她发出一阵厌恶的颤抖，"在所里养大的。"

"济贫所？"秘书说。

希格登太太板起她那果断的老年的面孔，阴沉地点一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您不喜欢提到那地方？"

"不喜欢提到那地方吗？"老妇人回答说。"杀了我也别送我上那儿去。把这个漂亮孩子掷在马蹄子下边，那马又拉着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车，也比送他上那儿去强。要是您到我们这儿来，发现我们都要断气了，请您就在我们躺的地方点上一把火，让我们连房子一道烧个精光，化为灰烬，也比把我的尸首送到那儿去强！"

经过了那么许多年的艰苦操劳和艰苦生活之后，在这位孤苦伶仃的妇人身上，还保存着这样一种惊人的精神，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们！在我们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词中，是把这种精神称作什么的？不列颠的独立精神吧，不过是多少有些反常的一种，是吗？那些振振有辞的漂亮话是这样说的吗？或是类似这样说的？

"我难道没在报上读到过，"这位老太太说，一边抚摸着那孩子——"上帝帮助帮助我和跟我一样的人吧！——那些穷途潦倒、受尽折磨的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东奔西窜，就是存心要把他们累死！我难道没读到过，人家怎样用空话来搪塞他们、搪塞他们、搪塞他们，连个住处、医生、一滴药水、一片面包也不肯、也不肯、也不肯给他们？我难道没有读到过，在他们已经落得那么低贱之后，怎样变得灰心丧气，放弃了希望，又怎样到头来因为无依无靠而死掉？所以我说，我希望我能死得象别人一样，我不能那么丢丑现眼地去死。"

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们，就没有可能运用立法的智慧，来把这些刚愎自用者的思维逻辑纠正过来吗？

"约翰尼，我的漂亮孩子，"老贝蒂一边抚摸着这孩子，一边继续说话，与其说她是在跟他说话，不如说她是在因为他而哀伤，"你的贝蒂老奶奶已经快八十岁了，不是七十岁。她一辈子没讨过饭吃，没花过救济院的一文钱。有钱的时候，该缴的教区捐税她都缴清了；她能劳动的时候她劳动，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她就去饿死。你求上帝保佑您奶奶，让她最后还能有力气（老年人能象她，也算壮实了，约翰尼），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去，躲起来，发誓钻进一个洞里去死，也别落进报上说的那些残忍的东西的手里，那些把体面的穷人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折磨

他们，损害他们，嘲弄他们，羞辱他们的残忍的东西的手里。”

辉煌的成就啊，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们，你们竟能让穷人中的这些优秀分子的心中有这种想法！请容许我恭敬地请教一声：这个问题是否也值得你们偶尔思考思考？

贝蒂·希格登太太在结束这段插话时从她坚强的面容上抹去的那种恐惧和厌恶的表情，表明她说这番话时，态度是多么认真。

“他是帮您工作的吗？”这位秘书问道，细致地把话题重又引回到斯洛皮哥儿或先生身上。

“是的，”贝蒂面带愉快的微笑说，同时点点头。“他干得很好呢。”

“他也住在这儿？”

“住在这儿的时候比在别处多。人家都认为他跟一个白痴差不多，最初到这儿来，也是收养的。我说动了教区牧师助理布劳格先生让我收养他，有一回我碰巧在教堂里看见他，心想我或许能对他做点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是个虚弱的、生软骨病的小家伙。”

“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吗？”

“噢，是这样，正确些说，他没有一个本来的名字。我总是认为，大概因为他是在一个满街烂泥的夜晚里被人发现的，所以落下这么个名字。①”

“他看起来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呢。”

“上帝保佑您，先生，他身上没有哪一点儿，”贝蒂回答说，“不是讨人喜欢的。您从头到脚打量他一下，就能看出他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人。”

---

① 斯洛皮(Sloppy）这个词原意是泥泞的，滑溜的，不是一个一般英国人常常用来作人名的词。

斯洛皮的形体很不雅。长度太大，而宽度太小，身体上凡是拐弯儿的地方锐角太多。他是一个这一类的笨拙男子，这种人老是让人看见他身上所有的钮扣，在这一点上显得坦率得很不得体，而又是天生如此。他的每一粒钮扣都非常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望着他周围的人。在膝盖、手肘、手腕和脚踝这几处，斯洛皮拥有一笔可观的资本，但他却不知道怎样最有益地来处置它们，而总是投资在错误的地方，因而使他自己陷入困窘。生活中训练不足的新兵班里的第一名正式二等兵，这就是斯洛皮，然而，他确实拥有他模糊的概念，知道必须忠于职守。

"现在，"鲍芬太太说，"谈谈约翰尼的事吧。"

这时约翰尼正在把他的下巴颏缩回去，嘴唇撅起来，紧贴在贝蒂的怀抱里，两只蓝眼睛盯着客人望，而又用一只胖乎乎的小胳臂挡在眼前，不让人家看见他，老贝蒂把他一只又嫩又肥的小手握在自己干瘪的右手里，用它来轻轻地拍击着自己干瘪的左手。

"对了，太太。谈谈约翰尼的事吧。"

"要是您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托付给我，"鲍芬太太说，她的面容让人感到她可以信赖，"他会有最好的家，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受到最好的教育，交上最好的朋友。只要上帝愿意，我会给他当个真正的好母亲的！"

"我太感谢您了，太太，这可爱的孩子也会感谢您的，要是他年纪大点，能懂事的话。"她说话时，仍旧用那只小手在自己的手上轻轻拍击着。"我不会给这可爱的孩子挡路的，哪怕我还要活整整一辈子，而不是只剩下一点点儿日子了。但是，我希望你们别见怪：我真舍不得这孩子啊，我光凭嘴也说不清这个，他是我在世上最后一个亲人了啊。"

“见怪？我亲爱的！会吗？您这么爱他，把他在这儿收养着！”

“我这辈子，”贝蒂说，并且依旧用那只小手在她又粗又硬的手上轻轻拍击着，“抱过好多象他这样的孩子了，都死掉了，只剩下他一个！我显得这么自私，真可耻啊，可是我并不是这意思。这下子他就走运了，等我死了以后，他会成个绅士。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我试着撑下去。别留恋我！”那轻轻的拍击停止了，那坚决的嘴唇屈服了，那张清秀的、坚强的、苍老的面庞一下子变得衰颓了，脸上泪水纵横。

这时，让两位客人顿觉释然的是，感情充沛的斯洛皮，一见他的保护人处于这般情景，立即把头往后一仰，嘴巴大大咧开，抬高嗓子，大声吼叫起来。这个表示发生事故的警报立即使托斗子和波斗子感到惊恐，马上也发出吓人的吼叫，刚一听到他们的呼喊，约翰尼马上便陷入绝望似的，肚皮朝前弓起身子来，用他一双破鞋子不停地踢打着鲍芬太太。这种情况之荒谬，使得原先的悲哀不复存在。贝蒂·希格登太太马上就恢复了平静，也立即使他们都安定下来，只见斯洛皮在一个多音节的吼声中突然中止下来，把力气转面用在轧布机上，用力多摇几圈，以示悔过，直到制止他时才停止。

“好啦，好啦，好啦！”鲍芬太太说，她几乎把善良的自己认作是一个最为残酷的女人。“现在什么也不做。谁也别害怕。我们大家都挺好嘛；是吗，希格登太太？”

“当然挺好啦，”贝蒂回答。

“真是不必着急，是吗，”鲍芬太太压低声音说。“好好儿再想想，别着急，我的好人儿！”

“您别再担心我了，太太，”贝蒂说，“我昨天就全都想通了。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搞的，不过再也不会那样了。”

"好吧，那么，约翰尼也要有更多的时间想一想，"鲍芬太太回答说。"这漂亮的孩子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逐渐习惯这件事。您会让他慢慢习惯的，要是您认为这样做好的话；是吗？"

贝蒂愉快而乐意地答应照办。

"老天爷，"鲍芬太太喊叫说，容光焕发地瞧着四周的人，"我们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不是不开心！——也许您肯让我知道您怎么开始来培养习惯，事情怎么个进行法儿？"

"我会派斯洛皮来看望你们的，"希格登太太说。

"那么让他辛苦了，这位今天陪我来的先生会为此付给他报酬的，"鲍芬太太说。"斯洛皮先生，您每趟到我家来，一定让您肉呀，啤酒呀，菜呀，布丁呀，吃饱了才许走。"

这下子使事情办起来更加愉快了，因为，非常惹人喜爱的斯洛皮，先是睁大眼睛咧着嘴笑，接着便大声狂笑起来，托斗子和波斗子也学他的样，约翰尼闹得还要欢。托、波二位认为，这是重演一场对约翰尼进行戏剧性袭击的良好的时机，便再度手牵手横越旷野来进行一次海盗性的远征；双方极为英勇地在希格登太太背后的烟囱角落里大战一场之后，两个铤而走险的强盗又手牵手越过山洪暴发时留下的河床，回去坐在他们的小凳上。

"您一定得告诉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贝蒂，我的朋友，"鲍芬太太用信任的口气说。"今天不谈，下次谈也行。"

"我自己什么也不需要，不过我还是照样感谢您，太太。我还能劳动，我身子还硬朗。要是叫我走路，我能走二十英里呢。"老贝蒂是自豪的，说话时明亮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

"是的，但是有些让生活舒适些的小事情，它们反正不会对您有坏处的，"鲍芬太太回答。"上帝保佑您，我也不是生下来就富贵的，我跟您一样呀。"

“而我觉得，”贝蒂微笑着说，“您生下来就是位夫人呢，一位真正的夫人，要不天下就没有哪位夫人是天生的啦。但是我不能接受您任何东西，我亲爱的。我从来没拿过任何人的什么东西。不是我不知恩情，而是我更喜欢自食其力。”

“好啦，好啦！”鲍芬太太回答说。“我只是说些小小不言的东西，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放肆。”

贝蒂把她客人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对这体贴的回答表示感谢。她直立在她的客人面前，身材极其挺拔，表情极其自若，她进一步自我表白说：

“要是我能养育这孩子，而又不老是担心他会遭到我刚才提起的那种命运，我是不会跟他分开的，哪怕是交给您。因为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呀！我爱他，就象爱着我早已经死掉的丈夫；我爱他，就象爱着我早已经死掉的孩子们；我爱他，就象爱着我早已经死掉的青春和希望的日子。我不能一面拿这种爱去卖钱，一面又眼望着您这张快活、善良的面孔。我把他白送给您。我什么也不缺。等我有一天精疲力竭了，只求能死得快点儿，安静点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死去的亲人们谁也没有过我方才讲的那种羞耻，我也不希望有。我这件衣裳里缝着的一点钱，”她把一只手放在胸前，“足够把我安埋了。只希望这钱花得得当，能叫我到死也别受那份儿罪，丢那份儿脸，到时候您能为我做的不是一丁点儿，而是很多事情呢，我在这个世界上心里所想的事，您都会为我做到的。”

贝蒂·希格登太太的客人紧握着她的手。这坚强苍老的面孔上没有再次显出软弱的泪痕来。我的老爷们，先生们和荣誉委员会的委员们，这面孔恰和我们的面孔同样地沉静安详，也几乎是同样地高贵威严啊。

现在，他们哄着约翰尼让鲍芬太太把他抱一小会儿。直到他看见那两个小小的收养者依次坐到鲍芬太太的怀里，又依次下来，全都安然无恙之后，他们又用激将法要他和这两个小东西比赛一番，他才算被哄得离开了贝蒂·希格登太太的裙子；而即使当他被抱在鲍芬太太的怀抱里，他仍然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对那裙子表现出强烈的向往。精神上，表现在一张黑沉沉的面孔上；身体上，表现在两只伸过去的手臂上。但是，当他们大略地描述了一下鲍芬太太家里有些什么稀奇古怪的玩具时，这个不能脱俗的小孤儿态度便和缓了，他皱着小眉头盯着她瞧，小手攥着个拳头塞在嘴里，到后来，当他们说到一匹装了轮子、披着华丽马衣的木马，说它有多么神奇的本领，怎么会慢慢儿自己跑到糕饼店里去，这时，他甚至抿着嘴笑出声来。他的笑声得到那两个收养者的应和，演成一曲欢天喜地的三重奏，使在场的人皆大欢喜。

于是，这次会面非常成功地结束了，鲍芬太太是高兴的，所有的人都是满意的。斯洛皮的快乐也不减于他人，他负责引导客人们从最好的路上走回到“三喜鹊”去，那位锤子脑袋的年轻人见到他，表示出一副颇为鄙夷的神情。

把这件事如此安排停当以后，秘书便驱车送鲍芬太太返回宅屋，自己则去新宅子里办理事务，直到傍晚。每天黄昏他总是穿过田野向他的住处走去，他是否有心想在那儿遇上贝拉·维尔弗小姐呢，这一点尚不能确定，而她在那段时间里是照例在那儿散步的。

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她此刻正在那里。

贝拉小姐不再穿丧服了，她打扮得极尽色彩鲜艳之能事。不可否认，她本人也是和那些色彩一样地美丽，因此那些色彩和她

配合得非常融洽。她一边走路一边读书；当然，从她毫不显得知道洛克史密斯先生已走近身旁的样子来说，可以认为她并不知道他已走近身旁。

“嗳？”贝拉小姐说，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来，他已立在她的面前。“噢！是您呀。”

“正是我。多美的黄昏啊！”

“是吗？”贝拉说，冷冷地向四边望望。“就算是的吧，既然您说它美。我倒没想到这个黄昏美不美。”

“那么专心在读书？”

“是——呀，”贝拉拖长声音不在意地回答说。

“爱情小说吧，维尔弗小姐？”

“啊，才不是呢，要不我不会读的。尽讲些关于钱的事。”

“是不是说钱比一切东西都好？”

“说真的，”贝拉回答，“我也忘了它说些什么，不过您可以自己拿去看，如果您高兴，洛克史密斯先生。我不要它了。”

秘书收下这本书，——贝拉本来在甩荡着书页，拿它当扇子似地扇——并且和她并排走着。

“我还带了个口信给您呢，维尔弗小姐。”

“不可能的事儿，我想！”贝拉又一次拖长声音说。

“是鲍芬太太带给您的。她要我告诉您，她很高兴，发现顶多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可以接您过去了。”

贝拉转过头来面对他，一双美丽而傲慢的眉毛高高挑起，眼睑却下垂着。似乎在说：“您怎么会带上这个口信的，请问？”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您，我是鲍芬先生的秘书。”

“我不懂，”贝拉高傲地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秘书。不过这也无关紧要。”

“完全无关紧要。”

他走在她身边，对她偷偷地瞧了一眼，发现她并不希望他那么迅速地就同意她的这个说法。

“那么您是要一天到晚待在他的家里吗，洛克史密斯先生？”她问道，仿佛那样对她有什么不方便似的。

“一天到晚吗？不。时常在那儿吗？是的。”

“天啦！”贝拉用一种丧气的调子拖长声音说。

“但是我在那儿当秘书跟您在那儿当客人是很不相同的。您会很少或者完全不知道有我。我要负责办事；而您负责玩耍。我得挣我的薪水；而您什么也不必做，只要自己开心并且发挥您的魅力就够了。”

“魅力，先生？”贝拉又把她的眉毛挑起来，眼睑垂下去，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洛克史密斯答非所问地继续说下去。

“请原谅，当我第一次看见您穿那身黑衣服——”

（“瞧！”贝拉小姐心里慨叹说。“我对家里他们怎么说的？谁都会注意到那套荒唐的丧服的！”）

“当我第一次看见您穿那身黑衣服，您和您家里人之间的这种不一致，让我不能理解。我希望我这么想不会是不礼貌的吧？”

“不会吧，真的，”贝拉小姐态度轻慢地说。“但是您到底怎样想的，您自己应该顶清楚啦。”

洛克史密斯先生抱歉地把头斜了斜，又接着说。

“既然我接受委托来照料鲍芬先生的事务，也就自然而然地了解了这个小小的秘密。我敢冒昧说一句，我有把握认为，您所失去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可以挽回的。我指的，当然，仅仅是关于

财产方面，维尔弗小姐。至于说失去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到底有价值或是没有价值我无从判断——您也无从判断——那就不值一提了。但是这位杰出的先生和他的夫人是这么诚挚，这么慷慨，对您是这么真心相待，这么希望能——我该怎样说好呢？——对他们自己的好运道做些赎偿，所以，您只须响应就够了。”

当他再一次偷偷看她一眼时，他看见她脸上有某种洋洋得意的胜利的喜悦，尽管她装着淡然置之，也不能掩盖。

“既然一种偶然的机遇把我们带到了同一幢房子里，说来奇怪，它也将使我们之间今后会有些新的联系，所以我才敢于放肆地对您讲起这番话。我希望您不会觉得我的话是冒昧的吧？”秘书态度恭敬地说。

“说真的，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说不出对您的话是怎么想的，”这位年轻的女士回答说。“我觉得这些话是完全新奇的，也可能全都是您凭空想出来的。”

“您会亲眼看见的。”

这片田野正在维尔弗家房屋的对面。一向谨慎的维尔弗太太这时向窗外眺望，发现她女儿在跟她的房客交谈，便立即包上头巾，走出门来，作一趟偶尔的散步。

“我正在跟维尔弗小姐谈起，”当那位威严的太太昂首阔步向他走近时，约翰·洛克史密斯说，“出于一个奇妙的机会，我成了鲍芬先生的秘书，或者说事务代理人。”

“我还不曾，”维尔弗太太用她那惯常的富于尊严的架势，同时也隐隐流露出一种委屈情绪，把她的手套一挥，回答说，“不曾有幸熟识鲍芬先生，所以也不该由我来祝贺先生您所取得的成就。”

"这算什么成就呀，"洛克史密斯说。

"请原谅，" 维尔弗太太回答，"鲍芬先生可能有非常杰出的价值——可能比从鲍芬太太的面孔上所能见到的更杰出些——但是，如果认为他配得上有一位比您更好的助手，那也就是一件谦卑的蠢事了。"

"您太好了。我还在告诉维尔弗小姐说，他们正盼望，过不久她就能搬进城里那幢新宅子里去。"

"我既然已经默许过我的孩子，" 维尔弗太太把肩头高高一耸，又挥舞了一次她的手套，说，"我也就不打算再提出反对接受鲍芬太太所献的殷勤了。"

这时，贝拉小姐出来劝诫她："别说蠢话了，妈，求求您。"

"你别说话！" 维尔弗太太说。

"不，妈，我不能让人家把我弄得这么荒唐。什么'提出反对'！"

"我说，"维尔弗太太极其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打算提出反对。假如鲍芬太太（任何一位拉瓦特尔①的弟子都不可能对她的尊容表示片刻的欣赏），"这时，她颤抖了一下。"想要用我孩子的魅力使她在城里的那幢新住宅陋室生辉的话，我同意她可以享有这种荣幸，让我的一个孩子去跟她作伴。"

"您用的那个词，太太，我也用过，" 洛克史密斯说，同时望了贝拉一眼，"您刚才说到，维尔弗小姐在那儿的魅力。"

"请原谅，"维尔弗太太回答，那态度严肃得令人生畏，"我还没有说完呢。"

"非常对不起。"

---

① 约安·卡斯帕尔·拉瓦特尔(1741—1801)，瑞士诗人、教士，曾著《相面术片断》一书，其中说面孔是灵魂的镜子。

“我是想说，”维尔弗太太显然没有一丝儿想再说任何话的意思，而她却继续说：“当我使用魅力这个词的时候，我是在这样一个有保留的条件之下使用的；我并没有使它具有任何特别的含义。”

这位杰出的夫人对于她的观点发表这番富于启发性的解释时，眉宇之间显出，她将因此聆听她说话的人受惠不浅，并且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身份。然而与此同时，贝拉小姐却颇不以为然地轻轻一笑，并且说：

“到此为止吧，说真的。劳您驾，洛克史密斯先生，代我向鲍芬太太问候——”

“对不起！”维尔弗太太喊叫着说。“致意。”

“问候！”贝拉又说一遍，把她的脚轻轻一顿。

“不！”维尔弗太太一成不变地说，“致意。”

（“就说维尔弗小姐向她问候，而维尔弗太太向她致意吧，”秘书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

“就说等她为我准备好了，我非常高兴来的。越快越好。”

“贝拉，”维尔弗太太说，“在回到房间去之前，让我最后再说一句话。作为我的一个孩子，我相信，你一定懂得，当你跟鲍芬夫妇平等交往的时候，应该记住，秘书洛克史密斯先生，作为你父亲的房客，有权要求你为他美言几句，这会显得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维尔弗太太发表这番表示愿意施恩于他的声明时所使用的屈尊态度，与这位房客在她心目中地位之忽然下降为一个秘书这一点，是交相辉映、异曲同工的。在这位母亲大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满脸含笑；而当那位女儿也随之而去的时候，他就变得面色阴郁了。

“这么倨傲、这么浮躁、这么任性、这么爱财，这么轻率、这么难以接近、这么难以打动！”他伤心地说。

而当他走上楼去的时候，又添了一句：“而又是这么漂亮，这么漂亮啊！”

当他在自己屋子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又马上添了一句：“而假如她知道的话！”

而她此刻所知道的是，他这样来来往往走个不停，把整个屋子都震动了；于是她宣布，这是穷的另一种苦处，摆脱不掉一个缠人的秘书，老是在头顶上黑暗处踢呀踏——踢呀踏——踢呀踏地，象个鬼似的。

第十七章

一片泥淖

如今，在这百花盛开的仲夏季节，请看鲍芬夫妇怎样定居在那高贵的府邸之中，请看形形色色的蠕动的、爬行的、拍翅膀的、嗡嗡叫的生物们怎样在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的金垃圾的吸引下蜂拥而至吧！

在这高贵的府邸的大门还不及油漆一新的时候，最早前来投刺的一批人当中，便有维尼林夫妇。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急急忙忙来到那高贵的府邸的台阶前时，那副气喘吁吁的神情。一张铜版精印的维尼林太太，两张铜版精印的维尼林先生，还有一张铜版精印的维尼林夫妇，恭请鲍芬夫妇前去赴一次极其隆重的富有分析化学特征的盛宴。迷人的蒂平斯夫人留下一张名片。特威姆娄留下一张名片。一辆芥末色的高大四轮敞篷马车辚辚驶来，郑重留下四张名片，即：两张波茨纳普先生，一张波茨纳普太太和一张波茨纳普小姐。整个世界和他的夫人以及千金小姐都来留下名片。有时，这个世界的夫人有那许多千金，使她那张名片读起来颇有些象一张拍卖摊上花色齐全的货单；其中包括塔普金斯太太，塔普金斯小姐，弗列特丽佳·塔普金斯小姐，安东尼娅·塔普金斯小姐，马尔维拉·塔普金斯小姐，尤菲米娅·塔普金斯小姐；同时，这同一位夫人还留下一张亨利·乔治·阿尔弗

雷德·斯沃希尔太太(母家姓塔普金斯)的名片；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塔普金斯太太，周三接待，音乐晚会，波特兰街口。

贝拉·维尔弗小姐已成为这高贵宅子中一位无限期的同住者。鲍芬太太携贝拉小姐去她的帽子店、裁缝店走了一圈，她便美丽地装扮了起来。维尼林夫妇迅即悔悟，他们竟不曾邀请贝拉·维尔弗小姐。于是客厅的桌上便出现了用白色卡片纸精印的一张维尼林太太和一张维尼林夫妇，恭请她也能光临，立即作了补偿。塔普金斯太太也发现了自己的疏忽，迅速果断地作了纠正，以她自己的名义，以塔普金斯小姐的名义，以弗列特丽佳·塔普金斯小姐的名义，以安东尼娅·塔普金斯小姐的名义，以马尔维拉·塔普金斯小姐的名义，也以尤菲米娅·塔普金斯小姐的名义；同样也以亨利·乔治·阿尔弗雷德·斯沃希尔太太(母家姓塔普金斯)的名义。同样也以“塔普金斯太太，周三接待，音乐晚会，波特兰街口”的方式。

商店主人的定货簿子对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的金垃圾如饥似渴，商店主人们的嘴巴也对之垂涎三尺。当鲍芬太太和维尔弗小姐驾车出游，或鲍芬先生用他那缓缓的步子出门溜达时，鱼贩子心怀确信无疑的崇敬脱下他的帽子。他的店伙计们在敢于向鲍芬先生或太太以手加额表示致敬之前，先得在他们毛织的围裙上把手指头擦擦干净。躺在厚木板上张大嘴的鲑鱼和金色的鲱鱼仿佛都把它们的眼睛转向了一边，如果它们有手的话，也一定会举起它来，以便表示崇拜的仰慕之情。肉店主人虽然是个身材魁梧而且家业兴旺的人，当鲍芬夫妇从他的店堂门前经过，发现他正在羊肉堆中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他竟然也会不知所措，多么急切地想要表达一下他的谦恭。鲍芬家的用人们收到了各种礼物，他们在大街上遇见手执商号名片的态度和蔼的陌

生人，试图用行贿的办法买通他们。比如，"假设鲍芬先生能够照顾我一笔生意的话，亲爱的朋友，我情愿——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希望那件事情将不会证明对您是完全不合心意的。"

但是没有哪个人象这位负责收拆和阅读文件的秘书那样清楚地知道，人们正张着怎样的罗网在捕捉这位声名大振的人。啊，他们拿出了各式各样的金玉其外的垃圾，企图换取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的黄金呢！有五十七家教堂是靠半个半个克朗造起来的，四十二所教区房舍是靠一个一个先令维修的，二十七家机构是靠半个半个便士建立的，一千二百个儿童是靠一张张的邮票养大成人的。并非因为鲍芬先生拿出半克朗，一先令，半便士或一张邮票便特别受人欢迎，而是因为他显然是最适合来补足这一差额的人。还有那些慈善团体，我的信奉基督教的兄弟啊！而且大多数都是拮据的，然而在使用贵重的纸张和印刷术方面都极其慷慨。又大又厚的双页加倍付邮的私人函件，封口上盖有带公爵冠冕图案的印记。"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敬爱的阁下，——敝人已应邀担任家庭酒宴基金会下届年度聚餐会主席之职，敝人对于该高尚机构之巨大价值有深刻感受，认为该机构如能获得一批干事之支持，以向公众证明其拥有各界名流之重视，实属异常重要，有鉴于此，敝人受权邀请阁下担任下届年度聚餐会干事。盼于本月14日前赐复，敬爱的阁下，您的忠仆，林希德。又及：干事费以不超过三畿尼为度。"从林希德公爵方面说，这是很够朋友的了(信末附言也表现他考虑得很是周到)，只不过这是成百份大批印制的，仅在"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这个称呼上有一些淡薄的个人特点，而且还是另一个人的笔迹。两位伯爵和一位子爵联名通知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阁下，其媚态不减于上一封来函，据称，有位英格兰西部的尊贵夫人愿对"向中产阶级谦

虐分子授予年金协会"捐赠二十英镑，条件是必须先有二十位人士每人各捐赠一百英镑。于是这三位乐善好施的贵人便非常好意地奉告，假如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有意捐出两、三份赠款的话，将不会与英格兰西部这位尊贵夫人之意图有所违背，唯望每份赠款均能以阁下荣耀而尊敬的家族中某一成员之名义捐出。

这些都是团体性的乞讨者。但除此而外，还有个人乞讨者；当这位秘书不得不来应付这些人的时候，他感到多么缺乏勇气啊！而这些人又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应付，因为他们全都随函寄来文件（他们把他们这些破纸片叫做文件；然而，拿它们与那些值得称为文件的纸张相比，恰象是拿绞肉糜和一只小牛犊相比一样），万一失落，将会毁灭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此刻已经遭到完全的毁灭，而万一失落这些文件，他们还将会更加完全地毁灭下去。在这些来函者当中，有几位将军的女儿，她们一向习惯于养尊处优的生活（只是不习惯于正确的拼字法），当她们骁勇的父辈去半岛征战①时，她们从未想到，有朝一日竟不得不求告于上帝凭高深莫测的智慧赐他们以万贯家财的人们，而在这样的人们当中，她们选中了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作为运用这类方式的初步尝试，因为深知他心地之善良是旷古未闻的。这位秘书也了解到，当美德遭遇危难的时候，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信任似乎是罕有能够维持的。那么多的妻子写信向鲍芬先生讨钱，却瞒着她们忠诚的丈夫，因为他对此是绝对不会允许的。那么多的丈夫写信向鲍芬先生讨钱，却瞒着他们忠诚的妻子，因为，如果她们哪怕有一点儿猜疑到这类情况，都会立即神经错乱的。还有些富于灵感的乞讨者。这种人，刚刚昨天傍晚尚兀自对灯而坐，幽思

① 指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联合反对拿破仑的战争，时在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半岛应为伊比利亚半岛。

深沉，那一小截儿蜡烛眼看即将燃尽，这整个夜晚将只好摸黑度过了；而这时，一定是有某个天使对他们的心灵悄悄地提说了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的名字，使他们心头重又出现那早已无缘的希望的——不，是信心的——光芒！与此类似的，是那些受朋友启发而来的乞讨者。当他们正在自已的住所（因为拖欠大笔租金，没心肝的房东太太威胁要把他们“象狗似的”赶到街头去），借一点儿迎风摇曳的安全火柴划出的昏光，和家人共享一盆清水煮土豆的时候，一位精明能干的朋友不期而至，他说：“马上给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写封信”，这种人是无论如何不肯遭到拒绝的。也还有些高尚而独立的乞讨者。这些人，当他们腰缠万贯时，曾经视黄金若粪土，而且至今尚未能克服他们发财道路中的这唯一障碍，而他们并不向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要求任何这类粪土；不，鲍芬先生；全世界可能认为这是骄傲，假如您愿意，就称之为可鄙的骄傲吧。但是哪怕您想把这种粪土赠与他们，他们也不会接受的；一笔贷款，先生——十四个礼拜为期，按年息五分计算，用来捐赠给任何一个由您指定的慈善机构——这就是他们所求于您的，而假如您竟会刻薄到拒绝这一请求的程度，那您就等着遭受这些伟大心灵的鄙视吧。还有些具有严守时刻的办事习惯的乞讨者。这些人，如果在星期二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之前收不到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寄来的汇款单的话，将立即结束自已的生命；星期二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以后送到的钱，就请不必费心了，因为届时他们将（在写下一份有关这一残忍情况的如实记录之后）“尸骨已寒”。还有些骑在马背上的乞讨者，不过这和那句俗话①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这些人骑在马背上，

① 英语中有一个来自民间的，由短语发展而成的复合词：“骑在马背上的天使”（angels-on-horseback），意思是放在面包片上的牡蛎和咸肉。

正准备启程奔赴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目标在前，路途平坦，马刺铮铮，连跨下的坐骑也心甘情愿，然而，到最后一刻，却发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缺一只座钟、一把小提琴、一架天文望远镜、一部充电机，等等——如果他们不能从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这里得到一笔足够买进这件东西的钱，那就只得从此永远下马落鞍了。至于那些想趁此良机捞一笔横财的乞讨者，情况就交代得不那么详细了。这些人通常是给你一个某某乡村邮局的回信地址，发信者只能用姓名起首字母拼合的缩略词署名，并且要求用女性的笔迹书写复函。一个不能向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揭示其姓名，而假如一旦揭示，将使他大吃一惊的女士，是否敢于要求立即从鲍芬先生那笔意外之财中汇寄二百英镑，让这笔财富也行使一下它所拥有的极其高贵的、受人类普遍信任的特权呢？

这幢新住宅就是矗立在这样一片泥淖之中，这位秘书每天都在这齐胸深的泥淖中奋力穿行。至于所有那些千方百计但却未能奏效的人们和所有那些凡是徇私舞弊的事情他无一不插上一手的掮客们，就不必多提了，虽然这些人可以被视为这泥淖中的鳄鱼之类，它们经常蜷伏在一旁，随时准备把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拖下河底去。

而那幢老房子呢。那儿就没有什么算计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的密谋吗？在宝屋这池水中，就没有鲨族的鱼类吗？也许没有吧。不过，魏格是安置在那里的，并且从他鬼鬼祟祟的行动看来，他似乎还存心要去发现一番呢。因为，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人，肚皮贴地往床底下窥望，又象一只早已绝种的鸟儿似的跳上梯子去，察看衣橱和碗柜的顶部，还给自己准备一根铁棍，老是用它往那些垃圾山里捅呀戳的，这时候，他就很可能是在希望发现一点什么东西的。

第二部

人以群分*

* «人以群分» 原文为 **Birds of a Feather**，源出英国谚语：**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同样毛色的鸟儿聚成群"，与我国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近。

第　一　章

关于一位教育界人物

对于象查理·赫克萨姆这种等级的学生，马路是一所伟大的预备学堂，他们要在接触书本之前，完全不靠书本而在马路这所学堂里，学到许许多多终身不忘的东西。他最初从书本上学习知识的这所学堂则是一所座落在一个狼藉的庭院中的小阁楼。那里的气氛是压抑的和令人厌烦的；它拥挤，嘈杂，而且混乱；一半学生在睡觉，或是麻木不仁地大睁着眼睛，另一半学生则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嗡嗡嗡的吵闹声，好象他们在既不成拍又不成调地吹奏着一支刺耳的风笛似的，也就是这种声音，使得那另一半学生或是昏昏入睡，或是如痴似呆。那些教师们仅仅是在一片善良愿望的激励下从事工作，而丝毫不懂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他们善良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场可悲的乱七八糟而已。

这学堂收学生不论年龄，而且男女兼收。男女生分在两处坐，又按不同年龄间隔开来，平均分组而坐。然而这整个处所都笼罩着一种荒唐得可怕的虚伪观点，似乎所有学生全都是天真幼稚和一无所知的。这种观点由于颇受那些女施主们的赞赏，就更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那些年轻姑娘们对于她们那最通常也是最恶劣的生活中的种种恶习早已老练非常，而却指望

她们对一册"好儿童"读物做出一副十分喜爱的样子，那是一本名叫《小玛杰丽历险记》的书，玛杰丽住在磨坊隔壁一间茅草屋里，她五岁，磨坊主人已经五十岁，他却被她严厉地训诫了一顿，遭到她一番道德的谴责；她跟唱歌的鸟儿分享一盆麦片粥；她不肯戴那顶新的小布帽子，因为啃大萝卜的山羊也不戴小布帽子；她编着草篮儿，在各种各样不适宜的时刻，对各种各样的来人发表一些沉闷已极的演说。同样地，这学堂也让那些身材粗壮的挖河工人子弟和笨拙的流浪儿把汤玛士·托奔士的经历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这位人物因为痛下决心，不曾（在一种极度困难的处境下）从自已的密友和恩人身上抢走七八个便士，而立即托庇天助，获得三个先令和六个便士，而且从此荣耀地度过一生。（注意，那位恩人并没得到好下场。）有几个专说大话的无赖也用与此类似的腔调写过他们自己的传记；从这些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人士所提供的教诲中，似乎可以得出与此同样的结论来：你做好事，并非因为这件事本身对人有利，而是因为你可以从中取利。相反地，已经成年的学生，这学堂则教他们（如果他们还能学得进的话）《圣经·新约全书》的选段；他们先结结巴巴读出几个音节来，再茫然睁大着眼睛，望着后面紧跟而来的几个特别音节出神，对这部庄严的历史断然一无所知，仿佛他们压根儿就不曾看见过或听人说起过它。说实在的，这是一所混乱不堪的令人莫名其妙的学堂，每天夜晚，那些黑色和灰色的鬼怪、红色的和白色的鬼怪在这所学堂里捣呀，捣呀，捣呀，捣得个乱七八糟。尤其是每个星期日的夜晚。因为这时候，一群倒霉的小娃娃，按身材高矮形成一个后高前低的斜面，坐在那里，被交给所有这些怀有善良愿望的教师中最无能、最糟糕的一位教师去管教，年纪大些的学生谁也不会容忍他。

这位教师象个主刀刽子手似的，站在这群娃娃前面的地板上，身边还照例要站一个自愿充任副手的男孩。在课堂上，一个疲倦的或是不用心听讲的娃娃，必须被一只火气很大的手把面孔从上往下撸一下，这种成为惯例的制度到底始于何时何地，那位照例自愿出任的副手男孩到底在何时何地最初见到这种制度的实施，于是他自己也满怀神圣的热情来执行它，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问题。那位主刀刽子手的职责是滔滔不绝地演讲，而那位助手的职责则是冲向那些打瞌睡的娃娃，打呵欠的娃娃，坐立不安的娃娃，呜咽哭泣的娃娃，在他们那一张张可怜的面孔上撸一下；有时用一只手撸，仿佛在给他们的头发上抹油膏；有时用两只手撸，按照一种给牲口戴蒙眼的方式。于是在这个房间里，足足有一个小时，都保持着这样的一片混乱；那位宣讲者拖长着嗓子对"我亲—爱—的—孩—子—们"，比如说吧，讲述圣母马利亚来到耶稣墓前的故事。他一再重复着"圣墓"这个词（这是个在小娃娃们中间使用很广的词），重复了五百次，面却从来不曾暗示过它是什么含义。那位照例在一旁协助的男孩则左右开弓地不停用手撸着，作为对讲演的一种万无一失的解释。这些面孔涨红和精疲力竭的小娃娃们共同构成一张完美的温床，彼此交流着他们的麻疹、皮疹、百日咳、寒热和胃病，他们仿佛是汇集在高地市场①上一样，来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而即使在这样一座善良愿望的殿堂里，如果有一个异常精明的孩子，怀着一种异常的想要学习的决心，他也是能够学到一些儿东西的，而且，一旦学到，他还能用来传授别人，比那

① 高地市场是当时伦敦的一个最肮脏破烂的市场。

些教师们传授得还要好些；因为他比他们更老于世故，在那些聪明伶俐的学生面前，他的地位还并不象他们那样不利。查理·赫克萨姆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在这场混乱中爬了上去，在其中当上了一个教师，并且后来又从这场混乱中脱身出来，被一个情况比较好些的学校接受为教师。

“那么说，你是想要去看看你的姐姐罗，赫克萨姆？”

“如果您同意的话，海德斯东先生。”

“我要不要跟您一道走一趟呢。您姐姐住在哪里？”

“噢，她还没安顿下来呢，海德斯东先生。我倒希望您等她住定了再去看她，假如说您反正早晚都一样的话。”

“听我说，赫克萨姆。”这位拥有高等级的职位证书和领取公家薪俸的教师，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把他右手食指伸进这男孩外套的钮洞里，眼睛专注地盯着他的这根手指头。“我希望你姐姐会给你做个好榜样吧？”

“您怎么会怀疑这个呢，海德斯东先生？”

“我没说过我怀疑这个呀。”

“对，先生，您是没这么说过。”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的眼睛又瞧着他的手指头了，把它从钮洞里取出来，更仔细地瞧着它，他在指头侧面咬了咬，重又放在眼前瞧着。

“你瞧，赫克萨姆，你也要当一个教师了。到适当的时候，你一定能够通过资格考试，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那么问题是在于——”

这男孩等了很久，要知道问题在于什么，而这位教师却把他的手指头翻转过来瞧着另一边，又咬了咬它，又重新瞧瞧它，终于这孩子接上他的话说：

“先生，问题在于——？”

“你是不是最好还是适可而止呢。”

“您是不是说我应该不跟我姐姐来往，海德斯东先生？”

“我没这么说，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我交给你去决定。我要你想想这件事。我要你考虑考虑。你知道你在这儿干得多么顺利呢。”

“可到底还是她把我送到这儿来的呀，”这男孩说话时带有一种内心的斗争。

“她是认识到非这么办不可了，”教师勉强同意了他的话，“就下决心跟你分开。对。”

这男孩又一次显出方才那种勉强的、或者是斗争的、或者不管说是个什么的样子吧，仿佛在跟自己辩论似的。终于，他抬起眼睛来望着教师的面孔说：

“我希望您能跟我一块儿去看她，海德斯东先生，虽然她还没安顿下来。我希望您能跟我一块去，您去出其不意地见见她，看看她是怎样一个人。”

“你真是不打算先给她打个招呼，让她有个准备吗？”教师问。

“我姐姐丽齐，”这孩子骄傲地说，“不需要有什么准备，海德斯东先生。她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就把这样子摆在人家面前。我姐姐从来不会装模作样。”

他对姐姐的信任比他方才两次与之斗争的犹豫不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自然。对姐姐的忠诚是他天性中好的一面，如果说他那彻头彻尾的自私是他天性中坏的一面的话。而迄今为止，好的一面仍在占着上风。

“好吧，我能抽出这个晚上的时间来，”教师说。“我就跟你

走一趟吧。”

“谢谢您，海德斯东先生。我已经准备好了。”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穿上他体面的黑色西装上衣和背心，体面的白衬衫，打上他体面的礼服黑领带，穿上他体面的黑白点交织的长裤，口袋里藏着他体面的银挂表，脖子上围一条体面的护领小围巾，看起来是一个十足体面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从来没人看见他穿过一套其他的衣服，然而他那副尊容让人觉得他穿上这套衣服并不怎么自在，似乎衣服和他之间缺乏一种适应性，有点儿象是那些穿上节日服装的机器匠。他象个机器似地接受了一大堆当教师必须的知识。他能够象个机器似地演奏教堂里的大风琴。从他童年的早期开始，他的头脑就象机器一样，是个贮藏东西的储存所。他要费一番心思来安排他的这个批发仓库，使之能够随时满足零售商贩的需要——历史，放在这儿；地理，放在那儿；天文学，放在右边；政治学，放在左边——自然史、物理学、数目字、音乐、低等算术，应有尽有，各得其所——这番操劳使得他的面容上也带有一种疲倦的神情；而课堂上的提问与回答的习惯又使他具有一种疑虑不止的神情，或者顶好说它是一种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神情。他的面孔上显示出一种常驻不移的烦恼。从这张面孔看，他是一个天性迟钝而又精神委靡的人，他为获得他所获得的智力，曾经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今他必须把他所已经获得的东西牢牢抓住。他似乎总是心绪不宁，生怕他头脑的仓库中会丢失掉什么东西，他总是在盘点存货，以使自己放心。

不仅如此，他还得把好些东西加以压缩，以腾出地方来容纳更多的东西，这又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然而，在他身上仍旧能够察觉出一股生机、一股火气来（虽然是闷在心里的

火气），从而令人感到，这位年轻的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假如在他是个贫苦少年的时候，偶然被送往海上去谋生，在那一船水手中，他可能并非是最差的一个。他用一种骄傲、抑郁和阴沉的心情来对待自己的这种出身，但愿能把它忘掉才好。也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些事情。

当他几次去那所混乱的学堂访问时，他注意到了赫克萨姆这个男孩。这男孩用来当一个小先生是再好也没有了；如果哪位校长果然能提拔一下这个男孩，他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好名声。或许，关于那个如今跟谁也不可提及的贫苦少年的某些思想，和他的这种考虑不无关联。不管怎么吧，他很花了一番力气，才逐渐把这个男孩拉到自己的学校里来，并且为他设法谋到一些可干的差事，以供给膳宿作报酬。布拉德莱与小查理·赫克萨姆二人在这个秋日的黄昏之所以能够并肩同行，其原委盖是如此。这已是秋天，因为自从那只老雕躺在河岸边死去至今，已整整过了半年。

这两所学校——因为它分作两部，男校和女校——座落在邻近泰晤士河的低洼地区，肯特伯爵和萨利伯爵的领地在那儿接界，铁路至今仍在那儿从菜农的菜畦间跨过，而眼看这些菜园子都要毁于铁路之下了。这两所学校是新近建造的，在英国各地，跟它们一模一样的学校不知凡几，你甚至会以为所有这些学校原都只是同一幢不安其位的建筑，它拥有阿拉丁的宫殿①所有的那种自由移动的本领。这学校所在地区的房舍看起来好象是用儿童玩具搭成的，是由一个头脑特别缺乏条理的孩子从一只积木盒子里一块块取出来随意凑成的；这儿，是半边新街道；

① 阿拉丁是《一千零一夜》中《神灯》故事里的人物，他的神灯能为他建造可以移动的宫殿。

那儿，是一幢结实高大的酒店，它对面却是一片荒野。这儿，又是一条尚未成形而已变成废墟的街道；那儿，一座教堂；这儿，一间庞然大物的新库房；那儿，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式乡村小茅屋；再就是沟渠呀，闪亮的黄瓜架子呀，杂草丛生的田地呀，青葱茂盛的菜园子呀，砖砌的旱桥呀，拱形小桥横跨而过的运河呀，以及一片霉臭和雾气的混杂体，形成乱七八糟的一堆。仿佛那个搭积木的小孩一脚踢翻了桌子，上床睡觉去了。

但是，即使在这些全都按照"千篇一律"，根据最新"信条"产生出来的学校建筑、学校教师和学校学生之中，曾经无论好歹形成过那许多人的命运的一种较老的模式还是在显露出来。它表现在正在给她园中的花卉浇水的学校女教师皮切尔小姐的身上，当时，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正在路上向前走着。它表现在学校女教师皮切尔小姐的身上，她正在她那小小的公家宿舍门前满是灰尘的小花园里给她的花卉浇水呢，她的那间小屋子有几扇小小的针孔似的窗户，和几扇小小的教科书封面似的门。

皮切尔小姐身材矮小、容光焕发、整齐清洁、有条不紊，而且健康丰满，面孔红得象樱桃一般，说起话来有腔有调。一只小针插，一个小针线盒子，一本小书，一只小工具箱，一小套表格、砝码和尺子和一个小小的女人，所有这些都集于她的一身。她能够写一篇任何题目的小文章，不多不少正好写满一块石板，从一边的左手上方开始，在另一边的右手下方结束，而且文章还要严格符合规则。假如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竟会用书信来向她求婚的话，她大概会就这个题目写一篇严格一如这位男教师本人的完整的小文章来回答，但是一定会回答说她愿意。因为她爱他。围着他的脖子并且护着他体面的银挂表的那

条体面的护领小围巾是她妒忌的对象。皮切尔小姐当真情愿自己能去围在他的脖子上，去护着他。去护着他啊，在他不知不觉间。因为他并没有爱着皮切尔小姐。

帮助皮切尔小姐料理她小小的家务的那个她特别喜欢的学生，正侍立一旁手持一只水罐，准备给她的小洒水壶添水，她对皮切尔小姐的感情状态是充分了解的，因而感到她自己也有必要爱上年轻的查理·赫克萨姆才对。所以说，当这位男教师和这个男孩往那扇小门里望去的时候，在那两排紫罗兰和两排黄色爬山虎当中，有两颗心正在急速地跳动。

"今儿晚上好天气呀，皮切尔小姐，"男教师说。

"今儿晚上天气非常好，海德斯东先生，"皮切尔小姐说。"您在散步吗？"

"我跟赫克萨姆两人要去走一段长路呢。"

"这种天气里，"皮切尔小姐说，"走一段长路真是太美了。"

"我们有事情要办，不光是玩儿呢，"男教师说。

皮切尔小姐把洒水壶翻转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剩余的几滴水甩出来洒在一株花上，仿佛这几滴水里有着某种特殊的效力，会使这株花一夜之间长出一株杰克的蚕豆茎①来，她叫她的学生来添水，这学生正在和那男孩交谈。

"再见了，皮切尔小姐，"男教师说。

"再见了，海德斯东先生，"女教师说。

这个学生，作为一个学生，养成了一种遇事举手的教室习惯，那姿势好象在招呼一辆出租马车或街车似的，每当她发觉自己有话想要马上告诉皮切尔小姐的时候她便举起手来，当她

① 英国民间童话中的一个故事《杰克和蚕豆茎》中说，有个名叫杰克的孩子种出一株天一样高的蚕豆来。

们两人在家中相处时她也往往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什么事，玛丽·安妮？”皮切尔小姐说。

“对不起，小姐，赫克萨姆说他们俩是去看他姐姐的。”

“那是不可能的，我想，”皮切尔小姐回答说：“因为海德斯东先生跟她没啥事要办呀。”

玛丽·安妮又在喊车子了。

“什么事，玛丽·安妮？”

“对不起，小姐，也许为了赫克萨姆的事儿呢？”

“那倒有可能，”皮切尔小姐说。“我没想到这一层。那也没有啥了不起的事。”

玛丽·安妮又在喊车子了。

“什么事，玛丽·安妮？”

“人家说她非常漂亮呢。”

“噢，玛丽·安妮，玛丽·安妮！”皮切尔小姐回答说，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摇着头，多少有点儿不高兴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别使用那个含糊不清的词儿，别那么一般性地说话？你说人家说，是指谁呀？‘人家’这个词是什么词性？”

玛丽·安妮回头看看自己身后用左手握着的右胳臂，好象在考场上似的，回答说：

“人称代词。”

“第几人称，‘人家’？”

“第三人称。”

“数呢，‘人家’？”

“复数。”

“那么你指多少人，玛丽·安妮？两个？或者更多些？”

“请您原谅，小姐，”玛丽·安妮说，她有些发窘，过了一会

儿才想起来说："不过我只是指她弟弟一个人，不指更多人。"一边说着，她把握住自己右臂的手松开了。

"这就对了，"皮切尔小姐回答，她又微笑了。"那么记住，玛丽·安妮，下回要当心点。'他说'跟'人家说'差别可大呢，记住啊。'他说'跟'人家说'的差别是什么？说给我听听。"

玛丽·安妮马上又用左手从背后握住右胳臂——这种情况下绝对必须采取的一种姿势——再回答："一个是陈述语气，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主动动词'说'。另一个是陈述语气，现在时，第三人称复数，主动动词'说'。"

"为什么是主动动词，玛丽·安妮？"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宾格的代词，皮切尔小姐。"

"非常好，"皮切尔小姐鼓励地指出。"的确，不能再好了。下次运用时别忘记了，玛丽·安妮。"说完这个，皮切尔小姐也结束了浇花，走进她小小的公家宿舍的房间里去，她先把世界主要河流和山脉，它们的宽度、深度、高度等温习了一番，然后才着手给自己量一件衣裳的尺寸。

与此同时，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和查理·赫克萨姆已走到威斯敏斯特桥的萨利街这一头，他们过了桥，沿着中赛克斯河岸向磨坊岸走去。在这个地段里，有那么一条小小的街道，名叫教堂街，还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布袋形的广场，名叫史密斯广场，在这个荒无人迹的广场中央，是一座形状非常丑陋的教堂，它四只角上有四只塔楼，大体上象是个四脚朝天躺着的可怕而巨大的僵死的怪兽。他们在广场的一角看见一棵树、一家铁匠铺、一处木材堆放场，以及一家卖废铁的商店。至于一只生锈的锅炉、一只庞大的铁车轮，以及其他等等，则扔在这家商店的前院里，一半埋在泥土中，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无人知道，也无人

想知道。正象歌曲里唱的那位是否快活大有问题的磨坊主人一样，它们不关心任何人，也不会有人去关心它们。

他们发现这块地方死一般的沉静，不象是自然而然地在熟睡休息，倒象是吞吃了鸦片烟似的。绕过它以后，他们停在街道和广场交接的地方，那儿有一排静悄悄的小房舍。查理·赫克萨姆终于把路引到这排房舍前，在其中的一幢边上停住了脚步。

"我姐姐多半住在这幢房子里，先生。爸爸死后没多久，她就上这儿来落脚了。"

"那以后你常见到她吗？"

"哦，只见过两回，先生，"这男孩说，还象他先前那样不怎么爽快地回答。"不过，这怪我，也得怪她。"

"她靠什么过日子呢？"

"她的针线活儿一向做得非常好，现在她在给一家船员服装店看管商品陈列室。"

"她是不是也拿活计回家来在这儿做？"

"有时候，不过她一般都是在店里按时上班、正规工作的，我想是这样，先生。就是这个号码。"

男孩敲了敲门，门马上一弹动，卡嗒一声，就打开了。小过道尽头起居室的门也敞开着，只见一个小孩儿——一个小矮人——一个小姑娘——一个不知是什么——坐在一只又小又低的老式扶手椅中，椅子前面放了一张类似工作台的小桌子。

"我立不起来，"那小孩说，"因为我的脊背有毛病，我的两条腿也是奇怪的。不过我是一家之主。"

"家里还有别人吗？"查理·赫克萨姆瞪着眼睛问。

"眼下没别人，"那小孩在回答时言语流利地表现出自己的尊严，"只有一家之主在家。您来干吗呀，年轻人？"

“我想见我的姐姐。”

“见姐姐的年轻人多着呢，”那小孩回答说。“告诉我您的名字，年轻人。”

那个奇怪的小形体，那张奇怪但却也不难看的小面孔，一双明亮的灰眼睛，目光那么犀利，因此她态度上的犀利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仿佛是，既然是那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当然也必定会是犀利的。

“我叫赫克萨姆。”

“啊，真的？”一家之主说。“我想大概是的。您姐姐大约过一刻钟就来了。我非常喜欢您的姐姐。她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坐下吧。这位先生贵姓？”

“是海德斯东先生，我的教师。”

“坐下吧。劳驾您关上大门。我自己没法去关，因为我的脊背有毛病，我的两条腿也是奇怪的。”

他们默然遵命，那个小小的形体继续干她的活儿，用一把骆驼毛刷子把几张事先裁成一定形状的硬纸片和薄木板用胶水或树脂粘在一起。工作台上的剪子和小刀，说明这些都是这小孩自己裁成的；台子上乱扔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小块天鹅绒、绸缎和丝带，说明一等填好之后（填充用的材料也放在小台子上），她还要把这些纸片和木板漂亮地装饰起来，她那尖尖十指灵巧得惹人注目，她把薄薄两片东西活活儿凑在一起，用牙齿轻轻一咬，同时从她那双灰色眼睛的眼角里朝两位客人射出短暂的一瞥，那神态比她在其他一切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犀利都更为犀利。

“你们说不出我这个行业叫什么名称，我敢肯定，”她在这样看过他们几眼之后说。

“您是做针插儿的，”查理说。

“还做什么呢？”

“您是做擦笔尖布头的，”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

“哈！哈！还做什么呢？您是个教师，可是您说不出我干的是什么行业。”

“您在用稻草，”他指着小工作台的一角回答说，“做件什么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差不离儿！”一家之主大声说。“我只是利用废料做些针插儿和擦笔尖布头。不过我的确是要用稻草的。再试着猜猜看。我用稻草做什么？”

“做碗垫儿。”

“你是一个教师，可只会说碗垫儿！我来提醒一下，我干的是哪一行吧。猜不着要受罚的。我爱我的爱人儿，因为她长得不难看；我恨我的爱人儿，因为她生一张大厚脸；我带我的爱人儿去到蓝猪店①，我给她戴顶小帽子儿没有檐檐；她的名字叫做塞得满；她家住在疯人院。——好啦，猜猜看我用稻草做什么？”

“太太们戴的小帽子？”

“真是些漂亮的太太们的小帽子呢，”一家之主点着头表示同意地说。“布娃娃的裁缝呀。我是给布娃娃做衣裳穿的。”

“这生意不错吧？”

一家之主耸耸肩膀、摇摇脑袋。“不啊。价钱低得可怜呢。可又老是催得非常急！上礼拜我有个布娃娃要出嫁，我不得不整夜地干。这样干对我并不好，因为我的脊背有毛病，我的两

① 可能当时有一家儿童玩具店名叫“蓝猪”。

条腿也是奇怪的。”

他俩依然惊讶不止地瞧着这个小人儿，教师说：“真遗憾，您的漂亮的太太们这么不顾惜您。”

“她们就是这样儿的呀，”一家之主说着又耸了耸肩膀。“她们一点儿也不爱惜她们的衣裳，她们从来没有一个式样维持一个月以上。我给一个有三个女儿的布娃娃做衣裳。老天爷，她真能把她丈夫给穿穷了！”

说到这里，一家之主发出短短一声古怪的笑声，又从眼角里瞥了他们一眼。她有一个神话里小精灵的那种下巴颏，这下巴颏很善于表情，每当她这样看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下巴颏抬起来。似乎她的两只眼睛和她的下巴颏是牵在一根线上的。

“您是不是从来都象今天这样忙？”

“还要更忙啦，这会儿我正松着劲儿呢。前天我刚做完一大批办丧事的定货。我为她做衣裳的布娃娃死了一只金丝雀。”一家之主又一次古怪地短短一笑，又把她的头点了几下子，好象一个在这样说教的人：“咦，这个世道啊，这个世道啊！”

“您整天都一个人待在家里吗？”布拉德莱·海德斯东问。“没有哪家邻居的孩子——？”

“啊，老天爷！”一家之主尖叫一声，喊着说，仿佛这句话刺痛了她。“别提孩子们了。我可受不了孩子们。我可是知道他们的鬼把戏跟他们的做派。”她一边说着这番话，一边把右手的拳头贴着眼睛气愤地轻轻一挥。

也许这几乎不需要依靠他们当教师的习惯就可以察知，这位布娃娃的裁缝对于她和其他儿童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是想起来便令人心酸的。教师和他的学生都理解到了这一点。

“总归是到处跑呀、叫呀的，总归是玩呀、打呀的，总归是在

人行道上蹦呀蹦呀蹦呀，还画上些粉笔道道儿来做他们的游戏！噢！我可是知道他们的鬼把戏跟他们的做派！"说着又把她的小拳头象刚才一样挥了挥。"这还不算呢。他们甚至还常常冲着钥匙窟窿眼儿往里骂脏话，还学人家的脊背跟两条腿的样子。噢！我可是知道他们的鬼把戏跟他们的做派！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会怎么收拾他们吧。广场上的教堂底下有些门——黑乎乎的门，门里是些黑乎乎的放棺材的墓室。好！我会把这些门当中的一扇打开，我会把他们全都给塞进去，完了我就把门给锁上，再从钥匙窟窿眼儿里往里吹胡椒面儿。"

"吹胡椒面儿有啥用？"查理·赫克萨姆问。

"让他们打喷嚏呀，"一家之主说，"还让他们流眼泪水呀。等他们全都阿嚏阿嚏了，脸上发火了，我就从钥匙窟窿眼儿里说些话捉弄他们。就好象他们，按他们那种鬼把戏跟做派，打钥匙窟窿眼儿里捉弄人家一个样儿！"

她把她小小的拳头贴着眼睛特别使劲地挥动了一下，看来这一挥似乎是使一家之主的心情平息了一些；因为她恢复了镇静，接着说，"不，不，不。我可不要小孩儿们。我爱跟大人在一起。"

要想猜准这个奇怪的人儿有多大年纪是很困难的，因为她那可怜的形体不能提供任何线索，而她的一张面孔又既是那么年轻，又是那么苍老。十二岁，或者最多十三岁吧，大约差不离。

"我一向是喜欢大人们的，"她继续说，"我一向跟他们在一块儿。那么通情达理。坐得那么安静。从来不活蹦乱跳的！直到我嫁人以前，我决定总是跟大人们交往。我在想，有那么一天，我必得下决心嫁人才行。"

门外的一声脚步响传入她的耳中，她在仔细听，于是，有人轻轻敲门。她推动一只她可以够着的门把手，愉快地笑着说："瞧这儿，比如说，就是一个大人，我的特别要好的朋友！"这时丽齐·赫克萨姆穿一件黑衣裳走进屋里来。

"查理！是你啊？"

她照往常那样把他搂在怀里——这让他有点儿觉得难为情——她别人一个也没看见。

"得了，得了，得了，丽子①，够了，亲爱的。你瞧呀！海德斯东先生跟我一块来了呢。"

她的两眼和这位教师的两眼相遇了，他预期见到的显然是一个与她非常不相同的人，他们彼此含混地应酬了两句。他不期而至的来访让她有点儿慌张，而教师也感到不很自在。不过他这人是从来也不曾感到非常自在过的。

"我给海德斯东先生说了，说你还没安顿好，丽子，可是他真好，愿意来走一趟，我就带他来了。你今天多漂亮啊！"

布拉德莱似乎也是这么想的。

"啊！她漂亮吗，她漂亮吗？"一家之主大声地说，一边又干起她的活计来，虽然屋子里正变得愈来愈暗了。"相信我的话，她真是漂亮啊！可是谈你们的话吧，你们全都谈吧：

'你们一、俩、仨，
给我作个——伴儿——啦，
不必管我吧，'"

① 见第41页注①。

——一边说，一边用她纤巧的食指点了三次，给这首即兴创作的小诗打拍子。

“我没想到你会来啊，查理，”他姐姐说。“依我想，要是你想看见我，你会托人告诉我，叫我到学校左近的一个地方去的，就象上回我见你似的。我上回是在学校旁边见我弟弟的，先生。”这句话是对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说的，“因为我去那儿比他上这儿来方便些。我工作的地方在这两处的当中。”

“你们俩不常见面吧，”布拉德莱说，他并没有显得更自在些。

“不常见面。”她伤心地摇摇头。“查理学习一向都好吗，海德斯东先生？”

“不能再好了。我认为他的前途会是一帆风顺的。”

“但愿这样。我多么感激您啊。您做得好，查理，亲爱的！我还是不来妨碍他的前程好（除非他想见我的时候）。您也这么想吗，海德斯东先生？”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感到他的这个正在学习做教师的学生的眼睛在望着他，等他作答，他明知是他自己要这孩子避开这个姐姐的，现在他跟这个姐姐面对面了，却结结巴巴地说道：

“您的弟弟非常忙呢，您知道。他必须努力工作才行呀。没办法，只能说，他越少分心，对他的前程就越有利。等他站稳了脚跟，嗯，那时候——那时候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丽齐又摇了摇头，面带平静的微笑回答说：“我总是象您说的这样对他说的。是吗，查理？”

“好了，别谈这个了，”男孩说。“你过得怎么样？”

“好得很，查理。我什么也不缺。”

“你在这儿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吗？”

“噢，有的。在楼上。房间又安静，又舒服，又通风。”

“她接待客人总是用这间房子的，”一家之主说，同时攥起一只瘦骨嶙峋的小拳头，用它做成个观剧镜的样子，透过当中往外瞧，她的一双眼睛和她的下巴颏还是那么奇异地相互配合着。“你总是用这间屋子会客人的，是吗，丽齐，亲爱的？”

这时，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碰巧注意到丽齐·赫克萨姆作了个非常轻微的手势，好象是让这个布娃娃的裁缝别再往下说了。而碰巧这位裁缝也同时注意到了他，因为她用两只手做成一副眼镜子，正透过它们对他瞧，并且大声说着话，头还逗乐儿似地摇晃着："啊哈！我捉住您偷看人家了，对吗？”

不管怎么吧，反正很可能他是在偷看人家；不过布拉德莱·海德斯东也注意到，这以后，丽齐还没等摘掉帽子，马上就急匆匆地提议说，屋子里黑起来了，他们还是到外面去吧。他们走出屋外；两位客人向布娃娃的裁缝告别了，留她一人在屋里，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抱在胸前，自顾自地用一种甜美、沉思的低低的声音唱着歌。

“我去沿着河慢慢溜达着，”布拉德莱说。“你们俩一定喜欢谈一会儿。”

当他那颇不自在的身形浴着黄昏的阴影在他们前面走着的时候，这男孩使着性子对他姐姐说：

“你哪天才会在一个象样儿的地方安下身来呀，丽子？我以为你早就该这么安顿好了呢。”

“我现在待的地方很好嘛，查理。”

“现在待的地方很好嘛！把海德斯东先生带到这儿来真叫我觉着丢脸。你怎么搞的，跟那么个小妖怪搭伴儿住！”

"开头是碰巧遇上的，好象是，查理。可是我想，一定还有什么不光是碰巧而已的道理，因为那个小孩儿——你还记得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告示吗？"

"让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告示见鬼去吧！我要把家里墙上贴的那些告示忘得干干净净，你顶好也能这么着，"男孩满口怨言地说道。"嗯，告示又怎么的？"

"这小孩儿是那个老头子的孙女儿呢。"

"哪个老头子？"

"那个可怕的醉鬼老头子，他穿一双布条拖鞋，戴一顶睡帽。"

男孩擦擦自己的鼻子，那神气一半象是不耐烦听她讲这么多话，一半又象是好奇地想再听下去："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你这个女孩子可真奇怪！"

"这小孩儿的爸爸也在雇我的那家工场里干活儿；我就是这么知道的，查理。这位爸爸跟他自己的爸爸一个样，是个完全垮了的人，虚弱的，倒霉的，成天打哆嗦的人，从来没清醒过。可是干起活来，也是个好匠人呢。娘死了。这个可怜的生病的小人儿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从她在摇篮里的时候——要是她也有一只摇篮的话——身边就全是些醉鬼，查理。"

"就算是这样吧，我看不出你跟她有啥相干的，"这男孩说。"是吗，查理？"

男孩固执地两眼望着河。他们这会儿走到磨坊岸边了，河水在他们的左手边滚滚流过。她姐姐温存地用手拍拍他的肩头，指一指河水。

"报答也罢——还债也罢——不管用个什么词儿吧——你懂我的意思。这儿是爸爸的坟墓。"

然而他却没有作出一点儿亲切的反应。一阵不愉快的沉默之后，他粗声粗气脱口而出地说：

"这样可真叫人作难，丽子，要是说，正当我想方设法使尽气力要在世上站直身子的时候，你却把我往回拖。"

"我，查理？"

"对，就是你，丽子。你就不能让过去了的事情过去算了吗？为什么你就不能，象海德斯东先生刚刚今天晚上谈到另一件事的时候对我说过的那样，适可而止呢？现在我们所必须做的是，一心一意朝着新的方向走，照直走下去。"

"永远也不回头看一下？甚至也不试着去做一些补偿吗？"

"你就是这么一个幻想家，"男孩子说，还象刚才一样在使性子。"那时候，我俩坐在火盆前边，眼睛盯着红火苗旁边那个深洞洞的时候，幻想一下倒是挺美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在眼睛盯着现实人生呀。"

"啊，那时候，我们也是眼睛盯着现实人生的呀，查理！"

"我懂你说这个是啥意思，可是你说得不对。我并不想自己爬上去了就把你甩掉，丽子。我想拉你跟我一块儿上去。我想要做、打算做的，就是这个。我知道我欠你什么。我今儿晚上还给海德斯东先生说：'可到底还是我姐姐送我到这儿来的呀。'好吧，那么，别把我往回拖、别把我往下拖了。我就求你这个，这谅必不会是问心有愧的吧。"

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瞧着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他说：

"我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才要住在这儿的，查理。要说为了我自己心里好受些，我恨不得离开这条河越远越好啊。"

"你离开它越远，也就让我心里越好受。咱俩都把它丢开吧。你干吗应该比我更对它恋恋不舍呢？我对它是敬而远之了。"

“我觉得我没法儿离开它，”丽子说，一边用手抹了抹额头。“我还住在河边不肯走，这不是由我作主的哟。”

“又来这一套了，丽子！又做起梦来了！你自己心甘情愿，跟一个醉鬼——他是个裁缝吧，我想，——或者什么这一类的人，外加一个奇形怪状的小丫头，或者小丑老太婆，或者不管什么的吧，住在一道，可又说似乎你是被谁硬拖着、赶着去住在那儿的。我说，你还是实际点儿吧！”

她对他已经够实际的了，为他在受苦，为他在奋斗，然而此刻，她仅仅只是把她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毫无责备之意——又轻轻地拍了两三下。从前，当她把他这样一个跟自己身体一样重的娃娃，抱在怀里四处跑的时候，她总是用这样一个动作来抚慰他的。他眼里开始流泪了。

“我起誓，丽子，”他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一定要给你做个好弟弟，我要让你知道我晓得我欠你什么。我只是想说，希望你为了我多少控制一点儿你的幻想。我会在一所学校里得到职位的，那时候你一定得来跟我一块儿住，到那时候你非得控制你的幻想不可了，那么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控制一下呢？你说，说我没惹你生气。”

“你没惹我生气，查理，你没有。”

“说我没伤你的心。”

“你没有，查理。”然而这个回答并不象刚才那样地不假思索。

“说你当然知道我不是想伤你的心。得啦！瞧海德斯东先生停下了，眼睛望着墙那边的河水，是在暗示我该往回走了。亲亲我，给我说你知道我不是想伤你的心。”

她这么对他说了，于是他俩拥抱了一次，再继续向前走，

赶上那位教师。

“不过我们该走您姐姐回家去的那条路，”当男孩告诉那位教师可以走了的时候，教师已经打算好了。他用一种笨拙、拘谨的动作，硬邦邦地把他的手臂向她递过去。她的手刚一挽着他的胳臂，又马上缩了回去。他吃惊地回头一望，仿佛他以为，在这一瞬间的接触中，她察觉到某种引起她反感的东西。

“我这会儿还不想回屋里去呢，”丽齐说。“而你们还得走好远的路，就别陪我了，走快点儿吧。”

这时他们离沃克司郝桥很近，于是便决定取道那里过泰晤士河，便和她告别了，临行时，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向她伸出手去，而她为了他对她弟弟的照顾，向他致谢。

师徒二人一声不响地向前走。他们已经马上要过桥了，只见一位绅士悠悠荡荡向他们迎面走来，嘴里叼着一支雪茄，上衣向后敞开着，两只手背在身后，这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个人占去别人两倍那么多的人行道，脸上显露出一种疏懒而又傲慢的神情。男孩立刻注意到这中间有点什么值得留心的东西，当这位绅士打身边走过时，男孩盯着他望了一眼，然后又站住不动，跟着他的身影望去。

“你瞪着他瞧的那个人是谁呀?”布拉德莱问。

“怎么!”男孩惶惑地、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说:“这就是那个名字叫做瑞伯恩的家伙啊!”

布拉德莱也在仔细端详着这孩子，就象这孩子在仔细端详着那位绅士一样。

“请原谅，海德斯东先生，可是我忍不住觉得奇怪，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虽然他说这话似乎是表示他此刻已经不再奇怪——因为同

时他又重新向前走了——然而这位教师却仍然在奇怪，他在问过上述这句话之后，仍在回头张望。他的脸上显出了同样的惶惑而又若有所思的皱纹。

“你好象不喜欢你这位朋友嘛，赫克萨姆？”

“我不喜欢他，”这男孩说。

“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生平第一回见到他，他就非常不礼貌地抓住我的下巴颏，”这男孩说。

“那为什么呢？”

“什么也不为。或者——反正也一样说不清个道理——是因为我刚巧说到我姐姐一句什么话，而刚巧他不爱听我说的那句话。”

“那么他认识你姐姐罗？”

“那时候还不认识，”男孩说，还在阴沉地兀自思索着。

“现在认识了吗？”

这男孩只顾自己在思索，眼睛望着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两人肩并肩走着，并没有意思回答他的话，直到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这时他才点点头，回答说，“现在认识了，先生。”

“他是去看她的吧，我敢说。”

“这不可能！”男孩马上就说。“他并不是怎么熟识她。要是那样，我真想当场撞见他才好！”

他俩又朝前走了一阵子，比以前走得更快些，这时，教师一只手握住男孩的上臂说：

“你说点关于那个人的事儿给我听听。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瑞伯恩。尤金·瑞伯恩先生。他是个什么出庭律师，成天

闲着没事干。他头一回上我们过去的住处，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为办案子来的；不是他办的案子——他从来没办过什么案子——是一个他的朋友带他来的。"

"后来的几回呢？"

"据我知道后来他只来过一回。我爸爸出了事死了，他碰巧是几个找到尸体的人当中的一个。我想他是个成天闲晃荡的人，高兴了就抓抓人家的下巴颏儿；反正是，那天他也在。一大清早他来给我姐姐报信，带上阿贝·波特森小姐和一位邻居一块儿来的，好帮他对姐姐把那个消息说出来。那天下午我被叫回家去——他们一直到我姐姐清醒过来，能对他们把话说清楚了，才知道去哪儿找我——那时候，他正在我家门前晃荡着，后来荡开去了。"

"就这些？"

"就这些，先生。"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逐渐松开了男孩的手臂，仿佛他在考虑着什么，他俩仍旧肩并肩地向前走。彼此间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布拉德莱又拾起了话题。

"我想——你姐姐——"在他说"你姐姐"这几个字的前后，他都奇特地停顿了一会儿，"几乎一点儿书也没念过吧，赫克萨姆？"

"几乎一点儿没念过，先生。"

"毫无疑问，是怕父亲反对而牺牲了自己。我还记得你父亲怎么反对你读书的事。可是——你姐姐——不论外表，或是谈吐，都不大象是个没知识的人。"

"丽齐的脑子好极了，海德斯东先生。也许，就一个没念过书的人来说，是太好了。从前在家的时候，我老是把火盆叫

做她的书，因为每当她坐那儿眼望着火苗的时候，她心头总是充满了幻想——有时候是非常聪明的幻想——当她坐在那儿想心事的时候。”

“我不喜欢这样，”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说。

他那么突如其来地、断然而颇动感情地插上这么一句反对的话，让他的学生多少有点儿惊奇，但是他把这当作了教师对他自己关心的表现。在这种想法的鼓励下，他又说：

“我从来没敢对您照直说起过这个，海德斯东先生，您亲眼看见，直到我们今天晚上出门之前，我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可是想起这个我就很痛苦：要是将来我象您所希望的那样有了发展，那么，我会因为一个姐姐，一个对我一向非常好的姐姐，而感到——我不想说丢人，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说丢人——可是——总有些觉得面孔发烧，假如人家知道的话。”

“对，”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含糊不清地说，因为他的心思已经不知不觉滑到另一件事情上去了，似乎差不多完全不在这一件事情上了，“要考虑这种可能性。有某一位闯出了自己的前程的人可能会爱慕——你姐姐——甚至可能到时候还会想到要娶——你姐姐——为妻，而这对他会是一个可悲的障碍，一个沉重的困难的，如果说在他心里已经克服了反对娶她为妻的其他条件上的不相称和其他顾虑，而这一点不相称之处和这一点顾虑仍然完全无法克服的话。”

“这也差不多就是我的意思，先生。”

“啊，啊，”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但是你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弟弟而已。而我所设想的情况，是一个重大得多的情况，因为一个爱慕者，一个丈夫，是自愿达成这种结合的，而且还必须公开宣布这种自愿的结合；而一个弟弟倒不必如此。总而

言之，你知道，对于你可以说，你是不由自主的；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对他说来，则是自觉自愿的。"

"的确是这样，先生。自从父亲去世、丽齐自由了的时候，我有时想，象她这样年轻的女子，可以很快就能学会足够满足需要的知识的。所以有时候我想，也许皮切尔小姐可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建议你去找皮切尔小姐，"布拉德莱·海德斯东打断他的话，语气之中，再次显示出他刚才下定的决心。

"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这种事，海德斯东先生？"

"好的，赫克萨姆，好的。我会考虑的。我要成熟地考虑一下。我要好好儿地考虑一下。"

这以后，他们几乎一直没再交谈，一直走到学校附近。那儿皮切尔小姐的一扇好象针孔似的整洁的小窗正亮着灯，窗前一角坐着玛丽·安妮，正在向外张望，皮切尔小姐则坐在桌前，在她用牛皮纸样给自己裁制的整洁的小小的衣服上一针针地缝着。请注意。政府当局并不怎样鼓励皮切尔小姐和皮切尔小姐的学生们从事针线之类的并非学校所要求的技艺。

玛丽·安妮脸对着窗外，举起一只手臂来。

"怎么，玛丽·安妮？"

"海德斯东先生回来了，小姐。"

过了大约一分钟，玛丽·安妮又在招呼马车了。

"什么，玛丽·安妮？"

"进了屋了，锁上门了，小姐。"

皮切尔小姐努力不把一口气叹出来，收拾起她的活计准备睡觉了，她用一根尖而又尖的针，刺在衣服上，假如她把这件衣裳穿在身上的话，她所刺的部位便正好是她的心脏。

第二章

仍是谈教育问题

一家之主，布娃娃的裁缝和当摆设用的针插子与擦笔尖布头的制造者，坐在她那又小又矮的古怪扶手椅中，在黑暗中唱着歌，直唱到丽齐回来。的确，一家之主在她还很小的年纪上，已经取得这个显要的地位了，这是因为，在这幢房子里，她是唯一靠得住的人。

“啊，丽齐—米齐—威齐，”她停下不唱了，说道。“外边有什么新闻呀？”

“家里边有什么新闻呀？”丽齐一边回答，一边闹着玩儿似地抚摸着这位布娃娃的小裁缝的头，那头发又亮又长，非常浓密而美丽。

“瞎子说的话：让我瞧瞧吧。那么——最新的新闻是，我并不想嫁给你弟弟。”

“不想吗？”

“不——，”她摇摇头，又晃晃下巴颏。“不喜欢这孩子。”

“他那位教师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呀，我看他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啦。”

丽齐把女孩的头发细心地拢向身后，让它披在她那畸形的双肩上，然后便去点燃一支蜡烛。灯光下，这间小起居室显得

破旧，然而却整齐、清洁。她把蜡烛放在壁炉架上，远离小裁缝的眼睛，然后把屋门打开，又把这幢房子的大门也打开，再把那把又小又矮的椅子连同椅子上的人推向靠近室外露天的地方。每当天晴时，结束了一天的劳动以后，她们都是这样做的；而这天夜晚正好很闷热。这还不够，她又照例坐在这把小椅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轻轻地把那只向她悄悄伸过来的干瘦的手拉住，放在自己的手臂下。

"你心爱的珍妮·雷恩把这段时间叫做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一家之主说。她的真实姓名叫做范妮·克利弗；但是她从很久以前开始，就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叫做珍妮·雷恩。

"我今天干活儿的时候，一直在想，"珍妮接着说，"假如我结了婚，或者至少是有人向我求婚了，我还是能够有你作伴儿，那该多好啊。因为，等到有人向我求婚了，我就要叫他做一些你现在帮我做的事。但是他不可能把我的头发刷得象你这么好，也不可能象你这么帮助我上楼下楼，他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做得象你这么好呀；不过，他可以把我的活计领回家来，他还可以笨手笨脚地去给我接洽生意。他是必须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一定要让他去为我跑腿，我会支使他的！"

珍妮·雷恩有她个人的虚荣心——所幸这是关于她自己的——而且在她的胸怀中，也没有比这更强烈的意愿了，那就是一当时机到来，她将对"他"施行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磨难。

"不管他这会儿可能在哪里，也不管他可能是谁，"雷恩小姐说，"我是知道他的鬼把戏和他的傲派的，我警告他，叫他当心点儿。"

"你不觉得你对他太严厉点儿吗？"她的朋友笑眯眯地对她说，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

"一点儿也不呢。"贤明的雷恩小姐回答说，脸上是一副饱有经验的神气。"我亲爱的，假如你对他们不严厉的话，这些家伙们才不把你放在心上呢。可是我是说，假如我能有你作伴儿该多好啊！这个假如是多么不着边际啊！是吗？"

"我并没有意思不给你作伴儿呀，珍妮。"

"别那么说吧，要不你说走就会走了。"

"我就那么不可靠吗？"

"你比金子银子还要可靠些。"

说到这里，雷恩小姐突然停下来眯起眼睛，歪起下巴颏，显得异常老练而且通晓世故的样子。"哎呀！

是谁来啦？
一个掷弹兵
他要啥呀？
啤酒一大瓶。

——别的什么也不要，我的亲爱的！"

一个男人的身影停在大门外的人行道上。"尤金·瑞伯恩先生吧，是吗？"雷恩小姐说。

"您没认错，"回答说。

"您可以进来，假如您是个好人的话。"

"我并不好，"尤金说，"但是我要进来。"

他和珍妮·雷恩握手，也和丽齐握手，他站在丽齐这一边，背靠在门上。他是叼着一支雪茄出来溜达的，他说（雪茄这时已经抽完丢掉了），他出来遛个圈儿，绕过这里进来看看再回去。她今天晚上见到过她的弟弟没有？

“见到过，”丽齐说，她有点儿局促不安的样子。

对我们这位弟弟说来，这真是一次了不起的屈尊啊！尤金·瑞伯恩先生想，他是在那边桥头上碰到我们这位年轻先生的。跟他一块儿走的那位朋友是谁呢？

“学校的教师。”

“一定是的。看来也象是。”

丽齐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让人没法说她的局促不安到底表现在哪里。然而，毫无疑问，她确实是局促不安的。尤金还象平时一样地从容自若；但是，他对她凝神注意地望了一阵子，也许因为她是两眼低垂着坐在那儿的缘故，所以他这种注视比他从前任何一霎时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一位对象的注视更容易被人察觉。

“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事，丽齐，”尤金说，“只不过既然答应过您，要通过我的朋友莱特伍德不断地监视着赖德胡德先生，我愿意偶尔有机会便来向您重申一下，告诉您我还在照我的话做，还在让我的朋友继续留意这个目标。”

“我毫不怀疑您会这样的，先生。”

“一般说来，我承认，我是一个容易让人家怀疑的人，”尤金回答说，态度很冷静，“尽管您这么说。”

“为什么您是这样的呢？”机灵的雷恩小姐问道。

“因为，亲爱的，”尤金满不在乎地说，“我是一个又坏又懒惰的家伙啊！”

“那您干吗不改变一下，做一个好家伙呢？”雷恩小姐逼问他。

“因为，亲爱的，”尤金回答，“还没有一个人值得让我这么做。您考虑过我的建议没有，丽齐？”问这句话时声音放低了

一些，然而他只是因为这似乎是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完全不是为了想把一家之主排斥在谈话之外。

“我想过了，瑞伯恩先生，可是我还不能拿定主意接受它。”

“虚假的自尊心！”尤金说。

“我认为不是这样，瑞伯恩先生。我希望不是这样。”

“虚假的自尊心！”尤金又说一句。“那么，不是这样又会是什么呢？这件事本身什么也不值。这件事对我什么也不值。它对我可能值什么呢？您很知道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提议要为某个人作点有用的事情——我在世界上还从来没对什么人作过一点有用的事情呢，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也决不会再做的——办法是：给某一位和您同性别、同年龄的有资格的人付一些钱，付那么一些(或者不如说，只是那么一丁点儿)不值一提的钱，请她每个星期上这儿来几个夜晚，给您教点知识，这点儿知识，假如您不是一位克己利人的女儿和姐姐的话，其实是不会没学到的。您知道学会这点知识是件好事情，否则您就不会那么一心一意让您弟弟去学它了。那么您又为什么不学呢，尤其是，我们这位朋友雷恩小姐还可以顺便得点儿好处？假如说我提出由我自己来教，或者提出我也来听课——那显然是不恰当的！——可是，就当我是待在地球那一边，或者简直就不在这个地球上好了。虚假的自尊心啊，丽齐。因为真正的自尊心是不会给您那位不知恩情的弟弟丢脸的，也不会因为他而自觉丢脸的。如果是真正的自尊心，就不会让人家把那些教师们带到这儿来，好象让医生们来看一个重病人似的。真正的自尊心就会去学，并且真的学起来。您知道这些，知道得很清楚，因为您知道，假如您拥有您的虚假的自尊心所不允许我向您提供的条件的话，您的真正的自尊心明天就会去学起来的。非

常好。我就说到这里为止。您的虚假的自尊心委屈了您自己，也委屈了您死去的父亲。”

“怎么委屈了我父亲呢，瑞伯恩先生？”她问，脸上显出急于得到回答的样子。

“怎么委屈了您父亲吗？您还用问？您把由于他的无知和盲目顽固所造成的后果永远保持下去。他使您受到的委屈您决心不肯纠正过来。您立意让他永远背一个坏名声，说他让您遭受了剥夺，把那种剥夺强加在您身上。”

这席话在她心头恰巧拨动了一根微妙的弦，正是她刚刚在一个钟头之内对她的弟弟说了同样的话。因为说话者在这片刻间所发生的变化，这席话听来更令人信服得多。话语中包含着霎时间流露出来的诚挚、不折不扣的确信、由于遭人怀疑而感到的忿懑，以及宽宏而无私的关怀。所有这些表现在他这个一向那么轻浮、那么粗率的人的身上的品质，她感到和她自己胸怀中有着的一些与之相反的东西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开的。她想：她，一个比他低那许多，和他差那许多的人，是否只是由于某种莫须有的顾虑，怀疑他在追求她，或者以为他是把心思用在他可能从她身上发现的某些个人吸引力上，便拒绝接受这种无私的好意？可怜的姑娘，心地纯正，了无杂念的姑娘，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这种思想。当她怀疑到自己这一点，便觉得无地自容，仿佛她使他受到了恶意的、沉重的伤害似的，她把头低低垂下，并且无声地滴下眼泪来。

“别苦恼，”尤金非常、非常亲切地说道。“我希望不是我引起了您的苦恼。我只是想把事情对您原原本本讲清楚；不过我承认，我这样做是够自私的，是因为我失望了才说出这些的。”

是因为想为她做点事情没有办到而失望的。除此之外，还

有什么事能使他失望呢？

“这不会伤我的心的，”尤金笑了起来。“过不了四十八小时我就会全都忘记了；但是我的的确确是失望了。我一心一意想为您，也为我们的朋友珍妮小姐做件小事情。我能够做一件哪怕是只有一丁点儿用处的事情，这对我是新鲜的，这能让我感到陶醉。而现在，我明白了，我本来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些。我本来可以假装说全是为了我们的朋友珍妮小姐才这样做的。我本来可以一本正经地装出一副慷慨的尤金先生的姿态。但是凭良心说，我不会花言巧语，我宁可失望，也不肯这么做。”

如果他这时是存心想把丽齐的心思追索到底的话，他是很巧妙地达到了目的。如果他仅是由于偶然而追索了她心头的思想，那么这次偶然是个不祥的偶然。

“这一切在我面前展现得那么自然，”尤金说。“事情好象偶然间落到了我的手里！丽齐，我碰巧在您知道的那两次最初接触到您。我碰巧能够答应您，说要对那个诬告人的家伙赖德胡德进行监视。我碰巧能够在您最苦恼的那个时刻，给过您一些小小的安慰，向您保证说我不相信他的话。也就是在这一回，我告诉您，我是个最没用的、最不象样子的律师，而在这件我亲手记录下来的案子里有一个我，到底比没有一个要强些，而且还告诉您，在您努力为您的父亲洗刷罪名的过程中，可以永远放心，我会尽力帮助您，并且顺便说过，莱特伍德也会尽力帮助您。于是，渐渐地让我想到，我还可以帮助您——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给您父亲洗刷掉我在几分钟前提起过的那另一个罪名，而这个罪名却是他应该承担、一丝不假的。我希望我讲清些我的意思，因为我诚心诚意感到抱歉，是我惹您苦恼的。我不喜欢自己说自己心怀好意，但是我心中的的

确确是怀着诚挚的和单纯的好意的，并且我希望您了解这一点。”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瑞伯恩先生，”丽齐说，他越是谦卑，她就越是感到悔恨。

“听见这话我真高兴。虽然是，如果您一开始就理解了我的全部用意的话，我想您就不会拒绝了。您觉得您会吗？”

“我——我不认为我会那样，瑞伯恩先生。”

“好啦！那么现在您既然已经理解了我的话，又为什么要拒绝呢？”

“跟您谈话可真不容易，”丽齐回答他说，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话一出口您就知道要往哪儿说了。”

“不管往哪儿说吧，”尤金笑了，“我也不会再失望了。丽齐·赫克萨姆，我真心实意尊重您，我是您的朋友，也是个活见鬼的所谓绅士，所以，我保证说，即使到现在，我也不了解您为什么会犹豫不决。”

他的话语里和态度里显出的那种坦诚、信赖和毫无猜疑的慷慨，使得这可怜的姑娘回心转意了，不仅使她回心转意，而且还再一次使她觉得，似乎自己是受了那些相反品质的影响，其中首要的一种便是虚荣心。

“我以后不会再犹豫了，瑞伯恩先生。我希望，您不会因为我犹豫过，就把我想得很坏。为我自己，也为珍妮——您准我代表您回答吗，亲爱的珍妮？”

那个小人儿一直在头向后仰着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谈话，两肘撑在她椅子的扶手上，两只手托着下巴颏儿。她没有改变一下自己的姿态，便回答说：“准！”说得那么突然，这个单音节的词简直好象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刀把它硬砍下来似的。

“为我自己，也为珍妮，我感激地接受您好心的建议。”

“同意了！没事儿了！”尤金说，把手伸向丽齐，然而又轻轻一挥，仿佛把这整个话题都挥开了似的。“但愿不要老是这样：为一点小事儿，费那么多口舌。”

然后他便去跟珍妮·雷恩聊着玩儿了。“我打算置一个布娃娃呢，珍妮小姐，”他说。

“您顶好别置，”这位裁缝回答说。

“为什么别置？”

“您一定会把娃娃搞坏的。你们这些孩子们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您生意就好呀，是吗，雷恩小姐，”尤金回答说。“人家要是把各种各样的诺言啦，契约啦，生意啦多破坏些，我的生意也就好了呀。”

“这些事儿我不懂，”雷恩小姐回嘴说。“不过您顶好还是出一半价钱买一块擦笔尖的布头，放勤恳些，去用用它。”

“怎么，如果我们大家都跟您一样勤恳，小忙人儿，我们刚一学会爬就得开始干活儿了。那可就糟糕了！”

“您的意思是说，”这位小人儿回答他，满脸涨得通红，“您的脊背跟腿要糟糕了？”

“不，不，不，”尤金说；他——对他说句公道话——一想起自己是在拿她有病的身体开玩笑，便感到内心震动。“我是说生意要糟糕了，生意要糟糕了。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刚一会使用双手就去找活儿干，那么布娃娃的裁缝们可就没事可干了。”

“有点儿道理，”雷恩小姐回答说。“您的脑袋瓜儿里有时候也还有那么点儿思想。”然后，她变换了口气说：“说起思想来，我的丽齐呀，”她们还象开头一样肩靠肩坐着，“不知为什么，当我在这儿缝呀，缝呀，缝的时候，大热天，一个人，我会闻到

花的香味儿呢。”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说呀，”尤金慢吞吞地说出他的看法——他已经渐渐对这位一家之主感到厌烦了——“您闻到花香是因为您的确闻到了花香。”

“不，我没有，”这个小人儿回答，一只手臂撑在椅子扶手上，并用这只手托住下巴，两眼茫然地向前方望着；“这一带不是个种花儿的地方。这一带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花儿。可是我坐这儿做活儿的时候，我闻到好多好多花儿的香气。我闻到玫瑰花香，香得让我觉着，好象我看见地板上一大堆、一大堆地尽是玫瑰花瓣儿。我闻到散落的花瓣儿的香气，香得让我伸出手——就这样——想要把它们拨弄出瑟瑟的响声来。我闻到树丛里的白色的和粉红色的山楂花，还有各式各样我从来没见过的花。因为我，这辈子，见过的花的确非常少啊。”

“您这些幻想多让人开心啊，亲爱的珍妮！”她的朋友说；一边用眼睛瞟瞟尤金，仿佛想要问他，这些幻想是否为了给这孩子补偿她所丧失的东西才赐予她的。

“丽齐，当我那样幻想着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啊。我听见鸟儿在叫呢！哦！”这个小人儿喊了一声，伸出一只手，眼睛向上望着，“它们叫得多好听呀！”

顷刻间，在她的面容上和动作中，有着某种很激动、很美丽的东西。然后她又若有所思，下巴颏儿重新落在那只手掌上。

“我敢说我的鸟儿的歌声比别的鸟儿更好听，我的花的香味比别的花儿更芬芳。因为，当我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听她的口气似乎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我每天清早看见的那些孩子们，跟我从来所见过的孩子们都大不相同。他们不象我；他们不

是垂头丧气的、愁眉苦脸的、破衣烂衫的，或者筋疲力尽的；他们从来也不受苦。他们不象我们邻居家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从来不尖声吵闹，惹得我浑身打哆嗦；他们也从来都不做怪样儿来捉弄我。再说，他们有那么多啊！全都穿着白衣裳，边上镶着些亮闪闪的东西，他们头上戴的帽子我是那么熟悉，我学着做给布娃娃戴，可是老做不来。他们总是排成亮闪闪的斜斜的一大排向我飞下来，嘴里一块儿说着：'这个受苦的人儿呀！这个受苦的人儿呀！'我告诉他们我是谁，他们就回答：'来跟我们一块儿玩呀！'我就说：'我从来也不玩啊！我不能玩啊！'他们就从四面向我跑来，把我抬起来，把我轻轻举起来。我就感到一阵子美极了的自在和安逸，直到他们把我放下来，一块儿说：'忍耐点儿，我们会再来的。'每当他们又飞来的时候，我总是不等看见那长长的亮亮的一排，就知道他们来了，因为我先听见了他们老远老远在问：'这个受苦的人儿是谁呀！这个受苦的人儿是谁呀！'我也总是喊：'啊，天国的幸福的孩子们，这是可怜的我啊，怜悯我吧。把我抬起来，把我抬起来吧！'"

当她这样一件件回味着的时候，她的手也一点点儿地向上举起了，刚才那种心醉神迷的表情又出现了，于是她变得非常美丽。她静静地这样停顿了一会儿，脸上挂着留神倾听似的微笑，这才向四边望望，恢复了知觉，清醒过来。

"您会想我是个多么可怜而又可笑的东西吧；是吗，瑞伯恩先生？看样子您一定是很厌烦我了。不过，今天是星期六夜晚，我不耽搁您了。"

"雷恩小姐，这就是说，"尤金说，非常愿意借这个话头，"您希望我走罗？"

"是呀，今天是星期六夜晚，"她回答说，"我的孩子要回来了。

我家孩子是个讨人嫌的坏孩子，我得狠狠骂他一顿。我希望您顶好别看见我家的孩子。"

"一个布娃娃吗？"尤金说，他不懂什么意思，等待解释。

然而当丽齐只是用她的嘴唇轻轻一动，吐出"她父亲"这几个字的时候，他就没再拖延了。他马上告辞出来。在街的拐角上，他停下来再点燃一支雪茄，也可能停下来是为了问问自己还打算干点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回答则是含糊的和模棱两可的。一个对自己的行为如此漫不经心的人，怎么会知道他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呢！

在他转身走开的时候，一个人跌跌撞撞地碰到他身上，咕咕哝哝说了点酒后昏乱的道歉话。尤金在这人身后望去，瞧见他走进了自己刚刚走出的那扇门。

这人刚一跌跌撞撞跨进房门，丽齐马上立起身来走开了。

"别走呀，赫克萨姆小姐，"他态度谦恭地说，口齿不清，并且言语困难。"别从一个身子骨儿全垮了的苦命人身边逃掉呀。让可怜的病人也荣幸地跟您一块儿待会儿呀。这不——不传染呀。"

丽齐喃喃地说，她回自己的屋里有点儿事情，就上楼去了。

"我的珍妮好吗？"这个人怯生生地说。"我的珍妮·雷恩好吗，天下顶好的孩子，一个肝肠寸断的病人的最最心爱的孩子。"

对这番问候，一家之主并不予理睬，只伸出一只手臂做出发布命令的姿态，严厉地说："去你的！到你的角落里去！马上到你的角落里去！"



一家之主和坏孩子

这可怜的人儿做出一副似乎想要作点争辩的神气；但又不敢反抗一家之主，便转了念头，走过去，坐在一只特备的耻辱凳上。

“噢——！”一家之主大喊一声，一边用她小小的手指头指指戳戳地说：“你这个坏蛋老小孩！噢——，你这个淘气的、捣蛋的坏家伙！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发抖的人，从头到脚都神魂颠倒和脱了关节，把两只手向前微微摊开，象在求和讨好。眼睛里挂着的可怜巴巴的泪珠滚落在他红一块白一块的面颊上，使面颊变得更脏。肿胀的铅灰色的嘴唇抖动着，发出自觉羞愧的嘀咕声，整个这个极不雅观的、衣衫褴褛的、毁掉的人，从脚下一双破鞋到头上那早衰的稀疏的白发，都是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他对于这种父女地位的极端颠倒，毫无任何值得称之为感觉的感觉，而只是苦苦地好言劝说，以求免掉一顿臭骂。

“我知道你的那套鬼把戏跟你的做派，”雷恩小姐喊着说，“我知道你上哪儿去过！”（这一点的确毋须辨别就可以发现）。“噢，你这个丢丑现眼的老东西！”

这人连呼吸都是一副可鄙相，只见他吃力地、格格作响地干着这件事，象一座机件不灵的钟一样。

“从早到晚地臭做、臭做、臭做，”一家之主继续说。“就是为了这个！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加重语气说出来的“什么”之中，有点什么东西荒谬地让这人感到害怕。每当一家之主使足劲头要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甚至一当他看出这两个字就要吐出口来的时候——他便一蹶不振、彻底垮掉了。

“我但愿人家把你捉进去，关起来，”一家之主说，“我但愿你

让人家给塞进牢房里和黑洞里，让老鼠、蜘蛛和蟑螂在你身上爬。我知道那些人的鬼把戏跟做派，他们会让你美美儿地开开心的。你难道不觉着害臊？”

“害臊的，我亲爱的，”这位父亲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一家之主说，一边使劲凑足气力和精神准备再说出那个加重语气的词，“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把他吓得要命。

“情况由不得我啦！”那可怜的家伙就只能这样为自己哀求开脱。

“要是你这么说，我也要来给你个情况，让你由不得自己啦，”一家之主驳斥他，言下非常之气愤。“我要把你交给警察，罚你五先令，你拿不出，我也不替你拿，人家就把你流放一辈子。你喜欢流放一辈子吧？”

“不喜欢呀。可怜的垮掉了的病人哟。给人添麻烦没多久啦，”这可怜又可嫌的人喊叫着说道。

“得了，得了！”一家之主说，同时一副正经办事儿的样子，用手点着身边的桌子，摇着头，晃动着下巴颏说：“你知道你得怎么办。马上把钱掏出来。”

这个听话的人开始搜查自己的一个个衣袋。

“工资花掉一大堆了，准没错儿！”一家之主说。“放这儿！剩下多少全放这儿！一个子儿也不许留下！”

他从他破破烂烂的衣袋里搜集钱币；想着这个袋里有，可又没掏着；没想着那个袋里有，就放过不掏；好象还应该有个口袋似的，摸的地方却没发现个口袋，他真是作难啊！

“就这么些？”一家之主在追问，这时桌子上已经乱七八糟地放了一堆便士和先令。

“再也没有了，”他这样悔恨地回答，同时配合着摇摇头。

“让我检查。你知道你该怎么办，把口袋都翻出来，翻好别动！”一家之主大声喊着说。

他服从了。要说有什么能让他比先前显得更加不堪、更加令人啼笑皆非，那就是他此刻这副尊容了。

“这儿只有七先令八个半便士！”雷恩小姐把这堆钱理过以后说。“噢，你这个老浪荡子！好吧，你就饿死去吧。”

“不啊，可别让我饿死呀，”他啜泣着恳求。

“要是按你应该受的来对待你，”雷恩小姐说，“那就得用烤肉叉子喂猫的办法来喂你；你只能吃叉子，等猫吃剩下的肉再让你吃。就这么着，睡觉去。”

当他磕磕绊绊从房间里出来去执行命令的时候，他再一次摊开两只手恳求说：“情况由不得我哟——”

“睡你的觉去！”雷恩小姐打断他的话，大声说道。“别跟我讲话。我不会原谅你的。马上睡觉去！”

眼看又要来一个加重语气的“什么”了，他尊命离去，借此躲过了它，只听见他沉重地拖着脚在楼上走动，关了房门，上了床。过了一小会儿，丽齐就下楼了。

“咱们吃晚饭好吗，亲爱的珍妮？”

“啊！老天爷保佑我们，救救我们，我们是需要吃点东西维持生命了，”珍妮小姐回答说，一边耸了耸肩膀。

丽齐把一块台布铺在那只小工作台上（对于这位一家之主，它比一张普通的餐桌要方便得多），并且摆上她们吃惯了的简单的食物，又给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子。

“吃饭吧！你还在想什么，珍妮，心爱的？”

“我在想，”她从一阵深沉的思索中醒过来回答说，“要是他

真的变成个酒鬼了，我该拿他怎么办？”

“哦，他不会的，”丽齐说。“你要事先操心防备着。”

“我是要事先操心防备的，可他会骗我的。啊，我亲爱的，所有会耍那种鬼把戏和做派的人都会骗人的！”她把她小小的拳头用力挥舞着。“要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想我会干什么。等他睡着了，我把一只调羹烧得滚烫，并且在锅子里烧好滚热冒泡的东西，并且趁它嗞嗞叫的时候盛出来，并且用另一只手掰开他的嘴，——或许他睡着了嘴就张开着——并且就把滚热的东西灌进他喉咙里，烫得他满嘴大泡，呛死他。”

“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做这种可怕的事情的，”丽齐说。

“我不会？好吧；也许我不会。可是我真想做啊！”

“我也肯定知道你不想做的。”

“想都不想吗？好吧，你总归是知道得顶多的。只是没象我一样，成天过这种日子——你的脊背没毛病，你的腿也不奇形怪状哟。”

她俩吃着晚饭，丽齐想要使她回复到原先那种更为轻松快活的心情。但是，那魅力失效了。一家之主是一个充满悲惨的羞耻与烦乱的家庭的主人，这家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正睡着那个卑劣的人，他的粗卑的行径和他的堕落甚至于使他无辜的睡眠都受到感染。这布娃娃的女裁缝变成一个小小的古怪的泼妇了；她变成了一个人世上老于世故的泼妇；一个现实中的讲求实际的泼妇。

可怜的布娃娃裁缝啊！有多少回，那双本来应该扶持她长大成人的手在拖她向下堕落，有多少回，当她在漫无尽头的旅程上迷失道路，寻求引导的时候，却被如此引入歧途！可怜的、可怜的布娃娃的小裁缝啊！

第三章

一件工作

在一个明朗的日子里，布列坦尼亚①兀自静坐，沉思默想（或许那姿态就跟铜质钱币上所描绘的她一个模样），突然发现，她需要维尼林来当个议员。她想到，维尼林是一位"代表性人物"——这一点在今天是毋庸置疑的——女皇陛下的忠实的下议院里没有他总会是美中不足的，于是，布列坦尼亚便向一位她所熟悉的法律界人士提出，说假如维尼林愿意"破费"五千英镑的话，他可以在他的姓名之后加上两个字母②，每个两千五，是极其便宜的价钱。在布列坦尼亚和那位法律界人士之间显然取得谅解，任何人也不会占有这五千英镑，不过它既经破费，则将由于神奇变化与魔法妖术而不知去向。

这位法律界人士在布列坦尼亚的信托下，径直从这位女士身边来到维尼林处，受命办理此事，维尼林声称他不胜荣幸，然而请求给予些微的考虑时间，以便确知"他的朋友们是否会团结在他的周围"。他说，际此重大关键时刻，他首先应该弄清"他的朋友们是否会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位法律界人士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不能应允过多的时间，因为该女士颇有些认为，她知道还有某人准备破费六千英镑呢；不过他说，他愿意给维尼林四个小时。

于是维尼林对维尼林太太说，“我们必须工作，”马上他便冲进一辆双轮双座马车。维尼林太太也毫不迟疑，把娃娃往保姆怀里一塞；用她那鹰爪似的两只手按住额头，把头脑中颤动着的智力整理就绪；便吩咐套车；她神志慌乱而又忠心耿耿，有些儿象是奥菲丽娅③，也有些儿象是随便哪位古代的能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女性，口中不停地重复那句话：“我们必须工作。”

维尼林好象是滑铁卢战场上的救护队一样，命令他的车夫在街头横冲直撞，发疯似地向杜克大街圣詹姆士广场驶去。他在那儿发现特威姆娄正在他的寓所里，刚刚被一位神秘的艺术家用几只鸡蛋黄在他的头发上做了些什么事情④。这一程序要求特威姆娄在应用它之后的两小时内，让头发笔直竖起，使它慢慢儿吹干，他的这种状态非常适合于接受一件惊人的消息；那副容貌，既象渔市街大厦上的塑像，也象普里亚姆国王⑤在某次失火时的姿态，这是古典作品中描写得干净利落的一个场面，读者对之是并非毫无所知的。

“我亲爱的特威姆娄，”维尼林说，抓住他的两只手，“作为我最亲爱的和最老的朋友——”

（“如此说来，关于这一点往后不会再有疑问罗，”特威姆娄心想，“我是最老的朋友！”）

“——您认为您的表兄斯尼格斯沃斯勋爵肯在我的委员会里挂个名吗？我不敢要求勋爵大人亲自参加；我只要求他挂个名。您想他会肯为我挂个名吗？”

---

① 布列坦尼亚（Britannia）即英国，这一名称常用于诗歌中。

② 指M.P.两个字母，意为“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

③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为情人终于牺牲生命的女主人公。

④ 当时欧洲人认为用鸡蛋黄洗头发，可以去垢。

⑤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城的最后一个国王。

特威姆娄的情绪突然低落了，他回答说："我想他不会。"

"我的政见嘛，"维尼林说，而以前他并不曾知道自己有任何政见，"跟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政见是一致的，所以，从对公众的感情上和为公众服务的原则上来说，也许斯尼格斯沃斯勋爵会肯为我挂个名的吧。"

"可能是如此，"特威姆娄说；"然而——"说着便茫然不知所措地搔搔头皮，竟忘记了鸡蛋黄的事情了，这个动作提醒他，他的头发是如何在竖立着，使他更觉狼狈。

"作为亲密的老朋友，"维尼林接着说，"咱俩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毫无保留；请您答应我，假如我要求您为我办点什么而您又不喜欢办或者觉得稍微有点儿难办，就请您对我直说。"

这一点特威姆娄欣然同意，他在表情上处处显出他是打心底里愿意遵守这项诺言的。

"您是否会反对给斯尼格斯沃斯别墅写封信，请求斯尼格斯沃斯勋爵帮个忙呢？当然，如果蒙他允诺，我知道这全是靠您才能办到的；而您这方面，可以对斯尼格斯沃斯勋爵完全从公众利益这一点上来谈的。您对此有异议吗？"

特威姆娄一手摸着额头说："您让我答应您有话直说的。"

"我说过，我亲爱的特威姆娄。"

"您还要求我信守这项诺言。"

"我要求过的，我亲爱的特威姆娄。"

"那么从总的方面说，——请注意我的话，"特威姆娄的态度非常微妙，仿佛是，如果说事情不从总的方面说的话，他就会马上照办——"从总的方面说，我必须请您同意我不给斯尼格斯沃斯勋爵写任何信件。"

"上帝祝福您，上帝祝福您！"维尼林说；他感到大失所望，然

而却再一次紧握他的两只手，显得特别地热情。

可怜的特威姆娄不肯写封信去打扰他尊贵的表兄（这位老爷因为痛风病脾气不好）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他从这位尊贵的表兄那里领取一份他赖以维生的小小的年金，却也是如常言所谓得来不易的；当他去斯尼格斯沃斯别墅作客时，他被置于一种类似军法管制的情况下；命令他必须把帽子挂在一只指定的木钉上，必须坐一只指定的椅子，只能对指定的人说指定的话题，并且做一些照例指定的事；诸如对陈设出来以示炫耀的家族图画（还说不上是画像）大声赞美几句，以及除非特意邀请之外，不得与他人共饮家藏的上等美酒之类。

"不过，有一件事我能够为您办到，"特威姆娄说；"那就是，我也来为您工作。"

维尼林再次求上帝祝福他。

"我要走了，"特威姆娄说，情绪渐渐激动起来，"到俱乐部去；——咱们来看看；现在几点钟？"

"十一点差二十分。"

"我要，"特威姆娄说，"在十二点差十分之前到达俱乐部，在那儿守一整天不离开。"

维尼林感到，他的朋友们是团结在他的周围的，于是他说道："感谢您，感谢您。我早知道您是靠得住的。我刚才离开家上您这儿来的时候对阿纳斯塔蒂娅说过——您应该是在这个对我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朋友，我亲爱的特威姆娄——我对阿纳斯塔蒂娅说过，'我们必须工作。'"

"您干得对，您干得对，"特威姆娄回答说。"请您告诉我，她也在工作吧？"

"她也在工作，"维尼林说。

"好哇！"特威姆娄大声喊起来，他确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小小的绅士。"一个女人的手腕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呢。有女性站在我们这一边，就等于一切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是您还没有告诉我，"维尼林说，"您对我参加议会有什么想法？"

"我想，"特威姆娄感情洋溢地回答说，"那是伦敦最好的一家俱乐部了。"

维尼林再次请上帝祝福他，便冲下楼去，一头撞进他的双座轻便马车里，命令车夫对大街上的英国人横冲直撞，径直杀奔商业区而去。

同时，特威姆娄的情绪渐渐激动起来，他尽力把他的头发压服下去，——还是压得很不好，因为，自从涂过那些粘糊糊的玩艺儿以后，它们变得很不安分了，而且外表上还留有一层类似蛋糕般的东西——他按时赶到俱乐部去。在俱乐部里，他当即占据一扇大窗下的一处座位，搞到纸和笔，以及所有的报纸，把自己安顿下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让佩尔·麦尔大街①满怀敬意地对他凝望。偶尔，当进来一个人对他点点头，特威姆娄便说："您认识维尼林吗？"这人说："不认识；俱乐部的会员吗？"特威姆娄说："是的。当上袖珍选区②的议员啦。"这人说，"啊！但愿他会发觉值得花这笔钱！"打个呵欠，便晃晃悠悠走掉了。到六点钟之前，特威姆娄开始说服自己相信，他已经的的确确工作得筋疲力尽了，并且心想，当初没有学成一个专门从事活动议员的代理人，真是件非常值得遗憾的事情。

---

① 佩尔·麦尔，当时伦敦一条高级商店集中的大街。

② 袖珍选区，指当时一些有权选举议员的最小的选区，选票往往为某些人用金钱贿买。

维尼林从特威姆娄家出来，赶到了波茨纳普办公的地方。发现波茨纳普站在那儿读报纸，正打算发表一通演说，因为他惊奇地发现：原来意大利不是英国。维尼林恭恭敬敬地请求波茨纳普原谅他打断了他的思路，使他不能发表出他那滔滔不绝的聪明的空论，并向他报告了正在进行着的事情。他对波茨纳普说，他和他的政见是一致的。他让波茨纳普了解到：他——维尼林——是在他——波茨纳普——的熏陶下才形成自己的政见的。他恳切地希望知道，波茨纳普是否“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

波茨纳普面带几分严厉地说：“首先，我说，维尼林，你是要听我的意见吗？”

维尼林结结巴巴地说，作为一位如此之长久、又如此之亲密的朋友——

“是的，是的，这些话都非常好，”波茨纳普说，“但是您是已经下定决心按袖珍选区所定的条件接受议员提名呢，还是想听听我的看法再决定取舍呢？”

维尼林再次说，他由衷的愿望和心灵的渴求是，希望波茨纳普团结在他的周围。

“那么，坦白对您讲，维尼林，”波茨纳普皱起眉头说，“您会从我自己并非议员这点推想出，我是把议会不当回事的吧？”

怎么，维尼林当然知道这一点！维尼林当然知道，假如波茨纳普愿意当个议员的话，他准能当上，只要——用那些轻率的和没头脑的人的话来说——一眨眼儿工夫。

“议员不值得我去当，”波茨纳普说下去，变得心平气和得多了，“就我的地位而言，这种事毫无意义。但是我并无意使他人以我为法，情况不同嘛。您觉得这个值得您去干，对您的地位来说意义是重大，是这样吗？”

维尼林认为确乎如此，但永远必须有一个条件他才肯这样认为，那就是波茨纳普要团结在他的周围。

“那么您不是来听我的意见决定取舍罗，”波茨纳普说。“好吧。那么我就不对您表示我的看法了。但是您的确要我帮忙。好吧。那么我愿意为您工作。”

维尼林当即求上帝祝福他，并且告知，特威姆娄已经投入了工作。波茨纳普对于竟然有人已经开始工作并不甚赞赏，——他认为这颇有些儿近于放肆——不过既然是特威姆娄，也就罢了，他说，他是个各方面关系还不算差的老娘们儿，不会坏事儿的。

“我今天没什么十分要紧的事要办，”波茨纳普又说道，“我去见几个颇有影响的人。我有个饭局，不过我可以让波茨纳普太太去，自己脱出身来去走走，我八点钟跟您一同进餐。重要的是，我们得就进展情况互通消息和交换意见。啊，我想想看。您必须找几个积极肯干的人，有绅士风度的，去四处走动。”

维尼林稍加思索之后，想起了布茨和布鲁尔。

“是我在您府上见过的那两位吧，”波茨纳普说。“行。他们可以干得好的。给他们每人派一辆车，以便走动。”

维尼林当即表示，拥有一位能给以如此高明的事务性建议的朋友，他感到何等幸运，而且他也的确是非常高兴，因为这个让布茨和布鲁尔二人去四处走动的主意，是一个有竞选气派的主意，让人看起来确是象煞有介事。离开波茨纳普，他轻车快马，闯进布茨和布鲁尔家里，这两位当即飞步奔入车中，向不同方向驶去，可见也是热情地团结在他的周围的。于是维尼林便向布列坦尼亚所信任的那位法律界人士处赶去，与他一同处理一些微妙的事务，并发表一封致选区独立选民书，宣称他即将来到他们中间接受投票，恰似一位海员返回童年时代的故乡一般。这

句话说得其妙无比，因为他这辈子就压根儿没上该地区去过，甚至此刻也不很清楚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维尼林太太在这繁忙的几小时里也并未闲着。车驾刚一齐备，她便也一切齐备，马上登车出发，吩咐一句："蒂平斯夫人府上。"那位迷人的人儿住在贝尔格来维亚区① 边沿一家女人紧身胸衣店的楼上，底层橱窗里有一个跟活人一样尺寸的模特儿，模样极为标致，穿条天蓝色衬裙，一条束腹带正捏在手里，回转头来望着路上的行人，显出一种天真无邪的惊惶。难怪她会惊惶，原来她发现自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穿衣理装。

蒂平斯夫人在家吗？蒂平斯夫人在家，房间里光线很暗，而她的脊背正美妙地转向亮处（恰和底层橱窗里那位夫人一个样，虽然原因各异）。蒂平斯夫人大为惊惶，这么早——这位标致的人儿说是半夜三更地——便见到了她亲爱的维尼林太太，在这种感情影响下，连她的眼皮几乎都抬了起来。

维尼林太太对她语无伦次地提起，维尼林如何被提名竞选议员；当此时刻，如何需要团结一致；维尼林如何说到，"我们必须工作；"她身为妻子和母亲，如何前来恳请蒂平斯夫人参与工作；她的马车如何供蒂平斯夫人随意差遣，以便工作；她，这辆据云是崭新的漂亮马车的所有者，将如何安步当车地走回家去——即使走破脚底血染街衢也在所不惜，工作（她没有说明是怎样的工作），一直工作到鞠躬尽瘁，在小娃娃身边倒地而死为止。

"我的亲爱的，"蒂平斯夫人说，"放心吧；我们会把他搞进去的。"于是蒂平斯夫人便当真工作起来，也让维尼林家拉车的马工作起来；因为她成天都在那里马不停蹄地奔跑，拜访每一个她

① 伦敦的商人住宅区。

所认识的人，使她那引人入胜的才能和她那一把绿扇子的功用得到尽情的发挥，嘴里则格格不停地说：我的宝贝儿，您怎样想的？您以为我是个什么角色？您绝对猜不到啊。我在权充一位竞选事务代理人呢。到底竞选什么地方的议员？一个袖珍选区呀。为什么您来干这个？因为我的一位最最亲密的朋友买下了这个选区呀。我的最最亲密的朋友是哪个？是一位名叫维尼林的人。不能忘了他的夫人呀，那是我的另一位最最亲爱的朋友；然而，说真的，我还忘了他们的小娃娃呢，那是我又一位最最亲爱的朋友。我们上演这出小小的闹剧来装装门面，难道还不够有趣儿的！再说，我的宝贝孩子呀，逗乐儿的是，没人知道维尼林这家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家一幢房子呀，是从阿拉伯神话的妖怪故事里来的，他家摆出的筵席呀，是《天方夜谭》里来的。您好奇了，想见见这家人，是吗，我亲爱的，嗨，您会认识他们的。上他家吃顿饭去。他们不会让您感到厌烦的，嗨，瞧是些怎么样的人来欢迎您吧。咱们去开个会，是自己人的晚会，我担保他们一分钟也不会来干扰您。您可真得去瞧瞧他家的金骆驼和银骆驼。我把他家的餐桌叫做骆驼队呢。千万来跟我们的维尼林一家共进一顿午餐吧，我的维尼林一家，归我独自占有的一家，我在世界上最最亲爱的朋友们！而首要的是，我亲爱的，您可一定得答应，袖珍选区投票的时候，您得投他一票哟，关心关心哟，让大家都只投票选他一个人；因为我们可不能在这种事情上花费分文；我亲爱的，我们只能同意由那些廉洁奉公的——您叫他们什么来着？——那些自愿投票什么人来推举才行。

说来，迷人的蒂平斯所领会到的这种观点：认为上述工作和团结等等只是装装门面，可能有几分道理，不过也不尽然。这种

乘马车的和两条腿的"走动"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打算发挥的作用——反正是一回事情——比漂亮的蒂平斯所能了解的要多得多。仅仅如此乘马车和用两条腿"走动"一番，已经造成了许多广泛的、似曾相识的名声。这种办法在议会事务上特别流行。不管您是打算选进一个人，或是选掉一个人，或是胜过一个人，或是支持修一条铁路，或者搞垮修一条铁路的计划，或是其他任何事情，再也没有比这种十万火急地四下走动一番更为公认有效的办法了——总之，再也没有比乘马车或是用两条腿走动走动更为有效的办法了。

大概是这套道理正在风行的缘故吧，确信自己在卖力工作的远不止特威姆娄一个人，他被波茨纳普占了上风，而波茨纳普又被布茨和布鲁尔占了上风。八点钟，当全体卖力工作的人士集合在维尼林家用餐时，毋须吩咐便知，布茨和布鲁尔专用的两部马车切不可离开大门口，必须从最近便的马房里提儿桶水来，当场冲洗一下马蹄子，以便布茨与布鲁尔二位可以一有急需，立即动身。这两位敏捷的使者要求分析化学家留意，他们的帽子要放在能一声招呼，马上到手的地方。他们吃饭（他们确也饱餐了一顿）的神气，恰象两位负责一部救火车的消防队员，随时准备有某处漫天大火的消息传来。

维尼林太太在开饭时有气无力地说，如果必须这样干上好些天，她可有些吃不消。

"如果是必须这样干上好些天，咱们大家都会吃不消的，"波茨纳普说，"但是我们一定要送他进去！"

"我们一定要送他进去！"蒂平斯夫人说，一边嬉耍地挥舞着她的绿扇子。"维尼林万岁！"

"我们一定要送他进去！"特威姆娄说。

"我们一定要送他进去!"布茨和布鲁尔说。

严格说来，也确实很难指出有什么原因让他们不该送他进议会去，袖珍选区的小小的交易已经做好，不存在反对他当选的问题。然而，大家一致认为，他们必须"工作"到底，如果他们不工作，就会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事情。同样大家也一致认为，他们已以身负重任，累得精疲力竭，必须增强实力，以待从事新的工作，因而需要维尼林家的酒窖给以一种特殊的补充。于是，分析化学家得到吩咐，要把他存货中的精华的精华提供出来，其结果是要大家这时说清楚一句"团结干"之类的话，都很有些困难了；蒂平斯夫人兴致勃勃地谆谆教诲，必须在他们亲爱的维尼林身边"团结站"，波茨纳普则主张要在他的四周"团结唤"，布茨和布鲁尔二人宣称，他们打算在他周围"团结转"；而维尼林则十分激动地感谢所有的忠实的朋友们，对他的站、唤、转。

际此心情振奋之时，布鲁尔想出一个念头来，对于这个日子来说，这真是个妙不可言的主意啊。他看了看怀表，说(那样子很象盖伊·福克斯①)他现在要到众议院去走一遭，看看情况如何。

"我在议会走廊里待上个把钟头，"布鲁尔说，脸上作出一种非常神秘的表情，"假如情况好，我就不回这儿来了，不过明晨九点我要用车。"

"您干得不能再好了，"波茨纳普说。

维尼林对此项最新的效劳表示不胜感激。泪珠儿充盈在维尼林太太一双情深意浓的眼睛里。布茨显露出嫉妒来，他失利了，被认为是个脑袋瓜子次一等的人。他们全体拥向大门口给布鲁尔送行。布鲁尔对他的车夫说："喂，你的牲口劲头儿足不足？"

---

① 参见第238页注①。

说时，用眼睛明察秋毫地把马儿打量一番。车夫说，他的马儿有劲头，好似一块奶油。“那就直奔众议院吧。”布鲁尔说。车夫缰绳抖起，布鲁尔一跃而入，车轮动时，全体向他告别，波茨纳普先生说，“记住我的话，老兄。这人有两下子；这人会有出息的。”

维尼林应该去给袖珍选区的选民们简练而且恰如其分地结结巴巴发表一篇演说了，陪他乘火车去那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的，只有波茨纳普和特威姆娄两人。那位司法界人士立在袖珍选区所在的小火车站上，坐一辆敞篷马车，车上贴着一张印就的“万岁！”字样的招贴，仿佛车厢是一面墙壁似的；他们招摇过市，穿过龇牙咧嘴的市民，向前驶去，一直奔向一幢小小的摇摇欲坠的、用支架斜撑着的镇公所门前，支架上挂有一些洋葱头和鞋带之类的东西。据这位司法界人士说，这就是市场所在；维尼林便从这幢大厦的前窗口，向洗耳恭听的大地发表他的演说。当他们刚一除帽，波茨纳普按照他和维尼林太太事先的约定，便立即打电报给这位妻子和母亲：“开始。”

维尼林在演说中通常会有的那些死胡同里迷失了路途，于是波茨纳普和特威姆娄便大声喊叫：“听呀，听呀！”有时，遇见一些非常倒霉的死胡同，他怎么也没法退转身子走出来。他们便“听——呀——！听——呀——！”地以一种滑稽而坚定的信念喊起来，仿佛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使他们获得一种极其愉快的感受。然而，维尼林有两点讲得非常之好；他讲得实在是好，因此，人们认为，这定是受了那位受布列坦尼亚委托的司法界人士的暗示，他们曾在楼梯上短暂地交谈过几句。

第一点是这样：维尼林新颖别致地拿国家与轮船作比，他中肯地把这只轮船称为国家之舰，而把大臣称为开船的舵手。维尼林原是想让袖珍选区的选民们知道，立在他右侧的朋友（波茨纳

普)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因而他说:“所以,先生们,假如国家之舰的船骨不牢,掌舵的人缺乏本领,那些伟大的航海保险家们,那些世界出名的富商巨贾会肯为它投资保险吗?先生们?他们肯为它签字担保吗?他们甘心为它冒风险吗?他们会对它抱有信心吗?先生们,我右边这位尊贵的朋友,在那伟大的和极受尊敬的阶级中,他是最伟大、最受尊敬的人士当中的一员,假如我向他提出要求,他一定会回答说:不!”

第二点是这样:特威姆娄是斯尼格斯沃斯勋爵的亲戚,这个有力的事实必须抛出来。维尼林假设公共事务中发生一种情况,其实是一种绝无任何存在可能性的情况(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他所描绘的画面是他自己以及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理解的),并据此推论下去。“我说,它一定会令人齿冷,一定会受到指责。假如我向贵镇——啊不,我得涉及我本人,说我们镇——上任何一位尊贵而明达的店主先生提出这样一个纲领——他会怎样回答?他准会回答说:‘滚它的蛋!’他准会这么回答,先生们。他出于诚实的义愤一定会回答说,‘滚它的蛋!’但是,假使我在社会的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假使我把我左边这位朋友的胳臂肘儿一挎,跟他一道穿过他家族那世代相传的树林,漫步在斯尼格斯沃斯别墅的桦树浓荫下,走向那高贵的大厦,越过那庭院,进入大门,走上楼梯,并且,经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屋,终于发现自己出现在我朋友的近亲、威严的斯尼格斯沃斯爵爷面前。再假使我向这位年高德劭的勋爵大人说:‘我的爵爷啊,我蒙您近亲——就是我左边这位朋友——引荐,前来拜会大人,向大人提出这个纲领;’爵爷会怎么回答呢?我说,他准会回答说:‘滚它的蛋!’他准会这么回答,先生们。‘滚它的蛋!’他在情绪激昂的时刻,会不自觉地使用和我们镇上那位尊贵而明达的店主先

生所使用的完全同样的语言，我左边这位朋友的这位既近又亲的亲戚一定会愤怒地回答说：'滚它的蛋！'"

维尼林以他这段最后的成功的演说结束了演讲。波茨纳普致电维尼林太太："结束。"

然后，在旅馆中与那位司法界人士共进午餐，然后一切依次进行，任命，宣布。最后波茨纳普先生致电维尼林太太："我们已送他进去。"

当他们返回维尼林家的厅堂时，正有另一场盛大的酒宴等候他们。蒂平斯夫人在等候他们，布茨和布鲁尔在等候他们。席间每一个人都谦虚地自称，是他独自一个人"送他进去"的，不过总的说来，大家一致承认，布鲁尔那天晚上去议会探听情况的一着，是最高明的一着。

在这天晚宴过程中，维尼林太太还有一段动人的小小的插曲。维尼林太太是惯于表现得眼泪汪汪的，在她新近的激动之后尤其倾向于如此。在她与蒂平斯夫人一同退席之前，她以一副委婉动人而且弱不禁风的姿态说：

"我知道，你们都会觉得我在说傻话，可是我非得说不可。在选举的头天晚上，我坐在娃娃身边，娃娃睡得真不安心呢。"

分析化学家在一旁阴沉沉地观望，他恨不能说一句："放屁"，并从此不干这差事，不过他压下了自己凶猛的冲动，没让它发作。

"有一小会儿娃娃简直象抽筋一样，过后，就两只小手儿蜷曲着扣在一起，微微地笑了。"

维尼林太太说到这里停下来，波茨纳普认为他义不容辞地要说："我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我问我自己，会不会是，"维尼林太太说，一边向四周张望，



送他进去

寻找她的小手绢儿，“神仙那时候在告诉娃娃说，他爸爸马上要当议员了？”

维尼林太太被这种感情冲激得难以招架了，以致全体起立，给维尼林腾出个地方来，让他好绕过餐桌前去救援，将她扶下筵席，送往内室，她的两只脚在地毯上感人至深地擦过；送她回屋之前，维尼林先生向大家指出，她“工作”得太多，已超过她的力量所能胜任的程度。至于那些神仙们是否提起过五千英镑的事，以及是否小娃娃意见不同等等，席间尚不曾有人细问。

可怜的、瘦小的、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特威姆娄很为此感动，直到大家把他送回到圣詹姆士广场杜克大街马车院楼上的住所里，他还在感动着。不过在家中，坐在沙发上，这位性情温和的绅士突然考虑起一件可怕的事情来，其他一切更为安闲些的考虑便都因此远远抛开。

“老天爷！现在我有时间好好儿想想了，他这些天来，从没跟一个选民见过一次面，直到我跟他一块儿去的时候才头一回遇见！”

他感到苦恼，在屋里来回踱步，一只手贴在前额上，头脑简单的特威姆娄回到沙发前，嘴里呻吟着：

“这个人啊，不逼得我发疯，也会要我的老命哟。这辈子遇见他是太晚了点儿。对付他我可是力有未逮呀！”

第 四 章

有人在给爱神提词儿

用人世间冷冰冰的话来说：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马上便对她和波茨纳普小姐的相识加以利用。用拉姆尔太太的热乎乎的话来说，她和她的甜蜜的乔治娅娜很快便在心坎上、思想上、情感上、灵魂上好得象是一个人。

每当乔治娅娜有可能从波茨纳普家风的奴役下逃开；有可能把那辆奶油色马车上的裹膝毯甩掉，并且站起身来；有可能从她母亲摇摆的幅度之内缩回身来，（打个比方说）没让她可怜的小小的冻僵了的脚趾头给木马压着；她便去找她的朋友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波茨纳普太太竟毫不反对。波茨纳普太太已经习惯于在一些宴席上耳闻那些年高德劭的相面学家，在边用餐边研究他们的学问时，说她是一位“仪表非凡”的女性；她也有这种自觉，作为这样一个人，她身边没有女儿也过得去。而从波茨纳普先生这边来说，当他听人讲到乔治娅娜的去处时，便因拉姆尔太太是处于受惠于他的地位这一点而沾沾自喜。他觉得，这些人既然不能抓住他本人，那么，就应该恭恭敬敬抓住他的披风的折边；他们既然不能在身为太阳的他的荣耀下获得温暖，当然应该不放过他的女儿，这位清淡如水的年轻的月亮，而抓住她苍白的反射的微光，这显然是非常自然的、恰如其分

的和十分得体的事。这件事使他对拉姆尔夫妇待人处世的审慎有度有了较好的印象，而从前他还没有这种印象，因为他从这里看出，他们懂得和他结识的价值。于是，乔治娅娜去找她的朋友，而波茨纳普则和波茨纳普太太手挽着手去赴宴、赴宴、再赴宴；他把自己的一颗顽固不化的脑袋安置在他的老式领带和衬衫硬领中间，真好象他是在为了对自己表示敬意而用排箫吹奏着一支凯旋进行曲，瞧，无往而不胜的波茨纳普驾到！喇叭吹起来！大鼓擂起来！

波茨纳普先生的性格中有一个特征（这种特征一般也在波茨纳普家风的各个方面以某一种形态表现出来），那就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任何一位朋友或相识流露出一点儿不逊的暗示。遇见这种情况，他便会仿佛在说："你怎么胆敢如此？""你是什么意思？这人是我许可的，这人有我发给的执照。你打击这人就是打击我，打击伟大的波茨纳普。这并非说，我特别关心这人的尊严，而是说，我极其特别地关心波茨纳普的尊严。"因此有谁竟敢当他的面怀疑拉姆尔夫妇的可靠性，他便会非常气愤。也不曾有人如此怀疑过，因为议员维尼林一向是一位可以证明这对夫妇是非常富有的权威人士，而且他大约也是相信的。他的确可以相信，如果他高兴的话，因为他对此反正毫无所知。

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在皮卡德里广场萨克维尔大街的寓所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他们对朋友说，当拉姆尔先生还是个单身汉的时候，这住处对他是足够了，然而现在却不行了。所以他们老是到一些最好的地段去看一些华丽的高级房产，老是眼看就要租下或是买下一幢了，可又从来也不能成交。而借此，他们为自己传出一种光彩的小小的名声。每当人们看见一幢空关的华贵住所，便会说："给拉姆尔夫妇住正好！"于是就

写信告诉拉姆尔夫妇，拉姆尔夫妇也照例去看看房子；但可惜的是，从来也不能让他们恰好中意。简言之，他们失望了太多次数，于是便开始想，有必要建造一幢华贵的住所。而这下子他们又给自己制造了另一种光彩的名声；不少他们的熟人已经在预先不满意自家的房舍，而羡慕拉姆尔家那幢并不存在的建筑物了。

在萨克维尔大街上那幢住房里，漂亮的摆设和家什堆积如山，遮盖住了楼上那些见不得人的家丑。如果曾经从那些华贵装饰的重负下，悄悄传出一声："我在这儿呢，我见不得人呀！"之类的声音，那只是说给很少几只耳朵听的，而且当然决不是说给波茨纳普小姐听的。波茨纳普小姐特别为之入迷的一点，除开她朋友的优雅风度之外，便是她朋友婚后生活之美满幸福。这是她俩之间经常谈到的话题。

"说真的，"波茨纳普小姐说，"拉姆尔先生象个情人儿一样呢，至少我——我觉得他是这样。"

"乔治娅娜，心爱的！"拉姆尔太太说，举起一根食指来。"您当心点儿！"

"哦，我的天啦！"波茨纳普小姐红着脸惊叫说，"我说了什么话呀！"

"该叫他阿尔福莱德，是吗？"拉姆尔太太提醒说，一边嬉皮笑脸地摇着头。"您再也不许说'拉姆尔先生'了，乔治娅娜。"

"哦，那么，叫阿尔福莱德。幸亏没出更大的漏子。我还在担心，怕我说了什么闯祸的话呢。我在妈面前老是说些不该说的话。"

"在我面前呢，最亲爱的乔治娅娜？"

"不，对您不；您不象我妈。我真希望您是我妈。"

拉姆尔太太向她的朋友送去了一个甜蜜而可爱的微笑，波

茨纳普小姐也尽她所能地用微笑来回报。她们两人正在拉姆尔太太的闺房里用午餐。

"这么说，最亲爱的乔治娅娜，您觉得阿尔福莱德象一个您心目中的情人儿一样罗？"

"我不是那个意思，索福罗尼娅，"乔治娅娜回答说，两只胳臂肘开始往回藏了。"我根本不知道情人该是个什么样子。妈在各个地方领过来折磨我的那些可怕的家伙们，都算不得什么情人。我只是想说，拉——"

"又来了吗，最亲爱的乔治娅娜？"

"想说，阿尔福莱德——"

"这么说就好听多了，心爱的。"

"——是那么爱您。他对您总是那么殷勤周到，温柔体贴。您说，不是吗？"

"的确是的，我亲爱的，"拉姆尔太太说，她脸上掠过一种颇为奇特的表情。"我相信，他爱我跟我爱他一样多。"

"哦，多么幸福美满！"波茨纳普小姐赞叹着。

"但是你可知道，我的乔治娅娜，"拉姆尔太太马上回到方才的话题上，"从您对阿尔福莱德的温柔体贴所表现的热烈反响来看，有着一些令人怀疑的东西呢？"

"老天爷哟，没有，我可没希望什么！"

"难道不可以认为，"拉姆尔太太狡黠地说，"这表示，在我的乔治娅娜的小小的心坎儿里——"

"哦，可别！"波茨纳普小姐涨红着脸恳求她。"求您可别这么说！说真的，索福罗尼娅，我只是在夸奖阿尔福莱德，因为他是您丈夫，又那么疼爱您。"

索福罗尼娅的眼色表示似乎她突然发现了一种颇为新鲜

的东西。而当她一边说话，一边眼睛望着餐盘，眉毛向上挑起时，这发现逐渐转化为一抹冷冷的微笑。

“我的爱，您完全猜错了我的意思。我指的是，我的乔治娅娜的小小的心坎儿里已经在渐渐感到缺少点儿什么了。”

“不，不，不，”乔治娅娜说。“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象那个样子说任何一句话，不管给我多少千万个英镑我也不允许。”

“象什么个样子呀，我的乔治娅娜？”拉姆尔太太问她，仍在冷冷地微笑着，眼睛望着餐盘，眉毛向上挑起。

“您知道怎么个样子，”可怜的娇小的波茨纳普小姐回答说。“如果有谁对我象那个样子说话，我想我一定会又气又羞又恶心的，索福罗尼娅，我一定会神经错乱的！看见你们夫妻俩多么恩爱，这对我就足够了。那是另一回事。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一点儿也受不了。我会央求人家来——来把那个人赶开去，再踩他几脚的。”

啊！阿尔福莱德来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进来，嬉皮笑脸地斜靠在索福罗尼娅的椅背上，当波茨纳普小姐看见他的时候，他正把索福罗尼娅鬈发中的几绺散开的头发当中的一绺放近自己的唇边，并且还从这绺鬈发上向波茨纳普小姐飞送了一个吻。

“什么丈夫呀、恶心呀的，这是怎么回事儿？”迷人的阿尔福莱德问道。

“瞧，常言道，”他的妻子回答，“听人说悄悄，好话听不到；虽然您——不过您来多久了，先生？”

“刚刚到呀，我的宝贝儿。”

“那么我就往下说——不过，假如您早来一两分钟，您就会听见乔治娅娜亲口对您的夸奖了。”

“可那怎么算得上夸奖呢，我确实没想到这是夸奖，”波茨纳普小姐声音颤抖地说。“我是说您对索福罗尼娅那么恩爱。”

“索福罗尼娅！”阿尔福莱德喃喃地说。“我的生命！”说完又吻吻她的手。而她也吻吻他的表链以示回答。

“不过，那个要被赶走再踩上几脚的人不会是我吧，我希望？”阿尔福莱德说，一边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们中间。

“您问乔治娅娜吧，我的心肝，”她妻子回答。

阿尔福莱德姿态动人地向乔治娅娜询问。

“哦，谁也不是呀，”波茨纳普小姐回答，“只是瞎扯扯的。”

“但是假如您一定想知道，我的好打听的宝贝儿，我看您是想知道的，”幸福而快乐的索福罗尼娅微笑着说，“就是任何一个胆敢来追求乔治娅娜的人。”

“索福罗尼娅，我的爱，”拉姆尔先生不同意地说，态度变得严肃了，“您不是认真说的吧？”

“阿尔福莱德，我的爱，”他的妻子回答，“我敢说，乔治娅娜不是认真说的，可我是认真的呀。”

“这真叫做，”拉姆尔先生说，“无巧不成书呀！您相信不相信，我最亲爱的宝贝儿？我上这儿来，正就是要说出一个想追求我们的乔治娅娜的人的名字呢！”

“我当然相信呀，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说，“您的话我全都相信呀。”

“您真可爱啊！您的话我也全都相信呀。”

这些交谈和伴随着它们的频频秋波是多么的愉快！这时候，如果楼上那些暗藏着的家丑趁此机会，比如说，大叫一声：“我在这儿呢，在橱里，我见不得人呀！”那该怎么办？

“我凭我的荣誉担保，亲爱的索福罗尼娅——”

“我知道您的荣誉是多么可贵，我的爱，”她说。

“您知道的，我的心爱的——我担保，我到这间屋里来，就是为了把小弗莱吉贝的名字说出口的。我最亲爱的，您把小弗莱吉贝的事儿说给乔治娅娜听。”

“哦，不，您别讲！求您别讲！”波茨纳普小姐喊着说，用手指头把耳朵塞上。“我宁可不听！”

拉姆尔太太用一种最开心的姿态笑着，把她的乔治娅娜那双毫不抗拒的手从耳朵上挪开，捏在自己的手心里，手臂伸直，两手时而凑拢，时而分开，接着说：

“您一定要知道呀，您这个讨人喜欢的可爱的小傻瓜，从前有一个人，名叫小弗莱吉贝，这个小弗莱吉贝呀，他出身又好，又有钱，有那么两个人认识他，这难分难舍的两个人呀，名字叫做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和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这位小弗莱吉贝呀，有天晚上在剧院里，看见跟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夫妇在一起的有那么一位女主人公，她名叫——”

“不啊，可别说是乔治娅娜·波茨纳普呵！”这位年轻的女士几乎是含着眼泪在恳求她。“求您别这么说。哦，求您，求您，求您说个别的什么人吧！可不是乔治娅娜·波茨纳普啊。哦，别说，别说，可别说啊！”

“不是别人呀，”拉姆尔太太轻盈沾泼地笑着说，充满着情意浓密的奉承，一边把乔治娅娜的手臂象个圆规似的合拢又张开，“正是我的小乔治娅娜·波茨纳普呀。于是这位小弗莱吉贝就去找那位阿尔福莱德·拉姆尔，他说——”

“哦，求——求——您，别说！”乔治娅娜喊着，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她嘴里把这句哀求的话挤压了出来。“我真恨他说出这句话！”

“恨他说出哪句话呀，我的亲爱的？”拉姆尔太太笑着说。

“噢！我不知道他说过些什么，”乔治娅娜发疯似地喊着，“可是反正我恨他说出那句话！”

“我的亲爱的，”拉姆尔太太老是以她最为迷人的方式在笑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只是说，他已经被迷得晕头转向了呀。”

“噢，我该怎么才好呢！”乔治娅娜打断她的话。“噢，我的天啦，他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傻瓜啊！”

“——他还要求我们请他来家吃饭呢，还要求下回四个人一道去看戏呢。所以，他明天就要来吃午饭，还要跟我们一道去看戏。如此而已。只不过，我亲爱的乔治娅娜——看您该怎么想吧！——他可是比您还要害羞不知多少倍，而且比您有生以来怕见的任何一个人更怕见您哟！”

波茨纳普小姐仍然心神激荡，气乎乎地轻轻绞着自己的两只手，但是，一想竟有人会害怕她，便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这下子，索福罗尼娅便借机更加得计地奉承她和引逗她，那位满脸媚态的阿尔福莱德也在奉承她和引逗她，并且向她保证，任何时候，只要她要求由他来动手，他就会把小弗莱吉贝拖出去，还踩上几脚。就这样，大家友好地取得默契，小弗莱吉贝将要来此表示倾慕之意，而乔治娅娜则将要来此接受倾慕之情；于是乔治娅娜心头怀着一种将有那件事情可盼的全新的感受，眼下又从她亲爱的索福罗尼娅这儿得到了许多个亲吻，在一个面带愠色的男仆的六英尺一英寸长的身躯的跟随下，向她父亲的寓所走去（每当她步行回家时，总是要派这一件有这么个尺寸的家具来接她回去的）。

现在只剩这幸福的一对了，拉姆尔太太冲她的丈夫说：

“假如我还了解这个丫头的话，先生，您这套危险的蛊惑手

段已经在她身上产生一些效果了。我认为，对您说来您的虚荣心，比您的计谋更加重要些，所以，我就及时地说起了您所获得的成就。”

他俩面前的墙上有一面镜子，她的眼睛恰巧捉住镜子里映出的他的假笑来，她向镜中反照的人影抛去一个极其轻蔑的目光，镜中人也在镜子里接受了这个目光。接着来到的一瞬间，他们相互静静地对视一眼，仿佛他们——这两位主谋者——与那笔意味深长的交易毫无瓜葛似的。

很可能，拉姆尔太太想给自己的所作所为找点口实，谈起这位可怜的小牺牲品时，便故意用一种刻薄和轻蔑的态度来贬低她。也可能，她并不能完全办到这一点，因为要把别人对自己的信赖拒于千里之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而她明白乔治娅娜是信赖她的。

这幸福的一对之间没有再多谈什么话。或许，阴谋家之间一旦建立起某项谅解之后，大约不是那么特别喜欢重复提起他们所策划的那些目的和条件的。第二天，乔治娅娜来到了；弗莱吉贝也来到了。

这以前，乔治娅娜对这幢屋子和它的常客们已经见识过不少次数了。这幢屋子里有那么一间摆有一张弹子球台的漂亮房间——在底层，凸进一个后天井里——它可能是拉姆尔先生的办公室，或是藏书室，但是却没用这两个名称，而只简单地称作拉姆尔先生的房间，因此，即便比乔治娅娜的头脑更胜一筹的女性的头脑，也很难判断，这个房间的常客们是来寻欢作乐的呢，还是来办正经事的。在这个房间与这些常客之间，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共同点。都是过分地华而不实，过分地粗鄙，过分地散发着雪茄烟气味，而且也都是过分地喜欢马匹；这最后一个特点，

在这个房间里，可以由它的装饰摆设来证明，而在这些人身上，则可以由他们的谈话来证明。步履矫健的骏马，对于所有拉姆尔先生的朋友们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可少不了一匹这样的马，就好象他们少不了他们在一块儿所交接的事务一样。他们总是好象吉普赛人似的，不是时候地或早或晚、匆匆忙忙、断断续续地在那儿交接着那些事务。有一些朋友似乎老是在海峡两边来来往往的，去跑些关于证券交易所，关于希腊货币、西班牙货币、印度货币和墨西哥货币，关于比价、贴水、折扣、七五折和八五折等等的差事。还有些朋友似乎老是在城里商业区出出进进，荡来荡去，无所事事，打听着关于证券交易所，关于希腊货币、西班牙货币、印度货币和墨西哥货币，关于比价、贴水、折扣、七五折和八五折等等的事情。这些人全都是高度兴奋的，夸夸其谈的，而且说不清多么放荡不羁；他们全都吃得很多，喝得很多；他们并且在吃吃喝喝上下注打赌。他们全都在谈着一笔笔的钱数，而且只提数目，钱字则不言而喻；比如说，“四万五，汤姆，”或者“每一份该分两百二十二，乔。”他们似乎是把世界上的人划分为两类；发大财的和赔大本儿的。他们总是来去匆匆，却又似乎没什么确切的事情可做；除了他们当中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往往都是患有气喘病的和嘴唇厚厚的），这几个人一年到头都在教训其他人怎样去搞钱，他们手持金套子的铅笔，指头上戴着巨大的戒指，因此几乎捏不住笔套。最后，这些人全都咒骂他们的车夫，而他们的车夫却都不象别人家的车夫那样恭敬如仪和十全十美；似乎全都有些儿缺乏作为车夫的特征，恰如他们的主人全都缺乏绅士的特征一样。

小弗莱吉贝跟这些人全不相同。小弗莱吉贝的面颊是桃红色的，或者说，他的面颊是一株桃树和它生长其上的一堵通红、

通红的红墙的组合，他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头发黄里透红的、生一双小眼睛的年轻人，他非常之苗条（他的仇人则会说他是又细又长），喜欢对嘴唇上和下巴颏上的胡须之类的东西进行自我审视。当他摸着下巴颏上他急切希望长长些的胡须时，弗莱吉贝的情绪明显地经历着一番波动起伏，这中间要经历从充满信心一直到灰心失望的全部阶梯。有时，他开始一摸，便兴奋地呼喊，"哎呀，到底长长了！"而有时，只见他把头一摇，大失所望，神情沮丧的程度与兴奋时不相上下，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斜倚在壁炉台板边，好象是倚在一只尸灰罐上，罐里盛着他的雄心壮志的灰烬，他那不会抽条发芽的面颊搁在一只无可奈何只得对之信赖的手上，真是一幅苦恼的景象。

而今天弗莱吉贝可不是这个模样。他盛装打扮，一顶高顶礼服大帽子挟在腋下，他对自己的胡须已作过一番满怀希望的自我审视，正在那儿恭候波茨纳普小姐的驾临，一边跟拉姆尔太太聊着家常。他在谈说这类日常闲话时的恭而敬之的滑稽味儿，和他神情气派中的那副别扭相，使得弗莱吉贝的熟朋友们一致（在背后）奉送给了他一个雅号，叫做迷人的弗莱吉贝。

"天气暖和啊，拉姆尔太太，"迷人的弗莱吉贝说。拉姆尔太太觉得天气并不象昨天那么暖和嘛。"或许，是不象，"迷人的弗莱吉贝说，可谓反应迅速，善辨风向，"不过我看明天会热得吃不消呢。"

他又闪出另一个小小的智慧的火花。"今儿个出过门儿吗，拉姆尔太太？"

拉姆尔太太回答说，乘车去兜过一小会儿。

"有些人呀，"迷人的弗莱吉贝说，"就是喜欢兜得太长久，可我总觉着，乘车兜得太久了，是过犹不及呢。"

要不是仆人通报波茨纳普小姐驾到的话，他一定还会说出另一些连珠妙语来，因为他今天的情绪是如此之好。拉姆尔太太飞奔过去拥抱她亲爱的小乔吉①，而在最初的一番兴奋结束之后，便把弗莱吉贝先生介绍给她。拉姆尔先生在最后一个场面中出现，因为他总归是迟到的，他家的那些常客们也总归是迟到的。大家全都忙着，哪能不迟到呢，忙着关于证券交易所，关于希腊货币、西班牙货币、印度货币、墨西哥货币；比价、贴水、折扣、七五折、八五折等等的事情。

一顿精致的小型酒席立即摆开，拉姆尔先生容光焕发地坐在餐桌上属于他的一端，身后侍立着一个专门伺候他的仆人，而这位家仆的身后，则侍立着关于他自己的工资问题的永难消除的疑虑。拉姆尔先生今天必须施展他最大的聪明才智，因为迷人的弗莱吉贝和乔治娅娜两位，不仅彼此对坐无言，而且相互目瞪口呆。乔治娅娜坐在弗莱吉贝的对面，极力想要藏住自己的胳膊肘，仿佛她这两只手完全不能使用刀叉似的；而坐在乔治娅娜对面的弗莱吉贝，则用尽一切办法来躲开她的面孔，并且用他的汤匙、酒杯和面包去摩挲自己的胡须，从而暴露出他的内心的慌乱。

于是，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和太太必须来给他们提词儿了，请看他们如何提词儿吧。

"乔治娅娜，"拉姆尔先生说，语音压低，满脸堆笑，使出浑身解数，活象一个马戏团里的小丑；"您今天心情不象平时嘛，为什么您的心情不跟平时一样呢，乔治娅娜？"

乔治娅娜支支吾吾地说，她跟平时一个样儿；她并没觉着有

---

① 乔吉是乔治娅娜的爱称。

什么两样。

"没觉着有什么两样!"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您呀,我亲爱的乔治娅娜!您跟我们在一起一向都是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呀!在那些芸芸众生千篇一律的面孔当中,您让人感到多么心旷神怡!温柔、朴素、真实,都在您身上得到了体现!"

波茨纳普小姐望了望房门,似乎她很作难,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拔腿逃走,躲开这些恭维话。

"现在,我要请我的朋友,"拉姆尔先生把嗓音提高了一点说,"弗莱吉贝谈谈他的意见。"

"啊,可别谈!"波茨纳普小姐突然有气无力地脱口而出,这时候,拉姆尔太太正要拿起提词本儿来进行工作。

"请您原谅,阿尔福莱德,我亲爱的,可是我现在还不能把弗莱吉贝先生放开呢,您必须等他一小会儿。弗莱吉贝先生跟我正有点个人的事儿要谈呢。"

弗莱吉贝先生必定拥有超人的技艺才可能和她进行这番密谈,因为至今还不曾听见他开口说出一个字来。

"谈点儿个人的事吗,索福罗尼娅,我的爱?谈什么事儿呀?弗莱吉贝,我嫉妒了呢。谈什么事儿呀,弗莱吉贝?"

"我可以告诉他吗,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太太问道。

迷人先生装出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回答说:"好吧,告诉他吧。"

"假如您一定想知道的话,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太太说,"我们谈的是弗莱吉贝先生今天的情绪是不是跟他平时一个样。"

"是呀,索福罗尼娅,乔治娅娜跟我谈到关于她自己的,也正是这件事!弗莱吉贝是怎么说的呀?"

“啊，话倒说得象那么回事儿，先生，什么都让我讲给您听，可您什么也不告诉我！乔治娅娜是怎么说的呀？”

“乔治娅娜说，她今天跟往常一个样，可是我说她不一样。”

“一点儿不差，”拉姆尔太太高兴地大声喊，“我跟弗莱吉贝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仍然无效。他俩还是不肯相互看一眼。不行，即使是这位光彩焕发的男主人建议四人同干一杯同样也焕发着光彩的美酒，还是不行。乔治娅娜从酒杯上抬起眼睛来，望望拉姆尔先生，望望拉姆尔太太；然而却无力、不能、不愿、不肯望一眼弗莱吉贝先生。迷人先生从他的酒杯上抬起眼睛来，望望拉姆尔先生，望望拉姆尔太太；然而却无力、不能、不愿、不肯望一眼乔治娅娜。

必须更多地提词儿。必须帮小爱神儿一把，使他射中目标。剧院经理已贴出海报，写明由他扮演这个角色，他就必须演下去。

“索福罗尼娅，我亲爱的，”拉姆尔先生说，“我不喜欢您这件衣服的颜色。”

“我请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太太说，“来支持我。”

“而我要请乔治娅娜，”拉姆尔先生说，“来支持我。”

“乔吉，我的爱，”拉姆尔太太对她亲爱的女郎悄声地说，“我相信您不会站到他们那边去。弗莱吉贝先生，您的意见呢？”

迷人先生希望知道这种颜色是否就叫玫瑰色？对，拉姆尔先生说。他真是无所不知，一点不差，正是玫瑰色。迷人先生说玫瑰色意思就是玫瑰花的颜色。（在这一点上他得到拉姆尔先生和太太的热烈支持）。迷人先生曾经听说过，玫瑰花被人称之为众花之王。那么，依此类推，这件衣裳也可以称之为众衣之王罗。（“妙极啦，弗莱吉贝！”拉姆尔先生说。）然而尽管如此，迷

人先生的意见是，各人有自己的眼光——至少绝大多数人有自己的眼光——并且——并且——他进一步的意见便是好几个并且，并且后面都没有东西跟上来。

“哦，弗莱吉贝先生呀，”拉姆尔太太说，“您竟这样地背弃了我！哦！弗莱吉贝先生呀，您抛弃了我可怜的被伤害的玫瑰色，去支持天蓝色了！”

“胜利，胜利！”拉姆尔先生大声说。“您的衣裳完蛋啦，我亲爱的！”

“可是，”拉姆尔太太说，把她情意浓密的手暗暗向她亲爱的女郎的手边伸去，“可是乔吉怎么说呢？”

“她说呀，”拉姆尔先生替她解释说，“在她眼里您不管穿什么颜色都漂亮，索福罗尼娅，而假如她预知穿上它会得到这么美的夸奖，让她受窘的话，她自己倒宁可穿别的颜色。虽然我回答她说，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她穿的是什么颜色，都一定是弗莱吉贝喜欢的颜色。但是，弗莱吉贝怎么说呢？”

“他说呀，”由拉姆尔太太替他解释道，并且一边轻轻拍打着她亲爱的女郎的手背，仿佛是弗莱吉贝在拍着似的，“这算不得是什么夸奖，只是一种他所无法抗拒的、自然而然的表示敬意的举动而已。再说，”这时，她表达出更多的感情来，仿佛这些更多的感情是属于弗莱吉贝似的，“他是对的呀，他是对的呀！”

仍然不行、不行。即使到现在，他俩还是不肯互相望一眼。拉姆尔先生仿佛顷刻之间把他雪白闪亮的牙齿、他胸前的别针、他的眼睛和他的钮扣一下子全都咬紧了，悄悄皱起眉头，对这两个人望了一眼，阴沉沉地显示出一种急切的愿望来，恨不能把两个家伙的脑袋敲到一块儿，好把他俩搞到一起去。

“您听人说起过今晚的这场歌剧吗？弗莱吉贝？”他话到此

处猛然打住，为免自己脱口而出骂一句："去你妈的！"

"啊，没听说过，没怎么听说过，"弗莱吉贝说。"当真一点儿都不知道。"

"您也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乔吉？"拉姆尔太太说。

"波——乌知道，"乔治娅娜细声细气地说，这一点巧合让她颇为动心。

"哦，那么，"拉姆尔太太说，从上述情况中获得的发现令她陶醉，"你俩都不知道呀！真妙极了！"

甚至胆怯如鼠的弗莱吉贝也感到，时机来临，他必须抓住机会，争一口气。他争了一口气，一半象是对拉姆尔太太，一半象是对周围的空气说："我认为自己非常走运，能够有幸被——"

因为他突然哑口无言了，拉姆尔先生便把他那姜黄色的丛林似的胡须理一理，透过它向外注视，同时递给他一个词儿："命运"。

"不，我不是要说这个词儿，"弗莱吉贝说。"我要说的是天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天命在它那本簿子里——在那本它所拥有的簿子里——已经写定，我必将在给波茨纳普小姐作伴的永志不忘的情况下生平头一遭去观看那幕歌剧。"

对他这句话，乔治娅娜给了回答，她把两只小小的手指尖儿勾在一起，冲着台布说："谢谢您，不过我通常都是只跟您，索福罗尼娅，去剧院的，我非常喜欢这样。"

有如此的成功，暂时只能满足了。拉姆尔先生便把波茨纳普小姐引出餐厅去，仿佛他在给她打开笼子的门似的，拉姆尔太太也尾随出来。上了楼，立即送来咖啡，拉姆尔先生目不转睛地望着弗莱吉贝，只等波茨纳普小姐的杯子一空，立即用手指头指示他（似乎这位年轻的绅士是一只动作迟缓的猎狗），让他前去把

杯子接住。他建立了这项功勋，不仅毫无差错，甚而别出心裁地来了个锦上添花，奉告波茨纳普小姐说，喝绿茶不好，有害于神经。波茨纳普小姐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哦，真的吗？怎么有害呢？"这句话搞得他乱了阵脚，虽然她决非存心。对于这个问题，他无法加以阐明，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

仆人报告马车已经备好，拉姆尔太太说："别管我，弗莱吉贝先生，我的裙子和外套把我两只手都占满了，您挽着波茨纳普小姐吧。"于是他便挽着波茨纳普小姐，而拉姆尔太太便跟着他俩，再由拉姆尔先生殿后，他一副没好气的样子跟在他小小的羊群后边，活象个牲口贩子。

然而在剧院的包厢里，他是满身异彩，容光焕发的，在那儿，他和他亲爱的妻子用下面这个独创而巧妙的办法使弗莱吉贝和乔治娅娜之间进行了一场对话。他们座位的顺序是：拉姆尔太太、迷人的弗莱吉贝、乔治娅娜和拉姆尔先生。拉姆尔太太带头先向弗莱吉贝讲话，只要求他作单音节的回答。拉姆尔先生对乔治娅娜也照样行事。拉姆尔太太不时俯过身去如此向拉姆尔先生讲话：

"阿尔福莱德，我亲爱的，弗莱吉贝先生说得对极了，是关于刚才那场戏的，他说，真正的忠贞不需要戏里认为必要的那种刺激。"对她的这句话，拉姆尔先生回答说："啊，索福罗尼娅，我的爱，不过乔治娅娜对我说的是，那位女士尚无足够的理由知道那位先生的感情如何。"对此拉姆尔太太会回答说："对极了，阿尔福莱德；不过弗莱吉贝先生指出——"如此这般。对她这句话，阿尔福莱德会表示异议说："毫无疑问，索福罗尼娅，但是乔治娅娜明确表示——"如此这般。通过这套办法，两位年轻人详细地交谈了一番，表达了各式各样细致入微的感情，而毋需他

们开一次口，除了说一声“是”或“否”，而且即使这个也不是冲对方说的。

弗莱吉贝在车门边与波茨纳普小姐告别，拉姆尔夫妇用车把她送回寓所，一路上，拉姆尔太太以她那疼爱而又关切的姿态狡黠地拿她逗乐儿，不时说一句：“噢，小乔治娅娜呀。小乔治娅娜呀！”话虽不多，而言下有意：“您可把您的弗莱吉贝给制服了呀。”

于是，拉姆尔夫妇终于回到家中。那位太太抑郁而困倦地坐下，一旁观望着她那位面色阴沉的老爷怎样粗暴地对付一瓶汽水，仿佛他正在扭断一个什么倒霉的家伙的脖子，把它的血液倾入自己的喉咙似的。正当他凶神恶煞似地揩干他滴着水的胡须时，他遇上了她的眼睛，便停住不动，话音并不是非常柔和地说：

“怎么？”

“非得用上这么个十足的蠢货不行吗？”

“我心中有数的。他可不是您设想的那种笨蛋。”

“一个天才罗，也许？”

“您在嘲笑人，也许，您尾巴翘得很高呢，也许！但是我告诉您：——一旦涉及那位年轻人的利害的时候，他比一只蚂蟥吸得还要牢。一旦这位年轻人谈到钱的事儿，他可以跟魔鬼做对手。”

“他是您的对手吗？”

“是的，几乎就象您觉得我是您的对手一个样。除了您今天所见到的那点儿东西之外，他身上毫无青年人的品质。跟他一谈钱的事儿，您打交道的就不是一个蠢货了。在其他事情上，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笨蛋；但是这对他唯一的目标也很有好处。”

“不管怎么吧，她有没有她自己有权支配的钱呢？”

“啊！不管怎么吧，她是有她自己有权支配的钱的。您今天干得很好，索福罗尼娅，所以我才回答您这个问题，虽然您知道，我是反对您向我提出任何这一类的问题的。您今天干得很好，索福罗尼娅，所以您一定疲倦了。上床吧。”

第　五　章

墨丘利①在提词儿

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对弗莱吉贝的颂扬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世界上两条腿的恶狗中最卑劣的一只恶狗。而本能（这个词儿我们大家全都很懂得）主要是靠四条腿走路的，但智能则永远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四条腿的卑劣永远达不到两条腿的卑劣那种尽善尽美的程度。

这位年轻绅士的父亲是一个靠放债吃利息的人，他跟这位年轻绅士的母亲做了一笔他本行的生意，那时这位绅士正在这个世界的那些巨大而幽暗的前室里等候出世。这位夫人是个寡妇，她无力偿还这位放债人的欠款，便嫁给了他；时机一到，弗莱吉贝便从那些巨大而幽暗的前室中被召唤出来，进入人间，并且被送去参见总管出生登记的官员。若非如此，弗莱吉贝将怎么消遣他直到世界末日来临以前的闲暇，倒是个颇值得推敲一番的希奇的问题。

弗莱吉贝的母亲因为下嫁弗莱吉贝的父亲而冒犯了她的家族。人生在世，当你的家族想要甩掉你的时候，你要想冒犯你的家族，真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弗莱吉贝母亲的家族一向认为她大有冒犯是因为她一文不名，如今又因为她变得相当地富裕而和她断绝了关系。弗莱吉贝母亲的家族就是斯尼格斯

沃斯家族。她甚至拥有作为斯尼格斯沃斯勋爵②大人的堂妹的荣誉——不过已经隔了好几代人了，因此这位尊贵的伯爵可以问心无愧地让她跟自己再隔远一层，干脆把她从亲属范围中清除出去；不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他的堂妹。

在弗莱吉贝的母亲婚前与弗莱吉贝的父亲所做的许多笔交易中，有一笔是：她曾以非常不利的条件，按照某种分期付息、到时还本的办法向他筹借过一笔钱。因此当他们婚后不久，欠款到期，弗莱吉贝的父亲便把现款全都抓在自己手里独个儿享用。这件事使得弗莱吉贝的父亲和弗莱吉贝的母亲之间在主观思想上有许多意见冲突；至于客观物体上，彼此之间用脱靴器③、棋盘，以及诸如此类的家用飞弹所进行的你来我往就更不用说了，而这些情况使得弗莱吉贝的母亲想尽办法见钱就花，同时也使得弗莱吉贝的父亲竭尽所能地来阻止她花钱。因此弗莱吉贝的童年是一个充满风浪的童年，然而风也罢，浪也罢，如今都早已平息在九泉之下，只剩下弗莱吉贝一个人恭喜发财了。

弗莱吉贝住在阿尔班尼④的一个单人套间里，的确如此，并且打扮得衣冠楚楚，气宇非凡。然而他的青春之火却只是由砂轮上迸发出来的火星组成的；而火星是要消逝、熄灭的，不能温暖任何东西，请放心，弗莱吉贝是会把他的刀刃时刻放在砂轮上，并且小心翼翼地去把这砂轮转动起来的。

阿尔福莱德·拉姆尔先生来到阿尔班尼与弗莱吉贝共进早

---

①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和道路的神。

② 勋爵(Lord)是对侯、伯、子、男爵等贵族或高级官员的尊称。

③ 脱靴器，类似中国鞋拔子的用途，不过不是用来帮助穿鞋而是用来帮助脱鞋的一种工具。

④ 阿尔班尼，伦敦庇卡德利广场一带的高级住宅区。

餐。桌上摆着一壶可怜的淡茶，一只可怜的小面包，两小块可怜的奶油，两薄片可怜的咸肉，两只可怜的鸡蛋，和一大堆精致的瓷餐具，这是他收下的旧货。

"您对乔治娅娜印象如何呢?"拉姆尔先生问道。

"噢，我要告诉您的，"弗莱吉贝非常审慎地说。

"说吧，老兄。"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弗莱吉贝说。"我不是说我要告诉您那件事。我是说我要告诉您一点别的事儿。"

"随便说什么吧，老伙计!"

"啊，可是您又误解了我的意思，"弗莱吉贝说。"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想告诉您。"

拉姆尔先生望着他，两眼发光，但同时也对他皱起眉头。

"听我说，"弗莱吉贝说。"您是个城府很深而且思路敏捷的人。至于我这个人是否城府很深呢，这无关紧要。但是我的思路可并不敏捷。不过我能做到一点，拉姆尔，我能管住我的舌头不说话。我打算永远保持这一点。"

"您是个大脑袋的①家伙，弗莱吉贝。"

"或许是，或许不是。如果说，我是个短舌头的家伙，也是同一个意思。我说，拉姆尔，我绝不回答任何问题。"

"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呀。"

"反正一样。看来简单，不过事情往往不象它们外表所见的那样。我见过一个人，他在威斯敏斯特大厅②里当证人，听人家盘问。对他提出的问题看来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然而等他回答之后，结果却决非如此。好极了。所以说，他本来应该管

---

① 原文为long-headed(长脑袋的)，意思是精明能干的(人)。

② 威斯敏斯特宫中的一部分房屋当时用作法庭。

住他的舌头不说话才对。如果他管住他的舌头没说话，他就不会陷入他后来陷入的窘境了。”

“假如我管住我的舌头不对您说话，您就永远也不会见到我的问题中的那位主体了，”拉姆尔说着说着脸色沉了下来。

“我说呀，拉姆尔，”迷人的弗莱吉贝说着，平静自若地抚摸着自己的胡须，“这样不行。我不想被拖进一场争论之中。我对付不了争论。但是我能管住我的舌头让它不说话。”

“您能吗？”拉姆尔先生改换策略，试图讨好他。“我看您是否真能！我说呀，咱们那伙人喝酒的时候，您总是一块儿喝，他们愈喝话愈多，您可是愈喝愈安静。他们愈是往外吐，您就愈是往肚里装呀。”

“我不反对，拉姆尔，”弗莱吉贝回答他，自觉地抿嘴一笑，“我不反对人家了解我的意思，虽然我反对人家向我提问题。我这人的确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在谈自己干下的事情，可就是从来没人知道一丁点儿您干了些什么！”

“而且你们当中不管哪一个也从来别想打我这儿知道点儿什么，拉姆尔，”弗莱吉贝回答说，再一次自觉地抿嘴一笑。“我这人的确就是这样。”

“哎呀，当然是啦，我知道！”拉姆尔回答，大肆坦诚一番，并且哈哈一笑，摊开两只胳臂，仿佛在把弗莱吉贝这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摆给全世界看似的。“假如我不了解我的弗莱吉贝的这一点，我会建议我的弗莱吉贝来签订我们这个小小的有利可图的合同吗？”

“啊！”迷人先生说，狡猾地摇摇头。“而我可不打算就这么着落在人家手心儿里。我并不徒好虚名。这种虚荣玩意儿是没

用场的，拉姆尔。没有，没有，没有。恭维话只能让我把舌头管得更紧些。”

阿尔福莱德·拉姆尔把他的餐碟推开(牺牲不大,因为其中的内容是那么少)，两手往衣袋里一插，仰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凝视着弗莱吉贝。然后他慢慢地把左手从衣袋中抽出来，理一理他的蓬松的胡须，仍然默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慢慢地打破沉寂，又慢慢地说:“这家伙今儿早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喂,听我说,拉姆尔,”迷人的弗莱吉贝说,一双最卑劣不过的眼睛里发出最卑劣不过的闪光，顺便指出：这一双眼睛是生得太靠近了。“听我说，拉姆尔；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昨天晚上我没有表现得出色，而您跟您的太太则很是出色。——我认为，您太太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人。我并没存心要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作出出色的表现。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你们两位的确表现得很是出色,而且安排得巧妙极了。但是请您别因此便跑来对我说，似乎我是你们手里的一个布娃娃或者傀儡，因为我并不是的。”

“而所有这些,”阿尔福莱德大声地说,开口前先对他瞟了一眼，研究了他这种本来满心愿意来求得一种极其卑鄙的帮助、而今又卑鄙地对之表示拒绝的卑鄙本性,“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简单的、自然而然的问题呀!”

“您本来应该等待，等到我本人认为说点儿什么合适的时候。我不喜欢您上我这儿来大谈您的乔治娅娜们，仿佛她以及我都归您所有似的。”

“好吧,等到您本人赏光愿意谈点儿什么东西的时候,”拉姆尔反唇相讥地说,“就请谈吧。”

“我已经谈过了。我已经说过你们安排得十分巧妙。这是说您和您的太太两个人。假如你们继续这样巧作安排，我就继续扮演我的角色。只不过请别自鸣得意。”

“我自鸣得意!”拉姆尔喊叫着说，一边耸耸肩头。

“或者说，”另一位继续讲下去——“或者说，请别自以为别人都是您手中的傀儡，只因为人家在您表现得十分出色的特殊时刻没有表现得出色，再说您还有一位非常聪明和讨人喜欢的老婆从旁协助。一切照原样进行吧，让拉姆尔太太也照原样进行吧。好啦，我在我认为不应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话，而在我认为该讲话的时候就讲了，而现在收场了。现在的问题是，”弗莱吉贝继续说，其实非常不愿意说这句话，“您请再来一只鸡蛋吧!”

“不，我不想吃了，”拉姆尔没好气地说。

“也许您是对的，并且您会发觉不吃这只蛋对您更好些，”迷人先生回答时心情大有改善。“如果请您再来一片咸肉的话，那就是无聊的讨好了，因为那会让您成天口渴呢。您要不要再来点儿抹奶油的面包呢?”

“不，我不想吃了，”拉姆尔还是那句话。

“那么，我倒想吃呢，”迷人先生说。他照样回敬他一句。倒不仅是因为声音好听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一拒绝所带来的愉快的、极有说服力的结果；因为，假如拉姆尔对这块面包再作一次努力，按照弗莱吉贝的意见，它的遭遇就未免过于悲惨了，以致于将会要求他本人至少在这顿饭的后半段时间里不再吃面包，如果不是下一顿饭完全不吃面包的话。

这位年轻的绅士(因为他才不过二十三岁)，在他身上老年人爱财如命的恶习和年轻人的某种挥金如土的恶习是否兼而有之呢，这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他对自己的意图一向隐而

不露到如此令人钦佩的地步。他对于外表作为一种投资所具有的价值是非常有认识的，因而他喜欢穿戴得体面；然而他身边的每一件动产，都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才最后买下的。从他身上的外衣直到他早餐桌上的餐具莫不如此；而且每一次这种交易都因为标志着另外某个人的破产或是某个人的损失，面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陶醉。他在跟别人竞争时，总是小心翼翼、要稳操胜算才肯下手，这是他贪婪本领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是赢了，他下次讨价还价时就更加狠心；如果是输了，在下一次再与人较量之前，他节衣缩食，直到把自己饿得半死。这只驴子愚蠢和卑鄙得连怎样用钱去换取任何其他人生的满足也不会，为什么金钱对他会如此贵重，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世界上再也没有哪种动物能象这只驴子这样千方百计要使自己的脊背上驮满金钱了，在它眼中，大地和天空的表面上只写下了三个字母：L.S.D. —— 并非这三个字母往往意味着的荣华富贵、声色犬马和放荡不羁①，而只不过是干巴巴的三个字母而已。在生财有道这一点上，一只聚精会神的狐狸也难能与一只聚精会神的驴子相比。

迷人的弗莱吉贝力图显得自己是一个规规矩矩靠自己的资产过活的人，但是人们私下里知道，他是证券交易行业里一个亡命之徒一类的人物，并且在不择手段使用各种办法放高利贷。他所常来常往的熟人，从拉姆尔先生数起，都有点亡命之徒的气味，因为他们经常出没于证券买卖的快活绿林之中，仰卧在股票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边沿地带上。

---

① L.S.D. 是拉丁文 librae, solidi, denarii（镑、先令和便士）的首字母缩写。另外，此处译为"荣华富贵"、"声色犬马"和"放荡不羁"的原文是 **Luxury, Sensuality, Dissoluteness**，三个字的首字母正好也是**L.S.D.**

“我想，您，拉姆尔，”弗莱吉贝一边吃着他抹黄油的面包一边说，“一向是喜欢跟女人们厮混的吧？”

“一向如此，”拉姆尔回答时，还显然为他方才受到的款待而很不开心。

“习惯成自然了，嗯？”弗莱吉贝说。

“女人们也都愿意喜欢我，先生，”拉姆尔绷着面孔说，不过，却露出一种无法克制自己的神情。

“婚姻方面很不错吧，是吗？”弗莱吉贝问。

另一位微微一笑（尴尬的笑），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先父在这方面可是搞得个一塌糊涂，”弗莱吉贝说。“但是，乔——是乔尔吉娜，还是乔治娅娜？”

“乔治娅娜。”

“我昨天在想，我从前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名字。我以为结尾一定是吉娜呢。”

“为什么？”

“因为，您拉的——假如您会拉的话——六角手风琴叫康赛尔梯娜，您瞧，”弗莱吉贝慢腾腾地边想边回答。“而您害的——假如您害了——猩红热叫斯卡尔狄娜①。而您从气球上跳下来要用一个帕拉修——②不过您不会跳的。那么，她名叫乔尔吉乌特③——我意思是说乔治娅娜。”

---

① “六角手风琴”的原文是concertina，“猩红热”的原文是scartina，“乔尔吉娜”的原文是Georgina，均以ina结尾。这里是作者的文字游戏，翻译中无法表达，只好把音、义都译出来。

② 此处原文是 parach——，表明没有把 parachute（音：帕拉修特，降落伞）这个字念完。

③ 此处原文是 Georgeute，这里表明他又记错了名字（因此从词尾联想到上一句的降落伞）。作者是用 parachute（降落伞）的词尾 ute 作文字游戏，把这个词尾和Georgiana（乔治娅娜）前面的音节衔接，变出这个字来。

"您是要跟我谈谈乔治娅娜罗——?"拉姆尔等待了一会儿，白等了，便阴沉沉地提示他。

"我是要谈谈乔治娅娜了，先生，"弗莱吉贝说，被人家提醒自己是忘记了这个话题，他很不高兴，"她看来脾气不躁。不象是个劲头儿十足的人。"

"她象一只小鸽子一样温柔啊，弗莱吉贝先生。"

"当然，您会这么说的，"弗莱吉贝回答，一当他的利益为别人所触及时，他便提高警惕。"但是您知道真正要小心谨慎的是：——我说了点儿什么，而不是您说了点儿什么。我说呀——我的先父和先母的事情仍历历在目——乔治娅娜不象是个劲头儿十足的人呢。"

可敬的拉姆尔先生从天性和从平日的所作所为来看，都是一个恶棍。当弗莱吉贝这种欺人太甚的派头正有增无减时，拉姆尔发觉，好言笼络的办法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他马上冲弗莱吉贝的一双小眼睛投去一个愤怒的目光，看看采用相反的办法，效果如何。从这双小眼睛里看到的东西使他满意，他便突然大发雷霆，用手把桌子一拍，震得餐具叮当直响，欢蹦乱跳。

"你是一个非常令人作呕的家伙，先生，"拉姆尔立起身来大喊一声。"你是一个十分令人作呕的流氓。你这种做法是什么意思?"

"我说，"弗莱吉贝抗议说。"别发火呀。"

"你是一个非常令人作呕的家伙，先生，"拉姆尔先生再说一遍。"你是个十分令人作呕的流氓!"

"我说呀，您知道!"弗莱吉贝恳求说，他在畏缩。

"怎么，你这个下流、卑鄙的浪荡货!"拉姆尔先生说，恶狠狠地向他周围瞧着，"假如有你的仆人在这儿来付给我属于你的六

个便士，让我过后好把皮鞋擦干净的话，我真想踢你一脚，——因为你不值得让我破费这笔钱。”

“别，别这样呀，”弗莱吉贝苦苦地恳求他。“我相信，您一定会改变想法，不把我看得这么低的。”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儿吧，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说着向他跨近了一步。“既然你胆敢违抗我，我也得做点儿样子给你瞧瞧。把你的鼻子伸过来！”

弗莱吉贝不但没把鼻子伸过去，反而用手捂住它，一面往后退，一面说：“求求您别这样吧！”

“把你的鼻子伸过来，先生，”拉姆尔重复说。

弗莱吉贝先生仍旧捂着他的这个面部器官，同时向后退去，嘴里反复说（显然脑袋瓜子感到一阵严寒）：“我求您，我求您，别这样。”

“这家伙，”拉姆尔大声说，他站住了，把胸脯尽量地向前挺起——“这家伙看我从我认识的年轻人里挑中了他，以为奇货可居，有机可趁了！这家伙以为我那边的书桌里有一张他写的肮脏纸条，说某件事一旦办成要付给我一笔该死的钱，因为只有我跟我老婆才能促成这件事，他就胆敢放肆了！这家伙，弗莱吉贝，居然在我拉姆尔面前装腔作势，出言不逊了。把你的鼻子伸过来，先生！”

“别！住手！我求您原谅，”弗莱吉贝低声下气地说道。

“你说什么话，先生？”拉姆尔先生问他，似乎因为火气太大，没有听明白。

“我求您原谅，”弗莱吉贝重申。

“把你的话再大声说一遍，先生。作为一位绅士，正当的义愤让我热血沸腾，冲昏了头脑。我听不清您说些什么。”

"我说，"弗莱吉贝再说一遍，极力做出求和讨饶的样子，"我求您原谅。"

拉姆尔先生停了一会儿没说话。"作为一个体面人，"他说着，倒在一把椅子里，"我被你解除武装了。"

弗莱吉贝也坐到一把椅子上，虽然不象拉姆尔那么神气活现，并且慢慢儿地从他的鼻子上把手移开。心头突然产生的某种天然的顾忌，使他不敢去擤一擤它，因为这鼻子刚刚担任过一个微妙的、虽不是什么有名气的角色。然而，他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疑虑，终于谦卑地放肆了一下，同时明显地表示他所以为之，实出于无奈。

"拉姆尔，"他在擤完鼻子之后，缩头缩脑地说，"我希望我们又是朋友了？"

"弗莱吉贝先生，"拉姆尔回答，"往事不提了。"

"我一定是做得太过分了，冒犯您了，"弗莱吉贝说，"不过我决非有意。"

"往事不提了，不提了！"拉姆尔先生用一种颇有气度的口气重新说。"把您的——给我，"——弗莱吉贝吃了一惊——"把您的手给我伸过来。"

他俩握手言和，特别从拉姆尔先生这方面，这下子变得非常之和蔼可亲了。因为，作为一个懦夫，他丝毫不减于另一位，并且当他刚才抓住时机、鼓足勇气、根据弗莱吉贝的眼睛所传达给他的信息干了一下子的时候，他也同样处于可能永远陷于失利地位的危险之中。

这顿早餐在彼此全然谅解的气氛中结束。拉姆尔先生和太太两人将按照原来策划的计谋继续进行；继续为弗莱吉贝代庖，制造爱情，并保证他获得胜利，征服对方；他这一边，则非常

谦虚地承认自己在温柔的社交艺术方面的欠缺，并恳请他的两位精明能干的助手大力给予支持。

波茨纳普先生很少留意到人家给他的年轻人所设下的圈套和所花费的心机。他认为，她身在波茨纳普家风的庙堂中，是万无一失的，只等时机来临，她，乔治娅娜，便会嫁一个波茨纳普式的乘龙快婿，这位女婿将把属于他自己所有的全部家产奉献给她。他的这位标准的年轻人如果不是按他的指示去行事，去和这类事情打交道，根据法律而被献与财产，便会两颊绯红的。由谁来让这个女人嫁给这个男人呢？我，波茨纳普。任何一个小一号的人物敢于插手其间，都是异想天开！

这一天是公定休假日，弗莱吉贝直到中午过后才恢复了他的精神，或者说恢复了他鼻子上的正常体温。当他在这个休假日的下午走进商业区的时候，迎面涌来从那儿往外冲出来的人流；因此当他转入圣玛丽·爱克斯大街一带的时候，发现四处悄然无声、非常安静。他在门前停步的那幢黄色的、正而用灰泥抹过的前楼向外挑出的房屋，也是静悄悄的。百叶窗全都放下来，那块写着“帕布西公司”字样的招牌仿佛也在那间面临昏昏欲睡的大街的底层办公室窗口上打着瞌睡。

弗莱吉贝敲门又拉铃，弗莱吉贝拉铃又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弗莱吉贝越过狭窄的街道走到对面，抬头向屋子的窗户里张望，但却不见有人低头来望弗莱吉贝。他发了脾气，又越过狭窄的街道走回来，使劲拉扯门铃，仿佛这铃把手就是这幢楼房的鼻子，而他是从先前的亲身体验中得到了启发似的。后来，他那贴在钥匙孔上的耳朵似乎终于让他相信，房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弹了。他那贴在钥匙孔上的眼睛似乎在证实他耳朵的意见了，因为只见他怒气冲冲地又拉起这幢房子的鼻子来，拉呀，

不住地拉，一直拉到有一个活人的鼻子在昏暗的门口过道里出现的时候才停止。

“啊，你这位先生！”弗莱吉贝喊叫着。“搞些什么把戏呀！”

他在对一个年老的犹太人说话，这人身穿一件下摆长、口袋大的老式外套。这是一位外表可敬的人，头顶心又光又秃，闪闪发亮。长长的灰白头发从头部四周披散下来，跟胡须混杂在一起。这人以一种优雅的东方人敬礼的姿态低下头去，平伸两手，掌心向下，好象在祈求他的上司息怒似的。

“您存的什么心啦？”弗莱吉贝说，对他咆哮如雷。

“宽宏大量的信奉基督的东家，”这位犹太人急切地说，“今天放假啊，我没想到会有人来。”

“去你的放假！”弗莱吉贝走进门去，一边说。“放假跟你有什么相干？把门关上。”

这老人仍然用方才一样的动作服从了命令。门口通道里挂着一顶他的破旧的宽檐低顶的帽子，跟他的上衣一样陈旧过时；帽子旁边的墙角上立着他的拐棍——不是步行用的手杖，而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拐棍。弗莱吉贝转身走入帐房间，把自己高高地安置在一张办公用的凳子上，帽子歪戴在头顶上。帐房间里的货架上放着一些轻巧的盒子、挂着一串串假珠子、几只不值钱的钟和不值钱的花瓶。还有外国造的玩具，再没别的了。

弗莱吉贝这副年轻得意的架势：高踞在凳子上，歪戴着帽子，一条腿垂下来摇晃着，和犹太人那副老态龙钟的神情（侍立一侧，光头低垂，两眼望着地，只在说话时才抬起来），两者所形成的对比，未必有利于弗莱吉贝。老人的衣服破旧，颜色已消退得和门口那顶帽子一样了，但是，尽管他衣衫显得褴褛，他的人却并不显得卑贱；而弗莱吉贝呢，尽管衣衫不显得褴褛，人

却的确是一副卑贱的样子。

"你还没告诉我你存的什么心思呢，你，先生，"弗莱吉贝说，同时用帽檐搔搔自己的脑袋瓜。

"先生，我刚才是去透透空气。"

"在地窖里透空气吧，所以没听见我叫门？"

"我在屋顶上。"

"老天爷！你就是这样在干活儿的吗。"

"先生，"老人脸上露出一种庄重而又忍耐的表情，"做生意必须双方在场，而因为放假，现在就只有我一方了。"

"啊！一个人不能既买又卖罗。犹太人是这么说的吧；是吗？"

"若是我们说过，至少这也是真话，"老人含笑回答。

"你的犹太人有时候倒是需要说点儿真话了，因为他们撒谎撒得够多啦，"迷人的弗莱吉贝说。

"先生，"老人相当着重地回答说，"在人们所作的一切表白里，假话的确是太多了。"

迷人的弗莱吉贝有点儿窘住了，便又用帽子搔搔他那足智多谋的脑袋瓜，争取时间来稳住自己。

"比方说，"他又讲话了，仿佛刚才最后那句话是他说的，"除了你跟我，谁听说过会有一个犹太人是穷光蛋呢？"

"犹太人听说过，"老人说着把他望着地的眼睛抬起来，脸上还是先前的笑容。"他们经常听人说起有犹太穷人的，他们并且对这些穷人都非常之好。"

"得了吧！"弗莱吉贝回答。"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想假如你办得到的话，让我相信你是个穷犹太人。我希望你能坦白承认你到底搞了我先父多少钱。那我或许会对你印象好一点儿。"

老人只是垂下头去，象先前一样摊开两只手。

“别装腔作势，象在聋哑学校里似的，”机灵的弗莱吉贝说，“而要象个基督教徒似的说话——或者尽可能象那样说话。”

“我曾经命运不济，贫病交加，”老人说，“欠下令尊大人的钱，连本带利，无力偿还。您继承父权，慈悲为怀，免除了我的债务，并且把我安置在这里。”

他做出了一个微小的姿式，仿佛他面前这位高贵的青年身穿了一件想象中的长衫，而他在吻它的下摆似的。这个动作做得虽然谦卑，却也别致，并且不降低动作者的身份。

“你是不会说出更多的话了，我看，”弗莱吉贝说，眼睛望着他，好象他真想试一试拔掉他的几颗牙齿来让他说话，看效果如何。“那么我跟你多费唇舌也是无用的了。但是你坦白说说，瑞亚，现在有人相信你穷吗？”

“没人相信，”老人说。

“这你就说对了，”弗莱吉贝表示赞同。

“没人相信，”老人庄重、缓慢地摇一摇头，重复说。“人人讥笑我说这是我编的瞎话。假如我说：‘这个小小的小生意不是我的，’”他把一只伸展自如的手向四周灵活地一挥，概括地表示货架上所摆设的各种物品；“‘这是一位基督教徒，一位年轻绅士的小生意，我是他的仆人，是他把我派在这儿照管的，每颗小珠子我都要向他负责的，’人家就会发笑。有时候，做那些更大些的钱财生意的时候，我对借债的说——”

“我说，老家伙！”弗莱吉贝打断他，“我希望你当心点儿，你到底跟他们说些什么？”

“先生，我说的只不过就是我下面要说的这些。我对借债的说：‘这个我不能答应，那个我不能负责，我得跟东家商量，这

钱不是我的，我是个穷人，这不取决于我，'他们都那么不相信，那么不耐烦听，有时候甚至用耶和华的名义咒骂我。"

"好哇，好极了！"迷人的弗莱吉贝说。

"有时候他们说：'不搞这些鬼把戏就不行吗，瑞亚先生？得了得了，瑞亚先生，我们知道你们这族人玩的鬼花样，'——我们这族人！——'肯借钱，就拿出来，拿出来；不肯借，那就别拿出来，明说好了。'他们从来不相信我。"

"这就好呀，"迷人的弗莱吉贝说。

"他们说：'我们知道，瑞亚先生，我们知道啊。只要冲您望一眼，就全都知道啦。'"

"哦，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倒是蛮不错的，"弗莱吉贝心想，"我能把你挑出来干这个也算蛮不错的了！我这人可能迟钝点儿，但是我万无一失。"

这些思索一个字儿也没在弗莱吉贝先生的气息里透露出来，否则就可能使他雇佣的这个人身价往上涨了。然而，望着这个头低垂、眼朝下的老人一声不响地侍立一侧，他感到，如果这人的光头少一寸，灰白的头发短一寸，上衣的下摆缺一寸，帽檐儿狭一寸，拐杖矮一寸，他的主人家就会少赚几百个英镑呢。

"听我说，瑞亚，"弗莱吉贝说，从这些自我欣赏的考虑中得到慰藉。"我想在收买废票据方面稍稍多干点儿，你从这方面留点儿神。"

"先生，我照办。"

"我瞧了瞧帐目，发现那一部分生意挺赚钱，所以我很有心想要扩展它。再说，我喜欢知道些人家的事情。你留意办。"

"先生，我留意去办，马上。"

“你去那些对路的地段传个话，就说你要收买作废的票据，成捆地买——成磅地称着买，如果全部都是的话——假设你有办法把整捆东西仔细查看过。还有一点，照往常一样按时送帐本儿来让我检查，每礼拜一早上八点钟。”

瑞亚从怀里掏出个叠起来的记事簿，记下这件事。

“我的话暂时就说到这里，”弗莱吉贝用一种嘟嘟囔囔的腔调说，这时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再只有一句话，我希望你透空气能找个听得见铃声或者敲门声的地方，听得见一种，或者两种都听得见的地方。顺便说说，你怎么能上房顶去透空气呢？是不是把脑袋从烟囱洞里伸出去？”

“先生，房顶是铺了铅皮的，我还在上边搞了个小花园呢。”

“是为了在那里埋你的钱吧，你这个老骗子？”

“指甲盖儿大的花园就够我埋全部金银财宝了，东家，”瑞亚说。“一礼拜十二先令，哪怕是个老头儿的工钱吧，也没啥可埋的了。”

“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攒下多少钱，”弗莱吉贝回答，从他来说，很容易猜想瑞亚在靠这份薪水和靠他的恩德发财致富。“不过，得了！在我走之前，咱们去看看你屋顶上的花园吧！”

老人后退了一步，踌躇不决。

“说实话，先生，那儿还有给我作伴儿的别人呢。”

“是吗，真的！”弗莱吉贝说。“我想你该知道这幢房子是属于谁的吧？”

“先生，是属于您的，我是您派在这幢房子里的仆人。”

“噢！我觉得你可能是忽略了这一点呢，”弗莱吉贝回敬他一句，一边伸手摸自己的胡须，同时眼睛盯着瑞亚的大胡子。“在我的房子里，有人给你作伴儿，是吗！”

“上去看看这些客人吧，先生。我希望您能认为她们是不会对您有害处的。”

老人恭而敬之地从他身边越过，那姿态是弗莱吉贝的脑袋和双手一辈子都简直想不到也做不出的，他开始登上楼梯。他在前面费力地攀登，手掌把住楼梯的扶手，他衣服的黑色下摆，象一件真正的犹太人所穿的肥大的上衣那样，从每一级楼梯踏板上垂下来，颇象是个正在带领一队朝圣者虔诚地向一位先知的陵墓上爬去的领路人。在迷人的弗莱吉贝头脑中并无任何这类愚蠢的空想来打扰他的心神，他只是在推想自己的胡子是他一生的什么时候开始长出来的，同时又再一次想到，他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挺不错呢。

他们在一间楼顶小屋的矮棚下弯下身子，跨过最后几步木台阶，走上房顶。瑞亚站住不动了，转身向他的东家，把客人指给他看。

那是丽齐·赫克萨姆和珍妮·雷恩。也许是出于他种族的一种古老本能吧，这位好心的犹太人为她俩铺了一张毡毯。她俩坐在毯子上，背靠的并不是什么富于浪漫色彩的东西，只是一根熏黑的烟囱，一种不值钱的牵藤植物被人牵引在上面生长，她俩正聚精会神地同读着一本书；两人的面容都是全神贯注的；珍妮的面容更加灵敏些；面丽齐的则更加入神。身边还放着一两本书，一只普通的篮子里放着些普通的水果，另一只篮子里装满一串串的小珠子和一段段的金银丝。几只木箱里种着点不值钱的花草和几株万年青，这花园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包围在四周的数不清的寡妇似的老烟囱，正急速地转动着它们的烟囱帽，扬撒着烟尘，颇象是在仰天发怒，在给自己扇风，同时做出一副貌似惊讶的神气观望着人间。



屋顶花园

丽齐的眼睛离开书本，在试试自己记不记得书里所讲的某个东西，于是她第一个发现有人在观察自己。她一立起身来，雷恩小姐便也觉察了，她对这幢房子的伟大的主人说了几句文不对题的话："不管您是谁，我可是立不起来，因为我的脊背有毛病，我的腿是奇怪的。"

"这位是我的东家，"瑞亚向前走了一步说。

("不象个东家样子嘛，"雷恩小姐自言自语地说，下巴颏和眼睛歪了歪。)

"这一位，先生，"老人继续说，"是个给小人儿做衣服的裁缝。您给东家讲讲，珍妮。"

"布娃娃呀，就这么回事儿，"珍妮简慢地说。"可也是难侍候着呢，因为他们的形状变化莫测。您简直不知道他们的腰在哪儿。"

"她的朋友，"老人再继续说，身子向丽齐转了转；"又勤快、又规矩。不过她俩都是这样的。她们一天到晚忙，先生，一天到晚；空的时候，比如这种放假的日子，她们就读书学习。"

"从书本里得不到多少好处的，"弗莱吉贝说。

"那要看是谁读呢！"雷恩小姐说，猛地回敬他一下子。

"我跟我的客人们认识，先生，"犹太人继续说，显然是想引导这个裁缝让她好好儿讲话，"是因为她俩来买我们的碎布和废料，珍妮小姐拿去做头上戴的花呀和帽子呀。我们的废料用在她那些红脸蛋儿的小买主身上，参加了上流人的社交呢，先生。她们把这些废料戴在头发上、跳舞会穿的衣服上，甚至于(她对我说)还戴上它到皇宫里去呢。"

"啊！"弗莱吉贝说，对他的智力来说，欣赏这些布娃娃一类的东西是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她今天那一篮子的东西是买的

吧，我看？”

“我看是她买的，”珍妮小姐插进来说；“还是她付的钱呢，很可能是的！”

“咱们来瞧瞧是些什么吧，”这位疑神疑鬼的主人说。瑞亚把篮子递给他。“这要付多少钱？”

“足足两个银先令，”雷恩小姐说。

弗莱吉贝望望瑞亚，瑞亚点了两下头来作证，一个先令点一下。

“嗯，”弗莱吉贝用手指头探探篮子里装的东西说，“价钱不算贵。分量也足，什么小姐来着？”

“请您叫她珍妮吧，”那位端庄娴静的年轻女士提示他。

“分量很足呢，珍妮小姐；而且价钱也不算贵。——那么您，”弗莱吉贝向另一位客人说，“您也在这儿买点东西吗，小姐？”

“不，先生。”

“也不卖点什么吗，小姐？”

“不，先生。”

珍妮斜着眼睛瞧着这位问话的人，悄悄把手伸向她朋友的手边，拉她的朋友坐下来，以便自己能弯下身子跪在她身旁。

“能到这儿来休息一会儿我们很感激，先生，”珍妮说。“您瞧，您不知道来这儿休息休息对我们说来有多大好处；他不知道的，是吗，丽齐？这儿安静，空气好。”

“安静！”弗莱吉贝重复一遍她的话，把他的脑袋轻蔑地朝商业区的喧嚣声转了一转。“空气好！”又冲着四周的煤烟“呸！”的一声。

“啊！”珍妮说。“可是这儿高呀。您看见一朵朵厚厚的云彩在狭窄的街道上空匆匆飘过，对街道望也不望一眼，您看见一

支支金箭射向天空里高高的山顶上，风就是从那儿吹来的，您就感觉到，仿佛您是死了一样。”

这个小人儿举头向上一望，一只纤弱的透明的小手向上伸起。

“死了以后您怎么感觉呢？”弗莱吉贝惶惑不解地问道。

“噢，那么安宁！”小人儿大声说，微笑着。“噢，那么平静，那么宽慰！您听见那些活着的人在叫喊，在工作，在那黑暗的拥挤的街道上，一个招呼一个，您会觉得您那么可怜他们！您已经解脱掉一条那么重的锁链啊，您得到了一种那么奇异的、美好的、悲哀的幸福啊！”

这时她的目光落在老人的身上，他正两手紧扣，静静地立在旁边看着她。

“就是刚才那会儿，”小人儿指着他说，“我觉得他好象是从坟墓里钻出来似的！他吃力地弯着腰，疲倦不堪，从那扇矮门里爬出来，然后喘一口气，站站直，望一望四周围的天空，风向他迎面吹来，他在下面的黑暗世界的生命就结束了！——一直到他又被喊着活转去为止，”她最后又添了一句，用她方才那种机灵的目光向四周一望，落在弗莱吉贝身上。“您干吗喊他活转去呀？”

“他可是拖了好长时间才来的，”弗莱吉贝埋怨说。

“但是您并没有死呀，是吗，”珍妮·雷恩说。“您请下去生活吧！”

弗莱吉贝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一个颇好的建议，便点点头转过身去。当瑞亚尾随着招呼他下楼梯时；那个小人儿用银铃般的声音向这位犹太人喊道：“别去久了。回来，回来死呀！”当他们向下走去时，他们仍然听得见那小小的甜蜜的声音，越来越

不清楚了，一半在喊，一半在唱，“回来死呀，回来死呀！”

当他们走到楼下大门口，弗莱吉贝，在那顶宽边旧帽子的阴影下停止脚步，有意无意地扶一扶那根拐杖，对老人说：

“那是个漂亮姑娘呢，就是懂道理的那一个。”

“不但漂亮，心肠还好着呢，”瑞亚回答说。

“不管怎么吧，”弗莱吉贝说，干巴巴地吹一声口哨，“我希望她不会坏到招引哪个小伙子破门而入才好。你留心点，眼睛睁大，也别再认识更多的人了，不管多漂亮的。你当然没有把我的名字说出去罗？”

“先生，我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要是她们问，就说我叫‘帕布西’，或者说我叫‘公司’也行，或者随便说个什么，就是别说真的。”

他的感恩戴德的仆人的种族在感恩图报这方面，是表现得既深又强，而且经久不移的——他弯下身去，还当真吻了吻他外衣的下摆；虽然因为吻得太轻，穿这件外衣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就这样，迷人的弗莱吉贝走了，因自己狡猾的聪明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凭这点儿聪明，就能把一个犹太人按在自己的大拇指下，同时老人也回身走上楼去。当他拾级而上时，耳边又传来那喊声或者歌声，他抬头一望，只见那小人儿的一张面孔，正透过她长长的、光彩焕发的头发所形成的一个光轮向下张望着他，好似一个显圣的幽灵，她好象唱歌一般对他反复地说着：“上来死呀，上来死呀！”

第 六 章

解 不 开 的 谜

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和尤金·瑞伯恩先生又一同坐在法学协会里了。但是，今天晚上，他们并不是一同坐在这位著名律师的办公地方，而是坐在另一套沉闷的住房里，在同一层楼上，他办公室的对面；在这套房间的地牢似的门上写着：

住　　宅

尤金·瑞伯恩先生

莫蒂默·莱特伍德先生

(☞莱特伍德先生的办公室在对面)

从外表可以看出，这住所是新近安排的。门上的白色题字过分地白，对嗅觉来说，气味也过分地强烈，桌椅陈设的外观(象蒂平斯夫人一样)也嫌过于清新漂亮了一点，让人难以信赖它们，那地毯和铺地花漆布上的图案也异常地显明突出，仿佛要向你的脸上冲过来。然而法学协会是习惯于把一切跟它常有交道的活的和死的东西都搞得不再有火气的，它一定会很快制服所有这一切。

“哎！”尤金说，他立在壁炉的一边，“我现在觉得真够舒服

的了。我希望那个卖家具的也会觉得舒服才好。”

“他干吗会不舒服呢？”莱特伍德从壁炉的另一边问道。

“固然，”尤金若有所思地说，“他并不知道我们在钱财方面的秘密，所以说他也许还心安理得呢。”

“我们会付钱给他的，”莫蒂默说。

“我们真会付钱给他吗？”尤金回问他，不痛不痒地感到惊讶。“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尤金，就我来说，我是打算要付钱给他的，”莫蒂默说，口气里有点儿轻微的委屈。

“啊！我也是打算付钱给他的呀，”尤金回敬一句，“可是我打算做的事情有那么多，所以我——我也就不打算了。”

“不打算？”

“我空打算了那么多，可又老是只能空打算，而一无所成，我亲爱的莫蒂默。反正一样呀。”

他的朋友一边躺到自己的安乐椅上，一边注意地看着他把两条腿伸直放在炉前的地毯上，也躺到他的安乐椅上。莫蒂默脸上带着一种欣赏似的表情，尤金·瑞伯恩总是引起他的这种表情来，虽然他似乎并无意如此或不想如此。他说：

“但是，你那些希奇古怪的想法让我们多花钱了。”

“把家庭生活的优越性叫做希奇古怪！”尤金大声地说，眼睛望着天花板。

“在我们这个设备极为完善的小厨房里，”莫蒂默说，“那儿永远不会烧任何饭菜的——”

“我亲爱的，亲爱的莫蒂默呀，”他的朋友回答说，懒洋洋地稍微抬一抬头望着他，“我说重要的在于它在精神方面的影响，我给你指出过多少回了？”

“对你这个家伙发生精神影响!”莱特伍德笑着大声说。

“劳你驾,”尤金说,非常严肃地从椅子上立起身来,“那被你轻率地加以蔑视的我们住所的这一特点,咱们去视察视察吧。”说着,便拿起一支蜡烛,把他的好朋友领进这套住室的第四间屋子里,这是一间狭窄的小房间,已经布置成一间非常完善和整齐的厨房。“你瞧,”尤金说,“小面粉桶、擀面杖、香料盒、放陶器的搁板、砧板、咖啡磨、餐具柜,里面漂漂亮亮地摆着瓦罐、汤锅、平底锅、烤肉叉、多美的一把水壶,这一整套餐具。这些物品的精神上的影响力,在构成家庭生活的优越性这一方面,对于我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你可不行,因为你是不可救药的了,但是对于我则是行的。事实上,我已经有个想法,感到家庭生活的优越性已经在逐渐显现出来了。劳你驾到我卧室里去一下。你瞧那张写字台,有一套奥妙的、全红木的文件格,一个字母一格。我拿它们派什么用场吗?我收到一份起诉状——比如说,是个名叫琼斯的人送来的,我便在写字台上,给它整整齐齐贴上个签条:‘琼斯’,我就把它放进字母‘J’的文件格里。这就跟付款收据差不离了,我也就感到很满足了。我非常希望,莫蒂默,”他坐在床上,那神气颇象一位哲学家在给他的弟子授业,“我的榜样会启发你也养成严格精确、有条不紊的习惯;并且,通过我在你四周布置下的这种精神上的影响力来鼓励家庭生活优越性的形成。”

莫蒂默又哈哈地笑了,象他通常那样议论起来:“你怎么这样滑稽呀,尤金!”“您这个家伙真荒谬!”但是,等他笑过之后,他脸上却留下某种严肃的表情,如果不说是焦虑的话。尽管倦怠和淡漠的恶习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他对他的朋友却是深深依恋的。早在他们还是两个学童的时候,他已经深受尤金的

影响了，时至今日，他依旧是象当年那样在模仿他，依旧是那样在羡慕他，依旧是那样在热爱着他。

“尤金啦，”他说，“假如我能发现你有一分钟正正经经，我就会想要对你说句正经话了。”

“说句正经话？”尤金重复他的话。“精神影响开始发生作用了。说下去。”

“嗯，我是要说下去的，”另一个回答，“虽然你还不是正正经经的态度。”

“在这种要求人家一本正经的愿望里，”尤金喃喃地说，显出一个人在深深思索时的神气，“我发觉到那只小面粉桶和咖啡磨所产生的有益的影响。可喜。”

“尤金啦，”莫蒂默继续说，尤金用这种轻浮的口气打断他，他并不介意，却把一只手放在尤金的肩头上，站在他面前。尤金坐在床上。“你有件什么事情瞒着我。”

尤金望着他，但却一言不发。

“整个夏天以来，你一直有件什么事情瞒着我。在我们开始划船度假之前，您那么热衷于这件事，就好象自从我们第一次一块儿划船以来您对每件事情的态度一样。可是开始做了，你却又很是心不在焉，老是发现有件事拖累你，拉着你，老是不来。至少已经有五六次，十来次，二十次了，你用那种古怪的态度，这种态度我是非常了解的，也是非常喜欢的，你对我说，你不来，是为了预防我们俩会互相厌烦；但是不消说，过一阵子我就会知道，你这些说法的后面掩盖着某一件事。既然你没告诉我，我并不问这是什么事；但是事实如此，你说，不是这样吗？”

“我用名誉保证，莫蒂默，”尤金回答他，是在认真地停了一

小会儿之后才回答的，“我不知道。”

“不知道吗，尤金？”

“我敢发誓，不知道。我对我自己比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少，所以我不知道。”

“你心里有个什么打算吧？”

“有吗？我不认为我有。”

“无论如何，你心里有件什么事让你感到兴趣，而这件事从前是没有的？”

“我真是没法说，”尤金停了一会儿重新考虑过，然后才茫然地摇摇头回答说。“有时候，我想是有；有时候，我又想是没有。有时候，我喜欢去追求这样一件事；有时候，我又觉得它荒谬绝伦，觉得它让我厌烦，让我苦恼。的确，我没法说。坦率地、真诚地说，假如我说得出，我就说了。”

他在这样回答的同时，从床上他所坐的地方立起身来，并且又说：

“你的朋友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就必须把他看成怎么样一个人。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亲爱的莫蒂默。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容易厌烦，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你知道，当我长大到足够发现我自己原是一个具有肉体的猜不透的谜的时候，我曾经尽力要搞清楚我是个什么，因此把我自己搞得厌烦透了。你知道我到底是放弃了，不想再去猜这个谜了。所以说，我怎么可能对你做出我还没有找到的回答呢？从前小孩子猜谜语的时候常常说：‘猜呀猜，猜呀猜，到底是个什么呀，你呀大概猜不来？’我的回答是：不，我敢打赌说，我猜不来。”

根据他自己对这位全然是漫不经心的尤金的了解，这个回答里是包含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真情的，因此莫蒂默不能认

为这仅仅是推托而已。再说，他这番话是用一种非常动人的坦白神情说出的，他是把这位他所尊重的、唯一的朋友另眼看待的，没有对他采用平素那种满不在乎的淡漠态度。

“来，老兄！”尤金说。“咱们试试抽根烟，看看效果如何吧。假如它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所启发的话，我会毫无保留地都告诉你的。”

他们回到方才走出来的那间房子里去，觉得它已经很暖和了，便打开一扇窗户。他们点燃雪茄，探身窗外，一边吸着烟，一边欣赏下面庭院中的月色。

“没有启发，”静默几分钟后，尤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感到由衷地抱歉，我亲爱的莫蒂默，但是一无所获呀。”

“假如一无所获，”莫蒂默回答说，“也就不可能有所获了。那么我希望这件事从头到尾，一帆风顺，没有什么暗中在发展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有害于你的事，尤金，或者——”

尤金握住他的手臂，让他停顿了一会儿，从窗台上一只旧花盆里抓了一团泥，非常灵巧地打在对面一个小小的光点上，打得很是满意，然后他才说：“或者什么？”

“或者会有有害于任何其他人的事。”

“怎么，”尤金说，又抓起一小团泥，非常准确地打在原先的目标上，“怎么会有有害于任何其他人的事呢？”

“我不知道。”

“再说，”尤金说这句话时，又瞄准打了一下，“又有害于谁呢？”

“我不知道。”

尤金手执另一小团泥停住不动了，眼睛盯住他的朋友，又象在询问，又象有点儿疑惑的样子。从莫蒂默的脸上看不出任何隐

而不露或是半吞半吐的意思来。

“有两个夜游者到这座法律的迷宫里来了，”尤金说，因为有脚步声吸引了他，他一边说一边向下张望，“他们在院子里停住了。他们看过第一号门柱子，在找他们要找的名字。第一号门柱子上没有，到第二号来找了。我要把这颗小炮弹打在第二号夜游者的帽子上，那矮的一个。打中他的帽子了，让我来平心静气地抽我的烟，全神贯注地仰天沉思一番吧。”

两个夜游者都抬起头来向窗口张望；不过，彼此轻声咕哝了一两句话之后，马上便去查看下面的门柱子了。他们似乎在门柱子上发现了他们所要找的姓名，因为他们隐没了，走进了门口通道。“等他们出现时，”尤金说，“您等着瞧我把他们两个全击中；”于是他为此准备好两团炮弹。

他并没料想到他们是在找他的或者莱特伍德的名字。但是似乎要找的正是他们两人当中的一个，因为这时有人敲门了。“今天晚上我值班，”莫蒂默说，“您别去，尤金。”而尤金并不需要说服，他伫立不动，静静地抽他的烟，在莫蒂默回到屋里对他说话，并且碰了碰他之前，他一点儿也不急于要知道是谁在敲门。这时，他把头转回室内，才发现来者原来是年轻的查理·赫克萨姆和他的教师，两人都站在他面前，两人都一眼便认出他来了。

“您还记得这位年轻人吧，尤金？”莫蒂默说。

“让我看看他，”瑞伯恩冷淡地回答。“噢，记得，记得。我记得他的！”

他并无意重复上次的动作，用手去抬起他的下巴颏，但是这男孩却疑心他会这样，已经气冲冲地把胳膊抬起来了。瑞伯恩一边笑着，一边朝莱特伍德望去，希望知道这次奇怪的访问是怎么回事情。

“他说他有点事情要谈。”

“一定是跟你谈罗，莫蒂默。”

“我也这么想，可是他说不是。他说要跟你谈谈。”

“对，我是这么说的，”这男孩打断他们的话。“而且我还打算直言不讳呢，尤金·瑞伯恩先生！”

尤金又瞧瞧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当他的眼睛扫过他时，仿佛在他站立的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似的。他用一种淡漠已极的态度转向莫蒂默问道：“这另外一个人又是谁呢？”

“我是查理·赫克萨姆的朋友，”布拉德莱说；“我是查理·赫克萨姆的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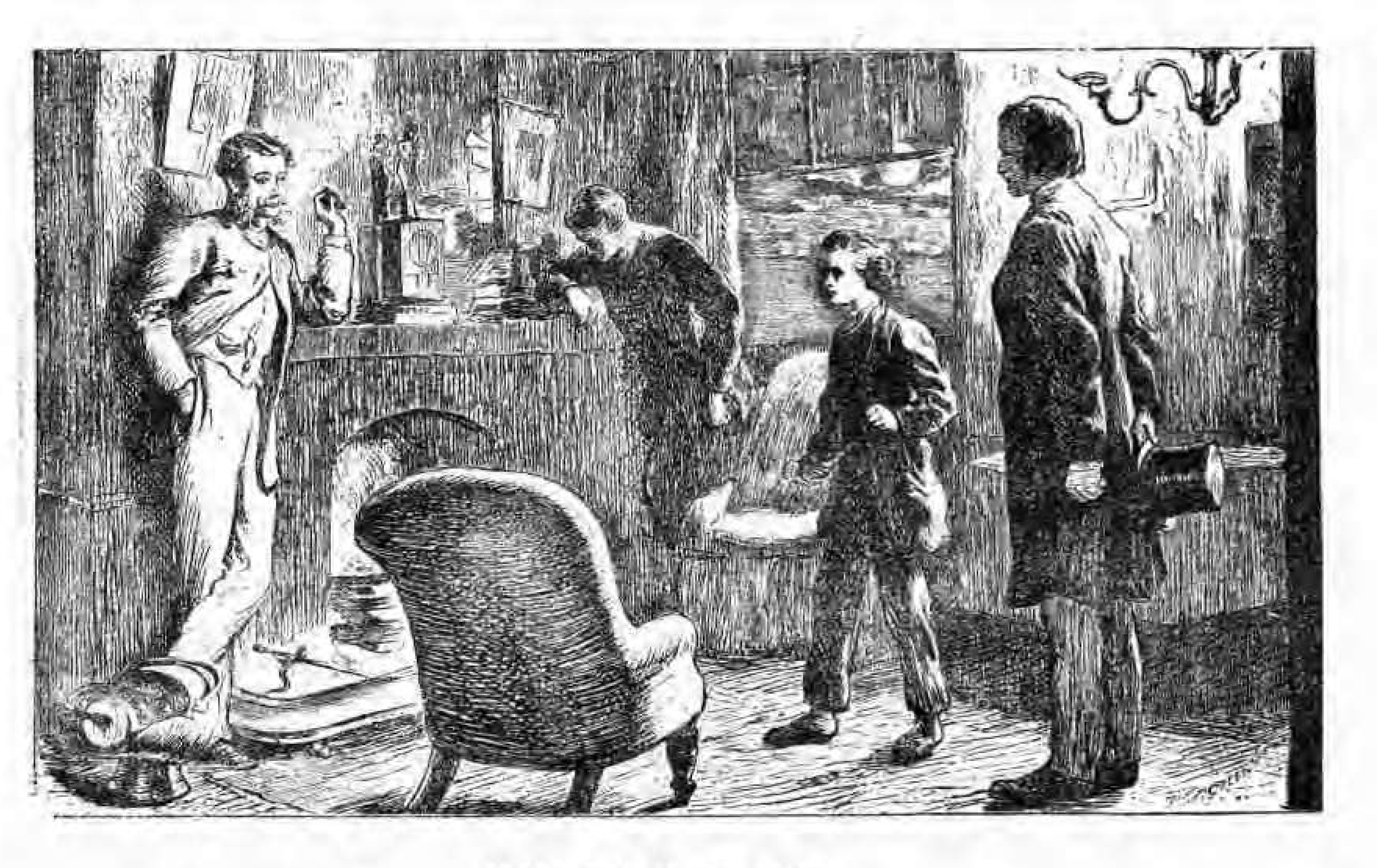
“我的好先生，您该教您学生更有礼貌才是呀。”尤金回答他。

他悠然自得地抽着烟，一只手肘支撑在壁炉架上，立在壁炉的一边，眼睛望着这位教师。这眼光是残酷无情的，因为其中充满冷冰冰的蔑视，把他当作一个毫无价值的生物。这位教师瞧着他，那眼光也是冷酷无情的，只不过属于另一种类型，其中充满强烈的嫉妒和火一般的愤恨。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尤金·瑞伯恩，或是布拉德莱·海德斯东，都一眼也不望那个男孩。在接下去的对话中，这两位，不管是说话者，或是受话者，都一直在互相盯视着。这里有某种秘密，某种他俩各自心领神会的东西，使得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互相敌对。

“从某些高尚的方面看，尤金·瑞伯恩先生，”布拉德莱说，面色苍白，嘴唇发抖地在回答他的问话，“我的学生们的天然情感比我所教给他们的东西要更为强烈。”

“从大多数方面看是如此吧，我敢说，”尤金一边品味着他的



家庭生活优越性的形成

雪茄一边回答他，“虽然高尚也罢，低劣也罢，都无关紧要。我的名字您知道得非常正确呢。那么请问您尊姓大名？”

“是否知道这个对您关系不大，不过——”

“的确如此，”尤金插进来说，尖锐地给以一击，捉住他的错误，立即打断他的话，“是否知道这个于我毫无关系。我可以称您教师，这是一种极其可敬的称号。您是对的，教师。”

他这一棒把布拉德莱·海德斯东打得可是不轻，这是他自讨苦吃，因为他一不小心显出了怒气。他尽力想使自己的嘴唇不要发抖，可是却抖得厉害。

“尤金·瑞伯恩先生，”这男孩说，“我有句话想跟您谈。因为我非常想跟您谈这句话，我们就在簿子上翻到您的地址，我们到您的办公室去过，又从您的办公室来到这里。”

“您给您自己找了不少麻烦呢，教师，”尤金一边说一边把雪茄上轻柔的烟灰吹掉。“我希望这样做会让您有利可图。”

“我很高兴，”男孩接着说下去，“能够当着莱特伍德先生的面说这些话，因为当初您是通过莱特伍德先生才见到我姐姐的。”

片刻之间，瑞伯恩把眼睛从教师身上转向一边，想看看这最后一句话在莫蒂默身上产生的效果如何。而莫蒂默站在壁炉的另一边，这句话刚一说出口，他便立即把脸转向壁炉，眼朝下向炉膛里望去。

“差不多和第一次一样，您又通过莱特伍德先生再一次见到她，因为我父亲被发现的那天晚上，您是跟他在一块儿的，所以我第二天发现您跟她在一起。那以后，您经常跟我姐姐见面。您越来越经常地跟我姐姐见面。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值得费这个力气吗，教师？”尤金喃喃地说，那神气好象人

家是来请教他什么，而他却毫无兴趣似的。"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这一点您最明白了，不过我认为不值得。"

"我并不明白，瑞伯恩先生，"布拉德莱回答说，越来越激动了，"您干吗跟我说——"

"您不明白吗？"尤金说。"那么我就不问您吧。"

他这句话说得是那么嘲弄人，又是用他那种全然心平气和的调子说的，直使得那只提着可敬的怀表上那条可敬的细链条的可敬的手恨不得用这根链条缠住他的脖子绞死他。尤金认为不值得再发一言了，只是用一只手撑住头站在那里，抽着烟，无动于衷地瞧着握紧右手、怒气冲冲的布拉德莱·海德斯东，一直瞧得布拉德莱简直要发疯为止。

"瑞伯恩先生，"男孩继续说下去，"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指责您的这件事，我们还知道更多的事。我姐姐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可是我们发现了。海德斯东先生跟我曾经有个安排，为了让我姐姐受到教育，准备由海德斯东先生出主意并且负责来管，他是一位非常有资格的权威，您一边抽着烟，装出一副思索的神气，不管您怎么想吧，他比您所能提供的要够格得多，假如您试试的话。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了什么呢，莱特伍德先生？噢，我们发现我姐姐已经有人在教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发现我姐姐对于我们为了她而安排的计划不感兴趣，爱听不听，——我，她的弟弟，还有海德斯东先生，这位最够资格的权威，因为他的证书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证书可以拿来给您看——而她却固执地而且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其他的安排。啊，还很卖力呢，因为我知道这要花多大气力。海德斯东先生也知道！好！有人为她付钱请老师，我们就自然而然这样想；谁付钱呢？我们就尽力去了解，莱特伍德先生，我们发现是您的

朋友，就是这位尤金·瑞伯恩先生，他付的钱。那么我要问他，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他这样做是何居心？他怎么可以不得到我的同意便这样放肆？我现在正靠我自己的努力和海德斯东先生的帮助，在社会的阶梯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我决不能因为我姐姐让我的前途蒙上任何阴影，或是让我的面子有任何玷污。”

这篇演说因为它孩子气的软弱，加上它极大的自私气味，使它的确非常之不高明。然而一向习惯于在学校里那一群小学生面前发表演说，从没见过更大世面的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对之表现得喜不自胜。

“现在我奉告尤金·瑞伯恩先生，”男孩继续说下去，因为用第一人称对他说话已证明毫无用处，不得不采用第三人称，“我反对他跟我姐姐有任何来往，我要求他完全停止这种来往。希望他别以为我怕我姐姐会喜欢上他——”

（男孩轻蔑地笑笑，教师轻蔑地笑笑，而尤金又吹了吹轻柔的烟灰。）

“——我反对这样做，这就够了。我对我姐姐比他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等我抬高了我自己，我还打算要抬高她；她知道这个，她在前途上还得指望我呢。我现在对所有这些事非常了解，海德斯东先生也是如此。我姐姐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不过她有些浪漫念头；不是在关于你们这位尤金·瑞伯恩先生的事情上，而是在关于我父亲的死以及其他这类事情上。瑞伯恩先生怂恿她有这些念头，借此抬高他自己的身价，好让她觉得她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或者甚至于喜欢对他感恩戴德。现在我不愿意她对他感恩戴德，或者对其他任何人感恩戴德。除非对我，再就只有对海德斯东先生。我并且奉告瑞伯恩先生，假如他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对她就只有更糟。请他把事情放在心上反复想一想，一

定要想透，对她只有更糟！”

这里中断了一会，这时教师脸上显得很尴尬。

“教师，我是否可以认为，”尤金说，把他迅速缩短的雪茄从嘴上取下来看了看，“您现在可以把您的学生带走了吧？”

“莱特伍德先生，”男孩又说话了，他满脸通红，由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或引起任何注意而十分恼火，“我希望您会留意我方才对您朋友所讲的和您朋友也已经一字不漏听见我讲过的话，不管他装出怎样一副没听见的样子。您必须留意这些话，莱特伍德先生，因为，象我刚才已经说过的，是您第一个带您的朋友认识我姐姐的，要不是您，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见到他。天知道我们谁也从来没有需要过他，今后我们不论谁也决不会去想念他。好吧，海德斯东先生，既然尤金·瑞伯恩先生已经不得不听完了我所讲的话，想不听也没办法了，既然我已经全都讲完了，我们想做的事都做到了，我们可以走了。”

“你先下楼去，我再待一会儿，赫克萨姆，”他回答说。男孩眼中流露着愤懑服从了他，大摇大摆走出门去，尽量弄出些响声来；莱特伍德走向窗下，倚在那里向外张望。

“您把我想得比您脚下的污泥还低贱，”布拉德莱对尤金说，他用一种仔细掂好分量，字斟句酌的口气在说话，要不这样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

“请放心，教师，”尤金回答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您。”

“这不是真话，”另一位回答；“您心中有数。”

“这种话很下流，”尤金回敬他说；“但是您自己心中并没有数。”

“瑞伯恩先生，至少我很知道我大可不必自己来对您出言不逊或者态度傲慢。刚刚走出门去的这个孩子能够在半小时之内

拿出五六种知识来跟您较量，让您感到丢丑现眼。但是您可以认为他地位低下，不值一顾。您对我也可以这样，我事先就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能是这样，”尤金说。

“但是我比一个孩子要强些，”布拉德莱说，一只手捏得紧紧的，“我一定要您听我说几句，先生。”

“作为一个教师，”尤金说，“人家总是在听您说话的。这您应该满足了。”

“但是我并不满足，”另一个回答，激怒得面色苍白。“您是否认为，一个人，由于要培养自己来承担我所承担的职务，由于每日每时要留心自己、克制自己，以便能把这职务承担得好，就会失去他作为一个人的本性吗？”

“我认为您，”尤金说，“从我两眼望着您的时候所见到的东西来判断，未免太好动感情，不配当一个好的教师。”说这话时，他把雪茄烟头甩掉了。

“跟您动了感情，先生，我承认我是的。跟您动了感情，先生，我因此敬重我自己。但是我的学生们可不是一群魔鬼。”

“我看还是说您的教师们吧，”尤金回答。

“瑞伯恩先生。”

“教师。”

“先生，我名叫布拉德莱·海德斯东。”

“正象您刚才说过的，我的好先生，您的名字跟我没关系。好吧，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哦，我是多么不幸啊，”布拉德莱喊叫着说，他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停住说话来擦他脸上开始出现的汗水，“一个人，他一辈子所遭受的不如我在一天当中遭受的多，他居然能

够这样镇静自若！可是我在他面前却没法控制住自己来表现得更坚强些！”他说这话时真是十分痛苦，说完以后甚至两手乱抓，仿佛他会把自己撕成碎片似的。

尤金·瑞伯恩一旁观望着他，似乎发现他正在变成一个颇值得研究一番的有趣的对象。

“瑞伯恩先生，我想用我自己的名义对您说几句话。”

“请吧，请吧，教师，”尤金没精打采地回答说，当另一位又在自我挣扎的时候，他渐渐有些儿不耐烦了；“把您要说的都说出来。让我提醒您一下，门还敞开着，您的年轻的朋友还在楼梯上等着您呢。”

“我刚才陪那个年轻人上这儿来。先生，就算您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是个孩子，我却是一个成年人，您不能不把我放在眼里，而我是想进一步说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和合理的。”布拉德来·海德斯东非常吃力而且困难地说了这番话。

“说完了？”尤金问道。

“没有，先生，”另一个说，满脸涨得通红，情绪激昂。“我强烈支持他反对您去找他的姐姐，支持他反对您多管闲事——还要更坏呢——反对您为她所做的那些事情。”

“完了吗？”尤金问道。

“没有，先生。我决心奉告您，您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您这样做是在伤害他的姐姐。”

“您也是她的教师，象您是她弟弟的教师一样吗？——或者也许是您很想也当她的教师吗？”尤金说。

这话象刀子一样，把他戳出血来了，血液涌上布拉德莱的面孔，迅速得就好象用匕首捅了一下子似的。“您这是什么意思？”他只能讲出这样一句话来。

“这种雄心壮志倒很合情合理嘛，”尤金冷冷地说。“我也只好这么说罗。这位姐姐——她在您嘴巴里出现得太多了点儿吧，或许——她跟她一向交往的所有的人是那么地不同，跟她周围那些宵小下贱之徒是那么地不同，所以说，您这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雄心壮志呢。”

“您是在当面取笑我出身低贱吗，瑞伯恩先生？”

“不大可能如此，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呀，教师，而且也不想知道什么。”

“您指责我的出身，”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您含沙射影，说我没有教养。但我告诉您，先生，我给我自己闯出了一条路，没有这两点，也不顾这两点！我有权利被认为是一个比您更好的人，我有比您更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

“我怎么可能用我一无所知的事情来指责您，或者说，我怎么可能拿我手里并没捏着的石头去打人呢？这个问题只好求教于一位教师的高见了，”尤金回答说。“这回完了吗？”

“没有，先生。假如您认为那个孩子——”

“他只怕等得很厌烦了呢，”尤金彬彬有礼地说。

“假如您认为那个孩子没有朋友帮助，瑞伯恩先生，那您就想错了。我是他的朋友，您会发现我是这样的。”

“而您会在楼梯上发现他的。”尤金说。

“先生，您也许会自以为，在这件事情上可以随心所欲，因为您所要对付的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没经验、没朋友、没人帮助的小孩子。但是我警告您，这种卑鄙的算盘是打错了。您还得对付一个成年人呢。您还得对付我呢。我要支持他，并且，假如需要的话，要为他要求补偿。我的手和我的心都放在这件事情上了，都随时为他敞开着。”

“倒很凑巧呢——那扇门也正敞开着。”尤金说。

“我藐视您的躲躲闪闪，我藐视您！”教师说。“您出于自己秉性的卑贱而辱骂我出身卑贱。我为这个瞧不起您。但是假如您不从这次来访吸取教训，并且行为上也相应收敛的话，您将会发现我要竭尽所能地认真地对付您，假如我认为，我自己值得再一次想起您的话。”

他说完这些，便姿态极不优雅而且生硬地走出门去，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瑞伯恩则是那么悠闲、平静地两眼望着他，那扇重重的房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就好象是关上了一个火炉，阻隔了他那炽热的怒火似的。

“一个希奇古怪的偏执狂，”尤金说。“这个人仿佛相信，天下每个人都跟他娘有瓜葛似的！”

莫蒂默·莱特伍德依然立在窗口，他方才敏感地退到了那个地方去。尤金叫了他一声，他开始慢慢地在房中踱步。

“亲爱的朋友，”尤金说，他又燃起另一支雪茄，“恐怕我这两位不速之客让你厌烦了吧，假如作为一种抵销权（请原谅一位律师用了个法律名词）您想请蒂平斯夫人来吃茶的话，我保证向她求爱。”

“尤金，尤金，尤金，”莫蒂默回答，仍在来回踱步，“我为这件事难过。我怎么就这么瞎眼呀！”

“怎么瞎眼，老兄？”他这位不动声色的朋友问。

“那天晚上，在河边酒店里，你是怎么说的？”莱特伍德说着停了下来。“你那天是怎么问我的？我那天想起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既象奸细，又象扒手的感觉？”

“我好象还记得你的这个表达方式，”尤金说。

“当你这会儿想起她的时候，你有种什么感觉？”

他的朋友没有直接作答，但在吸过几口雪茄之后，说："不要误解了情况。在整个伦敦也找不到比丽齐·赫克萨姆更好的姑娘了。我家里没人比得上她；你家里也没人比得上。"

"就算如此。还有呢？"

"这下子，"尤金犹豫不决地用眼睛盯着他，他正踱向屋子的另一端，"你又让我去猜那个我已经放弃不猜的谜了。"

"尤金，你是打算占有这个姑娘，然后再把她扔掉吗？"

"我亲爱的朋友，不。"

"你打算娶她吗？"

"我亲爱的朋友，不。"

"你打算追求她吗？"

"我亲爱的朋友，我什么也不打算。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这个人就是不会打算。假如我想出个什么打算，我会很快就把它甩开的，因为累得筋疲力尽了。"

"呵，尤金，尤金！"

"我亲爱的莫蒂默，别用这种悲伤的责备口吻吧，我求您。除了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并且承认我对我所不知道的一切一无所知，我还能怎么样呢？那支古老的小歌子，那支表面上是快活的、但却是我一生当中听过的最为忧郁的歌子，是怎么唱的？

别忧伤啊别忧伤，
也别为人生愚蠢事呀
把那悲哀的歌儿唱，
唱支快乐的歌儿吧
　　法尔一啦！

咱俩就别唱这个“法尔—啦”了，我亲爱的莫蒂默（这相当没意思），咱俩还是一块儿来唱唱，说我们根本就不去猜这个谜语了吧。”

“你还跟这姑娘有来往吗，尤金？这两人的话可是真的？”

“我向我尊敬而博学的朋友承认这两件事。”

“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呢？你在干什么？你要往哪儿去？”

“我亲爱的莫蒂默，人家还会以为是这位教师留下了一种问答教学法的传染病呢。你是想再抽一支雪茄烟，所以心里不高兴吧。来一支这个，我求你。在我这儿接个火，我的烟燃得正旺呢。好的！现在请你说句公平话，我是不是在竭尽全力来改进我自己，你现在明白这些锅碗瓢盆的好处了吧，你刚才模模糊糊好象镜中观花似地看它们的时候，你急匆匆地——我一定要说你是急匆匆地——想要贬低它们的价值。我因为感觉到自己的缺点，才来给自己周围布置上各种精神的影响，才特地让它们来促使形成一些家庭生活的优越性。请你以最好的祝愿，把我托付给这些精神的影响，托付给我和我童年以来的友人之间的日益增进的友谊吧。”

“啊，尤金！”莱特伍德满怀情意地说，现在他站在他的近旁，两人便共同笼罩在一小团烟云里；“我要你回答我三个问题！结果将如何？你在干什么？你要往哪儿去？”

“我亲爱的莫蒂默，”尤金回答，用一只手轻轻扇开烟雾，以便更好地显露出他面容和态度上的坦诚来，“请你相信我，我要是能够回答，我马上就回答了。但是要我能够回答，我必须首先解开那个我早已甩开不想了的讨厌的谜。它就是这个。尤金·瑞伯恩。”他用手点着他的前额和胸部。“猜呀猜，猜呀猜，也许您就猜不来？——对，我敢发誓说我猜不来。我甩开不去猜它了！”

第七章

一项友好行动从这一章开始

鲍芬先生和他的有文学的人赛拉斯·魏格之间的约定，随着鲍芬先生生活中变化了的习惯而发生变化，现在罗马帝国通常是在早晨衰亡了，并且是在这极其豪华的府邸里进行，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傍晚时在鲍氏宝屋里进行。不过，有些时候，当鲍芬先生想要摆脱那些时髦的奉承暂时躲避一阵，也会在黄昏后到宝屋来走走，那就不劳魏格明天再跑一趟了，他会坐在原先那只高背木椅上，继续倾听世界上那些气衰力竭、堕落腐朽的主人公们的故事，这时这些人已经临近完结了。假如魏格所得的工钱再少一点，或者他履行职务的能力更强一点，他会认为鲍芬先生之来是一种褒扬，而且会满心欢喜；然而，他处在一个获得优厚报酬的骗子的地位上，却对之满怀怨恨。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凡是不能称职的奴仆，不管是谁雇用的，总归是反对他的主人的。甚至于那些天生的治人者，那些高贵而公正的可敬人物们，那些官高爵显的尸位素餐之徒，也都照例要(有时是口是心非的疑虑；有时是毫无道理的蛮横)反对他们的主人。普天之下，公共事务上的主仆关系照例是如此，私人事务上的主仆关系也照例是如此。

赛拉斯·魏格先生终于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的房子”了（从

前他长年累月身无遮盖地坐在这幢大宅子墙外时，惯于这样称呼它），他终于发现这幢房子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跟他原先在自己脑子里画下的图样有着按照事物本性所完全可能有的差异。这时候，这位目光远大、手段高强的人物，因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并找到一种聊以自慰的理由，便做出一副缅怀往昔不胜感慨系之的忧伤神情来：似乎这幢房子一度曾经跟他一同遭遇过人生的坎坷似的。

"这幢房子，先生，"赛拉斯往往会哀怨地点点头，若有所思地对他的恩主说，"从前是我们的房子！在这幢房子里，我总是望见那些大人物们：伊丽莎白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派克大叔"——这些名字都是他自己的发明——"来来往往，走进走出！现在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啊，天啦，天啦！"

他的哀叹是如此之柔情满怀，竟使得好心肠的鲍芬先生也非常为他难过，甚至于几乎怀疑，是否因为自己买下了这幢房子，而给他造成了无可弥补的伤害。

魏格先生和维纳斯先生已进行过两三次的外交性会晤，他为此事先作了精心的安排，然而却伪装出一副他每次到克拉肯威尔来完全是由于偶然，事出不意的样子。终于他和维纳斯先生达成了一项交易。

"下礼拜六晚上，"赛拉斯在交易结束时说，"把我带到宝屋来，假若干一杯陈年牙买加糖酒，叙叙交情，符合您的愿望的话，我可不是个舍不得的人。"

"您知道跟我在一起是很没味儿的，先生，"维纳斯先生回答说，"不过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了，现在礼拜六晚上来到了，维纳斯先生也来到了，正在宝屋大门口拉铃。

魏格先生开了门，一眼看出维纳斯先生腋下夹着个用一张牛皮纸裹着的短棍子似的东西，干巴巴地说："噢！我还以为您或许会坐辆马车来呢。"

"不，魏格先生，"维纳斯回答。"我不会不屑于拿一个小包儿的。"

"不屑于拿一个小包儿！不！"魏格有些不满地说。不过并没有公然咆哮起来，"有那么一种小包儿很可能不屑于让您拿着呢。"

"您要买的东西在这儿，魏格先生，"维纳斯说，有礼貌地把小包递给他，"我很高兴能把它归还到它——原先所出的地方。"

"谢谢，"魏格说，"现在这件事情结束了，我不妨象个朋友似的告诉您，我怀疑，假如我请教过一位律师的话，您是否有可能从我这儿把这东西再拿回去。我只不过从法律的意义上提出这一点而已。"

"您这么认为吗，魏格先生？我是用公开的契约买下您的呀。"

"在这个国家里，您不能收买人的血和肉，先生；不能买活人的血和肉，您不能的，"魏格说着，摇晃着脑袋。"那么，请问，买骨头就行吗？"

"从法律的意义来说？"维纳斯问。

"从法律意义来说。"

"我是不配谈什么法律，魏格先生，"维纳斯说，脸涨得通红，嗓音有些大起来了，"可是要是从事实的意义上，我想我是可以谈谈的；从事实的意义上，我本来应该眼看您——您是不是允许我说下去？"

"假如我是您，我不会说得比您要说的更多，"魏格先生心

平气和地表示说。

“——我该在我把那包东西交给您而您还没付给我钱之前就说那句话的。我并不想妄称我懂得法律上的意义是怎么回事，可是从事实的意义上我是完全自信的。”

因为维纳斯先生激动了（无疑是由于他在爱情方面的失意引起的），又因为魏格先生并无意惹他发火，魏格先生便安抚地说：“我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件小小的案例提提罢了；我只不过假定说一说而已。”

“那么，魏格先生，我倒情愿您换个时间，象买卖交易似地正正经经说，”维纳斯先生这样回敬他一句，“因为我坦白告诉您，我不喜欢您的这种小小的案例。”

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魏格先生的起居室，虽然天色向晚，空气清冷，但煤气灯和炉火把屋子照得通明，维纳斯先生变得和气些了，称赞他有这样好的住处；并趁此机会向魏格提起，说他（维纳斯）曾经说过，他是交上好运了。

“还不坏，”魏格回答说。“不过请您记着，维纳斯先生，‘金无足赤’呀。请您自己调一杯酒①，请坐在壁炉前面。要不要来一只烟斗，先生？”

“我对那个不感兴趣，”另一位回答他；“不过我可以陪您偶尔抽两口。”

于是，维纳斯先生调了一杯酒，魏格也调了一杯酒；维纳斯先生点燃烟斗喷云吐雾起来，魏格先生也点燃烟斗喷云吐雾起来。

“这么说，您对您过的这种日子也不觉着满意罗，魏格先生，

---

① 英国人习惯喝用开水冲淡的朗姆酒。

您方才说，'金无足赤'，是吗？"

"神秘呀，"魏格先生回答。"我不喜欢这个。维纳斯先生。这幢房子从前住的人在深更半夜里让人给弄死了，也不知道谁干的，我不喜欢这个。"

"您可能怀疑到什么吗，魏格先生？"

"没有，"这位先生回答。"我知道谁从这件事情上捞到好处。不过我没怀疑到什么。"

说完这句话，魏格先生抽着烟，眼睛注视着炉火，脸上显出一副极其坚决的慈悲为怀的表情；仿佛他抓住了这种重大美德的衣裙，死命地抓住不放，而美德却痛苦地感到自己有责任要离他而去。

"同样地，"魏格又说下去，"对于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我有一些我可以提供的、观察所得的意见；不过我并不提出异议，维纳斯先生。一笔巨大的财富自天而降，落在一个我将不提及他姓名的人的头上。一笔每周支付的薪金，外加一定份量的煤炭，也自天而降，落在了我的头上。我们两个人当中哪一个更优秀些？不是那位我将不提及他姓名的人。这就是我的一种观察所得的意见，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种异议而提出来的。我接受了我的薪金，和我的一定份量的煤炭。他接受了他的财富。情况就是如此。"

"我如果能象您这样平心静气地看待天下事，那我就好了，魏格先生。"

"您再听下去，"赛拉斯继续说，象个演说家似地挥动着他的烟斗和他的木腿，这条木腿老是要不光彩地使他歪歪斜斜在椅子上往后靠，"听我的另一个观察所得的意见，也是一种不带有异议的意见，维纳斯先生。那个我将不提及他姓名的人一定会被

人家用甜言蜜语哄骗的。他会被人家哄骗的。那个我将不提及他姓名的人，有我做他的左右手，当然是打算把我提拔得再高一些的，您大概会讲理所当然应该提拔得再高一些——"

（维纳斯先生喃喃地说，他是这么讲的。）

"——那个我将不提及他姓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却把我丢在一旁，拿一个用甜言蜜语哄骗了他的不知底细的人放在我头上。我们两个当中哪一个更有价值些？我们两个当中哪一个会念那许多诗歌？我们两个当中哪一个，在伺候这位我不提及他姓名的人的时候，对付过那些罗马人，有文人也有武人，一直搞到嗓音嘶哑得好象自从断奶就一直靠吃锯末长大似的？不是那位用甜言蜜语哄骗了他的不知底细的人。可是那幢宅子却对这个人自由开放，就好象是属于他自己似的，他有他自己用的房间，他有了一个位置，还一年大约拿一千英镑呢，而我被放逐到宝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就什么时候来这儿找我，象找件家具似的。人的价值嘛，所以说，是不起作用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看出了这个意思，因为既然我生性具有一种强大的眼力，就没法儿不看出这个；不过我并不表示异议。您从前上这儿来过吗？维纳斯先生？"

"没进过大门，魏格先生。"

"那么，到过大门跟前罗，维纳斯先生？"

"是的，魏格先生，还好奇地打门缝往里边瞧了瞧。"

"瞧见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瞧见，除了一个堆垃圾的场子。"

魏格先生把他的眼睛绕着整个房间转了一个圈儿，进行他那未得满足的搜寻，然后又把他的眼睛绕着维纳斯先生转了一个圈儿；仿佛疑心他身上有点什么东西可以被发现似的。

“然而，先生，”他继续说，“您既然跟老哈蒙先生认识，人家会以为，您来拜访他一次也是礼尚往来。再说您天性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您是这样的。”这最后一句话是一种对维纳斯先生施展攻心术的赞美。

“这话是对的，先生，”维纳斯回答，眨巴着他一双衰弱的眼睛，又用他的手指头拢了拢他又脏又乱的头发。“我从前是这样一个人，那是在某一个评论伤了我的心之前。您了解我指的是什么吧，魏格先生？我指的是某一个书面的声明，说她不希望被人家看成个什么样子。自那以后，一切都离我而去了，只除了烦恼。”

“不是一切啊，”魏格先生用一种充满感情的同情口气说。

“是的，先生，”维纳斯回答说，“是一切啊！人家会觉得我这人太凶了，可是我真想把我最好的朋友也狠狠揍一顿啊，真的，迟早我会的！”

当维纳斯先生为了给他这个不友好的声明加强语气而跳起身来时，魏格先生不由自主地伸出他的木腿去保卫自己，于是他便向后一仰，椅子和一切都拦阻不住，但他被那位并不曾为害的憎恨人类者一把抓住了。他狼狈不堪地、恨恨地摸着自己的脑门子。

“怎么，您没稳住身子，魏格先生，”维纳斯说，同时把自己的烟斗递给他。

“也真该稳不住了，”赛拉斯抱怨地说，“登门作客，也不提醒一声，就猛的一下子窜起来，象盒子里关着的弹簧娃娃①似的！可别再象那样从您的椅子上蹦出来了，维纳斯先生！”

① 一种玩具，打开盒盖，里面会跳出一个装了弹簧的娃娃来。

“我请您原谅，魏格先生。我是太伤心了。”

“是的，不过，去他的吧，”魏格气势很盛地唠叨起来，“一个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也可以坐在那儿伤心的呀！至于说被人家看成个什么样子，有骨头架子的样子，也有鼻青脸肿的样子。”说着他又摸摸自己的脑门子，“我可不肯把自己看成那副样子。”

“我会记住您的话的，先生。”

“那就劳您驾了。”魏格先生逐渐缓和了他冷言冷语的口吻和迟迟不消的怒气，又重新拿起他的烟斗来。“我们刚才正在谈老哈蒙先生是您的朋友。”

“不是朋友，魏格先生。只不过认识，说过话，偶尔打过两回小交道。一个非常喜欢追根究底的人，魏格先生，他问的都是跟那些他从垃圾堆里发现的东西有关。又好追根究底，嘴又紧。”

“啊！您发现他嘴紧？”魏格问道，话中流露出贪婪的意味。

“他老是那么一副面孔，那么一副派头儿。”

“啊！”他的眼睛又绕了一个圈儿。“至于他在垃圾堆里发现的东西，您有没有听他说过他是怎么发现的，我亲爱的朋友？住在这幢神秘莫测的屋子里，倒真是想知道知道。比如说，他在哪儿发现东西的？或者，比如说，他怎么下手去找的？他是从垃圾堆顶上开始的呢，还是从底下开始的。他是用棒子戳呢，”这时魏格先生的手势是熟练而且富有表现力的，“还是用勺子舀呢？您说是舀呢，我亲爱的维纳斯先生；或者您——您是个正人君子——说是戳呢？”

“我说两样都不是，魏格先生。”

“您是一位正人君子，维纳斯先生——您再调一杯吧——为什么两样都不是呢？”

“因为我看是，先生，凡是发现的东西，都是在分类和过筛的

时候发现的。所有这几堆垃圾都是分过类、过过筛的吧?”

“您可以去看看，再说出您的意见来。您再调一杯吧。”

当每说一次“您再调一杯吧”的时候，魏格先生都把椅子往前拉得更近一点儿，同时木腿跳一跳；好象他是在建议要把自己和维纳斯先生两人再一次调和在一起，而不是说要再调一杯搀水朗姆酒来把他们的酒杯斟满。

“住在(象我刚才说过的)这幢神秘的屋子里，”魏格说，这时另一位正在应他好客的请求而采取行动，“别人真想了解了解。您——您老兄——是不是有意思想说他也把东西藏在垃圾堆里，不光是找见东西呢?”

“魏格先生，一般说来，我看他有可能。”

魏格先生巴嗒一声戴上他的眼镜，羡慕地从头到脚端详着维纳斯先生。

“对一位跟我同样的平凡的人，我现在要握起他的手，这在今天还是头一遭，这一举动是充满了能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联结起来的无限信任的，竟然让我给忽略了，真是不可理解，”魏格说着，把维纳斯先生的手抓起来，平摊着，准备击上一掌，并且马上就击了；“就这样——没别的——我这个人呀，在我跟那位昂首阔步做人的、唯一我肯称他是我的同胞兄弟的人之间，我蔑视一切比这更为低级的联系，——就这样，咱俩您信任我，我信任您——您以为他可能藏着些什么东西?”

“这只不过是个假想而已，魏格先生。”

“我是个手扪着心口讲话的人，”魏格大声地说；尽管这个人的手实际上是扪在搀水的朗姆酒杯上，但是他这句自我称道的话的动人之处并不因此而减少；“把您的假想化为语言吧，把它摊出来，维纳斯先生!”

“他是这样的一类老人家，先生，”那位讲求实际的解剖学家喝了一口酒之后，才慢吞吞地回答说，“象他们这样的人，依我看，是有可能利用这块地方所提供的这些方便条件，把钱啦，金银财宝啦，也可能是文件啦藏起来的。”

“您真是个为人类生活增添光彩的人物，”魏格先生说着，又一次把维纳斯先生的手抓过来，好象他要给他看手相算命似的，并且把自己的手也举起来，作为一旦需要立刻和他击掌的准备。“诗人在写这首全国闻名的海军歌曲的时候，可能指的就是您吧：

迎风转舵，靠紧它的船舷，
它就在我们身旁呀，帆贴着帆；
我喊道，维纳斯先生啊，给它再来一番，
快用绳索、用钩子，先生，要不它将逃窜！①

——这就是说，我把您看作是那棵真正的不列颠老橡树②，因为您就是这样的——请您解释一下，维纳斯先生，‘文件’这个词儿指的是什么！”

“既然这位老人家一般说来是把一些近亲关系切断了，或者是把一些天然的感情堵死了的，”维纳斯先生说，“那么，他很可能写下很多遗嘱和补充遗嘱。”

赛拉斯·魏格把手掌响亮地拍搭一声落在维纳斯先生的手掌上，并且天花乱坠地宣称：“同观点，同感情，你我真是同胎

---

① 这原来是英国民歌《在各种天气里》中的一节，这里作者已作了改动。

② 在英国，传统上认为橡树是坚贞高贵的品质的象征。这句话据说是出于一首题为《尼尔逊之死》的诗。

生！再调点儿酒喝！”

魏格先生把他的木腿跟他的椅子移近维纳斯先生，面对着他，急忙为两人各调一杯酒，把他客人的酒杯递过去，又把这酒杯的边沿跟自己酒杯的边沿碰了一碰，把自己的酒杯送到唇边，再放下酒杯，又把两只手在客人的两个膝盖上摊开，这才对他说话：

“维纳斯先生，倒不是说，因为有了个不知底细的外来人，人家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对此不满，虽然我认为那个外来人是一个不仅可疑的家伙。也不是为了挣钱，虽然钱是一向受人欢迎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虽然我并不是高傲到甚至不屑于为自己做一点儿好事情的地步。这全是为了伸张正义啊。”

维纳斯先生把他的两只眼睛同时懒懒地眨了眨，问道：“您指的什么，魏格先生？”

“友好行动呀，先生，我这就要提出来的。您知道这个行动了，先生？”

“要等您说明白，魏格先生，要不我没法说我知道不知道。”

“假如在这幢房子里真有任何东西可以被发现，就让咱俩一块来发现它。让咱俩采取一项友好的行动，同意一块儿来寻找它。让咱俩采取一项友好的行动，同意所得利益两人均分。这完全是合乎正义的。”赛拉斯这样说着，做出一副高贵的气派。

“那么，”维纳斯先生说，他抬头向上望，把头发紧捏在两只手里考虑了一番才开口，仿佛只有先把脑袋稳住，他才可能稳住他的注意力似的；“假如能够从垃圾堆下面挖出点什么东西来，这件事就只有您我两人知道？是不是这样呢，魏格先生？”

“那要看挖到点儿什么了，维纳斯先生。假若是钱，是餐具，或者是珠宝首饰，那就是属于咱俩的，就跟它可能属于无论哪个

人一样。”

维纳斯先生疑问地用手揉着他的一道眉毛。

“这是合乎正义的，因为它要不就可能不知不觉连同垃圾堆一块儿卖掉，而那买主就会得到他所从来没想得到也从来没花钱买过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维纳斯先生，这不就是不合乎正义吗？”

“如果发现的是文件呢？”维纳斯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来供他考虑。

“根据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们出示给最为利害相关的人，”魏格当即回答。

“也是合乎正义的吗，魏格先生？”

“从来如此，维纳斯先生，假如那些人非正义地去使用它们，那是他们的事。我对您有个看法，先生，说来不大好启齿呢。自从我那天晚上，就是，不妨说，您放纵您强有力的头脑任它在茶杯里漂浮的那天晚上，我去拜访您以后，就感觉到，您需要有个目标，让您振作起来，有这项友好行动，先生，您就有一个光辉的目标来振作自己了。”

魏格先生然后便详细地谈起了他那诡计多端的脑袋里一向主要盘算的事情：维纳斯先生具备哪些合格的条件进行这一场搜索。他详细谈到维纳斯先生耐心的习惯和细致的手艺，谈到他那一套把几件小东西拼凑在一起的本领；谈到他对各种纸张和织物的知识，谈到有可能引导他发现意义重大的隐藏物的一些细小的征兆。“而我自己呢，”魏格说，“我却不长于干这个。我或者是用探条探，或者是用铲子铲，都不能干得那么细致，不显出我翻动过这些垃圾堆。而您就大不相同了，而且您是以一位伙伴的身份，进行一项友好行动，对您的合伙兄弟做了神圣的誓

言，这样去干的(您会这样的)。”魏格先生接着又谦虚地提及他装上一条木腿如何不适宜登梯以及干诸如此类爬高上低的事情，并且也暗示说，带上这么个木头玩意儿，一旦需要去一处垃圾斜坡上走动，就很有可能一下子戳进脚下不实在的地方，把自己也钉牢在那里。然后，他放下这个话题，又提起那特别的奇迹：在他来宝屋住下以前，正是从维纳斯先生那儿，他第一次听到垃圾堆里埋财宝的传说的；“这件事，”他用隐隐带有几分虔诚的口气说，“一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最后，他又回到那个正义的问题上，他阴沉地暗示，有可能挖出个什么东西来证明鲍芬先生是有罪的(关于鲍芬先生，他再次坦率地承认说，无可否认，他是从一场凶杀中得到好处的)。他并且预期这两位采取友好行动的人会使鲍芬受到谴责，使正义得以伸张。而这一点，魏格先生着重地加以指出，完全不是为了想要得到酬报——虽然舍酬报而不取，也是一种无原则的表现。

对他这一席话，头上长着那堆狼狗耳朵般耸起的灰蒙蒙的干草似的头发的维纳斯先生在洗耳恭听。魏格先生说完了，把两只胳膊摊开，仿佛是让维纳斯先生看看他的心胸有多么坦荡似的，然后又收拢来，等待对方作答，维纳斯先生的两只眼睛冲着他眨巴了一小会儿，这才开口说话。

“我看您是自己先试验过了，魏格先生，”他不说则已，一说便认真地说开去。“您根据经验知道，有很多困难。”

“不啊，简直不能说我已经试验过，”魏格先生回答，这个暗示让他有点儿吃惊。“我只不过略微碰了碰它，略微碰了碰。”

“而什么也没发现，除了发现很困难之外吧？”

魏格摇摇头。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魏格先生，”维纳斯默默地考

虑了一会儿之后才说。

“说您同意，”魏格出于本心地催促他。

“假如我不是憋了一股子气的话，我会回答说不同意的。可是既然憋着一股子气，魏格先生，而且是气得我不顾一切，如癫似狂，走投无路，我想我就同意了吧。”

魏格快活地重新把两只酒杯斟满，再次举行了那个使酒杯的边缘丁当一碰的仪式，心中极其诚心诚意地暗自祝福那位年轻女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为她而干杯，因为这是她使得维纳斯先生变得象现在这样好说话的。

然后他们又好几次地重述了这项友好行动的条件，并且彼此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条件不过是保密、忠诚和坚持到底这三点而已。维纳斯先生可以随时进入宝屋来进行搜索，并且将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免他来时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

“脚步声！”维纳斯惊叫道。

“哪儿？”魏格吓住了，大声地问。

“外边，嘘！”

这时他俩正在握手言欢，表示这项友好行动条约的正式批准。他们轻轻松开手，点起他们已经熄灭的烟斗，向后靠回到各自的椅背上。的确是有脚步声，走到窗下了，一只手在敲窗玻璃了。“进来！”魏格先招呼说；意思是请打门里走进来。然而那老式的沉甸甸的窗框子却慢慢儿被抬了起来，一个人脑袋慢慢儿从夜晚暗黑的背景中伸进来向室内打量。

“请问赛拉斯·魏格先生在吗？噢！我看见他了！”这位来宾俯身在齐胸高的窗台上，从暗处向屋内张望，让他们觉得这人内心非常之惶惑不安。其实这两位友好行动的采取者在内心里倒很可能不是非常安稳的，即使这位来访者按照通常的方式

走进屋里。尤其是维纳斯先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开，头向后仰去，眼睛瞪着那个瞪着他的人，仿佛这人是他自己家里那个印度婴儿标本，是来喊他回家去的。

“晚安，魏格先生。院子大门的锁该查看一下了，劳您驾；它锁不上了。”

“是洛克史密斯先生吗？”魏格支支吾吾地说。

“是洛克史密斯先生。我不打扰您了。不进屋了。我只是给您捎个口信来，我是回我住处顺路来的。我没打铃就进了大门，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呢：不知道您是不是可能养着一只狗。”

“我真希望有只狗呢，”魏格喃喃地说，从椅子里抬起身，把背转过来。“嘘！别出声，就是那个靠甜言蜜语骗人的外来人，维纳斯先生。”

“那一位我认识吗？”瞪着眼睛的秘书问道。

“您不认识，洛克史密斯先生。我的朋友。晚上来陪我坐坐的。”

“哦，我请他原谅。鲍芬先生希望您知道，他并不要求您因为怕他来，就每天晚上都待在家里。他想到，他也许会无意给您造成了约束。以后，如果他没事先通知一声就来找您，他能碰上您也罢，碰不上也罢，反正都一样。他也让我顺便对您讲一声。没别的事了。”

说完这个，再来一声“晚安”，这位秘书便放下窗框，消失了。他俩仔细听着，听见他的脚步声回到大门口，又听见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声音。

“就是因为这个人，维纳斯先生，”魏格在他已经走掉，声息全无之后说，“我被丢在一边儿了！请问您对他有何观感？”

维纳斯先生显然不知道自己对他有何观感，因为他在使尽

力气想回答，却说不出什么有条有理的话来，只能说一句："他长相特别。"

"您的意见是说，长相奸诈吧，先生，"魏格回答，恶意地玩弄着这个字眼。"他就是这副长相！我觉得长相怎样特别都可以，就是别奸诈！这家伙可是心怀叵测呢，先生。"

"您是不是说他有点儿什么可疑的事儿？"维纳斯问道。

"什么可疑的事儿？"魏格重复他的话。"有点什么事儿？我——作为您的伙伴——假若不是因为好说真情，不觉得非回答您不可的话，那我心里该有多舒坦。事儿可多着啦！"

请看那些秃尾巴的鸵鸟们怎样把脑袋塞进希奇古怪的酸溜溜的避难所里！认为洛克史密斯先生心怀叵测，这使魏格先生感到不胜其喜悦，于是便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满足！

"在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维纳斯先生，"他说，这时候他送那位友好的采取共同行动者出门，正走过院子。这时两人都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调上一杯，有些儿糊里糊涂了："在这样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想着那些靠甜言蜜语骗住了人的外来人，那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他们也可以头顶青天往家走，仿佛他们都心迹坦荡似的！"

"见到这满天繁星，"维纳斯先生说，他抬头仰望天空，帽子都落在地上了，"令我禁不住想起她那些要人命的话，她不愿意把自己，也不愿意被人家，看作是——"

"我知道，我知道！您无需再重复了，"魏格说着，紧握他的手。"只请您想着，这些星光怎样让我沉着坚定地，为了伸张正义，去反对某一个我不提及他名字的人。并非我良心不好。不过，您瞧，这些闪烁的星光里带有多少古老的回想啊！是些什

么古老的回想呢，先生？”

维纳斯先生又开始死气沉沉地回答说："回想她的那些话呀，她亲笔写的话，说她不愿意把自己，也不——"这时赛拉斯严正地打断他。

"不，先生！回想起那幢我们的屋子，回想起乔治少爷，简大娘，派克大叔，回想起所有那些被白白糟蹋了的人！所有为那个命运的宠儿和光阴的蠢虫作出了牺牲的人！"

第 八 章

一次无害的私奔在这一章里发生

那个命运的宠儿和光阴的蠹虫，或者，用不那么尖刻的语言说，是尼可达莫斯·鲍芬先生，拾垃圾的金人儿，在他的豪华显贵的住宅大厦里已经尽其本性所能地习惯了下来。象一位显贵家庭出身的重要人物那样，他无可奈何地感到，这幢房子对于他的需要来说，是大而无当的，它造成了一批数不清数目的寄生虫；不过他倒也情愿这样想：他的财产所具有的这一点缺陷，向来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接受遗产者所应尽的义务。又鉴于鲍芬太太过得十分愉快，贝拉小姐也很开心，他也就更感到随遇而安了。

这位年轻女士无疑让鲍芬夫妇如获至宝。她真是太漂亮了，漂亮得没法儿不处处惹人心疼；她真是太灵敏了，灵敏得没法儿和她的新生涯的气氛产生什么不相称的地方。而她的新生涯是否已使她的心灵得到提高，倒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至于说到另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那倒是毫无任何疑问可言的，那就是：这种新生涯已使她的外表和风度大为改进。

于是过不多久，贝拉小姐便开始纠正起鲍芬太太的过错来了；甚至于，当贝拉小姐发现鲍芬太太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她

便开始感到很不自在，仿佛这是自己没尽到责任。这并非说，象鲍芬太太这位具有如此可爱的气质和如此健全的天性的人，可能做出什么了不得的错事儿来，哪怕是在跟那些来访的权威性大人物应酬的时候也不至于如此，这些人一致认为，鲍芬夫妇俩是"俗气得讨人喜欢"(当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当然认为自己是并不俗气的)。这其实是说，在社交界的溜冰场上，所有具有波兹纳普家风的儿童，为了保全他们温文尔雅的灵魂，都必须学会转着圈子溜，或是排成长队溜，而她却老是要摔交。而且每当她摔交时，老是要在参加这种溜冰体操的更为熟练的表演者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把贝拉小姐也绊倒在地(这位年轻女士是这样感受的)，使她非常之窘。

在贝拉小姐的年纪，不可能期望她会仔细留意自己在鲍芬先生家里的地位是否保持得和谐与稳定。对她旧有的那个家，她过去从来不曾吝惜过抱怨，这并不表示她做下什么忘恩负义或者傲慢不逊的新鲜事，因为那时候她还不曾有一个新家让她非常之中意呢。

"洛克史密斯先生是一位非常有价值的人，"鲍芬先生大约在两三个月之后说。"可是我还不能非常吃准他。"

贝拉也吃不准，因之她觉得这个话题颇有兴味。

"他为我的事情非常地操心，从早晨到中午、到晚上，一刻不停，"鲍芬先生说，"就是另外五十个人凑在一起，也做不到，或者不会比他做得更多；可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就好象：我差不多就要跟他两人手碰着手了，可是他突然搬来一根大木头横在路中间，拦住我不许向前走似的。"

"我可以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吗，先生？"贝拉问道。

"是这样，我亲爱的，"鲍芬先生说，"除了你，他在这儿谁也

不肯见。有客人的时候，我本来希望他能跟自家人一样，照旧一同进餐；可是不，他不肯。”

“假如他认为这样是降低了他，”贝拉小姐说，做作地把头往后一仰，“我就让他去，别去理睬他。”

“不是这样的，我亲爱的，”鲍芬先生稍加思索之后，才说。“他并不认为这样是降低了他。”

“也许他认为这样是抬高了他吧，”贝拉说着自己的想法。“假如是这样，也应该心里明白。”

“不，我亲爱的，也不是这样。不是，”鲍芬先生摇摇头，再稍加思索之后，重复说了一声不。“洛克史密斯为人是很谦虚的，可是他并不认为这是抬高了自己。”

“那么他是怎样想的呢，先生？”贝拉问道。

“我要知道才怪呢！”鲍芬先生说。“起初好象他只是不肯见莱特伍德，现在呀，好象谁也不肯见，只除了你。”

“哦嗬！”贝拉小姐想。“真——的！是这么回事儿，是吗！”因为莱特伍德先生在鲍芬先生家吃过两三次饭，她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过他，而且他对她也有些注意。“一个当秘书的——而且是我爸的房客——拿我来作为他吃醋的对象，真够厚脸皮的！”

这位爸的女儿为什么会对爸的房客如此轻蔑，真是奇怪；但是在这个被宠坏了的女孩子的头脑里，还有些比这更为希奇古怪的反常东西，这是个双料的被宠坏了的女孩，先是被穷宠坏了，后来又被富宠坏了。然而我们且慢慢道来，让这些更奇怪的反常的东西去自行澄清吧。

“我认为真有点儿岂有此理，”贝拉小姐轻蔑地思索着，“爸的房客有权在我面前自说自话，而把其他可供挑选的人都排斥在外！真有点儿岂有此理，真的，把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给我创

造的机会，让一个仅仅是个秘书和爸的房客的人给利用了！”

然而，就在不太久之前，贝拉发现这同一位秘书和房客似乎喜欢她的时候，还心跳过呢。啊！不过那时候，这幢豪华显贵的公馆和鲍芬太太的裁缝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呢。

别看他似乎态度腼腆，在贝拉看来，这位秘书和房客可是个非常咄咄逼人的家伙。每当我们从戏院或是歌剧院归来，他的办公室里总是亮着灯，他总是到马车门前扶我们下来。鲍芬太太对他也总是脸上带着一种令人厌烦的喜悦和讨人嫌的愉快，仿佛可以对这个人的鬼心思认真给以赞许似的！

“维尔弗小姐，”这位秘书有一回在那间巨大的会客室里偶然碰见她的时候说，“您从来也没有托过我为您给家里办点事儿。我总是很高兴听您吩咐，为您在这方面效劳的。”

“请问您是指什么，洛克史密斯先生？”贝尔小姐问道，眼皮懒洋洋地低垂着。

“您说‘家’吗？我指荷洛威那边您父亲的房子呀。”

他的回击令她满脸通红——这一击是如此之巧妙，听起来似乎仅仅是个普普通通的回答，而且说得真诚坦率，——于是她口气颇有点加重地、泼辣地说：

“您说的事儿，吩咐，又是指什么呢？”

“不过是指一两句问候话呗，我想您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会把这种话带过去的，”秘书回答说，还是方才的神气。“假如您让我来转达这个，我会觉得非常高兴的。您知道，我是每天在这两幢房子之间来往走动的。”

“不必要您来提醒我这个，先生。”

这样脱口而出地无礼顶撞这位“爸的房客”是做得太急躁了点儿；当她遇见他那平静的目光时，她感觉到了这一点。



爸的房客和爸的女儿

"他们可并没带话来——您是怎么说的？问候问候我呀，"贝拉说，连忙假装她是因为受了这份委屈所以才脾气不好。

"他们经常向我打听您的，我也尽我可能地告诉他们这儿的情况。"

"我希望您讲的情况都是真实的，"贝拉大声地说。

"我希望您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假如您怀疑的话，那就跟您太不相称了。"

"不，我不怀疑这一点。我该受责备，的确非常应该。我请您原谅，洛克史密斯先生。"

"要不是您的道歉让人觉得您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真想要求您别这么说呢，"他诚挚地回答说。"原谅我，我忍不住说了这些话。言归正传吧，允许我再说一句，也许他们还认为我在经常向您报告他们的情况，带点口信什么的呢。可是我不许自己打扰您，您也从来没向我问起过。"

"先生，"贝拉望着他，似乎他曾经责备过她似的，"我明天就要去看望他们。"

"这句话，"他迟疑地问，"是说给我听的呢，还是说给他们听的？"

"随您看说给谁听的吧。"

"那么是也说给我，也说给他们听罗；要我把这话捎给他们吗？"

"您要喜欢就捎去，洛克史密斯先生。不管捎不捎的，反正我明天要去看望他们。"

"那么我就把这话告诉他们。"

他又流连了一会儿，好象是给她个继续谈下去的机会，假如她想谈下去的话。而由于她保持沉默，他便离她走开了。在这

次短短的会晤中，在他走开之后，有两件小事让贝拉小姐感到非常奇怪。第一件是，当他离开时，毫无疑问，她脸上是显出了悔恨的样子，并且她心里也是感到悔恨的。第二件是，直到她作为一种已经决定的计划向他宣布之前，她并不曾有过要回家走一趟的打算或想法。

“我这样做可能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这样做可能是什么意思？”她心中如此自问。“他没有任何权利支使我，而我又怎么会把他放在心上，既然我对他并无好感？”

由于鲍芬太太坚持贝拉明日出行应当乘那辆轻便四轮大马车，因此，她回家时气派是很大的。维尔弗太太跟拉维尼娅小姐曾经多次推测，她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此豪华壮观地归来。她们悄悄地躲在窗后注视着，一看见这辆轻便四轮大马车驶来，便商量好，要让它在门外停留得尽可能长久些，以便在左邻右舍面前摆摆威风，让他们惊动一番。然后她们才来到那间通常的家庭起居室里，以一副恰如其分的无所谓的样子来迎接贝拉小姐。

这间起居室显得非常狭小，而且非常简陋，通往这间起居室的那段朝下走的楼梯显得非常狭窄而且非常弯曲。这幢小小的房子和它的所有的摆设，跟那幢显贵豪华的住宅对比之下，显得非常可怜。“我简直不能相信，”贝拉想，“自己曾经在这个地方苦苦挨着过日子。”

维尔弗太太令人沮丧的威严和拉维天生的活泼爽快都没有能使情况变得更好。贝拉这时候的确自然而然地希望能有人给她一点小小的帮助才好，然而她却一点儿帮助也得不到。

“这个呀，”维尔弗太太说，同时把她的一边面颊递上去接受亲吻，这面颊的可爱程度和反应能力就好象是一只汤匙的背面一样，“真是太荣幸啦！你大概会发现你的妹妹拉维长高了吧，

贝拉。”

“妈，”拉维尼娅小姐打断她说，“您对贝拉发脾气，当然没说的，她完全应该受这个；可是我真的非得求您别拉扯这种可笑的废话了，说我长高了什么的，我早就过了长个儿的年纪啦。”

“我自己结婚以后还长个儿呢，”维尔弗太太严厉地宣称。“好极了，妈，”拉维回嘴说，“那么我想您早就该不谈这个题目了。”

这位威严的女人在听到她的回答时，两眼高傲地怒目而视，如果换上一个不那么活泼爽气的对象，真会吓得不知所措了，然而这对拉维尼娅却丝毫不起作用；母亲这时眼睛喜欢瞪多少次，尽管让她瞪去，拉维尼娅走上前来跟姐姐讲话，丝毫也不气馁。

“贝拉，假如我吻你一下的话，我想你不会认为非常丢脸吧？好！那么你好吗，贝拉？你的鲍芬夫妇好吗？”

“停下来！”维尔弗太太大声宣称。“住嘴！我可受不了你这种轻浮的口吻。”

“我的老天爷！那么，你的斯波芬夫妇好吗？”拉维说，“既然妈对你的鲍芬夫妇如此反感。”

“没家教的丫头！顽皮东西！”维尔弗太太说，态度严厉得令人生畏。

“说我是个顽皮东西也好，说我是个狮身人面的猜谜东西也好，我才不在乎呢，”拉维尼娅无动于衷地回答她，把脑袋往后一仰。“对于我来说，这完全一样，说我是这个或者是那个都完全一样，但是，我知道一点——我结婚以后是不会再长个儿的！”

“你不会再长个儿？你不会再长个儿？”维尔弗太太郑重其事地反复说。

“不，妈，我不会再长个儿。没有什么东西会让我再长个儿。”

维尔弗太太把她的两只手套一挥，样子变得既高傲又可怜。“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于是她说，“我的一个孩子丢下了我去找那些骄傲的和发财的人去了，而我的另一个孩子又瞧不起我。真是配对成双啊。”

“妈，”贝拉插进来说，“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是发财的，毫无疑问；但是您没有权利说他们骄傲。你一定非常清楚，他们并不骄傲。”

“总而言之，妈，”拉维说，她连个招呼也不打，便向敌人突然袭击，“您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或者假如您不知道那您就更丢脸了！——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真是一对儿天下绝对完美无缺的人啊。”

“说真的，”维尔弗太太是在很有礼貌地欢迎这个抛弃了自己家庭的人，她说，“看来似乎我们是应该这样想才对啊。而拉维尼娅，这才真正是我反对你那种轻浮口吻的原因。鲍芬太太（说起她的容貌我可没法儿象我所希望的那样保持平静）和你们的母亲，彼此并不熟悉。不能设想她和她的丈夫，敢于擅自把这一家人称作维尔弗，哪怕是一分钟都不敢。因此我也不能那么丢丑现眼，把他们称作鲍芬。不能。因为这样的口吻——称它作亲昵也好，轻浮也好，平等也好，或者随便你称它作什么——将会暗示那样一些并不存在的社会交往。我的话讲明白没有？”

这个问题虽然提得煞有介事，并且带着辩论的态度，拉维尼娅却根本不予理睬，只顾提醒她的姐姐说：“说来说去，你知道，贝拉，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那些叫什么名字来着的人到底好不好。”

“我不想在这里谈起他们，”贝拉抑制住愤怒回答，用一只脚点着地板。“他们是太善良，太好了，不能让人家这样评头品足地

议论。”

“干吗这么说呢？”维尔弗太太以一种尖刻的挖苦口气追问道。“干吗绕着圈子说话呢，这样的确很客气，也很有礼貌；但是干吗要这样呢？为什么不公开说，他们比我们要善良得多、好得多呢？我们懂得你话里藏的话。干吗不明说呢？”

“妈，”贝拉说，把脚在地上一顿，“圣人也会让您给逼疯的，拉维跟您一个样儿。”

“不幸的拉维！”维尔弗太太用一种怜悯的口气大声说。“她总归挨骂。我可怜的孩子哟！”但是拉维，就象她刚才突然背弃贝拉一样，现在又对另一个敌人发动了袭击；她非常泼辣地说：“您别来保护我，妈，因为我有能力关心我自己。”

“我不过是奇怪，”维尔弗太太接着说下去，把话头转向她的大女儿，因为她整个儿说来比那个完全不能控制的妹妹要安全得多，“你还能有时间和有心思从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身边脱身，而且到底是来看望我们了。我只不过奇怪，我们的权利，跟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的至高无上的权利，相比之下，还有点儿分量。我感到我必须因为自己在和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竞争之下得到了这么多东西而表示感谢。”（这位好太太很恨地、着重地说出鲍芬这个姓名的头一个字，好象这个字代表了她对这个姓名的拥有者的主要反感似的，并且，如果是道芬、毛芬或者袍芬的话，似乎她就能够容忍得多。）

“妈，”贝拉生气地说，“你逼着我说我后悔自己真的回到家里来，可我以后永远也不回来了，除非是可怜的亲爱的爸在家的时候。因为，爸是太宽宏大量了，他不会对我慷慨的朋友们心怀嫉妒和怨恨的，而且爸这种人也是很细致很温柔的，他能记住那种他们认为我有权向他们提出的小小的要求，他并且也会记住

我过去所处的那种不寻常的难堪地位，而处在这种地位上，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过错。我对可怜的亲爱的爸的爱，的确从来都比你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我一向是这样的，我将来还会永远这样！"

迷人的帽子和漂亮的衣裳都不能给贝拉任何安慰，这时，她放声大哭了。

"我想，雷·维·啊，"维尔弗太太喊叫似地说，把她的眼睛抬起来对空呼吁，"假如你在场的话，听见你的妻子和你子女的母亲在你的名义下遭到轻蔑，这对你的感情一定会是一种考验啊。可是命运之神让你不来受这份儿罪了。雷·维·啊，却让你的妻子来遭受命运之神认为她应该遭受到的种种惩罚！"

这时维尔弗太太突然放声大哭。

"我恨这些鲍芬！"拉维尼娅小姐断然说。"我不管有谁反对把他们叫作这些鲍芬。我一定要把他们叫做这些鲍芬。鲍芬，鲍芬，鲍芬！我要说他们是些挑拨离间的鲍芬，我要说是这些鲍芬让贝拉来跟我作对的，我要冲着这些鲍芬的嘴脸告诉他们这些话。"这些，严格说都不是事实，不过这位年轻的小姐现在很激动："我要冲着他们的面孔说，他们是可恨的鲍芬，肮脏的鲍芬，臭鲍芬，狼心狗肺的鲍芬，瞧着吧！"

这时拉维尼娅小姐突然放声大哭。

前面花园的大门咣啷一响，只见那位秘书踏着轻快的步子走上台阶来。"让我去给他开门吧，"维尔弗太太说，她摇摇头，揩干眼泪，庄严而又无可奈何地立起身来；"暂时我们还没雇下一个女用人来干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假如他在我的面颊上看出这些感情的痕迹，他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

说着这番话，她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她又昂首

阔步地走了进来，用她那传令官式的姿态宣告说："洛克史密斯先生给贝拉·维尔弗小姐带来了一个小包儿。"

洛克史密斯先生紧跟着他的名字走了进来，他当然看出了不对头的事情。然而他非常谨慎地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并且对贝拉小姐说：

"今天早上鲍芬先生本来是打算把这个给您放进车子里的。他希望您把这个当作他为您准备的一件小小的纪念品——这不过是一个钱包而已，维尔弗小姐。他想得很好，可惜没作到，我就自告奋勇拿上它跟着您来了。"

贝拉把钱包接在手里，感谢了他。

"我们在这儿有点儿小小的争执，洛克史密斯先生，但是并不比我们平常争得更厉害；您是知道我们一家人中间这种讨人喜欢的习惯的。我这就要走了。再见吧，妈妈。再见吧，拉维！"于是贝拉小姐把她们每人吻了一下，便转身向门口走去。那位秘书本来要跟在她身后，但是维尔弗太太跨前一步，庄严地说道："原谅我！请您允许我维护我天然的权利，把我的孩子送到那辆等着她的马车前面去。"他向她抱歉，并且退向一旁。这种场面的确非常壮观，只见维尔弗太太把厅堂的大门一把推开，伸出两只手套来大声喊道，"鲍芬太太的男用人！"这位男用人出现在她面前了，她便向他下达了简短而威严的命令，"维尔弗小姐。她出来了！"于是便把她移交给他，恰象是伦敦塔里的一位女官员在释放一个国事犯似的，这场仪式所产生的效果在大约一刻钟左右使周围邻居们全然惊呆了，而且这种效果又被这位可尊敬的太太给大大增强了，因为她在这段期间一直立在最高一层台阶上，摆出一副极其尊贵而悠然神往的架势来。

当贝拉在马车里坐定以后，她打开了手中的小包，里面是一

只漂亮的小钱包，而钱包里面是一张五十英镑的钞票。“这个会让可怜的亲爱的爸高兴地大吃一惊呢，”贝拉说，“我要自己去城里走一趟！”

她并不知道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博斯商号的准确地址，只知道是在明兴胡同附近，她便吩咐把车子赶到那个阴暗地点的街角上停下来。在那里，她把“鲍芬太太的男用人”派出去寻找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博斯商号的帐房，带去一个口信说，假如雷·维尔弗可以出来一趟的话，有一位小姐在等他，想跟他说几句话。从一个男仆的嘴里传进来的这几句神秘的话使帐房里的人们大为激动，于是便立即派出一个年轻的侦探尾随拉姆第，观察这位小姐，并且回来报告。当这位侦探冲回帐房里报告说，那位小姐是“一位坐在一辆非常漂亮的四轮轻便马车里的非常时髦的女士”时，他们的这种激动更是丝毫不能减退。

拉姆第本人把一枝蘸水钢笔架在耳朵上，让它露出在满是灰尘的帽檐下，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马车门前，简直是被拉着他的领带拽进了车子里，被拥抱得几乎断了气，这才认出是自己的女儿。“我亲爱的孩子啊！”然后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我的老天爷！你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呀！我还以为你心不好，忘记了你的妈跟你的妹妹呢。”

“我刚刚去看过她们，爸，亲爱的。”

“噢！那么——那么你看见你妈怎么样？”雷·维·吃不准地问道。

“非常不讨人喜欢，爸，拉维也是一个样儿。”

“她们有时候是有点儿倾向于这样，”这位有耐心的小天使说道；“但是我希望你不会计较这些，贝拉，我亲爱的。”

“不。我也是不讨人喜欢的，爸；我们大家全都不讨人喜欢。

不过我想要你跟我一块儿去找个地方吃一顿午饭，爸。”

“怎么，我亲爱的，我已经吃过一点儿——假如可以在这辆华丽的马车里说起这种东西的话——吃过一点儿——熟的干香肠①了，”雷·维尔弗回答说，谦卑地压低了自己的声音才说出那个字，同时眼睛望着车中的嫩黄色的装饰。

“噢！这算什么，爸！”

“的确，不象一个人有时候希望吃的那么好，我亲爱的，”他承认说，同时用一只手抹了抹他的嘴巴。“不过，当你自己对情况无能为力，烤牛肉可望而不可即的时候，你也只好知足常乐，吃一点，”——说到这里，他又一次降低了声音以示对这辆马车的尊重——“熟的干香肠得了！”

“你这个可怜的好爸啊！爸，我求求您，今天怎么说也告个假，来跟我一块儿过半天！”

“好的，我亲爱的，我回去一趟告个假。”

“但是，在你回去一趟之前，”贝拉说，同时已经扶起他的下巴颏儿，摘掉他的帽子，并且开始用她的老办法把他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了，“一定要您说，您的确知道我虽然是浮躁的，不会体谅别人，可是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小看过您，爸。”

“我亲爱的，我愿意全心全意来说这句话。我可不可以指出，”她父亲体贴地暗示，同时向窗外瞟了一眼，“大概也许有可能引起人家的注意吧，在芬契尔契大街上，一辆考究的马车里，一个可爱的女人把一个人的头发公然地弄成这副样子？”

贝拉大笑着给他把帽子重新戴上，但是当他那孩子似的身躯一跳一跳地渐渐远去时，他身上的一套破旧衣衫和他那愉快的容忍态度使她的眼睛突然流出泪水来。“我真恨那个秘书对我

① 熟的干香肠，原文为 saveloy，是英国一种价格低廉的食物。

这样看法，"她自言自语地说，"可他又好象是有一半看对了！"

她的父亲回来了，那样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象一个孩子，象一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一切都好，我亲爱的。马上就准假了。确实办得非常漂亮！"

"爸，现在我们到哪儿去找个安静的地方，我在那儿等你？——假如我把车子打发走，你去跑一趟腿给我办件事儿的话？"

这需要考虑考虑。"你瞧，我亲爱的，"他解释说，"你确实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位非常可爱的人，那就必须找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他终于建议说，"去伦敦塔山上，三一教堂旁边的花园附近。"于是，他们便乘马车到达那里，贝拉打发车子先回家去，同时给鲍芬太太送去一张铅笔写的纸条，说她跟她的父亲在一起。

"现在，爸，听我说下面的话，你要保证和发誓照我说的办。"

"我保证和发誓，我亲爱的。"

"你什么问题也别问。你拿上这个钱包，到最近的一个有各种各样最好的现成东西卖的地方，去买一套最漂亮的衣裳，买一顶最漂亮的帽子，再买一双最漂亮的亮光闪闪的皮靴（漆皮的，爸，记住！），并且全都穿戴上，买那些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你回到我这儿来。"

"但是，我亲爱的贝拉——"

"当心，爸！"她用食指点着他，快活地说，"你作过保证、发过誓的。发假誓是犯罪的，你知道。"

这个傻乎乎的小人儿的两只眼睛都湿了，然而她用吻把它们擦干（虽然她自己的眼睛也是湿的），然后他便重新一跳一跳地走开了。半小时以后他回来了，如此容光焕发，完全变了模样，贝拉忍不住一连二十次地围着他转，兴高采烈地欣赏他，然后才用她的手臂挽着他的手臂，快活地、紧紧地钩牢他。

"好了，爸，"贝拉说，一边紧紧地搂住他。"你把这个可爱的女人带出去吃顿午饭吧。"

"我们上哪儿去呢，我亲爱的？"

"格林威治①，"贝拉精神抖擞地说。"你可一定得用所有最好的东西来款待你这位可爱的女人哟。"

当他们正准备走过去踏上一只船的时候，雷·维·胆怯地说，"我亲爱的，你不希望你的母亲这会儿也在吗？"

"不，我不希望她在，爸，因为我喜欢让你今天完全属于我。在家里我一向都是你的小宝贝儿，而你也一向是我的小宝贝儿，我们俩在这以前就经常一块儿逃出去的，是吗，爸？"

"啊，我们真是这样的！好多个星期天，当你的母亲——有点儿倾向于那个的时候，"他在停下来咳嗽一声之后，重复说了他先前说过的那句体贴话。

"是的，我恐怕我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象我应该的那样好过，爸，那时候，每当你本来想要让我自己走路的时候，我非要你抱着我不可，一遍又一遍的。我还时常把你当马一样骑着走，而你很不能坐下来看看报纸，是不是这样？"

"有时候是，有时候是。可是上帝啊，你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哟，你多么会给人作伴儿哟！"

"给人作伴儿？我今天真是想干这个呢，爸。"

"你保证会受欢迎，我心爱的。你的兄弟姐妹也全都会给我作伴儿，在一定程度上，但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你母亲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一个伴侣，人家得要——敬仰她——并且——把她的话铭记在心中——并且——身体力行——假如他——"

---

① 格林威治，伦敦的一个豪华地区。

"假如他喜欢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的话?"贝拉试探着说。

"嗯——,是——的,"他想了想才回答说,并不完全满意他这个用语:"或者也许我可以说,假如这个跟他的脾气相合的话。假如,比如说,一个人希望一年到头都在行军的话,他会发现你的母亲是一位极其珍贵的伴侣。但是假如他的志趣在于散步,或者是希望随便什么时候小小地跑一阵,那么他有时候就可能发现,要跟你母亲保持统一的步伐便会有一点儿小小的困难。或者换成这样一个说法,贝拉," 他在思索了一小会儿之后又说:"假设一个人必须一辈子,我们不说是跟一个伴侣一道生活,而说配合着一个曲调来做事情。好极了。假设那个派定给他的曲调是《扫罗》①当中的《死的进行曲》。好吧。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是一支非常合适的曲调——没有比它再好的了——但是假如平常家里过日子也要跟着这个曲调的节拍来办事,那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假如说他一天累下来,要吃晚饭了,也得跟着《扫罗》里面的《死的进行曲》的调子来吃饭,那么他的食物就有可能让他很不受用。或者假如他任何时候想要使他的脑筋休息休息,唱一支滑稽歌或者跳一曲号笛舞②的话,而他也必得跟着《扫罗》里面的《死的进行曲》来唱来跳,那么他就可能发现,他本来是想轻松活泼一下的,却被搞得烦恼不堪了。"

"可怜的爸!"贝拉想着,同时紧紧地搂住他的手臂。

"我亲爱的,关于你,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位小天使继续温和地说着,毫无一点儿抱怨的意思,"我要说的是,你是那么

① 《扫罗》(Saul),德国作曲家韩德尔(G.F.Handel,1685—1759)所作清唱剧。剧情取材于《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其中一段《死的进行曲》颇为有名。

② 号笛舞,英国水手所爱跳的一种民间舞蹈。

会适应别人。那么会将就别人。”

“说真的，恐怕我的脾气显得非常坏，爸，恐怕我一向都是非常好诉苦，非常任性，而我从前则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但是刚才我坐在车子里，看见你沿着人行道走过来，我责备我自己了。”

“没有的事，我亲爱的，别这么说。”

今天，穿上新衣服的爸是一个愉快而且健谈的人。毫无疑问，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所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日子；甚至于也不排除那一天，他的那位雄赳赳的对象和着《扫罗》里面的《死的进行曲》的调子向婚礼的神坛前走近的那一天。

沿河而下的这次短短的旅程是愉快的。接待他们用餐的那间可以了望和观赏风景的小房间是愉快的。每样东西都是愉快的。公园是愉快的，混合甜饮料是愉快的，用鱼做成的一碟碟菜肴是愉快的，酒是愉快的，而贝拉又比这个节日里的其它任何项目都更加愉快。她以最为快活的方式引得爸无拘无束地谈话；坚持要他总是称她作“可爱的女人”；想方设法让爸点菜，说这位可爱的女人一定得用这些东西来款待才行；总而言之，她使得爸一想起自己是这样一位迷人的女儿的爸，便觉得神魂颠倒。

后来，他们坐在那里遥望轮船和汽船顺着退潮驶向大海去，这可爱的女人便为她自己和爸二人想象出各种各样的航海旅行来。现在，爸是一艘笨重的四帆运煤船的船主，正抢风行驶，开往纽卡斯特，运来黑色的金刚钻使自己发财致富；现在，爸正坐在那艘漂亮的三桅大船里开往中国，去运回鸦片来，有了这些鸦片，他就可以从此永远离开契克西-维尼林和斯托博斯商号。也运回无穷无尽的丝绸和披肩，用来打扮他的迷人的女儿。现在，约翰·哈蒙的悲惨命运原是一场噩梦，他已经回家了，

并且发现这个可爱的女人正是他所想要的人，而这个可爱的女人也发现他正是她所想要的，现在他俩正出发远航，去作一次旅行，他们坐在自己的堂皇雄伟的大船里，出发去寻找他们自己的葡萄园，船上四面八方飘扬着彩旗，一个乐队在甲板上演奏着，爸被安置在大船舱里。现在，约翰·哈蒙又重新回到坟墓里去了，一个有万贯家财的商人(姓名不详)向这位可爱的女人求婚，并且娶了她，而他的家财是那么巨大，你所看见的河上所有的东西，无论是挂帆的或者用蒸汽的都属于他。他并且拥有一支专供取乐的完美无缺的游艇舰队，而你所看见的那边那艘小小的大胆的游艇，挂着一张巨大的白帆的，就叫"贝拉"号，这是为了向他的妻子表示敬意，而她，当她高兴的时候，就在这船上大摆宴席，象是一位当代的克列奥佩特拉①。后来，当他到达格雷弗森德的时候，将会有一位伟大的将军登上那艘运兵船，这位将军非常富有(姓名也不详)，他决不肯带上自己的妻子而独自去获得胜利，他的妻子便是这位可爱的女人，而她命中注定要成为这艘运兵船上上上下下全体穿红外套和蓝背心的官兵们的崇拜偶像。还有，你看见那艘被一条蒸汽拖船拖出来的大船没有？噢！你以为它是驶向哪儿去的？它正驶进珊瑚礁和可可树丛中以及各种各样这一类的东西之间，它的执照是发给一个他的名字叫爸的幸运的人儿的（他本人也在船上并且受到全船水手的高度尊敬），而它是完全为了他一个人的利益驶去运输一种有香味的木材，这是一种人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木材，也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最为赚钱的)木材，它的这批货物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的确应该是这样的；买下了这艘船并且把它特别为了这次航程而装备起来的这位可爱的女人嫁给了一位印度

① 克列奥佩特拉，公元前五一年至前三〇年的埃及女王，著名的美人。

的王子，他是那么一个大人物，他身上披着克什米尔的披肩，金刚钻和绿宝石在他的头巾里闪亮，他的皮肤是一种美丽的咖啡色，他非常忠诚，只是有一点：太好嫉妒。贝拉就这样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她的态度让爸完全沉醉了，他简直愿意把自己的脑袋伸进苏丹王的大水桶里①，就象窗子底下那群讨饭的孩子愿意把他们的脑袋伸进烂泥里一个样②。

"我想，我亲爱的，"爸在饭后说，"我们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吧：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你了？"

贝拉摇摇头。不知道。没法说。她所能够奉告的是，她所可能想要的一切东西，人家都极其大方地供给了她，而一旦她露出一点儿想要离开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的口气，他们连听也不要听。

"听我说，爸，"贝拉继续说道，"我要对你招认，我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最贪财的小坏蛋。"

"我大概从来也不可能这样想，我亲爱的，"他的父亲回答说，眼睛望着自己身上，并且望着桌上的菜肴。

"我懂您指的是什么，爸，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爱的并不是金钱本身，可是我的确非常爱那些用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

"我实在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雷·维·回答说。

"但是程度不象我这样可怕，爸。噢——噢！"贝拉喊着说，同时把带酒窝的面颊一歪，挤出一声感叹来。"我是多么贪财啊！"

雷·维·若有所思地望了她一眼，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是

---

① 苏丹王的大水桶，引自《一千零一夜》里面的《苏丹王马赫穆德的二次生命》：马赫穆德被一个魔术师把头浸在水里，于是便看见了自己的航程，看见船沉掉以后自己怎样变成奴隶，又变成一只驴子。

② 泰晤士河边上的穷孩子们往往跳进河里，从烂泥里摸取丢下去的几个钱币。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感觉的，我亲爱的？”

“是这样，爸。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当我在家的时候，我只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儿，我抱怨，但是却也不怎么在乎。当我在家里一心盼望着发财致富的时候，心里只含糊地想着一旦有了钱我将要做的一切伟大的事情。但是当我的辉煌命运化为泡影，又开始一天天见到它落进别人的手里，并且亲眼看到用这笔钱财确实可以做出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我现在这样一个非常贪财的小坏蛋了。”

“这只是你的幻想呀，我亲爱的。”

“我可以向您保证完全不是那样，爸！”贝拉说着，对他点着头，把她一双非常漂亮的眉毛抬得不能再高了，一副滑稽的吃惊相。“这是事实。我老是在贪得无厌地盘算。”

“主啊！可是你是怎么盘算的？”

“我要告诉您的，爸。我并不在乎告诉您，因为我们俩一向是您喜欢我、我喜欢您的，并且因为您不象是一个爸，而更象是一个小弟弟，一个亲爱的可尊敬的圆圆脸蛋儿的小弟弟。再说，”贝拉接着说，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头嘲弄地点着他的面孔，“因为我把您捏在我手心里了。我们这次是偷偷跑出来的。要是您哪天揭发我，我也要揭发您。我要告诉妈说您在格林威治吃过饭。”

“好啦，我亲爱的，说正经的，”雷·维·语气中带几分惊恐，“还是不必提起吧。”

“啊哈！”贝拉大笑着。“我就知道您不喜欢我揭发的，先生！那么您就让我信得过，我也让您信得过好了。不过要是您出卖了这个可爱的女人，您就会发现她是一条毒蛇。现在，您来亲我一下，爸，而我倒想把您的头发改变改变，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

您的头发变得实在不象样子了，没人管了。”

雷·维·乖乖地把头伸给这位操作者，这位操作者一边不停地说话，一边对他的一绺绺头发进行着一套希奇古怪的处理过程，先是敏捷地把头发绕在她的两只转动着的手指上，然后又突然向两边不同的方向拽开去。这样每来一次，这位接受整容者便缩一次脖子，眨一次眼睛。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必须有钱，爸。我觉得我不能去讨钱，借钱，或者偷钱；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必须嫁给钱。”

雷·维·抬起眼睛望着她，操作还在进行，他只能这样抬抬眼睛。他用一种规劝的语气说：“我亲—爱—的—贝拉。”

“我说，爸，我已经决定了，为了得到钱，我必须嫁给钱。所以呀，我现在老是在留意看哪儿有钱可以让我去把它迷惑住。”

“我亲—爱—的—贝拉！”

“是的，爸，事情就是这样。假如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成天都在卑鄙地策划和盘算的唯利是图的阴谋家，我就是这个可爱的人物。但是我不在乎，我讨厌穷，憎恨穷，而假如我能跟钱结婚的话，我就不会穷了。现在您的头发蓬松得美妙极了，爸，可以把堂倌叫来算帐，让他大吃一惊了。”

“但是，我亲爱的贝拉，在你的年纪说这种话，真是太吓人了。”

“我刚才这么说了，爸，可您不肯相信我，”贝拉用一种愉快的孩子气的认真口吻回答说。“难道这不可怕吗？”

“非常之可怕，假如你完全了解你说了些什么，我亲爱的，或者了解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的话。”

“那么，爸，我只能告诉您我没有其它任何意思。跟我谈谈爱情吧！”贝拉轻蔑地说道；虽然她的面容和神情完全不显出谈这

个题目对她是完全不调和的。"跟我谈谈大火龙的故事吧！可就是别跟我谈穷呀富呀的，谈起这些我们就真的要接触现实了。"

"我亲—爱—的，你的话越来越可怕了——"他父亲要着重地开始谈谈了；而这时她止住了他。

"爸，告诉我，你当时是跟钱结婚的吗？"

"你知道我不是的，我亲爱的。"

贝拉哼着《扫罗》里面的《死的进行曲》，并且说，反正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然而当她看见他面色忧郁，情绪低沉的时候，她便两手钩着他的脖子，亲吻他，直到把他吻得重新愉快起来为止。

"最后那句话不是我要说的意思，爸；那只是说着玩儿的。现在记住！您不去揭发我，我也不去揭发您。这还不够；我答应什么都不瞒着您，爸，您可以放心，不论出现什么贪图钱财的事情，我总会原原本本告诉您的，我严格信任您。"

雷·维·对这位可爱的女人所作的这点让步勉强表示满意，他打铃叫来堂倌，付了钱。"现在，所有剩下的钱，爸，"贝拉说，等堂倌走开以后，她把钱包卷起来，又用拳头在桌上捶打它，捶成小小的一团，然后把它塞进他的新上衣的一只口袋里，"是给您的，去买些礼物带给家里的她们，去支付开销，去随您喜欢分配它！您觉得怎么好就怎么用它，只是注意一点，爸，这可不是靠任何一项贪得无厌的计谋得来的。也许假如它是的话，您的这个贪财的小坏蛋女儿就不会这么随便地花掉它了。"

然后她两只手拉起他的外套，把他整个身子拉得向前倾斜，给他扣上外套的扣子，遮住上衣上那只宝贵的口袋，然后她用一种非常时髦的样式把她的两只酒窝包在帽子的两条带子里，从下面打一个结，便和他一同返回伦敦。到达鲍芬家的门口时，她

让他背靠着门，亲切地拉住他的耳朵，作为达到她的目的的两个方便的把手，亲吻着他，吻得他的后脑勺在大门上低沉地连敲了两下。然后，她再次提醒他记住他们两人的契约，便愉快地和他告别了。

然而，她不是那么愉快了，当他沿着黑暗的街道走去时，她的两眼充满了泪水。她不是那么愉快了，而是一连几次地说着，"啊，可怜的小爸！啊，可怜的，亲爱的，挣扎的，破破烂烂的小爸！"然后她才忍着心去敲大门。她不是那么愉快了，那些金碧辉煌的家具似乎在瞪着眼睛望着她，仿佛坚持要她拿它们和家里那些又脏又破的家具作一个比较。她不是那么愉快了，她直到深夜都情绪非常低落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伤心地哭着，希望顶好是死去的老约翰·哈蒙从来没有留下一份关于她的遗嘱，顶好死去的小约翰·哈蒙能够活着并且娶了她。"我的希望多么自相矛盾啊，"贝拉说，"但是我的生活和命运都是如此地充满着矛盾，我又能够希望自己怎样呢！"

第 九 章

孤儿在这一章里立下他的遗嘱

第二天清晨，当那位秘书正在那片泥淖里进行工作的时候，仆人报告说，有一个年轻人在客厅里候见，他说他名叫“斯洛皮”。进来通报的男仆在说出这个名字之前，先体面地停了停，这表示，他是在上述年轻人逼迫之下才勉强前来通报的，并且，假如这个年轻人脑子清楚点儿，趣味高级点儿，继承了另外一个什么名字的话，作为通报者，他也许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鲍芬太太会非常高兴的，”秘书以一种全然平静自若的态度说道。“请他进来吧。”

斯洛皮先生被带进来了，他停在门口：只见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显眼地暴露出许多令人惊异、令人惶惑、令人莫名其妙的钮扣来。

“看见您我很高兴，”约翰·洛克史密斯用一种快乐的表示欢迎的语调说。“我一直在等着您呢。”

斯洛皮解释说他本来是打算早点就来的，但是因为孤儿（他对于我们的约翰尼是这样称呼的）那时一直在生病，他是想等他病好了前来报告。

“那么他现在好罗？”秘书说。

“不，他没好，”斯洛皮说。

斯洛皮先生把头播到一个相当大的幅度，然后才继续说，他认为约翰尼“一定是从那些收养的孩子身上染上它们的”。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之后，他回答说，它们生满了他的全身，尤其是在他的胸脯上。在要求他作些说明之后，他又说，它们当中有一些六便士的铜钱也遮盖不住。当他被强烈要求用主格来表达时，他说，他认为它们红得不能再红了。“可是只要它们朝外攻，先生，”斯洛皮继续说，“那也没什么。要防备的是别让它们朝里攻。”

约翰·洛克史密斯是否希望这孩子已经得到医治了吗？“噢，是的，”斯洛皮说，已经带他到医生的店铺里去过一次了。那么医生说这是什么病呢？洛克史密斯问他。斯洛皮在困惑地回想了一会之后，脸上突然亮起来了，回答说：“他说是一种什么象‘斑点’可又比它更长的东西。”洛克史密斯说是不是出麻疹。“不，”斯洛皮颇有信心地说，“比出麻疹三个字还要长得多，先生！”（这一事实使得斯洛皮先生大为兴奋，他似乎认为这是给可怜的小病人增加光彩的地方。）

“鲍芬太太听到这个一定会难过的，”洛克史密斯说。

“希格登太太也这么说，先生，所以她不让她知道，希望我们的约翰尼能够撑过来。”

“那么我但愿他能撑过来吗？”洛克史密斯说，连忙转过脸来向着这位信使。

“我但愿是这样，”斯洛皮回答说。“这全都要看它们往里攻的情况了。”接着他继续说起，是约翰尼从收养的孩子们身上“染上了它们”呢，或者是收养的孩子们从约翰尼身上“染上了它们”，收养的孩子们全都送回家去了，也全都“染上它们”了。接

着他说，希格登太太日日夜夜地一心照顾着我们的约翰尼。他从没离开过她的怀抱，所有那些轧布机上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了，他“可紧张呢”。当这个笨拙的诚实人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闪光了，发红了，因为想起自己能对别人有用处而感到非常陶醉。

“昨天晚上，”斯洛皮说，“我摇轮子摇得很晚了，轧布机的声音听起来好象我们约翰尼的呼吸声一样。开始时很美，过了一会儿有点儿发抖，开始不稳了，等它转得欢了，有种轧轧的和隆隆的声音，然后又平静下来，就这样继续转下去，让我几乎分不出哪种声音是轧布机的，哪种是我们约翰尼的。我们的约翰尼自己也不知道，他几乎是两种都不知道，因为有时候，轧布机隆隆价响，他就会说：‘我透不过气啊，奶奶！’这时候希格登太太就会把他搂在怀里，并且会对我说：‘等一会儿再摇，斯洛皮，’我们就全都停下来了。等我们的约翰尼又接上气了，我就重新摇，我们大家又全都干起来。”

斯洛皮说着说着，渐渐地瞪起眼睛来，并且毫无表情地咧着嘴巴，他现在一声不响，把刚才的叙述收缩成为一阵压制不住的眼泪，并且借口说自己太热了，用袖子的下半截抹眼睛，奇特地、笨拙地、吃力地、来回地抹着。

“这真是不幸，”洛克史密斯说，“我必须去说给鲍芬太太听。您在这里等一会儿，斯洛皮。”

斯洛皮留在那儿，直眉瞪眼地瞧着糊壁纸上的花纹，这样一直等到秘书和鲍芬太太一块儿走回来。跟鲍芬太太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名字叫做贝拉·维尔弗小姐），斯洛皮感到这位小姐比那些最好看的糊壁纸更值得瞪着眼睛瞧。

“啊，我可怜的、亲爱的、漂亮的小约翰·哈蒙啊！”鲍芬太

太太声地说。

"是的，太太，"富于同情心的斯洛皮说道。

"你不认为他的情况非常非常坏吧，是吗？"这位讨人喜欢的夫儿用她热忱而亲切的态度问道。

人家相信他会说老实话，但是他又发现这和他的心愿相矛盾，斯洛皮便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种甜声甜气的喊叫，又把鼻子一吸，便停住不响了。

"就这么糟糕吗！"鲍芬太太喊着说。"贝蒂·希格登也不早点儿告诉我！"

"我想她或许是不大相信，"斯洛皮迟迟疑疑地说。

"不相信什么，快说呀？"

"太太，我想她或许是不大相信，"斯洛皮顺从地回答说，"以为这样会对我们的约翰尼没有好处。生病该多么麻烦呀，又要花那么多的钱，她看出来，生病一定有好多事情遭人讨厌。"

"但是她决不可能认为，"鲍芬太太说，"为了这个亲爱的孩子，我会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呀？"

"不，太太，可是她或许会以为（好象习惯上都是这样的）这会对约翰尼没有好处。所以她或许打算试着不让人知道，就把他拉扯过来。"

斯洛皮的话是很有根据的。生了病便把自己藏起来，象一只低等动物那样，远远爬开去，别让人看见，缩成一团，并且死去，这已经成了这个女人的本能。把她所爱的这个病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隐瞒这场病，仿佛这是犯了罪一样，不要任何人帮助，只用她自己愚昧的体贴和耐心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他，这已经成了这个女人的母爱、忠诚和责任的理想了。我们一年到头、每个星期所读到的那些可耻的报道，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

各种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那些小官吏们的暴虐行为的不光彩的记述，在人民心中并不象在我们心中那样容易淡忘啊。而这种种荒谬的、盲目的和顽固的偏见，这些使我们高尚的胸怀如此惊讶的偏见，它们所包含的道理——上帝拯救女王，并且诅咒他们的政治——并不比从熊熊烈火之中所能冒出来的青烟更多，丝毫也不更多！而所有这些偏见都是由此而来的！

“这可怜的孩子不合适留在那个地方，”鲍芬太太说。“告诉我，亲爱的洛克史密斯先生，怎么办才最好呢。”

他已经想过该怎么办了，因此只需短时间的商量便决定下来。他说，他在半小时内就能做好准备，然后他们就上布伦特福德去。“求求您带我也去，”贝拉说。于是去叫一辆容得下所有人的大马车，同时斯洛皮在接受款待，独自一人在秘书的房间里大嚼，他那神仙奇境的幻想如今全部成为现实——有肉，有啤酒，有各种菜蔬，还有布丁。其结果是，他满身的钮扣比原先更加执拗地引人注目，只有裤带附近的两三颗例外，它们非常谦虚地退隐到了一片皱折之中。

马车和秘书准时到达。秘书坐在驾驶台上，而斯洛皮先生则屈居于车厢后面的行李架上。于是，象上次一样驶向三喜鹊；鲍芬太太和贝拉小姐被扶下马车，从这里再步行到达贝蒂·希格登的住处。

但是，沿途他们在一家玩具商店停下，买下了那一匹高贵的战马，记得上一次谈起这匹马的四只蹄子和它身上的鞍鞯时，那个当时还充满俗念的孤儿是多么悠然神往啊。他们又买了一只挪亚方舟①，还买了一只会发出叫声的小鸟和一个玩具军官，

① 挪亚，《圣经》中的人名。据《创世记》第六章中记载，上帝“使洪水泛滥，毁灭天下”时，叫挪亚一家带着各种生物登上“方舟”，“好保全生命”。

它穿戴得那么漂亮，假如它是象真人一般尺寸，它的那些皇家禁卫军里的军官兄弟们可能永远也分不清它是真是假。他们捧着这些礼物，拉开贝蒂·希格登大门上的门闩，看见她正怀抱着可怜的约翰尼坐在屋内最远的也是最阴暗的一个角落里。

"我的孩子现在怎样，贝蒂？"鲍芬太太在她身边坐下说。

"他不好啊！他不好啊！"贝蒂说。"我开始怕起来了，他恐怕既不能是您的孩子也不能是我的孩子了。他所有的亲人都成神归天了，我好象觉得他们在把他也拖过去——把他带走了。"

"不、不啊！不啊！不啊！"鲍芬太太说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捏紧他的小拳头，就好象抓住一个我看不见的人的手指头似的。您瞧瞧，"贝蒂说，一边打开她的长睡衣，那个脸蛋儿通红的孩子就躺在里边，并且把他捏紧拳头放在胸前的小小的右手指给她看。"他老是这样的。他根本不觉得有我在。"

"他睡着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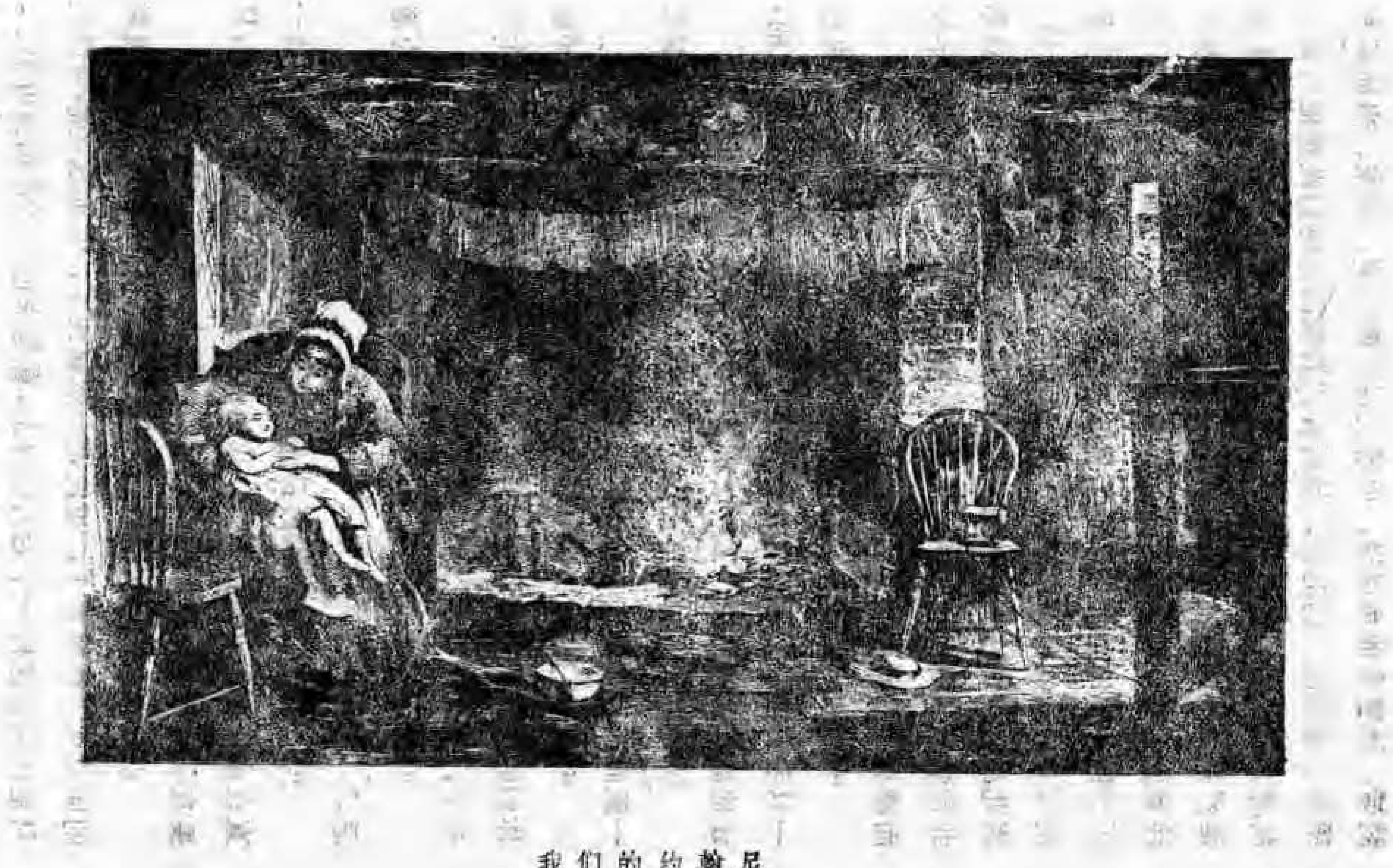
"没有，我看是没有，你没有睡着吧！我的约翰尼。"

"没有，"约翰尼低声下气、可怜巴巴地说，连眼睛也没睁。

"那位太太来啦，约翰尼，还有那匹马呢。"

约翰尼可以把那位太太全不放在心上，然而却不能不理睬这匹马。当他把一双沉重的眼睛睁开，看到那件辉煌的玩艺儿时，不仅慢慢地咧嘴一笑，还想把它搂进怀里。因为这匹马是太大了，必须放在一只椅子上，现在他可以伸手去抓住它的鬃毛，仔细欣赏它了。然而过不多久，他又神情恍惚地不去抓它看它了。

而这时约翰尼闭着眼睛，喃喃不清地说了些话，鲍芬太太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老贝蒂便低下头去侧耳倾听，力图了解他



我们的约翰尼

的话，她要求他再说说，他就又说了两三遍，原来，当他抬起眼睛望着那匹马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东西比他们设想他所看到的更多，因为他喃喃低语中所说出的话是："那个漂亮小姐是谁？"那个漂亮的、或者说美丽的小姐是贝拉；这个可怜的幼儿注意到了她，这件事本身已经会让她感动，再加上最近她对她可怜的小小的爸那场柔情蜜意的表现和他们之间有关那个可爱的女人所开的玩笑，使得这可怜孩子的这种表现更加惹她爱怜。因此当贝拉跪在砖铺的地面上抚摸那孩子时，她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温顺，非常自然，同时那孩子，也以一种一个孩子对于年轻而漂亮的人所可能有的爱慕，在抚爱着这位漂亮的小姐。

"现在，我亲爱的好贝蒂，"鲍芬太太以为时机到了，把自己一只手有说服力地握着她的手臂，"我们是来把约翰尼带走的，让他离开这间茅屋，去一个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的地方。"

突然间，不等她再说出下一句话，这位老妇人双目炯炯地一跃而起，抱着这个生病的孩子冲向房门口去。

"全都躲开我，你们所有的人！"她狂暴地喊叫着。"我知道你们的打算了。你们让我走，你们所有的人。我宁肯杀掉这个乖孩子，也杀掉我自己。"

"停住，停住！"洛克史密斯安慰她说，"您没懂我们的意思。"

"我太懂了。这些东西我懂得太多了，先生。多少年来，我一直在逃开这些东西。不啊！我绝对不去，这孩子也绝对不去，只要在英国还有河有海可以让我们跳进去，我们绝对不去！"

恐怖感，羞耻感，惧怕和厌恶的激烈情感，使这张饱经风霜的面孔火一样燃烧了，也使她全然疯狂了，假如这些感情仅仅只是体现在这样一个老人的身上，看起来也已经是相当可怕了。

然而它们也颇为经常地体现在其他人的身上，——象俗话所说——“突如其来”啊，我的老爷们，绅士们和各种各样名誉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辈子都在不停地追逼我！可是要让我或是我的孩子活着上那儿去，永远办不到！”老贝蒂喊叫着。“我跟你们没话好说了。我跟你们没关系了。假如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我就会门窗紧闭，饿死为止，决不让你们进来！”

然而，一眼望到鲍芬太太那善良的面容，她就软下来了，她在门口蹲了下来，俯在她怀抱中的孩子身上，哄他安睡，并且谦卑地说，“或许是我的害怕让我想错了。要是这样的话，请您告诉我，求善良的主原谅我！我一下子就害怕起来了，我知道，因为一直在担心和照看这孩子，我的头有些发昏了。”

“得啦，得啦，得啦！”鲍芬太太回答说，“来吧，来吧！别再提这个啦，贝蒂。这是误会，这是误会呀。我们不管谁处在您的地位上也会这样做的，也会象您一样感觉的。”

“主保佑您吧！”这个老妇人伸出一只手说道。

“现在，您瞧，贝蒂，”这位可爱的充满同情心的人儿和善地握住这只手继续说，“您听我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吧，我要是稍微聪明点儿、机灵点儿，我一开头就该这么说了。我们是打算把约翰尼送到一个只有孩子住着的地方去；送到一个专门为生病的孩子准备的地方去；在那儿，有些好医生好护士跟孩子们一块儿生活，他们只跟孩子说话，只接触孩子，只安慰孩子和给孩子治病。”

“天下真有这样的地方吗？”这位老妇人问道，两眼惊奇地凝视着。

“有的，贝蒂，我保证。你会看见的。假如让这个可爱的孩

子待在我家里更好些，我就会把他带回去的；可是说真的，说真的，我家里不比那里好。”

“那您就带他去吧，”贝蒂回答说，一边热烈地吻着那只让她心神宽慰的手，“随便您把他带到哪儿去吧，我亲爱的。我不是那么铁石心肠，我相信您的面孔和您的声音，只要我还活着，能看、能听，我就能相信您。”

一取得这步胜利，洛克史密斯连忙加以利用，因为他看出已经浪费掉的时间会带来怎样的恶果。他派斯洛皮去把马车引到门前；让他们把孩子仔细地裹好；让老贝蒂戴上她的帽子；把玩具收拾在一起，让这个小人儿知道，他的宝贝都和他一块儿带走了；一切顺利地准备就绪，马车一到，立即登上，一分钟后，已经在赶路了。他们把斯洛皮留在家里，而他为了舒展他负担过重的胸怀，便去猛烈地播起轧布机来。

在儿童医院里，英勇的骏马、挪亚方舟、小黄鸟和那位皇家禁卫军的军官都和它们的小主人一道受到欢迎。然而医生私下里对洛克史密斯说：“几天前就该来了。太晚啦！”

虽然如此，还是把他们全都领进了一间空气新鲜的屋子，这时约翰尼醒了过来，他刚才是睡着了或是昏迷了，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知觉，现在他发觉自己睡在一张小小的安静的床上，胸前有一个小小的平台，平台上，为了让他振作和使他愉快起来，已经放上了挪亚方舟、高贵的骏马、小黄鸟，还有那位皇家禁卫军的军官，他正在执行任务，管理着它们全体，恰象在检阅大典上一样，他的表现完全能够令他的祖国满意。床头的墙上有一张非常漂亮的彩色图画，上面好象是另一个约翰尼，坐在某一位天使的膝盖上，这位天使一定是热爱小孩子的。并且，真奇妙呀！躺在这儿，直眉瞪眼地瞧着，约翰尼变成了一个小家庭当

中的一个成员，每个人都躺在一张小小的安静的床上(只有两个人坐在小小的圈椅里，在壁炉前一张小小的桌子上玩着骨牌)；在每一张小床上都有一只小小的平台，平台上都放着洋娃娃的小屋子、毛茸茸的小狗，它肚皮里有机械发出的吠声，和那只小黄鸟肚皮里充满着的人工的声音不完全相象，还有一队队的铁皮兵、摩尔人的平底杯子、木制的小茶具，以及世界上的各种宝贝。

约翰尼尽情地欣赏着，口里发出喃喃的声音，在他床头照看他的女人问他说些什么。似乎他想知道所有这些孩子们是否都是他的兄弟和姐妹？于是他们告诉他是的。后来他似乎又想知道是否上帝把他们全都带到这儿来了？于是他们再次告诉他是的，后来他们又明白了，他还想知道，他们是否都会摆脱痛苦呢？于是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同样回答说是的，并且让他晓得，这种回答里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约翰尼这时即使没有生病，也还不能非常完善地跟人交谈，而且因为病，他所能发出的只是一些单音节的声音而已。然而必须给他洗澡，必须料理他，又给他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这些事情做得熟练而轻巧，在他粗率而短暂的小小的一生中，人们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远远不能和这些事情相比，但尽管如此，要不是一个令他眼花缭乱的环境吸引了他的注意，所有这些都会伤害他的、并且会令他厌倦的。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和他自己小小的平台上的景象没有两样。在他的小平台上，整个世界正排成队，两个两个地走进他自己那只特殊的方舟；大象走在最前面，还有那只苍蝇，因为自觉自己身体的尺寸过于卑小，很有礼貌地退居末位。有一个非常小的弟弟躺在旁边的床上，他摔断了一条腿，现在很为这副景象入迷，他所表现出

来的愉快更提高了约翰尼这种打动他心弦的兴趣；接着他便安息下来，并且睡着了。

“我看您现在不害怕把这可爱的孩子留在这儿了，贝蒂，”鲍芬太太小声地说。

“不怕了，太太。我非常愿意，我非常感激，我全心全意地感激。”

于是他们亲了亲他，便把他留在那里，说好老贝蒂明天一早就回来，而任何人，除了洛克史密斯，都不确切知道医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几天前就该来了。太晚啦！”

但是，洛克史密斯知道，他并且知道他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今后会让那位善良的女人感到高兴的，这位善良的女人是死去的那个孤苦无靠的约翰·哈蒙在他的童年时唯一的光明。于是他决定，他要在后半夜再回到约翰·哈蒙的同名者的床前来，看看他的情况如何。

这个由上帝召唤在一起的家庭并没有全都入睡，然而全都一声不响。一阵轻巧的女人脚步声和一张愉快清新的面庞在夜的寂静中从一张小床走向另一张小床。在柔和的灯光下，当这张面庞从床边走过的时候，时而会有一个小小的脑袋抬起来让它吻一吻自己——因为这些小病人都是非常可爱的——然后又顺从地让自己被哄着重新安静地躺下来休息。那个摔断了腿的小东西翻来复去地呻吟着；然而过了一会儿，他把他的脸转向约翰尼的床，对那只方舟望了一眼，给自己增加了力量，便也睡着了。在大多数小床上方，玩具还象孩子们最终入睡而离开它们时那样堆放在那里，它们那天真无邪的怪模样和互不调和的形态显示，它们似乎象征着孩子们的梦境。

医生也进来了，来看看约翰尼的情况怎样。他和洛克史密

斯站在一起，同情地低头望着约翰尼。

“你怎么啦，约翰尼？”发问的是洛克史密斯，这孩子挣扎了一下，洛克史密斯用一只手臂围抱着这个可怜的幼儿。

“给他！给他！”这个小人说。“那些！”

医生能够迅速地了解孩子的心意，他便拿起小马、方舟、小黄鸟和禁卫军的军官，从约翰尼的床边拿起来，轻轻地放在他近旁那位邻居的小床上。就是那个摔断一条腿的可怜的孩子的床上。

约翰尼疲惫地、然而却是心满意足地微微一笑，他动了一动，仿佛要把他小小的形体伸直来休息一会儿，又用支撑着自己的手臂把身躯向上抬起，用嘴唇寻找着洛克史密斯的面颊，说道：

“吻那个漂亮的小姐。”

把他所必须处理的一切都送给了别人，安排好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事务，约翰尼说完这句话之后，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十章

后继有人

弗兰克·米尔维牧师的几位教友发现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要求他们去把一个心头蕴藏着太多希望的死者埋葬掉。然而，弗兰克教士却倾向于认为，还会要求他们(比如说吧!在他们的三十九件工作中)去再作一两件会使他们的良心更加不安的事情的，假如他们还象对这件事情一样喜欢对这些工作加以思索的话，因此他沉默不语。

的确，弗兰克·米尔维牧师是一个矜持稳重的人，他在他所工作的葡萄园里，注意到有许多枝条可悲地染上病菌，许多枝条被折断了，而他却并不大言不惭地宣称因此便使他吓人地聪明起来。他仅仅只领会到，他本人，通过他作为一个人的这种小小的有限的途径，知道得越多，便能够越加清楚地在离开主那么遥远的地方想象出万能的主可能知道些什么。

因此，假如说弗兰克牧师不是为约翰尼，而是为一个比他更为悲惨的人，不得不来宣读这段使他的几位教友心灵感到难受、而却能使数不清的其他人心灵获得教益的话语的话，他定会满怀他灵魂中的怜悯和谦卑之情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如今，当他在约翰尼的坟头上读着这段话语时，他心里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穷困，而是他自己的六个孩子，当他读着这段话语时，一

双眼睛湿润了。他和他那位立在身旁倾听着的天性愉快的矮小妻子非常严肃地低着头，对这小小的坟墓凝望了一阵子，然后才手挽着手走回家去。

在那幢显贵的宅第里人们在伤心，而在宝屋里却有人在开心。魏格先生不服气地说，假如需要一个孤儿的话，他自己不就是一个孤儿吗？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吗？当你身边正有着一个现成的孤儿的时候，干吗要跑到布伦特福德的丛林里去，煞有介事地寻找一个对你不拥有任何权利、为你不承担任何牺牲的孤儿呢？而这个孤儿为了你还放弃过他的伊丽莎白小姐、乔治少爷、简大娘和派克大叔呢。

因此当魏格先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不禁露齿而笑。不但如此，有一位我们暂时不提及他姓名的人后来证明说，魏格先生躲在宝屋里，把他的那条木腿高高抬起，以一种芭蕾舞演员的姿态，用他所剩余的一条真腿表演了一次嘲弄性的、或者说是表示胜利的脚尖着地的旋转舞。

近来，约翰·洛克史密斯对待鲍芬太太的态度更象是一个年轻人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而不象是一位秘书对待他雇主的妻子的态度。这种态度中总是表现出一种温顺的、充满感情的尊重，这似乎是在他任职的第一天便萌发出来的：不管她的装束或者她的举止有多么希奇古怪，对他来说似乎都毫不奇怪；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往往会显出一副静静的、趣味盎然的面容，但仍然让人觉得，似乎她和善的脾气和光彩照人的天性所给他带来的愉快，表现为一阵眼泪，也和表现为满脸笑容同样是自然而然。她想要有一个小约翰·哈蒙来由她爱护和抚养，对她的这场幻想他是完全同情的，这种同情表现在他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句话之中，而今，这场善良的幻想已经落空了，他以一种男

性的温情和敬重来对待这件事，为此，她真是不知怎样感谢他才好。

“但是我真感谢您，洛克史密斯先生，”鲍芬太太说，“我非常衷心地感谢您。您爱孩子。”

“我想每个人都爱孩子吧。”

“应该这样，”鲍芬太太说，“但是并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吗？”

洛克史密斯回答说：“我们中间有些人补偿了其余人的不足。鲍芬先生曾经告诉我，您从前是很爱孩子的。”

“一点儿也不比他更爱。可是他老是这样的；他把一切好处都归在我身上。您说这话的样子很伤心呢，洛克史密斯先生。”

“是吗？”

“我听起来好象是这样。您有很多兄弟姐妹吗？”

他摇摇头。

“您父母只有您一个孩子？”

“不，还有一个。早就死去了。”

“父亲或者母亲还活着？”

“都死了。”

“那么您的其他亲人呢？”

“都死了——假如我有过任何在世的亲人的话。我从没听说我有过。”

当他们正谈到这里，贝拉脚步很轻地走进房来。她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是留下呢还是走开，发现自己没有被察觉，她感到很窘。

“得了，别把一个老太太的话放在心上，”鲍芬太太说，“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确实知道，洛克史密斯先生，您从来没有在

爱情方面失意过吗？”

“我确实知道没有。您为什么问我呢？”

“喔，是因为这个：有时候您好象情绪很低呢，跟您的年龄不相称。您不会有三十岁吧？”

“我还不满三十岁。”

贝拉这时觉得应该让他们晓得有自己在场，便咳嗽了一声来引起注意，她表示了歉意，并且说她这就走，害怕自己会打断他们谈正经事。

“不，别走了，”鲍芬太太回答说，“因为我们还没有谈正经事儿，这才要谈呢，我亲爱的贝拉，这件事跟你的关系，跟他和跟我的关系一样多。但是我想要我的诺狄跟我们一块儿来商量。请你们哪一位去给我把我的诺狄找来好不好？”

洛克史密斯走开去执行这项任务，马上便陪着鲍芬先生一同回来了，鲍芬先生象他平时那样一颠一颠地疾步走着。贝拉心头感到一种轻微的隐隐约约的惶恐，不知道这回是要商量什么事，直到鲍芬太太说出这件事她才放下心来。

“现在，您来坐在我身边，我亲爱的，”这位高贵的人儿说道，她在屋子当中的一只巨大的奥托曼长凳①上舒适地坐下，用她的手臂钩住贝拉的手臂：“诺狄，你坐在这儿；洛克史密斯先生，您坐在那儿。现在，你们瞧，我要说的是这个。米尔维先生和米尔维太太给我送来一封极其友好的便函（洛克史密斯先生刚刚大声读给我听过，因为我还不大看得清人家的笔迹呢），他们建议给我另外再找一个小孩，好给他起个名字，教育他，把他扶养成人。好了。我就动起脑筋来了。”

---

① 奥托曼长凳，一种无椅背和扶手、往往铺有褥垫的长凳，坐垫下面是一只箱子，常用来放置被褥。

(“一旦开了头，”鲍芬先生以一种羡慕的口气喃喃地插嘴说，“她就会象一部蒸汽机一样干起来。要让她动起来可不那么容易，可是一旦动起来，她就是一部蒸汽机。”)

“我就动起脑筋来啦，我说呀，”鲍芬太太重复说，丈夫对她的夸奖使她脸上焕发出热诚的光彩，“我想到两件事情。首先是，我有些胆怯，不敢再用约翰·哈蒙的名字了。这是一个不幸的名字，我心里还想，假如我把这个名字再给另一个亲爱的孩子，我就应该谴责我自己，事实再一次证明是不幸的。”

“我说，这或许，”鲍芬先生说，他在严肃地提出一种理由来征求他的秘书的意见，“或许可以称作是迷信吧？”

“对鲍芬太太说来，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洛克史密斯彬彬有礼地说道。“这个名字一向是不幸的。现在又有了这个新的不幸的联想跟它结合在一起。这个名字死去了。干吗要让它复活呢？我是否可以问问维尔弗小姐，她是怎么想的？”

“对于我，这一向不是一个幸运的名字，”贝拉说，她脸红了——“或者说，至少在它把我带到这儿来以前，它对于我不是个幸运的名字——不过我所想的不是这个。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名字给了这个可怜的孩子，而这可怜的孩子对我又那么亲热，我想，要是再用它来称呼另一个孩子的话，我会感到嫉妒的。我想，我会感到，这个名字已经让我觉得它那么亲切可爱，我没有权利象这样来使用它。”

“那么这也是您的意见罗？”鲍芬先生说，他在注视着秘书的面容，并且再次对他说话。

“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感情问题，”秘书回答说。“我认为维尔弗小姐的感情是很有女性特点的，而且是很恰当的。”

“现在，说说你的意见，诺狄，”鲍芬太太说。

"我的意见嘛，老太太，"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回答说，"就是你的意见呀。"

"那么，"鲍芬太太说，"我们都同意不再让约翰·哈蒙的名字复活了，让它在坟墓里安息吧。恰象洛克史密斯先生说的，这是一个感情问题，可是主啊！多少问题都是感情问题！好的，我就来谈谈我所想到的第二件事吧。你们一定知道，贝拉，我亲爱的，还有洛克史密斯先生，在我第一次对我的丈夫提起我想要领一个小孤儿来纪念约翰·哈蒙的时候，我还对我的丈夫说起过，我说想到这可怜的孩子会怎样从约翰自己的钱上得到好处，怎样受到保护，不遭到约翰自己那种孤苦伶仃的命运，心里真觉得宽慰。"

"听呀，听呀！"鲍芬先生大声说。"她就是这么说的。再说一遍！"

"不了，不再说了，诺狄，我亲爱的，"鲍芬太太回答说，"因为我下面要说别的事情。我当时是那个意思，我敢说，我现在还是那个意思，一点也没变，但是，这个孩子的死迫使我严肃地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太热衷于使我自己开心。要不为什么我老想要找一个漂亮的孩子，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孩子？如果想要做好事，为什么不去为了他本身的好处去做，而把我自己的趣味和爱好丢开呢？"

"或许，"贝拉说；或许她说这段话多少带点儿敏感，因为她和那位被谋杀的人之间有着过去那段奇异的关系；"或许，在您让这个名字复活的时候，您不喜欢把他给与一个不如原来那个孩子那样讨人欢喜的孩子。他是非常讨您欢喜的。"

"啊，我亲爱的，"鲍芬太太回答说，同时把她紧紧地一搂，"你真好，想出了这个理由，我想很可能是这样，的确，我

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可是恐怕也并不完全是这样。不过，现在这都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提起这个名字了。”

“把他作为一种怀念放在一边吧，”贝拉若有所思，建议说。

“说得真好，我亲爱的；把他作为一种怀念放在一边吧。那么好吧；我一直在想，假如我领来一个孤儿，抚养他，他不该是我的一个宠儿和玩物，而应该是一个为了他自己的缘故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说，并不要他漂亮吗？”贝拉说道。

“不要，”鲍芬太太坚决地回答说。

“那么说，也不要他逗人爱吗？”贝拉说道。

“也不要逗人爱，”鲍芬太太回答说。“不一定非这样不可。是怎样就怎样吧。我要找一个好心肠的男孩子，他可能甚至于还缺少一点儿过日子所需要的那些好条件，但是他诚实，勤劳，他需要人家帮助，也值得帮助。假如我是非常认真地，也下定了决心，要做到不为我自己打算，那么就让我来照顾他吧。”

说到这里，那个上次感情受到过伤害的用人出现了，他走到洛克史密斯面前，很抱歉地通报说，那个讨人厌的斯洛皮又来了。

协商会议的四个成员彼此相望着，不谈下去了。“要不要让他上来，太太？”洛克史密斯问道。

“好的，”鲍芬太太说。于是那个用人走开了，再出现时带来了斯洛皮。然后非常恶心地退出去。

由于鲍芬太太的关系，斯洛皮先生穿上了一套黑衣服，裁缝从洛克史密斯那里私下接受了一些指示，尽量施展他的技艺，注意把那些起连接和维系作用的钮扣全都隐藏起来。然而，斯洛皮体形上的缺点比缝纫学的最强大的本领还要强大得

多，如今他站在这个协商会议的面前，简直是一个用钮扣组成的阿耳戈斯①；一百只明亮的金属制造的眼睛在那里发光，辉耀，闪烁，跳动，令他的旁观者们为之眼花缭乱。某位不知名的帽子匠凭他的艺术趣味给他的帽子上装置了一条帽带，这是一条成批买来的帽带，它在帽后呈波纹状，再从帽顶一直拖到帽檐上，最后打成一个黑色的大结。见到这个黑色的大结，人类的想象力会畏缩不前，变为一团混乱，而理解力也会变得不听使唤了。他的两条腿所天生赋有的某种特殊能力已经把他那条油光光的裤子迅速地向上提起，露出脚脖子来，并且把膝盖部分顶出两个小口袋；而他两只手臂上的类似的天赋，也已经把他上衣的袖子从手腕部分向上拉起，使它们聚集在肘部。这样，外加两项装饰：他外衣背后的一个非常小的尾巴，腰带部分的一个张开的大口，斯洛皮站立在那里，丝毫不差，就是他。

"贝蒂好吗？我的好人儿？"鲍芬太太问他。

"谢谢您，太太，"斯洛皮说，"她可好着呢，还让我向您多多致谢，谢谢您的茶和各种各样的好处，她还向全家人问候。"

"你是刚刚才到吗，斯洛皮？"

"是的，太太。"

"那么说您还没有吃饭吗？"

"还没有呢，太太。但是我是打算要吃的。因为我没有忘记您那个大方的命令，说我只要来了，就一定能美美儿吃上一顿肉、啤酒和布丁然后再走——喔，不对，有四样东西呢，我吃的时候数过的：肉是一，啤酒是二，蔬菜是三，第四是什么呢？——啊，布丁，它是第四种！"说到这里，斯洛皮把头向后一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奉赫拉之命看守女郎伊俄的怪物，它有一百只眼睛。

仰，嘴巴大大张开，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

“那两个可怜的收养的小孩子都好吗？”鲍芬太太问道。

“好着啦，太太，长得可漂亮呢。”

鲍芬太太向会议的另外三位成员看了一眼，然后用她的手指示意，招呼说：

“斯洛皮。”

“嗯，太太。”

“走过来，斯洛皮。你喜欢不喜欢每天都在这儿吃饭？”

“四样东西都吃吗，太太？喔，太太！”斯洛皮情不自禁地捏紧他的帽子，并且摸一摸他一条腿的膝头。

“是的。您喜欢永远在这儿让我们照管您吗？假如您是勤勤恳恳的，值得让我们照管的。”

“喔，太太！——但是还有希格登太太呢，”斯洛皮抑制住自己的狂喜说着，向后退缩着，并且含义非常严肃地摇着头。“还有希格登太太呢。希格登太太顶重要。谁也不会比希格登太太对我更好。我必须给她摇轧布机呢，必须给希格登太太摇呢。要是希格登太太不要我给她摇了，她会上哪儿去呢？”一想到希格登太太会遭遇到这种不可想象的困苦，斯洛皮先生的面容立刻变得苍白了，并且流露出极为烦恼的感情。

“您真是对得不能再对了，斯洛皮，”鲍芬太太说，“我决不会让您不这样想的。我们会操心这一点的。假如贝蒂·希洛登还是照样有人给她摇轧布机的话，你就可以上这儿来，一辈子有人照管你，而且可以学好本领，可以用别的办法来养活她，不必要摇轧布机。”

“就算是那样，太太，”欣喜若狂的斯洛皮回答说，“我也可以晚上去摇的呀，您说是吗？我可以白天在这里，晚上去摇轧

布机。我不要睡觉，我不要。也许有时候我会想要打上一两个盹儿，”斯洛皮抱歉似地想了一会之后又接着说，“我可以一边摇一边打盹儿嘛。好多回我都是一边摇一边打盹儿的，我觉得多么舒服啊！”

这时出于感激的冲动，斯洛皮先生吻了鲍芬太太的手，然后他从那位善良的人儿身边走开，好让自己的感情有足够的表现余地，他把头向后仰着，把嘴张得大大的，发出一声沉郁的吼叫。从他温柔的心灵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也会让人觉得，他有时候可能会让邻居们不大高兴呢；尤其是，那个男用人这时把头伸了进来，发现人家并不需要他，他请求原谅，但是他为自己辩解，理由是：“他以为是猫在叫”。

第十一章

一些心灵上的事情

身材矮小的皮切尔小姐，从她那间小小的窗户象是针孔，小小的门象是练习簿封面的公家宿舍里，对她暗中钟情的对象的确是在非常注意地观察着。虽然据说爱情都是盲目的，它却也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卫士，而皮切尔小姐又让它加倍警惕地守卫着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先生。她并非生性喜欢侦察别人——她完全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和喜欢搞阴谋诡计的人，也不是一个卑劣的人——这只是因为她以心头所有的全部朴素的和平凡的爱情热爱着这位毫无反应的布拉德莱，而这种爱情又从来不曾在她之外被检验过或者证明过。假如她那块忠实的石板具有魔术纸的潜在性质，而那块石板上的粉笔又具有隐形墨水的潜在性质的话，当会有许多篇让学生们瞠目结舌的小小的论文在她那颗芳心的温暖影响下，冲破她在上课时所作的那些枯燥无味的计算，奔涌而出。因为，当放学之后，当她享受着安静的闲暇和她安静的小小的房间的时候，皮切尔小姐便常常会在她的这块可靠的石板上，凭她的想象描写着一幅图画：一个甜美的黄昏，暮色苍茫，大路拐弯处的菜园子里可以看见两个人影，其中之一是一个男人的身影，正弯下腰去俯向另一个，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也还结实的女人的身影，那男的低声地悄

悄说出这句话："爱玛·皮切尔，您愿意嫁给我吗？"然后，那个女人的身影便把头轻轻倚在那个男人身影的肩膀上，而这时夜莺便唱起歌来。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甚至遍布在学校的各种作业之中，虽然是看不见的，虽然同学们都不曾察觉到。在讲地理吗？他便会从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口中，当熔岩尚未喷出之前，洋洋得意地飞出来，他便会在冰岛滚烫的泉水中浸煮而不伤一根毫毛，他便会在恒河和尼罗河的洪流中威武庄严地漂流而下。历史课上在讲述一位人间的帝王吗？瞧吧，他身穿一条黑白点交织的长裤，一条表链绕在他的脖子上。是作书法练习吗？在皮切尔小姐的教导下，大多数小姑娘们对大写的B和H①，比字母表中其它每一个字母都要早学半年。皮切尔小姐所布置的心算练习，也往往是在全心全意地为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准备一只容量大得惊人的衣橱：四十四条领带，每条二英镑二先令九个半便士，二十四块银挂表，每块四英镑十五先令六便士，七十四顶黑礼帽，每顶十八个先令，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用不完的东西。

那位提高警惕的卫士，每天都要把眼睛转向布拉德莱的方向，转许多次，利用这种机会，他不久便能向皮切尔小姐报告，说布拉德莱比他早先的习惯更加显得心事重重，更加喜欢沮丧着脸一言不发地来回溜达，心里在盘算着某个困难的问题，而他所想的又并不是教学大纲。这个和那个联系起来——"这个"代表他的面容和他跟查理·赫克萨姆的亲密关系，而"那个"代表他那次去拜访查理·赫克萨姆的姐姐，于是这位卫士向皮切尔小姐报告，他非常怀疑，归根到底，问题在于这位姐姐。

---

①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的原文是 **Bradley Headstone**。B和H是这个姓名的头两个字母。

“我很想知道，”皮切尔小姐说，她正坐在那里写她的每周工作报告，这天下午她不需要上班，“赫克萨姆的姐姐叫什么名字？”

玛丽·安妮在做针线，她正在陪伴她的老师，一副非常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举起一只手臂来，“什么事，玛丽·安妮？”

“她名叫丽齐，小姐。”

“她怎么可能叫丽齐①呢？我想，她不大可能叫丽齐吧，玛丽·安妮，”皮切尔小姐回答说，用一种有腔有调的开导学生的声音。“丽齐是一个教名吗，玛丽·安妮？”

玛丽·安妮放下活计，立起身来，象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一样，两手钩在背后，然后回答说：“不是，这是读错了，皮切尔小姐。”

“这名字是谁给她起的？”皮切尔小姐仅仅出于平时养成的习惯正要问下去，但是立刻又止住了，因为她看到玛丽·安妮显出一种急于表现自己宗教知识的冲动，想要插嘴报出她的教父和教母的名字来，于是她说：“我的意思是这个名字是从哪个名字读错的？”

“是从伊丽莎白，或者伊丽莎读错的，皮切尔小姐。”

“对的，玛丽·安妮。早期基督教会里有没有名字叫做丽齐的圣者，应该说很值得怀疑，很值得怀疑。”皮切尔小姐在这里表现得特别审慎。“那么，我们说，正确地说来，赫克萨姆的姐姐名叫丽齐，这并不是她本来的命名。是吗，玛丽·安妮？”

“是的，皮切尔小姐。”

“那么，”皮切尔小姐继续问下去，为自己这场小小的、显

① “丽齐”(Lizzie)又是“伊丽莎白”(Elizabeth)的一种昵称，不是正式的名字。

然是凭空设想的考试而自鸣得意，她装出一副正在进行一次半正式的考试的样子，而且这考试还是为了玛丽·安妮的好处，不是为了她自己，“这个年轻女人,不是命名为丽齐而是被人叫做丽齐,她住在哪里呢？想一想,然后回答。”

“在教堂街,史密斯广场，磨坊岸附近，小姐。”

“在教堂街，史密斯广场，磨坊岸附近，”皮切尔小姐复述一遍，似乎书上早就这么写着,而她也早就知道了。“一点儿不错。那么这个年轻女人是干什么的，玛丽·安妮？别着急，慢慢儿回答。”

“她在商业区的一家服饰商店里工作，小姐。”

“噢!”皮切尔小姐默想着她这句话，但是又用一种肯定的口气柔和地说，“在商业区的一家服饰商店里，是——吗?”

“查理——”玛丽·安妮又说话了，这时皮切尔小姐瞪起了眼睛。

“皮切尔小姐,我是指查理·赫克萨姆。”

“我想你是的,玛丽·安妮。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查理·赫克萨姆——?”

“他说,”玛丽·安妮继续说,“他不满意她的姐姐,她的姐姐不听他的劝告，而坚持要听另外一个什么人的话，并且——”

“海德斯东先生穿过菜园子走来了!”皮切尔小姐高兴地喊起来，同时红着脸对镜子瞥了一眼。“你回答得很好，玛丽·安妮。你正在养成一种很好的习惯，能够清楚地整理自己的思想。够了。”

这个循规蹈矩的玛丽·安妮重新坐回她的座位上，并且重新保持沉默，一针接一针地缝着，当那位教师的影子在他之前进入房内，宣告他本人即将出场的时候，她还在缝着。

"晚上好，皮切尔小姐，"他说，一边追赶着自己的影子。并且占有了它的位置。

"晚上好，海德斯东先生。玛丽·安妮，端把椅子来。"

"谢谢您，"布拉德莱说，很不自然地坐了下来。"我只停一小会儿。我是顺路进来看看的，来求您帮个忙，您是我的邻居呀。"

"您说您是顺路吗？海德斯东先生？"皮切尔小姐问道。

"是顺路，我要上——我要上我要去的地方去。"

"教堂街，史密斯广场，磨坊岸附近，"皮切尔小姐在心中重复说。

"查理·赫克萨姆出去拿一两本他要用的书去了，大概会比我早回来。因为我屋里没人，我便自作主张告诉他，我会把钥匙留在您这儿的，您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海德斯东先生。您是傍晚时候去散一次步吗，先生？"

"也是散步，也是——办点儿事情。"

"去教堂街，史密斯广场，磨坊岸附近办事情，"皮切尔小姐自己对自己重复说。

"我就是来说说这个，"布拉德莱接着说，同时把他的钥匙放在桌子上，"那么我该走了。有什么事情要给您代办吗，皮切尔小姐？"

"谢谢您，海德斯东先生。你往哪个方向走？"

"往威斯敏斯特方向。"

"磨坊岸，"皮切尔小姐在心中又一次重复说。"没什么事情，谢谢您啦，海德斯东先生；我不麻烦您了。"

"您不会麻烦我的，"这位教师说。

“啊!”皮切尔小姐回答说，虽然不是大声说出来的;“但是你会麻烦我的呀!”这时他自顾自走了，尽管她态度很安闲，脸上还挂着安闲的微笑，她心头却是充满着麻烦的。

关于他的目的地，她是说对了。他尽他的祖先在这一带纵横交错的道路中表现出的智慧所允许的情况，尽量选取一条最直的路程朝布娃娃的裁缝家中走去，他低着头走着，心里不停地盘算着一个顽固的念头。自从他第一眼看见她，这个念头便长驻不去了。他似乎感到，从前，所有一切可以压抑在心头的东西他都压抑住了，似乎所有一切他可以约束住自己的东西，他都约束住了，而——突然之间，顷刻之间——他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初初看来，爱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被人一再议论的词语，我们也无需多说了，只须提到这一点：这个人生性善于压抑感情，而在这一类人身上，这种激情往往会一下子炽燃起来，如烈火般在一阵狂风之中迅猛突进，而且，其它的种种激情、在它的控制之下，也都会无法再加以禁锢。我们身边总是有许多生性软弱的庸碌之辈，当他们心中产生了任何一种错误念头时，他们都会立即为之疯狂——在我们今天，这种念头往往表现为因某事而赞扬某人，虽然这事从来来曾实现过，如果实现，也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功劳——相形之下，这些生性善于压抑感情的人，天性就有些不同凡俗了，他们可能一连多少年都一旁静处，无声无息，但一经触及，便会突然爆发为一股熊熊的烈焰。

这位教师在路上走着，心头在不停地盘算又盘算，从他那副挂满愁容的面孔上，可以按图索骥，发现一种斗争失败的感觉。的确，在他的胸臆间正有着一种难解难消的忿忿然的羞愧，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拜倒在查理·赫克萨姆的姐姐的裙下，虽

然，在他感到羞愧的同一顷刻间，他仍然全神贯注于希望这一次他的激情能够得到成功。

他出现在布娃娃的裁缝面前时，她正独自一人坐在那儿工作。"哦嗬！"那个泼辣的年轻人心想，"是你呀，是吗？我可是知道你的鬼把戏跟你的做派，我的朋友！"

"赫克萨姆的姐姐，"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还没回家吗？"

"您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雷恩小姐回答说。

"我愿意等一等，对不起，因为我想跟她说句话。"

"是吗？"雷恩小姐回答说。"请坐。我希望这种愿望是相互的。"

布拉德莱不信任地朝那张伶俐的面孔望了一眼，她这时正在重新埋下头去工作，布拉德莱说，力图克服自己心中的一缕怀疑和顾虑：

"我希望，您的意思不是说，赫克萨姆的姐姐不欢迎我来拜访吧？"

"得啦，别这样称呼她了。你这样称呼她我可受不了，"雷恩小姐回答说，不耐烦地把手指头捻得啪啪价响，"因为我不喜欢赫克萨姆。"

"真的？"

"不喜欢。"雷恩小姐皱起鼻子来以示厌恶。"自私。只想到他自己。你们所有的人全都是这样的。"

"我们所有的人全都是这样？那么您不喜欢我罗？"

"平平常常，"雷恩小姐回答他，耸耸肩膀笑了笑，"我对您的了解并不多。"

"但是我还没有发觉，我们所有的人竟然都是这样，"布拉

德莱说，他又回到刚才她那个指责，带点儿怒气。“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中间有些人是这种人吧？”

“您的意思是说，”这位小人儿回答说，“你们中间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有您不是的。啊！请您瞧着这位女士的面孔。这位是真理夫人。可尊敬的太太。穿上全套礼服的。”

布拉德莱对她举在手里让他观看的布娃娃瞧了一眼，——这个布娃娃本来一直脸朝下躺在她的工作台上。她在用针线从它背后把衣服缝牢——然后又把目光从布娃娃身上移向她身上。

“我把可尊敬的真理夫人立在我工作台上的这个角落里，背靠着墙，好让她一双蓝眼睛的光辉能够照耀着您，”雷恩小姐继续说，同时也这样做了，然后又用手中的针朝着他点了两下，仿佛是在用它戳他的眼睛似的。“我看你不敢当着真理夫人的面对我说真话，说您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来看赫克萨姆的姐姐呀。”

“不见得吧！”雷恩小姐反驳他一句，手扶着自己的下巴颏。“为了谁的好处呢？”

“为了她的好处呀。”

“噢，真理夫人！”雷恩小姐大声地说着。“您听见他说什么吗？”

“来劝劝她呀，”布拉德莱继续说，一半是在迁就眼前，一半也在为眼前所不存在的东西生气。“为了她自己的好处呀。”

“噢，真理夫人！”这位裁缝大声地说。

“为了她自己的好处呀，”布拉德莱再说一遍，他激动了，“也为了他弟弟的好处呀，并且是作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

"真的，真理夫人，"裁缝说道，"既然这样说，我们确实必需把您转过去面向墙壁了。"她这个动作几乎还没有结束，丽齐·赫克萨姆便来到了，看见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在那里，而珍妮正在把一只小拳头紧贴着自己的眼睛，对他挥舞着，同时可尊敬的真理夫人转过身去脸贴着墙壁，她多少显出一些诧异来。

"亲爱的丽齐，这儿有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老练的雷恩小姐说道，"是来跟你谈谈的，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和你弟弟的好处。你想想吧。我有把握知道在任何一个象这样非常亲切又非常严肃的场合，不应该有一个第三者出现，假如你愿意把这位第三者送上楼的话，我亲爱的，这位第三者愿意退场。"

丽齐握住了布娃娃的裁缝向她伸出的手，本来是为了要她扶她走开的，但她却又仅仅只带着一种询问似的微笑望着她，再也不动一动。

"你知道，这位第三者，当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走路真困难呀!"雷恩小姐说道，"她的脊背有那么多毛病，她的两条腿又是那么奇怪；所以除非你帮助她，她是没法儿漂漂亮亮退场的，丽齐。"

"她本来在哪儿就留在哪儿，这才最好，"丽齐回答她，松开了珍妮小姐的手，并且把自己的手轻轻地落在她的鬈发上。然后对布拉德莱说："是从查理那儿来吗，先生?"

布拉德莱笨拙地偷偷望了她一眼，犹豫不决地立起身来给她安放了一把椅子，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

"严格地说，"他说道，"我是从查理那儿来的，因为我刚刚才跟他分手；然而并不是查理派我来的。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的。"

珍妮·雷恩小姐两肘撑在工作台上，两手托着腮，斜着眼睛，

密切注视地凝望他。丽齐的目光和她的不同，但也是坐在那里凝视着他。

"事实是这样，"布拉德莱开始说，他嘴里发干，连安排语句都觉得有些困难：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的态度更加显得笨拙和迟疑，"真实的情况是，查理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我相信是这样），他把这件事整个儿都给我讲了。"

他停住不说了，于是丽齐问道："什么事呢，先生？"

"我想，"这位教师回答说，同时再次偷望了她一眼，似乎还企图继续望下去，但是不成功；因为，当他的目光刚刚接触到她的一双眼睛时，马上便垂下去了。"详细来谈这一点，可能是多余的，甚至于几乎是很不礼貌的，我指的是这件事，我指的是您把您弟弟为您所作的安排丢在一边，而优先选择了那位——我想那个姓名是尤金·瑞伯恩先生吧——那位先生的安排。"

他认为有必要象这样表示自己并不确切知道这一姓名，同时再次向她很不自在地望了一眼，而这次也和上次一样立即又垂了下去。

对方一句话也没说，于是他便不得不重新再说话，又再次表现出一种新的局促不安来。

"您弟弟在他刚一想起他的安排的时候就跟我谈过。其实他就是在我上次到这儿来的时候跟我谈起这些的——当我们两人一同步行回去的时候，也就是当我——当我刚刚见到他姐姐，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

也许并没有什么用意吧，然而那位裁缝恰在这时候把她的一只手从腮旁移开。若有所思地把可尊敬的真理夫人反转过来面对着这几个人。做完这件事之后，她重新回复到原来的姿势。

"我赞成他的想法，"布拉德莱说，把他那局促不安的目光

飘移到那个布娃娃身上，并且不自觉地在它身上停留得比在丽齐身上更长久些，"这既是因为您弟弟理所当然应该是这类计划的发起者，也是因为，我希望我能够来推动它。让我来推动这项计划，我将会感到难以言宣的快乐的，我将会对它产生难以言宣的兴趣的。因此，我必需承认，当您弟弟失望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失望的。我向您完全承认这一点，我希望我没有保留和隐瞒。"

他似乎是因为自己能够说出这一套长篇大论而感到鼓舞。无论如何，他是更加坚定地、更加强调而有力地继续说下去了。一边说，一边希奇古怪地龇牙咧嘴，一边又希奇古怪地把他的右手在他紧握着的左手手掌里使劲地旋转，就好象是一个肉体上受到伤害而又不肯喊出声音来的人所做的动作。

"我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人，我对这次的失望感受非常强烈。我的确感受非常强烈，我一向不把我的感情表现出来；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不得不养成一种把感情压抑下去的习惯的。把感情压抑下去。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谈您的弟弟吧。他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大，所以他向尤金·瑞伯恩先生，大概是这个姓名吧，提出了抗议（是当着我的面提出的）。他抗议了，但是效果很差。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尤金·——尤金·——瑞伯恩先生的真实性格并非茫然无知的话，一定会不假思索地料到这一点的。"

他再次向丽齐望去，这次望去便不再移开了。而他的面孔从火红变为苍白，然后又从苍白变回到火红，又暂时保持死一般的苍白，没有再变。

"最后，我决定独自上您这儿来，来向您呼吁。我决定独自上您这儿来，请求您改变您所已经选择的道路，不要去信托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对您弟弟和其他的人表现得极其蛮横

无礼的人——而应该信任您弟弟和您弟弟的朋友。”

当他的面孔上出现上述那些变化的时候，丽齐·赫克萨姆的脸色也在变化，而现在，她脸上所表现的是几分恼怒，更多的是厌恶，甚至于还有一些儿惧怕。但是她非常沉着冷静地回答了他。

“海德斯东先生，您的来访是善意的，我不能怀疑这一点。您是查理的好朋友，所以我没有权利怀疑这一点。我没有什么想对查理说的话，只是想说，我接受他非常反感的这种帮助，是在他为我作出任何安排之前，或者，当然也是在我知道他要为我作任何安排之前。而人家在提供这种帮助时考虑得很细心，很周到，并且也有一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理由要接受这种帮助，这些理由查理也会和我一样看重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以向查理说的了。”

她这一席话全都是说给她弟弟听的，而同时又把他拒于千里之外，当他听着这席话，他的两唇在颤抖，嘴巴大大地张开。

“假如查理来看我，我本来也是要告诉他，”她继续说，仿佛是随后才想起的，“珍妮跟我都发现我们的老师很能胜任，并且非常有耐心，他为我们倾注了很多苦心。以至于我们告诉他，希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自己学下去。查理对于教师是很了解的，所以我本来也想告诉他，为了让他高兴，说我们的老师是从一家学院里毕业的，是从一家培养正规教师的学院里毕业的。”

“我想请求您，”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他把他的话慢慢地挤出来，好象这些话都是从一架破旧的磨子里吐出来的一样；“我想请求您，假如您不见怪的话，也许您会反对的——噢，

不，确切地说，我说的是，假如您不见怪的话，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跟您的弟弟一块儿上这儿来，把我可怜的能力和经验奉献给您，为您效劳。”

“谢谢您，海德斯东先生。”

“只恐怕，”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一边鬼鬼祟祟地用一只手拧着坐椅，仿佛想要把这把椅子拧成碎片似的，同时阴沉沉地观察着她，看见她把两只眼睛低低地垂了下去，“只恐怕我卑微的效劳不会让您非常欢喜吧？”

她没有作答。这位受到打击的可怜的不幸的人坐在那里，感到一阵阵冲动，一阵阵苦恼，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他拿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和两只手。

“只有一点我还必须再对您说，而这是最为重要的。有一个理由在反对这件事，有一种个人的关系涉及到这件事，我还没把它向您说明白，它或许——我并不说它一定——它或许——会让您产生不同的想法。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跟您继续再谈这个的。我们能不能说好让我再来拜访您一次，谈谈这个题目？”

“跟查理一块儿来吗，海德斯东先生？”

“好吧，”他回答说，中间突然停下来，“是的！就算是跟他一块儿来吧。您是不是愿意达成这样的谅解：在一种更为有利的情况下，一定要再见一次面，好让我把整个儿事情讲清楚？”

“海德斯东先生，”丽齐一边摇着头一边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您暂且就理解为，”他打断她的话说，“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要把整个事情对您讲清楚。”

“什么事情呢，海德斯东先生？还有什么没讲清楚呢？”

“您——您在下次见面时就知道了。”然后他仿佛从胸中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失望，说道，“我——我今天先不讲完吧！我觉得，我好象着了魔一样！”然后他几乎是在求人怜悯似的，又说了一句：“再见啦！”

他伸出手。面她呢，显然迟疑地，虽然不能说是勉强地，碰了碰这只手，他全身顿时发出一阵异样的颤栗，同时他的死一般苍白的面孔在抽动，好象是出于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然后他走了。

布娃娃的裁缝保持她原来的姿势坐在那里，眼睛望着他所跨出去的大门，直到丽齐推开她面前的工作台坐到她身边为止。然后，雷恩小姐以方才望着布拉德莱和大门的那种目光望了望丽齐，突然把她的小下巴颏象把尖斧子似地向下锋利地一剁。她有时候是喜欢做出这种表情的，她两手在胸前抱起，向后靠在椅背上，并且这样表达着她的思想：

“哼！假如他——当然罗，亲爱的，我指的是有朝一日要来向我求婚的那位——会是这样一种人的话，他就别白费心思了吧。他一定不会为我四处奔跑，为我帮忙出力的。他会一边儿干着，一边儿冒火发脾气的。”

“那么你就会把他甩掉罗，”丽齐象哄孩子似地跟她说。

“没那么容易，”雷恩小姐回答说。“他不会独自个儿发脾气的。他会惹得我也发脾气的。我可知道他的鬼把戏跟他的做派。”

“你的意思是，他会想要伤害你吗？”丽齐问道。

“不一定存心这样，我亲爱的，”雷恩小姐回答说；“但是把一大堆火药放在一大堆划着的火柴中间，就是在隔壁房间里吧，

恐怕跟在这儿一个样。”

“从来没见过象他这样的人，”丽齐思虑深沉地说。

“但愿他不光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顶好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这位泼辣的小东西回答道。

每当黄昏，她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丽齐照例要把布娃娃的裁缝那头金发刷光梳平，这位小人儿在一边缝着，而她便把系着头发的丝带解开，于是一头美发便披散在她两只瘦弱的肩头，好象一场滋润的春雨洒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今天别梳了，丽齐，亲爱的，”珍妮说；“咱俩坐在炉边谈一谈。”说着这些话，她也伸手去把她朋友的一头黑发解开来，而这头乌黑的头发便分成重重的两大绺，沉甸甸地落在她朋友的胸前。珍妮假装是要比较一下两人头发的颜色，并且欣赏一下这种对比，用双手轻轻地摸了摸她朋友的浓密的黑发，让她自己的一边面颊紧贴着其中的一绺，仿佛她自己的簇簇鬈发完全遮住了视线，只能够看见炉火的光亮似的，而同时丽齐那张开朗而美丽的面孔毫无遮掩地露出在一片明亮的火光之中。

“咱俩来谈谈尤金·瑞伯恩先生吧，”珍妮说。

有个什么东西在那一头金发之中闪耀着火花，并且向下落在那乌黑的头发上；假如它不是一颗天上的星星——它不可能是一颗星星——的话，它便是一只眼睛；而假如它是一只眼睛的话，它便是珍妮·雷恩的眼睛，它明亮而专注，就好象是那种小鸟的眼睛一样，她的名字就是那种小鸟的名字。①

“为什么要谈瑞伯恩先生呢？”丽齐问道。

“不为什么，只不过因为我想谈；想知道他是不是很有钱！”

---

① “雷恩”的原文是 Wren，这个字也作鹪鹩鸟解。

“不，他没有钱。”

“很穷吗？”

“就一位绅士来说，我想是的。”

“啊！说真的！对了，他是个绅士。跟我们不一样，是吗？”

一次摇头，一次思虑深沉的摇头，然后是回答，柔声的回答：“噢，不一样，噢，不一样！”

布娃娃的裁缝一只手臂正搂着她朋友的腰。她把手臂松动了一下，利用这机会巧妙地撩开了遮在自己脸上的头发；于是在更亮些的光影下，那儿藏着的那只眼睛比原先更加明丽地闪耀着，也显得更加专注了。

“等他出现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位绅士的；假如他是一位绅士的话，我会马上就打发他走开的。无论如何，他不是瑞伯恩先生；我没有迷住他。我想知道是不是有谁迷住他了，丽齐！”

“很可能有一个人的。”

“很可能有一个人吗？我想知道是谁！”

“难道不可能有某一位小姐爱上了他，而他也会非常爱她吗？”

“也许会吧。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他呢？丽齐，假如你是一位小姐的话？”

“我是一位小姐！”她笑着重复一遍。“真会胡思乱想！”

“对。但是你说呀：就算是胡思乱想吧，你就说说看。”

“我是一位小姐，我，一个穷人家的丫头，一向在河上给我的穷爸爸划船的。我，在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晚上，我就是把我的穷爸爸划出去又划回家来的。我，因为他那样望着我，吓得立起身来走出门去了！”

（“即使那天晚上，他也确实是在注视你的，虽然你不是一

位小姐！”雷恩小姐心想。)

“我是一位小姐！”丽齐继续低声地说道，两眼凝望着炉火。“我甚至于还没有洗刷掉我可怜的爸爸的坟墓上所不该蒙受的污点和羞耻，而他却在试图为我洗刷！我是一位小姐！”

“不过是胡思乱想呀，你就说说看呀，”雷恩小姐怂恿她。

“太过分啦，珍妮，亲爱的，太过分啦！我就是胡思乱想也想不到那么远去。”这时低低的炉火在她脸上闪耀着微光，照出了她脸上的笑容，含悲的、出神的笑容。

“可是我这会儿想要听呀，我要你将就我，丽齐，因为说来说去，我总归是一个可怜的小东西呀，而且我已经为我这个坏孩子累了整整一天了。你瞧着这堆火，就象我喜欢听你说的那样，从前你住在那间原本是个磨房的、闷人的破屋子里的时候，经常那样瞧着的。你瞧着那——你跟你那个我不喜欢的弟弟两人算命的时候，把那叫做什么来着？”

“是火苗旁边的深洞吗？”

“啊！就是那个名字！你会在那儿找见一位小姐的，我知道。”

“那要容易得多了，比起我把我自己这样一块材料变成一位小姐，那要容易得多了，珍妮。”

那闪耀着光芒的眼睛坚定不移地向上抬起，同时，那张陷入冥想的面孔正思虑重重地向下垂去。“怎么？”布娃娃的裁缝说，“我们找到我们的小姐了吗？”

丽齐点点头，问道：“她该不该有钱呢？”

“她顶好是有钱，因为他穷呀。”

“她正是非常有钱。她该不该漂亮呢？”

“连你都能这么漂亮，丽齐，她当然应该罗。”

“她正是非常漂亮。”

“关于他，她说些什么呢?”珍妮小姐低声说；中间有一段沉默，这时她不停地注视着那张低低地望着炉火的面孔。

“她很高兴、很高兴自己有钱。那么他就可以享用这些钱。她很高兴、很高兴自己美丽，那么他可以为她而骄傲。她的一颗可怜的心——”

“嗯？她的一颗可怜的心怎么样?”雷恩小姐说。

“她的心——已经带着它全部的爱情和忠贞献给了他。她乐意愉快地和他一同死去，或者还要更好些。为他而死去。她知道他有缺点，但是她认为，他所以有这些缺点，是因为他象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而独自生存，是因为他缺少一种可以让他信赖、让他喜爱、让他看重的东西，于是她，那位有钱而且美丽的，我永远也比不上的小姐说：‘就让我去填补你心头的那个空缺吧，就来试试看吧，我看能多么少地想到我自己，就来考验一下吧，看我肯为你做多少事情，肯为你忍受多少，我还希望你会变得比你现在更好，因为有了我这样一个差得多的人，一个几乎不配想象把自己和你放在一道的人。’”

在这一席令她销魂的话语里，她那张朝着炉火的面孔变得兴奋而忘情了，这时那位小小的人儿，用她一只闲着的手把她的一头金发完全从眼前撩开，热切地、并且有几分象是惊异地注视着这张面孔。现在讲话的人停住了，这小小的人儿又把头低垂下去，并且呻吟着：“哎呀，哎呀！”

“你痛吗，亲爱的珍妮?”丽齐好象苏醒了似地问道。

“我痛，不过不是从前那种痛。让我躺下吧，让我躺下吧。今儿晚上别从我眼前走开。锁上门，跟我靠近点儿。”然后，她把脸转向一边，悄声地、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丽齐啊，我的可怜的丽齐啊！噢，噢，我的受上帝保佑的孩子们，回来吧，随

着那一道道光明的夕阳斜照回来吧，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她回来吧。她比我更需要帮助啊，我的受上帝保佑的孩子们！”

她伸起双手，面孔抬得越来越高了，也变得越来越美了，现在她重又转过身来，用这两只手钩住丽齐的头颈，在丽齐的胸前摇晃着自己。

第十二章

还有老雕

赖皮 赖德胡德住在石灰厂河湾深处的阴暗角落里，周围尽是些给船上装绳索的、造桅杆的、造桨的、造滑轮的、造船体的、造篷帆的匠人，这好象是一只货轮的底层舱，装满了沿河一带的人物，有些人并不比他更好些，有些则比他要好得多，然而比他坏得多的人却是一个也没有。就择友而言，河湾一带的人，尽管一般说来，并不过分挑剔，然而，对于享有和这位赖皮攀亲交友的荣誉，他们却颇有顾虑；他们对他经常是冷冷地转过身去，而不是热情地伸出手来，很少或者从来也不跟他共饮一杯，除非是由他掏钱。的确，河湾一带的一部分居民也是颇为急公好义，并且讲究个人道德的，因此，即使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也不能促使他们去和一个名声不佳的告密者友好相处。然而，这种高尚的美德也可能有它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它的这些倡导者们认为，一个在法庭面前说真话的证人和一个说假话的证人相差无几，都是不可与之为邻的恶人。

若非因为那个他经常提起的女儿，赖德胡德先生也许会发现这河湾对他只是死路一条，不会为他提供任何可以赖以谋生的手段。然而乐姐儿·赖德胡德小姐在石灰厂河湾却是有一点儿小小的地位和关系的。她是一个小到不可再小的、不曾取得

营业许可证的当铺老人，开着一家俗话所谓的放债铺子，借出一些数目微不足道的钱，并且接受一些微不足道的物件作为抵押。乐姐儿今年二十四岁，而她干这一行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她死去的母亲开了这家店铺，当这位亲人辞世的时候，她得到了一笔十五先令的秘密资本，得以使她把这个店铺经营下去。死者告诉她的最后一句能够听懂的心腹话，便是这样一大笔资本如何藏在一只枕头里，这位母亲由于鼻烟和杜松子酒而引起水肿症，到这时候，她是既无力把话讲清楚，也无力继续生存了。

为什么叫做乐姐儿，死去的赖德胡德太太有时候也许能够解释一下，有时候也许就无法解释。关于这一点她女儿是一无所知的。她发现自己叫做乐姐儿，她也毫无办法，只好让人家这样叫去。关于这个问题，并不曾有人跟她商量过，就跟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需要有一个名字，也不曾有人跟她商量过一样。同样地，她发现自己拥有一只俗话所谓的斜白眼儿(来自她的父亲)，要是在这件事情上听取过她的意见的话，她或许可能拒不接受呢。要不是因为这一点，她还不会是那么实实在在的其貌不扬，尽管她两眉紧锁，弱不禁风，皮肤是泥土色，并且看起来比她实际的年龄要大一倍。

真好象某些犬类出于血统，或者经过训练，在一定程度上要跟某些动物为难一样，乐姐儿·赖德胡德——作这种比较并非出于对她的不敬——也是出于血统，或者经过训练，要把水手们在一定限度内看作是她猎取的对象。你只须指给她看一个穿蓝色外衣的男人，于是，说得形象些，她便会马上一口咬住他不放。然而，如果把每件事情都考虑进去，她还不是一个坏心肠或者恶性情的人。因为，你看，有多少事情必须从她本人不幸

的经历来考虑啊。你把大街上一队办喜事的行列指给乐姐儿·赖德胡德看，她只能看见这是两个人，领了一张合法的证书，好去吵嘴打架。你指给她看一场命名礼吧，她只能看见，这是一个原本不信教的小人儿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多余的名字，因为通常可以随便用一个什么不雅的称号来叫他也就够了；这个小人儿根本不为任何人所需要，每个人都将会对他推推搡搡、冲冲撞撞，嫌他碍事，等他自己长大了，又再去推搡和冲撞别人。你指给她看一场葬礼吧，她只能看见，这是一种无利可图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穿黑衣服的假面跳舞会，它让这些参加者们暂时表演得温文尔雅，它表示这位死者一辈子就只能举办一次这样正规的宴会。你指给她看一位活着的父亲吧，于是她看见，这不过是她自己父亲的一个副本而已，她的父亲自她童年开始，便是隔一阵子才被人家找回来履行一阵子他对她的义务，这种义务总是表现为一个拳头或是一根皮带的形式，义务是尽了，而她也受到了伤害。所以说，如果把一切事情都考虑到，乐姐儿·赖德胡德还不是那么非常、非常之坏啊。她身上甚至于还有一丝儿浪漫气息呢——是那种有可能潜入石灰厂河湾一带的浪漫气息——有时候，或许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抱起两只胳臂站在她的店铺门口，两眼从那条臭气熏天的街道一直望到落日斜晖的天空，这时她心头可能会现出一些南方海洋中或是其它某个地方（地理位置她并不准确地知道）的远方岛屿的模糊的幻象来，在那儿，她可以跟一个情投意合的伴侣在面包树丛中愉快地游荡，等候从那虚无缥缈的文明港湾里被一阵风刮来的船只，因为，在乐姐儿小姐的伊甸乐园里，少不了那些可以用来让她占点儿便宜的水手们。

这并不是一个夏天的傍晚，而她确实是来到了她的小小的

店铺门前，这时，有那么一个男人正站立在街对面，恰好是冲着她的房子，眼睛注意到她。这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在天黑以后。乐姐儿·赖德胡德跟住在河湾一带的大多数女人们一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头发卷成一个乱蓬蓬的发髻，一年到头吊在身后，若不首先把它卷起卡牢，她便不能去做任何事情。在这个特定的瞬间，因为是刚刚跨出门槛来望一望大街的，所以她也正在用两只手把她的头发卷成那个样子。这种头发样式是如此之流行，以至于一旦河湾上有人殴斗或是出现其它的骚乱，你将会看见，太太小姐们都从各个角落里蜂拥而至，大家毫无例外地一边走一边卷着她们背后的头发，其中还有许多人，由于一时匆忙，还把她们卡发髻的小梳子含在嘴巴里。

这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店铺，天花板低得任何一个站在里面的人都可以伸手摸到；比一间地窖或者窑洞好不了多少，进门先要下三步台阶。然而在它那灯光昏暗的橱窗里，有一两块花里胡哨的手绢、一件破旧的粗布水手外衣或是类似的衣裳、几块一钱不值的挂表和指南针、一罐烟草、两只交叉放着的烟斗、一瓶葡萄番茄酱，还有一些吓死人的糖果——这些让人难受的东西都是拿来给这家放债铺子的主要生意做遮眼布的——在这些东西中间，放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水手客栈”几个字。

这人注意到乐姐儿·赖德胡德立在店门口，便急忙走过街来，他走得那么快，当他立在她眼面前时，她还在卷着头发呢。

“您父亲在家吗？”他说。

“我想在的吧，”乐姐儿回答说，一边把两只手臂放下来；“请进。”

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回答，因为这人外表看来是一个水手。她父亲并不在家，而乐姐儿是知道这一点的。“在炉子前面坐下吧，”当她把他引进门之后，说了这样一句客气的话。“你们这一行的人随时光临都是欢迎的。”

“谢谢了，”这人说道。

他的神态是水手的神态，他的手也是水手的手，只不过这双手非常光滑。乐姐儿注意到了他这双手的不常见的颜色，和这双手上肌肉的肌理，虽然这双手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而她也同样敏锐地留意到这双手清清楚楚是松弛和柔软的。这时他坐了下来，一只左臂漫不经心地横放在左腿上，在膝盖上方不远的地方，而他的右手也是漫不经心地搭拉在木椅子的扶手上，手掌弯曲着，半开半合，仿佛是刚刚松开了一根绳索。

“您是在找一家客栈落脚吧？”乐姐儿问道，她站在火炉的一边仔细地观察着他。

“我还不完全知道我打算做什么，”这男人回答说。

“您不是要找一家放债铺子吧？”

“不是，”这男人说道。

“不是，”乐姐儿附和着说，“您看起来可真象是为那个来的。不过假如您想要这两样的话，这儿都有的。”

“哎，哎！”这男人说，同时对四周扫了一眼。“我知道。我从前上这儿来过。”

“您从前来的时候押过东西吗？”乐姐儿问道，她是考虑到了本钱和利息的问题。

“没有。”这男人摇摇头。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您从来没在这儿住过吧？”

“没有。”这男人再一次摇摇头。

“您上次到这儿干什么来着？”乐姐儿问道。“因为我记不起您了。”

“您是完全不可能记得的。我只不过有天晚上在这门口站了站——我站在那儿下面的台阶上——我的一个同船的伙计顺路进来跟您父亲说句话。这地方我记得很清楚。”说着，他非常好奇地把四周打量了一下。

“那大概是很久以前了吧？”

“嗯，时间不短了。是在我最后一次从海上回来。”

“这么说您这些日子都没有出海罗？”

“没有。一直生病，后来在岸上干了。”

“所以呀，说真的，您的手才会这么光滑。”

这男人机敏地望了她一眼，笑了一笑，改变了神情，打断她的话。“您很善于观察呀。对的。所以我的手这么光滑。”

他的目光令乐姐儿多少有点不安，她猜疑地回敬了他一眼。不仅他神情的改变（虽然改变得非常突然，也相当镇定），而且他原先的神情（他马上就恢复了这种神情），都包含着某种暗藏的自信和权力的自觉，这些都颇有些令人望而生畏。

“您父亲要过很久才回来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说不准。”

“既然您觉得他好象是在家里，这么说，他似乎刚刚出去罗？这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是想，他大概已经回了家，”乐姐儿解释说。

“噢！您是想他大概已经回了家吗？那么他出去有一阵子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骗您。父亲在河上摇船呢。”

“还干老行当吗？”这男人问道。



赖德胡德小姐在家里

"我不懂您的意思，"乐姐儿说道，向后退缩了一步。"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并不想害您的父亲。我并不想说，假如我高兴的话，我能办得到。我是想跟他谈谈。这也没什么吧，是吗？没有什么可以跟您保密的；您可以在旁边听着。坦白地说，赖德胡德小姐，您从我身上捞不到什么东西，也打不出什么主意的，我对您的放债铺子没有用处，我对您的客栈也没有什么用处，对于您干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任何用处，您顶多不过赚我五六个铜板吧。把这个念头丢开，我们就可以相处得很好了。"

"但是您是一个在船上干活儿的人吗？"乐姐儿争辩着，仿佛这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他对于她所干的某些事情是会有用处的。

"也对也不对。我曾经是的，而且我还有可能重新是的。但是对您来说我不是。我的话您信不信？"

谈话进行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乐姐儿小姐的头发这时应该塌下来了。于是它便塌了下来，她把它绕了上去，同时从她低垂着的前额下翻眼望着这个人。她一件一件地仔细观察着他身上那套她所熟悉的风里来雨里去的破旧的水手装束，她观察到他腰间挂着一把顺手可以摸到的、藏在鞘里的怕人的大刀，脖子上挂着一只口哨，一根满是粗节的铁头短木棍从他松散的短上衣或是羊毛水手衫衣袋里伸出来。他静静地坐在那儿眼望着她；然而，由于他身上这些一部分暴露在外的附件，外加他一头密密麻麻的麻絮色的头发和络腮胡子，他的外表的确是令人生畏的。

"我的话您信不信？"他再问她一次。

乐姐儿闷声不响地把头一点作为回答。他也闷声不响地把

头一点来回答她。然后他立起身来，抱着两只手臂，站在火炉前，眼睛偶尔朝下向炉火望一眼，而她也抱着她的两条手臂斜靠在壁炉架的旁边。

“咱们谈点儿什么来混混时间吧，等您父亲回来，”他说。——“请问现在沿河一带抢劫和谋杀水手的事情还多吗？”

“不多，”乐姐儿说。

“有过吗？”

“有时候有人说他被抢劫过，在老鼠崖和瓦滨一带，还有往上的那条路上。可是谁晓得有多少是真的呢？”

“说真的，好象也没必要这样干嘛。”

“我也这么说，”乐姐儿发表她的意见。“这样干的理由在哪里？上帝保佑水手们，就是不抢不杀，他们似乎也从来守不住他们的东西呀。”

“你说得对。他们的钱要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家搞走的，不必采用暴力，”这人说。

“当然会的，”乐姐儿说，“然后他们就再上船去，再挣更多的钱。而且对他们说来，最好的事情也是一有机会就马上重新上船去，他们从来不会象他们漂在海上的时候那样发财。”

“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问吧，”这位来客继续说，眼睛从炉火上抬起来。“我有一次自己遇上了那种事情，一个人躺着等死。”

“没死掉？”乐姐儿说。“事情出在哪里？”

“事情出在，”这人回答说，一副沉思默想的神情，把他的右手在下颔上抹过，又把另一只手伸进他那件粗布外套口袋里，“依我估计，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带的某个地方。我想不会超过一英里路远。”

“那时候您喝醉了？”乐姐儿问道。

“我被人搞得迷糊了，可并不是正正经经喝醉的。我并没有喝，你了解。只需要一口就足够了。”

乐姐儿神色庄重地摇着头，表示她了解这种事情，但她绝对不赞成这种做法。

“公平交易是一回事儿，”她说，“但是那是另一回事儿。谁也没权利用那种方法来蒙骗人。”

“您这种感情值得称赞，”这人回答说，脸上带着一种邪恶的微笑；他喃喃低语地接着说：“尤其是，我相信您父亲没有这种感情。——是的，那一回我可真遭罪了。我丢掉了所有的东西 而且尽管我非常衰弱，我还得为保住性命去猛烈地斗争。”

“你有没有让那伙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乐姐儿问道。

“后来是一场惊人的惩罚，”这人说道，态度更加严肃了；“但却不是我造成的。”

“那么，是谁造成的？”乐姐儿问道。

这人用他的食指朝天点了一点，然后慢慢地收回了那只手，重新托住自己的下颔，眼望着炉火。乐姐儿·赖德胡德把她那只继承来的眼睛落在他身上，感到越来越不自在，他的态度是那么神秘，那么严峻，而又那么镇定沉着。

“不管怎么着吧，”这位姑娘说，“后来惩罚了我就高兴，我也这么说。因为有这些行凶杀人的事情，跟水手公平交易也落得个坏名声。我跟水手自己一样反对对水手做这些行凶杀人的事情。我跟我母亲活着时候的看法是一样的。公平交易，我母亲时常说，可就是别抢劫、打架。”乐姐儿的公平交易是——只要有可能她就这样干——一个礼拜管伙食的住宿收人家三十先令，而实际上五先令都嫌太贵，她的放债生意也是按照与此相

同的公平原则进行的;然而她却有着这样一种温柔的良心,和这样一些人道的感情,一旦超越了她对交易的看法,她就变成了水手们的支持者,甚至于反对她的父亲了,而在其他情况下她是很少与他对抗的。

然而这时她听见她父亲的一阵怒骂声:“好哇,又在陈腔滥调嚼舌根!”同时父亲的帽子重重地从他手里飞出来摔在她脸上,打断了她的话。乐姐儿对他这种偶尔用来表现他父辈责任感的方式已经习惯了,她仅仅用头发擦了擦脸(头发当然是塌下来的),然后把头发又卷起来。河湾一带的女人,当她们用嘴巴或是用拳头酣战的时候,一般都要经过这样一个程序。

“你这只专会嚼些陈腔滥调的鹦鹉,哪天学会说人话就好了!”赖德胡德先生咆哮着说,一边弯下腰去拾他的帽子,并且用他的头和右肘做出要打她的样子;他非常愤怒,因为听他们在谈抢劫水手这个微妙的题目,而且他今天情绪不佳。“你在嚼些什么陈腔滥调?你就没事情可干了,整天晚上抱着胳臂站在那儿嚼舌根?”

“别去惹她了,”那男人极力劝说道。“她只不过跟我谈谈。”

“还别惹她呢!”赖德胡德先生还嘴说,把这人上下打量了一下。“你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吗?”

“知道。”

“那么你不知道我不喜欢我家女儿陈腔滥调嚼舌根吗?你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不管谁陈腔滥调嚼舌根我都不喜欢听的吧?你又是谁,你来干什么?”

“你不闭上嘴,让我怎么告诉你?”另一个凶猛地回答他。

“好吧,”赖德胡德先生说,有点儿畏缩了,“我很愿意不开口,听你说。可就是别对我陈腔滥调嚼舌根。”

“你口渴了吧，你，”这人先回敬了他一眼，象刚才一样凶猛而短促地说道。

“这还用说吗，”赖德胡德先生说，“我哪会儿不渴？”(他很愤怒，因为这问题问得荒谬。)

“你想喝点儿什么呢？”那人问道。

“雪利酒吧，”赖德胡德先生用同样的恶狠狠的声调回答，“假如你掏得起腰包的话。”

那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枚半英镑的硬币来，请乐姐儿小姐劳驾去买一瓶酒。“要瓶塞没拔开过的，”他又着重地补上一句，同时眼望着她的父亲。

“我敢起誓，”赖德胡德先生喃喃地说，慢慢地放松下来，脸上显示出一种阴沉的笑意，“你是门槛精的人。我认识你吗？不——不——，我不认识你。”

那人回答说，“不，你不认识我。”于是他们站在那里彼此对望着，两人的样子都够乖戾的，一直对视到乐姐儿回来。

“搁板上有些小杯子，”赖德胡德对他女儿说。“给我那只断脚的。我是靠我额头上汗水过日子的，我对这个是知足了。”说这话时的表情，是谦虚而自我克制的；然而顿时他就要真相毕露了：他那只酒杯里只要有东西便不能站稳，一斟满便必须立即喝干，赖德胡德先生便要借故按照他喝三杯对方喝一杯的比例去喝酒。

手持这只幸运之神的大酒杯①，赖德胡德先生坐在火炉前餐桌的一边，而那位陌生人坐在另一边；乐姐儿则坐在后者和火

---

① 根据欧洲日耳曼人的传说，一个乞丐偶然见到幸运之神，这神让他在智慧、力量、健康、美丽、长寿和财富之中选择一种。他选中了财富。幸运之神便给他一只取之不尽的钱袋。

炉之间的一只凳子上。由手绢、上衣、衬衫、帽子，以及其它种种破旧的抵押借钱的东西组成的背景，朦朦胧胧，很象是一些在旁边倾听他们说话的人；尤其是一件磨光的黑色油布水手长雨衣连帽子挂在那里，看起来非常象是一个笨拙的海员，背朝着这些人站在那里，他因为热衷于偷听，一个动作还没有结束便停下不动了，上衣刚穿好一半，肩头直耸到耳朵跟前。

来客首先把酒瓶放在蜡烛前照了一照，然后又检查了一下瓶塞的顶端。发现没有被撬动过，感到满意，才慢慢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把生锈的折刀来，然后，用刀柄上的一把开塞钻子打开了酒瓶，打开以后，他看了看瓶塞，又把它从开塞钻子上旋下来，再把折刀和瓶塞一个一个地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他领巾上水手结的一端掸去瓶颈内侧上的灰尘。所有这些动作都做得非常、非常之审慎。

起初，赖德胡德坐在那里伸直手臂把他的断脚酒杯递过去，等待斟酒，这时那位谨慎小心的陌生人似乎一心不能二用，只顾在进行他的准备工作。然而，渐渐地，他的手又弯回到胸前，而他的酒杯也越拿越低了，直到最后，他把杯口朝下扣在桌子上。与此同时，他的注意力也渐渐地集中在那把刀子上。现在，当那人举起酒瓶要来一杯杯斟满的时候，赖德胡德立起身来，探身越过桌子去，仔细地看着那把刀，并且瞪着眼睛先看那把刀，然后又看那个人。

“怎么啦？”那人问道。

“哎呀，我认识这把刀！”赖德胡德说道。

“是的，我敢说你认识。”

他让他把杯子举起来，给他斟满酒。赖德胡德把一杯酒喝得一滴不剩，然后才又说话。

"这把刀子——"

"慢着，"那人镇静自若地说。"我要为你的女儿干杯了。祝您健康，赖德胡德小姐。"

"这把刀子是一个名叫乔治·拉德福特的水手的。"

"是他的。"

"他出了什么事？"

"他已经死啦。他死的时候，样子非常难看。那以后，"那人说，"他看起来可真怕人。"

"什么以后？"赖德胡德说，皱着眉头，瞪着眼睛。

"他被人杀了以后呀。"

"被人杀了！谁杀了他？"

那人只耸了耸肩头作为回答，又斟满了那只断脚酒杯，而赖德胡德也一饮而尽，一边愕然地把目光从他女儿身上转向他的客人。

"你不见得是要对一个诚实的人说——"他重又说道，把他的空酒杯捏在手里，眼睛被这位陌生人的外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隔着桌子探身过去，以便更近地看看这件外衣，他摸了摸袖子，把袖口翻过来看了看袖子的衬里（那人态度毫不慌张，一点儿也不反对他这样做），然后宣称，"我相信这件上衣也是乔治·拉德福特的！"

"你说对了。你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穿着这件上衣，这也是你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见他啦。"

"我相信你的意思是，想要当面告诉我，是你杀了他！"赖德胡德大声说；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让他把自己的酒杯重新斟满。

那人只是再一次耸耸肩头来回答，毫不显出慌张的迹象。

"要是能够知道这家伙到底打算干什么，让我死也甘心！"赖

德胡德说，开口之前，先瞪着他望了一会儿，并且把手中最后一杯酒直灌进喉咙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直话直说吧。”

“我会说的，”另一个回答，身子向前斜着越过桌子来，用一种低沉的、让你非听不可的声音说道。“你多会撒谎呀！”

这位诚实的人立起身来，似乎要把他的酒杯甩在那人的脸上。那人毫不畏缩，仅仅是一半心照不宣，一半威风凛凛地摇晃着他的一根手指头，这个诚实的家伙一想，还是不动为妙，便又重新坐下，把他的酒杯也放在桌上。

“你到那边法学协会里，对那位律师编造那套故事的时候，”这位陌生人说，态度轻松而自信，这可令人气恼，“你大概是对你的一位朋友非常怀疑吧，是吗？我想你是的，是吗？”

“你说我怀疑？怀疑什么朋友？”

“再给我说一遍这把刀子是谁的，”那人要求说。

“它是属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个人的，是他的财产，”赖德胡德说道，愚蠢地把那个名字避开不谈。

“再给我说说，这件上衣是谁的？”

“这件衣裳嘛，同样也是属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个人的，是他穿过的，”还象刚才一样，象是在老城审判厅①上，笨拙地躲躲闪闪。

“我猜想你认为这件事是他干的，你认为他聪明地逃脱了。可是要说他逃脱了，这也不过是点儿小机灵。要是他一眨眼工夫又活过来，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那才叫聪明呢。”

“这下子可好啦，”赖德胡德先生嚎叫着说，忽地欠起身来，一副困兽犹斗的样子，“恶棍穿着死人的衣裳，恶棍拿着死人的

① 老城审判厅，伦敦当时主要的刑事审判厅。

刀子，跑进诚实的活人家里，靠他们额头上的汗水过日子的诚实的活人家里，而且是跑来给活人加这种罪名，无缘无故的，毫无道理的！为什么我就应该怀疑他？”

“因为你了解他，”那人回答说；“因为你跟他曾经是一伙，并且因为你知道他堂堂仪表后面的真实性格是什么；因为那天晚上，就是你后来说你相信是行凶的那天晚上，他上这儿来过，是在他把船停在码头上以后的一小时之内，他来问你在哪儿能找个地方过一夜。那天没有一个陌生人跟他一块儿来吗？”

“我敢永生永世千年万载发誓说你没跟他一块儿来，”赖德胡德回答说。“你在说大话，你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事情看来对你很不利呢。你来指责我，说乔治·拉德福特失踪了，说没有人再想到他。这在一个水手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这样的人不下五十个，不见了，忘记了，比他时间长十倍——他们换上别的名字，重又上船飘洋过海去了，或是干别的什么去了——可每天都会在这一带重新冒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问问我的女儿吧。我还没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她陈腔滥调嚼个够。你也跟她就这件事嚼嚼舌根看，嚼嚼你跟你的猜想吧，你以为我在怀疑他！我还怀疑你呢，你知道怀疑什么吗？你告诉我乔治·拉德福特让人杀掉了。我问你是谁干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拿着他的刀子，你穿着他的衣裳。我问你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来的呢？把瓶子递过来！”这时赖德胡德先生心头正在公正地幻想，认为这瓶酒应该是他的财产，因此面色显得有些儿苦恼。“还有你，”他在给断脚玻璃杯斟满酒的时候转过身去再对他的女儿说，“要不是怕为你糟蹋了这上等的雪利酒，我真想把这一杯泼在你身上，因为你跟这个人陈腔滥调嚼舌根。就是因为你嚼的这些烂舌根，他这种人才会犯他们的疑心病，可我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天

生是个诚实人，象一个诚实人那样额头上淌着汗水的。”说到这里，他重又斟满了他的断脚大酒杯，把半杯倒进嘴里，站在那儿咀嚼着，一边把杯子里剩下的另一半轻轻晃动着，同时眼睛朝下盯着这半杯酒；这时，乐姐儿那富于同情心的头发，在她被粗声粗气地训斥的时候，又塌了下来，她这时正在把它重新卷好，就好象一匹马在送往市场上出卖的时候，先要在它的尾巴上打个结一样。

“怎么？你说完啦？”那陌生人问道。

“没有，”赖德胡德说，“我没说完，还早着呢。你听着！我想要知道乔治·拉德福特是怎么死的，他的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假如你早晚会知道的话，你现在还不会知道。”

“我还想知道的是，”赖德胡德继续说，“你是不是想要控告，说那件叫做什么的谋杀案——”

“哈蒙谋杀案，父亲，”乐姐儿提醒他说。

“不要你烂嚼舌根！”他大声地斥责。“闭上你的嘴巴！——我想要知道，你这位先生是不是想要控告，说那件事是乔治·拉德福特干的？”

“假如你早晚会知道的话，你现在还不会知道。”

“也许就是你自己干的吧？”赖德胡德用一种威胁的姿势说。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件罪行的秘密，”那人回答说，同时严肃地摇着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所捏造的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有这些都一定是假造的，而你也一定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假的，我今天晚上上这儿来，就只告诉你我知道的这一些，仅此而已。”

赖德胡德先生用他那只畸形的眼睛盯着他的来客思索了一

阵，然后又斟满自己的酒杯，一连三次举起杯底来，把这杯酒灌进了他的喉咙。

“把门关上！”然后他突然把酒杯放下，对他的女儿说。“上好锁，守在门旁边！你要是知道所有这些事，你这位先生，”他一边说一边走到来客和房门的中间，“你干吗不去找莱特伍德律师呢？”

“这个嘛，也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只听他冷静地回答说。

“难道你不知道，假如这个不是你干的，你说你知道的事情如果说出来，能值五万到十万英镑吗？”赖德胡德问道。

“我很知道这一点，并且等我要求领取这笔钱的时候，你也可以分到一份儿。”

这位诚实的人停住不说了，他向这位来客走近了一点儿，也就是离开房门更远了一点儿。

“我知道这个，”那人安安静静地又说了一遍，“我也知道你跟乔治·拉德福特是一伙，干过不止一桩肮脏生意；我也知道，赖皮·赖德胡德，阴谋陷害过一个无辜的人，想捞一笔血腥钱，而且我也知道我能够——而且我发誓我要——在这两个方面揭发你，并且亲自出庭作证来对付你，若是你把我惹火了！”

“父亲！”乐姐儿从房门边喊叫着。“可别惹他呀！放他走吧！别找更多麻烦了，父亲！”

“你能不能别再嚼舌根，我请问你？”赖德胡德先生喊叫着，他夹在两人中间有些不知所措了。然后，他讨好地、低三下四地说道：“你这位先生呀！你还没对我说过你想要我干什么。这公平不公平呢，合不合你的身份呢，说我惹你发火，可又不说你想要我干什么？”

“我想要你干的事情并不多，”那人说道。“你的这份控告不可以做了一半丢下另一半。你为了挣那笔血腥钱所干下的事

情，必须彻彻底底地了结。”

“好吧；可是，水手伙计呀——”

“你别叫我水手伙计，”那人说道。

“那么就叫船长吧，”赖德胡德先生极力想打动他；“好啦！你不反对叫船长吧。这是个体面的称呼呀，你看起来也真象是呀。船长！那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现在我恭恭敬敬地请问你。老头儿不是已经死了吗？”

“好吧，”另一位不耐烦地回答说，“是的，他死了，那又怎么样？”

“说上几句话对一个死人有啥害处呀，船长？我只是恭恭敬敬地请问你。”

“会伤害人们对死人的怀念，会伤害他的活着的子女，这个人有几个子女？”

“你说老头儿吗，船长？”

“我们现在谈的还有谁？”另一位回答他，同时动了动脚，仿佛赖皮·赖德胡德在他面前正变得不光是精神上卑鄙龌龊，而且身体上也是如此了，所以他要用脚把他踢开去。“我听说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要打听一下；我来请问你的女儿吧；我情愿跟她说话。赫克萨姆留下几个孩子？”

乐妞儿眼睛望望她的父亲，要求他准许回答。那位诚实的人气急败坏地大声说：

“你见了什么鬼不回答船长的话？不需要你乱嚼舌根的时候你可以嚼个没完，你这个不要脸的烂货！”

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之后，乐妞儿宣称，只有丽齐——就是他女儿——和他的儿子两个。都是很正派的，她又添了一句。

“要是让他们沾上什么污点的话那真太可怕了，”这位来客

说，想到这一点，他变得很不安，于是站起身来，来回踱着步，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太可怕了！事情真是太可怕了！事先没料到呀！事先怎么能料到呢？”然后他停下来，高声地问道：“他们住在哪里？”

乐姐儿继续解释说，当他出事死掉的时候，只有女儿一个人跟父亲在一起住，而她在出事后马上就搬开了。

“我知道这个，”那人说，“因为在验尸调查的时候，我去过他们住的地方。你能不能悄悄地给我打听到她现在住在哪里？”

乐姐儿说她毫无疑问可以做到这一点。她认为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天之内。来客说那很好，他会再来听消息的，相信一定能得到。赖德胡德闷声不响地在一边倾听着这段对话，此刻，他以一副谄媚的样子对船长说：

“船长呀！要说我说过几句关于老头儿的不该说的话，可也得记住，老头儿总归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呀，他干的行当也是一个做贼的行当呀。再说我去见那两位老爷，莱特伍德律师跟另外一位老爷，向他们报告的时候，我可能是有点儿过于急公好义了，或者（换句话来说）有点儿过于被那些激动人心的感情刺激起来了，那时候人家正传说有一罐子钱，我多么想把手伸进那个钱罐子里呀，是为了养家活口啊。再就是，我觉得那两位老爷家的酒——我不想说那酒是搀了麻药的。可是决不能说那酒对人的头脑会有好处呀。还得记住另外一件事，船长呀。老头儿死掉以后，我还咬住那些话没有？我有没有冒失地对那两位老爷说过这种话：‘两位老爷呀，我从前报告过的那些话，现在还要再报告；你们记下来的那些话，我都认帐’？没有呀。我现在说，坦白公开地说——一点儿不含糊，你听着，船长！——‘我可能犯过错，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也许书面记下来的这点或那

点记得不正确，我可不能打保票，我宁可失掉你们对我的好看法儿也不能那么做。’我现在知道了，”赖德胡德先生最后说，这是为了给他自己的品德提供证明，“我确实已经失掉了一些人的好看法儿——甚至于你的好看法儿，船长，假如我了解了你说的话——，可是我宁可这么着，也不能去作个假证人，就这样，假如这就叫耍阴谋的话，就把我叫个阴谋家吧。”

来客并不大理睬他的这场演说，只说道：“你必须签字写一张声明，说所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捏造的，要把它交给那个可怜的姑娘。等我再来的时候，我会把声明带来让你签字的。”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船长？”赖德胡德问道，重又形迹可疑地挡在他和房门之间。

“你会觉得很快的。我不会让你失望；别害怕。”

“你有没有意思留下一个姓名呢，船长？”

“没有，根本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必须’这话可有点儿难听呀，船长，”赖德胡德一个劲儿地说，他一边向前走去，一边仍然实力单薄地周旋在来客和房门之间。“当你说一个人必须签字写这个写那个的时候，船长呀，你指使人的气派可真不算小呀。你自已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

那人静静地立着不动，愤怒地用两眼紧盯着他。

“父亲啊，父亲啊！”乐姐儿从房门口恳求他，她那只闲着的手一直神经质地在她的唇边颤抖着，“可别这样！可别再找麻烦啦！”

“听我说完呀，船长，听我说完呀！在你离开以前，我想要提到的只是，”卑鄙龌龊的赖德胡德先生给他让路时说道，“你所说的关于报酬的那些慷慨大方的话。”

“等我去领这笔钱的时候，”那人说，他的口气中非常清楚地

让人感到其中包含着这一类的话，比如："你这条狗，你会分到一份儿的。"

他两眼坚定不移地注视着赖德胡德，再一次低声说出那句话，这一次表现了他对他这样一个十足的恶人所怀有的一种冷酷的钦佩之情，"你多会撒谎呀！"并且一边这样称赞他，一边把自己的头点了两三下，同时走到店铺的门外。然而，对乐姐儿，他却态度和善地道了晚安。

这位靠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过日子的诚实人一直呆若木鸡地留在那里，直到他那只断脚玻璃杯和那瓶尚未喝完的美酒又转进他的脑子里的时候。他于是把它们从他的头脑里又转入了他的手中，然后又把瓶中的酒全部一滴不剩地转入自己的胃里。做完这些之后，他猛然醒悟，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嚼舌根才引起的。于是，为了表示对自己作父亲的责任没有疏忽，他把一双水手穿的大靴子向乐姐儿掷去，她连忙低下头躲开，然后便哭了起来，可怜的人儿啊，一边哭，一边把她的头发当作一块擦眼泪的手绢儿。

第十三章

自白和对话

当这位来客步出店门，踏进石灰厂河湾的黑暗和污秽之中时，正刮着大风，差一点没把他重又刮进门里去。家家户户的大门在猛烈地碰响，灯火摇曳不定，或是迎风熄灭，店铺的招牌在它们的框架里来回摇晃着，街旁沟渠里的水被风掀起，雨点似地向四方点点飞溅。那人对这种天气并不在意，甚至比对好天气还要喜欢些，因为这种天气使得街道上杳无人迹，他向四周仔细地瞥了一眼，“这一切我都熟悉，”他低声自语说。“自从那天晚上，我再也没有上这儿来过，那天晚上以前我也从来没有来过，不过这一切我都能认出来。我记不得那天我们跨出店门的时候，走的是哪条路了。我们象我刚才一样是向右拐的，可是再多我就记不起了。是走的这条小巷子呢，还是走的那条小弄堂？”

他两条路都试了试，然而两条路都同样地让他迷惑，他转来转去仍旧回到原来的地方。“我记得有几根杆子从上面窗子里伸出来，杆子上晾着衣服，我还记得有一家低矮的酒馆，它有条狭窄的过道，那里传出的是刺耳的提琴声和拖沓的脚步声。可是现在，这条小弄堂里这些东西全都有，而那条小巷子里这些东西也全都有呀。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一堵墙，一条黑暗的门廊，一段楼梯和一间屋子。”

他又试了一个新的方向，仍然毫无结果；墙壁、黑暗的门廊、楼梯、房间，多得数也数不清。象大多数这样迷了路的人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兜着圆圈子。每次都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原先的地方。“这就好象从故事书里读到的越狱逃跑一样，”他说，“亡命之徒们半夜三更踏过的那段短短的路程，似乎总是和他们在其中游荡的圆形大千世界的形状相同；这好象是一条神秘的规律似的。”

这时，他不再是方才乐姐儿·赖德胡德小姐所注视的那个麻絮色脑袋和麻絮色络腮胡子的人了，因为他仍旧裹着那件水手的外套，所以，他变得真象是那个失踪了的、正在被人们四处寻访的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了，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两个人象他们这样相似。当他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为他清道的狂风已经把街上的行人全都驱逐干净，他立刻把那毛毵毵的头发和胡须藏在大衣的胸部。而也就是在这同一顷刻间，他也变成了那位秘书——鲍芬先生的秘书了，因为约翰·洛克史密斯也和那位失踪了的、正在被人寻访的朱丽叶斯·汉福德先生长得一模一样，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两个人象他们这样相似。

“我死的地方我一点儿也摸不清了，”他说。“倒不是因为这有什么要紧。不过既然冒着被人认出的危险来到这里，我倒真喜欢把那段路的哪一段再走上一次。”说完这句奇特的话之后，他便放弃了搜索，走出石灰厂河湾，打石灰厂教堂旁边经过。在教堂墓地的大铁门前，他停下来向里张望。他抬头望着那幽灵一般迎风挺立的高高的钟楼，又望着四周白色的墓碑，它们很象是一个个裹着白色裹尸布的死者，他数着钟楼里的大钟敲出的九下钟声。

“这种感受很多人都不曾体验过，”他说，“在寒风凛冽的夜

晚，向教堂墓地里伸头张望，并且觉得，我也和这些死者一样在活人中间不再占有一个位置了，甚至还晓得我是被埋在某个地方，就象他们被埋在这里一样。我怎样也不能习惯于这样的想法。一个曾经一度是人的鬼魂，当他在人间游荡而又不为人们所承认的时候，他也几乎不会比我感到更陌生或者孤独。

“然而这是事情的幻想的一面，它还有它现实的一面，这一面是太艰难了，尽管我每天在思索它，但是怎样也不能把它想透彻。现在，我一路走回家去的时候，让我下决心把它想透彻。我知道我在回避它，就好象许多人——或许是绝大多数人——当他们窘迫已极、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们都是回避问题，不去想通它的。而我要强迫我自己去面对我的问题。别回避它，约翰·哈蒙；别回避它；把它彻底想个透！

“当我回到英国的时候，我和这个国家之间除了极其惨痛的联想之外，别无其它，我在国外听说，我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遗产，这消息吸引我回来。我回来了，却怕我父亲的钱，怕回想起我的父亲，我怀疑他强加给了我一个唯利是图的妻子，我怀疑父亲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桩婚事硬塞给我，我怀疑自己已经变得贪得无厌，怀疑自己渐渐放松了我对那两个亲爱的、高贵的、诚实的朋友的感恩之情，他们是我童年生活中唯一的阳光，或者说是我那肝肠寸断的姐姐一生中唯一的阳光。我胆怯地、内心充满矛盾地回来了，我怕我自己，也怕这儿的每一个人，因为在这儿，除了我父亲的财产一向给人家带来灾难之外，我一无所知。现在，停一下。你想到这个程度了，约翰·哈蒙。事情是这样的吗？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在船上当班的三副是乔治·拉德福特。我一点也不了解

他。我是在启航之前大约一个星期才初次知道他叫什么的，那一天，这艘船的代理人雇用的一个职员，走上来跟我讲话，把我称作'拉德福特先生'。那天我是上船去查看为我所做的准备的，这个职员走到我的身后，那时我正站在甲板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拉德福特先生，请您看看这个，'他指的是他手中拿着的几张文件。而我的姓名最初让拉德福特晓得，是过了一、二天之后，通过另一个职员，那时船还碇泊在港里，那另一个职员走到他的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道，'请你原谅，哈蒙先生——。'我相信我们两人的身材和体型是相似的，但是其它方面并不相象，而且，即使是在这些方面，当我们两人待在一起可以进行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虽然相象，却并不是无法分清的。

"然而在这些误会下彼此所说的一两句应酬话，使我们很容易地便互相认识了，天气很热，他帮助我住进了一间甲板上的客舱，就在他自己房间的旁边，他也和我一样是在布鲁塞尔启蒙读书的，他学过法文，我也学过，他有自己一段简短的身世可以诉说——天知道有多少真话，多少假话——而他的身世又和我的很相象。我也当过海员。于是我们二人便互相建立了信任，尤其是，因为他和船上的每一个人都从一般的传闻中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回英国去，这样我们俩就更容易谈拢了。就这样，他逐渐知道了我内心的不安，知道我当时想在这位被派定给我的妻子有可能认出我之前，先看一看她，对她作一番评价；同时我也想要磨练磨练鲍芬太太，让她出其不意地高兴一下。于是我们就这样秘密地计划：我们两人都换上普通的水手服装（因为他能在伦敦为我带路），把我们自己安排住在贝拉·维尔弗家附近，设法使自己跟她打上交道，尽可能就地利用机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假如一无结果呢，我的情况也不会变得更坏，

只不过拖延一个短时间再去见莱特伍德而已。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回忆得正确吗？是的。都很正确，一点不差。

“在所有这些事情里，他有机可趁的是，我将要暂时失踪。或是一天，或是两天，但一上岸我就必须不被人家看见，否则一定会有人来认我，等我，那么计划就失败了。于是，——船上的茶房波特森和与我同船的乘客雅可布·吉伯先生后来都是这样回忆的——我提着我的旅行袋上了岸，黑夜里，在石灰厂教堂旁边等他，就是此刻我身后的这座教堂。

“因为我从前走路老是避开伦敦港一带，我只是从船上看见它高耸的尖顶才知道这座教堂。也许，假如有必要试一试的话，我还能回忆起我独自一人从河边走到教堂的那条路；但是我们两人怎样从教堂走到赖德胡德的店铺，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离开教堂之后，我们两人转了多少弯，走了多少回头路。毫无疑问，是他有意把路搞混的。

“但是让我继续把事情想个透彻，不要让它被我的推想打乱了。他领我走的是一条直路呢还是一条弯路，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处？沉着点，约翰·哈蒙。

“当我们停在赖德胡德的店铺里，他向那个流氓问了一两个问题，据说只是关于打听可以让我们留宿的旅店的，我当时对他有丝毫的怀疑吗？没有。当然没有，那是直到事后，当我找出事情的线索来以后才有的。我想他一定是从赖德胡德那里，拿来了用纸头包着的麻药，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东西后来让我失去知觉的，不过这一点我很没有把握。今天晚上，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指控他的是，他们两人是一贯结为党羽共同作恶的。他们之间毫不隐讳的亲密关系，和我现在所知道的赖德胡德的名声，使得我这种指控万无一失。然而关于麻药我还

不大清楚。仔细回想当时引起我怀疑的情况只有两点。一，我记得当我们走出当铺时，他从一只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放进了另一只衣袋里，那只衣袋他以前没有碰过。二，我现在知道赖德胡德曾经被捕过，因为牵涉到一件抢劫案，被害的是一个不幸的水手，这人曾经被下过一些这一类的毒药。

"我确信我们离开那个店铺，走了不到一英里路，便来到那堵墙壁，那个黑暗的门廊，那段楼梯，那个房间了。那天晚上天特别黑，还下着倾盆大雨。我回想起当时情景的时候，耳边还响着那个过道中石头铺成的小路上溅起的雨声，那过道是没有顶盖的；那间房子的窗下是泰晤士河，或者是港口，或者是一个小河湾。当时已经退潮了。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有清醒的时间概念，我根据钟点知道，这一定是退潮的时候；而当他们准备咖啡的时候，我拉开窗帘（是一幅深棕色的窗帘）向外瞧，我根据下面反光的样子，那是附近一些稀疏的灯光的反光，知道它们是从退潮时的泥泞里反射出来的。

"他挟着一只帆布袋，其中是一套他自己的衣裳。我没有带随身替换的外衣，我准备去买一些廉价的现成衣服。'您都湿透了，哈蒙先生，'——我现在还能记得他说话的声音，——'而我穿着这件好雨衣，一点儿也没淋着。您换上我这些衣服吧。试着穿穿看，您会发现这会象您打算去买的现成衣服，同样能满足您明天的要求，或者还要更好些。您换衣服的时候，我去催他们快点烧咖啡。'当他回来时，我已经把他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一个黑皮肤的人跟他一同进来，穿一件麻布上装，好象是个船上的茶房，他用一只茶盘托着冒热气的咖啡，把它放在餐桌上，瞧也没瞧我一眼。我直到现在都是如实的和准确的吗？是如实的和准确的，我有把握。

“现在我要开始讲到那些病态的和混乱不清的印象了，那是太强烈了，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在这些印象中间有一些空白，这些我就一无所知了，而且这些印象也不具有任何时间的概念。

“我喝了几口咖啡，立刻，在我的视觉中，他开始大大地膨胀起来，有种东西催促我向他扑过去。我们在门边恶战一场。他从我手里挣脱了，因为房间在我的四周旋转，我和他之间又闪动着一股股的火焰，使我不知道该向何处打去。我倒下了，毫无自卫能力地躺在地板上，一只脚把我踢着翻转身去。我被拽着脖子拖到一个角落里。我听清有几个人在一起说话。我又被脚踢着翻转身来。我看见一个象我一样的人影穿着我的衣裳躺在床上。据我所知，当时好象是一场许多天、许多周、许多月、许多年的寂静，而这寂静被几个人在满屋里进行的一场激烈搏斗打破了。那个和我相象的人影遭到攻击，我的旅行袋是在他手里。他们脚踩着我，压在我身上。我听见一阵殴斗的喧闹声，我以为这是一个伐木工人在砍倒一棵大树。那时我说不出我的名字是约翰·哈蒙——我想不到它——我不知道它——然而当我听到那些殴斗的声音，我想到的是伐木工人和他的斧头，我心里有一种麻木的观念，好象我是躺在一座森林里。

“我说的仍然准确吗？仍然准确，只除开一点，假如我不用这个‘我’字，我就没法对自己表达这一切。然而这却不是我。据我所知，那时就没有一个象是‘我’这样的东西。

“只是在这以后，在通过某个好象管子似的东西往下滑，然后是一阵巨大的喧嚣声，一阵火花，一阵着火似的劈啪声之后，我才重新恢复知觉。‘这是约翰·哈蒙落在水里了！约翰·哈蒙呀！要挣扎求活啊！约翰·哈蒙呀，求求老天爷，救救你的命！’

我想我那时在极度的痛苦中这样喊叫过，接着，一个沉重的、可怕的、莫明其妙的东西消失了，这是我啊，这个独自在水中挣扎求活命的人。

“我很衰弱无力，昏昏沉沉，非常想睡觉，又感到如果睡着了会十分可怕，就这样顺着潮水往下漂流。眼望着黑黝黝的河水，我看见两岸的灯火从我身边急速飞过，仿佛它们都急于逃开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死掉似的。潮水正在涌退，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涨潮或退潮。面对凶猛的激流，我依靠上天的帮助，谨慎地掌握着我自己，我终于抓住一只系泊的小船，是一处堤道边一排小船当中的一只，我被吸到这只船的下面，从它的另一边爬上岸来，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我在水里时间长吗？够长的了，我已经冷彻心肺了，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然而这场寒冷是仁慈的，因为正是夜晚的冷空气和这场雨使得我在堤岸边的大石板上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当我爬到堤岸上的一家酒馆门口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以为我是喝醉酒失足落水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并且口齿不清——因为那使我失去知觉的毒药影响了我的言语——我还以为这天夜晚是头一天的夜晚。因为天仍然是黑的，并且下着雨。然而我已经昏迷了二十四个小时。

“我经常检验我的计算，我一定是在那家酒馆里躺了两夜才恢复过来。让我想想。是的，我敢说，就是当我躺在那里那张床上的时候，我想到要利用我已经渡过的这场危险，让人家暂时认为我是神秘地失踪了，并且来考验贝拉。我惧怕我们两人被彼此强加于对方，惧怕我父亲的财富所似乎遭到的命运——这财富只能导致罪恶的那种命运——将会永远保持下去，这种惧怕对我那精神上的怯懦感是一种强大的压力，从我童年时起，



半死不活

当我和我可怜的姐姐在一道生活的时候，我就有了这种精神上的怯懦感。

“直到现在，我仍不能理解，为什么我重新登上的河滩是在我遭受陷害的地方的对岸，我将永远不能理解这一点，甚至此时此刻，当我正走回家去，把这条河留在身后，我仍然不能想象，这条河怎么会流淌在我和那个地方的中间；或者说我不能想象大海是在它现在所在的地方。然而，这不是在把事情想透彻；这是一跃而进入了现在。

“若不是贴身的防水腰带中还藏着那笔钱，我就没法办了。总共四十来镑，对于一个十多万英镑的继承人来说，这算不得一笔很大的财产！然而够用了。如果没有它，我恐怕早就暴露了自己。如果没有它，我就不能去那家金库咖啡店，也不能租下维尔弗太太家的房子。

“直到我在警察分局里看见拉德福特的尸体那一天晚上，我在那家旅馆里已经住了大约十二天，那时我痛苦地体验到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精神上的恐怖感，这是毒药的后果之一，这种恐怖感使这段时间变得似乎长了许多，但是我知道它不可能多于十二天。后来那种痛苦便逐渐逐渐减弱了，只不过一阵阵发作，我希望我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然而，即使现在，有时候我还必须在说话之前先想一想，抑制住自己，并且先停一停，否则我就不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

“我又扯开了，没有坚持把事情从头到尾想透彻。离结尾不远了，我何必再去打断它。好了，一直想下去！

“我每天仔细看各种报纸，寻找我失踪的消息，但是没找到。那天晚上，我出来散步（因为我白天都不出门），发现一群人围在白厅①大街上贴着的一张告示前面。告示上描写着我，

约翰·哈蒙，被发现死在河中，肢体不全，情况极为可疑，告示中描写了我的衣着，描写了我衣袋里的文件，并且提到我被放在什么地方供人辨认。我一时失去自制，轻率地急忙奔向那里，在那儿——怀着对于我所逃脱的死亡的恐怖感，亲眼看见他那极其吓人的形状，而当时还正有另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感在折磨我，因为当时毒药正在对我发挥着最强烈的作用——我发现，拉德福特被某些不明身份的人杀死了，为了钱，为了他本来因此想要杀死我的那笔钱。我还发现，很可能我们两人是在河水流得正急正深的时候，从那同一个黑暗的地方被扔进同一处黑暗的潮水里的。

"那天夜晚，我差一点便泄露了我的秘密，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也不能提供任何线索，我完全一无所知，只知道被杀的人不是我，而是拉德福特。第二天我在犹豫，过一天我还在犹豫，而这时，似乎整个国家都已经决意要我死了。验尸团宣布我死了，政府发表公告，宣布我死了；当我坐在火炉前倾听室外的喧嚷声，不出五分钟，就会听见有人在说我死了。

"就这样，约翰·哈蒙死了，朱丽叶斯·汉福德消失了，而约翰·洛克史密斯诞生了。约翰·洛克史密斯今夜的意图是想补偿一个他从来不曾想到他可能对别人犯下的过失，他听人说起莱特伍德的一段关于自己的谈话，他就是从这里知道自己的这个过失的。而他无论如何都有义务来弥补这一点。这个意愿约翰·洛克史密斯是要坚持的，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现在，是不是把一切都想透彻了呢？一直想到眼前这段

① 白厅，伦敦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

时间，什么也没有遗漏吗？没有，什么也没有遗漏。然而今后呢？想透彻，一直想到将来，这比把过去彻底想透还要困难，虽然要简短得多。约翰·哈蒙死了。约翰·哈蒙要不要复活呢？

“假如要，为什么？假如不要，又为什么？

“先说要。这是为了就一个人的远非正义的罪行来伸张人间的正义，而这个人可能有一个活着的母亲。为了说出那石块铺成的过道，那段楼梯，那棕色的窗帘和那个黑皮肤的人这些事实，来使正义得到伸张。为了取得我父亲的钱财，并且用它去卑鄙地购买一个我所爱的美人儿——我没法不爱她；理性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我爱她是违反理性的——而她呢，要让她为了我本身的缘故而爱我，她却宁可爱大街拐角上的那个叫花子。这样来使用这笔钱，用得有多好，跟它过去被人滥用的情况是多么相称！

“现在来说不要吧。来说说约翰·哈蒙不应该复活的理由。因为他已经被动地让这两位亲爱的、忠实的老朋友取得了那笔财产。因为他看见他们有了这笔钱过得快乐，正在很好地使用它，抹去了这些金钱上旧日留下的锈迹和污点。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收养了贝拉，并且还将继续供养她。因为在她的天性中有足够的情感，在她的心灵中有足够的温暖，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为某种持久的、善良的东西。因为她的那些缺点是由于我父亲的遗嘱中给她安排的地位才变得更严重的，而她已经一天天变得好起来了。因为如果她和约翰·哈蒙结婚，据我听她亲口对我说，对她将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嘲弄，这一点她和我两人一定永远都会意识到，而这将会在她的心目中贬低她，会在我的心目中贬低我，也会在我们彼此的心目中贬低对方。因为如果约翰·哈蒙复活了，而又不和她结婚的话，这笔财产仍将落到

现在拥有它的人的手中。

“我还求什么呢？我死了，但我发现我活着时的真实的朋友，仍然和我在世时一样地真实、亲切、忠诚，他们把对我的怀念用作一种激励，推动他们去以我的名义做好事。我死了，但我发现，他们本来可以怠慢我的名字，贪婪地从我的坟墓前走过，去享受安逸和财富，而他们却徘徊不前，象是两个赤胆忠心的儿童，一心回想着当我还是个可怜的成天胆战心惊的孩子时，他们对我的爱。我死了，但我亲耳听见那个假如我还活着就会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对我所说的逆耳直言，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爱我，而我本来可以象一个苏丹买下一个奴隶一般把她买下来的。

“我还求什么呢？假如死人有可能知道，或者确实知道了，活着的人们怎样对待他们，那么，在那数不清的茫茫阴魂之中，有谁能够在人间找到一种比我所找到的更加无私的忠诚友爱呢？难道这对我还不够吗？假如我回来了，这两个高贵的人一定会欢迎我，俯在我身上哭泣，并且把每件东西都高兴地交还给我。我没有回来，于是他们便问心无愧地占有我的位置。让他们留在那里吧，让贝拉留在她的位置上吧。

“那么我走怎样一条路呢？仍旧这样去过这安静的秘书生活，当心不要被人认出来，直到他们更加习惯于他们改变了的地位时为止，直到以各种名义出现的成群结队的骗子丢开他们又找到新的狩猎对象时为止。现在，我正在家务的各个方面建立着一套方法，我还要日复一日极力使他们两人都熟悉我的这套方法，到那时候，我希望这套方法将成为一种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的机器，使他们有能力把它继续维持下去。我知道，那时，我只需要向他们慷慨的天性提出要求，就可以得到我所需

要的一切。当时机成熟时，我只要求能让我重新回到原来生活道路上的东西，而不会更多。约翰·洛克史密斯将会尽可能心满意足地踏上那条路。而约翰·哈蒙将永远不再回来。

“为了我在遥远的将来永远不会产生任何愚蠢的怀疑，以为假如我直言不讳地要求过她的话，贝拉万一也许会因为我本人的缘故而接受我，我定要直言不讳地要求她一次；以便毫无疑问地证明一下我所已经非常明白的事情。现在一切都已经想透彻了，从头到尾想过一遍了，我心头轻松多了。”

这个活死人如此深沉地思索着，任狂风疾吹，道路蜿蜒，他全不放在心上，只顾本能地顶着风顺路向前走。而这时已经到达市中心的商业区，那儿有一个马车站，他立在那里犹豫不决，是去他的住处呢，或是先上鲍芬先生的宅邸去一次。他决定去那座宅邸弯一弯，心想，他手臂上还挂着外套，把它丢在那里比带回荷洛威去更不会引人注意。维尔弗太太和拉维尼娅小姐两人对于这位房客所有的每件东西，都表现出如饥似渴的好奇心。

到达宅邸时，他发现，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都不在家，而维尔弗小姐却在客厅里。维尔弗小姐因为不大舒服，留在家里了，她傍晚时曾经问过，洛克史密斯先生在不在他的房间里。

“替我问候维尔弗小姐，说我回来了。”

维尔弗小姐也向他问候，并且，假如不太打扰他的话，想请洛克史密斯先生在离开之前上楼一趟。

这是不太打扰他的，洛克史密斯先生上楼来了。

噢，她显得非常漂亮，她显得非常非常漂亮！假如死去的约翰·哈蒙的那位父亲把他的钱留给他的儿子而不附带条件就好

了，假如他的儿子是自己发现了这位可爱的姑娘，并且幸福地使她不仅可爱而且爱他，那就好了！

“哎呀！您不舒服吗，洛克史密斯先生？”

“不，我很好。我进门的时候听说您不舒服，我感到很不安呢。”

“没什么。我头痛——现在已经不痛了——闷热的剧院不大受得了，所以就留在家里了。我问您是不是不舒服，因为您脸色很苍白。”

“我吗？我这一晚上可真忙呢。”

她坐在壁炉前一只低矮的奥托曼长凳上，身边一张台子上放着一件闪闪发光的宝石小首饰，还有她的书和她的针线活。啊！死去的约翰·哈蒙将会有怎样一种不同的生活啊，假如这是他幸福的特权，能坐在这只长凳上，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细腰，并且说，“我希望我不在家的时候，时间显得很长，是吧？您看起来是一位多美的家庭女神啊，我的宝贝儿！”

然而，眼前的约翰·洛克史密斯与死去的约翰·哈蒙有天壤之别，他仍旧站在与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就空间而言，这距离仅是咫尺，但是就阻隔而言，这距离却是天涯啊。

“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说，顺手拿起她的针线活，她把它顺着边沿仔细查看着，“有机会的时候，我想跟您谈一次，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那天对您粗暴。您没有权利把我想得很坏呀，先生。”

她飞快地瞥他一眼，半是嗔怒，半是气恼，那逗人爱怜的机灵相，一定会让死去的约翰·哈蒙非常之倾慕的。

“您不知道我把您想得多么好，维尔弗小姐。”

“没错儿，您对我的评价准会非常之高的，洛克史密斯先生，

既然您认为我走运了，就把原来的家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这样认为吗？”

“您曾经是这样的，先生，反正您是这样认为过，”贝拉回答道。

“我只不过放肆地提醒过您一个小小的疏忽——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疏忽。不过如此而已呀。”

“那么请允许我问您，洛克史密斯先生，”贝拉说，“为什么您会那么放肆呢？——我希望这个词儿不会让您生气；这是您自己的词儿，别忘了。”

“因为我真诚地、深切地、极度地关心您，维尔弗小姐。因为我希望看到您永远是最美好的。因为我——我还要说下去吗？”

“不要了，先生，”贝拉回答说，面孔烧得通红，“您已经说得过分了。我要求您别再说下去。假如您还有一点儿宽宏和自尊，您就一句话也不会再说的。”

那位死去的约翰·哈蒙眼望着那张两眼低垂的骄傲的面庞，望着那急促的呼吸把披撒在美丽的头颈上的明亮的棕色美发阵阵掀起，他大约是会保持沉默的吧。

“我想跟您谈一次，先生，”贝拉说，“一劳永逸地谈一次，又不知道该怎样谈才好。今天晚上我一直坐在这儿，想跟您谈谈，下决心跟您谈谈，并且感觉到我必须跟您谈谈。我要求您给我一小会儿时间。”

他仍旧一声不响，而她也仍旧把脸转向一边，偶尔轻轻地移动一下，仿佛要转过脸来说话似的。终于，她说话了。

“您知道我在这儿的处境，先生，您也知道我在家里的处境。我必须亲自跟您谈谈，因为我四周没有一个我可以请他代劳的

人。您用您现在这种行为对待我，这样做既不宽宏，也不自尊。”

“全心全意地爱您；为您而心醉神迷，这就是不宽宏，不自尊吗？”

“荒谬已极！”贝拉说道。

死去的约翰·哈蒙可能会认为，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话说得未免有些轻蔑和傲慢。

“我现在觉得非讲下去不可，”秘书继续说，“虽然这不过是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而已。我希望，维尔弗小姐，这并非是不可原谅的罪过——即使是我——来真诚地表白对您的真诚的倾慕。”

“真诚的表白！”贝拉把这些字着重地重复一遍。

“还会是其它吗？”

“我必须要求您，先生，”贝拉说，故作微愠，以避免回答，“不要对我提问题，您必须原谅，假如我不喜欢人家盘问我的话。”

“噢，维尔弗小姐，这很难说是慈悲为怀吧。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您自己方才着重提出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甚至于可以撤销那个问题。然而，我所表白过的，我要坚持到底。我不能收回我所表白的对您的真挚而又深切的眷恋，我不愿意收回。”

“我拒绝接受，先生，”贝拉说道。

“假如我事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回答的话，我就是两耳失聪、双目失明了。请原谅我的冒犯吧，因为它同时已经给我带来了惩罚。”

“什么惩罚呢？”贝拉问道。

“难道我现在的忍耐就一无所值吗？不过请原谅；我并不想

再来盘问您。”

“您利用我仓促间所说的一句话，”贝拉有点儿责备自己地说，“来使我显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用这个词儿，是脱口而出，未加考虑的。假如是个不好的词儿，我很遗憾；而您是在有所考虑之后才重复这个词儿的，我觉得这样做似乎至少是不更高明吧。至于其他嘛，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要求，可以认为，我们之间的这件事已到此为止，永远结束了。”

“到此为止，永远结束了，”他照说一遍。

“是的。我请求您，先生，”贝拉越来越激动地继续说下去，“不要追求我。我请求您不要利用您在这幢房子里的地位，使得我在这儿的地位变得苦恼而不能忍受。您习惯于对我，象您对鲍芬太太一样，不加掩饰地献些不适当的殷勤，我请求您别再这样做。”

“我是这样做的吗？”

“我想您是的，”贝拉回答说。“无论如何，如果您没那样做，就不该责怪您了，洛克史密斯先生。”

“但愿您的印象是错误的。我如果为它作过辩解的话，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我想我没有那样做。往后就不必担心了。一切都结束了。”

“听您这样说我放心多了，”贝拉说。“我对人生的看法跟您大不相同呢，您干吗要浪费您自己的一生？”

“我的！”秘书说道。“我的一生！”

他说话时好奇的声调，脸上所带的好奇的微笑，引起贝拉对他瞥了一眼。当他回眼望她时，那种笑容已经消失了。“原谅我，维尔弗小姐，”他继续说，这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您刚才用过几个严厉的字眼，我不怀疑，在您心里您是言之有据的，

不过我不了解。您说不宽宏，不自尊，表现在哪里？”

“顶好人家别这样问我，”贝拉说，傲慢地把眼睛望着地。

“我也顶好别这样提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是强加于我、不得不问的。请您好心地解释一下；或者如果不是好心地，那就公正地解释一下吧。”

“噢，先生呀！”贝拉说，抬起眼睛来与他对视，先挣扎了一小会儿来克制自己，“您利用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对您的宠爱和您在工作中表现的本领所给与您的权力来反对我，这样做是宽宏的和自尊的吗？”

“来反对您？”

“搞出一套计划来，逐渐利用他们的影响来促进一种追求，而对此，我已经向您表示过我不喜欢，并且告诉过您我完全拒绝，这是宽宏的和自尊的吗？”

死去的约翰·哈蒙忍受过许许多多事情，然而象这样来猜疑他，他却会感到极其伤心。

“这是不是宽宏的和自尊的呢，先占住您这个位置——假如您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做的，我希望您不是——盼望着，或者事先就知道，我会上这儿来，策划着趁我处于不利的条件下，对我进行突然袭击？”

“卑鄙而残忍地利用这种条件，”秘书说道。

“是的，”贝拉表示同意。

片刻间，秘书沉默不言；然后他仅仅说道：“您全然误解了，维尔弗小姐，惊人地误解了。然而，我不能说这是您的过错。假如说我值得受您更好的对待的话，您却并不了解啊。”

“至少，先生，”贝拉反驳说，她原先的愤怒又重新抬头了；“您是知道我上这儿来的全部经过的。我听鲍芬先生说，那份遗

嘱上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您都熟悉，就象您熟悉所有他的事务一样。我被人家在遗嘱里随意处置，象一匹马，一条狗，或者一只鸟儿一样，难道这还不够吗？我刚被全城的人当作话题、当作笑料谈论过，您就非得也在您的头脑里处置我、打我的主意不可吗？我这辈子就永远要成为一些陌生人的财产吗？”

“请您相信我，”秘书回答说，“您是惊人地误解了。”

“我如果能知道，我会很高兴的，”贝拉回答说。

“我看您终究未必会知道。晚安。当然啦，只要我还留在这里，我会小心地隐藏我们这次谈话的一切痕迹，不让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知道，请您信任我，您所抱怨的事情，从今以后永远结束了。”

“那么，我很高兴我把话说出来，洛克史密斯先生。这是一件很痛苦、很难办的事儿，不过已经办完了。假如我伤害了您，我希望您能原谅我。我没有经验，性情又急躁，而且还有一点儿被宠坏了；但是我敢说我的确不象我所表现的、或者象您所想象的那样坏。”

贝拉任性的、变化无常的态度这时显得温和多了，等她说完这句话，他便离开了房间。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仰面躺在长凳上，并且说道：“我从前并不知道这个可爱的女人是这样一个凶神恶煞啊！”然后，她立起身来，对着镜子，冲着自己的影子说，“你从来都在一个劲儿骄傲自己的脸蛋儿，你这个小傻瓜！”然后烦躁地走到房间的那一头，又走回来，并且说：“我希望爸能够在这儿跟我谈谈想靠结婚来发财的事儿；不过他还是不在这儿的好，可怜的人儿，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在这儿的话，我会拽他的头发的。”然后她把手中的针线活甩掉，又把她的书也甩掉，坐下来哼着一支歌，哼得走了调儿，便埋怨起歌

词来。

而约翰·洛克史密斯呢，他在干什么？

他下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约翰·哈蒙埋葬了千丈万丈深。他拿起帽子，走出门去，当他向荷洛威或者其它某个地方——去哪儿全都一样——走去的时候，他又在约翰·哈蒙的坟墓上一堆堆地添土。他并没有走回家去，一直游荡到拂晓。他整夜都在忙碌，不停地往约翰·哈蒙的坟墓上添土，因此，到这时候，约翰·哈蒙的坟头上已经有了整整一座阿尔卑斯山了；而这位专管埋人的洛克史密斯仍在他身上一边堆积出一座座的山峰来，一边用这支挽歌来减轻他自己的劳累："盖满它，压碎它，不许它抬头！"

第十四章

坚定不移

干了一整夜埋葬死人的工作，在约翰·哈蒙的坟墓上堆积泥土，这并不能导致一场香甜的睡眠；然而洛克史密斯这天早上仍然断断续续休息过一会儿，当他起身时，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不移了。现在一切都已成为往事。不会再有个鬼魂来打扰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的平静了；这无声无形的鬼魂要继续对他已经脱离的生存状态从旁静观一小段时间，然后它就将永远不在那个他在其中毫无地位的场景里出没了。

他把整个事情重又想过一遍。他发现自己陷于这样一种局面之中，就好象许多人陷入许多种局面之中一样，不曾认识到其中互不联系的许多细节所积累起来的力量。他悲惨的童年，以及他父亲和父亲的财富对其影响所及的一切所作的恶行——据他当时所知，还从来不曾有过善行——造成了一种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使他想出了要实行他的第一个计谋，这一计谋的原意本是无伤大雅的，只不过打算进行几小时或者几天；所涉及的人，也仅仅是被如此任性地强加于他的那位女郎而已，他自己也是被如此任性地强加于她的。并且这计谋真真实实是要与她为善的。因为，假如他发现这场即将到来的婚姻会使她不幸（因为她已经倾心于另一个人，或者其它原因），他将会严肃地说道：

“这又象过去一样，是在邪恶地使用那笔制造痛苦的钱财。我情愿让它落进我和我姐姐唯一的保护人和朋友手中。”当他陷入的圈套大大超出了他最初的意图，他发现自己被警察当局在伦敦街头当作死人出告示招人辨认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地接受了命运给予他的突然的帮助，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来将使鲍芬夫妇看起来是多么牢固地掌握了这份财产。当他见到他们，结识了他们，并且甚至于从他那有利的地位上暗中察看他们时，他也不能发现他们有什么良心上的欠缺，他自问道：“我要不要为了剥夺象他们这样的人而复活呢？”他们正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没有必要出来反对让他们经受这场考验。他去租房子那天晚上，当他立在外面敲门的时候，听见贝拉亲口说，就她而言，这将是一场彻底的买卖婚姻。后来他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处在一个被人信以为真的地位上，亲自对她进行了考验，她不仅拒绝了他求爱的表示，而且为之愤怒。他是要蒙受买她为妻的羞耻，或是表现出令她受罚的卑鄙吗？然而，复活过来，并且接受那取得遗产的条件，他便必须买她为妻；而复活过来，又拒绝那接受遗产的条件，他便必得令她受罚。

另一个后果是他原先绝对没有料到的，他的被人信以为真的谋杀把一个无辜的人牵涉了进去。他一定要让那个告密者彻底收回他的话，使冤案澄清，但是，假如他不曾安排出这场计谋来，这件冤案显然决不会发生。因此，不管这场计谋给他带来多少麻烦和困扰，他必须象承受它的一切后果一样，以一种赎罪的心情勇敢地承受下来而毫无怨言。

清晨来临时，约翰·洛克史密斯的心情就是如此，比起他被埋葬的那天夜里来，这种心情把约翰·哈蒙埋葬得更深了千丈万丈。

这天清晨，他比平时出门更早一些，他在大门口碰上了小天使。小天使的路程有一段跟他的相同，他们便一同向前走。

你不可能不注意到小天使外表上的改变。小天使对此也非常自觉，他谦虚地说明道："这些是我女儿贝拉送给我的，洛克史密斯先生。"

这句话让秘书感到一阵突然的喜悦，因为他记得那五十个英镑，并且他仍然在爱着那位女郎。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软弱的感情——某些权威人士认为，爱情永远是一种非常软弱的感情——然而他爱着那位女郎。

"我不知道您是否碰巧也读过很多关于非洲旅行的书，洛克史密斯先生?"雷·维·说道。

"我读过几本。"

"那么，您知道老是有一个什么乔治王，或是一个什么布伊王，或是一个什么桑波王，或是一个什么比尔王，或是一个巴尔、或者拉姆、或者强克、或者随便一个什么王，都是水手们偶尔给起的名字。"

"在哪儿呢?"洛克史密斯问道。

"哪儿都有。我的意思是说非洲哪儿都有。不妨说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因为黑人皇帝不值钱——而且我想——"雷·维·说，有些辩解的口气，"也都很不象样子呢。"

"我很同意您的意见，维尔弗先生，您是想说——?"

"我是想说，那种皇帝通常都只带一顶伦敦帽子，或者一副曼彻斯特背带，或者一条肩章，或者穿一件制服大衣，两条腿伸进袖筒里，或者诸如此类的打扮。"

"一点儿不差。"秘书说道。

"对您说实话，洛克史密斯先生，"这位心情愉快的小天使说

道，“从前家里人丁多，开销大，我老是让自己想起那种皇帝来。您是个单身汉，您不能想象，从前我只有一件穿的，要想同时有不止一件的好穿戴，是多么困难啊。”

“我能毫无疑问地相信是这样的，维尔弗先生。”

“我提这个，”雷·维·心头暖洋洋地说，“只是证明我女儿贝拉的亲切细致、体贴入微的感情。假如她有点儿被宠坏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并不认为有多么了不起。可是没有啊，一点儿也没有。而她是多么的漂亮啊！我希望您和我意见一致，认为她非常漂亮，洛克史密斯先生意下如何？”

“我当然是这样认为的。每个人都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我希望如此，”小天使说道。“的确，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进展，洛克史密斯先生。是她前途的一大开端！”

“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跟维尔弗小姐做朋友，这是再好也没有了。”

“再好没有啦！”心满意足的小天使说道。“我确实在想，事情进行得多么顺利哟。假如说，约翰·哈蒙先生还活着——”

“他死了更好，”秘书说道。

“不啊，那太过分了，我可不愿意这么说，”小天使极力争辩说，有点儿象是在抗议他那非常断然和无情的口气；“但是他可能配不上贝拉，或者贝拉可能配不上他，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我现在希望她能够自己挑选。”

“她是否——既然蒙您信任，跟我谈这个题目，请原谅我问一声——她是否——也许——已经选好了？”秘书支支吾吾地说道。

“哎呀，还没有呢！”雷·维·回答说。

“年轻女士们往往会，”洛克史密斯暗示说，“选择了而又不对他们的父亲说选中的是谁呢。”

“我们可不是这样，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跟我女儿贝拉之间是有正式的联盟和相互信任的誓约的。刚刚前天才订下的。是从——这些个，”小天使说着，把他上装的翻领和裤子的两只口袋轻轻地拉了拉。“噢，没有，她还没有选中呢。说实话，年轻的乔治·桑普森，在约翰·哈蒙先生——”

“但愿世界上不曾有过这个人！”秘书阴沉地皱着眉头说道。

雷·维·吃惊地望着他，心想他对这位可怜的死者是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怨恨，便又继续说：“在约翰·哈蒙先生被人家四处寻找的那些日子里，年轻的乔治·桑普森的确是围着贝拉转的，而贝拉也让他那么围着。可是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就更加不大有可能去考虑了。因为贝拉的心可大着呢，洛克史密斯先生，我认为我可以预言，她一定能嫁上个有钱人。这一回呀，您瞧吧，她一定能同时既得到财产，又得到人的，一定能睁开眼睛亲自挑选的。我要走这边儿了。很遗憾这么快就分手了。再见了，先生。”

秘书继续向前走，这次谈话并没有使他的情绪提高多少，当他到达鲍芬宅邸时，发现贝蒂·希格登正在等候他。

“可得谢谢您了，先生，”贝蒂说，“要是能让我大胆地跟您谈一两句话。”

他告诉她说，她想谈多少就可以谈多少；并且把她领进自己屋里，请她坐下。

“是说斯洛皮的事儿，先生，”贝蒂说。“所以我才自个儿一个人上这儿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跟您谈什么，我一大早趁他没

起床就走了。”

“您的精力真了不起啊，”洛克史密斯回答说。“您跟我一样年轻呢。”

贝蒂·希格登慎重地摇着头。“就我的岁数说，还算结实，先生，可是并不年轻啦，感谢主啊！”

“您感谢主是因为自己不年轻吗？”

“是呀，先生。假如我还年轻，那就得把一切都重新经历一遍，那还得过多少个厌烦的日子才能活到头哟，您说不是吗？可是别管我了；说说斯洛皮的事儿吧。”

“他的什么事，贝蒂？”

“是这么回事儿，先生。他觉着他可以在你们好心肠的太太和先生的帮助下一切顺利，同时还可以照旧给我干活儿，不管我怎么说，都没法儿让他不这样想。而他是不可能这样的。他要让自己丢开一切去得到机会过好日子，并且有个奔头儿，他就必得丢开我。嗨；他不肯呀。”

“我正因为这个而看重他，”洛克史密斯说。

“是吗，先生？或许我自己也是因为这个才看重他的。可还是不能让他这样下去呀。所以说，既然他不愿意丢开我，我就打算丢开他。”

“你怎么丢开他呢，贝蒂？”

“我打算离开他，自己跑掉。”

秘书惊讶地注视着那张不屈不挠的老脸和那双亮光闪闪的眼睛，同时嘴里重复着说：“离开他，自己跑掉？”

“是的，先生，”贝蒂点了一下头，说道。在她这一点头和她嘴角边坚定的表情之中，有着一种无可置疑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力量。

“得啦，得啦，”秘书说道。“我们必须谈谈这件事。让我们从从容容地来谈谈这个吧，一步步把事情完全搞清楚，找出一个真正的解决办法来。”

“喂，您听着，我亲爱的，”老贝蒂回答他说——“我说话这么随便，请您原谅，不过就年纪说，我差不多比您祖母大一倍还要多呢。您听着。靠我现在干的这种活，过的是一种可怜的日子、艰难的日子啊，要不是因为斯洛皮，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干得这么长久。可这种活儿也的确把我们养活了，把我们俩一起养活了。现在剩我一个人——连约翰尼也没了——我宁肯两只脚站着，把自己累垮算数，也比缩手缩脚地坐在火炉前边强。让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儿。我时常感觉浑身麻木，那种生活就会让人这样，可我不喜欢。有时候，我好象觉得自己怀里抱着约翰尼——有时候，抱着他娘——有时候，又抱着他娘的娘——有时候我好象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又躺在我娘怀里——后来我就麻木了，头脑和五官都麻木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生怕自己会变得和那些被他们关在救济院里的可怜的老年人一样，您有时候会看见，他们把这些老人从四面砖墙里放出来晒太阳，让他们在大街上趴着，吓得要死。我从前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身子一向好动，就象我头一次看见你们太太那张讨人爱的脸的时候给她讲的。要是让我步行呀，我还能一口气走上二十英里路呢。我宁肯成天走路，也不肯变得又麻木、又烦闷。我会织一手漂亮的绒线，可以做出好多种小东西去卖钱。从你们太太和先生那儿借上二十个先令，备一篮子货，我就算有一笔财产了。让我去跑遍全国，把自己累垮，我就不会变得麻木了，也能靠我自己的劳动给自己挣口饭吃了。我还能想望什么呢？”

“这就是您的跑开去的计划？”秘书问道。

“给我想个更好的办法吧！我亲爱的，给我想个更好的办法吧！是呀，我很知道，”老贝蒂·希格登说，“您也很知道，你们太太和先生一定会安排我象个皇后似的度过晚年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咱们也可以心安理得这样过着呀。可咱们不能心安理得这么过。我还没有靠人施舍过，我的亲人们也从来没有哪个是这样的。这样就是叫我自己背弃我自己，背弃我们死掉的孩子们，背弃他们的死掉的孩子们，要是现在活到头还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话。”

“也许到头来这样做会是很有道理的，并且是无可避免的呢，”秘书耐心地暗示她，在字句上轻轻地强调了一下。

“但愿永远不会是这样！我可不是存心用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来得罪别人，”这位老人家坦率地说。“只不过我想活得象个人似的，靠自己一直活到死。”

“我相信，”为了安慰她，秘书接着说，“斯洛皮一定会急于找机会象您一向对待他那样来对待您的。”

“他靠得住会那样的，先生！”贝蒂快活地说。“不过他得快点儿这么做了，因为我一天天变成个老年人了。可是我现在还结实，旅途劳累和风霜雨露也还不能磨倒我！好了，劳您驾，替我给你们太太和先生说一声，告诉他们我要求他们好心支持我去做的事情，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要求。”

秘书感到这位年老的、勇气十足的女英雄所极力要求的事情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于是他马上去找鲍芬太太，建议她让贝蒂·希格登照她自己的意思做，无论如何先暂且如此。“由您来供养她一定更加合乎您的心意，您有一副好心肠，”他说，“但是可能也必须尊重这颗不求人的心灵。”鲍芬太太对于摆在她面前要她考虑的情况决非不能理解的。她和她丈夫也曾经劳动过，曾经

使他们纯朴的信念和荣誉在垃圾堆中出污泥而不染。如果说他们必须为贝蒂·希格登做点什么的话，那无疑是必定会做到的。

“可是，贝蒂呀！”鲍芬太太说，她跟约翰·洛克史密斯一同回到这间屋子里，她容光焕发的面孔，使贝蒂也有了光彩，“就算您说得都对吧，我想要是我，也不会自己跑开的。”

“这样可以让斯洛皮更好受些，”希格登太太说，一边摇着头。“这样我也会更好受些。不过看您说怎么办吧。”

“您什么时候走呢？”

“这就走，”她马上高兴地回答。“今天，我亲爱的，要么明天。您真太好了，这我习惯了。我熟悉乡下好些个地方。这以前，没别的活儿干的时候，我在好些个菜园子里、也在好些个啤酒花园子里干过。”

“假如我同意您走，贝蒂呀——洛克史密斯先生认为我应该同意您。”

贝蒂感激地屈一屈膝表示谢谢他。

“决不可以让我们从此见不到您。决不可以让我们不知道您的消息。您的一切情况我们都必须知道。”

“会的，我亲爱的，可是不用写信的办法，因为，我年轻时候，象我这样的人是不大兴写信的——说真的，好多东西都不大兴写。不过我会来来往往的。别以为我会丢掉一次机会，不来瞧瞧您的让人振奋精神的面孔。再说，”贝蒂以一种合乎逻辑的真诚态度说，“我还要来还帐呢，一点点儿地还，所以说，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当然会上这儿来的。”

“非得还不可吗？”鲍芬太太问秘书道，她仍然不情愿这样。

“我看非还不可。”

他们再商量了一会儿才说妥，一定得还，鲍芬太太把贝拉叫

来，记录下所有必须买的小东西，以便让贝蒂去做她的生意。“您别为我担心啊，我亲爱的，”这位结实的老人家说道，她注意到了贝拉的脸色。“等我去乡下赶集的时候，坐在座位上做生意，又清爽，又热闹，又精神，还能赚两个小钱呢，一点儿也不比哪个乡下女人差呢。”

秘书利用这机会提起关于斯洛皮先生适合做什么这个实际的问题。“他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做家具的木匠的，”希格登太太说，“要是能有钱送他去学这个的话。”她曾经看见他用借来的工具修好了轧布机，或是把破损的家具重新拼凑起来，做得出人意料地好。至于说，用些一钱不值的东西给那些收养的孩子做玩具，那是他每天都做的事情。有一回，十多个人聚集在巷子里，看他手脚麻利地给一个外国佬把一件破成碎片的乐器重又装起来。“那就好办，”秘书说。“不难给他找个手艺活的。”

约翰·哈蒙现在已经被埋葬在崇山峻岭之下了，秘书当天便决意了结他的事务，跟他一刀两断。他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声明，准备拿去让赖皮·赖德胡德签字（他知道，只须找一个晚上再去见他一次，时间可以比上次短得多，就能够得到他的签名），然后，他考虑，把这份文件给谁好呢？交给赫克萨姆的儿子呢，还是交给他的女儿？他迅速决定，交给那位女儿。然而如果避免和那位女儿见面，也许会更安全些，因为那个儿子看见过朱丽叶斯·汉福德，并且——当心点儿总不会错——很可能儿子和女儿两人都注意到什么，两人一块儿对一对，那就会重新引起别人的怀疑，并且造成后果。“甚至有可能，”他想着，“我因为涉及谋杀我自己的案子而遭逮捕呢！”因此，最好是装在一个封套里邮寄给那位女儿。乐姐儿·赖德胡德已经答应打听到她的住处，并且也不需要多写一个字来加以说明。到此为止，一切顺利。

然而，关于这位女儿，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鲍芬太太那儿听来的，而她又是听莱特伍德先生说的，这位先生似乎以习惯于讲一个故事而闻名，他讲起这个故事来便如数家珍。这件事让他感兴趣，他并且很希望有办法知道更多的情况——比如说，她收到了这份洗刷罪名的文件，这文件让她满意等等——，他还必须开拓某种与莱特伍德全不相干的渠道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位律师也曾经见到过朱丽叶斯·汉福德，他曾经公开登报寻找过朱丽叶斯·汉福德；在所有人当中，他，这位秘书，最怕见到的也就是这位律师。“然而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我很可能在一星期当中的任何一天，或者一天当中的任何一小时，要和他突然间面对面地相遇的。”

现在，且来探索一下有可能开辟诸如此类的渠道的方法。那个男孩赫克萨姆，正在学习当一名教师，有一位教师正在教他。秘书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莱特伍德所叙述的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中，最动人的一段，似乎便是他姐姐怎样参与了这种安排。现在这个年轻人斯洛皮，正需要有人来教一教。假如他，这位秘书，把那位教师找来给斯洛皮传授知识的话，这条渠道就可能打通了。接下去的一点是，鲍芬太太知道那位教师的姓名吗？不知道，然而她知道那所学校在哪里。这就足够了。秘书立即致函该校的男教师，于是，当天晚上，布拉德莱·海德斯东便应邀亲自来访。

秘书对这位教师说明了要求，想送一个年轻人非经常性地去他那儿学习几个晚上，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想要帮助这个人在生活中获得一个勤劳有益的位置。这位教师很愿意收这样一个学生。秘书问他条件如何？教师提出条件。达成协议，一切安排停当。

“是否可以请问，先生，”布拉德莱·海德斯东说道，“是蒙哪

一位先生关照，把我推荐给您的？”

“您应该知道我在这儿不是主人。我是鲍芬先生的秘书。鲍芬先生是一位绅士，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您可能在外面听人家说起过；是那笔哈蒙家的财产。”

“哈蒙先生，”布拉德莱假如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的话，一定会比他现在这副尊容更加显得不知所措，他说：“被暗杀了，尸首在河里发现的。”

“被暗杀了，尸首在河里发现的。”

“这不是——”

“不，”秘书面带笑容地打断他，“这不是他推荐您来的。鲍芬先生是听某一位莱特伍德先生说起您的。我想您知道莱特伍德先生，或者听说过他吧？”

“我不想更多地知道他了，先生。我不认识莱特伍德先生，也不想认识。我对莱特伍德先生并无反感，然而我对莱特伍德先生的一个朋友则颇为反感——总而言之，是对莱特伍德先生的一个朋友。他的亲密的朋友。”

他几乎不能把这句话说出口来，甚至当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他一回想起尤金·瑞伯恩那副漫不经心的、对他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真是变得咬牙切齿起来（虽然他忍受着无穷尽的自我压制的痛苦来克服自己）。

秘书发现，这里有件伤心事，使得他的感情很强烈，若不是布拉德莱笨头笨脑一个劲儿地继续说下去，他本来是想要避开这个话题的。

“我并不反对把他这个朋友提名道姓说出来，”他固执地说下去。“我对其反感的人是尤金·瑞伯恩先生。”

秘书记得这个人。那天夜晚，在他正在和那杯毒酒的影响进

行斗争的那个夜晚，在他对那天夜晚的情景的回忆中，只留下一个尤金这个人的模糊的形象，然而他能记起他的名字，他说话的姿态，还记得他怎样跟他们一同去看尸体，记得他站在哪里，说过什么。

"请问，海德斯东先生，"他问道，再次想把话头引开，"小赫克萨姆的姐姐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叫丽齐，"教师说，他的整个面孔都紧紧地皱缩起来。

"她是一个性格非凡的年轻女子；是吗？"

"她也够算是非凡的了，比尤金·瑞伯恩先生要优秀得多，——虽然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位教师说。"我希望您不会认为我不懂礼貌，先生。我想问，为什么您把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呢？"

"仅仅是偶然，"秘书回答说。"我发现瑞伯恩先生是一个很不讨人欢喜的题目，本来打算不谈它了；不过，我做得不大顺利呢，好象是。"

"您认识瑞伯恩先生吗，先生？"

"不认识。"

"这么说，也许您把这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不可能是出于任何一种他所提出的要求罗？"

"当然不是。"

"我冒昧地这样问您，"布拉德莱先把眼睛望着地上，然后说，"因为此人傲慢无理，轻浮狂妄，他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希望您不会误解我，先生。我——对这姐弟两人是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在我心头唤起非常强烈的感情。非常、非常强烈的感情。"布拉德莱用一只颤抖的手掏出手帕来，擦了擦眉毛。

秘书望了望教师的面孔，心想，他今天确实是打开了一条渠道，而这是一条出乎意料地黑暗、奥秘、并且波涛汹涌的渠道，而且莫测其深浅。突然间，正当他心潮激荡的时候，布拉德莱停住不说了，仿佛要向他的目光挑战。很象是他在突然向他提问说："你在我心里发现了什么？"

"那个弟弟，小赫克萨姆，才是真正把您介绍到这儿来的人，"秘书说道，他不动声色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偶尔从莱特伍德先生那里知道，他是您的学生。我所问的关于这姐弟两人，或者关于他们其中某一个人的事情，是我自己问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题目感兴趣，而不是因为职务的关系，也不是代表鲍芬先生问的。至于我为什么感兴趣，我就不必解释了。您知道那位父亲跟发现哈蒙先生尸体的事有关连吧？"

"先生，"布拉德莱回答时的确是非常坐立不安，"我知道这件事的全部详情。"

"请告诉我，海德斯东先生，"秘书说。"那位姐姐所以离群索居，是不是因为对她父亲所提出的不能成立的控告——说它毫无根据也许更合适些——而蒙受到耻辱？"

"不是，先生，"布拉德莱回答说，略带几分愤怒。

"听您这样说我很高兴。"

"如果说，有一种耻辱，"布拉德莱说道，他过于仔细地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吐出来，仿佛是在背诵一本书似地说着，"会让一个洁白无瑕的人，一个为自己一生的前程做好一切准备的人，不愿意把她跟自己放在同等的地位上的话，那么这位姐姐并没有蒙受到任何这种耻辱。我不想说把她提高到跟自己同等的地位上，我只说，把她放在那个地位上。这位姐姐并不因为蒙受到任何耻辱

而痛苦，除非她不幸，竟然会自己去招惹得来。既然连这样一个人都不害怕把她和自己一视同仁，既然连他都相信她是没有污点的，我想，这样一个事实应当被看作是很有说服力的。"

"而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吗？"秘书说道。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皱起眉头，把他巨大的下颌缩回来摆成方形，眼睛注视着地上，显出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并无必要的决断神情，同时回答说："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秘书既无理由也无借口要跟他继续谈下去，于是谈话便在这里结束。三小时之后，那个麻絮色脑袋的怪人再次钻进了那家借债铺子，于是那天晚上，赖皮·赖德胡德撤回控告的声明送进了邮局，声明装在封套里，寄给丽齐·赫克萨姆，上面写着她的正确的地址。

约翰·洛克史密斯一直在忙着所有这些事情，直到次日，他才又见到贝拉。看来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默契，要尽量表现得疏淡而自然，不让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察觉出他们的态度中有任何显著的变化。为老贝蒂·希格登做出行的准备对此颇为有利，因为这使贝拉忙着，并且感兴趣，也因为可以引开大家的注意力。

贝蒂在收拾她整洁的装货篮子，他们全都立在她四周，只除了贝拉，她正跪在那张放篮子的椅子旁，忙碌地帮助她收拾；这时，洛克史密斯说："我想，至少您口袋里应该装着一封信，希格登太太，我会写给您的，注明日期，从这儿发出。里面只不过用鲍芬先生和鲍芬太太的名义，说明他们是您的朋友；——我不想说是您的保护人，因为他们不会喜欢这个说法的。"

"不、不、不，"鲍芬先生说，"不要说保护！咱们怎么着都行，就是不要说那个。"

“没有我们，保护人也就够多的了；是吗，诺狄？”鲍芬太太说道。

“我信你的话，老太太！”这位拾垃圾的金人儿回答说。“太多了，真的！”

“可有时候人家还喜欢受人保护呢；是吗，先生？”贝拉抬起头问道。

“我不喜欢。假如他们喜欢的话，我亲爱的，他们应该更懂事一些，”鲍芬先生说。“慈善机关的那些本本里提到的什么男保护人和女保护人，代理男保护人和代理女保护人，死掉的男保护人和死掉的女保护人，还有前任代理男保护人和前任代理女保护人等等都是什么意思，这些本本象潮水一样涌到洛克史密斯跟前，他坐在那儿，四边堆满了这些东西，都快埋到脖子根儿了！假如汤姆·诺克斯先生掏出五个先令来，他不就是一个男保护人吗？假如杰克·斯泰尔斯太太也掏出五个先令来，她不就是一个女保护人吗？这都是些什么玩艺儿？难道不是十十足足的不要脸吗？你们说这叫什么？”

“你别发火儿呀！诺狄，”鲍芬太太连忙劝他。“发火儿！”鲍芬先生喊叫似地说。“简直够让人冒烟儿的了。不管走到哪儿都得受人家保护。我可不愿意让人家保护我。假如说，我买一张票去看一场花卉展览，或是一场乐曲展览，或者其它不管什么展览吧，我为它付的钱够多的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我受那些男女保护人的保护呢，就好象是这些保护人款待我似的？假如有人要做一件好事情，难道不可以是因为它值得做才做吗？假如有人要做一件坏事情，又能不能够因为有这些男男女女的保护它就变得正确了呢？可是当一所新的机构要建立的时候，我觉得，造房子的砖头和灰浆好象还不及这些男女保护人一半儿重要；不，连建立

机构的目的也不及他们一半儿重要。我希望有谁能告诉我，在其它国家里是不是也象在这个国家里一样，每件事情都要搞个保护人！说起那些男男女女的保护人自己，我奇怪他们干吗不害臊。他们又不是什么药丸儿呀或者洗头发水儿呀或者什么补神经的精呀素呀的，需要人家这样来为他们吹捧！”

发表了这番意见之后，鲍芬先生根据他平时的习惯，快步疾走开去，并且又走回到他原来起步的地方。

“至于说那封信嘛，洛克史密斯，”鲍芬先生说，“您的话一点儿也不差。把那封信交给她，非要她收下不可，强迫她放进口袋里。她可能生病的。——您知道您可能生病的，”鲍芬先生说。“别不认帐了，希格登太太，您老是固执；您知道您可能的。”

老贝蒂大笑起来，并且说她愿意拿上这封信而且非常感谢。

“那就对了！”鲍芬先生说。“来！这才合情合理呀。别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办法），要感谢洛克史密斯先生。”

信写好了，读给她听过，并且交给了她。

“现在，您有什么感觉？”鲍芬先生说。“您喜欢它吗？”

“这封信吗，先生？”贝蒂说。“啊，一封好极了的信！”

“不、不、不；不是这封信，”鲍芬先生说。“是说您的主意。您有把握认为您的身体强壮得足够把这个主意贯彻到底吗？”

“我还会更强壮呢，要想不变得麻木，顶好是这个办法，这比我能用的其它任何办法都强，先生。”

“可别说您能用的任何办法，好吗，”鲍芬先生劝说她；“因为办法多得很，没有底的。比如说到那边宝屋里当个管家不也挺好吗。您不愿意去宝屋看看，认识一个在那儿住着的名叫魏格的、有文学的退休的人吗？——他生着一条木腿的。”



漂亮的小姐

老贝蒂甚至也能顶得住这个诱惑，她开始在整理她的小黑帽子和披肩了。

“我本来不会让您走的，可是现在毕竟是到了这步田地了，”鲍芬先生说。“假如我不是希望这样做能把斯洛皮栽培成人，一个会劳动的人，用从来栽培一个人、一个会劳动的人所需要的最短时间的话，我是不会让您走的。怎么，贝蒂？那是个什么，贝蒂？不是个布娃娃吗？”

这是曾经在约翰尼床头站过岗的那个禁卫军军官。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妇人把它给大家看看，然后一声不响地塞进了自己的衣襟里。然后，她满怀感激地向鲍芬太太和鲍芬先生和洛克史密斯告别。然后，她用干枯的手臂搂住贝拉年轻的春花一般的头颈，并且把约翰尼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遍：“吻一吻那个漂亮的小姐。”

秘书站在门廊里，在一旁欣赏着这位被用两臂围抱着的漂亮的小姐，当这位漂亮小姐独自立在一边时，他仍旧在继续欣赏她，这时，那位坚定不移的老人正抬起沉着明亮的眼睛，步履艰难地从大街上穿过；她不肯麻木瘫痪，也不肯接受施舍。

第十五章

迄今为止的情况

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念念不忘他将和丽齐·赫克萨姆的另一次会见。在他力求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被一种几乎是绝望的感情所驱使，这种感情一直缠住他不放。他和秘书见面之后不久，在一个铅灰色的黄昏，并未逃脱皮切尔小姐的注意，便和查理·赫克萨姆动身出发，去完成这次绝望的会见。

"那个布娃娃的裁缝，"布拉德莱说，"既不喜欢你，也不喜欢我呢，赫克萨姆。"

"一个不正派的冒失的小毛丫头，海德斯东先生！我知道，只要有可能，她准会挡路的，准会插进来说些不恰当的话。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提议我们今天晚上到商业区会见我的姐姐。"

"我也这么想，"布拉德莱说，他一边走，一边把手套戴在他两只神经质的手上。"我也这么想。"

"除了我姐姐，"查理继续说，"谁也不会找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作伴儿。她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滑稽的幻想，要为别人牺牲她自己。那天晚上我们去的时候，她这么告诉我的。"

"她干吗要为这个裁缝牺牲自己呢？"布拉德莱问道。

"噢！"这男孩说着说着脸发红了。"这是她的一个浪漫的念头！我试过说服她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成功。无论如何，我们要

做到的是，今天晚上必须成功，海德斯东先生，然后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了。”

“你仍然很乐观啊，赫克萨姆。”

“我当然罗，先生。怎么，一切都在我们这一边呀。”

“除了你的姐姐，也许，”布拉德莱想着。然而他仅仅只是阴沉地想着，一言未发。

“一切都在我们这一边，”这男孩怀着一种幼稚的自信再说一遍。“体面的社会地位，对我来说再好也没有的亲戚关系，常识，一切！”

“说真话，你的姐姐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姐姐，”布拉德莱说，即使是让自己的希望维持在这样一个低下的根据上他也情愿。

“当然啦，海德斯东先生，我对她是能有很多影响的。既然您看得起我，信任我，把您的心思首先告诉我，我再说一遍，一切都在我们这一边。”

而布拉德莱则又想了一遍，“除了您的姐姐，也许。”

一个尘土弥漫、了无生气的灰色的伦敦商业区的黄昏，那副面貌是并不给人以希望的。大门落锁的库房和办公室显得死气沉沉，而英国人对于色彩的惧怕又给到处带来一种举哀服丧的气氛。在千家万户的房舍围绕之中，是一个个教堂的塔楼和尖顶，它们和自己头顶上似乎要塌下来的苍天一样暗淡无光，这种景象并不给普遍的阴郁气氛带来什么宽慰；教堂墙壁上的一座日晷，蒙着一个毫无用处的黑色罩盖，那样子，好象它曾经创办事业，奋斗一番，如今却一败涂地，永远无力还清债款了；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看门人、清洁工，把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废纸和垃圾扫进路旁的沟渠里，而另一些更加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

的人又把它们翻来翻去，伛偻着身子拨弄着，仔细搜寻着，想找出点能够卖钱的东西。从商业区涌出来的那些人，恰象是从监牢里放出来的犯人一样。凄凉的新门监狱似乎可以拿来给伟大的市长老爷当城堡使用，跟他那座大公馆一样地合适。

在这样一个黄昏，商业区的尘土钻进了人们的头发里、眼睛里、皮肤里；商业区路边那几株疏疏落落的不幸的行道树上的落叶，被阵阵旋风刮乱成碎片，散落在各处角落里，这时候，师徒二人出现在利登霍尔大街一带，伸头向东张望，寻找着丽齐。因为来得太早了一点，他们鬼鬼祟祟地待在街角上，等待她的出现。即使是我们当中最体面的人，如果鬼鬼祟祟地待在街角上，也是不大象样子的；因此，由于这种不利的地位，布拉德莱确实显出一副非常可怜的样子。

"瞧她来了，海德斯东先生！咱们走过去迎她吧。"

当他们向前进时，她看见他们走过来，便显得颇为不安。然而她还是象平时一样亲热地招呼了她的弟弟，并且碰了碰布拉德莱向她伸出来的手。

"啊唷，你们上哪儿去呀，查理，亲爱的？"她接着便问他。

"哪儿也不去。就是来迎你的。"

"迎我，查理？"

"是呀。来跟你一块儿走走。不过咱们别走那些人人都走的大马路，谈几句话都听不清。咱们找安静点儿的小路走吧。那儿有个铺过石头的空场子，在这座教堂旁边，而且也安静。咱们上那儿去吧。"

"可是那并不顺路呀，查理。"

"不，顺路的，"男孩使着性子说。"我顺路的，我的路就是你的路。"

她还不曾松开他的手，仍然紧握着它，眼睛若有所求地望着他。他说，“过来吧，海德斯东先生，”同时借机躲开她的眼睛。布拉德莱走在他的身边——而不是她的身边——姐弟二人手搀着手。他们通过空场子走向教堂。这是一个铺满石块的方形院落，中间有一个大约齐胸高的土堆，四边围着铁栏杆。这儿，死人和墓碑很方便地也很健全地超出于活人的水平之上；有几块墓碑萎靡不振地倾倒下来，仿佛为它们上面所刻的谎言感到羞愧。

他们慢慢地走，把这整个地方都走遍了，态度很勉强，很别扭，这时男孩停下来说道：

“丽齐，海德斯东先生有些事情要跟你谈谈。我既不想打扰他，也不想打扰你，所以我去转一转，待会儿再回来。我大致晓得海德斯东先生想要说什么，我非常赞成他的话，我希望——确实，我也不怀疑——你会赞成的。我无需对你说，丽齐，我是非常感激海德斯东先生的恩情的，我非常渴望海德斯东先生能事事遂心，一帆风顺。我希望——确实，我也不怀疑——你一定会同样渴望的。”

“查理，”他姐姐回答，当他把手抽回时，她拉住他不放，“我看你顶好留下。我看海德斯东先生顶好别说他所想说的话。”

“嗨，你怎么知道他要说什么呢？”男孩回答说。

“也许我不知道，可是——”

“也许你不知道？不，丽齐，我想你是不知道。假如你知道他想说什么，你回答我的话就该大不相同了。好啦，松开手吧，懂事点儿。你怎么忘了海德斯东先生还在旁边瞧着呢。”

她让他脱身走开去，而他说了一句：“好啦，丽子①，做个懂

① 见第41页注①。

道理的女孩子和好姐姐吧，”便走开了。她独自留下，跟布拉德来·海德斯东站在那里，等她抬起眼睛时，他才开始说话。

“上次见您的时候，”他开始说了，“我说过，有些事情还没讲清楚，而这些事情或许可能影响您的看法。我今天晚上就是来说明这个的。我希望您不要从我说话时的犹豫态度对我作判断。您今天是在我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见到我的。我希望您能看见我最好的时候，而我知道您看见的却是我最坏的时候，这对我真是极大的不幸。”

当他停下不说时，她慢慢地向前走，而他也在她身边慢慢走着。

“一开头便说了这么多关于我自己的话，这好象是太自私了，”他继续说，“可是我对您说的所有的话，即使我自己听起来，也好象是没表达出我心里的意思，都和我所想说的话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只得如此。是您把我给毁了。”

他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激昂声音，和他说话时两只手的激昂动作使她感到吃惊。

“是的！是您把我给毁了——毁了——毁了。每当我靠近您或是想到您的时候，我就智穷才尽，我就失去了自信，我就无法控制我自己。而今我成天到晚都在想您。自从我第一次看见您，我就再也不能摆脱您。噢，那一天对我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日子啊！那是一个悲惨的、痛苦的日子啊。”

她对他的厌恶中混杂着一丝对他的怜悯，于是她说：“海德斯东先生，我给您造成了伤害，这使我很难过，可是我从来没有存心这样。”

“您瞧呀！”他绝望地喊叫着。“哎，我好象是在责备您，而不是把我的心情摆出来给您看！宽恕我吧。只要谈到您，我总归是

错。这是我命里注定的。"

他在跟自己挣扎，时而抬起头来望着附近房舍上阒无人影的窗户，似乎在那些肮脏的窗玻璃上写着什么可以帮助他的东西，他跟在她身边，把这整个铺石块的地面都走遍了，然后才重新开始说话。

"我必须设法把我心里所想的都表达清楚；这是应该说出来的，也是必须说出来的。虽然您看见我一副狼狈相——虽然您把我打击得无法招架——我要求您相信，认为我很好的也大有人在呢；有些人对我非常看重；在我的一生中，我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大家认为值得一争的地位。"

"确实，海德斯东先生，我都相信。我确实老是听查理说起这些事。"

"我要求您相信，假如我把我这个家，我这个地位，我这些感情，奉献给我这一行里的年轻女人当中最让人看中的、水平最高的、最出色的任何一个，她们大约都会接受的。甚至会非常乐意接受的。"

"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丽齐说，两眼望着地上。

"我有时曾经想过向她们求婚，象我同阶级的很多人一样成家立业；我在学校这一头，我的妻子在学校那一头，我们两人有共同的工作爱好。"

"那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丽齐·赫克萨姆问道。"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幸亏我没有那样做啊！这些个星期以来，我唯一感到的一点儿安慰是，"他说着，总是说得慷慨激昂，并且，当他说到最激昂的地方，便又做出原先那个手势来，仿佛要在她面前的石块地上抛洒一滴滴的热血似的；"这些个星期以来，我唯一感到的一

点儿安慰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假如我这样做了，而刚才谈的那种诱惑又来要求毁掉我的话，我知道，我就会把那种关系象一根线似地一把扯断的。”

她以一种恐惧的目光和一种畏缩的姿式瞥了他一眼。而他仿佛她开口说过话似地回答说：

“不啊！这不是我自己甘心情愿的事啊，也不是我自己甘心情愿要上这儿来。是您把我拉到您面前来的。就算我是被关在一座牢固的监狱里，您也会把我拉出来的。我会打破墙壁跑到您面前来的。就算我是病倒在床上，您也会把我拉起来的——让我摇摇晃晃来到您面前，倒在您的脚下。”

这人的疯狂的生命活力此时全然不受约束地迸发出来了，显得极其可怕。他停下来，用一只手抓住墓地围栏中一根柱头的顶端，仿佛他要把这根石柱连根拔起来似的。

“一个人不到时候不知道他心里埋藏着多少痛苦。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让这种人享福去吧，去感谢上帝吧！是您啊，把痛苦带给了我；是您啊，把痛苦强加于我；汹涌的海洋啊，”他说着便捶起自己的胸膛来，“从此便翻腾澎湃，得不到平息。”

“海德斯东先生。我已经听够了。您别再说下去了。这样对您、对我都会更好一些。我们把我弟弟找回来吧。”

“现在还不行。我的话应该说出来，也必须说出来，自从上回我突然停住没说下去，便一直在受折磨。您害怕了。这又是我的另一种不幸，要我在跟您讲话或是讲到您的时候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我办不到，除非是完全失去约束，乱说疯话。有个人来点路灯了。他马上就会走开的。我请求您让我们再绕着这块地方走一圈。”他一直到他们重又回到他方才停下不说的地方才又说话；他又一次站立不动，又一次抓住那根石柱。在说出

他下面这番话时，他一眼也不望她；只是盯着这根石柱瞧、用力扳动着它。

“您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爱您。别人用这个词的时候表达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处于某种巨大的吸引力的支配下，我抗拒它也是枉然，它完全征服了我。您可以让我去赴汤蹈火，您可以让我去投河跳海，您可以让我去上绞刑架，您可以让我去迎接任何一种方式的死，您可以让我去承受任何一种我所最害怕的东西，您可以让我容忍任何的暴露和丢丑。我就是根据这些，以及我思想中的混乱，所以我说我现在是一无用处了，说您把我毁了。但是，假如您能够对我的求婚给予一个赞许的回答，您就可以以同样强大的力量把我引向一切好的东西——每一种好的东西。我的境况很宽裕，您不会缺少任何东西。我的名声一向相当好，可以为您抵挡一切。假如您看见我在工作，看见我有能力把它作好并且在工作中受人尊敬，您或许甚至会为我而感到某种骄傲呢——我要努力干好，让您感到骄傲，我所可能想到的和这项求婚相抵触的一切顾虑，我都克服了，我全心全意向您提出来。您弟弟对于我是最赞成不过了，很可能我们会在一块儿居住，一块儿工作；无论如何，他会受到我最好的影响和支持，这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假如我试一试的话，能不能说得更多。我也许只能使自已已经说得很糟的这些话效力减弱。我只想再说一句：如果有谁向您提出任何诚恳的要求的话，我就是最诚恳的啦，诚恳得不得了啦。”

他所用力扳动着的那根石柱的底部嘎嘎地掉出一些粉状灰泥来，落在石块地上，证实着他的话。

“海德斯东先生——”

“别说下去！我请求您，在您回答之前，先绕着这块地方再走

一圈。这样会给您一分钟考虑，同时也能让我有一分钟时间变得更坚强些。”

她再次作出让步，同意这个请求，他们重新走回原来的地方，他重新扳动着那根石柱。

“您是，”他说，显然是全神贯注在这上面了，“同意呢还是不同意？”

“海德斯东先生，我真诚地感谢您，我真诚地向您致谢，祝愿您能很快找到一个相称的妻子，并且得到很大的幸福。但是我不能同意。”

“是否需要短短一段时间考虑考虑；是否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天？”他和刚才一样用似乎喘不过气来的声音问。

“什么也不需要。”

“您是完全决定了吗，不可能有任何有利于我的改变了吗？”

“我是完全决定了，海德斯东先生，我不能不回答您，我肯定说不会有了。”

“那么，”他说着，突然间改变了声调，转身向她，并且把捏紧的拳头猛烈地敲在那根石柱的顶上，这使他的手指关节擦破了皮，流了血：“那么我但愿我不会杀死他！”

他阴沉的脸上显出仇恨和报复，他那浅灰色的嘴唇是在他这种心情下吐出这句话的，也是怀着这种心情，他高举起血污的手站立在那里，仿佛这只手正握着一种武器，刚刚给予别人以致命的一击。这副景象使她非常害怕，她便转身跑开。但是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

“海德斯东先生，放开我呀。海德斯东先生，我非喊救命不可了！”

“该喊救命的人是我，”他说道，“您还不知道我多么需要有

人来救命啊。”

他脸部的抽搐吓得她转过身去，她向四面张望，寻找她的弟弟，不知该怎样办才好，他的这副表情眼看就会逼得她大声喊出来了；然而突然之间，他坚决地使自己面部的肌肉停止不动了，好象是死神亲自做到的这一点。

“好啦！您瞧我已经恢复了平静。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吧。”

这时她想起她有生以来都是自力更生的，她有权利采取任何行动，不必对这人负责，于是，她以一种极大的勇敢的庄严态度，从他的手掌中松开自己的手臂，并且站在那里睁大眼睛盯着他。他从来不曾看见她是这样的俊俏。当他回转头去望她时，他的两眼感到一阵昏黑，仿佛是她从这两只眼睛中夺走了光辉，使之属于了自己。

“至少这一次，我要把话全部说完，”他继续说，把两只手臂在胸前合抱起来，显然是防止自己会不能克制，做出什么鲁莽的姿势来。“至少这最后一次我不愿意因为失掉机会而在将来受到后悔的折磨。尤金·瑞伯恩先生。”

“在您控制不住自己，愤怒得暴跳如雷的时候所提到的人就是他吗？”丽齐·赫克萨姆全神贯注地问他。

他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您方才威胁说要杀死的是瑞伯恩先生吗？”

他再次咬咬嘴唇，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您要求我听您把话说完，而您却不肯说话。让我去找我的弟弟吧。”

“站住！我谁也不威胁。”

她的目光落在他那只流血的手上，望了片刻。他把这只手举到嘴上碰一碰，在袖子上擦了擦，和另一只手重新合抱起来。

“尤金·瑞伯恩先生，”他再说一遍。

“为什么您一再提起那个名字呢，海德斯东先生？”

“因为我要说的一点儿剩下的话都包括在这里面了。请注意这里毫无威胁的意思。假如我说出一句威胁的话，请您制止我，给我加上罪名。尤金·瑞伯恩先生。”

在他提起这个名字时的口气中，让人感到一种几乎不可能更坏的威胁。

“他死缠住您不放。您接受他给您的好处。您非常情愿听他的话。我知道这个，跟他一样清楚地知道。”

“在关于我可怜的父亲的死和他死后的名声方面，”丽齐骄傲地说，“瑞伯恩先生很照顾我，对我很好，先生。”

“毫无疑问。他当然是一位非常会照顾别人的人，是一位非常好的人，尤金·瑞伯恩先生。”

“我想，他跟您毫无关系，”丽齐说，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愤怒。

“噢，不，有关系。这您就错啦。他跟我关系可大着呢。”

“他跟您会有什么关系？”

“他可以是我的情敌呀，其它就甭说了，”布拉德莱说道。

“海德斯东先生，”丽齐回答他，满脸象火一样燃烧，“您这样对我讲话，说明您心虚。不过既然您这样说了，也就让我能够告诉您，我不喜欢您，并且我从开头就一直没有喜欢过您，并且您自己给我心里留下的坏印象怪不得天下其他任何一个人。”

他的头向下低垂了一会儿，仿佛有东西压着，然后他重又抬起眼睛来，同时舔了舔嘴唇。“我要继续讲那剩下要说的一点儿话了，在您把我吸引到您身边来的从头到尾这段时间里，尤金·瑞伯恩先生是怎么回事我全知道。我拚命想反抗我所知道的事情，可是全都没有用。这样做一点儿也没能改变我。心里想着

尤金·瑞伯恩先生，我继续向前走。心里想着尤金·瑞伯恩先生，我对您说了刚才那些话。心里想着尤金·瑞伯恩先生，我被抛在一边，被赶了出来。"

"假如您这样解释我对您的求婚的感谢和拒绝，这是我的错吗，海德斯东先生？"丽齐说，她对他隐藏不住的痛苦挣扎所表现出的同情，几乎就象方才对这种挣扎所表现的厌恶和惊恐一样地深厚。

"我并不抱怨，"他回答说，"我只不过说明事实。当我不顾瑞伯恩先生的存在，甘愿被您吸引到身边来的时候，我不得不跟我的自尊心搏斗。您可以想象我的自尊心现在降得多么低。"

她感到受了伤害，很是生气；但是考虑到他的痛苦，她克制着自己。

"我的自尊心踩在他的脚底下，"布拉德莱说，一边不由自主地伸开两只手，拚命地伸向铺地的石块。"请您记住这个！它踩在那个人的脚下，他践踏它，对它耀武扬威。"

"他不是这样的！"丽齐说。

"他是这样的！"布拉德莱说。"我跟他面对面站着，他把我打翻在地，让我蒙受他的轻蔑，还用脚从我身上踏过。为什么？因为他得意洋洋地知道，今天晚上我将遇到的是什么。"

"哦，海德斯东先生，您说得太激动了。"

"我说得非常镇静。我太了解我自己所说的话了。现在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没有威胁过谁，请您记住；我只不过告诉您事情的实际情况；——迄今为止，事情的实际情况。"

这时，她的闲逛着的弟弟在附近出现了。她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一只手。布拉德莱也跟着过来，把他的手重重地搁在男孩的另一个肩头上。

"查理·赫克萨姆，我回家去了。今天晚上我必须独自走回家去，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跟谁也不讲话，让我先走半小时，直到明天早晨上班见到我之前，让我一个人待着。明天早晨我还会象平时一样工作的。"

他把两只手十指交叉，紧紧扣住，发出一阵短促的、可怕的、不连贯的叫声，便走开了。在那荒凉的教堂墓地里，一盏路灯下，只剩下这姐弟二人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那男孩的脸上阴云密布，面色越来越黑，他用一种粗暴的语调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对我最好的朋友干了什么事？把真话说出来！"

"查理呀！"他的姐姐说道。"说话要稍为考虑一下！"

"我现在可没心思去考虑，没心思跟你扯废话，"男孩回答说。"你干了什么事？为什么海德斯东先生会带着那副样子离开我们？"

"他要求我——你知道他要求我——做他的妻子，查理。"

"那么你呢？"男孩不耐烦地说道。

"我不得不告诉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

"你不得不告诉他！"男孩气呼呼地重复她的话，声音从牙缝里吐出来，同时粗野地一掌把她推开。"你不得不告诉他！你知道吗，他身价比你高五十倍？"

"很可能是这样的，查理，可是我不能嫁给他。"

"你的意思是，你明明知道，你不能赏识他，你配不上他，是吗？"

"我的意思是我不喜欢他，查理，我决不嫁给他。"

"我敢发誓说，"男孩喊叫着，"你这个姐姐当得可真漂亮！我敢发誓说，你是一个毫不自私自利的人！这么说，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想把过去抹掉，想在社会上抬高我自己，也把你跟我一起抬

高，所有这一切都被你下贱的胡思乱想给推翻了；是吗？”

“我不会让你丢脸的，查理。”

“听她说的！”男孩大声喊叫着，一边向四周的黑暗里张望。“她不会让我丢脸！她在极力破坏我的幸福跟她自己的幸福，而她不会让我丢脸！我说呀，下一步你还会告诉我说，你不会让海德斯东先生丢脸的，他在他的圈子里是一个体面的人，而他却从那个圈子里跑出来，拜倒在你的脚下，让你来拒绝他！”

“不，查理，我只想告诉你象我告诉他的一样，我感谢他这样做，而他这样做我觉得非常遗憾，我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妻子，并且幸福愉快。”

当他两眼望着她的时候，她感到几分内疚，这使他那铁石心肠受到了打击，他眼前的这个人是他婴儿时耐心的小保姆，是他童年时耐心的朋友、顾问和极力使他向善的人，是他无私的、为他做尽一切的姐姐。他的口吻缓和了，他把她的手臂拉过来钩住自己的手臂。

“好啦，来，丽子；咱们别吵了：这件事，让咱们作为姐姐弟弟，通情达理地商量一下。你愿意听我说话吗？”

“哦，查理呀！”她回答说，两眼开始流泪了；“我还没听你说话吗，我没听见你说的那许多难听的话吗？”

“那么我很抱歉。听着，丽子！我真心诚意地抱歉。不过是你把我惹急了我才说的。现在，你看，海德斯东先生是完全倾心于你的。他曾经极其坚决地告诉我，自从我第一次带他去见你，他就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女教师皮切尔小姐——又年轻又漂亮，样样俱全——非常爱慕他，这谁都知道，而他连瞧她一眼，或者听她说句话，都不高兴。现在，他对你的倾心一定是毫不自私自利的；难道不是吗？假如他娶皮切尔小姐，那对他从

名利的各个方面说，都比娶你要好得多了。那么好了；他娶你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的呀，是吗？"

"是得不到任何好处，老天爷知道！"

"好极了，那么，"男孩说："这样说起来就对他有利了，而且对他非常有利。现在来谈我吧。海德斯东先生一向帮助我上进，他的本领可大着呢，当然罗，如果他是我的姐夫，他就不会更少、而只可能更多地帮助我上进。海德斯东先生来跟我说知心话，话说得很微妙，他说：'我希望我娶你姐姐会让你高兴，赫克萨姆，也会对你有好处吧？'我说：'海德斯东先生，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事更能让我高兴的了。'海德斯东先生说：'那么，你非常了解我，我可以相信这一点，要你在你姐姐面前为我美言几句罗，赫克萨姆？'我就说：'当然罗，海德斯东先生，我自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她的。'我能的；是吗，丽子？"

"你能的，查理。"

"说得好！现在，你瞧，我们开始谈得拢了，只要我们能象个弟弟跟姐姐似地真正开始商量问题。非常好。现在来谈你吧。作为海德斯东先生的妻子，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地位，你在社会上的处境，会比你现在好得多，你就会从此摆脱掉河岸一带的生活以及过去那些属于那一带的麻烦事，你就会永远甩掉那些布娃娃的裁缝呀、她们那些醉鬼爸爸呀，以及这一类的人。并不是我想说珍妮·雷恩小姐的坏话：我敢说她走她的路是非常好的；可是她的路跟你成为海德斯东先生的妻子的路不是一条路。现在，你瞧，丽子，从所有这三个方面来说——海德斯东先生，我，你——再也没有比这更好或者更称心如意的事儿了。"

他们一边慢慢地走着，男孩一边说话，而说到这里，他停住

不走了，想看看他的话得到怎样的效果。他姐姐的眼睛紧盯在他身上；然而，因为这双眼睛丝毫没有显出让步，因为她仍旧一声不响，他便又陪她向前走。当他再说话的时候，他的话音里带着几分不自在，虽然他在努力隐藏它。

"丽子，象我这样，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也许应该做得更好些，应该在一开头，在海德斯东先生自己来跟你谈之前，先跟你稍微谈一谈。不过说实在的，所有对他有利之点看起来都那么明显，无可置疑，而我知道你又总是那么通情达理，所以我就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非常可能我这是犯了一个错误。不过，也马上就纠正了呀。现在，为了把事情纠正过来，所需要做的只是，要你立刻对我说，我可以回家去对海德斯东先生说，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不可更改，而是全都可以挽回的。"

他重又停止不说了。她那张苍白的脸上的一双眼睛焦急地、充满爱恋之情地凝视着他，但是她摇着头。

"你难道不会说话吗？"男孩厉声地说。

"我非常不愿意说话，查理，但是假如我非说不可，我就要非说不可。我不能同意你去对海德斯东先生说那种话：我不能允许你去对海德斯东先生说那种话。我今天晚上已经跟他彻底谈清楚了，我没有任何话需要再对他说。"

"这个女孩子，"男孩傲慢无理地再次把她推向一边，同时高声说，"还说自己是个姐姐呢！"

"查理，亲爱的，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你差一点儿就要打我了。我说这话你别伤心。我的意思不是——老天爷不准啊！——不是说你存心想打我；可是你几乎是不知道，你怎样突然一下子把你自己从我心里勾销了。"

"无论如何，"男孩说道，把她严重的告诫当作耳边风，只顾

他自己心头的委屈和失望，"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可以玷辱我。"

"我的意思就是我对你说的话，查理，没有更多的意思。"

"这不是真话，"男孩口气粗暴地说，"你知道这不是真话。意思是你的宝贝瑞伯恩先生；这才是你话里的意思。"

"查理！假如你还记得我们从前一块儿过的日子，就别再说下去！"

"但是你不可以玷辱我，"男孩固执地继续说下去。"我已经下定决心，自从我爬出污泥之后，你不可以再把我拖回去。假如我跟你一刀两断的话，你就不能玷辱我了，从今以后，我一定要跟你一刀两断。"

"查理呀！多少个象今天一样的夜晚，多少个比今天天气更坏的夜晚，我坐在马路边的石头上，把你抱在怀里哄你睡觉。你把这些话收回去吧，哪怕嘴里不说你懊悔也行，我的怀抱仍旧是敞开的，我的心对你也仍旧是敞开的。"

"我不收回那些话。我还要再说一遍。你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坏女孩，而且是一个不老实的姐姐，我跟你算了结了。我跟你算了结了，永远了结了！"

他把一只忘恩负义又粗暴无礼的手向上一扬，仿佛在两人之间设下了一层屏障，便突然间撒腿跑开，离她而去。她毫无表情地留在原来的地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直到教堂的钟声惊醒了她，她才转身走开。然而这时，当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便也同时打破了她被那自私的男孩的一颗冷酷的心所冻结的泪泉。她双手捧着脸，俯在石柱的顶部，嘴里只顾这样说："噢，我要能跟死人一块儿睡在这儿就好了！""噢，查理，我们在火苗里看见的图画到头来就是这样啊！"

一个人影从旁边走过，正继续向前进，但却停止不动了，回过来端详她。这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年人的身影，戴一顶宽檐低顶的帽子，穿一件下摆很长的外套。

这人影犹豫了一会儿，才转回身子，神态温和、满怀同情地向她走来，并且说道：

“年轻姑娘，原谅我跟您说话，不过您心里有些难过吧。我没法儿自己走过去，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哭泣，就好象我什么也没看见似的。我能帮助您吗？我能做点儿什么来安慰您吗？”

她听见这慈祥的话音便抬起头来，快乐地回答说：“噢，瑞亚先生，是您吗？”

“我的女儿呀，”老人说，“我都愣住啦，我还象在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话呢。抓住我的胳臂，抓住我的胳臂。什么事情让您伤心呀，是谁干的这个？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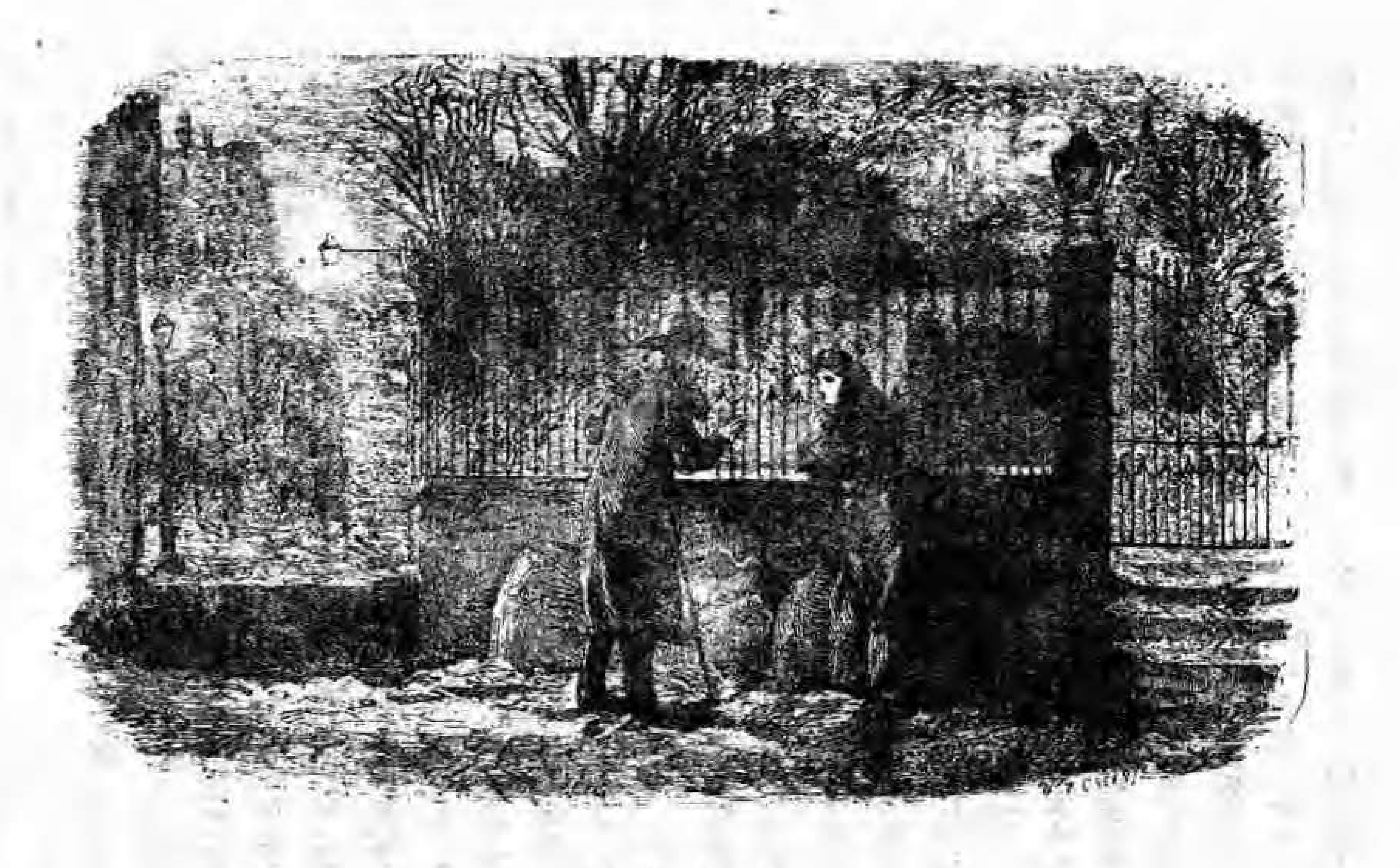
“弟弟跟我吵了架，”丽齐抽泣着说，“跟我断绝关系了。”

“他是一条没良心的狗，”犹太人气愤地说，“让他滚蛋吧。‘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①，让他滚蛋吧。来啊，女儿！跟我回家去——就在这条路的那一边——您先去待一会儿，平静下来，让您的眼睛好看一些，我再陪您沿路走回家，已经过了您平常回家的时候了，天马上就很黑了，路还长呢，今天夜晚街上人又多。”

她接住他向她伸过来搀扶她的手，他们慢慢地走出了这块教堂墓地。当他们正要走上那条热闹大街时，另一个人影好象有什么不满意似地从他们旁边晃过，这人在大街上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张望着，这时，突然惊叫起来，“丽齐！怎么，您上哪儿去了！怎么，出了什么事？”

---

① 语出《圣经》。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



患難之交

一听尤金·瑞伯恩这样招呼她，她便更紧地靠向犹太人，同时低下头来。犹太人先对尤金目光锐敏地一瞥，打量了他的全身，然后才把眼睛望着地，沉默着站在那里。

"丽齐，这是怎么回事儿？"

"瑞伯恩先生，我现在不能告诉您。就算我会告诉您，可今天晚上也不能告诉您。请您离开我吧。"

"可是丽齐啊，我正是来要跟您一块儿走走的。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吃过饭，也知道您的时间，就来陪您回家的。我在附近转来转去，"尤金又说，"象个地方长官似的；或者说，"这时他瞟了瑞亚一眼，"象个卖旧衣裳的。"

犹太人抬起眼睛，再次对尤金一瞥。

"瑞伯恩先生，求求您离开我，让我跟这位保护我的人在一起，还有一件事。求求您，求求您当心您自己。"

"《乌道尔福的秘密》①嘛！"尤金说，脸上显出惊奇的样子。"可否原谅我当着这位年长绅士的面，请问一声，这位善良的保护人又是谁呢？"

"一位可以依靠的朋友，"丽齐说道。

"我愿意来解除您对他的依靠，"尤金回答说。"可是您必须告诉我，丽齐，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弟弟惹的事儿，"老人说道，再一次抬起眼睛来。

"我们这位弟弟惹的事儿？"尤金用一种满不在乎的轻蔑神情回答说。"我们这位弟弟不值得别人去想他，更不值得为他洒一滴眼泪。我们这位弟弟干了什么事？"

---

① 《乌道尔福的秘密》，英国作家安·拉德克里夫夫人（Mrs. Ann Radcliffe, 1764—1823）的一部哥特式恐怖小说。这是她的代表作品，发表于一七九四年。

老人再次抬起眼睛，严肃地看了瑞伯恩一眼，又严肃地对丽齐一瞥，她这时低头面向着地，他这两眼都是意味深长的，甚至尤金也中止了他一贯的轻浮神情，转而沉静下来，若有所思地哼了一声。

老人以一种极其耐心的姿态，仍然沉默无声，两眼低垂地站立在那里，同时不松开丽齐的手臂，仿佛他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就算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一整夜，对他也全都一样。

“假如承蒙亚伦①先生的好意，”尤金马上发现这样下去很难受，便说，“肯把他所负担的责任移交给我，那么，他就自由了，可以到犹太教堂里去干他所要干的任何事情了，亚伦先生，您肯帮个忙吗？”

然而这位老人却木然不动。

“晚安，亚伦先生，”尤金很有礼貌地说，“我们不必耽搁您了。”然后他转向丽齐说道：“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亚伦先生的耳朵不大灵？”

“我的听觉很好，信奉基督的绅士先生，”老人非常平静地回答说；“但是假如说要我在把这位姑娘送回家之前离开她，那么我今天晚上只能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如果她这样要求，我就照办。别人不管谁叫我这样做我都不会答应的。”

“可否请教原因何在呢，亚伦先生？”尤金惶惶然地说，不象他刚才那样悠然自得了。

“请原谅。假如是她问我，我会告诉她的，”老人回答说。“别人不管是谁，我都不告诉他。”

“我不会问您的，”丽齐说，“我请求您送我回家去。瑞伯恩先生，我今天晚上受到了一次痛苦的考验，我希望您不会以为我是

① 亚伦，《圣经》中的人物，摩西的哥哥，犹太教的第一个祭司。

个不知恩情的人，或者希奇古怪的人，或者三心二意的人。我全都不是啊，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求求您记住我对您说的话。求求您，求求您可要当心呀。”

“我亲爱的丽齐，”他低声回答她，同时向她那一边弯下身去；“当心什么？当心谁？”

“当心您最近见到过和激怒过的任何人。”

他把手指头劈啪一捻，哈哈一笑。“好吧，”他说道，“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亚伦先生和我就来分享这种依靠吧，一块儿送您回家去。亚伦先生在那一边；我在这一边。假如亚伦先生完全同意的话，这场护送就可以开始啦。”

他知道自己对她所拥有的力量。他知道她不会坚持要他离开她。他知道既然她的心头已激起对他的担忧，假如见不到他，她定会感到不安的。尽管他表面上看来粗率轻浮，漫不经心，然而，对于她心头的思绪，他却是了若指掌的。

他走在她的身边，心情是那么愉快，把别人暗中策划向他袭来的一切全不放在心上；他妙趣横生的谈吐和镇静自若的神态，与她那位求婚者的阴郁的拘谨和他弟弟的自私的无理相比，是那么优越，当她自己的亲骨肉对她背信弃义的时候，他对她看来是那么忠实；他这天夜晚拥有着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一种多么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啊！除开其它一切之外，可怜的姑娘啊，她曾经听说他因她而遭受诽谤，而她也曾经因他而感受痛苦，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呢，他偶尔流露出的认真的关切口吻（相形之下，他的漫不经心仿佛是假装出来使她心安的），他轻轻的接触，他微微的一瞥，他在这条黑暗的公共街道上出现在她身边这件事本身，都好象是一个令她心醉神迷的世界所发出的阵阵闪亮。嫉妒、恶意和一切卑鄙的事物都当然不能容忍那个世界的光辉，

都会象恶毒的精灵一样对之嘲弄和讥笑！

现在就谈不上再去瑞亚家了，他们直接向丽齐的住处走去。在还差一小段路便到达家门的地方，她和他们分别了，独自走进去。

“亚伦先生，”当只有他俩单独在街上的时候，尤金说，“非常感谢有您作伴，现在该让我来表示不得不跟您分手啦。”

“先生，”另一位回答说，“我祝您晚安，我希望您不要这样漫无思虑。”

“亚伦先生，”尤金回答，“我祝您晚安，我希望（因为您这人有点儿沉闷）您不要这样思虑重重。”

然而现在，当他扮演完了这天晚上的角色，转过身来背向着这个犹太人走下舞台的时候，他自己确实是思虑重重的。“莱特伍德是怎样盘问我的？”当他停下来点燃雪茄时，他喃喃自语。“结果会怎样？你在干什么？你想往哪儿走？我们不久便可以见个分晓了。哎！”他沉重地叹息一声。

这声沉重的叹息重复了一遍，仿佛是一种回声，那是在一小时之后，那时，一直坐在丽齐家对面拐角处一个黑暗的台阶上的瑞亚立起身来，忍辱负重地向前走；穿着他那套古旧的衣裳悄悄穿过大街小巷，恰象是一个过去时代的阴魂。

第十六章

周年盛会

可敬的特威姆娄正在杜克大街圣詹姆斯广场马房楼上他的寓所里穿衣整装，耳听得楼下的马匹也都正在进行梳洗，这时，他发现，总的说来，他的处境比马车行里这些高贵的畜生更差一些。因为，虽然从一方面说，没有一个侍从响亮地拍打着他，粗声粗气地支使他转过来又转过去，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他毕竟是连一个侍从也没有；当这位性情温和的绅士的手指关节和其他关节在一大清早不听使唤地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会认为，哪怕把他套上笼头，拴在卧室门上，也是很惬意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有人熟练地来给他全身洗刷、抹油、冲水、擦光，并且穿上衣装，而他本人在这些费劲的处理过程中只须一动不动，听其摆布就行了。

迷人的蒂平斯，当她为了使人们的感官为之倾倒而梳妆打扮的时候，怎样穿衣着裳，那只有她的使女和专司美丽与欢乐的女神们才会知道了。然而，也许即使那位逗人爱的人儿，虽然她尚未降低到象特威姆娄这样事事靠自己动手的程度，当她每日里恢复自己的魅力的时候，也可以省却许多要别人伺候的麻烦。因为，就她的脸蛋儿和颈部来说，这位令人敬慕的美人儿，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周期只有一天的龙虾——她必须每天早

晨脱一次壳，直到那层新皮变硬之前只能藏在一个让人家看不见的去处。

尽管如此，特威姆娄终于还是给他自己套上了硬领，打上了领带，并且戴上了袖头，一直罩住他的指关节，出发去赴早宴了。去谁家赴早宴呢，除了他的近邻，萨克维尔街的拉姆尔夫妇家，还有谁家呢？他们通知他说，他今天可以见到他的远房亲戚弗莱吉贝先生。威严的斯尼格斯沃斯可以不许弗莱吉贝登门，然而，主张和气生财的特威姆娄却有他的一套道理，他认为，"假如他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让他成为亲戚的，再说，跟一个人见见面并不就是跟他结交呀。"

今天是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美满婚姻的一周年纪念，庆祝仪式是一顿早餐，因为，如果按照他们所希望的豪华程度举办一次午宴的话，那么就只有那座实际并不存在、而已有不少人对之垂涎三尺的富丽堂皇的公馆才容纳得下。于是，特威姆娄此刻正在并非不大吃力地穿越庇卡德利广场。他明智地感到，想当年自己的腰杆比现在要挺得更直，因此被急驰而过的车辆撞倒的危险也就比现在更少。当然啦，这还是那些年的事情，那时，他还在希望着这位可怕的斯尼格斯沃斯能够准许他这一辈子做点什么事，或者成个什么材呢。这还是在那位威严的暴君发布这条敕令之前："既然他不可能出人头地，只能成为一个靠我给年金过日子的可怜的绅士，那么就让他从今以后认为自己是享受着一笔年金吧。"

啊！我的特威姆娄！你说说看，矮小的、衰弱的、白发苍苍的人儿，今天你心中是怎样思念着你所迷恋过的幻想的，——让我们仍旧这样来称呼她吧，称呼那位当你的心还是绿色的①、你的头还是棕色的那个时候曾经伤害过你的心和你的头的那个人

儿——告诉我，你怎样才会感到更好受些，痛苦少些？是直到此时此刻仍然相信这位幻想呢，或是认识到她是一条贪婪的、浑身盔甲的鳄鱼呢？她既不能想象在你背心后面隐藏着的那一小块地方是多么细致、敏感和温柔，也不能直截了当用一根绒线针把它刺穿。还请您说说看，我的特威姆娄啊，哪一种命运更幸福些，是给那位大人物做一个穷亲戚呢，还是站在寒冷的污泥里，在路边的马车站上去用一只浅底水桶给那些出租马匹饮水呢？就是你一只蹒跚的脚方才差一点儿踏进去的那只水桶。特威姆娄却什么也没有说，继续往前走去。

当他到达拉姆尔家门口的时候，驶来一辆小小的单驾马车，其中载着蒂平斯这位无与伦比的美人儿，蒂平斯把车窗落下来，开玩笑地表扬她的骑士能时刻警觉，忠于职守，守候在那里扶她下车。特威姆娄极其有礼貌并且认真地扶她下来，仿佛她真是一件什么确实存在的东西，然后他们走上楼梯；蒂平斯感到她的两条腿很难对付，极力想表现出她这两条站立不稳的玩艺儿只不过是因为天生赋有弹性，所以才蹦蹦跳跳。

亲爱的拉姆尔太太和拉姆尔先生，你们好吗，你们什么时候去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地方——怪人瓦尔威克伯爵，你们知道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邓考吧——去取熏猪肉②呢？还有莫蒂默，他的名字已经永远从我的情人名单中勾销了，原因首先是反复无常，其次是卑鄙地开过小差，您好吗，小坏蛋？

---

① 原文为green，这个词儿还有"青葱的"、"温暖的"等意思。

② 英国有一种民间流行的礼仪，据说始行于公元一四四五年，它规定，凡结婚一年，夫妻双方不曾争吵或后悔者，由其亲友奖给邓考生产的熏猪肉一块。"邓考"(Dun Cow)直译是"暗褐色母牛"，传说十三世纪时，有一位名叫瓦尔威克的伯爵，是撒克逊族的英雄，以"怪人"闻名，曾在该地制伏一头暗褐色野母牛，该地因此得名。所以，这里也提到了这个人。

还有瑞伯恩先生，您也在这里！您来干吗呀，因为我们大家事先都看准了，您是不打算开口说话的！还有议员维尼林，国会里情况如何呀，您什么时候才能替我们把那些可怕的人赶出国会去呀？还有维尼林太太，我亲爱的，这种话确实吗，说您整夜整夜地去国会那个闷人的地方听那些人闲扯淡？说起这个来，维尼林呀，您干吗不也扯几句呀，您在那儿还没开过尊口呢，我们多么渴望听听您所要说给我们听的话！波茨纳普小姐，看见您真荣幸。爸呢，来了吗？没来！妈呢，也没来？噢！布茨先生，看见您真高兴！布鲁尔先生！这确实是一次志同道合者的盛会啊。于是蒂平斯用她带柄的镀金单眼镜把弗莱吉贝和不属于他们小圈子里的人打量一番，一边口中嘟嘟囔囔，一边把眼睛转来转去，仍是她那副天真轻佻的姿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没了，我想是没了。那边没有，那边也没有，哪儿也没有！

全身闪着光彩的拉姆尔先生把他的朋友弗莱吉贝介绍给大家，说他急于获得晋见蒂平斯夫人的荣幸，急得要死。被引见的弗莱吉贝，带着一副想要说点儿什么的神气，一副什么也不想说的神气，一副沉思冥想、无可奈何、凄凉悲壮三种表情依次出现的神气，他后退一步，踩住布鲁尔的脚，再环绕布茨周游一圈，然后隐没到背景的最深处，摸着脸上的胡子，仿佛觉得它比他五分钟以前在那边时，可能又长长了。

然而在他尚未完全断定他脸上这片土地是否仍旧荒芜不毛之前，拉姆尔又把他带回到众宾客之间。这位弗莱吉贝，看来一定是情况不妙，因为拉姆尔再一次给大家介绍说他要死了。这一次是他为了要晋见特威姆娄而急得要死。

特威姆娄向他伸出手来。很高兴看到他。“您的母亲，先生，是我的亲戚。”

“我相信是的，”弗莱吉贝说，“不过我的母亲跟她的家族是不来往的。”

“您是在商业区住吗？”特威姆娄问道。

“我一向是在商业区住的，”弗莱吉贝说道。

“您喜欢商业区罗，”特威姆娄说道。但是这句话大为失败，因为弗莱吉贝对之颇感冒犯，他回答说，不，他不喜欢商业区。拉姆尔试图挽回败局，说有些人是不喜欢商业区的。弗莱吉贝反驳说，他从来不曾听说有谁不喜欢商业区，只除了他，于是，特威姆娄又被沉重地打翻在地。

“今天早晨没有什么新闻吧，我想？”特威姆娄说，他精神抖擞地又向目标冲去。

弗莱吉贝不曾听说有任何新闻。

“没有，一句新闻也没有，”拉姆尔说。

“一丁点儿也没有，”布洨添上一句。

“丝毫也没有，”布鲁尔也来上一句。

不知怎么的，这场小合唱的演出，似乎提高了普遍的情绪，责任尽到了，大家活跃起来。每一个人似乎都比原先更加有办法来对付和其他人相聚一堂的灾难了。甚至于那位站在窗前、阴沉沉地把窗帘上的穗子甩来甩去的尤金，也更加带劲儿地把它甩了一下，好象发现自己的心情比较好了一些。

早餐摆好。餐桌上每样东西都是光彩夺目而又华而不实的，但是从这些装饰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它们具有临时性的和游牧式的味道，仿佛是在夸耀说，将来在那座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它们还会更加光彩夺目和华而不实。拉姆尔先生的专用仆人立在他的身后；分析化学家立在维尼林的身后；这是非常中肯地说明了这种仆人是划分为两大类的：一类不信任主人的宾客，而

另一类则不信任主人本身。拉姆尔先生的仆人属于后一类。他看来好象是神情恍惚，情绪低落，想不通为什么警察局迟迟不来为某件极其重大的案件把他的主人捉将官里去。

议员维尼林坐在拉姆尔太太的右侧，特威姆娄坐在她的左侧；议员之妻(即国会议员之妻)维尼林太太和蒂平斯夫人分坐在拉姆尔先生的左右。然而请放心，娇小的乔治娅娜是坐在拉姆尔先生的眼睛和笑容的魅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请放心，靠近娇小的乔治娅娜，则坐着弗莱吉贝，他也同样处于这同一位姜黄色胡须的先生的监视之下。

早餐进行时，特威姆娄先生不止两三次突然轻轻转向拉姆尔太太，然后又对她说："请原谅！"特威姆娄平时并没有这个习惯，他今天是怎么回事？原来，特威姆娄实在很伤脑筋，他一再获得这种印象，似乎拉姆尔太太有话想跟他说似的，待转过身去，又发现并非如此，而她这时多半是两眼盯着维尼林在瞧。这个印象老是缠住特威姆娄，一错再错，真奇怪，然而情况又确乎如此。

蒂平斯夫人在吞吃大量世间的鲜果(其中包括已酿制成酒的葡萄汁)之后，变得更加活泼了，她便致力于诱发莫蒂默·莱特伍德的智慧的火花。宴会的东道主们一向知道，这位不忠实的情人必须安排坐在蒂平斯夫人的对面，那么，她就会象点火似的引出他的话头来。在一次咀嚼和吞咽的间隙，蒂平斯夫人凝视着莫蒂默，回想起有一次在我们亲爱的维尼林家里，他曾对一伙今天也全都在场的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人，这故事后来那么讨厌地受人喜欢，那么庸俗地到处流传。

"是的，蒂平斯夫人，"莫蒂默表示同意地说；"就好象人家在

戏台上常说的，确有其事！”

“那么我们希望您保持您的美名，”这位迷人的人儿反击道，“给我们再讲下去。”

“蒂平斯夫人呀，我早已在那一天才尽智穷，从我嘴里再也掏不出更多可说的话了。”

莫蒂默就这样搪塞着她，话中有意暗示说，在其他场合，会说笑话的是尤金而不是他，而在这些人中间，尤金坚持一言不发，他，莫蒂默，只不过是给他这位朋友当了个替身而已，只不过在处处学他的样子。

“然而，”迷人的蒂平斯说道，“我一定要从您嘴里多挖点儿东西出来。您这个叛徒！我听说又有一个人失踪，这是怎么回事？”

“既然听说有人失踪的是您，”莱特伍德回答说，“也许您可以给我们讲讲吧。”

“怪物，滚你的蛋！”蒂平斯夫人反击说。“您自己那个拾垃圾的金人儿叫我来找您的。”

拉姆尔先生这时插进来大声宣称说。关于那个不知从何处来的人的故事现在有了续篇，经他这样宣布，全场马上肃静。

“我向诸位保证，”莱特伍德对餐桌环视一周以后说，“无可奉告！”然而这时尤金却低声附和说，“得了，说吧！”他便补充一句以示更正，“并无什么值得一谈的事可以奉告。”

布茨和布鲁尔两人立即把他的话了解为有非常值得一谈的事可以奉告，于是便颇有礼貌地吵吵嚷嚷起来。维尼林也觉得自己是这样认为。然而大家明白，他如今已是疲惫不堪了，注意力很难被什么东西吸引住；大家知道，下议员们就是这种腔调。

“请你们不必费神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势吧，”莫蒂默·莱

特伍德说，“因为早在你们选定一种舒适的姿势之前，我已经把故事讲完了。这就好象——”

“就好象是，”尤金忍不住插嘴说，“孩子们唱的：

我有个故事告诉你，
说的是杰克·马诺里，
现在我的故事要谈了；
我还要再来讲一个
说的是杰克跟哥哥，
现在我的故事讲完了。

——说下去，说完算数！”

尤金话音里带着气恼，一边说一边向后仰去，靠在椅背上，两眼不怀好意地望着蒂平斯夫人，而那一位却把他当作她亲爱的狗熊，打情骂俏地暗示说，她(不言而喻)是那位美人，而他则是那只野兽。

“我想，”莫蒂默继续说下去，“我这位坐在对面的可敬的美丽的征服者所指的是下面这些情况。那个死去的杰西·赫克萨姆，又叫做老头儿的那个人，你们还记得，从某个地方来的那个人的尸体就是他找到的。他的女儿，那个年轻姑娘，丽齐·赫克萨姆，最近自己也不知道从谁那里神秘地收到一份明确表示撤销原有指控的声明，这是另一个名叫赖德胡德的河滨一带的人物写下的，他曾经指控丽齐的父亲犯了杀人罪。没人相信这种指控，因为这个小赖皮·赖德胡德——一想起那只迷人的狼，我禁不住要扯远一点了，那只狼假如在赖德胡德先生的爹娘童年时候就把他们吞吃掉，它对社会该是做了一桩多大的好事——原

先他在这项控告上就是反复无常的，所以，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他的控告。然而，我上面说到的这份声明到达丽齐·赫克萨姆的手里，似乎是得到一位身披黑斗篷、头戴低檐帽的隐姓埋名的使者的帮助，这份声明又被她送交给了我的委托人鲍芬先生，为了给她的父亲昭雪罪名。诸位当会原谅我使用本行业的术语，但是因为我从来不曾有过另外一个委托人，并且完全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我是颇为这位先生而骄傲的，把他看作一个天然的、也许是举世无双的珍宝。"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莱特伍德还象平时一样轻松自在，然而他骨子里却不是这样。他装出一副完全不注意尤金的神色，但却感觉到，这话题在他那方面绝不是十分安全的。

"这位是构成我职业陈列馆中唯一点缀的天然珍宝，"他继续说，"因此希望他的秘书——一位寄生蟹或者牡蛎之类的人物，他的名字，我想是叫乔克史密斯吧——不过这毫无关系——就算他叫阿尔蒂乔克吧——跟丽齐·赫克萨姆取得联系，阿尔蒂乔克声称他乐意去办，努力办到，然而他没有办到。"

"为什么没有办到？"布茨问道。

"怎么没有办到？"布鲁尔问道。

"请原谅，"莱特伍德回答，"我必须延迟片刻，暂不作答，否则我们将虎头蛇尾了。阿尔蒂乔克大为失败，我的委托人便把这项任务交付给我，他的目的在于促进他这个搜寻目标的利益，我着手使自己与她取得联系；我甚至碰巧得到了一些特殊的手段，"他瞟了尤金一眼，"可以使我跟她联系上，然而我也失败了，因为她突然不知去向了。"

"突然不知去向了！"众人齐声重复。

"无影无踪了，"莫蒂默说道。"没有人知道是怎样消失的，没

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消失的。就这样，我对面的可敬而美丽的征服者所指的故事便宣告结束。”

蒂平斯先发出一阵令人醉心的低声的尖叫，然后发表意见说，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躺在床上让人谋杀掉的。尤金望了她一眼，仿佛认为杀掉我们当中的几个人也就足够了吧。议员之妻维尼林太太说这些社会上的神秘事件使人不敢把小娃娃单独留在家里。议员维尼林希望知道（带点儿鹦鹉学舌的姿态，好象他是在内务部长办公室里会见这位正直可敬的先生似的），他的故事是否有意表示，那个突然不见了的人是被人拐骗了或者是受到其他方式的伤害？莱特伍德没有回答，尤金却回答了，他急速地、气恼地回答说：“不是，不是，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人自己突然消失了——但是又完全消失了——彻底消失了。”

无论如何，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的幸福这个伟大的话题决不能允许和其它这些突然消失的情况一同突然消失掉——杀人凶手的消失，朱丽叶斯·汉福德的消失，丽齐·赫克萨姆的消失——因此维尼林还必须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由他来谈论拉姆尔先生和拉姆尔太太的幸福是再适当也不过的了，因为他们是他在世上的最亲爱的也是最老的朋友；再说，还有哪些听众能比眼前这些听众更适合让他来倾心相谈呢？听众，这是个表示群体的名词，或者说表示许多人，这一群人或者许多人都是他在世界上的最老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于是维尼林，不需要拘泥于形式而立起身来，便发表了一篇亲切自若的演说，这演说逐渐转变为一种议会发言式的节奏单调的发言，其中，他说，他看见在今日之餐桌上有他亲爱的朋友特威姆娄，就是这位朋友，在一年前，把他亲爱的朋友索福罗尼娅的一只美丽的手，赐给

了他的亲爱的朋友拉姆尔，在这篇演说中，他还说道，在今日之餐桌上他也看到他的亲爱的朋友布茨和布鲁尔，这两位朋友在那段时间里是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的——暧，而且是居于最前列——只要记忆犹存，这一切他决不能忘怀。然而他可以坦率承认，在今日之餐桌上，没有他亲爱的老朋友波茨纳普在场，他感到颇为遗憾，虽然这位老朋友已经由他亲爱的年轻朋友乔治娅娜很好地代表了。他还进一步发现，在今日之餐桌上还有他的朋友弗莱吉贝先生，假如他允许他这样称呼他的话（这件事他是以一种极为夸张的态度宣布的，仿佛他是靠一架不同寻常的望远镜的威力才发现了这个人，因此欣喜若狂）。为了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它更多他完全知道诸位异常敏锐的人士所都能想到的原因，他遂在此向诸位提议，时机已至，让我们酒杯中注满盛情，眼睛中含着热泪，嘴巴中颂祷祝词，总的说来是激情满怀地，全体一致为我们亲爱的朋友拉姆尔夫妇干杯，敬祝他们终身幸福愉快，每年都象上一年，顺祝诸位朋友也象他们夫妇两人一样志同道合，团结友爱。并且，他还愿意在此补充一句：阿纳斯塔蒂娅·维尼林（马上就听见她的哭泣声）就她对向她求婚并娶她为妻的人忠贞不渝、高贵地执行她做妻子的责任这一点来说，与她亲密的老朋友索福罗尼娅·拉姆尔是同一类型的。

维尼林发现自己不知怎样说下去才好，便在这里极其突然地把他那匹雄辩的灵感飞马突然勒住，猛然间降落凡尘，说一声：“拉姆尔，上帝赐福给您！”

轮到拉姆尔。他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是太多了；那只质地粗糙、形状丑恶的鼻子所占的地方是太多了，而且他心中所想的、外表所做的全都象他的鼻子；他的笑容是太多了，没法儿让人认为是真的；他眉头皱得太多了，没法儿让人认为是假的；他嘴里

巨大的牙齿是太多了，没法儿让人不以为他想咬人一口。他感谢你们，诸位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们好心的祝贺，他希望能够——或许是在下一个愉快的周年盛会上——在一座与诸位理当享受的款待更相适应的住宅里招待你们。他永难忘怀，他是在维尼林家中初次见到索福罗尼娅的。索福罗尼娅也永难忘怀，她是在维尼林家中初次见到他的。在他们新婚之后的不久，他们谈起过这件事，相互都认为永难忘怀。事实是，他们把彼此的结合归功于维尼林。他们希望找个日子表达一下他们的这点情意（“噢，不，不，”维尼林说）——噢，要的，要的，请他相信，一有可能，他们就要这样做！他和索福罗尼娅的婚姻，在彼此双方，都不是一种图谋私利的婚姻：她有一笔小小的财产，他也有一笔小小的财产：他们把他们两笔小小的财产合二为一：这是一场纯粹的情投意合的婚姻。感谢诸位！索福罗尼娅和他都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然而他不敢保险说，他们的家庭对于有意保持独身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好地方；因为他们如果留意到这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就可能会改变念头的。他无意把这一点应用于在场的任何一位；当然也无意应用于他们亲爱的娇小的乔治娅娜。再次感谢诸位！顺便提到，他也无意把这一点应用于他的朋友弗莱吉贝。他感谢维尼林在提到他们大家的朋友弗莱吉贝时那种充满感情的态度，因为他是把这位年轻绅士看得极其尊贵的。感谢诸位。事实上（他出其不意地又提到弗莱吉贝了）您对他越了解，便会越多地在他身上发现您所想要了解的东西。再次感谢诸位！以她亲爱的索福罗尼娅的名义和他自己的名义感谢诸位！

拉姆尔太太一直静悄悄地坐在那里，两眼低垂，凝视着台布。当拉姆尔先生发言结束时，特威姆娄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向她转过身去，他还没有摆脱那个屡次出现的印象，以为她要跟他说

话。这一回她当真是想要跟他说话了。维尼林正在跟她那一边的邻座交谈，她便低声说道：

"特威姆娄先生。"

他回答，"请您原谅，您是叫我吗？"自然有一点怀疑，因为她的眼睛并没有望着他。

"您有一颗绅士的心灵，我知道我可以信赖您。等您上楼之后，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跟您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我会感到很荣幸。"

"请您别露出那种样子来，假如我在态度上比我说的话更加漫不经心，请您别以为我这人言行不一。可能有人监视我。"

特威姆娄大吃一惊，一只手抚摸着前额，靠在椅背上暗自思忖。拉姆尔太太立起身来。大家都立起身来。太太们走上楼去。先生们立即闲散地跟在她们的身后，弗莱吉贝把这段说话的时间全神贯注地用于观察布茨的胡子、布鲁尔的胡子和拉姆尔的胡子，并且考虑着等他用摩擦方法使自己生出胡子之后，最好采取其中的哪一种类型，假如他面颊上的神怪①肯对他的摩擦作出反应的话。

在客厅里，人们按照平时的习惯聚成几堆。莱特伍德、布茨和布鲁尔象飞蛾似的围绕着那支黄色的蜡烛——一支快要消尽光灭、带有几分裹尸布昧道的蜡烛——蒂平斯夫人的身边转来转去。几位生客在和议员维尼林与议员之妻维尼林太太应酬。而拉姆尔则抱着两只胳臂，象靡菲斯特②似的立在一个角落里，身边有乔治娅娜和弗莱吉贝。拉姆尔太太坐在一张桌边的一只沙发上，请特威姆娄先生看她手中的一本照片簿。

① 神怪，原文为 Genie，指阿拉伯神话中的神怪。

② 靡菲斯特，见第172页注①。

特威姆娄先生在她面前的一只小沙发椅上坐下，拉姆尔太太拿一张照片请他看。

“您是有道理吃惊的，”她柔声地说，“但是我希望您别让人家看出来。”

心慌意乱的特威姆娄极力不使人看出来，却更加使人容易看出来。

“我想，特威姆娄先生，直到今天为止，您从来没见过您这位远亲吧？”

“没有，从来没有。”

“既然现在您看到他了，您看见了他是怎样一个人。您不会因为他而感到骄傲吧？”

“说老实话，拉姆尔太太，我不。”

“假如您事先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情，您就会更加不愿意承认跟他的关系了。看这另外一张照片，您看怎么样？”

特威姆娄的镇定程度只够用来大声说：“非常象！象极了。”

“您或许已经看出来，他最留心的是谁？您注意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吗？”

“注意到了。可是拉姆尔先生——”

她瞟了他一眼，可是他不懂是什么意思，她拿另一张照片给他看。

“非常好；是吗？”

“美极啦！”特威姆娄说。

“简直象漫画一样地相象吧？——特威姆娄先生，我真没法告诉您，我心里经过怎样的斗争，才下决心象现在这样跟您谈。这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可以信赖您，您决不会出卖我，我才这样做的。请您诚恳地答应我，您决不出卖我对您的信任——说您

尊重它，即使您不再尊重我，——那我便满意了，象您跟我起过誓一样。”

“夫人，我凭我一个穷绅士的荣誉——”

“谢谢您。我不希望更多了。特威姆娄先生，我求您救救那个孩子！”

“哪个孩子？”

“乔治娅娜。她要变成牺牲品了。人家诱骗她跟您那个亲戚结婚。这是一桩合伙的圈套，一项为了钱所干的投机勾当。她在意志上和性格上都没有力量挽救她自己，眼看她就要被人家卖掉，痛苦一辈子了。”

“惊人啊！可是我能做什么来防止此事呢？”特威姆娄问道，他感到极为震惊，茫然不知所措。

“再看这张照片。不大好呢，是吗？”

她把头向后一仰，挑剔地看着照片，那副轻松愉快的姿态，让特威姆娄惊呆了，但是他仍然模糊地感到有必要把他的头也向后仰去，于是他便这样做了。虽然他根本没有看见这张照片，就好象它是远在中国似的。

“确实不好，”拉姆尔太太说。“不自然，而且夸张！”

“确——”而这时特威姆娄已经一蹶不振、语无伦次了，声音越来越低，慢慢变成为“——实如此。”

“特威姆娄先生，您的话在她那个闭目塞听、不可一世的父亲面前是会有分量的，您知道他把您的家族看得多么重。抓紧时间，去警告他。”

“可是警告他去对付谁呢？”

“对付我呀。”

特威姆娄可谓万幸，在这一关键瞬息获得一个刺激。这刺

激是拉姆尔的声音。

“索福罗尼娅，我亲爱的，你给特威姆娄先生看的是哪些照片呀？”

“知名人士们的，阿尔福莱德。”

“把我最近照的那张给他看看呀。”

“好的，阿尔福莱德。”

她把手中的一本照相簿放下，拿起另一本来，一页页地翻，把那一张照片找出来指给特威姆娄看。

“这是拉姆尔先生最近照的。您看好不好！——请您警告她的父亲来对付我。我罪有应得，因为我一开头便参与了这个计谋。这是我的丈夫、您的亲戚和我一同搞的计谋。我告诉您这个，只不过是要让您明白，那个可怜的、愚蠢的、多情的小人儿需要有朋友帮助，需要有人来挽救她。您不必把这些全都告诉她父亲，到此为止，您会宽容我，也会宽容我的丈夫的。因为，虽然今天这个庆祝宴会只是一场卑劣的表演，但是他是我的丈夫，我们必须活着。——您觉得这张照片还象吗？”

特威姆娄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他假装拿他手里的照片跟照片里的人作比较，那个人正从他靡菲斯特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朝他望着。

“的确照得非常好！”特威姆娄终于极其吃力地挤出了这句话。

“我很高兴您认为照得好。大体上，我自己认为这是最好的一张。别的都嫌太暗了。瞧这张，比如说吧，是拉姆尔先生的另一——”

“可是我不懂；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做，”特威姆娄把他的单眼镜架在他的一只眼睛上，面对着照相簿，声音颤抖，支支吾吾地

说。"怎样做才能警告他的父亲而又不告诉他实情。对他讲到什么程度，少到什么程度，我——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

"告诉他我是一个拉皮条的；告诉他我是一个搞阴谋的奸诈的女人；告诉他，您有把握认为他女儿最好别上我家来，别跟我交往。把有关我的所有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他；这些话都是真的。您知道他是怎样一个趾高气扬的人，您也知道您可以很容易地使他出于虚荣心而提高警惕。对他说到足够让他提高警惕，当心提防她为止，剩下的就饶了我别说了吧。特威姆娄先生，我感到我在您眼中突然堕落了，既然我对自己的堕落看得那么清楚，我便会强烈地感觉到，在刚才这几分钟里，您对我的看法一定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还象我开始讲话时一样毫无保留地信赖您对我的真诚，假如您知道我今天曾经多少次试图跟您说话，您简直会可怜我呢。关于我自己，我并不要求您再作什么新的许诺，因为我满足了，有您方才给我的诺言，我永远满足了。我不敢再说更多的了，因为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假如您能让我安心，保证您会出来干预这件事，去找她父亲，救救这个无辜的女孩子，请您在把这本簿子还我之前，先把它合拢，我就会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了。我在心里深深感激您。——阿尔福莱德，特威姆娄先生认为您新近拍的那一张最好，他完全同意您跟我的意见。"

阿尔福莱德向他们走过来。一群群的客人散开了。蒂平斯夫人立起身来准备回家，维尼林太太跟在她的领导者身后。而这时，拉姆尔太太并不向她们转过身去，却仍然凝视着正在通过他的眼镜片凝视着阿尔福莱德的照片的特威姆娄。这一瞬间过去了，特威姆娄松开单眼镜，让它吊在丝带上。他立起身来，重重地合上那本照相簿，这个动作让蒂平斯这位由神仙精心养育的脆弱的人儿吓了一跳。

然后是一声再见和又一声再见，这次迷人的盛会无愧于他们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再次提到熏猪肉的话，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特威姆娄步履蹒跚地越过庇卡德利广场，一只手捂住前额，差一点儿没被一辆红光闪闪的邮车①撞倒。最后，他终于安全地跌坐在他的安乐椅上，这时，这位清白无瑕的好好先生的一只手仍然捂着前额，头脑里还是在天旋地转。

① 当年英国皇家邮局的制服和车辆都是红色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们共同的朋友 （上卷）
作者=
页数=1000
SS号=0
出版日期=